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九册目次

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一）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四十集序

或曰文章與日俱老將無然僕十一歲學爲制舉文十三四學爲古文詞今所存篋中者尚有十八九時作且行年四十矣文

不加進豈猶未老耶然僕老於事矣少年氣蓬勃惡人之擬其鋭也好爲沉鷙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擬其鈍也好爲剽悍之言然設境以叅之其猶昔

鋭而今鈍耳文境亦約畧如是也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其情日紆也局日嚴也脉日微也似得之鈍而不得之鋭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始之欲

駕乎古也今之企古而如不可及也始之嗜古而古不見其及也今之忘古而并不見其古也直謂之鈍也將無然乃彙至四十除而止其汰者始多而今寡

存者今多而始寡亦若以年爲

梯其猶今之我耶姑名曰四十

集

石民茅元儀題

序終

石民四十集卷目

石民四十集卷目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一

卷第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

辭召用疏

奏為恭承寵命敬瀝悃衷事臣祖坤事　世廟為按察副使臣父國縉事　神廟為工部郎中臣十三為諸生卒業太學雖不中有司之格未得為　陛下宜力四方然國恩深厚竊懷捐糜

之報見東事起羣臣剪究兵法盡斛平生私學以為武備志二百四十卷見餼餉不繼屢歷寇變著冒言一十八條竊以身雖不用而人或用其言亦人臣隨地自効之小忠不意辛酉下第長安今制臣王象乾辟臣欲以臣為贊畫為大將臣以處非其據力辭得允東西事急又誤蒙中外大僚南北臺省李宗延吳之皡楊維新王允成等累疏交薦屢奉明旨科抄聘取其它私

碎嶷爲者不一臣本書生不諳帷幄之謀俱力
辭不赴山東妖賊事急今刑部尚書孫瑋爲南
冢宰撫兵部事新招兵五千四百人以叅副職
銜行文原籍聘臣總統今南京吏部尚書何熊
祥後撫兵事臣到京日劄授臣副將命一面練
兵一面候題臣本書生不諳將帥之畧亦力辭
未允忽報妖賊四十萬從豐沛渡河南中震驚
會議出師人有畏色臣憤激於衷請當前鋒遂

甦受部劄師期未定賊報散敗臣適逢臣母諱
奔跣而歸此臣生平本末也今年五月順天撫
臣高和際條陳邊事議以爲樞臣原擬副將職
銜聘取臣來再行酌題伏奉聖旨姜雲龍茅元
儀旣屢經疏薦准擬職銜用欽此先蒙督師輔
臣孫承宗愚教及臣命赴邊關臣以方在苫塊
非所心安且自揣庸薄無補萬一况未効尺寸
之勞遽蒙擬授之旨臣本以心血酬國反似以

口舌得官在朝廷或以爲市駿之微權在人情
反似類式蛙之盛意且至督師輔臣及順天撫
臣懇爲轉辭未蒙垂允伏奉浙江撫臣遵照順
天撫臣移咨取臣前往山海永平團練車營[illegible]
邑督促刻期催發不得已遂邀素帷即日就途
此臣近奉特恩始末也臣以一介書生恭承特
命冝趨朝覲見後赴薊關但臣本非將帥之選
又無帷幄之資　皇上以特旨見召以軍旅見

督誼不敢自言其私但處非其據徒速官謗漫
無豎立辜負聖恩晉人所謂無補國家有損名
敎止臣之謂也臣不敢不一赴嚴命以見非畏
難避事之懷斷不敢冒叨　皇上一官半職以
爲濫觴名器之漸容臣以葛巾野服往謁樞輔
於邊關敎問之餘或攄其狂瞽一得雖無益於
海岳之高大稍自盡其犬馬之寸私即力懇終
喪永志丘壑覩　陛下掃蕩四夷爲歌詠紀頌

於山中臣之願也原臣係奉旨特用之人不敢不瀝陳悃衷仰祈聖鑒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環召謝恩疏

為感戴天恩敬陳本末事臣本書生躬耕誦讀東夷發難著冒言十八篇武備志二百四十卷以備冨彊之策聊盡芻蕘孤忠耳廷臣遂以知兵交薦九奉明旨後允撫臣岳和聲所請擬銜用力辭不獲謬膺曠典起家督師輔臣孫承宗

擬加臣副總兵守覺華島奉旨部覆允行具疏力辭伏荷溫綸不允臣抵關抗時論請守寧遠承宗從之題臣充贊畫次年題叅臣募水師臣以幾餘製正偏廂車千輛高麗牌弓弩鐵竹砲各萬計蒙褒旨承宗題臣翰林院待詔逆璫新擅權謂承宗尾疏邀朝欲清君側之惡邏者遂謂臣贊之次年承宗議加臣總兵同袁崇煥取盡將入告適科臣潘士聞催覆科臣李魯生

薦臣為大將疏逆璫矯旨謂臣未有功效豈堪大用於是不唯臣決去志而承宗亦不能覓其啟為矣請告候覆適寧遠圍解崇煥挍構撿樞謂非臣則令無寧遠可守必欲恢遼非臣不可令樞臣閻鳴泰亦有覺華舊車兵選名將之議遂請以待詔總理覺華車營臣王永光仍覆臣以副總兵照舊贊畫聽撫臣委用逆璫方惡永光忠諫遂矯旨坐臣鑽刺削籍為民益欲因臣

以及永光閣臣力救姑免耳俱騎尾臣及抵家復來覘承宗惶恐臣狀因臣嘗誓墓以死報國今不死敵而死璫分也分偷巾以待逮　皇上當陽嘗恤武臣遂復竊冠裳臣愚以鑽刺之名不可受也鑽刺往途求之名可受也臣可不言矣但臣去國後忽見閣臣馮銓辯吳淳夫疏曰所謂死灰斷蓬得非茅元儀乎臣竊痛焉淳夫未嘗指臣時臣尚在請告銓何以知為臣也後

始聞忠賢面叫承光於工所承光曰此袁巡撫所題邊事急豈可格其所用忠賢厲聲曰盡憑袁崇煥要你部中何用你只與人威勢諸臣目擊之所謂威勢意蓋指銓故銓辯忠賢之言耳忠賢豈以督生前疏有詞臣憑銓稱之之語乎銓果私於臣則後在揆地臣請告可擬旨留矣何待崇煥崇煥與臣共生死孰不聞之反出自銓意乎承光敢抗忠賢反畏銓乎二臣入對

皇上可面訊也臣以非辟受人二十餘薦矣如銓以口爲禍變不可計臣如是累人共有終乎故敢赴闕辯白頂知銓已自列奉聖旨至誣構夫欲誣以賄闗私爲不倫則　皇上已洞悉之矣籍臣得罪逆璫以承宗忤璫而璫已誅臣削籍以永光崇煥忤璫而已蒙復官最後波及始有銓又蒙旨昭雪臣復何言雖屢奉會推推陞所處悉與起用之旨臣似在其列實不復望也蓋臣身藉聖明再生臣名藉聖明得雪臣之起家欲以妖邀今幸際聖明必能淬勵羣臣共成大業臣願畢矣但旣蒙聖鑒不敢不備陳始末臣不勝戰越之至

遵旨進書并辭都督疏

爲遵旨進書并陳辭悃懇乞聖明矜允事該臣以逆璫矯旨被斥蒙恩詔雪具疏陳謝非望復用奉聖旨據奏茅元儀効力關寧屢經薦舉如

果受抑權璫具有韜畧該部酌議擢用兵部知道欽此該兵部覆奏先於天啟六年六月內本部覆巡撫袁崇煥疏題臣副總兵照舊贊畫管水兵二營事本官伉直遭時堅貞忤世致被逆璫魏忠賢矯旨削籍定使數年勞瘁一朝湮沒而國家不得急藉其壯猷殊爲可惜今應查照原題復其副總兵職銜贊畫軍務仍遵旨擇缺擢補等因奉聖旨是又該御史袁弘勛疏薦及

臣因言臣所著武備志經緯韜畧洪纖畢具
皇上方勅修兵燹等書或當令以刻本恭進以
備乙覽而佐神謨等因奉聖旨茅元儀旣負韜
鈐准加府銜贊畫其所著武備志著進覽欽此
臣不勝感激臣以東事忽起士大夫不之患惜
之心毎若兵家爲絕學臣竊以不然也故因輯
臣祖先臣副使坤臣父先臣郎中國縉遺書并
平生所學前成此書列爲五綱分爲二百四十

卷原以備士大夫之稽核非敢上塵當宁者也
故　先帝時諸臣愧以臣知兵交薦毎及臣書
致臣濫膺曠典出山懇辭回籍荷蒙　先帝溫
綸褒其所作然臣終不敢冒昧進呈也今遇
皇上勤學博綜竊欲上進以上備丙夜之覽下
備纂修之考而又以卷帙重大繕寫爲難且臣
蒙舊輔孫承宗舊撫袁崇煥偕臣家學於旣加
副總兵銜後兩次題臣待詔先奉具覆之旨繼

奉如議之旨而終不能厠足玉堂一窺協濟今
以兵部兩覆臣自懇辭不允之戎銜具疏而復
浪言文衆徒貽笑耳故従逡巡今蒙　皇上允
言官之請令以刻本進覽臣旣不上齎清嚴但
奚囊所攜止此一部未免紙劄濫惡懇祈聖明
矜宥至於臣之出處在朝廷視之一士之微在
臣身所關自爲大節徵聘之典雖係　祖宗舊
制百年以來不過數人臣非有耆德碩抱徒以

兵事致蒙濫及故督南樞孫瑋擬加臣副將臣
方力辭而撫臣岳和聲疏請如南樞所擬致聘
前來奉　熹宗皇帝聖旨茅元儀准擬銜用督
輔孫承宗請加臣副總兵銜奉旨下部部覆一
如樞輔之議奉旨依擬行臣爲撫按督促黽勉
赴闕具疏力辭奉聖旨茅元儀著有兵書又屢
經薦舉著遵前旨速赴山海關聽督師輔臣酌
用欽此臣以野服見舊輔勉以大義使改冠裳

題臣贊畫奔走四年愧無明效但恢復大勢必
當自覺華右屯進據四衛方可以通兩河合三
鎮困奴而使不得逞臣在山中時已見頗及此
故承宗督題臣覺華島副總兵職欲加臣總兵
往取蓋州令惟臣閻鳴泰之言實與惟輔同心
令 皇上命臣贊畫督撫得無以臣始終此事
或可仍備萬一乎不知實不然也舊輔於臣知
之深矣從事四年不為不久矣終不能贊舊輔

周旋人情而合集議終不能贊舊輔猝辦軍資
而遼大眾及物力粗備朝議偶合而天意未欲
治平矯言又從中下矣今聖明在上不患大計
不定而恐任事與議事未必如一不患濟撥不
時而恐盜萬水庫數百艨艟必非一時可辦往
者舊輔題臣大將取蓋之疏已發而臣懇追之
恐上駭人不當宣洩且盈廷之議必至紛囂
故欲於發師之日拜疏而行令宣密謀於廟堂

故敵人以虛實臣實未知將手也況諸將盡屬
共姿老臣必多定算何待微臣之贊臣初蒙恩
詔闕住已足雪迺瑤之評所以叩闕實不甘李
代挑僨旣蒙昭雪放止其疏陳謝別無懇恩錄
用等語 皇上銳志封疆不遺老馬哀其摧折
使還舊物臣感刻無旣豈不思遂拆軀之舊志
報再生之新德哉然臣一用不效而復縻公帑
之廩生宿將之疑臣詛所不敢出也至於總加

府銜更為非據令縻豢諸臣不能盡羅故物臣
獨何人又蒙加擢懇乞聖恩矜允使臣歸老丘
園終身著述以備稗官雖然 皇上之待臣者
至矣臣不能以身報敢不以言報乎 皇上方
以武臣不言兵導之使言臣不得以文墨事陛
下姑為老兵嘀矣不亦可乎然可言者甚多非
臣所敢言也以兵言兵食為兵基二者頗有所
見耿耿欲吐容臣另疏具陳懇乞聖明允臣辭

免府衛贊畫以所復原官致仕其所進武備志八套八十本幷賜收覽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乞定廟筭規模疏

爲據餉橫甚於奴酋閩賊害深於黠賊乞定四處廟筭規模以責成效事臣竊以條議兵事者每言簡練軍實然此將帥之職也擇人付之則辦矣廟謨當速定者戰守規模耳東西二醜本非勍敵以廟堂議論紛紜邊臣不能措手今

皇上建中興之業方銳復大寧河套舊遼陽交趾以光大業豈二醜之足云然二事不難而難於聖心未有確見則世不乏謀國之忠而乏謀國之識事奪於中則其禍不可言臣願陛下審處而力斷之付托既已得人規模既有成畫雖謗書盈篋而不問雖小有利鈍而不搖此人主將將之術也其二事規模亦畧可言東事當先復南四衛臣前疏已言之矣請申言其故蓋以

四衛者遼之脊背譬人之脇腑也有四衛而後遼瀋重其河西廣寧一帶止一線之道耳狹者十餘里寬者不過數十里所以需此者正爲四衛耳如人之咽喉也開鐵一帶逼在北關地亦狹猶人肢體也今不復四衛而止復河西如雖有咽喉而無五臟則飲食安所納乎然非咽喉則無以通五臟故舊輔孫承宗先據錦右寧前四百里不意爲人一擲撤回欲非關爲守臣

與袁崇煥力爭於廟堂始爾寧前不然則兩次虜來直抵關門矣關門雖有百萬之師必不能守也今錦右當急復而右屯更甚以恢遼則必用海海爲我用則轉輸易而於虜無所不攻海爲彼用則不特轉輸難而在我無所不守蓋自天津而關門而寧遠覺華而右屯俱爲海之右而右屯其極也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俱爲海之左而蓋州其極也故當以覺華島爲老家以

右屯爲駐足而急圖蓋州蓋有靑石嶺之險可
憑守蓋則延海盡爲我用而金復寗䀌之地在
我囊中即可食東江之殘民且彼附思歸者尚
不少也漸取海州則遼瀋開鐵彼必不敢復安
據而思圖北寬則舊灘可復而漸加修整至河
西廣寧一帶盡在包荒不必言矣如不取蓋則
彼勢窮計決萬一用海則不必爲水戰也以大
師扼我關前而舟載偏師撓我關後此不過數

武海而登雖渡予我難存百萬之衆有從背攻
之者必不能復守舊輔孫承宗有議極悉正欲
上面祇於逆璫陛下試問之知其詳也西事之
大逆在安邦彥而安位其次也故法當使四十
八目自爲攻擊而安位得綁縛邦彥以自贖然
安位與四十八目不危急而欲以文告空言得
之此兒戲也邦彥巢踞貴州故說者欲自貴入
然一出會城皆爲賊境故入易而出難王三善

之敗蔡復一之潰皆繇此也安位之巢在大方
與谿崇明舊穴永寧近永寧原設有監司衛所
今已恢復當自此進而漸修赤水等處城池則
漸逼大方而安位危急安位急則邦彥可綁獻
矣今欲合五路師用二百萬餉而圖之誠善策
也恐不能耳苟不能漸則不如此者之穩且者
舊督臣閔夢得曾詳言之而疏到之日已爲逆
璫所駁矣原疏在部陛下可取而閱也然臣

謂神奇觸其於奴酋闖賊害深於黔賊非爲好
爲之言也請畢其說奴之部落不過萬人收南
北關海西等夷而有三四萬合西虜降者而有
五六萬合開鐵久降者而始有八九萬數止此
矣自舊輔孫承宗駐師右屯彼即棄瀋築之遼
陽而復城瀋陽繼且漸營境外爲還巢之計故
使承宗不爲逆璫所排則其事已有緒矣事一
壞於撤錦右再壞於用內鎭不惟封疆日削并

向所製辦舟車器械為四所謂四方精銳盡皆
銷靡故今日頗難於猝然奴子玄計舉動輕而
用法寬舉動輕故不能所向皆捷用法寬則部
落得自為政而逃竄者愈多故臣謂恢遂此日
殊不難也至於插酋虎墩兎憨者乃小王子之
後土蠻之孫而亡元的派也在答吉囊俺答乃
瓦刺之後而其宗黨也在 世廟時二酋盛故
土蠻東徙奪泰寧衛地而居之其諸部納進如

故如炒化等五大營亦其部落而先徙於東奪
福餘衛地而居之者也如都令拱兎等八營乃
其統率東遷者也如東不的所轄三十六家乃
俺答之部落東徙朶顏衛地而居之者也今自
土蠻延至虎酋已數十年不唯陝西之吉囊山
西之俺答貢獻簡略即遼瀋之炒化等本部之
都令等亦漸生二虎酋年壯氣盛而又值諸部
零弱亂強者宜大之虜因卜素分而弱吹葬如

河套之虜而且分為千枝故先征服炒化等繼
及都令等因而至宜大至河套無不所向披靡
蓋其衆四十萬不動則已動則名正兵強故不
除仰東非今彼已合諸夷欲盡得諸夷之賞諸
夷之逃者必保其賞籍符賞以去我勢不能與
而彼必不肯不挾則上之而走宣薊以窺神京
次之卯踩破大同以忿飽子女玉帛此事當不
在遠也至於遼東巢穴已焚之矣此事發則九

邊皆震彼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夷勢喜分惡
合邊運必無兩盛臣故以虎酋禍甚於奴酋也
欲為善計在精選九邊無飼各營或鬪庶幾可
禁而人才難得積習難流臣甚憂之則當急用
其補又以來素所馴狎畏服者與之講折姑為
綏緝之謀徐觀其變至於黠賊豎邪彥雖流毒
五省然偏在一隅往恐脅豐明克襲府順流而
下此必非安酋所辦也縱為穴中之鬬若闖賊

鄭芝龍出入粵閩之間聚衆數萬聚船千餘招窮士撫貧民意似有在今流突之禍必及浙直何也我行於腹地則動隔千里彼行於海外則四至皆瞬息也若不設總督處重餉急圖勦除辦徵則彼之分突甚易而我之合勦甚難東南財賦之區爲共所擾三方用兵皆無財不可共憂在天下而此賊之或突晋都驚陵寢或扼運道阻漕艘又未可知也　皇上建中興之業祇

當執要擇四文帥數大將而專辦矣然必聖見定而後可信任將帥擇精信專則責效速故敢不避煩瀆縷陳宸聽伏乞聖明裁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一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

卷第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二

謹述生財之道疏

爲謹述生財之道以備富國之謀事臣聞有一端曰穀曰金足穀之道最急在屯田足金之道最急在錢法鹽法按會典屯田原額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今存六十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每分五十畝納正餘糧二十四石地有瘠則除益其畝而必以二分爲頃洪熙間免餘糧六石正統間免正糧上倉其法始敝正糧者本軍應食之糧唯上倉而以時給之可以免花費可以平市價可以操與奪今免之則視爲應得其田亦視爲固有而典賣隱占生矣今額可查也其不能查者以隱入有司民田冊籍據占者利於免衛所差徭而有司又利其額外徵

收令法當查各州縣細數著落撫按賫戍有司則舊額始可清如徒責軍衛無益也額清則即以六石計之當有餘糧七百五十餘萬正糧一千五百餘萬盡令上倉除正以時給本軍外其餘糧盡納本色不得以三錢二錢五分爲折則一歲所入可抵兩歲漕運較之今所入不懸絕哉其處置之道亦有二端一則在民者不必責還軍軍已消亾故也只令見在田者照額上納

不則人得無値而佃之則衆不驚一則在軍者當高管屯田之選於本省衛所通融酌量擧其職者一年即加守備衛三年即加都司僉書補貴缺守備則官皆奮矣錢法者本帝王司天下之大柄也宋之偏安尚有二十六監仰承安一監歲鑄八十萬緡今天下歲鑄幾何然若無銅耳宋元祐中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今幅員變廣豈不能辦臣嘗於萬曆間考北錢每萬

爲工本銀十一兩三錢五分低六文准銀一分爲息五兩四錢一分六釐零南錢每萬爲工本銀七兩七錢一分四釐零依十文准銀八釐則其息僅二錢八分五釐零南北之利相去豈止十倍今法當以北爲式而且依往年大工闊每五文准銀一分則每爐歲限二十鑄可得錢一百六十萬文爲息銀一千四百兩天下開萬爐則歲可得一千四百萬兩而又鑄當十大錢民

便而息更重嘗有行臣議者爲崔呈秀所撓令當復之歷朝舊錢俱以十文准銀一分其行僞錢與私鑄者俱決不待時目下坑冶未全開則先銷銅器非三品不得用銅典制也仰坑冶既開亦照唐宋例禁以銅爲器然必皆嚴爲科條而其要在遵祖制徵收用錢不用銀則錢自通行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脊滿截術背巨寇俱難爲姦成色不分三尺難欺若鹽法則目

下當用舊疏理袁世振行其舊法以救一時而
其大本在錢法既行之後以其息百餘萬修復
祖宗官買官賣之法蓋戶口較之先朝已十增
其九而行引不增焉豈皆淡食哉以私鹽行也
禁私鹽之法莫善於祖制祖制每竈丁課鹽四
百斤給工本米一石有餘鹽則每二百斤給米
一石貯之於倉官賣於商私相交易者殺後官
不給本聽商跳引買於竈則勢不能復禁其私

改其律爲納贖是教之販也而徒責遊徼巡之
得乎今官買官賣其本不虧但當存鹽法中耳
私鹽既絶引可增十倍歳所入千餘萬矣此三
法簡易易行只在行法須嚴而用才須當法行
不特加派息而國已富伏乞　聖明裁察焉

辭閫鎮疏

奏爲臣身誼當効死臣名誼不受辱乞褫臣以
明臣不受辱戍臣以明臣當効死事臣於舉世
賊武之日獨以年未壯筆未禿謬承曠典黽勉
從戎原欲効死封疆以明世荷國恩之義耳乃
幾死於逆璫蒙　皇上復官擢用此臣効死之
日矣　皇上又允御史袁弘勲之請先加臣府
銜臣竊覩御史疏舉効甚多中所効朱梅者原
係撫夷官從不領兵臣見其所領防撫兵千餘
精整可用乃請於舊樞輔孫承宗使管車營此
其爲前鋒之孫也効臣所薦而臣受薦以增官

臣心不安也但所云通夷穢跡則事在臣去後
未知其詳故但巽詞辭加銜兼請致仕以明辭
受之義耳蒙　聖明允臣辭銜不允臣致仕此更
臣効死之日矣方在靜候擢補忽有太僕寺少
卿徐景濂薦臣爲閫帥拜疏後以稿示臣臣前
疏所言插酋禍甚奴酋闖賊害深黠賊是時插
酋尚未報擁衆犯邊闖賊尚未報流突溫州也
而臣先料其必犯宣雲必突漸直不幸言中故

寺臣過臣下問卽以臣爲可用萬一[illegible]陛下誤
聽其言此叟臣効死之日矣然臣又有不安於
心者不敢不直陳於　皇上之前寺臣疏中所
薦湯賓尹馮銓臣實有說賓尹空負文擧貪淫
好殺不能枚擧卽如占鄕紳梅守極之妾而復
占其鉅萬之產又欲致其子死地欲致故友徐
日隆於死地而復占其鉅萬之產又占其弟婦
其最密之門生亦曾爲臣言之以師儒之官躬

禽獸之行而最後以屢投崔呈秀傅應星而皆
不得起遂托門生李蘷龍薦於魏忠賢爲佐命
李用以贊逆謀忠賢欣然分付閣臣使入揆地
故特簡王祚遠掌院以禮侍與之使　先帝龍
馭不於廿二日上賓則賓尹廿三日登啟事矣
此信傳於留都舒任留都今在廷之太臣有爲
臣言之故南京吏部郞中徐紹熺當　皇上新
政卽晉糾賓尹及魏廣微而有阻之者曾商於

臣臣以大義成之今與賓尹同受人薦臣何顏
對紹熺乎至銓者因臣於辛酉言熊廷弼王化
貞必兩敗力阻故輔葉向高菲保任王化貞是
時銓以化貞爲可任大咤臣言後其言中故爲
講官時正三李得時之門李魯生在兵垣欲言
邊事自見曾以銓言者爲臣臣在賓撫輔葆中
耻之而欲疏開撫輔曰我欲倚此以就邊事可
直言以速我禍哉未幾而逆璫矯旨阻臣用矣

未幾而銓忽超越大拜矣臣實駭愕不敢一字
相聞而銓怒矣故嘗與淳夫叅共死灰斷蓬皆
集其門此指武進知縣許復也復以察處不謹
倚忤東林爲詞求復原職銓曾許之爲告於逆
璫故旣擬濫責吏垣復爲抄叅銓恐淳夫點明
此事當信實然故遂委之於臣謂死灰斷蓬得
非茅元儀乎　皇上試問袁崇煥曾否囑其薦
舉崇煥方投揭揆樞求用臣豈煩銓囑故使臣

李代桃僵耳而臣幾逮矣復係臣鄉人故臣知
之若非指復何以復當溫旨科抄之後以銓敗
而不得復官故臣前疏即言最後波及又言李
代桃僵已明犯銓怒矣今寺臣既以銓爲可用
銓之生平不待臣言但寺臣爲地方而用其所
皈依之人之所怒恐亦不便也請 皇上盡褫
臣官以謝寺臣之知然或以臣爲避難又無以
明臣之當効死也請 皇上發臣遠戍使畢命

鯨鯢豺虎以明臣義伏乞聖明矜憫俯允施行

辨誣疏 銀臺不上

爲懇乞聖恩俯鑒冒死逐虜微勞并察未經發
倘無憑剿軍情飾事臣自 皇上龍飛復官擢
用又蒙獎賞所著武備志隨蒙允加府銜誼不
敢受旋以不容於樞臣王在晋回籍後以御史
袁弘勳疏論輔臣劉鴻訓因被反叅內及薦臣
一節勳乞提臣證明臣不待部文星趨赴京求
昭名節中道危證垂死人所共見兵馬司回文
可據後閣部議回籍聽勘方候旨抱病南行忽
聞虜警竊計臣曾贊樞輔係承宗恢寧錦右屯
四百里處處當先今寇在門庭方奉旨命檄將
勤王臣掌恩獨涙豈敢後人扶病旋北叩閽求
當前鋒而門禁已嚴通政司又不受章奏遇
承宗同至通州此時十一月十五日虜已至通
承宗於十八日率臣等三十六人二十四騎赴

之薊州城外消息不聞臣募死士訪的滿桂在
德勝門向與臣矢死同心報國知臣在通亦不
勝喜臣請領通城步騎八千與桂合師城下與
賊誓死一戰承宗部署已妥忽因祖大壽回遼
承宗奉旨往關以臣素爲遼人所信強使同行
是時虜騎充斥與承宗共誓同盡一劍幸而不
死得抵關門 皇上試問遼師何以復回關門
何以固守雙莊閻家屯何以得捷建昌何以得

復復而何以得守此雖承宗仰藉天威而臣之
嘔心於謀畫竭力於調遣一段苦績承宗畧題
可據逆入萬口共枉恐不能掩也荷蒙聖恩使
以原官領龍武營事龍武共四營添三營原在
關外城守臣於三月十七日奉旨到任始議調
回整搠至四月初始到唯後營向祥幽門而兵
將又在三屯止有八十二人有營臣冤籍求一
面速請招募一面議修已壞戰船收拾壞棄銃

砲約所省朝廷金錢鉅萬於四月初四日奉委
署鎭初六日管師登舟兵歷過正二三月餉未
發臣以兵無餉必譁破面求道臣王楫借發以
效負做岸之嫌至初十日晚餉始俱到營而猶
後二十一人是夜劫衆爲譁執詞以餉到不發
而臣先所管後營抵死不從仰譁兵亦未始有
剩措一字道臣塘報關臣叅疏可證王楫手寫
執照譁營黃承威等檢冊臣罪以安軍心亦止
兵言目下餉到未發未有剩軍一字今現於承
威處獲證使此時軍兵果有此言豈容概不寫
入執照以爲免死之符耶總之臣若畏罪托病
則擄的來誣叅所坐罪不至死而營犯廣鋒兩
入關城無非闘報　皇上之恩豈敢反戕　皇
上之法且臣即不肖而思藥指乃餉至而軍怨
譁譁後而縣枏微臣何從剩餉誣以嚴刻乃舊
經統領者積有時日反無怨言未經管束者怨

何從生且譁營皆係將官狡猾跟役並無一名
營兵名罪獲存關臆可證且承宗疏奏聖旨覽
御奏芽元儀兵譁事情疲經酌訊姑准杖贖欽
此臣已仰荷天慈翻恩無地所有寃苦至情汗
血微積正苦叩天無繇豈敢抗延玩法今泥首
赴闕畧述始末仰懇　皇上哀憐臣破家爲國
捨命當虜忤人生隙行法罹法俯賜昭雪臣生
死感戴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卷之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

卷第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三

海島情形疏 擬代高陽公

為海上情形已著應著宜周乞定廟算以一人心齊物力以資勝畧事臣接邸報登萊撫臣袁可立以總兵官沈有容所報金復情形上聞其進守金州一著不言事之不當為而言勢之未

便者四誠哉其言也奴以赤地之計挾我餌而誘我入入則中其彀也我向之欲速取四衛者以因糧於民則偷不虞匱因兵於民則死鬭之衆與深入之兵俱可一當百今兩者皆失所望矣然因其不可入置而不問則奴明張勢以扼我我束手而受其制也即謂四衛可以徐圖然則登萊之大帥移師入島者為何不過欲乘機以動耳今機著矣而終不能入在今日之不可

入者遲之數年亦未見其可犯也且其邊愈遠則我之機愈不可得其漂搖於島中徒使將士習勞餉餽艱處耳卽奴向之畏我而攺計者已漸知我之無能爲矣不獨登萊也有容不能入金復豈毛文龍之獨能入鎮江耶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餽餉之不可繼同也其應援之不可待同也然則舉朝所望於文龍制奴者皆在夢也文龍之請進師請以鮮師助亦其酬恩激

奮之一念耳實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獨此也自皮島而入鎮江九連猶麝鹿之入金復也其皮島之入金復也地益遠力更不能彼不知地里而謂四衛盡可責之文龍一人者叟夢也又不獨此也自皮島之金復其爲途坦其爲道里雖遠而尚近若欲襲取老寨則自鎮江而至寬奠寬奠入奴寨也尚數百里卽向時劉挺所進之路也牛毛董古諸險非可以偏師度也卽險可

度而襲人者必襲之於近不然則探哨入而險已守矣險已守不可襲也卽古有千里而襲人者或別有掩蓋之術如石勒之上馬是也或先誘之以不虞如李愬之示弱是也今文龍之居彼有年矣奴能不防乎奴已防不可襲也彼不知情勢而謂搗滅竟可望之文龍者此叟夢也不獨此也旣明此地里明此情勢則年來所云牽制之說亦夢話也所謂牽制之者奴慮前進

而後襲之耳今地勢旣未能襲則奴動言有衆數十萬然精兵五萬度必有也彼酋一萬以扼險而已得十萬之用矣文龍動言有男女四十萬然度可兵者不過四五萬也懸軍深入主客勞逸之勢已殊又仰面而攻死守之險卽四衛未徙東山之礦徒數萬未徙挾其全力亦所不能況入無人之境而無一夫之援乎我旣不能如彼何則彼亦何所患而爲我牽制乎今盡言

接濟文龍孤軍境外接濟之誠是也但即如其
說屯田而餘於粟鑄錢而餘於金當進師之際
陰入則不能輜重陽入則衆寡尚懸我從險道
入彼從夷道出轉而襲我後扼之入隘進退失
據雖有軍儲重爲敵資故即改掩襲爲大舉改
牽制爲搗滅而望此一路可成大功者終夢語
也然則文龍豈竟無益於事乎非也兵固有斃
臣始終謂文龍爲虛着者是也虛者足以形人

令情見勢竭虛之用竟如是乎非也大局既定
則着着靈徹臣始終謂虛而實用者是也凡用
兵者先察地里凡步騎舟車之所及皆有限量
今以爲可爲則千里之境欲責之於跬步以爲
不可爲則步步實着又若在縹緲無何有之鄉
故廟算不定而臆度妄量之說雜進而無成畫
則將吏有掩口笑耳故臣以文龍當其髀臍以
有容當其胸脅以覺華當其肩背其地勢實然

也今有容述毛文俊之言欲以舟師駐蓋套夫
有容之兵止三千人今淮兵登兵不滿萬人守
北汛口一帶而不足欲遠及蓋套此妄語也臣
頃令南海口之師哨入蓋套其入途近其爲節
短自蓋套入而據蓋據海終覺華師臣之責也
有容今不能據金復誠是也然則竟一無所用
乎以孤軍據空城則不足以遊兵擾敵境則有
餘我之舟當冬而凍則固可收入島中當氷泮

而風和則自金而復皆沿海而可擾者也今年
不能擾故復州尚有耕種明年擾之則彼又失
一州之糧矣其衆不減而粗入減此窮蹙之繇
也度文龍之師非五萬不可今亦宜簡料果有
五萬勝甲之人舟足以載馬足以追足用楯用
車以禦馬入險此不可不預備也淮兵合之登
兵其大約二萬餘舟足與否登之鎮撫夷速計
之其餘資具則與文龍一也覺華之師一旦入

則據蓋蓋據而可與渡三岔之陸師相應而入海矣我不得海則雖得金而不能守奴失海州則雖有遼陽得勝城而亦不能守此必然之勢也今覺華所不足者舟舟具而勢成矣不虞無將無兵也但登津之舟必取辦於淮浙而欲遼資船於登津此未深長思也物力竭官作脆故言拙言確而欲以較南數倍之物力造之登津此又未深長思也如其可爲則籌之熟矣又何

煩待計耶三鎭戍而奴臂全身已無完膚陸兵以車衛步以騎佐車自寧遠而廣寧自廣寧而牛莊自牛莊而海州據海州爲家以制全遼反掌之勢也然其遲速之間則難言矣軍氣稍振而神氣未全不可速也規局已定而物力未齊不可速也故言速者非也遲之數年我軍之氣愈惰我將之志愈玩我民之脂愈竭彼休息而氣完屯牧而具完我可撫之西虜彼亦可餌多

內難之朝鮮易爲陰陽使其犄伏者一出我之待時者反爲所待我欲困彼者先於自困此智者所不能謀也故言遲者亦非也今廟將士之氣在於上主恩而下持法齊三軍之力在於呼必應而時無稽而總其大要在於定廟算而矧待遲速之人莫關其口喜功倖進者無言速延日便私者無言遲以遲速之機待之天者無後天而悔以遲速之機聽之人者轉而操之我則

此事終有崖略不然而徒爲後世之所笑封疆之臣不足惜其如宗社大計何伏唯　陛下冲年踐祚即歷艱虞正上天所以啟聖今唯毅然乾斷合天下之志以爲一而後弭天下之亂以爲平操衡要而致功速唯聖明留意

遼土遼民疏　擬代高陽公

爲因遼民以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民據現在之情形圖久長之模畧以展守之局以固守之

謗事竊臣自受事以來幾及三年圖審物力揣
度事情必不敢浪言進取奮一日之憤除百年
之通使一有蹉跌進退失據以貽君父莫大之
憂但古之言守者莫善於申畫郊圻愼固封守
使無重關累險於外則居內者自震撼不寧寇
至昔亦驚發狃伺故自京師去山海途不過七
百里本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欲藉郡邑之城以
爲內締之計義所不敢出也關門一線天下藉

以安危必憑此以爭勝負之數賊未至而心自
寒賊已至而衆先潰亦義所不敢出也稍前數
里設爲重關一之與二殊無差別而浪費金錢
以爲表之襲面之澤要義所不敢出也臣以善
守者必先戰於守之外則迎之於近與迎之於
遠等迎也善守者又必限之於可據之勢則遠
有足憑之臨與近難施築之基易辨也頃臣於
九月初八日自關東發抵於中前所蓋去關三

十里矣其兵之犀銳馬之驃壯俱勝於關處險
地而人自奮蓋明知無可退之地故必多自勵
之心道固然也又一日而抵前屯則卽趙率教
所駐之地其城歸然裹口土功俱已告竣其田
禾被野漸次登場收穫之數約以數萬計遂往
關外向多草率城高不及二丈厚不能旋馬今
增築一新益其高十之三益其厚十之七遂爲
遼東未有之觀率教自去年帥三十八人出守

此城因東來之老幼數千漸爲團聚今年三月
臣之東巡始議與牛價三千六百兩穀種五百
石其播植之時已漸過越今因年之稔所收遂
至於此城中兵民已及三萬使封疆之臣人如
率教又何憂於奴又一日抵中後所其將爲爵
之甲此臣四月間所出守者也其田亦墾關城
亦堅新費倍於王楹而功亞於率教矣又一日
抵中右所蓋王楹六月而始至此城也城工止

得十之三然其爲日近其費不過六千其兵原孱而其將之材亦遜也故未愜於意然回思春末臣至之時空城無雀野燒唯煙較之今日居民四集環堵將盈父老稽顙於道匍匐逆迎於郊外居然全盛遺風不覺其潸然涕也又一日抵寧遠臣向以此地逼近東虜城大地廣未易爲守姑以祖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窯造無事則銖累其功有警則可掉臂而去無全力以必

爭寧不爭以自完不意入其郭東來之難民與西發之流民俱塡會於此男女老弱不下數萬此城去關既遠自逃炬燼之外爲西虜所拆賣者尚少民因於居易爲修葺廋其房屋已幾十七山川之勢本環聚於此故風氣一移生聚益易此時患難流離之民弃集一城縱使賊來必不敢復驅去以飽西虜之邀截亦不能盡入島以爭渡於片時則此城欲不固守不可得也

又次日臣投策問舟以向覺華島之去岸不過十八里轉眄而渡難民之居此者已盡移寧遠唯金冠之水兵在焉然數纔及千赦船纔三十艘而已島爲唐文皐東征之地遺蹤彷彿猶然在目鎔駐此爲遼西適中之地而又因水風之力以用其無方之威智者所必爭也其島之東盡爲孟葫蘆口與寧遠之鎮倭堡相峙如門各駐一軍築銃臺於上艤沙唬之舟於下海門

天設片帆不能飛渡而又以島之背設臺以向其外則水道遂絕蓋大海汪洋雖可四達而遼舟非傍嶼不行虜必不從水至而仰處於水亦望此心折且三門之勢若吸之應呼無論賊來必能從水傷擊而賊窺此勢即繇陸亦多顧盼臣已移南海口之沙船及御史游士任之唬船於彼但惜其少也孟葫蘆口近與鎮倭堡爲對而又遠與葫蘆套爲對此可頃刻飛渡亦猶海

門之勢也臣次日還寧遠又次日而相度背山
又次日而問葫蘆套則在寧遠之東四十里矣
自寧遠而東黃沙白草寂無人影即臣春時東
巡中後以東之景象也其墩臺未毀依然荊莽
之中二十里而至雙樹堡蔭木猶存人家若在
怦怦不能已也又十里而至連山堡則城垣已
盡唯餘角臺民家果樹猶交枝亞幹於其間又
十里而至畢笠山蓋與葫蘆套俱象形而名其

山屹然於中北去瓦窑谷不過二里南去海畔
之聮倭臺不過十里此亦東來一碍也使堡於
其山而臺於兩涯銃可以橫擊平塌之地為漭
為墩山麓谷衙為垣為墻其費甚寡虜即不難
越度而低徊之際大銃四擊而海可為水伏谷
可為騎伏殲之於此亦過半矣臣先一日命金
冠將水師來會亦刻期而赴其還也亦如之以
之應陸可以無殆此沙唬之效也自此而望塔

山則十里也杏山則三十里也松山則五十里
也山皆平衍可以哨探而未可據守西還而臣
問灰山之道蓋自灰山接拉子山而首山而海
岸其不過三十里而山之高峻者去其三之一
因山以補垣因地以高築截長補短不能如原
議八里舖之三十二里也自關門而東唯此山
際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其取
道西虜必脩徑於紅螺山自白塔而出白塔

塔者我向之邊堡也去寧遠二十里故據大勢
於背山而傍截其脩道則自無可入西虜所通
之地雖影而衍然旣有撫賞以為一時之羈縻
徐修邊墻築臺堡以准薊鎮之例則可收此二
百里為內鎮而此外之恢復始仍昔日之邊勢
蓋其策臣亦不敢自主而取前經臣王在晉百
萬修關之議而遠之二百里則不唯復收封疆
而且去京師愈遠則聲勢愈緩一關之外又有

重關收外爲內設險愈多 祖宗時必有此詩謗而力未及修舉創之可以垂千百年之利其地去紅螺山在百里之間守紅螺之說鎭臣毛文龍曾昌言之而廷臣欲臣采取之臣以不能棄已地而入虜雖然守於此則紅螺之險已收其鑰而拒其屣即前撫臣閻鳴太欲急守寧遠之說其言固自不刋但虛內而騖外先後緩急之間終非臣小心謹愼者所能辦今二百里之

內爲名城者五已俱塡實爲大道之堡者七已塡實其五爲邊堡者十七已塡實其九稍爲料理可以全復昔日之約略而後圖修築於遠其勢爲不倍臣雖用有異同而終不能令其成畫蓋今日之規模固有必當圖之機而亦有不得不就之勢遼民入於關內商賈者可以坐食可以貿遷壯而跳者爲兵於各鎭其貧不能食孱不能戰力止能耕者以耒耜爲生而關以內之

地殿畝而稅雖蒙 皇上加意安插而買田而屯者必不能造地而業故日夜呼號以求東發而臣以前屯之去關近易爲接濟遂以爲安頓之區難民之不肯降虜者保山寨而日化餓鬼拚命而西又爲黠虜之所截其有幸而至者拒之則辜忠義而失浩蕩之仁納之則防奸宄而有不測之虞臣以寧遠去東近易於接濟遂以爲安頓之區不意其日增日益至不能容東者

不使西而西者漸欲東亦不可禁遏遂布滿於諸城而東者之來尚不可知西者之出尚無已日則非此二百里之疆無以容此輩而將以釀莽大之禍但臣於閭關之日痛赤地千里不勝新亭之淚今華表猶存民人漸復稍爲破荒而實不勝其憂也前此之遼豈無戶口豈無廬舍田園廝馬未嘶獸奔鳥竄今難民屢與賊鬪知其淺深且積恨成憤庶堪一戰而無堅可憑無

銳可執亦不能當其一突此賊來之可慮也即
賊未來而民之蓄積將竭若不能於生金即衣
珠懷寶而饑不可食更苦不能於生粟朝廷之
轉輸以一鍾致一石以供軍不足豈能贍民況
去關愈遠則去津愈遠舟力所及運庶不疲亦
止可以足戰士豈能遍及竟獨此臣之大懼也
唯有開屯一法可以因土以食民然而在關以
內若有其人而無其地今在關以外若有餘於

地而不足於人人非不足也臣必不欲撤關門
已成之勢而驚關外未就之局則凡務於遼者
爲防爲守爲修築無非遼人蓋已用其耕之人
以爲戰而又欲用其戰之人以爲耕此最難謀
也轉移運變使不窮於力而有餘於養非任算
悉謀未可鹵莽大言以承平之法責之多故之
民以富庶之效望之流離之日容臣酌撥地土
料理戶口處置牛糧谷種另疏詳開至於一應

戰守之具關門所有者足關門之用則漸移於
外關門所無者計道以數千計日以數月計臣
今暫住前屯使近而易移者願關上諸臣應臣
不得獨緩可以旬月取辦遠而難稱辦者雖近
奉明綸督責諸司猶不能不大聲疾呼以繫望
皇上之叮嚀也至築關之費前經臣約以百萬
而他費不與焉臣以班軍三年之力限三歲而
成則五十萬金亦遂可辦其設關於首山而名

之曰寧遠設水關於鞍山以當一片石其規模
已定鳩工不遠發前允給金之半以成萬世之
業仰體聖明必能垂鑒臣之前疏陳三路水師
進取之法原不離守以爲戰今以近在肘腋目
擊手創之事仰于天聽亦不能離戰以爲守伏
冀　皇上留神斷決使臣終歲之圖維而未致
盡言者今言之而即可奏效則迂濶駑劣雖無
當於盛明而因危圖安因汚成隆一代中興端

有望於聖明也

議島事疏 擬代高陽公

竊以四衛為遼鎮之腹心據兩河之樞紐故全遼之存亾全係四衛之得失而金州又為四衛之肢壤故臣初規遼事是時奴正守四衛臣欲招撫乘隙昔據此地以制賊腹心故屢疏欲於登萊自開正局今科臣李魯生議取金州實見其大但奴自徙金州之民即墮金州之城無可

據之險即欲塹南關以自固而十里工程非旦夕可竟一舫為渡又隨處可入故今日之事必責登萊據旅順以南通其脉絡必責寧遠據蓋州以北接其咽喉蓋州雖尚有賊而近海易登且城郭依然可扼以守得蓋則金復旅順盡在堂奥之內而奴無濱海之地則用海之術窮所為防遼滅奴 高皇帝之取遼於納哈出雖為國用之兵自薊而遼以渡三岔而馬雲葉旺實

先自登州以取金蓋蓋河東沿海之地始於蓋耀而迄於旅順其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若鱗相次其自遼陽而來必繇海而耀而蓋雖間有岫巖小道而峻嶺不能行軍故葉旺守金州營田築堡為根本之計馬雲守蓋州以遏絕虜馬納哈遂不能度反自鎮江繇廣鹿長生島駕海艦自東而西為馬雲所誘北折至蓋盡殲無遺今若據旅順蓋州以守金則用 高皇之舊策

又有毛文龍在皮島見今廣鹿長生之間處處有守奴必不能復循此道故曰用海之術窮况自天津而灤河口而關門而寧遠右屯俱為海之右而右屯其極也自旅順而金而復而蓋俱為海之左而蓋州其極也今臣已出據河西要自松杏南至右屯廣寧已在包絡之內然不敢貪復廣寧之虛名而受困疲之實禍者正以其去海遠而陸運為難也昨見有議復廣寧而明

旨以必須多兵令臣相機赫赫聖鑒已睹其微
臣三年以來焦營苦畫着必求穩以爲今日之
所守當以海爲家而使轉輸不疲且近海之地
俱極肥饒兵既護於外則民得恣屯於內而遼
民漸可復業今年措運盡至右屯而河西遂得
安枕今得廟堂定議決守旅順臣當督率舟師
扼蓋州之口與相首尾使四衛之肥饒漸實遼
民而我餉通登萊北通關門俱片帆可渡而兵

無絕餉之慮異日即遼陽已復奴穴蕩洗而民
已半殘城多壞毀亦當且盡力於此而後徐圖
其內自登州至旅順風便僅二日程而皇城等
島皆有程限可泊故旅順必昔之登自覺而守
至右屯則臨河而渡止在相時河東而守至蓋
州則遊騎所至可恣飛揚奴若得海之用則向
日之隱慮而不敢明言者正不在如女直渡海
寇宋明州千里之怒濤而別有聲虛擊實之妙

可以使我百萬之兵踏立關門而無所用其尺
寸我得海以爲用則運既通田可屯食不窮而
兵日壯且毛文龍遠在皮島非海不渡近日間
使自四衛而陸行至關使我據四衛方可藥至
蓋州風便僅一日程而又有右屯以爲止則其
地愈近而二家滿一帶亦可依泊故蓋州必責
之寧遠以覺之夫寧遠止二十里而去登尚三
千里也總論兩河之全局守關門而不守覺華

則無以扼海之要而海適足以見毀守覺華而
不守右屯則無以展海之用而勢不能以包括
守旅順而不守金則水落石出終爲張盤守金
而不先據蓋則脣亡齒寒離同葉旺河西以旦
夕期愬遂能合三鎭之力使奴肆其鴟張欲渡
三岔則我右屯之師移北一步即遏其前蓋州
之師馬首一縱即擊其半渡而毛文龍始得用
其犄側使奴久爲鷙伏則地近謀露情逼勢見

遼民日歸奴計日歷兩三年間必有可乘之機合三面以爲攻而奴已在四圍之內是以守以戰俱無踰此說者必以石屯蓋州去虜愈近恐因以致虜而屯聚日廣反資盜糧不知遼陽之去關門與去旅順俱七百里非奴之掠張盤行無人之地馬爲之斃而不惜張盤終受其毒因知奴之來不來不在地之遠近亦不在糧之有無使兵勢既壯則石屯蓋州正足以扼其吭兵

勢苟弱則雖棄旅順置金州撤關門之守捨關門之地而虜馬無不可至臣前此不敢言者不惟兵力未齊而舟車皆不參于徒以張虜謀而寒我膽如臣至今日而不言則奴或以全力據四衛而爭之也甚難近日塘報奴方脅降張盤力治舟艦臣所向隱而不敢言之危着度其已見此矣而我方處堂一旦力窮於應則其憂在宗社以下係覆儀爲大帥取蓋州調度自出高賜公手筆以逆璫矯旨不用儀故遂不果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卷四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四

簡汰官兵疏 代高陽公 凡代疏不點次以行者不入集此事顛末出儀故留此兩疏以存其槩

奏為簡汰官兵以清糧餉事臣奉旨簡汰各營官兵以四月二十六日出關以六月二十四日抵右屯歷三月餘盤旋四百里間悉臣心力率

幕臣道臣及各鎮臣逐營嚴加簡汰又令幕臣逐營嚴加磨算以七月三十日攢造總撒清冊具有原數汰數見在實數送戶兵各衙門今以總數仰塵乙覽謹按關門全鎮兵馬有原為兵設而非兵如文臣鎮臣之公費如文臣之衙役如軍器火藥等局之局匠如各營各站之運車又有名為兵者而不以兵用如屯兵以屯如工兵以築濬此二項皆非正兵也又有衛所邊腹

諸堡之屯防兩鎮之入衛各衙門之標丁各官隨帶零奇之親丁俱係防守正兵其分列十三車營前鋒後勁龍武五營之水兵神武前營之火兵各鎮臣之內丁俱係戰勦正兵今總計原額官兵一十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三員名馬騾驢駝牛五萬九千五百一匹頭隻內戰守正兵一十一萬一百二十九員名共馬騾駝牛爲五萬二千七百五十一匹頭隻內戰兵則官兵九

萬三千九百六十四馬騾駝牛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一守兵則官兵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五馬騾駝牛七千八百六十共官役屯工局運雜兵二萬四千三百四員名共馬騾驢駝牛爲六千七百五十匹頭隻今逐營簡汰如公費則除回部回衛三鎮臣外其現在者文官自臣與撫臣而下爲五司三道五府廳三經歷而武官則三鎮除臣衙門額費四千今所用約一千五百而

未可據爲定額不入經制外其餘諸臣有自行裁減者各衙門衙役則原一千一百三十二名今汰過三百六名局匠則原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名今先後汰過三千一百八員名運車則原大小共二千七百三輛今汰過一千八百六十一輛官役五千七百二員名今汰過四千五員名馬騾驢駝牛六千三百二匹頭隻今汰過三千七百三十七頭隻前項俱爲兵設而非兵也

如屯兵則原官兵一千九百三十員名今汰過三百二十九員名馬五匹今無汰工兵三項於班軍則原官軍八千五百三十六員名馬騾九十匹頭去來有時今無汰脩防營則原官兵匠役二十四百一千七員名今汰過一千九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七十七匹頭今無汰沙兵二營則原官兵四百二十八員名今汰過二百二十六員名前項俱名爲兵而非兵也合此二項皆

非正兵原歲需餉銀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兩二錢五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九千五百九十四兩共銀四十九萬一千八百三兩二錢五釐四毫八忽米五萬一百七十八石豆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石六斗草三十六萬五千八百束今汰過歲省餉銀二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兩草乾銀一百六十二兩共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八十八兩米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二石豆二

百九十一石六斗草五千六百七十束今實在每歲應需餉銀一十九萬一千八十三兩二錢五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九千四百三十二兩共銀二十萬五百一十五兩二錢五釐四毫八忽米二萬二千二百六石豆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石草三十六萬一百三十束其衛所屯防則原官兵二千一百六十二員名今汰過五百一十二員名馬騾三百五十匹頭今無汰邊堡屯

防則原官兵六千七百三十員名今汰過四百六十員名馬騾牛三千六百七十匹頭隻今汰過七匹腹堡屯防則原官兵一千三百九十六員名今汰過一百七十八員名馬騾六百五匹頭今無汰兩鎮入衛則原官兵二千九百一十員名今汰過一百七十七員名馬騾一千七百六十八匹頭今汰過五十四匹頭各標下官丁則原二千二百八十一員名今汰過七百五十

九員名馬騾駝一千四百九十五匹頭隻今汰過二百七十八匹奇零親丁則原官兵六百九十六員名今汰過四百三十四員名馬騾駝四百七十二匹頭隻今汰過二百六十八匹前項俱係防守正兵其十二車營則原官兵五萬五千九十五員名今汰過三十八員名馬騾駝二萬一千六十九匹頭隻今汰過五百四十四匹頭前鋒後勁則原官兵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九

員名今汰過二百五十五員名馬騾駝二萬六千二百六十二匹頭隻今汰過四百九十二匹頭隻龍武水營則原官船大小二百二十四隻民船一百五十四隻今汰過官船七隻民船四十三隻又量定民船樑頭以裁船租官兵七千一百八十四員名今汰過七百二十二員名又增設官船大小一百二十七隻民船一百八隻官兵三千三百一十六員名神武火營則原官

兵二千九百七十五員名今汰過二百三十四員名馬騾駝牛一千九十五匹頭隻今汰過七匹頭各鎮守內丁則原官兵七千五百七十五員名今汰過八百二十四員名馬騾駝六千四百五十六匹頭隻今汰過二百六十五匹頭前項俱係戰勦正兵合此二項正兵原歲需餉銀二百一十九萬六千七十五兩九錢二分四釐草乾銀三十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兩三錢一分

共銀二百五十一萬九千四十六兩三錢三分四釐米六十三萬五百三十四石豆六十四萬六千五十九石二斗草一千六十五萬七千一百九十五束今汰過歲省餉銀一十七萬八千五百九兩二錢四釐草乾銀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兩共銀一十九萬一百四十三兩二錢四釐米三萬八千六百五十八石豆二萬三千九百九十四石草三十九萬一百八十束歲應需

餉銀二百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六兩七錢二分草乾銀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三錢一分共銀二百三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兩三分米五十九萬一千八百七十六石豆六十二萬二千六十五石二斗草一千二十二萬七千一十五束以上正糧二項共原額官兵一十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三員名馬騾驢駝牛五萬九千五百一匹頭隻歲需餉銀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二

百八十五兩二錢三分九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三萬二千五百六十四兩三錢二分共銀三百一萬八百四十九兩四錢三分九釐四毫八忽米六十八萬七百一十二石豆六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四石九斗草一千一百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五束今汰過官兵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七員名馬騾驢駝牛五千六百四十九匹頭隻歲省餉銀四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兩

二錢四釐草乾銀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兩共銀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一兩二錢四釐米六萬六千六百三十石豆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六斗草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五十束共見在官兵一十一萬七千八十六員名馬騾驢駝牛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歲應餉需銀二百二十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五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二萬七百六十八兩

三錢一分共銀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兩二錢三分五釐四毫八忽米六十一萬四千八千二石豆六千四萬一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草一千六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五束據此則所省約可四十八萬餘而米豆草所值十三萬合之共六十一萬但布花船採青犒賞以及塡實錦州諸堡須量加遊兵共約歲費十一萬合之尚共歲需銀二百六十四萬草乾在

夏秋之間而每年外解稽遲又適在此時今當均解於各月便以二十二萬爲定額則較撫臣所定二十六萬三千九百有奇爲額者可月減三萬三千九百有奇即較該部所執以偶發之二十四萬爲額者亦減二萬即較該部所稱照已報之汰戶科之量裁以二十二萬八十爲額者亦省八千有餘其兵丁前所逃故馬騾前所倒失臣已入汰數之中者可以不補而此後有

逃故當隨時招主着以補馬騾有倒失當隨時
以朋銀買補閒有增損可不出此數其諸臣先
所汰過臣巳酌量應否開其各冊即如部臣議
留輜車千輛臣今所留止六百餘不當復謂諸
臣巳汰若干今臣又汰若干槩減度支也臣忝
冒大刻敢不念四方艱難且衰殘旦暮之人何
難徇衆議以苟目前然一息未死尚任安危頃
議裁舟師而屢報逆奴以三百六十生舵各造

一船即東江再報矣議罷調更而東虜猛發西
虜環伺其風在雨驟之馳突非專步兵可防至
於兵多微調不獨七鎮萬人然既乏上脊頓罷
各兵樞臣生長燕薊不憶嘉靖間之撤客兵乎
至於今歲會計亦當預定今自八月初一日以
後自當照今所定以二十二萬為額其七月三
十日以前歷過日月雖汰自當補給前餉司以
三月滿而前此所欠五萬餘斷不能不補亦斷

不宜以無益之往返文移而使兵執詞欠其三
月之糧最足以失人心而駭聽聞其新餉司以
四月受事據此月掛號者將二十八萬七千除
草乾以及還官實二十一萬其四五六七計四
個月正餉約八十四萬草乾四個月約可二十
九萬共需一百一十三萬臣自五月以來有先
汰先除者約可減五萬共須一百八萬今見邸
報巳發過五十八萬應速發五十萬以足一百

八萬之數并前餉司之五萬餘八月分之二十
二萬俱於八月二十日前後當盡數抵關以使
得循月不過五之例其既經減定凡後月應發
亦照此及時而來無以日挨日遲致大衆盡潰
雖食邊臣計臣之肉而不足贖封疆之大其今
年八月以後五個月應發二十二萬計臣又必
以均攤一年之草乾既以盡輸於前此之數目
似當少減不知五個月正餉及八月草乾原需

九十九萬而布花修艌塡補等費二十二萬輳聆秋冬之事故草價雖減而他費正集合之原爲一百一十萬卽分作五月均解尚虞掣襟露肘而官船一年不艌置數十萬金之値於泥沙而明春正虞東警遲則失時悞事爲禍甚大布花一項約費六萬餘往常取之他項今借者不還貯藏久罄更無可給而往年此項原無定資每延至隆冬始發諸兵嘵嘵之口方執以爲詞

今邊寒在卽更不得復爲推調至延日月卽如艌船一事應屬工部而新餉旣盡歸於戶亦更無可推九十兩月支青草可省草價二十餘萬而採青犒賞約不過三萬且諸費止共算十一萬而又均派於每月二十二萬之中正取盈於減而復減之數內非橫有增加其屯田糧草見今規則未定當於秋收後總查實數以除外部應運之數至於簡閱諸營中有一二參差者臣

已行監軍道嚴究其截支日月二三酌定不致別有破冒伏望皇上勅兵部查照咨部各官材資堪用者並爲推補別用其見在各官一體照他鎭論資論薦不時敍陞其各兵仍屬冗多不妨酌量增損如右部總兵去而復設自屬遠計仍勅戶部將應補之數照數速發應發之數按月先期仍令餉司止照銀兩總數隨時乘除各營多寡亦時有更定决不可擬定以爲不移

致有零星給發及酌量分數截扣之法以畢惑軍心貽禍宗社其報部月册當分析項款於每月止放某營補放某營未放某營及各營新收開除據册明開而季終仍當以補發總歸本月正放之數明開此月實數以較量前後兩月之間則查兵査餉旋册分明不致旁觀者大費磨勘而又與情實不符其本色需米將六十二萬石較撫臣前定之八十四萬雖減二十二萬仍

當量寬數萬以備不虞豆六十四萬石有餘照外部原擬七十萬雖減六萬而亦當甚寬數萬以備不虞草一千六十二萬餘束除應支秋青三百三萬六千餘外共應辦草七百六十萬束急當發價外部早爲之計無至如近年每以乏豆草而倒馬騾其損失更大且邊警不寧則採青尚有未定總唯在當事諸臣通融意見念天下便念天下安危而急其所急是社稷之福也

至於臣之衰病當先諸弁而汰另有專疏臣可任惶懼待命之至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

卷第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五

再汰官兵疏 代高陽公 仝前

為再汰官兵事該臣遵奉明旨汰過官兵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七員名開除變價馬騾驢駝牛五千六百四十九匹頭隻歲省餉銀四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兩二錢四釐草乾銀一萬一

千七百九十六兩共銀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一兩二錢四釐米六萬六千六百三十石豆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六斗草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五十束已經奏報訖臣又細加斟酌於邊腹之緩急兵匠之兼用於萬難裁減之中再為裁減即如隊長以一人長二十五人古今通行之法必不可減今除車營步騎各有配車分責難以復裁外共餘兵丁盡減從五十人一長

之例但凡稱頭目俱係精銳止可減食兵糧未可反汰其人以銷士氣即如把總以上向以官名所有裁汰已去其人但選於衆而得之豈遂不及於衆有願食兵糧者尚當揀補兵缺共又汰官四十員兵匠四十三名及裁減公費廩糧共歲省餉銀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兩二錢三分五釐二毫米二百八十二石又該關門馬料冬春草枯每月額支豆一石二斗夏秋草茂每

月額支豆九斗今又細加酌量十月係支秋青之時姑亦支九斗內除運騾等勢不能減入衛馬原通歲止支九斗運牛亦支六斗者七個月更無可減者共計二萬四千九百石六斗外其餘六十一萬七千一百八石七斗內又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又該班軍一項向以錦右松凌等處工程嚴迫雖不能照每年三萬之說亦欲於現在八千餘人量加一半故通算

一年之費便可供加倍之用今秋班已至止照春班合且裁算以待春班撥足之日另疏請增計通除一半合省鹽菜銀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三兩九錢八分草乾銀四百五兩共銀二萬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九錢八分合此三項通共又汰官兵八十三員名歲省銀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兩二錢一分五釐二毫米二百八十二石豆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實見在官兵

一十一萬七千三員名歲需餉銀一百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六十九兩七錢一分二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二萬三百六十三兩三錢一分通共銀一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兩二分二毫八忽米六十一萬三千八百石豆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石二斗再照臣原疏每年約需銀二百五十三萬再加布花艌船秋青犒物填賞錦州邊堡量增邊兵等需十一萬共二百六十

四萬作十二個月分解每月該銀二十三萬今既復省三萬四千六百有零又查小盡除以月計者外餘可量除約三萬七千四百兩共約省七萬二千兩每月約可減銀六千兩每月應止解二十一萬四千兩其班軍有增另議遇閏照月增解米豆照今數預辦草照前數遞備庶減一分寬一分之力無得再致延挨又以時可稍待者欲爲延緩之圖致一旦外之增發集於內

之貲乏之時又如今日兵變於內敵窺於外此邊疆之幸也懇乞　皇上勅下戶部査照施行仍望天語叮嚀裁爲定制無以道旁之說悞宗社之大其今年四月至七月共應解一百八萬速發足以斷兵心如有餘剩自當扣作下月之用無得又加往返徒悞軍國八月以後即照前定二十一萬四千之數俱於本月解至無致踰月不過五之例此臣一日身任安危一日不容已之懷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躬往調集以圖大計疏　擬代高陽公以下三疏以後

爲戰守料理粗畢虜蟠近郊狡計叵測請躬往調集以圖大計以竭愚忠事該臣蒙　皇上起自田間屬以剿禦夷虜駐劄通州鎗欲臣遏虜之東來也及陛見之日報虜已及塌上印蒙　皇上命臣總督京城內外戰守事務及聞虜信

尚緩復命臣料理通州鎗　皇上謬信朽迂可當一面故隨所甚急即以屬臣臣雖自知朽迂不足以辦大計而忝荷主恩時當危亟故星馳赴召單車赴通皆不敢自顧其身不謂臣未抵通而虜已踰通而西自臣入通通之城守諸臣已先部署臣不能有所加益惟申嚴軍令固結人心演習砲火循環之法多方搉置備禦之策令人心已定士氣已張且撫臣解經傳[illegible]

贈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而佐以鎮臣楊國棟之飛揚加以侖臣南居益之忠慨關臣方大任之挺勁漕臣黄一程之剴切又督臣劉策昨已入通臣之在否不能復爲增減而今日之最重最急更在都城臣奉旨調集通薊近將先以京保精鋭三千將以尤岱入衞繼調天津二千將以劉國柱密雲三千將以麻登雲俱已次第抵城此外合密保之師似尚可三千已與督撫二臣

合議又以西協辨警時開通城單弱可慮而他更無可調督師袁崇煥所調關守兵馬步六千先至者謝尚政丁國用之三千臣已獎犒過通而他三千亦旦夕可到臣念虜入海子久聚不去其意欲乘我玩以突都城誘我憤以圖野戰更不得志則捲甲而南戕賊畿輔既可資粮於我而又絕我援師之道更可逞意於都城臣計現在城下之兵止可傅城而營則城上下之火器交相倚以爲勢如撤之而戰尚無全勝之策一有不虞欲再合傅城便覺爲難臣仰承眷倚詎不顧身而此中更無可料理無可調度即虜東奔而撤城守之步兵尾擊亦難爲用即可尾擊亦祗一將之任而臣株守一隅實仰負重臣調度軍事原非坐守一城之旨每念及此芒刺身背今眞保續調之兵尚稍濱涿州以南而山東山西河南及徐鳳一帶尚可招集臣請更冒

矢石以趨涿州聯絡保河之間以遏其南下之路而通我援兵之道異日兵勢稍集仍駐通州教練而分屯於涿州昌平三河順義之間周流巡閱以圖爲剿爲禦更堅　皇上嚴令督撫二臣急復薊鎮原汰兵數修理三協防守仍令京營料理車營待守城解嚴即事團練而臣以此兵內護神京外聯諸鎮庶幾大局既定措置有緒今畿南空虛已極以臣朽迂豈能徒手制虜

死命而及今為計猶尚可圖蓋臣既慮奴令日之南下又慮奴將以中協為家即暫去而復來且専紅既熾西插壯虞則內護外聯東掠西搶始終以此着為旋急目前急在愁忖轉盼憂深眉火仰瞻 若父憂勞恭念 祖宗明法臣終夜不寐者二十餘日矣伏惟 皇上既假臣以調度節制之事權屬臣以兵馬錢糧之責任臣當奉此以奬率中原共圖大計臣之身始不至

徒不顧而無所用雖成敗利鈍付之於天而鞠躬盡瘁敢盟於獨其兵制調集另疏詳開伏冀 皇上惓念宗社俯察愚忠立賜理斷施行

申明兵制詳酌調集疏 前題 代高陽公 仝

為申明兵制詳酌調集以固根本以資撻伐事目今夷虜猖獗既慮其奔突而恣掠又慮其旋去而復來若非合集勁兵詳定軍制使可堂堂一戰則賊終無已時如急則四出調募緩則苟延目前緩既搈費而事稽倘急又重購而且潰奔則勝算不握禍本難拔臣以為必得車營五前鋒後勁營各一而始可以決戰其間凡百所需臣在關門向有定制車營則每營自主將至百總共一百二十七員騎步兵共五千八百八十八名輜夫五百一十二名鋒勁則每營自主將至局總共四十七員騎兵三千名而器甲火砲馬騾牛駝戰車輜車各有成數大約用兵三

萬八千五百名大小弁七百二十九員加之標下官丁共為四萬餘臣今約廟堂所調募而未到者或可得半而半請徑募之於山東山西河南以及北直霸易井津大名之五道南直淮徐潁州之二道三省各募五千北直募三千南直募二千共可得二萬共二萬人之安家衣裝以及途次行糧到後月餉皆取給於其地則朝廷不必別為搈施而臣亦易為責成皆於昔天應

供新餉之內一例扣除銷筭則事不擾而易集其召募之法三省則分於所轄之府七道則分於所轄之州縣而各統於本轄兵道親爲統領如限而到臣得問其孱弱不如格及驛遞稽延者各以軍法治之其馬則責在太僕器甲火砲責在工部其不足者以侍郎徐光啟之法精爲製造則其事可立就而濟所用見在調募者器甲亦如之如目下事急姑以所調募者入援待

稍定則通招調合營爲練事已定則調者各歸信地而後所募者各得責成原募地方使各爲安插遣散不致難爲法而一有急仍按額徵集即不必人皆其人而兵可立至此即唐府兵之法而臣畧爲通融其緊要在先立一大將以聽臣調度其尤緊要在　皇上速斷速行勿二勿三使臣調度其身得宜而後可爲　皇上調度兵將以爲制爲禦臣向歷邊塞今察虜勢知非車營必不能與虜戰非鋒勁必不能用車營非此兵此將此器此馬不能爲車營與鋒勁臣意兵取足於近地餉通融於天下所謂用西北之人用東南之財而不至於紛擾倒置責其地以兵卽責其地以行糧以月餉所謂合則紛擾分則專一而不至於頭緒混雜使責辦於供辦者供困臣受命兵戎必無窺足黃扉之意但容臣隨時仰覲天顏庶得以帷幄重臣面稟神謨稍

資彈壓臣老矣丁此艱難旣荷付託苟不竭生平所已試已驗者上藉威靈力圖萬一而猶逐人口吻預人顏面則今日何以仰對　皇上異日何以仰對　二祖　列宗恭惟　皇上天縱神聖英明果斷必不使臣掣肘難終致令之君子撫卷而嘆往事者異日又爲人所嘆也臣愚已竭臣忠畢吐伏惟聖鑒施行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終

卷第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上書

擬上皇帝書天啟壬戌役銀臺不得達

臣伏在草莽往見天下之富強如此而一旦大壞極弊無有起而振之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當是時　神皇帝在御宮府間濶章疏阻壅或曰豈諸臣之罪哉其如　主上不聽何臣擬其

言而未敢不信也疑者疑諸臣之不言所言者皆不中當時之弊而徒以己所私便之事邀　主上於危急即其言而中已不足感乎況　上當飽勉聽之而其言卒不驗何以自靖乎未敢不信者凡言之渙者本不可以書傳　神皇帝淡居靜攝已阻言者之竅且見天下之才無可當其意忽畧簡藐亦所不免則或者過計其必不聽而不敢盡其言未可知也及　先皇帝臨

御數十年之鈌政一旦而新之當是時逆陽未
亡甲士之在河東者十餘萬鼓其新銳可以一
舉乃卒不問安內攘外之計側耳而聽廟籌唯
發二百萬帑金付之不可知之地聊以結數年
來舉朝請帑之說而實無一事之可以制勝御
遠臣疑而不敢問也疑者疑妄咎 神廟之言
漸見其不驗不敢問者以 先皇臨御之日淺
不豫者強半未嘗得與當時諸臣從容委曲以

誘其所欲言鬱鬱賫志以上賓也及 陛下龍
飛以大有爲之資而當春秋鼎盛之日且當宁
未幾婚禮未成而逆陽忽陷使數十年癰疽之
毒發於 陛下之手三百年未經之耻暴於
陛下之時 陛下方赫焉振怒凜焉戒心私居
晏處不忘滅賊章疏批答如流非遏日御朝講
頗可從容凡諸當事所欲爲之事 陛下未嘗
有所拂而不竟臣竊舉手加額望諸臣之有言

也夫言何益之有然諺有之諱疾忌醫未有癒
者臣請喻之醫之病者病緣於寒暑之不戒七
情之妄發飲食之恣性皆慾之癖深今欲召醫
而藥之必醫者能言其所以受病之故而後因
病以製方擇材以調火庶乎可也苟其言不驗
亦當別構工者不然寧無妄投以速其死今則
不然召醫於市不顧其工否輕性命而各擇求
及醫之至亦不復言其病之所在而徒求異藥

遠至四裔難若空青使主人必不能辦則可謝
其不效之罪爲主人者家有餘貲僮僕不解事
徒欲其主之疾愈而不億逆其求藥之心貿貿
然求之破其家而僅辦醫者又不知炮製之法
佐使之用烏附參苓雜投並下主人之元氣因
幸未即死而已墮其肢體損其聰明漸成癈痼
當是時雖三尺童子亦欲捽而毆之卽其人亦
自知其技窮妄怒侍者之失恭踰垣而遁猶恐

其後之療者效則無以解其耻則舉其不已昔者曰庶幾其乎可以無殆三尺童子亦笑其術之淺而家督不察也復召其所舉者受舉者自知其不任而貪其飲食之膢供錢之盛姑應之按其家所集之藥并其熟爲烏附熟爲參苓亦不識也斷腸之草孔雀之毒并下於錯而其人不起矣醫者猶未知藥之足以死人也先舉而皆之術其猛者遂以隕厥躬主人之元氣因幸

而甦家之督宜索遁醫而誅之乃諱其妄信而曰其不任也必前醫而後可恐其不來則先逐其侍者以示其誠幣帛車馬有加恐後前醫者貪其賂知其易與并其答曰之惘假然忘之施施而來曰答之藥未盡善也乃益搆之產之四裔者必重譯而至空青之不足而必責九還之丹玉芝刀圭之玄渺欲以是困之而家督亦知其姑言之也然恐無以謝其家之人益盛氣詬

誶督責僮僕四出以購之購得強半而其意未足不知遠使毙於途幻人畸客致贋物以欺之因知其家督之不任也集暴客而叩其閽矣僮僕竊怒而群議家之老僕亦知其不然然不敢直言姑婉語以諷之而彼醫若知將令之犯越哭聲之在近蹊而求其間矣其老僕又循謹不能捽其髮群僮僕劫於家督之威不敢出惡聲然其主人之德澤浹遠雖故僕之子不識其主

之面者亦怒而欲殺之然殺之其次義也請先已其主之疾欲已其主之疾則先言其致疾之繇致疾之繇不待胗其脉察其色審其聲而後知也益爲其奴者數世矣知其平日受病之故可一一而詳說之此家督老僕與及羣侍者所共知也但食其食多所忌憚其生不敢盡言耳故僕之子不習於法徒知其欲已主之疾冒昧而言之萬一主人悟而悉改召良醫易其湯液

善其針灸雖羣奴碎稚者之督亦何所恡焉
陛下倘不以此言為妄則臣請畢其說今天下
幅員之廣東極閩粤此成周之所不能得南被
滇黔此炎漢之所不能叅而況於他代乎戶之
繁口之盛王者不料民故不盡登於版籍計其
三百年之蕃育損益盛衰之間亦當數倍於開
皇之日地之廣人之衆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且
制度周密外無藩鎮內無權臣外戚宗室寵之

盡其術九夷八蠻服之習於素堯舜復起不能
加之乃一旦屬夷小醜妄肆跳梁如醉奴狂僕
蹻息跋扈而其懼咎畏撻之心稟稟日夕何至
舉天下之羣力合天下之羣策而不能一逞其
意聞將渡河於二千里之外縉紳思竄宮掖震
驚海內百金之士置之何地而苗夷無紀絕律
之兵譬之為必不可衡之鋒銳恃之為保塞之
腹心屈侍從之臣嚴法以調之使崇明狂豎妄

鬨非富鼓蜀中易亂之民禍西南半壁之天下
此臣所疾首痛心搤拳擊案不特廢書長嘆而
已也然此今日之病症耳其所以致病之故
陛下亦問之乎今舉朝知經畧之不任而徘徊
數四不敢即告之者以乏才也語有之天生人
材足供一代之用使必皐夔伊呂者或非名世
之期若欲舉全盛之天下誅一鬨之小醜收一
將之功成今日之勳者豈乏乎哉然而上自元

老下及談士臣每叩其可以任之者彼實不能
很拈也然則眞無其人乎非也患在不知人在
答成平之日皆將畧為麤材宜其不能知也今
三四年以來舉天下之人皆思一可任者凡素
所侈談高步之人莫不引以備諮諏扛鼎技擊
之人莫不薦以備將帥豈曰求之不至乎然而
終不敢舉以任之者非特畏禍也其先不能自
信也今公卿大夫自脫士籍置身班行凡一言

一藝莫不自信而必不肯虛衷屈已何獨以此
而疑之不習故也譬之操鄉音以爲謳旁人皆
笑之而其鄉之人信之不疑習故也今之求將
者若奏元音協律呂雖心知其美者亦以世遠
學墜恐黃鐘秬黍之法未得其眞差之毫釐謬
於千里口是之而不敢任也其愚而陋者方竊
笑之此二者雖有開蔽然皆其眞心所發也皆
不習故也然欲其習唯在　陛下一舉手開耳

人材國家之人材也唯國家所用之但用之不
得其道則士莫肯畢其身以自售爵有宋之制
已重科舉名公巨卿皆繇此發跡然始有西事
范仲淹即議開十科以取士彼亦知科舉之法
所以柔天下才士之氣而非鼓天下志士之術
也惜其時拘於文法不能盡行其意故張元之
流不得志於科第走事元昊以輔成西夏三百
年之業今天下才智之士大半在科舉之中豈

必目不識丁言之不遠者始有瓌材瑋行哉卽
科舉之士無論其已仕未仕當別開一途如宋
制科之法從官保舉臨軒召試縱不能盡因言
以觀行而以今日之事察今日之言較之從經
藝帖括之中暗摹私揣不啻十倍縱未必所舉
之人皆得其用然宋太宗有言拔十得一亦可
以濟今日之謂也如此則眞材漸出而天下之
士大夫知有此一途可以得淸華顯要之職蓋

然而學之不妄費其精神於經義帖括之內此
臣所言別搆工醫者之說也爲今日之急務者
一今天下致亂之道在於調兵夫兵卽人也凡
人皆可兵擇其人簡其壯者兵皆可精非有方
隅之限也今敝敝焉求之萬里之外率一人而
費四人之食使其素在行伍者猶曰習於戰也
今在行伍者必不受調調則羣譟之將師不得
已別募以應應者貪安家之厚恃逃匿之巧玩

得十之三然其爲日近其數不過六千其兵原孱而其將之材亦遜也故未愜於意然回思春末臣至之時空城無雀野燒唯煙較之今日居民四集環堵將盈父老稚額於道勞捽弱迓迎於郊外居然全盛遺風不覺其潸然涕也又一日抵寧遠臣向以此地逼近東虜城大地廣未易爲守姑以祖天壽司版築汪翥司餱造無事則銖累其功有警則可掉臂而去無全力以必

爭寧不爭以自完不意入其郭東來之難民與西發之流民俱塡會於此男女老弱不下數萬此城去關既遠自逃臣炬燼之外爲西虜所拆賣者尚少民因於居易爲修葺度其房屋已幾十七山川之勢本環聚於此故風氣一移生聚甚易此時患難流離之民幷集一城縱使賊來必不敢復驅去以飽西虜之邀截亦不能盡入爲以爭渡於片時則此城欲不固守不可得也

海也但欲牽制之耳今之言是則昔之言直危疑恫喝其國之君臣耳奴無術唯危疑恫喝昔其姦以之揣宮掖驅縉紳猶不足而益以乜之將又安所賴諸臣請與　陛下約若　陛下得其將但使料現在之卒補舊制之虛伍以爲守禦簡其壯者三萬人練之三月盡其術畢其智不能犂建州之庭銘長白之山請如狄山之謝武帝者以謝　陛下若必欲爲附參苓之雜投

而望沉疴之忽愈臣所不知也爲今日之急務三者在　神廟堅持其法不輕以貨殉人故天下皆言封樁富而太府貧臣竊笑之人主通天下之財以辦天下之事非私之也財不在於彼則在於此況以之養士具餉則流轉仍在閭閻非若賞賜無度聚於近幸土木齋醮利在姦黠者比使封樁無積豈遂不足以應之而拘拘焉爲此說哉但恐轉餉無法生粟無術兵乃坐困

耳故私畫數策又竊計之卽欲理財可使躋泰
竭而民不厲何必加賦於民故又私畫十餘策
合而名之曰冒言冒言者冒天下之罪而言之
也當事諸臣貰其言而不能用令兩朝以來事
一變矣內帑所發將千萬矣用之如漏巵如谿
壑得財惟恐其不盡天下莫不疾恨其人但孳
孳爲　陛下言之耳使　陛下知之一二公忠
之士任怨而弗顧則蠹可立除不待臣言也別

有根本之論請爲　陛下陳之遼東戰士月廩
最薄歲不過銀四兩八錢然而兵之困止困於
淺之者令且數倍於茲矣而兵猶困何也蓋天
下蚩蚩徒知衡者所以劑財不知財者所以劑
布粟者也令戰士暴露於外非粟不飽非布不
暖布粟足卽無財而可不困令米之貴至二十
倍於平日而衣裘百貨俱飽射利者之志雖復
倍益之亦何濟於饑寒乎今欲損餉則必先致

粟布使物餘於用而價不至騰湧則餉雖損而
兵可寬然於用然欲致粟帛則必先酌致粟帛
之法答經略以海運必不可成欲以車牛數萬
自山海涉千里而陸運至遼陽故臣爲人運說
以駁之幸餉臣堅持其說海道遂通自右屯至
廣寧陸行者不過百餘里經略復欲車牛數萬
以運故臣復爲近運說以駁之此陸運之弊也
然其索車索牛者卽索兵之意以困朝廷耳非

眞欲得之也令而後庶其免矣至於海運之弊
驟聞之亦使人舌喬然而不能下疾聲大呼請
王府之儲金而使姦商船戶人得千金之破冒
又佯爲漂沒以掩其不足之米此何說也宜與
之法以械督東南之漕粟而任貪弁賤胥易以
泥沙幸而至者使蒸濕臭腐於海濱此何說也
酌量調劑一幹吏之事耳而朝廷之上未有念
及之者是使推鋒冒險之士進而死於敵退而

死於饑也有藥而不善炮製禍要烈於無藥爲今日之急務四此皆致病之繇所宜急攻而善治者唯 陛下留意然猶其後也其要在於主人之意志主人之家亦不背矣而其家之督專恩而復容雕家之老僕顧忌而不任事羣僕畏督而不畏主者以主之志意未清明而賞罰未決也故未病而事事失調以至於病病而逡巡延挨以成不起若脫焉改撫法之所行始於強

奴悍婢賈之所及不爲讒毀沮疑節敏篤之僮授之管鑰雖困頓床褥之間而精神察固視聽無滯然而病不已者未之有也豈特已病苟且可恢其家光先人之業久久而嫻於養生之術久視長生其延年益壽之法猶可傳之子孫庶遠灝溢雖雞犬食其丹亦可上昇況如臣者其故僕之子哉而今之姦醫即經略熊廷弼是也今之家督即閣臣劉一燝是也今之老僕即閣臣葉向高等是也今之羣僕即台省侍從諸臣是也 陛下之爲主人者不亦危乎臣祖父事先朝臣雖賤然齒未三十科舉之學頗妄竊時名臣頃以棘期至京師復見擯於有司偶所著兵家書成當事諸臣有欲破格用臣者臣以陛下之志意未定改轅易轍之事未施於時即獨將臣臣不能効其尺寸況國醫盈座若醉若狂草灝之醫安所用其喙故力辭不就疾驅而

歸然臣猶故僕之子也義不能忘 君欲懷忠入告者屢矣但見末世功名之士每因言以自售此陳亮之所以義不受官疾渡江而歸隱也然亮終不能忘其君故數年之後復有所言但宋事雖壞而和局已定即從容擻戱未見其害有如惡風癱瘓縱復寬治亦未即死今國家之事在存亾呼吸之間臣已歸隱必非炫世自售之心何嫌何疑不盡其所欲言以冀 陛下萬

一之過聽至於禍福利害臣籌之熟矣先臣有
言譬如傷寒七日不汗豈得生乎卽以處陳東
歐陽澈者處臣臣甘之如飴况如陳亮之笞掠
囚辱乎唯　陛下以大有爲之主而當大拂志
之日倘待　二祖　十宗默啟聖衷臣死且無
恨臣謹甘死竢封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

卷第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一

總序

自中古以來治平少而戰爭多戰爭之日久則餽餉愈不繼而勢大弱增其聚兵也愈衆以愈不繼之餉而供愈衆之兵故民徵於野民徵於野故耕者寡而粟不生粟而生則其爲餉也始絕故昔亂者資糧於所聚漢高李密之所以據敖倉也終亂者資糧於所生魏武之所以屯許下也未有倡大事守大基而不先務於足食者倡大事而不先足食此黃巢之舂人爲資糧行天下而終以盜死也守大基而不知足食此唐之後裔衣珠玉而死者累累也今天下無合聚之粟足以活百萬之衆而有合聚之財足以生姦雄之心財者緩急不足以自救而徒使天下

之貪子女玉帛者思以是爲餌令邀事方興兵
益至二十萬餉歲度至八百餘萬始也粟猶足
以生人而財不足以生粟今財益詘而粟益不
繼粟不繼是自斃之道也而度遼之地不能驟
益食二十萬之衆則其勢必取之餽餽非財則
不繼餽無法則亦徒費費不可已而度支搯費
之道以入孔之大者阻之小小則不足以紧而
反以塞其源以入孔之小者濟之桼桼則不足

以生而反以敉其亂甚至以堂堂之　天子而
敎吏以貪全盛之天下而搜乞如丐是爲臣子
者之所疾首痛心而不敢不言者也軍之資不
特粟藁也而粟藁爲本請言屯種屯種者其爲
力易其爲利溥然不可以猝求也請言餽餉今
議牛議車所費累百餘萬而水運不與焉是以
一鍾致一石也故有簡易之法可寬民力兼可
足民財不可不講也大軍與百費具事猶不可

知內帑不復出且出而亦有盡之流也民力億
矣而天地自然之利國家廢弛之法豈無修之
而可以裕國者乎儒者曰不取於民而用自足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此言似是而非也昔有以
年饑大興佛事廣爲營造民以不殍者夫損有
餘天之道也然使以官府之威令脇之以分賑
則其事必苦而其力必不合此小可以喻大也
況姦宄之徒犯國家之明憲今以塞其弊弃以

安其人較之取輸租之小民斷有異也況甚有
下受其益國受其利行之百世而無弊者乎其
安可不講也然濬其源不如節其流今國家濫
觴之事不可枚舉而徒日夜憂貧何異晉梁子
弟不知生產豢奴寵婢恣擅奢靡而獨攢眉慼
額日事俗乞乎是更不可不講也雖然講者爲
難而行者更難講者曰吾儒者也而甘爲聚歛
之臣將以毀名將以賈怨夫怨盡臣之所不避

也特不能忘者名耳夫苟果浚民肥己聚財禍國而以逢君土木齋醮淫蠱黷武之惡則誠不可使必欲避其名而坐視國貧始以夷癸之呼終以內潰之禍坐見胡虜長驅宗社腥羶亦何顏施衎橫襟而稱儒者乎然苟一人焉冒焉而言之非有轉石之難也獨任重臣買禍國法變爽日漸一日垂四十載今以 天子之明詔反不如一丞尉之頤指而何以來吏姦撫民志此

君相之所宜加意而爲臣子者之所終疾首痛心而不敢言者也

屯逋

逋故有屯田二萬九千二百餘頃額數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餘石是每項得糧八石餘也國家之制屯糧輕重不等而大率地或三頃或五十畝爲一分每分除正糧十二石外復收餘糧十二石今逋之獨衆者以其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三百八十餘頃今田增而賦不加耳則是本以五十畝爲一分也今愚以救變與御常異以法計之今逋之屯卒額應將三萬人當驅之任城守餽運之事以其田別募民屯之昔鄧艾屯淮南北以四萬人之耕而歲得粟五百萬斛是每畝納糧一石二斗即宋官田之意也以逋之膏腴幸歲之不災亦可得此則是將三萬頃之地而可得糧三百五十餘萬也縱不可得得其半

亦近二百萬二百萬之粟可以飽二十萬之士量稅其芻可以飽十萬之馬又何待轉餽乎苟曰開鐵之失地多貴逋廣之拋荒不足以補之其屯士之改他役者不出二十萬之額不憂無食也或曰稅得無太重歟吁是何不思之深也每項六十石較之正餘糧二十四石僅倍而復半也較之五十畝爲一分者僅五增其一也民得不應得之田而納此其豈曰酷徵李中丞植

屯新闢之田而所得尚浮况久熟者乎量其餘粒猶可收糴以備他需夫以千餘里之幅員而募三萬家之耕寧無應者民耕以養軍軍與民並利故曰其力易其利溥

人運

人運之法自古有之見於史冊則始於元人董摶霄然欲以摶霄之法行之今日則必不得之數也摶霄議海寧之運其爲士募其爲道近以

軍運軍足所需而止今東寧一道法未畫一姑以經略所言二道言之遼海約爲里二百四十海蓋約爲里二百一十經略議一歲之費爲米豆一百十二萬石而其費至五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兩若車之敝牛之倒易袋之弊俱未及也如此則莽知議人運摶霄之法每里置三十六人人分十步日行五百回則是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

摶霄之法袋爲米四斗則是計其重不過五十斤也匹夫之力其最下者亦可倍之倍之則每里置一百八十人而日可運四千石矣計二百八十日而可運足一百十二萬石之額人給米二升使其半自膳半膳家則每里日費米三石六斗四百五十里日費米一千六百二十石積二百八十日費米四十五萬三千六百石而足矣遼之人必食遼之粟今官發四十五萬餘則

民間餘四十五萬餘也增四十五萬餘之糧則價必平以之收糴不必三十萬金車牛一無所用惟布袋不可已約計四百五十里日行五十六里不過八程倒換之間復加一倍如經略之估不過八千金較之用十五萬者其省亦半且封識堅固及庾而卸可以免易袋之弊竟甦一帶車不能行議用馬馱爲費更大人則不必馬矣但說者疑人不足耳不知運車夫已議三萬

人而刈草餧牛公私雜役不與焉今以兩道之廣所役僅八萬一千人分朋設食三人可以供一里則雜役不過千餘人何憂不給哉經略之議車夫日給銀三分每歲止運八月其餘四月閒於其間竟豈能舍而他業則是每歲得銀七兩二錢也今斗米值一錢七分則是得米四石二斗三升也何如以二百八十日之運實得米五石六斗乎愚知遂民之樂從也況人畢車牛

可以更班可以代替寒暑無間所阻者大雨雪耳歲不過三十日則多五十日之運可以得二十萬石以備增兵之需若夫芻亦可準也每束十五斤人可運七束置人如運米豆者之數則爲日二百二十七日可以運足八百萬束之額其爲費不過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石較之經略所估五十三萬七千九百兩相去不啻一倍人不足則寬其日人有餘則促其期費均不加也況省五萬八千之牛即可餧五萬八千之馬今遼右之養馬計不過五萬何憂採辦之不足即搭運之費猶可減也大約財可暫益而粟不能驟增祗以其地之粟食其地之人轉移之間粟不窘而費自足無車敝牛倒之虞無內地收辦之擾夫享餘粒市得價平外漸增其積粟內漸減其採草故曰可以寬民力足民財

錢法

國初禁金銀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錢法至善也自汚吏不便於行鈔故鈔法日廢而民間有換易之苦水火之苦故亦不甚便有收課者漸改鈔而爲銀收者爲銀則用者愈阻遂爲一貫之鈔法値銀一兩者而僅折銀三二釐不等商課日虧官祿月薄而　祖宗之良法盡矣夫金銀者產於地人得而私之鈔者製於官唯上得而增損之以天下之手毙天下

之命道至順也然大寶不可以獨擅重利不可以獨居故以國初之法令而終不能得之於天下故可知也然唐宋之際天下多事甚於本朝而猶不至甚貧者以行錢法耳銅之產多於金銀而錢之法上猶得筦其權權在則利存焉今錢法非不行而行錢之地天下十不及二私錢之廣百倍於官官非不知鼓鑄之利而苦於銅之不繼不知銅之賤一買於器飾再買於私鑄

耳今縣官雖議加鑄而涓滴不足濟慨以舉一政而可措天下於富者錢法是也今言加鑄者莫利於南京試以南京之法準之每爐七人盡七人一日之力可得錢萬文每千錢爲銅九斤斤價八分共爲價七兩二錢人給工銀五分爐給炭價二錢共費七兩七錢五分而可得錢萬文如國初之制每千文值銀一兩則是一爐之鑄日得利二兩二錢五分也如國初之制每布政司各開寶源局大約兩都之局可置千爐藩司之局裁補之間不滅五百則是舉天下之大而可共得一萬三千五百爐也每爐歲鑄百日即可得錢一千三百五十萬緡度其餘利值銀三百三萬八千五百兩宋時二十六監永通一監歲鑄八十萬緡他可知矣銅之值不等以南之賤補北之貴召商責辦所去不遠苟非官商而攬易銅者殺無赦銅非一種俱可兼鑄故唐

宋之制禁不得他用至王安石鑄鐵錢弛其禁而錢法遂壞今當修復此法命見用器飾自鏡金樂器古代鼎彝外俱勒上之於官每淨銅一斤給錢一百二十文有故匿者沒其家以半賞告者所收之銅加之鉛藥所費尚不及八分而民間除鏡金樂器聽錢局帶造市易餘以錫鐵代之無所不便品官之應用銅者亦皆爲改易銅屋銅像叟屬不經先銷之以爲民望有私[illegible]

者朝報夕誅没家賞告亦如匿銅其錢之式如丘文莊之議改而爲篆尤可一新耳目其錢之名當改爲大明通寶使萬世行之而無新舊之阻天下舊錢使上之於官古錢計如銅之價私錢銷淨銅而計之本朝之錢以十易五萬曆之錢以十易八京師錢貴之地稍爲通融則改鑄之間亦不加費收徵之法盡棄銀不用民不得不易錢以應上則民間交易不必盡禁金銀而

錢自不得不行錢行之後漸如國初鑄當三當五當十者以便齎發一以銅之輕重準當之多寡而工價猶可稍省爲此法一立則有司不得加火耗令吏不得賚滿藏猾胥巨窩俱難爲奸成色不分三尺雖欺一舉百利莫此爲甚惟轉運之間稍須人力然費小利大古行之而無害昝宋末兵興歲加民錢七千二百萬緡苟求七千二百萬之銀則今京庫十八年之供也雖唆血敲髓何以得之唐宋所以不貧之故可以得矣故曰寒一政而可措天下於富者此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終

卷第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二

屯田

養軍而不困民法莫善於屯田國家原額屯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餘今所存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餘然增損不一在南京衛所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

東廣西山西萬全陝西雲南遼東則有加於舊舊爲額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今爲額五十九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共增三十八萬二千四十四唯在京衛所江西四川貴州則損失舊額舊爲六十八萬八百四十五今爲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共失去六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七內四川失六十一萬七百四十一其最多者矣舊之養軍自京衛而外共一百七十一萬四

千三百八十三今之養軍爲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九十四箇之屯糧不可考今之屯糧爲四百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五石爲銀九萬三千六百十兩除京衛外尚有糧四百十五萬五千七百四十八石爲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十三兩京衛之軍向以其籍考之先臣奏議大約爲四十餘萬南衛之軍亦不可考大約遐鼎以後爲額一十二萬而京衛屯田舊額不過六千

三百三十八頃南衛屯田舊額不過九千三百六十八頃即如舊制每分五十畝收正餘糧二十四石則京衛亦不過三十萬四千二百二十四石必不能供四十餘萬之衆即南衛之四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石亦不足供十二萬之衆其取給於餉道也明矣若夫外衛則不然雖曰爲分不等或百畝或七八十畝然以南衛之法准之每分爲一由每由四貫損當有七八十畝至寡者亦爲六十五畝則所寬餉寬於分之內而非分有差等也故會典三十五年始定科額每分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科額定則糧可准矣屯之衆雖曰三七四六二八不等而大約爲三七是以三人耕供七人之食也耕者授衆多故得十二石守者授衆寡分得五石一斗四升然此數似不足以養且嘗總計之外衛箚田八十七萬七千八百十三頃應得一百七十五

萬四千一百六十六人耕也盡驅其軍爲屯軍亦不可遍況三七乎蓋以四川之屯田爲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而軍額不過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必不能人耕四十五頃之地今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法不可考姑置此全揭則箚額止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八項度其糧尚有一千四十四萬二千八百十四石除正糧外尚有五百二十二萬一千四百十二石餘除

三分屯種外尚當有二百二十萬人亦非每人四石三斗餘之所能供也然國初之時不聞有轉運之粟以養軍則所以待軍之法通縮之故俱可想也今折米之銀大約每石三錢則今之額減餉之額度不過九十萬今之軍餉餉百二十萬之額加不過將十萬餉何以不加派而自足今何以西北歲益年例四百萬東南歲有募兵之餉派民徵商倍鹽種種搭辦而不給竊嘗

思之非法之弊而行法者之弊也屯法之壞一壞於餘糧之免半洪熙行寬大之政命免餘糧六石是捐其半也是時大臣違道干譽不能為經遠之計夫舉天下之軍籍食於屯一旦失其半何以足軍國之需再壞於正糧之免盤宣德十年始下此令正統二年率土行之不知正糧納官以時給之可以免貧軍之花費可以平四時之市價可以操予奪之大柄今免其交盤則

正糧為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為固有之私典賣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於此今屯糧日虧徵發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則倍徵而不以為苛難制者軍遂棄置而不敢問非法之平也況取者已竭亦將為不可誰何之人兼軍受其貧而豪右獨專其利乎歷朝以來皆知修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疆界難清豪強難抑徵催難整耳愚以清疆界算如

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故相以丈量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算如撫貧弱奪不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衆心得而禍不可熾矣整催徵算如調屯官令各督其衛恃為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等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盤之制即以今田等之量其入可得粟三千一

十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十之三尚可得餘糧一千五百五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今京軍額不過十二萬南京軍額不滿四萬盡補天下失伍之額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其聚大半足以養矣截長補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歳有兩歳之支苟足九年之蓄則繕險治器皆可取給更以其餘設預備之倉補饑荒之缺軍

有餘食民無暴取野無棄土國有積儲雖井田復興內政復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向抛荒者未免有牛種開濟之費在邊外者未免有築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卽所以修邊開濟乃所以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兼行錢法取之裕如不足煩當宁之慮也若夫齊魯宋衛秦晉燕趙之墟古之膏腴今爲瘠鄉民惰土荒以至於此因而開濬敎導使如江南無三尺之墮農無尺寸之棄地不過五年可使富足此愚所竊嚅而未敢深言者也

鹽法

今天下之費仰給於鹽者踰百三十萬而其法則敝壞極矣淮鹽近設綱法課得無匱然救本之論不存焉愚按劉晏理鹽始於四十餘萬終於六百餘萬其意培益戶口爲主故數年之閒而頓益至此法日密而戶亦日廣也今鹽課雖

益於國初然益於課而不益於引卽引有餘鹽亦增不及再倍而岌岌乎憂引之不盡行豈戶口猶復如故耶今藉上之故額雖不增而民間之損益可槩見試以一家計之昔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卽以十家之盈縮通計之昔爲口幾何今爲口幾何恐百倍不止也夷吾之料鹽也諸君吾子各有成數昔之口不能兼今之食今之口不能分昔之食所易見也而課不加增豈

有他故哉唯私鹽爲之蠹耳今天下之鹽淮居其半浙次之按天下戶口之衆流寓之廣財賦之自出孰有過於浙之杭嘉湖寧紹甯幾之蘇松常鎭應天淮揚者然此十二郡者無一人食官鹽官鹽之引僅銷於他處縱多方強之百不當一使驅此十二郡之戶盡食官鹽其所增引當不啻數倍况私鹽所行之地不特此乎然拔難絕者私鹽絕私鹽之法莫善於國初莫不善

於今日今江北之鹽困載至江南利卽四五倍而欲恃區區整飭之道游徼之卒而懲一警百必不能也國初量丁派鹽每四百斤官付工本米一石苟有餘鹽官復每二百斤給米一石收貯候官賣有私相交易者罪絞不赦後官不給本聽商自爲買聽商自爲買而復禁其私易法不能也歲出餘鹽官不爲收而使其坐視厚利而饑死又不能也故寬其罪爲納贖納贖則

法不行而禁無及矣今議者爲私鹽之不可絕者三一曰巡禁之難密二曰鹽徒之難處三曰工本之難辦愚以爲皆不然也夫塞水者塞其源撲火者撲其發欲巡禁於江海之際則難欲綜覈於產鹽之地則易今苟嚴爲科條設官於鹽場禁其私相貿易則鹽無關出縱欲私販亦無從也昔劉晏設官止設於產鹽之地而不設於行鹽之地卽此意耳鹽徒產於海濱恃爲常

業然亦法令不行轉相効尤故日滋一日今江海巡禁稍嚴此輩卽惴惴而恐苟有安身之策豈必爲此而快彼生長潮汐之間熟於水鬬之法蘇爲水兵天下莫敵今若得其要領選其精銳授以沙船益以火器御以能將使爲江海銳師此輩既有所歸則後起者必寡法令既密前無厚利後有嚴誅自安田里不復獷悍矣今商人買引之外仍貲買鹽之本今官自買賣則發

商之時仍不失價不過轉移之間耳但商人已困使之先納買本法必不行且納亦不廣不足以盡收餘鹽唯能行鈔法則商人買引勢所必需即就運司鼓鑄收其餘利足爲資本竈戶有鹽不過求售今削場定價使不減私販之利豈肯冒必死之禍而爲無益之事哉私鹽不行則官鹽自廣然後加設引目縱至十倍豈憂壅積然後漸復開中之法兼行納價之規度天下之

利尚不止千萬豈慮此區區故額哉至於清理竈戶草場查還行鹽故地亦　祖宗之舊制而修復之善法但竈戶貧而今富頗有餘鹽私販非無柴草失煎行鹽之地此盈則彼縮使得各絕私鹽不患虧於舊額但行鹽之地價不可不定江廣之間日爭毫釐不知小民所食有限如會典食鹽之料不過月食鹽一斤斤增二釐歲費不及三分至於巨室食止累百計其所費

亦復幾何故稍昂則無損於民稍虧則商人立困是安可不權其輕重哉

稅契

有契必稅國之典也且百而取三政不爲虐可以杜紛爭可以清詭寄立法之意非特足國而已也今日就廢弛民間契書十無一稅即有稅者亦爲邑令侵欺百不解一近議改用府尾亦無間遠今欲清此弊必選戶部司屬巡行天下

明告中外有不稅之契原主能告者即以給之被他人或親屬告者半入官半賞告其既稅之後有敢告回贖加價者如所告之數而罰之官爲理者寘之重典其有僞契告稅者全家遠戍沒產如不告稅者挨戶逐里編爲書冊總其家之契計其價之多寡註爲一戶應納之數印納之後每契尾以使者印鈐之仍備列細數造二冊報部部降一單仍細列其契目印鈐付照其

已稅者仍稅其三之一並列單內以示整齊其册一留部一頒各邑懸示鄉市有鈐尾而不造入册者許人告沒其全家之產以賞之使者詞無赦有司不以聞者罪如之如此則事不勞而弊不生自此之後限交易十日即告縣納價歲終報部降單懸示賞罰一如茲法則利入於官而權統於上不肖之吏無以滋其弊刁頑之民無以容其奸宄必法行自貴宗室品官有抗阻

者沒產之外加以重刑則睫下所得不下百萬而歲入亦不下數十萬取於民而不擾孰有甚於此哉

度牒

國制僧道無度牒者問罪還俗此自有釋老以來未有或廢者也故崇奉釋老之時有歲度至十數萬者未有不度而自為外教之民宋時度僧費重故張循王之招義兵以能招五十人者給一度牒則其值可知本朝不過納銀四兩而已而有司因循苟或稽核今合計天下之僧道有度牒者百無其一今當特命使臣齎度牒遍至郡邑嚴為清釐免其半價以常任者屬之僧道錄司行腳者屬之叢林主為之令曰有踰月不上納者謫戍邊左如此則能辨者必不敢緩不能辨者亦必有為檀度之人苟有終不奉令者使之還俗可以省游食之民可以補戍伍之

缺仍嚴行關隘市肆叢林有無度牒之僧道至而不留者坐以死其有蓄髮而稱行者亦必得行者之牒其價與僧等則姦無所容而法可必行矣或慮其囂亂不知費不加而事易辦寧蹈不測且各有主者責有所歸豈至紛紜特或以因果之說惑衆耳不知歷代崇奉者尚不廢此法況本朝禁例森然而任其明犯乎能舉此無論半歲之中可以得數百萬之餉而修法明政

亦王道之大也

榷茶

國家榷川陝之茶所以易馬榷南畿之茶所以專山澤之利而浙江河南廣西雲貴不足當南畿十之一國初之制川陝上引六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給引買茶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陝茶令課五萬餘斤川茶榜課百萬斤使金牌之法不廢折色之說不

行則上馬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大約二百四十斤可以得三馬歲所得馬萬餘匹私茶不行不得不仰給於我馬之不如式者我可以拒而制其命茶收如制亦無濫惡以生戎心度其歲出何啻數十倍一准南方國初之制每引百斤納錢千文每縣六十斤納錢六百文其所入何限卽如南畿額課六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四兩也國初納錢利仍不失後使納鈔鈔廢則坐失六十八萬之利矣今名存實費國家竟不得分毫之用販賣自爲不知官私之制使國家已行之法坐視而不知修復徒欲開利孔喫民膏可悲也今以茶價准之每斤貴者一錢賤者三四分在貴者不過十而取一在賤者加一於民而亦不至病故制法之善莫於不辨粗細但秤斤數今按楊文貞茶法論謂南畿之應天常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杭州湖州嚴

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荆州四川之成都保寧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之地今若嚴爲修復私茶之法一如私鹽覈於始事之時量推　聖祖戮歐駙馬之意重加懲没使必納課而後給引銷量分其地每省直特命能臣一人專督其事度其歲入豈止數百萬夫茶者人所必需必需則上得制其榷茶者又人所竅需

寡需則量增其價而不為虛國初之禁止嚴於南直故南直之課遂至六十餘萬其實他省所出亦不𢾭少昇平日久種植日多今再於産茶之地特設監禁之官更行天下重懸私茶之賞則商販之徒不損於已而可免於不測之禍孰不樂從哉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

冒言下

卷第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冒言三

榷酒

漢唐元以來無不榷酒者宋至以京朝官監之其法弛於本朝意甚善也然度古者取利之道國家已講求無遺近且議及南畝增而復增顧獨置此使能盡捐利藪以惠元元則建元弊政

設不宜講今既不可已而苛求於力作之小人則不如從榷酒之制酒之利大約可以倍倍之利上不欲下專之示民有節也且秋多害農先王以爲干天和今釀酒無禁民衙廣造家有五斛之收傾三之一以事釀官庫不設私坊自多京口洞庭之商賈獨專其利行天下幾半兼之村肆濁醪遍布鄉里小民易沽往往致醉損穀害農敎酗啟鬬莫此爲甚今宜一準宋法其縣

之大小置庫之多寡隨其地之所宜以爲釀造分別高下數等以便貧富交易大坊小肆各販自官給以引照有私釀者罰無赦有假公引而兼以私釀者罰無赦且沒其家以賞告者答簡雜以淫具一言解先王釀具之罰世傳其語然止可爲一時諷諫耳今必禁絕釀具使上之於官庫官給其値官庫足則焚燬之有告者必以釀具爲左証猶私鑄之有爐也麴蘗造之於官

庫私造者論如私釀告之賞如之凡爲禁者必禁其源源清而流自止量給鑄錢餘利以爲官庫之本特設官以監之度一歲所入不下數百萬宋皇祐間歲課至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餘貫其左驗也又可以省秫節飲益儲教敦但處置之始須得宜耳是在行法者而非法之所能該也

市舶

宋時歲將百餘萬取之市舶而是本朝設三市舶司而不嚴令且裁其二矣閩廣之間量抽兵餉然入於吏者百入於國者一浙直之間明禁通番而暗多出洋搆亂興非其繇於此大約中國之所需於外夷者勢不可缺外夷所給於中國者亦惜不能已今禁之嚴則相率而入寇弛其禁則闌出禁物而莫可窮究且廣之南海閩之海澄每船出洋吏得其常例數百金回船之

日唯恣其所取何不一課以常法量船之大小使納二三百金以至千金又量其貨之價値如鈔關之稅而稅之及其回船分其十之二以資官蓋通番之利不重則人不往太重則人競往濱海之民既專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從而慕之故稅其出稅其入而不爲苛船戶之稅即鈔關量頭之意番中分利船戶獨得其半故其稅宜重又於浙之定海窄浦南直之劉河海門增

設一官一如閩廣之制但各官俱宜選才而清
者加之崇銜重其事權不可復如提舉之例再
設一重望大臣總其事使血脉皆通不容互隱
則不惟歲入百萬可以資軍國而私販不容姦
人萑莛蒲清海何不外此也

肆稅

古人稅什一所以抑末也今行商有稅而坐商
無稅是教天下以逐末不啻驅農爲賈不止也

是取於農者有加無已而坐商獨不問抵以典
當鋪行供有司之誅求勢不能重取故特寬以
自肥非法之正也今宜通行天下除窮鄉小店
徒步挑販不稅外其有開張鋪面坐地致利者
大自典鋪布行下至零易屠沽較量其本每三
十歲稅其一苟有低昂不公或市恩而不徇公
家之急或苛求而以歛百姓之怨者皆以重典
殉之敢紛擾唆說以抗上者罪亦如之士官之
家旣取利於民槩不從優免稅此之外苟有復
立鋪行名色責之供辦勒以官價者亦從重典
如此則商賈樂輸而歲入不下數百萬近有勸
储資庫之說此末世弊政所得不多而爲害滋
甚且百賈之中獨稅其一必有不均之歎可以
濟一時而不以爲苛可以爲常額而不以爲酷
無便於此者也

蘆洲

近建議者欲清南京太僕寺所隸草場地六十
萬頃命畝出佃價一兩使此法能行則可得銀
六千萬利莫大焉然而不能也自馬草均派於
田畝民間已忘其事故江北尚有名目而其田
本賤佃不過數錢豈能頓增一兩江南田貴易
增而竟莫可辨析苟欲徵其價必至於灘派此
教之亂也愚以爲蘆洲一項可以此意行之今
沿江一帶田之利微洲之利重故洲必歸於豪

勢兩豪相爭累年不止且甚至逞戈結營白日殺人而官不敢問祇以不煩佃價辦課輕微而影射易滋故不惜身命而爭之耳今得爲之令曰某處某洲若干畝聽每畝納價若干不論業主佃戶能納者聽既納之後永爲世業舊業主不得爭民縱出佃價其利尚浮於田必爭先而納舊業主家能辦者唯恐失其利亦必競納不煩催督而可以得無限之貲原其本始皆繇白

佃未爲奪其所有既納之後永無相爭之端縱有新增亦必遵此不得以水影微課先佃爲辭利滅事平爭端少息亦致治之權也計蘆政分司所轄見爲畝三百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如往年小試於如皐等處每畝納四五錢不等民無不樂從則分等量入亦不下百六七十萬可坐而致也若能命一幹官嚴爲丈量度其隱蔽不啻一倍上而川蜀亦可倣行數百萬之利拒

一使者得人耳辜集民樂又何患焉

內侍

按會計錄天下之所入爲一千四百六十一萬而入於內府者爲六百餘萬其爲金花籽粒銀不過一百二三十萬而絲綿絹疋蠟茶顏料則將五百萬頃餉臣請改折一歲而　陛下不許豈以內供不可缺哉然在朝之士未有爲　陛下言其故者　陛下安得而知之愚竊痛焉今

陛下有鬻貨之名而礦稅既罷以來實未嘗橫取於外不過損抑內豎使以孝順名目日端進貲苟不能承旨則加以嚴刑或有亾故藉其所貲耳然而內帑之充牣已亘古所無矣夫內豎自刑入宮豈有私財自東厰之外不得與聞外事豈能雨粟生金以供上之取哉不過刻削內供甚至陰爲盜賣恣其奉養之娛足其子[illegible][illegible]業以其餘應上耳夫好利者取之於外求之[illegible]

入未聞以所有之物聽其恣盗又從而取之徒以聚衆怨失令名何其拙也　陛下天縱睿聖特未思耳而羣臣又弗言徒日夜請內帑　上曰內帑者非取之民民之脂膏非縣內帑而竭非取之有司有司之庫藏非縣內帑而虛司計者曷不圖之所以萬請而萬不應也今若爲陛下言致財之縣則一檢核之間而姦弊一無所容兄所供需量爲改折則可以應目下之急

清其弊源無使冒破則可以歲損數百萬即明入內帑備不時之需亦無不可何必宛轉其事而坐受其弊哉此清源之大者也

宗祿

蓋天下之供輸而不足以待無已之增者宗祿是也國家之制親王郡王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凡八等其祿則萬石二千石一千石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石以爲差宗女則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凡五等其祿則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以爲差在國初之時藩封雖多而子庶有限姑給之而不以爲煩且田產之禁例方嚴百業之利澤不及少給之而慮其不足故有不得不然者今按甲辰乙巳間玉牒所載已六十萬位十年產一子蓋見在者不下四十萬位而藩司難供借軍糧儹屯粒猶慮不給況加之以軍旅之事百費具興而不

億孫子方有加無已勢必不能供不能供則必召亂俟其亂而後圖之欲加派於民則民之亂愈甚欲開其禁而已之而驕悍之氣已不可復制矣今多設藩封之地歲與官司爭祿官不得已而應之剝軍削民圖便其一身之事朝除夕遷豈暇它慮哉今天下多故事變之出正無窮已不豫爲此杜非策之上也天下志士私憂竊歎而不敢顯言者以其事重大耳恐以不極言

之則其弊不著不極行之則其禍不滅令宗學已開駸駸有登仕版之人功令稍弛四方時有出遊之徒漸置田產或營商賈較之立法初意漸滅已盡而且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其祿已薄加以扣欠所餘無幾而猶迫於舊禁事多牽阻何不因其俗順其情爲之令曰親郡王給祿如制輔國將軍而下仍受爵而停祿願從文武二途者告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

司文入黌序武隸武學則各從其服選拔升除一如常制苟老而退倦而已病而不任者聞之親郡王親郡王命長史教授聞之有司歲終類題復其爵如故其有置產出游爲四民之業者俱不禁苟有犯科條雖不加刑亦不得槩從寬政使不擾於民而法自不干如此則向秀皐鼎疊見於時分爭鬻亂先杜其根而歲省宗祿數百萬令各省合計現發之數豁入於司農以供軍國之需不特足國而且足民夫體 祖宗培植之意杜將來無窮之憂開二百五十年久鬱之氣足國家億萬年天府之供一舉而四善備焉非 人主毅然行之安可得哉嗟乎鎩身可殺而鎩計不可待假而行有湊噬臍千古之鑒也

驛遞

今天下孰不知驛遞之損上疲下哉然卒不得

以遞者其弊有二欲如立法之始非特旨不馳非公差不應則士大夫無異於服商服賈之人而羈旅之不堪長夫之擾民勢不能已此故相之覆轍其弊一也欲如近年寬假之議疏其節目廣其額例明給於縣官而不得睹假於交知法至善也然撫按之額給有例不能一其權於始而欲禁其假於後不可得也其弊二也況一而支十一固不足十豈爲法所當更以實數也

揔合之外加以私牌鼓吹胥皂無益於使客而實損夫民脂萬不可缺何不量填揔合之中使不得增而仍任其妄求也憣往來之勞故稍民脂以應之猶爲可也既足其用又使折乾謂之何也然此流弊勢不能禁何也撫按藩口於齋奏士大夫各憣其體貌苟非　君相持之堅任其怨怨不任則法不可行今宜爲之令曰撫按一應齎奏詞發差官差弁止用馬牌其所發揔

合必監司郡守之公事本省士夫之補官始許填給而於劣處罷歸者量爲停之以示厚薄歲終報部繳其餘者委一司官專督對驗其撫按符驗夫牌等項槩不得行馬牌自四馬二檟之外槩不得應坐馬憣馬等弊槩不得公開循環有不遵者坐以重法法及數十人而天下肅然矣今天下所設館二驛千三十六遞運所百四十六計歲所省豈止百萬而甦馬甦夫所以寬

民者不與焉此非有徵派之苛詈擾之慮絹削不令之數也徒以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莫肯窮究耳使士大夫唯便之自圖而欲責武弁之侵下內豎之盜上頑民之抗法姦胥之舞文必不能也故愚以欲理財則必先塞其流流不塞則漏卮也欲塞流必先自士大夫始本不正則末不端也士大夫律已之外所費於縣官者算其於驛遞大不要則小不必問也而又曲爲之體

覓爲之倒徒以塞無名之假脩無益之科求經已之折乾而稍抑罷斥之流以示朝廷勸懲之意儻亦法之平也苟猶藐上而不遵任私以爲恣恩可自已出則謁選上公車者無不乘傳而呼是詐冒也威可自已行則無用之頭踏加倍之夫馬而毫不爲憣是故虐也勢有所可乘則明知下人之暴取而欲以張已權恐以拂下情是代爲姦也利有所可藉則以堂堂　天子之

命吏而較錙銖於窮驛充囊槖以自喜旣非常
祿又非特予是身爲纍也士大夫縱不體國亦
何忍以不淄之軀而自踏於非義之地哉亦不
思耳
嗚呼理財於今日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夫創業
之時民鮮而法重事變而志不寧民鮮則仰給
者寡今益一人有一人之費三百年之培養其
所益何如哉法重則壹一而易行吏不敢以爲

難民不敢以爲苦事辦而陰益於下者多矣令
吏者所以承上而布下者也一令下先聚而議
其非無必爲之志而有必成之事道所不裁也
民安得不愈玩乎事變則常動動則易乘格常
則常靜靜則難搖上修一法曰故然也而民舉
目前之事以爲故然有所利而不知恩有所節
而遂以爲虐子不聞父之事弟不聞兄之事十
年之後不復記十年前之事唯以其便者曰故

然安得不抗上乎志不寧則慮常變故開闢之
初如洪濛之始曰耕則耕曰織則織曰鮮食則
鮮食曰虞工則虞工耳今人有恒業安而不遷
導之以利而益之以勞寧不利也節之以安而
損其所便寧不安也下以此梗而上何以令下
乎此四者當今之大患也然我聞之聖王亦因
時而已必欲以守成之日而行創業之令則三
王而恭五帝之事必不能也故愚雖迂不敢言

不易行之事不敢言不可即行之事今之急在
於遼遼可辦遼而內擾不已故言遼屯屯須秋
獲而春夏之餉必取之饋令車牛紛紛外益賦
而內將變矣故言人運不唯省數十萬之金錢
而可平一時之米價倘能小試之而坐收其效
者此也然天下有大利萬世有成法置而不問
徒欲取給於內帑無論內帑不即出出而竭何
以待之故曰錢法曰屯田曰鹽法曰稅契曰應

牒曰榷茶皆修明往憲而一利百利者也曰榷酒曰市舶曰肆稅曰鹽洲皆酌量時宜而可永垂後世者也曰內供曰宗祿曰驛遞皆塞流以固源而救時之大獘者也　君相苟加意焉於富強何有乎儒者類重仁義而薄富強夫不強則內訌外侮生民流離不富則元氣不振神氣凋索不富於民則勢竭變生貧國無地故強國者必先富國強者所以壽民也富者所以足民

也壽民足民而卽謂之仁義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雖然仁義有本仁者無私惠故法無間義者無不宜故法在必行不一其法令而欲以姑息爲仁調停爲義雖聖人復起不能爲治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

石民四十集卷第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一

武備志序

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撫所寄其精神維出於理學辭歌工文博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此則不得附青雲而聲施也至

介弁之流亦舍其所當業而學士大夫之步何也人不能以已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已所知者爲賢故朝野之間莫或知兵又古者文武之途合故仕者亦迭爲之迭爲自不得不兼工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來文帥之權又日重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其效也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卽以爲可將上

以此求下以此應計無所之則覥顏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聰明無兩具也使士大夫遊藝就傅目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教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傳也而非教傳又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今士大夫不習之故大約有五一曰易而不玩古之兵家流

不下百餘種而今之所存者唯數家數家之中變化權奇用之無涯而士大夫以爲坦率共布不足深研是六韜不堪以究理而壁本口授之外有別妙也一曰狹而自用古者今之師也擬周官有萬世可行者而漢唐宋之美法至今有司舉之而輒效獨名將制勝之方以爲已陳之迹置而不問嘗見臨事者竭晝夜之勞甚而僅得古人之什一始信不如貧古者之便而利也

一曰震而自棄夫營陣之制始於握奇握奇之法出於井田八門六花之類皆其支緒但其命名變制俱欲以恐敵目新士氣而附會者遂崇之如祕籙天書士大夫不深維其意明考其法而遂以爲必不可窮究之事至於進退之次搏擊之方稽之唐宋之祕術皆不能出近日名將之上又以褒古而不屑蹈今若是則何日而可合乎一曰惰而自窘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而制器繕甲攻守水火以至立營設壘芻牧饋餉各有成法有古勝於今者既徇近而靡討有今勝於古者又徇人而不專是不知藥性而欲論衛生之術也故任有司之見欺而不知覘將吏之蹈危而不察甚至草創兒戲以兵爲弄率繇此也一曰昧而自蹈占天度地不特於兵也而兵爲甚士大夫既不習天官之言又不講隱塞之勢一朝領中權覘術士之紛紜而不知折

衷撫天下之形勢而不知緩急欲慨然爲之而逆天背地必不能也余竊悲之爲作兵訣評兵訣無過於六家爲疏其滯而又刪舊註之煩標其要而又明舊解之悞若衛公問答太白虎鈐二經所以注疏六家者也并表而出之曾宣靖以爲淡而難究馬端肅以爲隱而莽窮庶其免矣爲作戰略考古之戰略見於史傳或彙之成書而患於鎖制今循時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

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曰陣練制古之陣圖散在方策舉而合之而又陳異同之說使明者之自索其進退賞罰之法古今異制而同意皆所以習耳目也搏擊馳射之法雅俗異說而同情皆所以習手足也合之而敘戰有方矣爲之作軍資乘軍資不出入端一曰營一曰戰一曰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餉一曰馬並羅其法使用者無缺則凌辛可以

當鏡師矣一曰占度載占之言甚雜雜則簡其明中者度之事甚煩煩則撮其條著者立譚之項而可以盡陰陽之變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海之形則變而化之不可測矣合五者而名曰武備志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故餘人有言我不爲此君安得坐譚乎嗟乎使一人之獨爲此國家亦何幸焉特考良將之多遠

莫如春秋戰國近莫如三國六季而漢唐宋之末其將亦勝於盛時何也此寄精神之說也時之所需在彼則工者必多特患不豫耳曾子桓有言先帝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非英雄之先識乎處承平之日其孰能之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高皇帝罷中書省設四輔官不易人已罷去故其職業不著然居之者以耆儒將亦以備顧問

非專論息也　文廟時始有閣臣雖浸淫柄事然不數十年相之體未大備而已逮　景皇景皇臨御兵食倥偬功繇定國故權復他奪雖非相之名均亦稍稍比漢昭成間矣自後得失相糸日浸月盛逮于　世廟　世廟叔季臣久通達治體與陰覦國命者相間出然其體與權均不失也　先帝因之培植重臣以夾　冲主冲主乖撲十年天下晏然去與任之功均焉此

不可與世俗道也自明辟既復威福惟主宦官言路交脇其狃徇名諱去之臣因風沛流相櫨始解相之體始不復振至于今日雖久道化成愼重爰立就易去難周行倍昝然有識者竊戲欷悲之而未敢洩言也瑯琊先生生于多故扼于晚終次敘閣臣如其所歷雖其行文揣體祖于魏其列傳褒刺予奪間于國史家乘然不幸而適與相之體相終始嗚呼蘇子由有言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知此者可與語矣瑯琊書其家以害宦遊久未布余感而刻之并略其義如此嗟乎能使茲編之不終爲全書也固萬世之福矣亦來者之責矣余烏敢洩言余烏敢洩言

撫夷志序

高皇帝取天下於蒙古盡逐出塞獨契丹之後爲兀良哈分爲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女直之後

爲建州毛鄰海西野人兀分爲都司衛所三百八十三夷狄之勢喜分惡合建州諸夷漸合至逆奴而一遂造不軌兀良哈素爲陰陽通於蒙古　宣廟時阿魯台敗之依牧遼東兀喇既敗阿魯台復通之以伺塞下而景泰時福餘泰寧遂導也先入寇　世廟時終以結小王子故得貢衛二百人其衆亦遂併於蒙古自土蠻契徒名爲插漢而泰寧遂徹福餘之衆爲哈喇哈所

據而苗裔尊究最強者爲朶顏朶顏最貴種爲花當今分爲三十六家如奴隸然受賞於咎喇愼十台吉之下蓋至今日押丹之種幾絕而三衞並爲蒙古引盜窺邊先爲盜併理固然也女眞之興雖暴而終滅於蒙古運有迭興亦天因命之適絕則及金序也用元以滅金故也故今日宜撫三部亦天若命之且無言勦而姑言守扼其險使不得踰中國常勢也夷狄亦然往在

景泰二衞結也先爲鄉導朶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大掠二衞人畜去非往徵歟孰曰盡甌脫哉然玄黃難言之矣往之中外華疑以王少傅請百萬盈爲量紬爲出豈不裕哉而究所用至今不過歲三十萬然往牒云也先新立爲可汗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國通好貢市往來數年賞賜虜費不下百萬但稍出入塞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耳此非于少保之日哉

國家大計得其先制其貸以合於幾耳未可與淺淺者言也然天下事利害每半今順義之貢邊陲安堵幾六十載非始所庶幾然備日弛伍日脫來之深憂亦基於此將以尤文襄襄毅乎哉今王少傅於因款修戰每封事三致意焉孫少師則曰以嚴用撫蓋日淬戈銛刃以制虜死命故犬羊貼耳且戰以爲款非特藉款修戰矣後之人苟失其意且旦夕戢不可以數十禩冀

也何也修順義之戰卽戰順義者也故撫與戰合合則離而及其成也可以兩延而禍進修道奴之戰而用三部以款撫與戰分分則勢變亟而及其弛也禍未受于彼先發于此且其有所挾以持我也又甚焉故曰不可爲冀也僕忝相慕窺撫事終始每喟然曰以不得不款之勢爲款常有可不款之勢而後可款以我之不可款之心爲款始可以得虜不得不款之心以成款

景泰時所靡雖百萬而于少保曰臣職兵戎知戰而已此孫少師之心也斬撫夷志若干卷即其微旨也其藁于宋祕書獻而少師自論次之去論之日命儀合其成因爲序

春秋內外傳序

春秋左傳各爲書合而一之者杜元凱也謂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稡其餘文纂别說八國事爲外傳國語者劉子玄也近世李本寧採左國

之異同八十篇爲左氏內外傳同異而程中賓氏遂合三書而爲春秋內外傳自古文流轉一變再變至今日始成蓋難乎其言之也余于是而嘆作史者之難也史闕文聖人猶見之丘明之謂也今亡矣夫丘明親受業於聖人宜依經作傳詳著發明而時有經與傳異非敢異于聖人也異其所疑也既編年而爲左傳兵戎盟好婚姻喪死辭命神鬼詳哉其言矣而又次其別聞爲國語蓋非欲自異也異其所疑也故三書雖各行則不見其剌謬唯者其同異而後可以見古人之用心乃程氏顧合之耶程氏之言曰不然不異則無以傳古之疑不合則無以破今之疑析懷者貴虛貴虛故分著而使人自參綜核者貴實貴實故並列而使人易考內傳之事先經外傳之事先內內外之終俱後于獲麟故又以子長之編年而論序其事焉皆所以合異

同而待綜核也吾以是而知程氏之意矣蓋不在經而在史也漢儒始以春秋爲經故左氏敘事不立學官公穀釋經則有專門惟以其爲經則重在是非予奪故略事而考意而穿鑿附會之說生夫春秋穿鑿附會而後明則苟無三傳春秋爲隱語矣于是有脫簡之疑有斷朝報之誚而聖人作春秋之意乃晦夫六經半史也而春秋爲甚昔夫子刪唐虞以來之事著之爲書

又採其風殊俗異書不盡載者著之爲詩而遂核近世之事因魯史之舊文著之爲春秋春秋者乃夫子之所續史也故於書不立衛斷于詩不廢鄭衛于春秋不著發明皆因其事而存之因其事而勸懲見焉諷戒因焉是非寄焉予奪著焉豈必規規而言之始所以垂範萬世哉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之謂也後世直聖人之教推之爲經而以後人之紀載者別之

爲史自經史分而必欲求聖人之意于言語文字之中故于書則有今古文之疑於詩則有存淫風之疑于春秋則有穿鑿附會之說而聖人無言之意蓋晦矣今程氏以經領傳猶將人之故智而以年領經以特標史體新世之目於是後之學者因史而忽聖人著史之意因存史而知後人尊經之故其于夫子之意忽過半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一

石民四十集目錄卷第十一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二

說莊序代

往吾師李湘洲先生之歸也士大夫無不私相弔也某竊曰是烏足以弔先生哉及先生歸而日萃諸弟子講業於湘水之上怡然得也則又無不私相慰也某竊曰是烏足以慰先生哉及先生之說莊出則又無不私相駭而以某之言率而中先生乃授簡而命爲之序夫某亦烏足知先生哉然事先生久不敢辭私嘗槩之莊周懷用世之淡心者也値周之季天下奔潰潑决不可復支雖泰氏再出不能復還于噩渾故莊乃晦其用而徒託於其詞世又讀其詞而忘其用遂以其言爲洸洋爲猋忽爲奇譎瓌異夫使無眞實之義蘊于其中而徒託之寓言則歎糟

粕者其精忘惑岐路者其步窘烏在其洸洋㳷忽奇譎瓌異者哉自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談先王之道而不知其精意故先王之意晦莊之意亦晦及祖玄尚虚之士剽切近似以爲清言之祖莊之意愈晦至西竺古德之言大明于世莊之言稍見信于達者而宗風不暢支論愈生玄珠其說神聖其意而以莊爲未得其涯涘至是莊之意又晦嗟乎孰有者墮空沉虚者遺

實道無二道理惟一眞使彼此不可以通融觸物不可以標示彼雖有升天按地之手茹霜噴露之筆豈其能金石不沕哉自有先生之說莊微渺論于實際通大乘于微機于是而罔兩避形于太陽尨畚息響于九泰始讀之而駭駢跉驢氣無千古再讀之而駕雲御風足不躡地三讀而追影傳響之言鬱紆惝怳之思無不廢然矢而劃然解也魏晉之士談說萬家終不得其形似郭玄註莊獨出蹊徑又徒得其皮膚豈非彼以莊說莊而莊遠此不以莊說莊而莊見哉觀先生之言曰聖人懷之而總付于無言無言而理自昭衆人辨之而矜智以相夸愈辨而愈不明則先生之是非忘也受則喜之出生入死無不快樂忘則復之無生無死出于自然則先之生死了也至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不覺廢卷太息則先生之寄慨遠也

透脊筋之關然後可徐及于生死則先生之本原淡也概陳搏之大笑息于陵之加腹則先生之脫乎畚也之數者皆莊以用世之淡心而所以託于詞也觀先生之言而可以知莊矣觀先生之言而可以知先生矣椇又烏足以知先生哉是用述而爲序

古今鉅文序

屠長卿銓次古今鉅文分其目曰宏放曰奇古

曰悲壯曰莊嚴曰閑適曰綺麗見于鴻苞中余幼時嘗爲菁而刻焉未及序之而行也又二十餘年友人吳令公曰曷行諸曰余豈忽乎哉蓋以長卿之鉅文曰古今鉅文烏乎可然謂長卿之古今鉅文也亦烏乎不可蓋天下有眞是爲人不能滅一心不能主者唯文章天下不能語甲可可而乙可否朝可恭而暮可素者亦唯文章今長卿欲以一人之學衡天下吾爲之懼也

然其可以衡天下亦唯一人也長卿又烏乎而不自雄也以其自雄者而雄之乎不敢也然烏知不可以長卿之雄而雄天下乎又烏乎不可也吾是以諾而序之蓋我始以長卿可雄也繼以非然也今始知長卿亦何不可以雄也令公然乎哉

白門新咏序

閩人謝維氏紺白門新咏成曰嗟志誰序哉迺問于茅子茅子曰於吾惡知謝氏哉吾惡知謝氏哉夫三百篇諸諸如也瞞瞞如也充乎其洽至化而泯汝我矣迺剷厥名著厥風異哉聖人之教也茅子曰是可以言謝氏之志矣百情紛焉五方別焉離躍大冶扇元鑪不得而易也而聖人因之故詩言志歌永言言者異乎音也故志不移而自遷名不剷志不昭風不著言不符其道然也矧茲區風會之所自哉遐哲之所萃

哉時鋭之所奔哉奔而卻之萃而遺之自而離之離　先帝之遺烈箎如也六季之往響窅如也萃又之企止繭如也而謝氏敢而軒軒而新新而傳雖濮之音不廢漢矣鄘之音不廢召矣背而傳傳以地也傳而背背其人哉傷哉其人也然謝不任罪則謂泯汝我洽至化其誰曰不然故說者彬彬矣抑以告之來者來者無易其言也太史採之明庭受之噫嘻嘻復量我志哉

籌邊備考序

眉公昨年寄書來欲蒐輯遼事爲一成書備廟堂之稽覽余心竊助之今年得其籌邊備考何其簡而核也雖於睫下情事不得盡中然使用之數月之前何至有睫下情事乎北關旣滅虎酋寒心守賽生質諸營氣勃鼓而用之一說客力耳三國戰爭之時蜀士獨少人以窺孔明之心况孔明安可得而欲一人任之使若穴之士

對影西厥豈不痛哉眉公老矣使之坐而籌猶舞肉而鄙不生豈特備考耶今之人老且不肯將以俟之後世生其時而使其言徒留之後世後世能無笑人哉故曰尸之恥也吾悲而序之

三工傳序

春秋之末夫子蓋稱逸民云逸民之所以稱豈以仕不仕哉以今之從政者斗筲爾彼猶能不降志不辱身雖以寄百里託六尺無不可也今天下洶洶野火之起若雲煙虎豺之嗥若雷霆而羅無死節之士朝有死黨之人姦慝在肘腋而人不問於是吾友蔣子庾軿三工傳三工者死節之樂工雷海靑不刻黨碑之石工安民忍死觸姦之漆工楊賢也嗚呼使三工者寄百里託六尺忍使今之天下如此哉然而以玄宗之明哲　英宗之精爽猶不能拔三工於賤技之中况紛紛紹述之時乎符之紹述在於快一巳

而不知禍天下今之人心豈知禍天下而姑以快一巳古今人不相及又如此也又安得三工者劣之一洗振耶夫禮失而求諸野又不得尚論古之人此夫子所以竊取民而有之以孤竹二子也　英宗而下百有五十年雖無李文達諸賢在於上豈無如楊賢一人者在於末流下伍而舉世惘惘獨使子庾低徊於尚論之餘嗟乎殆哉然吾聞之夫子矣天以至剛爲不可

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此夷齊諸子所以終於逸也異日者求之逸則天下猶有人也若三工者以言事顯於朝故名傳於後世附青雲而聲施類如此矣勗哉子庚將無有遐心乎

孝友堂家乘序

孝友堂者容城孫子啓泰之堂也顔之以孝友

者孫子之友鹿子伯順也孫子家無堂其以堂稱者因鹿子顔其室曰堂因而堂之也夫孰不當孝友而鹿子獨以顔孫子之室者以惟孫子爲真孝真友也孫子哀其父之抱隱德而弗顯也故于士大夫之過而乎之論行而誄之者無不載之簡此所以有哀思錄之刻也孫子可謂孝矣孫子于其父之歿也偕其兩兄一弟築廬于墓而居之旦夕覲太夫人外即飲食臥處其中三年如一日而太夫人歿矣遂扃其戶童子納薪水于諸婦諸婦合而織袵而四子者家于墓勿復返如是者又三年如一日也士大夫哀而傚之有所述焉孫子受而讀之益不能忘其親不能忘其親遂不敢輕筏其所述此所以有永思錄之刻也孫子可謂孝矣孫子之孝使其兄若弟俱如孫子孫子可謂孝且友矣孫子仲兄以六年廬墓禮崩樂壞遂并荒詩逸書爲學

使者以文擯旣而聞其孝友乃破故事以復之此復學本末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信于鄉矣後之學使者採訪篤行以應旌典國人曰無如孫子今　天子旌其孝牘滿公府頌滿天下此詔旌紀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著于朝矣孫子孝其親推之于親之父親之兄弟子姓苟有懿美懼或湮焉此先徽錄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能錫爾類矣孫子孝友其取友端端人之言雖

小勿忘故凡贈遺倡和削牘往復皆積而成帙蓋孫子不忘麗澤如此此草堂藺譜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人無間言矣茅子曰是當合而函之孫子曰此吾志也聊以備家乘茅子曰當名之曰孝友堂家乘孫子曰是乃敢庇予之顏我室也我仰而愧俯而汗猶曰將以訓也其敢以名我乘而播之遠乎茅子曰不然孝友者孰可後哉予不當孝友也可使之當不孝不友其能

乎夫所謂聖人者孝友而已孝友者亦僅免不孝不友而已念及此子之子孫敢忘孝友堂乎哉即子孝矣友矣敢一日忘孝友堂乎哉子不敢忘孝友忍使天下之人一日忘孝友乎哉伯安王子敘宋瑞文子之別集曰人忠于其君而息以吾之忠于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繇及人乎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惟恐其傳之不遠也知言哉王子乎夫孝猶忠也食炙者方能言炙之美吾方望子自言之以啓人而何況人之所言乎孫子曰敬諾遂錄其言爲序

旌志乘序

僕之女兄有嫁董幼函者幼函疾且殆刲股爲食新生之又一年幼函不起女兄欲以殉爲其孤留孤復殞爲其嫜留乃事佛十五年死死十三年始得葬僕乃爲乞方聞先生之言名之曰

旌志乘董幼函有弟曰遐周會爲作旌志詩曰蒼林蔽陽景崇岡條陰霾原野曠蕭條清蟬驚且嘶南國有靜女終朝閉深閨太息復自陳賤妾多苦懷昔年十四五自謂碩且頎姱容粲明眸秀頸若鮮卑左體襲木難右體被明璣習彼傳姆訓兢兢行露詩十六猶未笄十七爲君妻綏步入君門中庭樹桂枝綺疏延清旭高樓下臨谿錦衾間角枕華燈照層闈柔情婉以孌獲

奉君子儀君子素闗美跅跪稱妙才焜燿丹霞裳皎潔青雲衣腰間壘陽劍前後流光輝獻歲春正月遘疾伏枕斯纏綿忽逾旬骨立神亦疲豎子居膏肓主人命將危卧蓐經晨夕痛子枯形骸箠笞鞫何長皆言不可爲枹鼓勤靈覡藥餌疑牟醫此時心若然萬術窮所施賤妾聞遺語人肉能療羸百身如贖君糜軀奚足辭手攜金剪刀悲極葬能持揮刃劍著膚或恐傷人窺

斷割豈不苦所嗟肝腸摧碧血染輕衫含辛持作糜進君君不御妾身將安依良人易簀頃鳴咽語復遲細君無我悲命也其奈何我有阿母存溫凊幸弗虧弱息方在抱繈予終提攜擘涕爲君言寸心矢靡他與子同一體中路長乖睽請君勿顧妾君去妾且追躑躅呼皇天泣盡血繼之日月黯其光川爲咽不波千秋一相訣執手從此離禍兮誰所胎旋召鬼伯催蒐鬼散四

野招之茫無涯棄置室與家恍忽鄰妖魑九京宵冥冥安得有曉時願攀迷穀樹使君重來茲阿麟隨婦行呱呱索父啼撫棺一長號長號將自裁老姑前挺胸婦何不再思子言猶在耳衰年迫崦嵫弱息才一週顧復當憐誰長跽起相謝義訓寧敢違請今毀故飾升樓去其梯繡襪羅衣裳一一捐塵泥朱扉剷白堊玄帳易素幃理妾篋笥中七寶瑇瑁釵感君舊相贈物在人

已非惸惸歎獨影緘閉無復開夫君夢中見宛若平生姿丙夜起彷徨孤坐還成疑咎時鳴倉庚倏忽聞莎鷄追尋歡笑端憀慄增余哀上者奉衰姑下者鞠嬰兒妾心皎如日慰子長夜臺妙齡失所援同穴以爲期椅桐高百尺乃生南山陲修榦拂玄霄孤根託層厓斲成瑟與琴朱絃黃金徽發爲清商曲凄惻詵者知清渭流春冬寧與涇水偕長鴻西北來翱翔以徘徊行人

不忍聽況余親宗支染翰作此歌未歌淚先垂
閩人曹能始先君之執也和之曰句曲三茅嶺
臨江跨上都聯翩升紫極兄弟情相於執知千
載後其裔在下孫茅氏有三女乃爲姪與姑一
則死于難一則死于夫後來愈奇特云是最少
妹十三學機杼十四誦詩書十五字厥配十六
栽嫁稱夫壻美白皙衆中皆稱殊各出釋纓族
相當門與樞琴瑟調既合翰墨弄以娛有如比

翼爲有如並蒂芙纓綿松上蘿游泳水中魚奈
何盛陽春景光不少紓蕙蘭忽以萎嚴霜被庭
除夫壻病云革不能傾區區開襟出玉體懷刃
向中廚痛絕忽在地人來急相扶持用和爲羹
入口或強茹但能救夫壻豈料無完膚悲風旦
夕至形影不可俱忽就長沙賦寧久茂陵瘠哀
哉白日光下照掩黃壚我穉有嬰兒呱呱從此
孤顧視情悽惻提攜待我哺默默朝中堂涕泗

長漣洏譬猶君遠征日暮倚門閭夫壻不來歸
婦人無良圖金石猶可磨志節不可渝蕭蕭董
生帷寂寂子雲居叔氏與我遊敘述良匪誣哀
如原上鴒苦如堇與荼我心非木石能免爲欷
噓願彼閨壼人覽此于庭闈今日旌志乘者以
終不墜厥志也雖然難矣哉女兄大節如此然
非遐爾能始則其名不彰于初非今之方開先
生則其名不著于後非鄉先生大司馬閔公御

史大夫唐公且不得葬其身況名乎是以感而
序之其詳在乘中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記序

玉茗堂樂府臨川湯若士所著也中有牡丹亭
記乃合李仲文馮孝將兒睢陽王談生事而附
會之者也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
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抑揚俯仰
之常局而冥符于創源命派之手雖城臧晉叔

以其爲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衆劇其鋒使其合於屠工俗耳讀其言若其事怪而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乎作者之意漫滅殆盡於求其如世之詞人俯仰抑揚之常爲而不及余嘗與面質之晉叔心未下也夫晉叔豈好平乎哉以爲不如此則不合于世也合于世者必信乎心如必人之信而後可則其事之生而死死而生死者無端死而生者更無端

安能必其世之皆信也今其事出于才士之口似可以不必信然極天下之怪者皆平也臨川有言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以不特此也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則死生變幻不足以言其怪而詞人之音響慧致反必欲求其平無謂也家季爲較其原本再而播之庶幾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哉亦必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而後可[illegible]矣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三

訓士邇言序

僕聞里閭喜鬭爭不能自下然本脆弱特能豪於私閧金鼓聲即掩耳走故不可與共功名邇者王生客卿獨以材官檠大司馬茅子語之曰來爾知夫兵乎漢之言兵者莫詳於晁錯然其

要有三曰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而已夫地因乎天也器用辦乎人也惟蹶張𨇾卒七尺之軀耳而天不能操人不能制欲以素不相識之人易其耳目一其心志不亦難乎然迫之以辟威之以刑驅之以挺亦無施而不可顧兵法有言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將之威令不加於君也士之趨不于頁而于輜重者何居其或溺以恩乎鼓以義乎恩與義固將邇而君遠也將專而君

普也將易而君難也爾亦知爲將乎王生唯唯
而前曰某不揣有訓士邇言在夫子其質之茅
子曰來爾亦知夫莚乎鐘之聲旬如也撞之以
莚幾于鐘之罪矣爾以控弦之士待命於司馬
即司馬之知爾亦長百人長千人任偏較而止
耳猶未將一旅之師受天子之成命裂尺寸之
地而守之而欲以大將之法加之于部伍不叓
難乎王生唯唯而前曰然雖然士無兩心將無

兩法未聞吳越一人者而能肝膽三軍者也兒
夫子以異日者而期我我猶以今之人待我也
惴惴焉不敢閒命夫子其爲我序之茅子曰异
哉無謂予南之人也即北之壯頑其何以加之
次其言以爲序序成客曰是進于道矣豈南北
之強哉我將與其功名也夫

醫論序

醫之道皆上古聖人言之堯以下以至周孔不
能贊一詞矣秦漢以還張仲景諸氏始言之非
堯以下不能言而仲景輩能之也世日降則精
微之旨日晦無以闡之則意狀于玄唐宋以來
其能言者皆名士也浸久以大道爲小術術未
有不由于道者卜筮占祭之類是也至人之生
死寄于醫而亦降之爲術謂之術則工術者專
之而舉世生死皆聽于不知道之人夫道以生
天地天地以生萬物物之最爲人人之所以生

死則非道者主之可勝惋哉究其故則以習仲
景諸氏之論而不知古聖人靈素之經古夫論
以闡經淺得於論而不淡炙於經經若亡而論
遂以晦非論晦也學士家以訓詁爲十三經其
病遂至亡經而訓詁亦豈可得爾乎吾友宋和
孺江南名士也沉心于醫十年始著爲論蓋因
經以立論欲人因論以反經仲景諸氏以來之
意又以世日降而晦而今之不可無和孺猶漢

以來之不可無仲景諸氏也我讀其論論千萬言而以扶陽爲宗夫陽則人陰則鬼元陽則長生扶陽則不即死此身之生死也陽則哲陰則愚元陽則聖扶陽則不至于狂此心之生死也陽則君子進陰則小人昌元陽則姦邪屏衆正登扶陽則雖用役回未至顛覆此國之生死也和緩之爲論也其曰醫乎哉夫醫者闡道也始有天下之聖人神農黃帝氏之道也

遊紀序

天下可恨事盡在不相遭淡烟濃日在市朝闤闠之間是天不與地遭山影江容在暍冥炎烈之際是地不與天遭快日爽宵發山水之色而老樵勞力怨旅營心是人不與天地遭去此三遭而其胸不足以領畧則山水之色不光雖人足領畧而其言不足以點次則山水之神不寄能言之人而境隨事去感與遷冥則山水之靈不遠故人能遊遊而能記皆山水之幸也然作遊記者又有三病或爲高騖廣而不核情事或攷引別撰而不究精微或雜靡猥濫而不知關領則山水之尤不幸也我友朱咸一自楚而爲吳越遊遊不半載而其地其天皆若擇之而其人其言又足以勝之故其爲遊紀我無以名能使怒者喜憂者忘病者已貧賤者失其窮富貴者失其盛而我終無以名之則曰有其遭而無其病也有其遭無其病上下千百年豈易得乎哉

春酒十二頌序

頌者四詩之一也臣以頌其君不聞子以頌其親然宗廟之樂奏頌宗廟者天子諸侯主七鬯臣下特助祭焉則謂子以頌其親亦孰曰不然三代而後諸侯無宗廟之樂故頌之義久廢然樂者所以和神人協上下也臣而譽其君不可

以爲訓故至宗廟而義始彰于而媚其親苟可以怡顔養志卽斑衣之舞亦所不惜又何不于承歡燕喜時一申其無盡之情哉吾友頋所建頌遠小侯也禮得以備樂時得于及親故于將毋之日爲頌十二先得我同一至斯乎然所建又不直致其頌而借勝于地借樂於時一唱三嘆若顯若晦以曲寫其不自已之情亦何心哉我知之矣夫詩有興比賦賦足以盡詩而詩之

意不盡于賦故特以興比揚其情後之詩變而爲賦極其宏博之思而失其悠揚之致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今所建學能與古今人騁博獨約之爲頌取體於興比不欲以矜高之心而失其低徊之志觀人於辭可以見其孝矣故表而出之

祖咏序

詩之爲用于今而雜矣然別而稱詩三百篇之所不廢也五言古創于蘇李而其義亦始于別甚矣別之良于詩也奚生沃廣陵之潮歸而洗青九峰臨祖道而咏歌之者成帙將布諸木以問茅子茅子曰宜哉愈于平慶筐篚之贅矣但古之騷人以之酬行役之大夫慰遠戍之介士再變而叙同心于異域慨別離于生死宜哉其稱詩也今之送子者然歟否也曰唯唯否否雖然夫遊而歸歸而別別而思思而來可周還而

無已也而其義則不閒又何媿今之不如古也茅子曰諾其布諸木

半硯詩序

萬曆末上自國老下至萑葭競爲秋柳秋草落花詩動輒累牘余每爲之不懌盍知音者察其聲采風者聽其辭微乎微乎天實開之人其奈之何不意吾友屠冷玄得半硯又閧動詞場冷玄高韵幽情豈蹈趨流之習哉天何意畀以半

人何意輒歌咏之不休儻然完璧亦黯黯冷玄篋中耳硯以半得媟然半終非硯之福也唐顏宋文豈得已而爲之哉然其名亦媟矣而國以不喪則半硯且非冷玄之福也唐無清臣宋無國瑞亦冷落千秋矣卽謂二公福兩代亦可也硯獨不能福冷玄耶福莫甚于淸福萃天下之能言者言所欲言以頌以禱此兩代以帝王之靈不能得而冷玄得之侈矣是爲序

燈船志序

茅子曰古有燈棚無燈船也上元有燈五日無燈也有之自秦淮始秦淮諸少年以夜繼日之遊故不能不着燈夜之遊不能捨舟而陸故不得不着燈于船燈爛於夜而飾燈之具遂爛于日故燈船之盛遂若爲五日增一豪麗也者流開後世豈不與競度奪標並美耶燈船將數年矣而莫槩于開社之歲故錄時賢之賦歌以附社詩之後詩傳事事傳詩皆不可知我弔汨羅人無使汨羅人尤分勝事雖然我將以長夜之燈光爲此日之續命覓今有知庶其永歎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四

史爭序

人主之權在一世史官之權在萬世故唯聖人爲能作春秋而及門文學之選猶不得與一字古以史世其官不得其職則死之然而表表者亦不過南董數人而已漢以後之史則不然每

一鼎革則錄百家之言舉一時之彥監之以大官督之以日月以畢其故事而已閒有作者自窮一生之力而乃識或遜志膽或避時又不足以成一是至于運方隆而私史雜出帝旣昇而實錄斯成其蕪穢紛紜更不足言矣然以吻傳吻每折衷是非于其筆如涑水考亭荊川溫陵之流欲一振而一之而事不核于南董識遠謝于游夏又焉能無屈一手以掩日月乎余每讀

史意有所觸惡執筆之昧心痛萬世之長恨憤然投袂息與一爭不自知其千古之遐隔也但卒卒寡暇十遺其九略舉其端以爲之凡耳嗟乎世綜史學身備史官曾不得十年之暇成百代之史以質往徵來而徒以口舌筆札爭其一二可恥也吾以識吾恥

史眊序

余性好讀史七八歲時先大夫年垂五十每夕

與賓客小飲必清酒三升始能罷猶竟史一帙方就枕余從童子師竟課入必伊唔竟兩帙始就大夫脚後大夫憐之每呵禁然不能止也晝則陰計古兵戎屯田漕運職官刑法禮樂私自增損欲成一家雖料事不中然𢤱𢤱不能休或以沉息旁稽致疎所常課至十二三大夫遂督令一意于經然私從典書者陰規一帙以乙代甲使大夫不覺也已而覺之謂曰不能奪汝篤好任恣所獵無自苦也余今行年三十八于二十一史朱黃點竄已七竟矣然好涉獵不能爲名物細數之學以此愧諸生博士然自詭于往昔耳今之士大夫稱習史者求其綿密貫穿亦不可多得每息一僻事忘其名氏地里曲折蕞一叩行祕書不啻俟河之清往年從北雍卿得新好者一部今年戍闕決意攜往踰嶺涉江大損衣食雖妻孥交讁友朋嘲侮弗顧也人之所

癖猶可理奪至于時限境遏憂患難忘非有所寄必難永年故昭烈結眊聊以忘憂非欺我也然其所寄托亦必自性所好者晉留贊戰陣之際一足被創不伸猶好讀三史輒對書獨嘆余何能遂忘情乎偶有所懷便書牘背旣無條列亦無倒次亦吾之眊而已

尋山志序

古人未有輯遊記成書者有之自 世廟

鍾氏愼蒙氏始近復有廣之者蕪矣夫長行文爲敘爲傳爲碑版說辨皆秀絫於衆體或偉拔於類選記獨書爲遊本也周益公作廬山錄謂境物之勝僧徒皆不能言當按陳令舉記浹旬搜訪耳此書遊記者之意也余以其意繹之則議論長而圖經無補勝會昭而朋酒徒紛亦何益尺寸乎故古之人有以記體秖足以記時日敘與寄而不足以刻露山川譜諜泉石故嘗曰

錄曰志有以也如此則當祖酈卿之註而後之作者或式焉其選矣即不盡然而繪山綉谷剔寺索隱炬火與洞蝠爭光腰布芙崖痕鬪力斯足爲山乘之董南水經之游夏至於弱連光景粗記姓字縱有麗章或標韵語固文材所別搜藝圃之特幹亦若序傳碑版辨說者各雄于類而已若夫三輔之黃圖吳洛之名園及東屯浣花瑯琊醉翁之類物不盡于山水而實以發幽壽之光標遠討之致亦聊附見之苟事當耑于輿圖義止關于釋老者亦非其所逮矣于是汰之益之區分之作尋山志志畢芥子作而嘆曰寰宇勝槩志輿圖之善書也近世有本之以成書者執之而尋山焉亦庶幾矣而必志此者欲其詳也于此詳則彼不得不略

永歎記序

余嘗披覽古今至于偉異奇卓之士每志不勝

時才不勝算未嘗不掩卷沾襟喟然而永嘆也夫千人而英萬人而傑甚則五百年而名世豈易得哉而乃若此自其俯而視之蚩蚩食息得一人焉誦且讀即不然能息而言矩而行者寡矣乃自款段下澤之間得一人焉升之公或挺而聞一鄉又寡矣乃進而與紳齒于飲與弁齒于射其人卓有稱焉不昂而四顧耶乃求可以開天下傳數世萬無一也即有之亦稍鮮色澤

耳積至萬以求其負慷慨之懷抱任天下之安危又何能屈一指哉而乃成者一敗者九豈能不爲之掩卷而永歎乎然其敗者有二有遁巳去而心獨存事盡非而骨不挫盡瘁而無益捨生以成仁此其志無憾而人則悲之有負曠世之才而一敗于所短則盡掩其長有成蓋世之功而或墜于末路則并宜其勞此則人未惘息而霜宵雨夕其竟耿耿有獨悲焉矣我列爲內

外而間有其眼于衆棄抉隱于幽溪以其足以興吾歎而巳至人之是與否固非我所得而一也後之觀者又將與歎于斯文

徵異錄序

往在遼西幕中歷觀將相雄杰以及草莽風塵自能驍拔者其生也靡不有異徵焉然成敗大小凶終元吉亦或兆之不縱横誰咎則謙抑[illegible]低眉自沮乗時者霸心日滋皆足以自

欲内據正史外摭旁家以成一書以戎旃[illegible]腹笥羞稱未能也今年在三山閒居無事遂啓斯編傳之後禩亦備一家爾爾

藝活序

茅子既于文于賦于騷于詩于詞于曲無不匠心而程衡時而等以快之而與以文快韵快矣然意之所以棄以取雖不得詳言之亦嘗舉其凡以使天下後世灼見我心而後知我罪我我

得帖然心服而天下後世因得以其知我罪我者而知之罪之也又見談藝諸家苛則如安國之議春秋腐則如熹之論三百依附則如學殷訓周誥之詰曲聱牙影響則如漢以下之求五聲六律及離而支雜則又如宗房之治易合而假托則又如新周之爲周禮也故拜彈擊射本非大雅而辟生于憤盲發于悱又不自禁至其南槎北轍異途而同趨分門別戶墨守而[illegible]攻

苟了徹于大通自可息喙于稷下若尺地而胡
漢分疆同胞而跖惠異行苟非奮杵莼宮冠雞
聖域安能斷葦藤而刈蔓莚哉故合而劑之曆
而一之勿敢避罪于將來庶幾求知于作者乎
既築成帙字之藝活活之次夫快也匪古哉然
舟以嵒活車以輸活鳥以羽活人與獸及蠕蠖
皆以足活而其快靡不繇之蓋弗活則弗快也
我欲表其所以快者非活曷以哉活則萬人所

同也亦萬古所同也知而張之此活也罪而正
之此活也吾與天下後世共遊于活之中烏在
其必我與乎然活而罪之斯受矣苟蹈前六者
之舊轍而沾沾焉則我自快其活以待知者而
未如之何也已

秦淮大社集序

古來稱天子都不過秦晉燕豫以及江南而已
泰山巒拔而不荊晉山綿亘而不萃幽薊之山
崑突而不逶迤汴洛之際曠土千里爾故必以
江南兩都爲最勝然都武林者一稱避狄都金
陵者七稱偏安未可言天子都也迨本朝定鼎
金陵而金陵之名始正名正始得抗西北諸都
而見其勝然使　文皇不移蹕幽燕則冠冕之
所趨百旅之所集士與民皆生覬心焉其山川
安得闊且濟以待文士之翱翔也故今日之金
陵其體貌其氣恬其人正大而不矜士之能詩

者必遊金陵不遊金陵則其識不廓不遊金陵
則其名不成士之宦金陵者不能詩者必能詩
能詩者必能馳天下之詩人自十數年以來雲
杜李先生爲寓公于此其執彝出宦遊者之右
而士之馳之者愈衆以其名足以懾後進之氣
而其地便於親寠唆之流也今年先生歸士之
聚者皆如撒嗟乎以一人在而重帝都則可以
一人去而輕帝都則不可以一人而兼仕隱之

間則可以失二人而仕隱者皆萃繼則不可其年之五日地不奪其水天不奪其霽官不奪其兢渡水嬉而池館愈以飾燈舫愈以爛士女愈以集吾友鍾伯敬將自客而爲官吾友潘景升老而復來客吾友吳凝甫譚友夏或自吳或自楚而來會以語茅子曰物日以盛而人日以衰盛而不偷衰之啓也衰而不培亡之漸也是不可以無社子共倡之茅子曰噫予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偷不足以槩盛則盛而衰之培不足以起衰則衰而亡之子大夫執其羿二三子揚其波何以我倡爲子大夫弛其羿二三子遏其波一夫登而壯者不繼脆者靡矣吾安所倡之諸子曰不然物之散也無方而其合也有端一畝之池魚可以數計揉竹方丈標記而授餌則不呼而集焉滄海之水族類與陸產匹無巨鈎以爲合則甲噴沫而乙鼓鬣雖有燃水犀見者亦

窄耳茅子敬諾以諸子之意告客于是客于金陵而稱詩者靡不赴其人則自卿公大夫以至有道都講隱流遊士禪伯女彥其地則自吳越閩楚以至土著之俊其年則自八十九十以至八歲之神童靡不操牘而至其命題則以五日泰淮社集而兼賦投詩聯汨羅其限體則以五言而曰古曰律曰長律兼舉分舉者聽于是水若增其態天若增其光兢渡若增其豪而飾者

集者爛者愈以甚也于是方宦而不可藝者不赴老而不可杖者不赴病而不可疲者不赴而赴者得若干人欲赴不可赴者若干人後期而詩不至者不錄錄其實稱赴者若干人不與社而補詩者至六月杪止共若干人共爲詩若干其太不如格之詩序七月朔茅子裒而帙之喟然嘆曰天下之地萃天子都若也天下之天子都萃金陵若也金陵之勝萃今日若也而其人

其文止此乎雖然吾觀于古矣古之彥會可屆指而言也有當世以為盛而後世亦稱隆者栢梁是也有當時以為侈而後世不以為崇者蓬萊是也有當時以為豪士之尋常而興日以為風流之不再者金谷是也有當時企古而不可得而後世且推標而遡古者蘭亭是也今之人視蘭亭之選其言視蘭亭之詩吾不知何如然意欲盡一時之人而不以弁冑遺則栢梁之義

也竊取之矣夫以金谷之集而今之所存者自在吾何尤吾何尤

山載序

予宿生山中人也習氣未除今生山中人也名想未絕將長結緣乎浮雲驅人將永斷絕乎塵鹿有性夫生之中有年年之中有月月之中有日日之中有時凡可以與山結緣者無不可哉也有山水乃為山有園亭池館乃為山江南之山非突爾者也山有致可載人有致可載山與人俱漠漠而時有致亦可載夫今生宿生如夢耳非載之何以使山長在見生生不負山也故聊以自娛亦就以詔後焉

逸鄰序

余之少父之執交口譽之甫籍士林耆年德者不勝計弱冠出遊同儕視為宿矣友何負于余哉自不能稱塞乃附于逸逸而求鄰不亦難乎

然藏言蕙心集如流羽義不敢忘哀而藏焉漸久成帙吁嗟青山白雲心固樂之縱樂而忘死亦何修以塞我鄰乎無所塞又將安所附豈復翹首宅圹耶是不然夫逸者固無可無不可者也

逸鄰附詩序

逸鄰附詩者附送隱包山之詩也送隱包山往未逸之先而貲求逸之時也時為天啓

書屨下度不能任故逃包山而隱焉友朋艷之作詩以寵其行然大半知其不免也故為詞抑揚非其志也故置之後果為有司督促家門懼禍遂黽勉就道包山之事付之飛煙飄雨矣然使爷日得為包山之行縱堅臥不張聲影而唉名之士必為牖一指焉得使相忘如今日之逸於逸乎然其逸之心非自人棄我而始也姑附之以識一時之勞聲

三山逸鄰序

自丙寅歲以翰林待詔罷竊笑曰吾從此逸矣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我蒙伊人能忘之乎且聞之棲遲憩休苦祇隸呬息也息則形屏而以聲為鄰故存所贈言名之逸鄰今年謫閩身庸癉于道路心窮簺于衣食逸斯下矣而人勞出車葺歌蔽芾或借研北之餘或推道南之庇至于歎相知之事新悲別離之何遽凡諷出芳津皆

充符霞舉誠叔季之希聲亦流人之得意也彔而識之亦所以敎世昜來耳無言不訓附以巳作

壽堂私論序

往辛亥壬子間客長安與長安酒人數數頌江陵客半避去余牽稱語之曰吾友錢吏氏方誦言廷策中　天子無所加罪客何為者于時吾友王都尉咲而起未幾都尉以頌言國本削籍

為黔首其未遣時又嘗疏言江陵士大夫舌不下猶半也余歸臥江皐寄都尉詩田間其卒章曰煌煌秉初政惟茲南服荆星曜通日車龍駕驅矯鯨琬琰無終懐金盂覆鵠鵰遂使苦竹町再謡江陵城群厲集壽堂祀典不復禋植志並慷慨環論能獨申岐此雨露霈布策庶重致昜哉懋潛德琪支艮有根又十數年而為　慶陵新政真敢言江陵事者余發憤上吉水先生書

又兩年無聲影是時都尉已復官數爲相君言之矣度余言不能加乃默默出京師至涿鹿夜寐睫不下復上吉水先生書先生曰苟得便必有以報足下又一年而陳司農發其指相君殺然光明　新聖之政遠近頌吾　君臣不佞又復與友人論謚典事當是時已匿影流山不復意當世乃語刺刺不休异哉雖然吾附之秦帝尊連恥逝豈欲東帶立人本朝哉此未可與求

平原君者讓也序而錄之曰壽堂私論壽堂者前詩中語古報功之地也吾　君乎吾君乎使神廟一代君臣光非孝子慈孫能若是哉

平巢事蹟考序

儀不佞方捍奴虜揷鰓鰓計海盜之中倭雜居大半四夷之強一時並起中國無以支何暇計流賊哉然奴揷禍在肌膚海盜禍在禁衛流寇禍在腑臟此知者所共知也流寇之禍歷代有之如赤眉銅馬之于漢楊進王善之于宋皆當極亂之時民無所歸勢固然也唯漢之黃巾唐之芝巢與本朝之劉趙背丁太平之時忽焉自起天若爲之然漢唐釀無窮之禍而本朝仍謐寧之舊亦時爲之也今日之流寇與劉趙等似不足深慮而四方之民望風而從積日之久已半仙巢蒙竊惴惴乎慮其事之似唐也唐之禍極于後五年及今而圖可以無唐之大決裂然

考古所以鏡今也唐方始禍之時沙陀五百卽殲賊之十四唐之謀臣唯恐夷嗣孳故使巢得揉天下破兩京及諸道之師盡壁都城終葬敗先登始召鴈門之師而鴉軍四萬遂奏全捷然餘焰猶降秦宗權圍趙犨困朱溫苟非克用振其餘勇底平之事何可庶幾夫用夷之禍在漸歷內地周遊城郭艷風土之繁盛習武備之制弱彼爲生心憂不旋踵驟勝必驕久聚必潰豈

不淡長計哉然蒙有三疑焉移唐祚者朱温也非克用也温乃巢之餘黨耳苟無克用温之得爲所欲爲豈不早十數稔乎此一也回紇之所以爲唐禍者客也至今日之夷則窮而歸我久服戎行達官隨征本朝歴有典制此二也即恐其矙我弱而睨我盛芟薙之後彼之出入中原亦已久矣此三也但須統率得其人駕馭得其道耳用忠義沉悍之將而無使貳心之爲之

師此統率之道也督以名將使統率者猶爲之爲則指臂之勢矣監以文吏使所過之地芻食無闕秋毫無犯此駕馭之道也不早是務必使禍極而圖之終無踰于此而唐之已事不灼然乎走在士伍不與謀大計然陳子公能屈指而計吉語者唯其習耳巧不過于習之門走竊自料巧固不能習則未敢多讓也姑節略往事爲平巢事蹟考使知者自考焉

卷百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四

卷第十四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五

青油史漫序

天啟癸亥九月余始入督師相公幕不數日卽從巡寧遠窮覺華灰杳草籐葫蘆之區又將養從數十與滿少傳循大小紅螺探虜穴行敵境七晝夜而返返而復巡寧遠過除始還渝關癸

元旦四日卽衣霜雪冠風霾抵寧遠未旬日有大凌之戰其暇則窮日之力肄習車營漸成其八不一月卽奉使江南單騎入關矣半歲閒名居幕內日在馬背卽暫或掛止晝漏未下五刻督師公嚴鼓集吏士雨辨色躬率幕僚入毬場矣燈火夾輿始還署纔飯罷卽勒車營側行軍書稿未及脫夜漏下五刻矣諸幕僚邀入議事漏下三十刻始出門人尚溫酒相待與漫合簡史數則以下酒或卽筆疏之漸積數百條後因海裝汜瀾遂不復理門人又于漫漶中錄可識者十一久置篋中越十年癸酉開舟風雨晝夢往事歷歷因簡閱之題曰青油史漫不敢忘從我于陳蔡者耳

青光序

人云好讀異書書何得異當偶不爲人常見耳耳目之際亦有幽微當共略置溷于蕪熱忽拾

而叩爛簡中青光一縷矣我不能辨異書亦謂無足供我異者聊就其常者一拾之耳一入人目便歸蕪熱莫曰我光黯也忽焰忽息光如是耶

六月譚序

崇禎元年夏儀以浮譚罷緘口息過時方六月也散髮箕踞于柳陰桔槔聲中又不能無所譚然不敢譚今而譚古客錄之成帙或曰譚此應

幾寨過乎姑置之雖然天下之告變者六東西虜羽書日至司馬門揷所營臥榻閒而匿古書眢刺刺不休不眞浮耶吁浮在彼則不浮在此謂之非浮也可退不敢忘吾　君雖九死不變況三黜乎我終用我浮也可浮不浮亦姑置之幸得褫衣解帶息此六月謂之曰六月譚

掌記序

茅子旣廢之四月感於客之言閟口不譚古矣

客非慮我譚古也慮其譚古而觸于今也非慮我之譚也慮聽譚者生禍福我不可爲主也然茅子性不耐閒以爲極天下之禍至於死然不甚於閒而且不敢讀數行書出一語也姑置其禍可已然終感於客之意僅記之於掌以掌我之掌也握之則妻子不能見舒之則遁天下知反然其罪亦碎矣以我之掌小不能及大也

暇老齋雜記序

蘇長公每問人近得齋亭名否蓋難之也余偶感于楚丘先生之言以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馬赴車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余今非惡我者之我逐則北當虜南當海寇矣豈暇老乎今日以後皆暇老之始也故以名我齋仍以其時所記者名曰雜記時在戊辰之冬掌記旣成之後然方倚店齋亦若諸天意爲之耳兟曰記可意爲齋獨不可

福堂寺貝餘序

崇禎間有福堂寺長老云其人不特宗風高卓出入百家尤諳掌故嘗讀其所著書爲之起喟三年余守大將軍以傲龍爲頭陀于其寺寺固不乏僧近且滿僧寮然高者掃文字之禪卑者爲瑜伽之學最下者則蒲酒犯三戒余問法于長老長老曰惟老衲亦然有棋殺有名淤有晉淫余笑不荅蓋從拜譎于太夫人巳三十年不

御黑白子自毀章甫戴紅抹額且不知毀碧爲
何事獨書淫在耳乃間抽其閒帙以當禪誦有
所感則識之貝久而成帙曰福堂寺貝餘云

澄水帛序

平生畏暑與畏惡人等今年因追攝居郡城敝
舍如斗大徹夜兌涼風如下第舉子覓主司
及甫曙而東牕日窺人又似餓豹之在林也正
午則如在北司犴狴諸苦虐具無所不有事事

棘擇覓事事痛惱及稍旰而西牆倒景如敗軍
遇伏鋒叟不可當千衢百巷無非號天乞雨之
聲而胥史伍伯猶猙獰百變諦視其貌若貴要
之怒色辣手狠心毒機無不浸淫滿溢其鬚眉
背爪間赤帝之威反似無色及低眉和顏得其
甫出門而火齊又歷落于支節中矣幸尚有殘
編在旁意所偶會輒伸紙搦管有所論訊皆其
時八勢呼號有如頻滅雖揮汗成漿抓痱成瘡
不覺也客戲曰此眞君之澄水帛矣笑曰然

天上坐序

茅子墮地三十七年始坐圜扉又一年坐戍樓
于圜扉有福堂寺貝餘于戍樓有戍樓閒話自
有所以坐者非苦也至壬申癸酉以追攝羈坐
郡舍耳目洎神明漫苦矣然猶間有閒適追歡
樹底泳歎水邊故澄水帛出焉及酉之夏秋飛
符忽下奔憧迫者之祿于是變慈母爲嚴君吹

春霖爲飛霰茅子遂無坐處矣雖然使不能有
所以坐則圜扉戍樓羈舍亦豈一日安之哉而
猶能誦先王之法言咏先王之遺風耶但意不
自聊愈放言抵掌祇不敢及時耳皆成凡六卷
名之天上坐取春水船如天上坐之語也使不
能以峽江瀚海爲江南容與之春水則雖在藥
珠易遷之間豈能一日享天佚乎知此者可以
知其放言抵掌不盡繇于無聊也是爲序

削秀序

自入山以來豈特緘脣塞兌哉雙童子亦解韜光矣然于礬修吉語則不能忘聊削于牘入開削牘將無爲落膽耶吾方晏如何也非礬修吉語雖善隱如葩善麗如麟不入我削也不削雖負乎然理亂之外別有幽姿可曰秀矣近日鍾子每稱隱秀余嘗謂之曰不隱則不秀無雙舉也故命曰削秀

南風序

怨尤小人也不愠君子也愠凡民也故聖鰥拒御不能使四凶不怨尤亦不能使二十二人之外不愠聊撫五絃以自唱予和汝而姑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愠予非豪杰也故所與居亦皆凡民自執親之喪復御祥琴氷絃已斷虆膠葬續旋歸栗里謬附無絃遂與焦桐橫膝間世無已則素帙所載與及近事頗有堪倒頭巾者聊拈數則以爲諸君解也亦命曰南風

阿吒喇序

茅子沉淫于七佚之葉精微于三學之中道逝于九奕之輿復歌少陵之句日道消詩興發心息酒爲徒畜亦日無餘畧矣其如癖嗜何往常有句曰酒深猶自喜睡足始知關此非老于酒經者未知此味也其如厥日何茅子乃消息于其間以日高爲起之歡謔之于癖以瞌睡神仙

之病倚之于情然無能力也有方外交授以道睡魔審其首辭曰阿吒喇習之頗驗既而道不勝魔復日向睡國一巡其國人之和冲可近足以泥人不去去復息來知其病道也乃力持其七佚三學九奕者而精深其息皆通鬼神鬼神者又與此國近遂無可爲力亦任之而已一日偶閱近稗說事或駭語或雋而行文皆坦爽無煩叫遂竟日爽冷乃悟曰此我心如來之寄

因日于欲哑時乙其快心者命掌記錄于巾笥
而名之曰阿吒喇

冒言序

谷漢武開鹽鐵之利所徵賢良文學以爲不可
乃使桑弘羊與辨折于庭于是有鹽鐵論習
神宗之末累安席休一旦有東虜非若建元元
[illegible]兵戎結不解有詞輒慮罹之于是戊午王
譚兵文衡者以裕偷佐國策諸生余時拒對中

復上萬言長跪告京兆求夾行書京兆不可
乃試削奪變而能是冬抄括借勸之詔日下竊
不勝憤痛乃于雪窗忍凍陳畫十八事每篇成
好事者輒爲傳入長安達官之家幾于戶置一
本旣成名之曰冒言以大夫之事而位卑者言
之罪也文學宜言先王之道敦本抑末而輒論
利害濟便宜罪也冒天下之罪而言之而其利
益亦足以冒天下蓋不加賦而用自足儒者以
爲桑弘羊欺武帝之言然究竟武帝黷武數十
載未嘗加賦南畝故輪臺一詔社稷晏然末世
濟急必先于農加額不止至于借支借支而民
不堪末之有也故以一身冒天下之罪而利益
冒于天下則仁者所必爲也今其書已垂十年
矣當事遍採其言所以佐國用者頗有效然行
者不盡言者之意或反以害言者之心故加賦
不能罷而且益之今歲更議借支矣故知一言

也出於大夫則必用用而天下受其利出於文
學則不用卽用而天下亦不得全受其利至不
得全受其利則空冒天下之罪而幷無以謝後
世故書成于戊午冬再刻於丁卯夏中敘其本
末以告之來者

藿謀序

咄茅生汝家世肉食何爲至爾而中衰乃藿其
食耶咄茅生汝家世肉食敢謂肉食者鄙而[illegible]

謀之藿耶嗟乎是則安敢余小子唯以家世肉
食故雖未分大官一七而南山有田耕之鋤之
産藜與藿採之食之皆君賜也享君累世之俸
賜而不能効其尺寸雖貌似婦人者猶所不甘
况髯眉丈夫乎自天下多故以來幾叩關而鼻
達少陽西市之行得須史緩然非其志也避其
禍而傳其書要非其志也其與公卿將相不避
色而言者累數十百此其爲謀者雖未工已不

幸而多半中矣或未能受尺寸之效而較之博
浪之一擊或亦庶幾矣今廟堂過收其人使備
行伍肝腦塗地乃其職也揚眉而語要無過而
聽之者矣姑以其言之淺者布之四方使我公
卿將相因其中者而測其所臆肯毅然行之是
小子不忘累世肉食之私也少陽之禍久甘之
如飴矣又何怨

靖草序

靖草者茅子採尚書自靖自獻於先王之說以
名其書揭著也其書揭之大旨有二曰請出關
勦奴請出戰勦妖而不甘爲雍容坐守之大將
也茅子豈不知雍容坐守不唯可以安其身而
且以閒日餘力養交著名立取橫玉嶺乃蹈不
測之險趨速謗之途以嘗試其身名哉以少而
受尚書於祖父不敢忘自靖之意而不欲全身
名於亂世驕妻子便親故而忘其親之訓也茅

子一儒生耳人過而用之使備行伍淮陰無縛
鷄之力兩族倩蒼海之錐何足當一面而乃敢
以嘗試其身名哉以　祖宗之德澤正洽　主
上之新政方勵廟堂之幹爲有人所少者一奮
勇之將耳故欲以補其缺略使勇者奮焉恥其
懦者之先也弱者感焉知其勇者之可先也如
此而中興之業必就則茅子肝腦在地其魂則
無不之也無不之而可以見　兩祖　列宗於

天上是時則祖若考方從我[illegible]高后稽顙以報不負過庭之訓茅子身名之泰豈裂茅錫土之可儌哉茅生怡然於天閽帝閟之間矣何爲而不自靖

石民渝牘序

崇禎己巳冬十一月朔僕方伏江村北海亭閒司寇疏罷放還歸息待發是日街鼓動有急足叩門撤燭視之則族弟俊自長安來云虜已闖

入薊州邊破遵化直走皇裏矣皇虜者虜呼京師也吏五日信日急聞欲召高陽公又聞格不下遵虜者紛紛龐伯順時以奉常仕長安其子孝廉君欲以其祖若息相托之江南友人孫啓泰劉善同輩皆欲寄老小僕患難委頓寄人廡下者踰兩載人以患難相托義可奈何廼四召部曲淬刀彀弓待得二十人便護牛車數百鼓行而南十六日會于容城諸揹大皆急裝聽約束僕意前路阻則近保保定保定大郡也猶可以爲睢陽順昌之守保定守方玄根叫召壯士有商生者承檄將往長蹤闖策僕曰爲語太守令舉大事必因重名以壓人心人心定城始得高堅五兵始得犀利欲壓人心無如迎高陽公衆皆曰善忽有自江村來云得伯順書高陽已召守通矣僕度高陽公行必促廼夜半蓐食馳別之乎莊天地不可知亦猶夷門訣信陵耳十

日至高陽而公已發矣乃夜挾二騎馳至安肅方飯于陳元禮家而高陽三使至江村不得晉縱跡至此發緘未竟報高陽公已入城廼相與飯官署高陽公曰料賊如何僕曰此必有欲其入者必不戰薊而戰城下城下得志則以汴京自實不則以澶淵虗我公曰解飯畢請別公曰幸同至定興子在江村不二十里也忍無一夕話乎乃令從騎裝衣冠歸獨騎從從者唯公

子姪三人僕從數人而已是夕大寒官署無火與公子督彥英二被共一夜就火火被薄是夕無火遂不勝寒詰朝將別公曰未盡語幸悉于涿度至涿還必經兩晝夜迺馳一炙歸取枕被明日別于涿公又曰虜報詭紛將與子定計前路十四日至艮鄉十五日公將于是日趨覲僕曰自此將安歸非惱赴急也方聞被放何爲可司馬門乎公曰我當入爲　上言之子自布衣奮

身死國今非其時乎僕不敢言隨至長安天已黑高陽公未易衣冠中使宣召卽隨而入漏二下迺出出卽奉命閱城事與李伯紀倉卒閱城無異嘆今昔之同局也天曙僕趨銀臺門欲上封事自白銀臺以虜棘謝不受歸而相公方草疏復命謝大司馬以下不見忽聞四相君至迺以纂授僕終之寓凡三楹公見客于中僕居其左聞蒲州韓公諒大將歷舉滿桂祖大壽尤世

祿公曰皆戰將非大將也次舉馬世龍公曰可然用于此時則不勝四相君起而請其人公曰今日之事必茅生乎衆皆曰善當共舉于　上華亭錢公曰得無以門戶葛藤耶公曰此非葛藤時也韓公曰待公閱外城乃共舉于　上前僕　上召對面自拜之完一夕公已奉命論總督京城內外戰守事務不復往通盖是夕　上得報知虜已過通矣明日塘報絕盖虜已在城

外也而都城人不知有欲乘機出之而自便者乃盛言虜未過通欒之近不如欒之遠　上迺夜傳旨命公仍往通州公閱外城宿于外不聞也僕迺函　上旨俟開門卽開于公門開已午矣公還寓卽戒行具疏請放辭典籍報公卿候蒞任亦謝撤之公方草疏畢公卿集寓勸公無行陸續馳闕下跪門請留公公與客語不得絕僕曰急矣告公曰未有　天子遣宰相禦虜于

都門公卿踠門請留而宰相待命于私第者請
謝客登車車徒不能盡待姑請以已至者往公
曰善公卿有追送于宣武門者皆涕下沾襟公
譚笑別去蓋從者三十六人共騎二十四而已
其中爲僕之從者五人出城至東便門日已落
門已夯留壘十矣廼宿于僧舍虜恐已至城下
去門五里耳公譚笑益快明早門不開公具疏
請日旣中虜焰撲天僕曰公不能待詔方出也

使一時虜攻門公戰于門之內乎非公信地也
且車薄不足守守崇文諸門乎未受詔不可入
也請公死于城外公令予姪歸曰吾將與予共
死矣死豈人情哉使我苟不死靡予無以重將
奈何僕曰儀宿誓爲國死今日公左右無一士
爲公亦當死死矣無足言唯兩年江村有殘藁
百餘卷以累公子耳公子楚唯等拜泣余廼解
其所佩七首曰非籍此殺賊也乃反覆揄中人

使開壘中人執不可至與變色會中府鑰至乃
破壘而出出十里不見虜虜所殺傷燒毀盈道
有伏而出者曰方在此一倘時度其蹤在三里
內耳至通終不見虜通城守者曰此安得相君
哉虜誑我城耳屢諭之免冑而見廼始入入而
虜環聚京路之間夜火逼天爲畫城守事粗定
門久塞不得都門耗僕以私金募死士始得會
諸路之師方將嚴兵進衞而祇大詩以東師潰

矣高陽公奉詔招還移鎭關門廼復止其入衞
以是役見委適馬帥僨事不得不黽勉爲之頗
有客計不敢述日夜料關門城守未竣而虜至
抑虜頗合兵謀繼而身將銳師七戰馘賊六千
級功績如山壓于樞署又以奇計使憨先返其
曲折則高陽公唯闇之　主上舉朝不聞其崖
略在督師後紀不復及獨受命東揭倉卒之間
使數萬之卒無器甲而有器甲萬里海若無舟

楫而有舟楫功在垂成倏以中變事基于中嬖
而敓于姦弁成于逆賊幸保餘生更成罪案遠
戍萬里羈累毁家日在刀俎不復記憶今夕偶
閱舊牘不覺喟然總之致身之義畧竟此序撫
虜之績分半于弓刀灰盡其粗者露布在天下
其精者祗可言之後世其所可共考者唯此殘
牘而厥功不就徒增惋結爰其十九聊存往事
亦可爲凝膽之殷鑒也已

東便門本末序

儀于戊辰嘗有封事辭官末曰無以明臣當劾
死請發臣遠戍使畢命鯨鯢以明臣義至庚午
仲冬望虜薄通州儀于十八日以二十四騎從
高陽公自東便門出乘閒入守之凡千八月而
又迎虜鋒西追東師褰創百戰幸五城復首虜
六千餘功牘如山每厮名居首而乃爲一二人
所弄名在丹書擬以立功　主上猶薄其罪僅
與罰銅至七月乃逮又荷寬政僅如三年前所
自擬者而已爰書則錄其功雪其誣一字不加
于罰銅者自此餘生孰非曠典若不明告天下
是自賤其辜而蔽朝廷之仁也謂之東便門本
末者以恨不死于此以至于此也然虜以此逐
身以此戍故曰本末

督師紀畧序

往高陽公之身請督師也　熹皇帝命之曰漢

唯孔明唐則裴度訓詞鄭重幾以加矣高陽公
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孳虜犛頓獗朧四百餘里
駐師右屯遊騎出入三岔奴一夕九驚自遼陽
徙瀋陽復幹窟塞外幾幾遯匿矣此其功名較
郝山之替壘天水之嚮應何如哉乃內格于逆
璫外格于媢相耳食附炎之徒又從而揶揄之
勞瘁憂懣幾于盤辟而下無韓弘以爲都統李
愬以爲前茅縱有總愈猶孤掌耳而璫勢相感

蔽　主上手重翳玩　主上手股掌雖有烈火
燒心衆鏑叢體之懷不敢斁陳當守其難易又
何如哉僕本以徵書起家會時之急[illegible][illegible]將
高陽公以其謀談可依萬一遂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頒
中權措據三歲同作時以去鼎鑊餘生復[illegible]
聖朝記憶往事與同寮鹿子伯順輩纂輯成書
庶以示之來茲夫有亮度之才亮庶之遇其難
易尚如斯也而況于它乎

戍樓閒話序

茅子十年戍樓矣不俟今日戍始也但前此則
入參虎幄出御龍驤軍書旁午每一夕十起戟
血未乾裹創復出不得暇作閒話坐嘯如平生
耳今以諸公貴人之靈遂戍南服身賤責輕戰
則兩臂之外無所用其力守則五人一雉功罪
不過在一武之地雖致死効命輕重不殊而心
閒神適得時與伍中儕輩市酤摘蔬爲竟日之
話閒次舊聞以資鼓掌旁有好事者筆而成帙
不貲識小危不忘君庶幾兼焉亦足以使異日
取伊人之戍跡爲嚆矢而引滿也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六

傳遠度四部文序

天地之間皆文章也陽則為朝庭為軍陳為人倫為山為川為風為雲為日陰則為佛為仙為鬼為神為穴為蜮為雨為雪為星為辰亦唯人之所取而已取其近于陽者則高冠大帶矣小

之則舞女豪賓皆治世之文也近於陰者則古箭野寉矣小之則幽花奇草皆弄世之文也六經俱治世之文詩亾而騷作漸近於陰陽之變化自質而縟自簡而繁自勁而和而其弊也氣日消骨日摧神日弊於是陰者有以勝之如月之勝夕陽星之勝暝色也陰之變化色愈剝則愈新思愈入則愈幻調愈轉則愈聳而其弊也奇為詭曠為放高為啓而陰之窮復思陽如夜

之息旦竭之息暍不啻飢食而渴飲也而世遂用陰爲癖爲徑夫夏不以冬爲癖晝不以夜爲徑奈何文而徑癖之但當論其所至耳至不及而欲借陰以飾陽之陋如惡貌惡而避于與也其可得乎吾友傅遠度學根于六經才放于百代而好爲意外之言格外之勢以行其文人遂以狂目之如奇峰迴淵皆鬬知其高深固不敢狎而遠亦不能敬且愛然意外何謂哉格外何

勢哉近宥于古人之籬而遠藏于天地之內遠度即善爲言哉出其鋒與古甲乙耳豈能外乎天地哉而世不知豈何知夜又烏能論遠度之文乎夫伸于知巳而絀于不知巳若遠度之文其不知者以爲狂也可也知者以爲癖以爲徑嗚呼遠度直詘於知巳矣且未貴而遐舉未老而早韜文未盡遠度而所存四部者亦略盡遠度之文遠度叅手訂之而余既哭其墓自其家受讀焉嘆曰是可畱於天地矣故序之

范東生詩集序

包山吳凝父覽家仲懷所撰范東生詩請序嗚呼自吾友亾吾三年不言詩今爲東生詩序是與東生言也奚不可雖然東生不能言矣吾姑述向與東生言者是猶東生言也東生之言詩每不可一世即千百世亦希所可當其意所不協即喃喃詬誶張髭觸掌若挺撻之始快者人

每以爲狂夫狂夫能罵世耳英英往哲千人所師而東生敢有言其所與言之人又必蘊藉深豐吞茹後先者東生使無所見必不能即言言而一語不中衆喙及之安能終其身咄咄不休耶故吾謂東生之言雖未必盡合然其敷辭發意必有所獨至故耆儒老宿不能回然其所言之意終世莫之解余曰是非所以啓來也故嘗謂之曰詩之高下定於調矣自調弱而詩靡自

惡調弱而詩亾夫黃初大曆謂之至也然其所以黃初大曆者非有格而擬之如今之擬黃初大曆者也葢標意於意外故辭不盡意表辭於辭先故篇不盡辭意辭常狂先與外故其調自高而後之擬者徒刻畫綴拾欲使之肖肖則肖矣奈我之意終不能自著於篇而古之辭又終不可爲我之意故其致易盡而其事易厭是以今之言詩者以雄偉壯麗不足道率而趍恬淡

疎宕以爲陶韋再生王孟復作而眞詩在矣不知苟得其故則雄偉壯麗亦眞詩也徒以形而求之何異西家之女炫黃横黛以增其陋而東家之醜婦徒欲以毀妝勝之乎故吾黨作而曰淡曰秀不淡則不秀離淡而言秀則今之聰明男子所自號爲性情之言者也葢其說離調與意而二之以學古者學其調耳故古人不足論而自出其意任情率致或直而似野語或煩而

似蕪牘或理而似偈讚或俚而似謳謠泰然曰吾可以作古夫調生于意故意至調形今欲于聲音口吻者當之則調亾而意亾意亾而詩亾而其原由于惡調弱者擬調而忘其意東生抵掌曰嘻我意之所至以無可道者而姑道其意之所非得于言而懸鑑攝忞攻排可已雖然凡極乎物者皆至于物而非物之至也故言淡而淡有至可至者拔山舉鼎也不可至者輕刀快

馬也郎子所謂先與外也子烏乎匿余曰唯唯否否聖人之意不盡於六經非不欲盡之也其不可盡者存乎人而我不得言也今言詩而必欲盡之則聰明男子各以意迎而淡之義不著不淡則不秀不秀則調卑鄙而詩靡烏乎可東生復抵掌曰諾嘻乎東生巳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如苟有淡秀之士安可使不聞東生之言乎若東生之詩則觀其言可矣故郎次之爲東生

吳居士集序

吳居士凝甫一日謂予曰詩自十年以來我道始大振然不轉盼間而吳與范東生吳門王亦房黃伯傅嘉禾費元朗釋道敷俱已謝落今之人惟曹能始鍾伯敬董遐周譚友夏蔣襲甫及予與僕在耳他人非不作然調不合則不敢旁附不旁附則吾道孤孤而復謝落吾爲吾道悲

今東閩多故人心猷駭風雅淪亡其無日矣吾爲吾道悲東生死吾爲定其詩伯傅死予爲刪其詩元朗敷公死我與子傅其詩今亦房死吾兩人又將有事焉如吾二人者安知伊誰之後死哉吾自定之而子序之嗟乎吾序凝甫之詩亦已屢矣今序凝甫之詩將有待焉而竟於今日哉雖然吾詩言死友之詩而可以知生友今天下有東生之端淨乎有亦房之明通乎有伯傳之雋永乎有元朗之簡淡乎有敷公之幽峭乎而凝甫之詩有不同於五子者乎今天下重凝甫而思五子夫重在一時思在千古五子末扶而已爲千古之始凝甫合集出而已爲一時之極然凝甫雖置於極而尚與一時相頡昂五子稽一蒸而卽與千古較錙銖難矣哉雖然今集者遺千古者也今眞能讀合集者未必肯以一時恕凝甫而凝甫可以作千古吾可信凝

甫於千古斯言也吾不敢問之世而可質之五子矣

敷公詩序

越之南有敷公遠千里而問詩於茅子茅子曰吾知詩也歟哉敷公曰豈知詩耳自二南而降皆可言也茅子曰勉而爲言則吾能毋乃使人疑不以哀摭言者乎我則其述聞之三百而降風人之旨後如吳漢之格四而五也非創也情

至而格生焉猶有先民之遺風乎魏之自夫漢也猶風雅之亂屈歌也情不渝焉六季其靡乎然而巧者猶情之支也情不衰而何保於格格寖變而衆唐之道也其意於納乎非漢之倫也然其意以前乎情耳君子不多求也開元之季士大夫有偭格之端矣故作者傷之或矯而俚或變而雕雕其六季之道也俚慕古而失之君子乃病焉彼曉而曰情也兩傷之矣宋之格猶

慕乎唐也相戒而遁夫情兩傷逾甚焉佻而言俚風斯止矣然而亂於俚俚而并失乎情趨宋之謂也元其慕宋之格乎稍自喜而言致致也言彼固曰情也情生于口猶無情也雅斯止矣然而亂于雕雕而不能爲雕胡元之謂也國之始元之季也一自振而猶逾于宋茲以還稱今之詩矣吾忍言今之詩也歟哉敗我與爾言今之詩也歟哉嗚呼哀哉我觀於今北地振之吾

舍李何適矣李之言格離情也風人其邈矣七子之始也龍也七子之張也貞也是獻吉之所僕也故楚人歸俚而吳人歸雕嗚呼哀哉雕于俚唐李之弊也及其盛也唐猶百之況于衰乎吾爲茲懼夫絜情以求格可以爲難矣降格以求情吾則不知也夫情至而格不能一黍閒也格生於情灼然也詩之病也而非一途也亦灼然也矯今而復過之可乎哉故曰格之軌也情

之不及也君子惡夫不及情者以此若義也今之詩者不育其義是誣於詩也吾黨之士珞珞爾露其短律始于五字焉漢之餘也唐之始也是道也雖純駁耳有數人焉爾敫其一也曰敫也何如曰爾僧也僧之鉉以經術稱歐陽氏師之矣行也以律數稱衍也以軍旅稱永也以六書稱彝之踰也唯画以風人稱嘒嘒爾其言詩也慨慨爾爾其擬之乎是衆四子而五也曰非

也從數子而後有可言也曰我知詩也歟哉無已篇至而無有乎句句至而無有乎字宋獻云

玉碎集序

玉碎集者僕友生費朗之詩也朗本名慧字元朗乙卯落第始更爲朗不及行而卒稱朗者不忍沒其志也僕辛亥始交元朗時蹻蹻都下每鼓辯雄向搉古今力撰虛無不半莊譴僕又與二三子日稱詩元朗獨絕口風雅僕亦以元

朗勝我者多我庶以此多元朗癸丑秋僕始削故稿妄曰語標同調抑時喙元朗掀髯曰我今而一言可乎傾櫝中約略二百首一座爲色土元朗曰未也聊以僕汰取遂相論次者竟晝夜存八首冠諸集者也焚其餘一座爲香憐元朗笑不顧自是兩人日稱詩之相知更深於向所上下與同者也元朗始爲五字詩一時作者莫與伍僕進之曰涵而看者五言律乎沉而變者七言律乎簡而轉者五言絕乎活而永者七言絕乎質而雋者五言古乎倩而老者七言古乎元朗益相可遂擴而爲諸體體皆稱僕好持論慳於恩好沉闇脫於出元朗日兀兀不休每一句字間爲竟句斷酒罷婚或中夜披衣嚙指出血或徙倚孤樹流鳥墮穢不覺也其出語也抽緒有委溢芬有澤酷似長源橫流元朗則曰我窘于才以恩補之我汰其今以法劑之我

求乎氣以力稱之故其功倍于人而所獲者亦欲倍于人元朗能射人詩其喜爲的更甚于射也故相與商榷者垂五載而其詩僅七倍于往所存元朗謂古作者家苞萬亘筲事型物矩我不能也本朝諸子炫市肆飾倡服汞爲金椒刷糞取帙大如山我不忍也竟一生之力得詩一二百首成一家言稱眞詩人以待司盟者之位置則不敢多讓嗟乎孰知其所志未竟僅僅得

如許以終耶雖然語曰寧爲玉碎無爲瓦全使元朗棄此而取彼則能詩以來垂三十載豈不能積家集三四尺權短絜長未遂出諸名宿下傾波骸焦肺寧以此終則之名生雖不及行安知不行于古無窮耶因論次之名曰玉碎集嗟乎元朗之爲玉碎者豈特詩也與哉別有傳故獨論其詩之本末若此

傅遠度詩選序

傅子汝舟年二十九交茅子元儀次年有七幅巷集未幾有步天有唾心有英雄失路有拔劍有繁複有藏樓有鬱務迴文是爲傅子八集而是時傅子已年三十八矣又六年大歲丙寅火火其篋中之詩而板行八集則自行于世又次年乃屬茅子選而傳焉茅子曰噫余足以言詩也歟雖然非子孰言子詩乃鑱刻峻斧爲詩三百篇既成而敘之曰天之將與斯文也實啓之其不能無敵也如一治一亂生民以來未之易也其不能不歧裂隊爭也如分霸閏統自周漢唐宋之季孰能已也詩不能無盛衰古也故孔子于商而止存其頌詩不能無歧裂隊爭今也故周以前世未有朔統偏霸而三百篇以來詩始道雜而多端詩與治通非天孰啓之詩與治通而猥曰唐以後無詩唐以後孰不乘六龍操三重以符帝命哉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

而猥曰唐以後始無詩哉蓋周詩亡而漢詩作詩各盛衰於其代之中非合數代而爲盛衰也其所以代各興者猶之尚忠尚質尚文政以代殊也其體日以令格日以降者如淳者漓朴者文天之所不能主也其合數代之中而唐踰六季明踰宋元者猶漢治勝于秦唐治勝于隋未可以世降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之代矣而代之盛衰猶不盡此乃猥曰與其時爲上下故趨唐

者陋矣陋而又益之必初盛而無中晚如是則晚固後乎中也中之錢劉時不先于盛之李杜乎中必降乎盛也貞觀之治不如天寶乎而說者又謂盛勝于初猶未也二雅陳周魯頌十五國之風非半際其衰乎孔子不刪之而學詩者曰中晚無悞脉悲夫夫詩與治通治者政事功業也漢之元成罪于歸命隋之大業突厥來朝貴其功業政事勝于文武開皇哉蕊釀于先者

微于後猶之葩矣或方艷而即凋或能舒而久燁故各盛于一代之中先後所以異也知此而始可與言今日之詩　祖宗三百年化久治微其所尚者勝于古其爲音也亦宜踰之而猥曰以七子爲盛今爲晚七子贋音也　高皇帝亦贋治乎乃說者曰夔天方亟而曰音和以乎不信也此不知時者也我固已言之矣說者曰贋音猶莊眞者賊矣贋音猶壯眞者瘠矣贋音猶舒眞者促矣此不知詩者也七子者未盛者也袁鍾者歧裂喙爭者也明之詩在于今之人而一人之身亦必以後出者爲定今人多乎哉傅子其選也觀傅子之詩又觀于今所定則莊孰于此壯孰于此舒孰于此而代之說時之說人之說始各伸而茅子言詩亦庶乎足以報　高皇而贊孔子茅子能爲是言也歟哉亦天或啓之茅子與傅子方成詩于天啓紀年之時詩之

格有稱建安者正始者太康者元嘉者永明者元和者大曆者元祐者而明實闕焉若或待之建安之詩爲三曹七子正始之詩爲左張潘陸元嘉之詩爲顏鮑永明之詩爲王謝元和之詩爲元白大曆之詩爲十才子元祐之詩爲蘇黃天啓之詩爲茅傅其拔劍集不載以自爲書而此其傳贊也爲鶩迴文不載以足以單傳也

傅遠度魚藍集序

遠度之詩如斧鑿逸驥不諱其乖與蹶也人以乖蹶目之而忘其爲龍爲驥余嘗爲刪詩三百篇如奪掌內之珍如割帷中之嬖遠度俛而聽之而其詩價亦遂騰上海內聲畢濬斗以上俱無異言匪能益之不使倒之而已余別三年而遠度殉刪後之詩又有魚藍集其孤龍與薇欲余定爲以遠度不可萬古俛而聽於余非余孰定遠度詩者雖然非忍也夫名葩異藥不礙爲

膽瓶之伏鷄髮之插者以其續者無涯也蒼松老檜凝然千百年之尊則不忍攀折矣不忍者不忍其不再也此遠度今日之詩之謂也然亦惟遠度刪後之詩爲松爲檜能蒼能老而後可不然則嫣花媚花先其內而倭矣豈能待愛我者之憐耶雖然遠度所刻詩亦稍稍益於三百篇溢徑寸之珠而寶者無妨爲魚目西陵有誓而當者不礙爲無鹽亦在其意而已異日當孤行余所定而稍益以魚藍者以之爲傳子之詩可也即以爲茅子之詩亦可也神龍良驥必萬古歸我友而始無憾焉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五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七

王亦房近詩序

詩壇中自吾黨作枉吳門則有王亦房氏當癸甲之際士大夫聲合影附曾而趨吳亦房獨自吳北走燕趙齊魯邢衛之墟士大夫群而咻之以問茅子茅子曰微余亦不識也及亦房歸而

得詩成帙授茅子爲之言茅子曰微余亦不能言也言詩者烏乎託哉物欣欣之物戚戚之物壯激壯激之情愈不及則詞愈餘情愈窮溢則詞愈變此古今以爲善詩者也其詩也乎哉反是者可以詩而窮其生所歷也可以詩而定其志所循也可以詩而考其交所成也又反是而瘁與榮背媺與悪背合與離背詩人之旨盡而詩喪詩喪而人喪人喪而烏乎詩哉亦房未遊

之詩爲閒居爲曠致爲安交將遊之詩爲遠猷爲固窮爲全交巳遊之詩爲歷覽爲遐邦爲擇交唯如是則欣戚壯激爲亦房行也亦房行之以無負吾黨而已其寧他長哉不然請質之吾黨之范子賈子董子三子曰微子言也吾聞其師詩未行士大夫巳羣而企之

披襟集序

往予欲萃同調集三藏弗克就人負代詩負人

篇句人句句篇宜哉范子與吳子相日夕者未兩藏一旦決臆成披襟集殊過我遂爲之序夫詩之同然乎哉同則沿沿則傳傳則速朽故爭博以自非小忿也一楚狩獵非鶩勝也爭虎狂徵非持名也以爲不異則不眞不眞則不傳令才殊軌豈四牝之足約乎性殊治豈質篇之足劑乎余必欲同之其弗克就也宜哉而二子者一旦成豈商徵合歟五金範歟百采繪歟抑遙

源其歟雖然請得而言也古而五吳本孤帆帶雨范則千家霽矣古而七范本琵琶作語吳則朱絃冷矣一變而律吳能潮帶夕陽范獨山開層綠再變而絕范能藕惹翻紅吳獨一枝凝雪異哉所謂同也而二子者自以爲同芋子亦以爲同蓋聞之詧也三百篇不著其名十九首不存其目古之人曰同也以詩而微代弗以人而徵詩以篇而徵人弗以疵而徵篇此二子志也

亦余志也若其取義或曰以三山領邦又或曰不然二子自可作古故不詳論

香魂集序

香魂集者虎關將家婦馬氏所著秋閨夢成詩也甫陽宋子爲行之而防風茅子爲之序嗟乎吾于是而慨三百篇也三百篇之詩無論其靡所不至即其導情寫怨短章片語亦非扶風飛鵠所敢望而後之人以今而量古遂以爲當時

之士代爲之夫古之作者男子之名巳不傳於後世而又安知女子之不能爲乎古惟無意於名故但吐其意之所至而止又何暇代女人纂而乎古太史採風而貢于王唯以其真也故化被江漢乃有二南使有代者而又安所用乎今馬氏之名巳亾其所存者姓耳使并其姓而亾之一一傳再傳孰肯信其爲女子之詩乎天下唯女子爲不幸生于窮陋則其名不援生于華貴

則其名易疑今馬氏幸婦于將家介胄之士不足掩其才而遠戍之苦又足以發其怨故其未散之香魂猶彷彿於筆墨間耳雖然名以不傳而始可想使馬之夫族母黨彰著太甚安知今日信而行之者不易而爲疑乎吾是以爲三百篇之詩人悲也又爲三百篇之詩人幸也

吳凝甫青溪什序

詩有以地著者周南召南是也地有以詩著者沛上垓下是也若吳凝甫之青溪什則兩者均不然國風偏天下而不聞有南音逮漢魏之際蘇李曹劉皆産西北卽建業之盛上下二千年無踰于六季然而靡靡之齊梁與凝甫之骨力相萬矣卽表表之顏謝又與凝甫之性情相萬矣青溪必能重凝甫而又不幸先凝甫而開如宸中名岫巳經剝蝕者卽加點綴巳非天造妖好蛾蠓嫁作商人婦卽復整飾入少年閨中往

日風流巳不能賡然則青溪固不能重凝甫凝甫亦何加于青溪哉凝甫歸洞庭急梓其詩以謝故人因論青溪之略如此若凝甫之詩巳表于他集不復論

徐元歎詩序

我嘗曰詩與人合及我聞元歎正裘馬中人也巳從王亦房見元歎詩則元歎非裘馬中人也終以信所見不如信所聞謂非元歎詩也既而

見鍾伯敬道元歎不已問其識元歎否曰曾識之其衣冠朴野其飲食蔬水其人則朴野蔬水之人也曰昔非此元歎否曰卽向之裘馬而改弦轍者也竊以世之人所可改者衣冠飲食未有能幷性情之言而改之者終以自信不如信伯敬以爲元歎果改其裘馬之習也頃元歎至白下始就我觀其人頌其詩又觀其人乃知昔之元歎卽今之元歎也其所改者乃衣冠飲食

而其人之樸野蔬水當其裘馬時而昔不然也故其發爲詩也乃性情之言而非衣冠飲食之言此所以謂之詩也此所以謂之徐元歎也伯敬之贈元歎曰興觀羣怨有如斯必興觀羣怨而始謂之詩此我兩人之所以論詩也嗟乎此可以衣冠飲食者爲之哉願學元歎者無學其衣冠飲食也卽裘馬而可矣

錢時將詩草序

喜怒哀樂人之情也怨者居哀怒之間者也夫子之言詩曰興觀羣怨若于怨獨有取焉何也人之情唯怨爲獨至故其吐于辭也能曲寫其不平之懷象物物會臨幽幽發辟不肖其衷而止其于歡欣和暢之事雖形之極麗鋪之極恢而所入者淺則所繹者浮然怨亦難言也必怨之中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而無激無懟以成風人之旨非得風人之旨也得其志也詩言志

得其志而後得其情吳門錢時將不得志於時濱于怨者也故其詩獨能達其情而無緣飾之贋詞無激張之昂辭無喘喘之艱詞而以成其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者夫詩至於此雖不得志于時而已自得其志矣又何憾雖然吾聞之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極至乃爲律矣故詩亦幾變爲有律律者律也其宮商不相假上下不相[illegible]作爲十二律也故律不

易言也本朝之詩首攻律弇州之論高孟曰五言近體非其所長夫高孟真能達其情而得其志者也而猶曰非也則必離情性以爲詩而後可矣故至近日吾黨作乃始真有律時將我黨之儁也以獨至之情而竟詩之所極至豈易乎哉故表而出之我非特爲詩人言也以爲欲得其志者言也雖然非予言也夫子曰何不學夫詩

文啓美泰淮竹枝詞序

古之詩蓋採謠而獻之太史用於朝則爲雅用於廟則爲頌而國風其餘也雅頌變而廊廟之士別有詩詩以紀事則史也以敘意則書也以評隲則春秋也以言理則易也而詩之爲詩始抒於謠於是詩人及抑而爲謠或感於事或感於時或感於地而均之附於國風之義者也晉以謠爲詩今以詩爲謠亦古今一大變易哉而竹枝詞者謠之別也其體起於唐人蓋其格爲七言絕句便於播事述情較之他謠之體易暢而盡故學士大夫喜爲之然不規於正則以導淫也非勸百而諷一又非風人之體也不規正則不可以教失風人之體則不可以傳蓋規於正則爲性合風人之體則爲得情非性情而可以播遠道所不載也文子啓美客泰淮不滿歲而因其地酌其時概其事者爲泰淮竹枝詞詞

一出而唱破樂人之口士大夫又搴而稱之啓美雖嫺於文人豈盡不若哉獨以得其情性故也得其性情雖聖人復起不能廢也而況於今之人乎後之作者欲循字句而較工拙其流傳必不能及啓美當弗自驚詫視茲序焉可矣

謝長秋桂嶺吟序

嘗辛亥壬子間僕年十八九至京師時天下方無事日與五方七貴及四方能言之士競爲文

章聲詩以爲怡悅又十年再至時天下方急兵無貴賤皆以奇策劍術相高無復言文章聲詩者矣又七年以環召至時方釋璫禍眉宇間皆有愛生之色故與諸公大會池上僕有句曰快語不妨總快飲淸流任衆見淸時蓋實錄也追旬日僕以忤時去又二年更至則虜在城下挾二十四騎翼元老奪門而出轉戰虜中七百里幸以保通保關招潰師復五城馘虜六千級功

贖盜簇而亦因以罪謫矣然聞池上會者不以一日之暫忘當患難糾紛時每有過而聞者心甚慙之昨日見謝長秋于東南出其桂嶺吟見示讀一再過爲憫默悲涕者久之蓋長秋亦池上人也僕被訴遠謫職禦魑魅長秋亦胡爲爲萬里之行令四方多故故將廢帥俱得自効而僕獨無繇日汨沒于文章聲詩之間令冉冉老矣　天子幸而赦臣使以士伍備宿衛値有毀

會宗封事尚能如陳子公屈指計吉語以釋天子之憂且自度未及梟何于飲長白與斬郅支者絜長比短然破家爲國海内共知亦未有兩獲財物入粟諸不法事然戊巳間名在丹書士大夫頌其寃者猶不絶今麗士伍者三年矣未見有劉向谷永王鳳耿育之徒豈非天乎然人各有志子公志在爵秩故大功不賞天下共矜僕受縣官恩厚當遭璫禍不知死所　主上

獨拭洗湔濯獎其學愛其書滋綸特眷朔先于士大夫故恨不能盡死爲酬而日汨沒于文章聲詩之間死不瞑耳不然長秋爲萬里遊詩且益奇如俯視羣峰動渾疑巨浪生等句驚破萬人之膽僕銀鐺琅琅歌誦不輟亦何不可萬里而忍以一時榮辱奪千秋之業哉行矣長秋過從京師故人爲言倘不忘池上一日則長鎗大戟猶可爲賢將軍鋒部不然而燕山之勒似

未有能踰老奴者則請以後出塞詩屬長秋序之以報我矣

莆田四子詩序

莆田四子者生不同時而同地詩不同調而同骨間嘗斧削而論次之或有刻者以其地之同我爲之序以其詩之異也序曰詩不異烏得而稱詩人有性靈非關授受心具曲折豈得準符凡其所爲同者皆取象於唐寫形于影北海所

謂學之者俗似之者死縱間發微言亦中大道而芳臑不開香光偶襲探之亦可釀蜜置之直已隨風以此言詩詩烏得不敝同之敝亦已遠矣彝盛于嘣嘣彝盛于閩閩文數也我取其四子者標異于同足以破習見而啓孤靈也請言四子之異魏子時敏短言頗饒竹韻長言間似霜鐘雖酸餡猶存而衣冠既朴人不厭其支離反復矜其淳雅陳子子昂月在雪前篺離笋後

每發悟後之言一救文人之痛其短在襲少陵之笑貌遂增點汚于雲霞至陡危以眼句撥髓以韵章雖古之作者未之過也吳子文潛豈特王謝高門亦復義安領袖故雖蘭亭棋墅祇足發其光華着復換鵝豈復淪于氣習每哦其得句可以忘形洪于寬滯韵爲身幽光作骨尋常章句之間迥絕市朝之氣兹亦異也已而同生于莆吳子居北山而三子皆産于黃石街時相

夫將二百年而地不越尺武吳子稍遠矣又得與洪子生同時相唱和斯其刻也斯其序也

紀青鐵船草序

往者酒人楊若木嘗爲予言酒色者皆不得于時而爲之者也予心感其言今讀紀君鐵船草有詩曰病酒每兩日尋花見幾枝只因無箇事不是樂危時夫紀君忽自忽緇遊梁入剡亦渙于風塵矣而其言如此豈數者不足爲紀君事

哉紀君所咏前後五君四我友于晋侯太傅伕
泰長源端明文成少師伯安用修太白景略文
中明逸龍門其出處遇合亦各異矣能于千百
載之下動紀君之息事者則奇流奇流斯息爲
未可謂無所事者也然亦何必齊得意于一桃
哉紀君知此之爲事則即忽白忽緇遊湛入剡
而守其故轍曰病酒尋花焉亦可流奇于後世
繫息于來哲也夫飛桃不可以渡弱海而鐵船

可以浮蓮峰唯不必以載爲事故水不能沉是
枉紀君進一步耳

洪仲韋詩序

自有科舉以來未有不兼詞賦而取士者也斷
棄之則自本朝始故唐宋之不以詞賦名者獨
明經一途耳其致身華要者皆詞賦人也其有
以詞賦名家者必華要人也有逸而爲隱流亦
以詩自鳴者乃棄華要而不爲非無致華要之
路者也唯本朝斷棄之故庸瑣者無論已世之
文章功業之士炳蔚一時而不能爲詞賦者有
之士不能爲科舉之學而獨能以詞賦成家者
有之於是華要之外別有詞客矣詞客非附青
雲之士上不能聲施於後世下不能糊口於四
方而華要之不能詞賦者又絕遠之故其所誦
述稱說依附而親昵必華要而能詞賦者也故
下者以辭氣俛仰高者竊其聲調假附標切以

冀其同好之情而詩斯下矣何也詩言性情耳
無問華要人之詩格高下而屈我迎人則優孟
之衣冠必不工也以此論詞客之詩則兒者無
數人焉吾友洪仲韋眞逸士也其不爲科舉之
學實自絕意於華要非有艷而不得之心故其
託之詩也亦直寫其胸臆既不藉於資身亦不
急於取名故三十年以來華要人之詩格屢遷
而仲韋不問也今其詩成帙好事者爲之付刻

仲韋亦領之而已客疑焉而問茅子茅子曰使詞客皆如仲韋焉華要人安得復傲以所餘而高其氣恣其志驅天下而從吾格哉則本朝之詩邁古而上亦可矣而今止一仲韋焉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徐葉如樂志園詩稿序

黃州徐葉如寄我書謂遊事不可知沅湘上流慓悍易亂私懷過計無可告語又寄我詩述遊

事二十章言言流血何其憂之深也乃名其詩曰樂志園稿命我序我聞之樂與憂反葉如方先天下之憂何以樂爲雖然其志則樂矣古之囂囂於野者即如推而納諸溝中者也葉如不眞憂則不能眞樂吾嘗登北山有淚滂沱行吟江岸而灑然自得也憂不成其憂樂不成其樂于葉如多媿焉然葉如有言世受國恩與子共之吾方淚簌簌下而息所以眞樂者以釋吾憂矣葉如勉之詩者所以言志也得其志知其憂得其憂知其樂

朱枝昌詩序

包山故多畸人以詩鳴萬曆間有吳子凝甫葛子震甫云二子之詩雖不能備舉然其孤峭曠宕則肖于包山矣而二子者久而稱朱君枝昌枝昌之詩我不知其于二子何如然讀其青樓竹枝詞託物比志出婉入艷似不欲以包山終

也而吾友范東生亟言枝昌東生雪人也雪人之詩稍稍與天下殊者惟戶列體裁而東生則以孤峭曠宕稱今枝昌之詩我亦不知其與東生何如然其託物比志出婉入艷非東生之所欲言亦非東生之所能言也枝昌之與三子其同而異異而同必有道矣今枝昌以詩行三子者自知之余何能爲枝昌贊一辭然頃與東生共事全唐詩紀每舉名最盛詞最俚意最乖

者尊如盧仝姚合然爲全唐詩紀者莽能棄也豈非以名盛則傳傳則不復泯耶夫名者實之賓也而實以名傳豈千古而下道固然歟然包山之二子尚峻節不近名夫二子包山人也固宜伎倆天下士矣豈肯以包山終耶然則以詩行其誰曰不可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七

卷第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八

先君茅薦卿先生集序

先君子薦卿先生棄孤時孤年十四耳然已爲諸生苦塊中卽輯先生遺藁詩自庚子以前者已定爲菽園集行於世其後則病榻間手自竄定以授孤孤卽長跪請文藁曰已亾之矣叅先

生之詩神淵骨聳冲融大方士大夫類能言之至其文蒼簡爲質而渺波萬頃常在咫尺之間敘事則描生化工論事則言短物盡先王父鹿門先生宗歐祖馬得文章正法眼以領袖本朝學者贗儒優筆幾蝕脊之終不能屈而先生傳其家學一出於簡峻以班佐馬以王補歐竊謂近焉然每慎出之旣出復不自珍惜故散佚無遺儀自丁未至丙寅凡綴葺二十年始得八卷合詩十二卷以爲薦卿先生集猶以未得盡進之五年身試于虜于讒幾不及竟事乃作而嘆曰此亦足以槩先生矣生子如孤兄弟卽不敏亦未敢隕先人之學乃隱忍二十五年日夜恐墜失頃崇禎改元　主上褒臣儀能輯傳家學而先人之集尚未及行世儀不特負親且負君矣遂勉出諸笥嗚呼以先生之所抱竟以孱徊國不及畢所施然所至爲循吏爲幹臣爲諍士

世猶得習聞獨一二遺文散落不可拾而乃欲以斷璧遺珠以槩其山川之蘊天乎其忍言哉其政牘家乘十二卷別爲外集不敢附此者恐以掩先生之文也雖然烏可掩乎敬爲序

唾香集序

詞何爲而作也曰殆樂府之一變乎樂府何爲乎而詞也曰吾烏知其所以然也分篆而備隸備隸而草行曰趨曰便曰解曰媚氣固然耶詞

之列于藝苑也將何居吾方息之而若有得也殆天之河漢乎草木之筠乎百骸之肴乎日月星辰炳所衔也而無河漢則宵宇不韵嘉慕良材衆所養也而無修筠則岑寂不韵耳目口鼻形所司也而無列肴則風止不韵然流觴弄響而必責之以喈喈舞女蹁躚而必責之以蕭韶顧質無姿徒善輸蔽于是吾友吳六郎吾家茅仲子起而謂曰兩人方有詞也今擲之而名曰

噬香質子言以序之曰色聲味觸萬物資生構采持新亦於展力而兩子者顧有取于香也先得吾之同然吾何益吾言雖然吾聽之將噬而香可吸耳恐無香之可噬也以無心待有情有情何限以無情俟有心有心立窮二子其識之

鍾山獻序

宛叔歸于余年纔十六耳能讀書工小楷余察其斜膴循其輪郭乃授以筆陣圖書駸駸入品授以詩詞之學本之三百篇業既竟始衔而下之以極于今之藻宛叔于書則冢筆池墨衣被靡破于詩則遊戲涉略若不經意三年而忽成小咏其秀拔逸肉可與入也又不減于書尺寸余喜與疑者半然每有摛結則雖單章片句甫出而必病矣竟以是瘠弱每為醫所規終不悛始知其略于外者凝于中也今家集積以例計其侈然張者以不餘思索然究竟讀之何所用

其息其靜為枯身若定得句而呈佛報僧者豈不此勝彼哉究其足當與否不能半即其半之得者亦何至駭鬼神驚牛馬屑屑如稚子弄乎然而神有所必注氣不能泛之境有所必開理不能閡之其出者尺必入者尋如蛟之在地如雩之在原其潤土者深故萌發者旨其蟠泥者深故勃起者暴此可得之聲貌乎而又無枯澁之色以滑其和無驚喜之態以淺其蘊此固得

之天者若徧具而非人可授也夫出之易者無矜重之色出之難者滚浮湛之懷今宛叔之作難而若易之易而實難之積之十年餘矣其當早獻於天下聽天下之可否以權其心況余隱矣行不復與文事所以終其授而告成於司命在此日矣乃葉而刻之凡詩三卷詞一卷志曰鍾山有女子獻今之刻亦鍾山女子獻之天下以及後世者也因名曰鍾山獻

鍾山獻續序

歲在丁卯瑃禍方沸余殆有隱心焉乃爲敘內子詩刻之搽欲余見之也戊辰環召旋被飛章庚午登壇復遭中蹶至東便門之役關永之戰海外之搗俱不意復見宛叔況見其詩乎乃遣謫鑾煙經過里舍色澤神飛人以爲眞王畫錦不是過也而宛叔勉爲笑語肩膴間有不可洗之愁悶新詩如何則憂抑愴傷盈筆墨之外貞臣之事若烈士之徇友有其情而無其詞有其詞而不盡繇于情者殆不能與之三矣余不忍見之又忍使天下見乎然詩至此欲無使見于天下見于後世恐未可得也搽来問其詞而先問其情則詩之至者雖田畯紅女終不能掩況抑揚唱嘆近于詞人之旨乎余雖荷戈老矣然徧世徧詞客敢以質之有情者

鍾山獻再續序

鍾山獻再續者余自閩戍歸簡內子篋中詩而付諸木者也其言倍離索幽切然鮮潤流利似亦倍之人言詩窮而後工天不能制詩之工烏能窮人哉今且不得制宛叔之詩工是又烏能窮余哉余有句曰家傳傲骨爲迂叟帝賚詞人作細君　今上嘗誤賞臣能傳家學而終不及禁臣以傲而戍余方累宛叔爲戍人婦而人不能禁余有詩人以爲戍婦天人孰有權孰無權

孰爲恩孰爲怨可輾然一笑矣

石民未出集序

石民未出集凡三種皆未出山以前言用兵以來之事也其一曰藿謀益東西事起公卿大夫虎懷下向故承問出位而答之者也其一曰冒言益是時軍興貲繁縣官未患弱先患貧貧則弱矣有天下而患貧哉故仰屋竊籌裕國而無病民之術也其一曰靖草益壬癸間奴酋據全

遼蓮妖擾中原將欲兩用之故請犯難以當前及妖稍已又請先難而後易愚不自愛其身蹈險嘗死之言也今兵老矣東西之事亦略見矣用其言而西平不盡用其言西平而猶蔓用其言以及其身遼亦幾挈還其半身不足用并棄其言而全遼尚在夢境間此藿靖之大略也用其言十八九故單與十年雖肘露而未至巾脫不盡用其言故十或得一而加稅之法不能免民財盡而兵亦終潰此冒之大略也書生耳言已戾矣猶較用不用用之盡不盡以衡其理亂益戾矣然言枉也天下之事人得而見也息其言終棄其身抑益之戾以死足以報　二祖十宗於天上復何憾乎夫未出而不畏死既出而不死罷而復不死至今日而死亦過矣復愛其身乎故漢後將軍之言日夕不能忘之矣棄未出集二十卷其爲藿謀十三卷冒言四卷靖

草三卷三書者已久刻布今特集而名之

石民賞心集序

余生七年學爲詩嘗有句云斗酒猶不醉輿來噓天風大人賞之爲一引滿年十七讀書金華山始命侍史錄所作然隨錄隨毀年十九下第長安遂居白門次年遊吳越秋復歸焉自此擲茅迎養今所存詩大率始吳越遊其先此者百一耳棄次之至年三十赴召渝水止共爲八卷

其存者亦止十一二亦似可去不去終以病其心而不欲負十年間同調之貴名之貴心集以所居在其亭以其詩約略其地所作也此亭在西門城上蘇長公所云江山之勝領想平生者是也亭已圮每與傳遊度徘徊想其處今去此又十年始以問世世人每怪其遊而余終悔其不能蓋割然年來胸次幷無工拙想唯咏幼所作斗酒猶不醉興來嘯天風而已

石民渝水集序

當天啓癸亥僕奉徵書起家蓋是時役渝水者十無一選僕俯瞻墳墓俯瞬妻孥俱付之遼東崔矣乃竟恢遼西四百里而始以忤璫罷歸之歲為丙寅至八月抵齊京私第始卒渝水之役其間得詩六卷文于蓮幕使事公牘為多別有集而其詩則襲句中所謂先燒出塞詞者也其言一一入目如見恆弱儒將氣蓬蓬欲燒泥垣每息付祖龍然抗衆議以開故疆定國疆以固單志雪茅以待選俘天幕以共燒并依依在目不可忘也針芥旣入水乳無間撫松而成啻謀臥月以闘大計耿耿當心不可忘也指麾而水犀非集啁哳而武庫如山匹騎胡猟孤航海外宛宛如見不可忘也則從殘燼之餘復圖置罌之計題曰渝水集

石民西崦集序

天啓丙寅旣得繭為編哦息所以白老之地往余之將出也先營包山焉久而為人奪去乃尋求吳越之間最後得石址顧而樂之石址在玄墓鄧尉之間大如掌而兩山之勝皆若伏而聽其位置夾光福步有兩水頫汪洋曰上崦下崦或曰東崦西崦云余初橫舟西崦窺其中有奇必非圖經所稱遊屐所及曰玄墓曰鄧尉而已者哀杖索之不數武而得石址遂挈一病姬稱

寓公于斯因而漸分勝槩圖置蝸廬不意環玦相去僅歲餘故隱心不堅又爲時役然迹其歲餘之詩雖時有不齊心魂無非我石址也將晋石址以名終老之詩姑以始至之西崦以識其始擇隱之詩耳然西崦者固納萬嶺之光怪以養石址之古色者也

石民江村集序

人或以地顯地或以事著灼然哉蓋長江亘南

界自岷峨而抵海陵幾萬里然波不潤于河北我行燕趙之區至范陽得江村焉或曰宋時塘濼水及于此雖叅滄殊觀而高下陵谿猶若可尋焉或然歟然直水之耳曷乎江哉或曰江氏世居之然事無徵居之者爲我友鹿伯順氏伯順以亢節厲孤搴一時及入渝水幕不亢不撓同襟者鮮所可獨膺儀璫禍作儀同伯順病免繼而儀側繫爲其伯順猶不畏避旋諸忠死者之家義問徹天下儀環召未幾忤貴要被斥禍且不測伯順獨收舍之從危病與以甦者屢矣凡兩年儀乃被命逐虜仍留家于江村乃從其家避虜遷徙終保護之不使駭散儀得一意疆場幸獲全效竟以罪謫伯順凡三進秩至奉常遂虜再造功枉不見然竟以憂時致病危不減儀遂以自免家居乃及送儀之南眷眷如也蓋首尾三歲身舍其家可五百日所得詩文雜述

彙輯共百二十卷其七之一爲詩乃以自環召及未抵闕一一日詩附益之共釐爲二十卷以其事出一端識其地不忘其人也存其事所以思其人也蓋儀之惠州儋耳以江村爲發軔僅可抵齊安而伯順之賢又益以父子徒友莽不如伯順豈季常定之所可萬一哉蓋伯順者兼朱游子羽文舉應融而一之者也江村烏得不重我烏忍不以江村名我詩乎

石民橫塘集序

先君爲諸生祭酒時與海内名士結秋水社于横塘横塘在白蘋紅蓼之傷而趙文敏故宅也元時故家鉅麗宅西爲蓮花莊東爲長橋橋亘于月湖即所謂水晶宫也先君既貰横塘之居不守唯長橋數椽尚在蓮花莊後爲朱君釆侍御宅海内推城居第一嗣後曹能始觀察築浮山堂于閩會城之郊隔街爲園囿因山因水皆不事增飾其奇石怪松近勝于園者遠媚于堂堂三楹二个前後闢軒前軒有池頗廣爲寬廊以翼其左花徑以映其右隔街之松石峰嶺皆倒影其中海内稱郊居第一名與蓮花莊等其地曰洪塘或曰横塘之譌蓋其木横亘于會城之外有江心塔寺以爲掩映而芙蓉方山佛樓諸山遠峙近與會城實藉此水以爲横蔽謂之横塘亦宜余至閩能始丈人即授館其處較之

黄州之東坡惠州之白鶴屢遷而得之幸矣故其詩即以横塘名集不數月本州檄歸歸日羈縶湘伏于公府不能退守先人敝廬于鄉而郡中長橋數椽已沒入爲它人有矣不得已仍假息其中偪仄不能容膝時假小舫棹里許繫于横塘老柳之下婆娑久之或曰此汝先君所植也不知已易幾主矣故所得詩亦仍名横塘前之横塘猶江村之不敢忘伯順也後之横塘不敢忘先君所偃息也合之共十卷

小草草序

小草草者集小草時之詩若詞也始于癸亥五月奉徵書終于丙寅六月罷歸里詩凡百八十首詞凡二首詩詞不盡于此而止于此者以非關出處之槩經略之跡則不入也文不載者以所言淡而東事未竟不可傳也痛在目而失之龍翠全遼之半以還　天子督師公之心苦矣

故詩有曰元老不輸西夏績森係猶欠蔡州碑此功罪之定案也詩有曰依舊賃舂吳廡下時平倘許賦噫歸此其出之本志也詩有曰雪夜不教常侍去維州恨與贊皇同此其去之情狀也詩有曰兩句待詔三升戀一日嘲農萬斛空此其歸之胸次也中表郭子綦于我歸也送之十里別不能去憐之乎亦有所不足也書此卷貽之欣戚可供忘矣

枉禁詩序

予瞻以老傖詩下獄猶不自禁有夜雨傷神之作予以傲下獄指我所傲者皆未知詩之人乎生不忍傲以言以色況以詩乎幸其略于詩亦未嘗謂我以詩傲之余又何靳于詩但高垣小巷苦無發我詩腸者僅得如干首題曰枉禁詩以見聖朝浩蕩不如宋之以文字苛人也

又峴集序

天啟乙丑瑠禍始熾舉朝擊之章疏格不達高陽公行邊至薊請朝長至將爲　上言委折詭者謂以甲十萬清君側元儀爲軍鋒幾不免巳而稍解終不許將大軍持河東遂以病去明年削爲民較事者踵之不暫釋不敢見人人亦畏其居於此遂謀治一舟爲泛宅焉顏之曰又峴非能又陶峴之賓客聲伎肴饌也無巳則庶爲水仙續耳幸不一年瑠敗得釋崇禎壬申自戍

歸日困鞠輿至癸酉夏則奔走竣其事以澤國爲家家田廬巳盡獨留又峴以無又峴無以爲寉之巢魚之梁至除夕得詩五卷大約皆舟中作也名曰又峴集嗟乎聖治之日升何如　王上之謨春何如而乃終年踐瑠時之行徑悲乎

四十集序

或曰文章與日俱老將無然僕十一歲學爲制舉文十三四學爲古文詞今所存篋中者尚有

十八九時作且行年四十矣文不加進豈猶未老耶然僕老於事矣少年氣蓬勃惡人之擬其銳也好爲沉鷙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擬其鈍也好爲剽悍之言然設境以參之其猶昔銳而今鈍耳文境亦約略如是也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其情日紆也局日蹙也脉日微也似得之鈍而不得之銳此豈謂所與日俱老者耶然始之欲駕乎古也今之企古而如不可

及也始之嗜古而古不見其及也今之忘古而拜不見其古也直謂之鈍也將無然乃彙至四十除而止其汰者始多而今寡存者今多而始寡亦若以年爲梯其猶今之我耶姑名曰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七終

卷第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癸丑徵變錄序

說者曰癸丑之文遯于庚戌也不啻倍蓰或曰不然殊國而咻之矣夫咻者固當也誅其干時也雖然精沉變而爲浮揚庚戌之變而爲癸丑也其不得不變者也非癸丑諸君子之罪也闢

文心于寥廓補註疏之不及二百年以來癸丑其最彩者也癸丑諸君子之功也我黜其浮揚者而存其可補註疏者以爲癸丑房稿選間有解不必補註疏而特存之者聖于文者也無庚戌無癸丑亦無二百年以來幷無二百年以往者也吾取其數策而已矣其解不能於補註疏而猶存之者雄于時者也我因一日之遐賞而逆料天下之共賞者也亦不過數策而已矣

卯辰程墨幹序

先民有言文章與氣運通然乎哉然乎哉萬曆乙卯　天子御慈寧集百寮親决大政羣執事屛息縮舌仰　天子明聖則其爲彖也銳以果建元以來頒曆者四十有三羣執事頌壽考冀作人　天子欣然渙號盐郡國頒有差則其爲彖也豐以亨執塗之人而問之誰曰不然然卯之言具在卯之續辰也辰之言具在此朔家以

進造士非閭巷之私謠士大夫之通牘操觚杼藻之士抱鬱塞而低昂者也能通者莽茲若其與彖也同乎哉吾故曰文章得氣之先者也非叶氣之符者也何也氣之符爲綱紀爲風俗爲祥應氣之先爲五音爲歌謠爲文章雖聖人復起不易我言也或曰爲此言者不亦殆哉夫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我奉教于君子矣然猝不恤其緯其獨非人也歟哉然則茲之役非可已而已之者乎夫六季之替也爲大業四唐之替也爲咸通然其五七言方錚錚訇訇稱異響炙千古若盛世之音豈無妍者冠裳嫕若藴㥞乎則我之憂豈文章也歟哉卽文章而言諸君子思閫官之諮發槃操之音挽白日倒濁河夫誰曰不然其典繁詞而喪領袖御者之咎也驥何患于騄故作卯辰程墨選名之曰幹幹者畧其華而微其實也

已未開先錄序

僕嘗言文章之道貴開先云開先者非人所可強也然吹蘆以迎氣鞭土以迎陽天道且然況文章乎往乙卯選子丑徵變錄錄成笑謂同人曰門牆之廣我不如羽皇摹擬之專我不如賓王偏至自喜我不如宜之然丙辰行卷其先必藏于我所取是時人之疑信者半未幾而房稿藏稿選房稿選藏稿者瀰漫于四寓僕始益自

信今年勝日開窓傳籌戰茗之餘復不禁伎癢拈出如于晉直題之曰巳未開先錄若肯與僕決賭者取其壁如探囊中物耳苟詰其所以則不能言也無已姑曰以空乎趣日以靈乎旨曰以韻乎玄日不盡意趣日不盡理調日不盡辭乎舜安居又不能言也或曰氣日以漓將無

巳未二十房木雈序

文章之運循環無窮然要其旨歸則與世上下

舉業者今之文也故徵今者莫如舉業往在庚戌詞綮而氣嚴綮者蕪之漸也嚴者迫之樞也一變爲癸丑而沉雅鮮矣以靈空勝再變爲丙辰而菲穆盡矣以縹緲勝交于目則有餘咀于中則日淺吾于是而生衰世之感焉而作者曰不然虛雖漓之淺則合乎道人淺則機不淡機不淡則風斯淳道久成化灼然哉吾俯而思仰而溯也芸芸者如斯也而定于一人一人托百察百察之極選唯茲三百人視心淺則植不深植不淡則枝搖枝搖而天下動矣其心淺則旁機淡旁機淡則他萌作他萌作而天下紛矣吾爲是懼越戊午而東事與天下洶洶作者曰爾不幸而言中吾俯而思仰而溯也九廟之澤未斬也九重之德未失也一魄跳而四海沸將無甚然吾觀之朝而非無其徵矣維後三代靡不以黨禍始敗黨禍之起必釀于一人之柔而潰

于一日之剛非柔則黨不敢結非剛則禍不烈而氣不削故其徵也爲怨爲迫而其亂也爲震爲離今柔足以釀黨而幸剛未足以削氣然今之道用陰陰之禍淡于陽而人不知故其徵也爲弛爲玩而其亂也爲潰爲崩今四海之沸未有巳也吾以徵巳未之文使奄奄而盡哉吾雖慭服勤者三世八十載蹈東海而死耳今幸其整者異者捷者尚殺而列也整者色蒙異者氣

跳捷者神促然蒙揭而大明著焉大執順焉跳去而容莊跳不去而骨存促者一舒之而流利機圓之用無窮矣吾爲是慶雖然吾觀其槩而霸氣旺焉霸者爭象也天下之爭未有已乎然霸者不尋戈矛則王室不尊王室苟尊吾何憂焉吾聞之君之恩不禁私酬況　二祖之功彌宙也　八宗之德浹骨也五十年之御極道大而且久吾寧私乎哉但霸者之氣未純純則伊

呂矣所以未純者以養之不至也有莘之野渭水之濱豈小白重耳區區禍難可當之哉然養不可以虛言也實學之而已今天下匡濟無實學故朝無相邊無將天下經術無實學故整不能驅蒙異不能驅跳捷不能驅促然世運苟未衰文何難焉吾卒業于已未之文而于循環之道不能無望于後之君子也夫經術乃所以匡濟也豈徒以心之聲而足徵治亂乎哉

尚書文苑序

癸丑甲寅間茅子與費子大抵遊長干　云長干雖多名山水然暢者不聚幽者不遠遊展所至輒一覽而意盡故所思在精神無所寄遂共商尚書文苑之役役竣茅子喟然曰文章經術亦有邏焉況于人乎自　高皇帝以排比之格律天下經術之文五經之專家遂各得其近者書之言爲典謨爲訓誥故其文近莊重近典雅雖

于體頗似于義頗肖然苟拈一題衍一辭敷其說如此止矣直優俳劇展耳豈特叔敖衣冠哉帝祚十葉之變也迨嘉靖間一變而爲洪達亢節之言經生家始反而求題自是派衍而爲三在嘉禾者穎而麗在吳門者銳而巧在新安者縟而潤三者之運互有盛衰而嘉禾爲蔡丘二十年以來遂單行宇內矣及其弊也如詞人作宴會詩裁景酌情皆在耳目之內能使讀者

未竟而先量其情狀灰雄心則有餘醒睡眼則不足故或反而言先正摟先正者用心則苦而取途則廣使卑者望而走高者引而避于文運迄無補非世之罪也不足動天下之心烏能以易天下之廐乎子輿氏曰予豈好辯哉文苑之謂也文苑作韻而弗蒼者驅矣銳而弗法者驅矣繇而弗韻者驅矣弃先正廓落之言腐猥之識亦驅矣四者驅而四者之選並行于天下而

又不得各擅其尊于是文章隆而經術亦隆斯其時矣然萃二百年之精神十三朝之作者而始有今日其疇敢任德其疇敢任讓哉故茅子之初定也止得其三之一將遂爲名山藏咏靈運之詩曰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及費子益大半度不能秘咏潘尼之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寥廓刻既峻將布之天下茅子復高咏袁粲之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楊園草序

天不能異四序而爲寒暑地不能異山澤而爲燥濕人不能異五方而爲風氣文章家欲自異其性情躡冶鎔揉以勒成一家言不可得也然冬放華則書夏雨雪則書山之涯江之嶼則筆迹之挺以殺者產東南柔以恬者産西北則卓然歸舉爲文章家欲拘繩墨按步武以追踪往哲不可得也故僕嘗論之不因乎性情則文章

窮不通乎變化則作者窮文章窮則作者負文章作者窮則幾乎文章負作者矣嗟乎當交窮交負之際吾黨不竦竦日夜汗浹背何暇以遇不遇論文章以文章之遇不遇論喜愠哉僕倦游歸社祭酒猶欲強出其著述且命之曰楊園邪夫祭酒之意若猶以遇不遇言也僕烏敢承之雖然祭酒不以遇不遇論文而猶論文之遇不遇也僕又烏敢不聞命若夫通乎天地之故

合乎性情之微酌乎縱閭之間窮乎旋轉之變
僕不唯未敢自計其遇猶欲與我同黨共岌岌
以振其交窮交負之勢也故因漫論其略如此

木雀居四書草序

僕自辛亥擕篋兩都霜樹擷紅春條擷翠凡七
陌指矣其間怪巖幽寺無不縱極勝日爽朝無
不發涉道侶良朋無不萃觀嘔心盡之肝抽既
老之賢家文字研濯選秀毫求可更僕數也今

年出櫝中之收紙與浪傳之殘滯其刪訂之一
去其俯世之習再去其匠心之習三去其痕盤
之習所存僅三十六首而小遇大不遇之言及
居一于三嗟乎較力與得安相當也然猶不免
仰而喜俛而悲高之而憍慢生卑之而愧悔集
時欲爲什襲藏時欲爲破琴散時欲脩悄風而
乘野燒嗟乎亦安足自信信人也其委七年于
草莽也固宜特僕又有童心焉戶而傳孩而習
壯夫緘舌而不敢短長者不知其時疑信得失
也如何吾將起作者而問之

木霍居尚書草序

尚書家作者自洪永而下可歷道也世程人以
數計人程文又以數計其它蓋旁印而維藩耳
僕工文事前正靡靡焉世則以爲方隆童子時
學態東家習歌南陌亦遂累數百首不拋甲十
重亦可使水入水其作海潮音然不能也付麤

炬而兼去其爁辛亥壬子間尚書家遂踈響于
今而殆絕竊以凋者豐之胞也希者蕃之藥也
天其有意乎始屈伸枯管卒才不勝意意不勝
法棄去者過半遂欲以不可知者還之天獨念
英雄之興必有先爲掃除以我之得乘合之運
王不足霸有餘且揖讓不再征誅見休徘徊于
天人之間姑存之以待世止于丁巳共二十四
首

卷之十八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九

卷第十九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

閻紅螺制義序

余與閻合卿交且十四年初見其貌口炯而髯礫類西來人所習所語皆出世事讀其文則華嶲高朗蓊用世人也今年見合卿面方膚澤神氣奕奕真將用世矣廼自號曰紅螺余嘗從遊

西開出渠望紅螺如壁立曰前馳八十里始至麓甚矣其高也望其巔之樹尚大數十圍高十許丈不知揆其本當幾許廣嘗合十萬緇其下及半而已過之者時有奇龍異蕊墮拂之不識其名亦不知所自曾有窮其巔得石函中物皆雨不能下志云其上有神仙云觀合卿今日之文高宏而宕逸酷似之宜其以此自命也合卿曰不然余嘗與鄒子尹自燕都歷房山縣過石經山又八十里至紅螺其奇麗森峭怪絕一世挽鐵索以登人足出于頂及兩山之間下空萬仞傴僂其身顛倒背腹而出出乃重闢宇宙忽自險而夷自奇而大我之文擬庶幾似之而未能也余曰薊之紅螺子所自力也遊之紅螺我以觀子之成也天下事敗于遊而中于薊薊固而後遊可復子之文其漸似之夭其以此用子乎不然亦安用我兆發而噴殘滿乎

宋獻孺香象菴制義序

余性癖巖壑苦無濟勝具然攀峻躋險神魂俱越不覺其足之前也及神定迴眺至目不敢下視獻孺體幹不減于余獨能造極據勝是不設險目不微峻然終年遊歷求一片地棲心宅止貪奇吐怪終不得也一日同遊北山巔雲樹沉浮如江天浪痕而千家煙亂雙闕霞矜耀動耳目語久其濟無可佐杯杓獻孺徐曰借勝絲曷

爲我償衕蘣道序乎余無以應遂次其兩人之槩若此座客曰足以況二子之文矣

宋獻孺荷鋤剩語序

荷鋤剩語者吾友宋獻孺舉子業也獻孺其耕乎歷山之耕有莘之耕以及退而耕于野之耕皆不能須臾忘世者也彼伍大夫一家私仇耳若帝王之際鼎變櫻拌仲虺之徒已布滿于朝何煩二聖屑屑而發之然而不能也況今東鄙

妖氛爲舉世之同仇而上之鼎變櫻拌仲虺之徒又豉足而未見獻孺安得無意乎或曰茲時也而猶爲舉子業是衣冠而救鬪也是不然鬪者已及堂廡而與鬪者猶非衣冠之人不肅入安得去其縱披而自訴評于戶外耶獻孺之意吾知之矣其誰爲梁父吟而和之

夏長卿慢草序

茅鹿門先生論太史公敘述長卿事至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曰此時功令獨不能爲相如闘說王孫耶嗟乎當長卿還成都時往舍都亭繆恭敬事已破王孫方日令無賴令亦安敢言而臨邛又多富人令寶子虛賦亦自呫嗶躊躇耳亦誰可言者及漢天子稱善馳四乘傳過昇仙橋而臨邛人始私相謂曰令非皮相人也然蘇長公猶

曰卓王孫槩留遷癖也故眩而喜耳猶多君子何喜之有嗟乎其言似矣然當長卿壁立時王孫不衕也長卿安可約素過故鄉使王孫不知上林賦直耶長卿縱貴應貪饕老耳文章何罪使輒項項余有聲此夏長卿之今日以被素茹貧一如往時而獨皋皋于慢草之行也雖然長卿以文章冠冕西漢而後世之論文者猶或曰靡而後先先生亦因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

文賦而已余覽之多瑰礧奇崛然驟之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與諫獵書絕佳今長卿較谷長卿我未知何如然不知千古之下無長喙否耶長卿曰然按僕之文別有予所定本在

顧九疇百一稿序

往與九疇共燕市是時士遊未衰落萃彥輻輳不減九秋得霜鷹九疇顧恭飭退遜响喚恰恰人目之北有腳陽春及壬子秋去九疇即謌謌

不避其意所感慨如食蒼蠅必嘔之始已及乙卯僕改服南國廿就管中之窺九疇意昂如也是時鏑中海危斤橫梓幹九疇危言獨出語語有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意往往蒙適者皆與其咄咄相逼嗟亦何見之晚也九疇之尊人脫藝府之領袖解宦海之轡紱皆不啻病已杖長松下嘗有清風九疇與日定作儉歲綠稷寒年纖纊又豈特如半天抹霞徒以高采見哉九疇所問世文已不下數百首茲百一義皆子卯間作也人之聲必應其心故但叙其約略如此明堂將開元音畢奏九疇易之哉

鄒公履甫禮草序

茅子曰不背于萬喙者不聾于一人不狂于一時者不豪于千古信然哉漢興五十年文帝柔治天下宣敷文德而賈生者始出然自痛哭之後長沙終老心竊疑之絳灌即不文然其人亦

慷慨氣决何至蔽賢竊位即不然而漢之庭寧遂無一人爲賈生宛者我因度其人必聊睨目牖不可一世故世皆以爲狂而信絳灌之言爲當雖人主之賢不能奪衆見至主父偃之訐行而後以譏稱矣自馬遷之推獎而以文稱矣及披誦其言皆舒徐莊雅必非儇佻浮薄一驟不返者也使漢廷庭之臣塞耳食昇皮相而三四其言即不直其識與文必無輕擠而直毀者

明興二百年文獻足徵名世輩出然兩者往往不得而兼卽兼之而皆升朝以後始策鞭弭無背生自見者自見自鄒子始自鄒子始而鄒子之毀亦盈天下矣今天下右文之治遠過于漢故以兩者知鄒子皆不待異世然終不能與毀者半故我欲令之天下無毗鄒子貌無傾鄒子欸無以識以文知鄒子而但讀其制義一班仰怜可駭走奇可捌目有不紆徐莊雅一步而九

迴者乎故拾其苦塊遺言刻之而并序其略如此然鄒子方駸駸向用明廷之上無絳灌其人者不過以鄉里餘唾致鬱鬱不得志而乃爲此言以誘鄒子我過矣

王子雲南夢堂選義序

楚之材張而楚之文亦善變騷之變詩也亦楚爲之故今之材莽楚之殊也而楚之文亦變而無已是曰過之然楚人有其骨而恣其姿姿雖怪而骨不作楚之餘爲豫章豫章一詭士本不識一字中道勉爲此創爲無聊之言吳之人有其姿而無其骨因噭跡之相同遂信意而推之以爲天下之文莽若也前之湯歸莽能過也今之學爲文者莽可踰而天下之人或從而和之或從而攻之和之者固婦人也而攻之者而彼得排名字於人間亦大幸矣我因以息楚然盡楚而變奇奇乃平也我又息變奇爲正者我六

年前識楚黃王子雲奇之科也閱六年而再見之一變而爲正正不聞于天下久矣而乃見于楚謂楚不善變不可也鄭衛中原也其聲淫故楚雖南服變而爲忠憤其詞雖激而其意則正矣今之文雖詭而意實平子雲之爲是言也詞雖正而其意則激矣豫章之材竟爲一不識字者掩舉豫章者必舉其人其人竟如何彼亦楚之餘吾爲楚悲也而且爲吳悲也吾吳人也不

直則道不見敢以贋之世

虞伯醇近草序

夫文生乎情也情之所鍾無弗行也無弗激也而乘乎氣氣其麗情而生者乎而我先窮其情之所之之烈日之皓魄之怒號之暴注之陰翳之於天之湍流之削壁之怪木之峻谷之于地之軼掌之幽愁之悲憤之感慨之怒之怨之嘆之暗噫叱咤之于人乎人而別之爲文之謳之

識之慷慨淋漓以窮其情之所變極其情之所流無不萃於是故曰文者情也其所燗而見者氣也非情也故我持衡于文繇其情以得其氣十不失一也繇其氣以得其情百不失一也故因人以衡文亦十不失一也因文以衡人亦百不失一也何居氣乃情之至也情乃氣之端也其原委殊也人者情之所結也情者文之所著也其淺淺又殊也不俟固負氣而遊焉者也遊長安而始交即得虞子目虞子之人固若不勝衣也目虞子之文又若吐天地而吞日月也鄭衛在而滴河漢也奇岩偉峰而憤裂叫號也我幾以十之一者失虞子而幸以百之一者得虞子虞子光余而逸矣欲余題其文虞子豈欲余贊之哉將有以勗之也夫公車之業即以余所得虞子者虞子足應之矣自此而往奴使毶隸畏雖亦皆氣而已氣不可求也求之情而已夫

淵乎其情者我將以其波而及乎其人也其曰因人以及文者寓言也非知情之深者夫虞子之于人豈不綽然哉欲勗文以無已則此弁言在

周伯孔舟中草序

周伯孔淮遊不得志艤舟石頭城下以殘帙授予因晉有六義是以償此遊然非于言無以償六義第于受而不營余讀之而嘆曰吾知之矣

周子不忘其親故首思父母在不遠遊因念物各有本兆于人乎故思水哉水哉親罔不敢忘而世運亦不可忘人人殉其親將此左袒何故思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然周子之心無窮焉其遠遊也將以益吾學而効之世也故思弗如也然慨今之世終不可爲矣故思乘桴浮于海聖人之言浮海猶不能已于言也故思不語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于今觀之滔滔者孰非四者乎故置筆而不復道矣周子微噱而不言將無

日耳

閻合卿酒餘序

廣陵有二子焉曰李汝居曰閻合卿合卿一日渡江來出其近所爲文示余名曰閻子酒餘曰與酒人汝居輩痛飲之餘也茅子曰物非餘則不韵用者日之餘也坡者山之餘也竹者木之餘也荷者草之餘也而其韵甚于所本蓋除宏遂勃之氣已盡故其出也悠揚而有致婉麗而多情感于目則可以役心觸于心則可以役目吾于四者而想合卿之文何其肖也則謂之餘焉可矣然猶以稱酒餘唯余酒人也能知之耳酒能以全人之氣亦惟全于氣者而始能飲酒吾嘗爲別酒文欲與酒別二百日及半而病幾死始知酒之益于吾者多也雖然竟止是哉天地之養人在五穀五穀之精乃爲酒天地之治

人在吾輩吾輩之精乃爲文物之相當固有然者吾將渡江與汝居輩共挹此言苟有酒漢吾言者存其氣可矣

閻遂泰稿序

壬子之役僕擯閩故北走燕薊謬以敝賦從都講于墀下遂息長干一片地江流山月間必有押主擲崔充斥獨使吾輩向黄塵中生活縱有文心麗筆亦爲覊障大半逮冬杪蹶而歸方知

北山之役逢泰爲政遂相訂素業依依三藏逮僕一遊武林往返纔三月而僕已决計南轅逢泰亦斷移北轍矣僕縱濩落不振亦不至省三千路餉況泰淮煙月中頗遊閱愈甚遭逼愈急視逢泰之北遊以爲曳裾躡煙人乃徐而索其故亦與僕無異嗟乎僕遊息燕薊間雞走馬之風亦如往日息長干之江月矣得無回首江南亦如僕曩日耶雖然志大而疎履高而危神王

而溢僕之所以蹶也往者逢泰之蹶僕不解其故然考于今日之文能反僕三者之失矣其何慮

潘懋嘉南遊試草序

文與遇桓離合之間說者曰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美其實者艱其遭固也一旦脫穎去又如符之得合鑰之得投自以固有一人而疑信判一事而終始判心不信欲以信天下吾知不能也其遇不遇之間在小試乎說者又疑小試之不可憑亦與合較等固也然文而不遇合較者十之七文而不遇小試者十之一也說者又疑遇而實文者或不利於小試不遇而實文者或獨利于小試何也此可以一言盡矣遇不遇者置妍媸而聽喜怒移喜者于合較則利小試者去矣移不喜者於小試則遇者詘矣知小試與合較之兩無憑則離合之故

不必言也余遊兩雍受知者不一而終不得移一人于闈中每閱人小試卷則悲而不能止吾友潘懋嘉不得志于鄉較而獨顯名於辟雍頃刻其試草余穊然曰一小試耳懋嘉內不能移辟雍之喜者于鄉較之間余又何悲乎雖然唯妍也而後可以代喜怒嫫姆不嫁引鏡自嘆嘆固嘆矣其如鏡何故惟懋嘉斯可待也讀懋嘉之文者自得之

王鐵庵離鴻十五聲序

昨年南冠在郡廡見有傴而行者問之知爲黄州王鐵庵出楚人語嚴皆不平之聲怪之然以楚人慓悍易怨耳今年又見鐵庵則所出皆吳人贖矣爲不平更甚余吳人也吳人因務觀所謂低頭氣如縷者近日堅正之士始習風骨又拘簡太過每求人于尺寸趾步之間今皆有揚君堅貞爲鐵庵作此語乎益怪之繼而鐵庵徐

出其近稿曰離鴻十五聲者其如聞哀鴻聲不忍聞又惟恐其盡則吳楚之合鏡也因宜文章雖有與于骨性者如鐵庵之文爲慓悍爲不平則有之必不肯爲低頭氣如縷者况更下此乎趨以喜怒爲賞罰欲以一人之力爭一人之天付必不能也况以一人而爭吳楚兩大國乎天固假之以發哀鴻之叫耳世有聽鴻聲而不蠢然悲泫然泣者則鐵庵終老于菰蘆可矣殆不然

宋和孺選義序

參究家與義門人俱極心力然其苦趣大具分別一旦織乎則又同堂拍掌顧有謂枝節毛孔皆生悟說有謂大事未得如喪考妣大事已得如喪考妣此何說也吾友宋和孺弟猷孺而父似郁其脊力得力亦正似二者分別今皆在嬰融境中孰喜孰悲二三子不知也讀和孺文可

得之得和孺而亦可得二子矣老僧沉酣空谷散華人猶尋覓未及况世味俱乎不識曹溪路無怪也我特拈出以告同心二子或得沉香座或受山龍參不具論

陶原嘏贅草序

人涉患難不深則言廣大而不精微鋪張而不深入巨麗而不幽淵叠昌明博大之氣乘之者光華駿美而風露之所未刻冰雪之所未洶其

沉綿艱貞之味刻擬之而不合借撲之而不肖道固然也萬物之滋生亦不能先秋而實而况于言乎吾友陶玄暉中丞爲書生時有張齊賢之風一出爲吏如健鷹乘霜目無留事以此驟顯竟以此驟禍然功未成而禍不可測禍雖烈而海內之寃痛亦甚著此三代之在人心也原鞫踵其遺禍百死一生竟以雪先寃光舊物行且上對明庭令讀其言豈風雅文士推壁盤馬

者所能庶幾乎吾聞之嵇康誅而嵇紹爲晉忠臣况吾友之寃已雪于明時原鞫精微深入而幽淵者其尚施于有政成天下之大功以報今天子此後死者之所望也

辟元弟時藝序

遇不遇命也不遇於小猶勝不遇於大十年而三都成一夕而滕王就其名等也余嘗謂當以大小歸名不必以遲速歸遇然士大夫求遇不得往往皆專鶩名名反不計大小專較遲速先鹿門先生以古文詞擅天下名乃自謂得力在謫居趙郡時然終其身不得抒其略然則名籍于不遇遇不如名矣家仲辟元少余一歲然往往不遇又不好事名今以所刻近藝貫之余夫遇不如名名以好來不如以不好生仲兼之矣夫何言雖然門戶凋落今其時矣不甚行將披髮入山予無聽鄙人之言求之過乎語云虎名

解誤人長老亦自有見

從子棊侯試草序

吾宗祚薄二十年無舉南宮者十年無登賢書者今新朝啓運世臣之家靡不思自勍况吾宗以文章領袖江左者五朝百載知兵善將慭續循良代不乏人後人雖微敢自棄乎今幸而多才若從子棊侯其尤也當其齒未齕正予氣壯時揮叱風雲一飲千斛吾兒亦方隳酒中使棊

戾以父事我我見其黠籌飛䑺英爽如將家兒條理如老吏家及吐辭出氣藴藉從容不負麈柄亦每脊心服今其年是我壽飲豪邁時而其氣已斂其神已夷其趣已冲澹而有味讀其試草如其人爲之振衰宗紹先烈豈以茲小試乎哉知若將對 天子庭颺和罍股爲我寄獻一言庶知世臣之家雖草莽不忘君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九終

卷第二十目

卷第二十　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一

贈南冢宰藍石孫公應大司寇内召序

今天下之所以弊亦知之乎客曰將無法不行今之賢者進不賢者亦進賢者亦時退時進其進之故我知之矣其退之故邪正陰陽不可得而知然有一爲守法而退者乎客無以應低徊久之曰將無癸丑甲寅間有渭南孫公以爭憲體撻御史而去乎曰自　兩聖御極以來皤皤黄髮久沉林壑者今皆在三事八座間有爲朝廷守法者乎客無以應曰舉朝不守法矣守法者無一人安於位今大敵極矣曾進一素宵守法之人使當樞軸乎客躍然起曰　天子方以司寇召渭南孫公矣曰孫公舊御史大夫大司馬也今爲南冢宰雖朝廷右北不以班位拘然

爲司寇則擠向日之班而抑之朝廷信禮大臣固如是乎客曰甚矣子之窺朝廷淺而不識孫公之微也國家設六卿分理庶政一準周官則綸扉一片地乃領閣之臣而冢相實秉朝之相也今　天子之欲相孫公蓋日夕不忘而當事者克舉其職無兩相之理故向者司空虛即將以司空召今者司寇虛又以司寇召唯恐公一日不在朝亟亟皇皇不暇爲公擇官而亦察公

知有朝廷耳不知官之抑揚也曰諾拜客之敎然愚竊有疑焉曩者司空虛廷推首舉公　天子獨用其次者今者司寇去一日而召公其故何也客曰是不難知守法故也曰然則今日之獄孰有大於大臣背恩棄千里之疆者乎而發其姦則首於前司寇王公成其獄亦在於前司寇王公是非　天子守法臣哉乃以一言詆訐之　天子即擯遣之去重守法者固如是乎客

大噱而起曰甚矣子之林莽中人也不聞前司寇將去時之疏乎欲久錮逆臣而不忍以斧鉞大臣不當死則釋之耳當死矣而久置之犴狴長天下之僥倖啓犇救之姦萌臯陶之典刑固如是乎國家之成憲固如是乎然則　天子用公之意可知矣夫批逆鱗雖難而實易排黨論似易而實難何也一則買禍而可得名高一則敗身而先毀名也能於逆臣爲御史手棘目

雖天下莫敢正視之日而必守　天子之法使之束身聽勘令逆形著矣大獄具矣公不窮究其叛逆而止以失封疆坐之尚不足以盡公之官守而豈忍使跋扈於囹圄之中遺　君父以大憂哉公之行也國家之法庶幾乎申法申而天下大治矣又何憂於東夷西叛哉公之初　天子亦舍此無它適也儀受公之知欲使以匹夫登壇儀以處非其據恐累公逡巡拜公之命

然不能報公以職守當報公以言公明德遠矣豈待一士之私語哉然天下當無法之時相習而諱言之茍以法之一言爲公勸愛公重公者又恐公一日不相　天子又未免欲公屈法以需行道然儀近士也知公舍法無以相　天子不敢不盡言也起衰救弊非公安望哉

壽大學士聯谷吳公序代

嘗聞之張燕公云昔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

時萬穀蕃也舜稱至德相業之關于主德如此哉　今上以幼冲踐祚御曆者垂五十禩久道化成成臻上理然考其歷相之胥碩或強敏攬天下之重或寬裕養天下之神或英幹應天下之紛或忠懷解天下之鋼皆所以弼成鴻業致主徽稱者也最後爲吾崇仁吳公公以清勁之節收公輔之望海內喁然望大用者十餘載至癸丑之歲實協鼎鉉是時俊乂以公素號堅植

必有冷毅不可近之色故未嘗不幸朝廷之得人而亦慮衆情之難劑及晉接之間則見公謙衷虛己休休有容又無不爽然自失而欣焉相告也及綱紀之際儀文之間公又以大臣者朝廷之股肱也股肱不屈則元首始尊世未見施有躄足而成完人者故又一毫不相借又無不凜然自飭而整焉交肅也蓋公立朝不久而即以憂去然其風度偉然所爲廉頑立懦默收其

效而不久尸其功者何可歷歷道耶自公去之一年而東事起亦白羽不集于廷者二十年矣即二十年以前東誅西蕩俱以　聖天子神武所向風靡故海內皆易兵而詘甲胄之士一旦有事卒然無以應夫兵之強弱將爲之也將之勇怯時爲之也賁育不擇地而生韓白不易代而產而良將不易得者何也大臣無清操則債帥盈庭矣大臣不虛懷則異材荏野矣大臣弛

綱紀則跋扈踵望矣今草莽之中不乏熊羆而行伍之間徒貴珠玉暮夜入金朝登薦牯卽抗上罔下雖所不至使臨以公之淸操虛懷則貪墨解組賢達彈冠而文懦攝于公振綱飭紀之精神則爲子儀而砥勵者豈追褰襜迎蔡州而始見朝廷之尊耶公自魏科入館三十餘載海內之稔公者已久而公年方七十同郡周君爲令于公之邑述公栽培其邑之民者不可累舉

而且微某言爲公壽壽者一身之福也　天子方殷憂疆埸愼重袞職安車蒲輪行召公矣公其起而爲吾壽天下予仁壽之世民無夭札今遼左之民以及四方徵調之卒祇爲一醜陸梁而不得終其天年者垂十萬人矣若非公起而壽之則此禍滿天下　今上之世壽域也成主德者在相業某竊聞之昝人矣雖不敏敢不爲天下祝而徒祝公哉

送督理遼餉御史大夫兼少司徒白陽畢公晉領留臺序代高陽公

昔謂朝廷之政一而議論淸卽方數千里水火夷狄之患不至交困中原迨議論淆而政分無論中原交困諸鄭而天下之議論爲紛使其人畢力修營而日不足佚議論于是有日胃天下之心而懾其口亦有抗天下之口而懾其心當是時議論之權重而主持議論者若爲要重其權國家定鼎燕薊其于留京諸署蓋設無兼非

若唐宋故制寥寥一留守而已意深長哉然事以時簡不能當十一二獨留臺主風紀持議論繁簡輕重以人不以時故南北不相亞云　今皇帝臨御遼事方棘又葬棘于餉不支白陽畢公遂以津撫晉少司徒專董其事而仍兼舊撫蓋其才能兼之也時方以任爲議論而亦時借議論以俾其任四年晉官御史大夫五年遂以

領留臺將行諸監司大夫問言于余余愴然曰公其遠遯事哉既而喟然曰公其主留臺矣留臺故清議之自出也其所是非非是雖後出而必于取衷雖先出而不曰避難蓋從來矣數年間稍變而有後無先又稍變而有同無異今幾幾乎以默為容也夫迎其微以為先勳其餘以為後皆重其身而輕其官者也先不敢而失其機後恐怯而甘于晦此又重其官而輕其身者

也夫是非非是將衷乎時哉其萃不敢言而私言之口不敢言而心言之者孰其脉之又孰忍脉之昇為之斯甚則樸焉昇為之偶甚則沸焉嗟乎士君子以身任官其不為者曰無權耳乃若合天下之議論受持于一人斯其身與官何如重而權不重乎宜何如以重其權也天下大患在遯其拔大患又在于天下交遯而幾于盡遯也救之有三術治兵者無借天下之緩而容其身忍一身之禍而禍天下治餉者無借天下之急而巧其名既以忍遯而卒以忍天下治賦于民者無借天下之急而肥其家既以禍天下而卒以禍其身公之治餉三年矣其任若輕其身重其官其任之議若輕其官重其身而要之不忍遯不忍天下耳余拜公之賜三年矣治兵尚不效何敢借天下容其身而負廟士君子不忍天下以不忍遯令天下之賦大半在東南東

南之民日以災聞而修救在郡邑大夫其抨擊擊濁在臺御史公為大夫非其長歟任則平天下之心以平其口議則公天下之口以公其心遯與天下且拜公之賜以庶幾有終也孰曰公遠遯事乎哉

賀孫啓泰孝廉被詔旌孝序代鹿伯顒

今上改元崇禎宗伯請如御史言旌天下孝子節婦吾友容城孫子啓泰與焉余聞之喟然而

嘆非特嘆孫子也自周官族師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者賓興以待造選既選而任之官少宰以
六計弊吏治而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一主于廉蓋修于家著大于孝服于政著先于
廉故漢取其義舉天下之孝廉對策于廷我
高皇于選舉科舉兩法屢罷屢更而終于兼用
今選舉稀矣而科舉之士得解于鄉輒稱曰孝
廉蓋所取之途雖殊然因華以摭實非棄實以

就華也天下不約而稱之者如此可以知人心
之固然矣今孫子年十七舉于鄉稱孝廉者已
垂三十年至今日而　天子復旌其孝令甲已
所錫命爲命婦者不得復旌節以節其應操者
耳于孝子則不然若是則天下之自孝廉進者
能無媿乎不特此也凡天下所旌節九而孝一
孝又與九而士一士又不顯者九而顯者一今
孫子獨當焉孫子固亦奇矣乃稱男子與士而

不徒男子者能無媿乎故我之嘆非特嘆孫子
也當孫子廬墓也先後六年不飲酒不茹葷不
御内僕兩兄一弟手築園土而居之風雨晦冥
悲泣孺慕其廬父也猶旦夕歸覲太夫人及廬
母也則闔戶不復返寶納漿蔬以飼諸婦萃而
紉縫化之怡怡也數百里之内兒童童父老駭
走覩無不俛而肅嘆而泣也然孫子曰此子職
之常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而已足以震鄉

里感四方以至開于明庭　天子改容而稱卿
大夫以及國人皆曰可夫孫子固已奇矣而天
下安流俗而驚常行余烏能無嘆也不特此也
余習孫子孫子必子夜方能就枕蓋太夫人苦
胃疾非子夜不瘳故孫子亦非子夜不歸子舍
如是者三十年今習而成性孫子曰子職之常
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然其不可及更甚於
六年廬墓蓋致哀於死後忽略于生前庸人之

情也撫持于數載疎脫於平生賢者之情也然稱孫子者不於此而於彼於人所稱何輕重焉而震美於獨致忘施於宜居余又烏能無嘆也凡與孫子遊者聞余言請次而以爲孫子壽余曰不特此也 高皇帝常以權謹至孝自大官丞擢爲殿學此以孝而擢者也而不見其施於官者參軍高魏上書 成祖請止靖難之師自言未仕之先即荷 太祖旌其孝今欲移孝于

忠不避萬死此旌而後擢者也偕其志不遂終以節見而澤未被天下余習孫子者也知孫子孝弟睦婣而有學者也其學善萬感不能淆其學能萬變不能窮其學敬萬人不能撼其學正萬境不能奪其學法萬態不能凌其學辨萬慮不能惑或自科舉而擢高第必不以華掩實或自選舉而備顧問必不以實掩華人有恒言體用不必兼而質行無光輝當自孫子洗之以光斯道以信天下以啓將來是在孫子矣二三子其識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二

送郎景愚先生守瀲江序

天啓初詔以爾曹冬官郎郎先生爲瀲江太守瀲江古梁州境雖去天萬里而沃壤樂土當太平時士大夫喜居之及一日有事則鬼方之路斷吐番之故種節部之繇裔鬆而食之故保妻

子者又莫敢居也郎先生奉璽書之日遂滯未破天下晏如也閣者告客集客咸進于先生曰明經之不拜太守數十年矣三朝之破格以待士莫先生若也邇歲以來銓曹以貨衡官無莫夜之金而得善地算先生若也況先生雖老幸善飯循吏之聲稱足以遏而化之願先生速俶裝先生曰然未也吾以質之茅子茅子自吳來先生以客之言告茅子茅子愀然曰吾少於先

生者四十餘年先生忘其年而友之將欲其爲衆人之言乎則先生不勝友也先生既友之則吾聞之友者身之半也使其身而瘁於道路瘁於酬應不得樂先王之道以優遊其晩年身不便也砼山之下有宅一區聚子弟而教之以身之安安天地萬物先生何擇焉先生首領之會以歲凶穀貴貸錢數十緡瀫江之賈人競以錢貸先生先生不應也命家督市其兩侖啚旬月

而東師衂天下騷然闖者告客集客咸進於先生曰今河之南河之北虜蹂也山之東浙之東淮之南北倭與虜兩虞也況滇南萬里乎顧先生無往先生曰然未也吾以質之茅子越數日過茅子而問焉茅子愀然曰吾少於先生者四十餘年先生忘其年而友之將欲爲衆人之言乎則先生不勝友也先生既友之則吾聞之友者所以有其心也使先生嘗若父之慈半臥

於山之中水之側付理亂於不聞其心安乎今朝廷之事雖不得越俎而司之而瀫江之疆域千里固以付之先生矣至誠以動之惠澤以浹之忠義以勵之固吾圉以報　天子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身殉之非如匹夫匹婦于溝瀆之中也天終祚明我聞始於東者中興於西西之南爲滇有貨具焉固天子之外府也先生善守之光武在關之東高宗在汴之南可不占而知

也吾又聞之先王之所志神必依焉　高皇帝之所闢而未就懿文太子之所經營而未畢者附史氏之所聞也先生善守之先生曰敬聞命矣乃命祓裝既成行茅子酌三爵而告曰先生固循吏也瀫江之民嬉且樂兮先生受此爵又曰先生固彊吏也瀫江之民安且鞏兮先生受此爵又曰先生固毅然丈夫也無謀于籤讖無謀於妻子終其德永其譽先生受此爵先生欣

然臂命侍史識之

賀分守浙西婁憲副誕日時擢山東巡海

大參序 代

湖樂國也由宋以來每以優暇士大夫而今之爲監司守令於其間者愉愉焉是懼豈地有今昔哉蓋竭澤而事則其難在下繭絲不循則其難在上上方驅天下之精神日奔走於功令之中下之精神夢寐遂日唯以免禍患爲計士大

夫束髮讀書通籍入朝亦必先安其身安其心而後可從容展布以救寧天下之大患捍禦天下之大災補救天下之所已敝綢繆天下之所可慮而收天下之大功於不見不聞之地今愉愉焉唯禍是慮則樂土且變爲敝國矣夫豈特湖哉至于湖叅䕷不加於昔而上供日繁宗籍落凋于昔而盜賊日盛至意外之誅求決裂之奇獄往往自天而降動輒使人不戢其心[illegible]

其官震鄰之懼東甌吳郡密邇其間大盜發焉唯一二帥是利士大夫即有顏蘇之才與識治處非其時矣獨我婁公分藩茲地則不然公介以爲質和以爲用而總靜以往寬測之倪故不赫赫以鶩名而見者融於德聞者揚於威不見其以趨務而大事則化爲小小事則化爲無至於鯨鯢方張而徙禱以挽其虐鄰警方開而親闔以振其氣益其所本者誠所急者大民安堵於

不見不聞之中而大災大患與夫吏治已敝而可慮者皆默化默回而無其迹公眞大臣哉

天子獨知公遂以粵東海政屬焉公張皇不見於角聽攻取不侈於脣齒而　上獨任公以兵事基于是嘆　上之知人哲也公唯介則盜穴清而士伍肅矣公唯和則羣策效而羣力合矣公唯靜則九天九地之用運之而無窮矣而公尤留意人材於披剔孳蘗之中管柑之牝牡[illegible]

黃之外調護并借若急欲收其旦夕之用者蓋公能儲士於無事之時則必能用士於緩急之日今海上之盜寇閩則擲足而禍及堂奧寇浙則揮戈而血滿濠渠奧亦孑孑多事矣今其鋒開且嚮之公一日受事苟非素有所儲可急出以當之即裕於才廓於識豈能倉卒辦哉固知上之知公者周也公家世多詩公之翁年八十餘尚強飯當公懸弧之辰郡大夫以封祝之辭

屬某某不能辭而公之新命適聞於其口某幸逖田間竊爲　聖天子知人慶遂舉首加額再拜以頌　天子之休光而因以爲公壽

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凡人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所稱者未必其心之所許蓋世樂以貌取人而人心術之微要渺之地闇世而或一人知之其人又未必當史局執月旦則其兩心相諭者亦僩默私嘆而已萬曆間詩格一變而實自曹能始先生始先生沉衍亦猗萬曆之初而時出新裁以發繇壓世後之言詩者雖愈幻愈變盡離先生故轍而不能不推先生爲鼻祖天下之人衆而稱曹先生曰詩人也及先生之文出匠心快口一去嘉靖間儼衣冠而學步趨之習後之言文者雖愈失愈變盡離先生故轍而亦不得不推先生爲鼻祖天下之人又衆而稱曹先生曰文人也自有詩

人文人之目天下之言詩言文者曹好之而不言詩言文者亦曹惡之然不言詩文者衆矣於是先生恭而遜之曰簡先生幹而遜之曰逸即明知其不簡不逸以爲不坐以此不足以去其官使之速離我傷而我得掩不言詩言文之醜於是先生遂旋起旋蹶不復安於位去國之七年而始六十也嗟乎古之爲史者于能文之士每以其藻僞而掩其獨至况於今之人乎今

如曹先生者今天下多事當置之廟堂其逆料
成敗勞畫形勝調劑兵食當綽然有餘僅不竟
其用而後之為史者當追論其所能以表著於
後世無徒曰詩人也文人也而已苟以其詩其
文則詩與文具在也而能詩能文者可知之矣
又何待於史官之標榜哉余從事於詩與文久
矣渺乎無畔岸而丁天下多故即出其所能者
何足濟萬一而安得經世之用然世已如此而

安罪守分坐食偷息如故又何在其詩與文之
外者乎然先生六十而精神如少年猶欲與先
生共論之

封順德太守金太公暨卜太恭人八袠偕
壽序 代

往嘗聞茅鹿門先生令青陽要其鋒警之曰若
何為不諾金氏婚曉起而使者在門遂報曰[illegible]
父吉先生之次女嫁董君若龍山以尚書為翁[illegible]
門為夫兩子一為客部郎一成進士幾幾如鹿
之苗夫人而金氏則自霍山君告逝科第久闕
但茅夫人舉七丈夫子諸孫數十人皆績學安
貧習為孝友恭謹稱吳中雅族人固有以卜其
興也茅夫人之子長名曰達泉次名曰養冲俱
蹶于有司達泉晚以明經為郡倅而養冲則抱
道田廬久稱民表達泉有令子曰淨弋成進士
為濟南太守而養冲有令子曰贊凡亦成進士

為順德太守致其封於兩尊人如其官今方備
兵長沙為監司而養冲偕卜太恭人滿八袠贊
凡因捧　萬壽表得便道先遂其私猶歟盛哉
較之董氏往日亦幾幾矣而盛衰各一時豈非
天哉說者曰茅太公之譽鹿門先生也有以哉
余曰不然夫世祿之家其盛衰時也孝友績學
鬱為雅族可久可大斯宇內之所難而管史之
之所記鬼神之所發也言金氏者以彼不[illegible]

豈非欣春華而賞游流哉養冲君之生平余雖不溪習之然於卜恭人爲内姻士之過而稱誉冲者如一口當必許我言矣因孝蕭諸君之進觴也書以爲序

又賀金太公太夫人八十偕壽序 代

吞姻黨有金彦章氏云當崇禎五年方爲長沙監兵使者以入賀行將先期使道上其太公太夫人之觴賓戚皆觴侯忽聞以兵事留彦章以

茉已委質爲人臣不敢言其私竊䫤從大府之命退而憮然不樂遣其家歸謁曰若爲潔觴醼腆庖乳以無爲賓戚羞使賓戚之豫情祝辭徹於兩尊人之目與耳是愈於余小子百拜奉卮于膝前也家人奉命唯謹其賓戚至密者爲中表茅氏董氏述其言于余余曰然凡爲人子者其顯隱雖殊孰不有無已之心爲當其若貧困約之口値其親之壽考無恙亦孰不自牧其敬

水之歡也然而子與親皆若有所未盡者豈非以出於獨者不若合於衆者之爲愉快乎一旦犀珮玉㲉從事明庭苟爲親舉千秋之觴其賓戚自屏不集矣其集者不特禱而以頌矣夫善禱者固不若善頌也然而舉已往之邁德陳現在之休光孰若夫其人方移孝作忠寄封疆之安危托萬姓之休戚身以天下重親之身亦遂若天下重之更愉快乎今天下多事矣東自齊

韓西至秦晉南極閩粤北抵宣雲無不爲夷虜盜賊之所擾而中州豫章荊楚其地固天下之腹心也亦人無即席之安唯吳越千里稍無虞而近者盜入浙區漂血成河天下遂無寧宇彦章方爲楚所推夫楚大國也監司可二十人孰非士大夫之選乃彦章旣以賀行復留治兵事則楚之監司似無出其右者矣一方之所推天下之所推也行且平盜凱旋司勲奏績　天子

將使芟夷天下之夷虜盜賊而以告成宗廟
妝中興之功則形弓秬鬯行將及於君之門而
太公太夫人欣然而舉一觴則今日開賓筵堂
上之言又不以頌而以禱爲愉快矣且思聞之
太公兩峯鹿門先生之外孫也昔　肅廟時與
西苗叛事在府江制府應公知鹿門先生能兵
檄在行人賀而以鹿門先生習其事不數月以
七千人平十萬積寇至今推征苗之功以剛與

三百年此役與斷藤峽爲最彥章今日之事酷
似之太公開休烈於幼年見膚功於垂老亦千
古之盛也太公生平蘊奇不發當以此爲愉快
又不在區區世榮矣太夫人素稱比德焉懇忝
姻表聞之頗悉其必以太公之愉快爲愉快也
懇之頌以禱較諸客如何度太公或首肯焉願
夫人而曰可矣

方太公方太孺人六十偕壽序　代

今皇帝臨萬四十有三載久道化成齋循舊額
獨南畿以豐鎬地得數十三欲方君若繼以甚
年發第而其兩尊人俱適逮六袠六國人同其
數也於是其同門生謀所以壽公者不遠千里
徵辭於不佞不佞素無文其言雖不足以進七
是宜遜謝且不習太公不能述所見獨計太公
司徒公之冢嗣也往不佞童時從先生長老稱
江左典刑指首屈必司徒公恒以不得見爲恨

及謝史局歸釁上而若繩與其兄若淵名大噪
則又私爲色喜曰天之報施將不爽也今若繩
先登賢書而其言幸以中其敢辭諸昔之祈竊
聞之保章氏之說曰弧北有大星名曰老人今
見於女牛之分故江以左類多壽考其風氣與
六季殊又竊從藝苑讀邇時諸先生著述則雖
詞纖語以奉萬年之觴者又大半屬于褋中人
豈其地固多壽歟抑風俗都雍子姓豐篤燕居

之賛多及於作者之門歟不可得而計也雖然又竊聞之宋張介曰吳越之人秀閩蜀之人峭齊魯之人朴淮楚之人直皆其山水所發者然也然則山川之孕結蓄剝蝕之餘則其微發於年所當亦必爲天關爲短折故江左諸山奇攢秀絡甲於天下而片石必目寸峰必賞自六季諸君子負好事之名而江南幾無餘蓄獨黟山跨宣歙間廣袤三百里非一培之奇也其肇崎

祖兩日非小鑑之藏也其神剜鬼劃翠玉萬丈非頑形之棄也而自黃帝鍊氣以來數千年無齒及之者宋人稍稍蹤跡不及麓而止逮今日始開嶂鑿壁搜奇剔幽甲於天下則未瀉之朴其人綿永夫固亦道歟雖然不佞又有說焉夫龜鹿視息非不壽也而其質不貴孤枝老幹非不壽也而其蔭不遠藝苑家負一言之重姚肯輕擲如椽而獨於人之壽者不德而必德之也

不昌而先昌之也不苟際而若吳以戢也其誰之過歟試考諸先生所與襍中入進觴之詞其有爲名父之子若太公者幾而人其有爲名子之父若太公者幾而人其有爲夫婦之偕壽無忤而懸弧設帨之辰共其甲子者又幾而人華封致祝之時適還鹿鳴之盛者又幾而人則因而推原太公之懿德其所陰蓄而未宣者可知而推原孺人之閫範其所闔肅而勤施者可知

則不佞今日之言其庶幾無媿矣諸君子以通家之好奉觴而致辭者亦庶幾無媿矣其敢以媟諸君子之命客曰子之言似矣而未也　今上久道既洽躋世仁壽故四隅之內類多壽考而九天之上三世隆際故率土之中皆多奇會而太公爲司徒之後世濟忠貞故其遭逢亦若先施而及也不佞撫然曰唯唯然則保章氏之說與山川之微驗其殆猶迂而未協也抑識之

以請質于太公

石民四十集　卷之二十一　　共　　文部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終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二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三

鹿母王太安人壽序

儀往侍家大夫聞有定興鹿公者同以選入臺朴直君子也儀家於湖與蘇接壤稍長遊於蘇聞蘇有名御史蒞其土問其年則儀始生之時問其人即向所聞於家大夫之鹿公也　神廟

末年有地曹郎鹿君以矯上旨作軍需得罪去儀時在陪京見陪京公卿嘖嘖道之問其產則亦定興人也　今皇帝之初聞有職方郎糾御史二三年來頗有以言得罪於上者人不以為難而難職方郎絕殊疑其人而問之則即向之地曹郎得罪以去者也其年以都試至輦下時有金吾楊君者故名臣都尉子家有賜書偶過之拉入小齋則有朴樸之老先生在焉其衣冠

言動非長安貴人也意以隱君子流及與之論
當世成敗古昔是非横貫百家瀾翻一世語久
而及東事將潰宗社將危則奮而欲擊感而垂
涕淚異其人問之則即糾御史之職方郎也繼
而見撫有司問誰領此楙則緘內鹿生亦定興
人也繼而賈生之慟空高陳東之鼓不許歸來
空山而東事果潰宗社果危高陽孫公以宰相
視師關有參佐二人一為秘書郎則吾友宋獻

孺一為職方郎則未察誰何訊之獻孺家人始
知仰向在金吾家所見者也喜而躍繼而高陽
公以在事者不足任請自督師有參佐三四人
而職方君冠焉要喜而躍是時儀受渭南孫公
署以副將軍行大將軍事備西都竊以外寇未
寧不皇處內強賊未討恥幸功於易上書高陽
公請當前鋒以討虜因貽職方君書辭頗切激
亦知職方君可與切激言也職方頗引為同襟

次年高陽公上書請以儀將舟師會有格之者
儀上書闕下請以白衣從戰詔不許促之往儀
終以白衣見高陽公遂以參贊相軍事與職方
同幕而居所共論成敗是非者晝夜不輟儀竊
喜得所因而君亦頗快之引為小友問其字曰
伯順因稱為伯順先生徐而及其家世譜系則
知侍御公為先生之祖解首君為先生之子也
侍御夫人年期頤矣猶在堂而封公年已老先

生年已艾解首年已壯解首三子又將十齡焉
各以其序承歡膝下嗟乎豈非古今之盛哉因
先生以交先生之黨友門生知封公之朴直無
異於侍御解首之朴直無異於先生也因先生
以交先生之中表內姻知太夫人年雖高尚手
自事紉修匕筯督灑掃耕織猶如少壯時也竊
嘗論之山唯朴所以興雲木唯直所以繁蔭水
唯流所以不息今於先生一門見之矣自儀墮

地三十年士大夫之巧者纖者詘其身以求榮不過望官日以高子弟日以顯而已而究竟半得半失之至於位高而年不及身顯而福不集者又不知其幾矣龎氏自侍御以來以朴直世其家而其家之繁盛遂冠於河南北君子曰歛時五福可儀可則五福之首曰壽壽在不息閨壼猶然況丈夫乎于太君舉八十五辰之觴也序其言以告夫美者

宋母吳太孺人壽序

自國家承平以來以言兵者為戲人故東夷卒起當樞軸踐言路者猶黽勉言之而學士大夫莽不掩耳禁口若或浼之有身在布衣之列而忘其位卑言高之罪言刺刺不休者瀨上宋獻孺及元儀耳人始而訝之繼而怒之又繼而或有憐之又繼而有許而與之於是布衣言兵事者多矣制府新城王公首辟儀欲以為大將軍儀辭不受欲以為職方郎又辭不受曰有吾友在也於是併獻孺以為軍諮祭酒欲薦之於朝獻孺辭不受乃就公軍試試甫竣廣寧潰東事迫大司馬額上張公欲以之為職方郎獻孺又不受於是言兵之士有布衣起家授幕僚授特將者而獻孺始徐應中翰之徵贊大司馬軍事蓋古樞密直學士之職也繼而高陽孫公督師行邊以獻孺從蓋古所謂參丞相軍事也而獻

孺兩尊人享高年其太夫人以是歲稱八十矣高陽公為文以壽之儀得辭在南服幸以子姓之末代獻孺稱一觴太公進儀而命之曰孺子能無一言乎儀遜謝不敏雖然吾嘗聞教於太公矣述太公之言以壽太夫人不亦可乎方獻孺之就徵也儀省老母而還北山隱居取道瀨上過慰太公長跽而進曰古來智略之士俱不敢自必其成敗今東事如累卵我何以慰太公

唯聞之昝人云選將者當選之龐奇孺艾則如獻孺者功必就志必竟身名必兩泰無疑也太公曰噫孺子友我子其爲我語之戰陣不勇非孝也無以老親爲懷儀聞而汗下始知獻孺爾思而言矣其學益有本也今太夫人子孫滿膝下所患者子無令名以遂其親耳今獻孺聞太公之言必能貫身以爲將帥偈勦奴馘酋反掌事耳孺子龐奇孺艾之言將終有驗也太夫人

其進此觴拭目以俟之可矣儀得終遂隱心歲進一觴未有既也待獻孺功成身退相與一笑以質此言不亦可乎太公曰諾遂授之簡

朱恭人壽序

吾之友於楚得朱咸一焉咸一之友皆天下士也我得友咸一乎哉然咸一辱而友我矣我嘗與咸一言友曰名譽非友不彰咸一曰姑舍是吾今者曰幹業非友不立咸一曰姑舍是堂堂者曰學業非友不成咸一曰庶幾哉而未也我有老母垂七十矣我聞之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吾於求友皐皐乎瞿瞿乎而未已也幸而友於天下士然非言無以將其敬非言無以廸其德出而交我友恐負我親也入而奉我母恐負我友也我將歸矣能無一言使母夫人幾然進一觴乎余遜謝而未敢又二年咸一復自楚而來其所友天下士益衆時維仲春爲其太

夫人介眉壽乃又以吾之言遍告其友者其友者又半我友也皆以命我夫吾以一人之言告咸一竊恐負咸一之取友况以衆人之言告咸一不幾爲咸一負最無已則徂與咸一言友吾聞太夫人之相夫子也使克振其先業友能益於是乎使者績於四方友能益於是乎諸子皆曰未也夫不能益於是則咸一歸而奉其母有餘師矣然咸一之友所以助咸一者不敢外於

是咸無一雖不待友而成太夫人開咸一之友如是能不襲然進一觴哉豈必言貴祿利達之事而後足以壽太夫人乎然而夫子有言祿在其中矣

顧太夫人七十壽詩序

茲八月十二日顧太夫人設帨之辰也時維七十茅子時居舊都乃挈縣人而謀之酒三行茅子執觴而進曰茲役也實惟以我友顧子非友

我友者在三進而葬應茅子曰噫可以知顧子矣遂銛筆授簡使各言所能言竟旬日得詩二十二篇言人人殊皆可愕然喜爽然思也茅子曰噫此可以知顧子矣顧子曰盍得子序之弁哉吾安能益之吾聞之詩言志吾當為繹其志客若曰太夫人知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故能教顧子以學客若曰太夫人知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故能教顧子以博學客若曰未也太夫人知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決瀆臨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故能教顧子以經世之學客若曰猶未也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故教顧子以詞賦玄禪兵刑百家之務學客若曰徒學無益獨行無成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如朽枝枯樹逢風則仆故教顧子以馳譽張羅之吹唱和不差

音其利同也故教顧子以求同志客若曰太夫人知志同者寡聲合者繁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治其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故教顧子以廣交泛愛客若曰太夫人又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日月不應非氣君子不容非類故教顧子以慎與客若曰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太夫人長于華胄聞之熟矣故尤教顧子以友直諒客若

曰太夫人嘗讀士緯以孔子與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偉孤立故漢大夫曰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是以教顧子以應世之術客若曰太夫人嘗歎紘者欲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故教顧子以深韜處晦要譸辟其言之也客若曰德無大小各言所見吾嘗見顧子之解隙曰太夫人以畫水鏤冰與時消釋也吾嘗見顧子之愼施曰太夫人以饑馬狂

颷寂然無聲投湯其傷爭心乃生也吾嘗見顧子之儉德曰太夫人以饑歲之春從弟不讓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多少之心異也吾嘗見顧子之督子曰太夫人以濯錦以魚濯布以灰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也芽子曰我則異於是客之言猶玉爵滿匣不成其實也夫慈母能食子不能使子知味天下爲人母其望於子者豈盡不如太夫人也能教其子以有美者亦豈盡不如太夫人也太夫人之子獨以成豈人之性亦如石生而堅蘭生而香不待長養成就哉蓋太夫人質備純懿折規旋矩軒軒其範賓賓其容內乎而不飾外鑠而不張顧子教於胎習於孩日趨於高明而莫知所誘其行亦大純而無訾太夫人今壽日高神日莫大年無艾亦職此道也豈有他哉儀不佞與顧子行同志合同學共列於友籍者頗密於他客得以子姓禮

見太夫人于寢其繹客志而終以我詞太夫人其將以爲知言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一

初遊烏龍潭記

石頭城內有水一匯延清涼諸山而貯之曰烏龍潭也水不沃山而山若潤山入水而水益澄觀山水者一合也有隙地一畝茅子乃開軒焉軒而水身目入於水忘其軒矣築一小閣顏之

曰森樹之交於前者色入於閣也拓於後者聲入於閣也而山與水又交入而不倦故取於萬象之森焉而至人之游此也歷矣自卜築以來無日不在焉在卽遊也而戚客而遊則自七月三日始客曰宋子獻孺傅子遠度譚子友夏宋子隱於瀨者也心入於山水者久而目爲之眩傅子產此者也山水入其身者久而目爲之眩譚子楚人也家有衆河之勝而足跡遍岳瀆則

其身心山水互相入者久矣而亦曰目眩矣茅子曰三子之目習於山水者也而清凉諸山則一初也清凉諸山自石頭東西步步可望也而觀山於水則一初也潭之園亭刹宇若星布焉而自森閣而觀則一初也今之遊其吾與二三子之初乎傅子曰情無窮而境限之境者情之所造也二三子之觀止此乎遂鼓棹入荷叢而不顧

再遊烏龍潭記

譚子望傅子而情不束也爲之歌茅子和之茅子曰境者情之所造也境何限情亦何限潭之水淵渟而靜靜者宜筏吾加閣焉以束水也加幔亭焉以束山也筏成而七夕至矣吳子凝甫續嗣社於此社之客閔子伯麐洪子仲韋許子無念宋子譚子與余俱赴焉攬客於閣而閣不能束客陳酒於軒而軒不能束酒遂移坐於筏

驟風忽馳山不能束其雲雲截水而渡影與筏平而傅子向入之荷叢不俟筏到而先送香矣譚子歌之諸子和之俄而雨出林中烟出波中笛聲轟轟出客耳者數矣而筏能束客客或笠或蓋或衛以酒靡不墜於筏也豈乎筏之閣與軒二三子之所目眩者也縱目故不如新豈不曰安勝於危耶而二三子不顧也俄而星月呈光諸子將援筆課鵲橋仙之詞始合筏而還軒

宋子曰西方聖人以筏爲喻吾與二三子今日之游喻於筏矣遂題曰喻筏期越五日終筏之興焉

三游烏龍潭記

社人有潘子景升者久於社而七夕獨以它故不得與斯賞宋子遂招之而別招鍾子伯敬社人則譚子茅子與焉林子茂之兄弟爲不速客客集於筏而不能久於筏也徙於軒軒不能盡

奪筏或還筏或登閣閣者又徙而軒且筏也放筏於隔岸登崗而呼月月出於鮮霞之內若偕采焉長松夾之風颼颼不休則又栖靜於林木而偕頫於清籟矣崗不能久坐又浮筏於荷之深三游而始及宛然鼓棹之在目謂予自歌其襲所為之詩歌罷復登閣而飲月入小閣倍幽深可想而遠林近林或斷蔽之或陰滿之或蔽且滿之皆若為閣設也顧觀幔亭朱閣瀲艷水

上客與玉皆望而懺恍矣茅子曰我何曰三游而三變又安知異日之游不出三者之外乎而三者之終不可合也則又信之於所定者感而為之記

入湖州青塘門記

湖以山水著然其平遠清曠者東南也奔騰奇嶠者西北也幽微映帶唯入青塘門為獨門以外長溪如帶綰以平橋弁山率兒孫環作屏障固一巨觀也入門轉而北忽有小溪沿徑藤蘿青篠半古驛幽如入深山寸里即有人家時橫小橋或開水扉亦不知其城市也過許恭簡祠益深杳爽瀟凡城中荒率似野廣林平衍似郊者有矣此則湖獨於天下其南門內大水汪肆長橋映帶亦獨於天下然絕為兩界至此疑入山漸深必有峭壁奇瀑不信其復有曠然一水也行里許一橋亘之便爽爽都市矣

西湖看花記

余墮地十三年始以童子試過武林時暑熖炙天諸昆弟皆散髮湖上先水部獨閉余一樓曰是兒饒情山水不肯作馬上看花人也八月罷試歸令客引之自錢塘過斷橋坐西冷遙望長公堤而返如洛陽男子昇入賈后宮中不知身世何在歸而夢寐起居皆若設一西湖書障也十五始再過時參我在咏一從倚枯柳邊即掩

秋去十六始御琴特綫定情期讀書孤山快雪
堂自後十年雖屐跡遍天下然未嘗不歲一再
過也記憶遊境遍徹三時即椒辛之設亦三在
垂露亭邊矣獨負花朝一醉使昭君含怨漢宮
耳常歎曰阿儂限時何減係父限地乎丁巳與
張世調俞彥直沐浴秋山間至戊午季冬始再
過之溪口樹下老漁父慨焉歎余老余欣然荅
以詩且曰天公應不妬花時矣時千山縞素如

文君新寡試以琴心挑之遂化作陽臺雲雨遊
人有餐點梅者蹤跡其樹杳不可得何異武林
桃花片也萬象蕭瑟重山窅窅似飛燕內視三
日時遙憶其他時行素女方應嬌蕩如何耳迫
除始廻棹度歲朝即放維待西子新粧矣陰雨
積日小樓一梅斜倚墻外輕烟時去來似東家
窺宋雖三年未許亦不禁魂斷也人日稍晴徼
步孤山時周季侯補種處士梅數百株與古幹

相頡頏如遠條露華凝釘浴闓非不碧瓦參差
而班姬長信自是先皇遺執是後濟淋晝夜時
着筱戴笠立斷橋四眄不無是耶非耶之嘆十
四日稍霽即期僧携客入西溪矣行不十里過
秦庭山爲佛慧寺過寺四里許爲方井梅圃數
百千分峙十餘里傍或外突或中匯或斜倚溪
翠或連塍積白如大堤女郎人自踏歌正勝汾
陽十院整齊耳墓阡間以梅爲松楸雖百年不

伐故特多與刑尤以馬氏塚爲冠每約兩三樹
可覆畝許地幹可數十圍時有新花數枲從老
幹抽枝寸許而安如白傅在洛陽時令小妓歌
楊柳枝詞雖衰稚廻然風流正堪相映再入爲
東嶽廟吳氏圃在焉周匝八十畝畝畝皆梅花
坐其深處圍榭屏障几席無非梅也盤礴片時
紆徐詫歎實似蒸若温柔鄉外無復白雲矣况
人間世哉又六里許爲永興寺寺以梅爲徑有

兩綠蔓覆廣庭世葬之京所謂西溪梅也其腈
澤離鮮枝條伸屈儼然貴人粧然回憶道傍諸
樹樹樹爭妍此獨著天下正如阶家蕭后氣焰
驚人然殿脚千人正多傾國耶晚歸得詩三首
漸近棕木埸燈事方繁人家以紙燈掛梅梢往
往也大約西溪梅稱於天下者以松竹獨茂斜
襯遠插戛清瑚碧若非飛瓊雙成亦不足標幟
上元夫人耶至是又益以燈光憶蒔夜來十里

氤氳不在燈火時耶自後朝霽晚晴終不能竟
十刻當斜曛初日時向望湖亭一引領耳念四
日王亦彷在佛慧約貽重尋舊徑殘香零落矣
獨櫻桃花數十樹紛寵若沉香亭畔人此日梅
妃雖欲受珠珠亦無奈顏面何自後日撰杏色
稍露一枝輒爲雨困鷄皮鶴髮固自不堪吳紫
玉黃鵠歌聲亦未免腸斷耳仲春之日金季真
期飲舟中自片居居放船孤山見杏樹一枝半

倚水傍條枝盤鬱朶葉壓繁兩堤千萬樹拗折
遊人手如平康狹斜不禁攤朗有萬里橋邊
掃眉才子亦久經兵燹矣獨此樹如金屋貴姝
不受風塵半點豈王郎千金意早亦甄后福澤
非常耶停棹盡日厄漸若花神醉矣詰朝天露
將痕卽拉宋似祁往踞倚其下朝霞疊彩與杏
色相發北山滴翠如諸女阿姨爲整容驕鬢堤
畔弱柳如小姑絮絮弄輕粧若夫短枝殘幹又

似剛呈宮人爲貴妃爭價也自後又累日若雨
從漁人問湖南桃花信杳然十一日薄暮雨
甦飲偕步往六橋則守宮已褪枝枝將作嫁衣
裳矣十二日遂有人面映之紅益鮮潤白祫遊
人半是乞漿客也逐人足遂至定香橋下看玉
蘭樹亭立古墓側花可萬餘朶周湖十里皆可
望之藐姑仙不屑瑤臺會耳解衣質酒醉宿其
下明早雨甚復買舟看桃花或笑余惑溺吁嗟

錦衣有鴛漢室有木彼木而親焉可人使木作
白頭吟耶十六日稍霽丁香驄三花駿騍躞不
已奔蹄放蹴飛紅亦隨之正似截花行不覺行
花下也是夕宿舟中漏四下即起待曉色從暝
雲中看花睡款昵萬千姝勝月下弄姿何況燈
前日午稍久曙色乘之露容粲發新沐蘊香
如驂鶴吹簫人雖欲近而若遠朝日益鮮回望
南山諸桃高低叢淺各逞嬌逸奔情妍態百類

千姝王大將軍開閤時人自恣情但不如金谷
中者經季倫點綴然各具胸懷也自後日泪其
中歌喉酒政筆韻茶烟皆爲消之獨看花人與
花意猶如曩耳十七夕暴風天欲墮看花船大
半入水底余偶以在山免青陵臺自無如宋王
何然不與同死薄倖矣十八日復從雨中看殘
花十九入三竺晚照薄花上歸路出金沙灘望
之如服返容丹即力不勝者亦低昵近人伉儷
之情老而彌篤殆謂此耶二十日自斷橋登孤
山巔遙望之正恐李夫人不肯以病姿見孝武
耳二十一日委紅滿地新綠將舒當別易肺腸
領略遂入靈峰高臥翠草登妙高臺回首繁華
亟爲譜記亦何異隔江猶唱後庭花哉因就聽
泉亭試新茶數盞一洗梨花之夢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三　終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四目錄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二

江村草堂記

江村者吾友鹿子伯順之堂也曰江村者志其地也其地在定興之東南二十五里蓋古范陽之區而幽冀之封也考之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今江村在范陽容城之間然環十里而外水始經之而此以水名者或曰宋時治塘礫以阻虜則水涵於此而今非其故道矣然聞之其人字水曰河南人字水曰江虜人字水曰海易水何以曰江也是皆不可知而鹿氏之先自小興州內徙卽家於此至伯順之王父侍御公始爲堂三楹楹不滿尋至伯順舉於鄉縣官循故事賜中金爲關以旌之伯順遜不敢當乃以

治堂堂亦三楹楹亦僅蹤踔而闢疏絜高敞迮
其前可以置廡今去此兩紀矣而力終不逮土
垣樸戶牖牀席軒居之儲如也右之墓爲書者
因不足於中者始有所慕乎外故披繡刻鼎奢
者之所爲也而陋者鄙之高臺華池奢者之所
先也而介者黜之斯言也其義固不然然而非
所以望乎君子也君子豈不先耳不爲耳至於
奢儉之節與時推移外權其竊內權其產以之

制飲食度宮室有巧於取而詘於用者盜也節
不然腼於身而殖於家亦盜也小盜盜財大盜
盜名卽或譏其儉而倫爲之辭曰以矯俗云耳
以範衆云耳嗚呼是可以推其心乎哉蓋君子
之制用也有食富而不驕於所非分約而不節
於斤食然故曰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而不可奪
也所謂不可奪者其不殉財而喪身者小不殉
名而變節者大也吾嘗閱鹿子以貴介而擢高

第食不過蔬糲衣不過大布及余交鹿子官稍
達祿足以自贍則食其一肉衣或縞帛綠乎前
而人不能議鹿子之儉蘇乎後而人不能疑鹿
子之汰鹿子蓋深於君子之道者也故其於宮
室也亦然鹿子之田僅有年僅足以不饑餓使
攫箐而爵縣官之賜奢而奪者聲色之而已與
馬之亦已爲名者又以陰治生而安其陋鹿子
乃以自堂則其疏潔乘其高明於於焉而不以

爲泰及垂兩紀而祿賜所入僅足酌時以制衣
食稍羸又以急急難之交無以益其廡而崇其
墉亦於於而不以爲慊斯足以觀鹿子矣而世
之論鹿子者尊之爲名儒品之爲循者而未盡
究鹿子之所以曷不觀於鹿子之居室乎

清白堂記

江村草堂之後又有堂三楹廡具焉伯順莫能
堂也析箸從翁翁始排既擀而殺無後以伯順

之子之子繼殤子故始爲伯順之堂而顏之曰淸白嗚呼淸白足以盡伯順乎哉然諺曰爲淸白吏子孫庇伯侍御公以素絲之節挺折檻之氣故伯順之顏之也若幸之也昔胡公有言臣父之淸唯恐人知夫爲之先者淸而且畏人知矣爲之後者不昭而明之以詔其子孫忍乎哉故伯順之顏其堂蓋以吾之子孫也賢則學其淸且以學其畏人知者卽吾之子孫也不賢不

能思淸而且畏人知寧不懼不淸而爲人知乎此伯順之微意歟雖然吾聞今之品士者以伯順似范希文氏希文故嘗以淸白顏其堂又以顏其齋矣何其不憚煩也孰曰淸白不足以盡伯順哉卽不足以盡伯順而伯順得擬希文未有不始於是者故我爲記之以詔其後人

養志堂記

伯順又有養志堂卽所[illegible][illegible]文侍御公所構堂三楹也堂有廡廡各二楹又有寢寢有廡其數皆如堂鹿子以養其太公故顏曰養志蓋取於子輿氏之言也芣子曰鹿子所養之志與子輿異子輿者特以不養其口體而已故瞷所欲書所餘以待其不時之需遂其錫予之惠耳若太公之志則不然太公樸而好學嘗其兒時侍御已漸貴矣猶親倆於田若雨祁寒僮不能堪者時先之且代之歲率以秋夏耕而冬春學及

侍御入中臺已貴介已益力田故所學不竟今伯順之舉垂兩紀官洊至卿寺伯順之子褎然舉第一人又十年矣而太公之田自如夫身未耜者志必嗇樂隱逸者志多弱而太公獨急施與無論歲時爲德於宗姻隣里嘗天啓間璫執政逮諸閹人多伯順友太公不待伯順歸卽盡以祿賜爲卹助不足繼之破産又不足繼之子錢家弗惜也且勝决不顧利鈍無論卹諸君子

邏者塡巷罷百口度外當泰昌間虜內訌縣官
詔鄉自團練莊有應太公獨擇弧荷殳指麾藝
子弟課射習擊刺欲以全其鄉里此其志豈可
甘哉事伯順葬能養已

知止居記

知止居在涵白堂之後亦三楹而無廡因堂之
餘材以構院撫面北及居節伯順亦未居也而
余適客燕遂以授館焉伯順因號曰非知止生

之至而爲是居哉故曰知止居且曰知止者吾
所願學也茅子因嘆乎請與子言知止之學我
之始適燕也將有說以說　天子然非以自爲
爲也不意　天子賞其所著書驟欲登用之故
且恐辭謝而時有忌者爲蜚語因我以撼我友
故言其外而不敢言其內也不意終以買禍禍
既及親者雖不避匿而予授館如故其風波播
撼又幾以及予數矣而予不知也夫所謂止於
至善者豈在事物之外哉吾聞之食其祿者身
爲輕生其死者名爲外我將踵陳東而死焉此
我之止也而誠足以獲上不足以化忌智足以
御敵不足以安身豈至善乎哉我過矣予哀其
志悼其患憫其愚卹其故終始置之雖播撼百
出而其如也豈區區節俠之所及哉止也然我
非知燕故燕知予也故館於予不知身之來安
而先動不知時之來可而欲爲非止之過也過

在不知耳吾予夷其神潛其慮迫而後出出而
於於毀幾及焉而不以震聚騈集焉而不以喜
豈不擇步而泰哉其有所知者早也我字止者
將以求乎止也而惘惘焉垂老矣將求之於子
居乎間止於子乎居之左介我寄私顏曰養喜
齋亦求知之意也別有記

北游亭記

有亭巋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居之旁覆

以炭塗以堊棟柱榱楹以及薄櫨栾楣靡不畢
弱不中程橈撓以為垣僅僅蔽風雨而長江大
河之南北靡不仰而頌曰此北海亭也於是李
子記之曰茲亭也創於侍御公以之誨伯順伯
順爽若爍濕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去伯順又
以誨其子石卿石卿爽若爍濕於是者又幾二
十年舉天啟辛酉畿內第一人當吾鄉魏子孔
時為行人時嘗策蹇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

有倡和吁嗟倚於時是時石卿猶為諸生伯順
亦鄉民部及石卿兩鄉薦伯順同余叅高陽公
軍事石卿往來於途亭遂宵無人而行人為給
事中數年矣謫於璫其子子敬行乞過伯順伯
順之太公復館之於是子敬日夜號太公為不
食也而所逮在中丞之家若子亦繼館焉明年
伯順抗時歸周吏部之家朱生以吏部逮過謀
於伯順亦館焉當是時皆有最暱暨後雖以殉

者曰李朝欽家亭之左不數百武而司調東凡
諸君子之逮皆有力焉惡其庇之者屢欲以中
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奄禍猶未解無論張儉
之壁終破北海覆巢其待盡德哉余幸不死於
璫而為頌璫者所阨復偃仰於其中者三載嘗
為范陽烈士求肯曰奮臂招義徒傾家競相從
張儉縱壁裁箕踞笑孔融轔車未出門纍囚已
及宮張儉從一人孔融易為功天下之頌北海

亭者其歌之

養喜齋記

天之用以風雨露雷雜應而迭施故不窮於變
而其功大吾人之喜怒哀樂也亦然故一喜而
天下悅一怒而天下懼哀而天下荷其煦樂而
天下被其澤此達者之用也即用不究於時而
藉之於言布之於後則悅天下者足以起萬世
懼天下者足以稟千古味其言而煦沫者廣矣

薄其音而惠澤者隆矣夫固不得身見之哉其
所用者無大小也至於日用之常物交之際其
倏而興焉焱焉而淒然秋肅龍雷而震似時雨
而湧者四泉人之所同而聖人所不免也乃我
獨取登壽以名其齋齋在江村草堂之後而余
得罪引睡之地也因其衣寢飲酌泉齋蹴窮約
無聊之處也賓客不至簡牘不通閒道昇及蒲
坑菅陳幽緲固迫之區也婦呻於床僮偃於廡

蹄馬嘶饑呼雞聲寒悲吟孤嘯天晦地暝之與
也而我顧喜焉其豈異乎人哉夫固亦有自得
者耳蓋喜怒哀樂紛然並馳聖人所不免而子
思子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自得也猶夫
天之氣冽以風淒迷以雨轟裂以雷而其適於
時爲宜及於地爲澤被於人爲快則與景風晴
日暘雞噓和者無兩也其自得者不得而狀故
擬其近似而榮之曰喜非喜夫哀與怒也哀怒
而不遂其中不爽其節猶夫樂之不淫若游若
眞若隱若躍脈脈於中而不能自名者喜之象
也則我之齋而不敢尤癖而不敢非守其貞而
不變樂其勢而思發固倏俄之所不能搖病患
之所不能奪禍福之所不能驅死生之所不能
紛而況於區區之毀譽哉然則何以養爲曰我
固有[illegible]日所無喜可言聊以養爲喜知其味者
自得之樂積己巳八月二日記

物表亭記

蘇子瞻自錢塘移守膠西因城以爲臺子由聞
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子瞻曰以見余之無
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者也張子于度
家於古白溝在車音馬塵之間築土室而居之
以讀書樂道處其四牖時以明聯以迎日避風
其師鹿先生伯順顏之曰物表張子求余爲之
記余曰伯順之意豈非有槩於子瞻之言哉子

瞻之臺可以南望馬耳北俯濰水西望穆陵見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而東則可想見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其臺雖不華而耳目之所及固已遠矣然亦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溫地雖貧然園有蔬可擷池有魚可取秫酒可釀脫粟可淪特以子瞻方移自錢塘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故不能無今昔之感

而主齊物之心聊寄想于物表以自廣耳今于慶所居之地固五代所血戰而爭宋遼所畫界而守我　成祖皇帝亦與遜國之師旅進旅退親秉白旄以麾者也覽之者亦足以發興亡之慨嵜華夏之變而亭囿于環堵之中規然無所見結茆聚壤僅蔽疾風甚雨半菽不飽何問十餼五漿較之子瞻之臺又不啻丘垤之望泰山而托名之義以此又得無爲子瞻所啞然笑耶然人所患生於見耳見愈奢則自覩愈不及使子瞻紵符始於膠西未嘗有舟楫之安雕墻之美湖山之觀亦烏見桑麻之野不可以樂采椽而休車馬哉于度生於斯誦讀於斯名已薦於天府而身未繫乎仕版四方之安且美者未嘗溺其心而奪其志雖子瞻齋廚杞菊之食尚無有俯而爲供雨雪風月之游從亦莫或之至也又烏知四牖之室一榻之安不足以傲車音馬

塵而暢然安適哉雖然今之士自束髮受書父兄師友之所勵無不以富貴爲的讀書既有所見名已達於上日夜思窮其富貴之致雖懸車謝事而其願常未能滿又烏能當方盛之年安一室之陋而恬然若忘哉非于度別有所見而能然歟蓋自其所見者奢則舉言行之微勳業之隆舉不足以滿其所志而况王公之貴鐘鼎之奉游覽賓從之盛足以愜其心哉蓋其取於

師友者遠也吾推其義而記之時崇禎元年戊
辰十月晦日

尚志軒記

去容城之北三里有壟室焉不斷隆不崩坎過
者必式曰此孫孝子廬墓處也又數百武有草
堂焉無櫛無廬無節俛過者又必式曰此孫孝子
讀書處也茅子諸而造其軒見署曰尚志夫居
有署非古也然自炎宋而下亦已久矣孝子之

署豈無以哉俛而思孫子曰奚庸思尊所聞于
子車氏耳茅子曰亦適思子車耳太史遷以孟
荀諸子合傳至昌黎氏猶曰孟荀其後其道尊
元之儒至為孟子叙予列傳使匹於孔然　高
皇咀其言而不能無疑也後以錢先生之言得
不罷享其道益尊道益尊其言益不敢議尚志
之言其醇言哉然焉乎巳我疑夫士安能無事
哉入以致乎發出以淑乎人近而友於昆遠而
信於友供力役以事其上敦撫鄰以字其幼和
於室恩於賤以至嚴一介弱三讓介而不可富
貴之樂而不可貧賤之以及一話一言伸踝舒
腕孰非事乎奚必志堯舜之志以待異日之用
乎夫用不用遇也遇不齊而事不求於遇仰據
約柚布命令豈可一日挫其志哉志不以遇挫
事不以遇始其事之或斷或微或大或小如鑑
之受照山河日月以至芽苗蠕蝡其感僴殊耳

非鑑鑑以待山河日月而芽苗蠕蝡非影也夫
志鑑也事影也而曰士無事以志為事吾不敢
信也苟必曰士祇以志為事則其平生所為可
苟焉而已乎何必憣然之後而始思堯舜其君
民哉子車仲尼終身無所遇豈徒有志炳炳後
世哉如吾子之篤孝吾子之事也吾子之能篤
孝吾子之志也使吾子有一日之遇豈必舍其
平生所孝者而別出其志以應天下乎余幼也

愿圄於成言以頗志伊周之志恐不得一日伊周之遇爲恨繼而慄然思惹然釋也故富貴不能加不能加吾志也貧賤不能損不能損吾事也事莫大於忠孝子能孝矣極伊周之業曰忠忠不加於孝因移孝爲忠者以時言之非岐之爲志與事也孝已爲子之事又何所待而空尚志乎孫子曰雖然志不可不尚也子所云達而不可挫者仰窮而當尚者也達有事而志不可

挫窮有事而志獨可不尚乎且子車氏之言以王子蒔士無所爲而發也非不知乎此也茅子曰子車氏非不知乎此也余亦非不知子車氏之非不知乎此也子車氏爲王子言則不可無彼言吾爲吾子言則不可無此言也子車氏曰子豈好辯哉遂次而爲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四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三

七快堂記

茅子曰我嘗欲將銳師窮長白挈遼東西數千之地以還　天子遂長嘯歸故山不受斗大之印以自快其餘年而今不可得矣雖然餘年枉耳一日不快則無乎日也一月不快則無乎月

也欲俯焉為學人讀書務精熟察事物之微極毫釐之辨以齒諸君子之末席乎吾不快也於是不能也吾性好飲將遂貯名酒被紈素調歌衢閒據幽探奇開吟白日維辨清宵以送其餘年乎吾從事焉而未銷其日也日有閒不快也於是心口相商蒐眾星瑞得七快焉以下酒一曰經快意感為念觸象發奇日月常故忽變則新足以下一石乎曰能二曰史快人有快事事

有快言彙帙置隅自對而笑足以下一石乎曰
能三曰文快文有四種曰羣家曰長行曰小品
曰駢儷各以其類恣所心賞豈能置我一日之
是非而問千人之可否乎是不足下一石耶曰
能四曰韻快韻有三家曰詩歌曰騷賦曰詞曲
三其品而位置之又不足則益以摘句庶足以
快吾意也作者之屈曾降心焉否我無暇計矣
是不足下一石耶曰能五曰類快類患其不悉

也悉而較若倡縷若髮斯亦一快也下一石乎
曰能六曰說快說患其易頗也可於吾者兼之
有則偏成陽之婿以鄙吾目斯亦一快也下一
石乎曰能七曰稗快稗患其不雅馴也不致則
不雅好襲則不馴去斯二者而不快吾不信也
吾必爲下一石七石而飲亦快矣於其暇則吟
雄辨據奇撥幽清音在座輕紈適體亦何負於
餘年而或有告者天別生男子挈遊東西而還

之幾天子當是時吾七快堂適成蹤醉放不濡
筆以爲記

九奕亭記

七快堂之左有隙地焉花木迴互日月軒敞乃
就而搆亭以爲新娛顏曰九奕客曰茅子知奕
乎曰否也余葢喜奕焉十齡以後知喜者足以
伎日也故不復事於今二十年矣然莊則思逃
勞則思伸其一日之內思奕之時未嘗異於人

也今得放浪於七快之堂豈復如勞形之日倦
而後悟哉然久則必困久於快無異乎久於勞
也晨起盥櫛長坐成故步履所及耳目一變意
之所適乃成新娛故必斯亭也思奕之心勃焉
復發於是游九術以銷其銳一曰曆二曰律三
曰仰觀四曰俯察五曰卜六曰醫七曰星八曰
書九曰讌讌其末也已而尺幅之内山川萬里
緗素如筲煙雲千變吾忍置乎哉書之學小學

也然竊位置之變以究其初論筆法之微以觀
其化亦夙習之不能忘也是吾所不言然其說
欲以劑五行之平此調變之端也醫之五行在
一身卜之五行在天地現然而不知身繇焉而
不知身所寄出出竊生何異鹿豕故易之占書
之數三式之微義百家之休咎我究心者久矣
而忽棄諸因氣以察五臟因味以窮百藥先王
發其故而後生不知叩其倪悲哉吾殆有志焉

師覩俯察律本曆元學之大也竊聞教於君子
矣自習不覺素懷常耿豈夢寐其忘諸一日之
內數咎之暇當抽心沉慮靜如棋陣諳諳忽解
乍悟欣如先着常在即神偶不會意不脫俗類
焉自廢亦如奕者之敗亦可喜也遂攬衣升堂
復詠我快

三醉臺記

有臺不甚高而內樹外檻峙於堂之右茅子於
六快之業既醉便置於堂其經快者醉不忘也
乃攜而登臺江河之流不窮通淮泗濟沆則其
入海也無力故玄釋之書與經學微言合置於
臺之上既醉之後復三酌於斯醉斯極矣始爽
然其有得也從而游者或及其時閱其縱橫蓋
清流淌於臺下遠山崒於臺前平原茂林日架
月陳足以發其片而莫之禁也及酒氣漸銷光
輝亦衰茅子方莫坐無語雖善問者莫叩其端

矣

五暢閣記

凡奕之許不離乎亭也三醉之粕不離乎臺也
唯六快之緒藏之閣而文與韻不能兩乃五其
部以目之茅子或早起以攬雖幻或晏眠以承
日融皆披髮而往蓋在山崖水畔也既盥櫛乃
登閣兩娌以書授奚童輩致於堂以足其一日
之快如中饋料客之鹽梅醯醬必餘無歉即不

足客亦不可復再告其受業久者偶呼登閣以探其委始暢所謂雖無歌舞在後而光榮如入絳帳矣蓋其閣在堂後去堂不數武而其界限嚴廻幾過於胸隱居之三層茅子時吹笙於其上兩奴倚簫成韻以和之然未嘗醉於此也

一嘯軒記

一嘯軒在暢閣之後而無广之前茅子既醉而還從游者盡退乃假臥簀踞於其下當是時弈

事既敗快飲亦畢適與吹笙狂奴故態俱不可復乃冷然而一嘯藉聊以自嘯也兩奴不測其故燒燭待於廡下乃徐曳履入無广而臥廱軒徹戶始息於天無广在玄穡居內玄穡居士自有記

十二快廊記

茅子有七快堂以托其精神又有九弈亭以適其精神然無以養之則快者不能久也其所養者卽所資外所資以爲養勞矣卽所資以爲養而不極其精微以安志發意則猶非養也故曰紙曰墨曰硯曰筆七與九所繇成著也曰泉曰茶節其精神之煩也曰琴曰香滋其精神之憊也曰弓曰劍鼓其精神之往也曰酒曰歌全其精神之用也夫發貴於豫待其窮而後從事焉晚矣故瀹泉烹荈其前四者於左右而未始一刻間也故爇香鼓弄未始一時間也故引滿擊

劍未始一日間也故舉觴聽歌未始一晝夜間也然皆貯我之廊自堂而亭自閣而臺皆有廊以翼之疏之故坐而廊在於室之密也行而廊在於足之履也而以實不以虛以適不以荒以受役而不爲役其意寓焉茅子以七者九者極其精微而因以發我之快我快矣彼亦未嘗不自快也而十二者藉以發我快又以致彼快而特以形而下者極其精微而不爲窮討古昔遍

拔耶寶使轇轕而經緯之則我快而十二者不快也十二者不快而我日後其怨毒悖僕以適其身心豈能乎哉故各爲之請而我之坐而容者行而我厄者無不欣然以迎油然以從而我之快無晝夜時刻之間矣故記之於廊

瓶焚字爐記

天下理有相悖事有相逆智有相阻機有相成者未可一言盡也故言未可易也昔雲棲宏大

師有自知錄刻罪善之高下以差等之予謂罪善無差等於無差等中作差等如聖王制權衡度量皆不得已也故善而爲傳之獨以水火字紙與揉踐字紙者分罪善各以百字爲一科竊未深然之嘗謂人曰意與形相擬而字生筆與墨相遭而字成可我成即可我毀等毀耳安見水火之爲幸揉踐之爲慘惋耶血肉軀無論爲蟻何於無情紙墨作此大分別故每持此論終

不下後夢老叟謂予曰子知數年僾蹇乎余曰偶然耳曰非也子揉踐字紙六千有故相阨耳余笑而頷之覺而念曰爲生幾即有揉踐者難六千有也况宿有書淫斷簡殘編護如拱璧其所揉踐者乃所應水火者耳窮達非豈可置懷即患從影響則予固合僾蹇彼李斯者當何至戀戀上東門耶遂爲之撫掌雖然或以火而得罪或以不火而得罪理固有相悖也彼火者過

滅其流傳此火者珍重其文字事固有相違也一日過孤山慈社有智公者欲瓶焚字爐夫宏大師與諸賢之意若此安知予言必是智固有相阻也予即爲任其費因爲記以記之反其所執身作導師機固有相成也予久無名想之人而猶不敢自信其說今之過慈社者皆非文章司命而思以文字重天下者可忽之乎以予而推之夫所焚者當不止六千有也予茲言之可

不啻六千石也安知往言之不啻六千石乎故曰言未可易也

南宗瑞應記

今寓內惟兩戒壇爲律宗權輿　世廟時以北壇鐵事幷禁南壇而昭慶一片地絕幢幡鐘鼓之儀矣今戒雖禁而戒壇之鐵事如昨益其端緒於大內張於中官故甚堅不能遏中制不能禁徒使法王子仰天竺而短氣耳　今皇上嗣

重戒律故於北壇漂柘百倍莊嚴且頒藏南壇賜帑金五十鎰建閣崇奉當是時實以戒師神力傾動宸懷故戒師歸卽謀建禪堂闡揚弘法不慧爲經理其事兩年始克就又八年爲己未僧鎮玄道清葺始紹師之志遍禮名宿選佛於此是其期爲正月二十四日越二日有行脚僧寉鷲峙坐於門楣告其徒曰三生一願其竟此矣寫照歸故山影外無形然軀徇名刹身卽是法卽面西端逝詢其徒曰卽妙空禪師也師名道恭得度匡廬尋禮雲栖大師受菩薩戒歲叅堂上印證祇上爲四方名宿領袖久居安慶之懷寧寺今年禮普陀歸卽來示寂嗟乎昭慶在錢塘闤闠間又濱於西子湖畔牙籌聲競日如雷轟風和月明時歌香花粉又平分淨土矣一旦集禪衆飯雲水梵儀宗風宛然符軌而妙空卽以撒手大緣示現策衆謂非南宗瑞應不

可哉居士金某聞皆合掌贊歎希有而不慧儀援筆爲之記

觀瞿稼軒藏書記

余友瞿稼軒給事有書癖所藏埒富於沈石田公友宋比玉顏其居曰耕石齋期余鑒焉至癸酉仲夏始克踐之稼軒所藏實不止石田氏窮日之力止得竟其三之一予所賞者於石田氏爲春雲叠嶂圖爲春蔾詩講爲秋水船爲孤梅

後乎石田氏者於衡山爲夜景懷唐六如爲白描贈王酉室爲寫小米爲王甯於六如爲折枝梅於十洲爲蘇米臨池圖前乎石田氏者于子久于昉爲合作山塘豐較圖於叔明爲秋山草堂圖爲所性齋圖於趙昭爲撫派松圖皆尤物也㨾軒笑曰是具體而微爲能當好事家百一哉余曰不然何宮無粉黛數千館娃昭陽長生獨灼灼千古者葢得其尤也得其尤奚以多爲況亦不啻多矣是以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六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六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墓誌銘一

吉安鄒子尹墓誌銘

嗚呼此所謂吉安鄒子尹也茲其墓矣子尹自高祖易齋先生以理學爲名公卿其曾祖東廓先生大父穎泉先生父泗山先生世其道亦世爲名公卿且德與位並重四方之講學者儒必推鄒氏爲祭酒子尹少年時即非先王之服不服非先王之言不言者儒望而震之屏營北面若孔門之有伋也子尹志益高氣益矜其所持論獨特欲宏先人之業包兩氏之教故其爲言益儻恍不可涯測高座宿衲亦爲之下拜子尹益自勵以公卿者一世行道之時法王者萬世明道之時也其唾手可得之名位棄而不取薙髮披緇入廬山當是時方以內方以外皆以子

尹爲異人棄轉輪王者不是過也無不膜拜受
業不披薙彌月而已稱兩宗導師矣子尹唯敎
學半淺悟世出世不在衣帽間西方聖人其道
不可以制天下而其神足以攝天下雖在窮林
幽谷之內而四方之應之也如響雖當夌夷澌
滅之餘而萬世之奉之也不衰東方聖人其精
微同而名制異其道不假於爵位則執室而不
行蓋其爲敎在名分等差之間故以幽制顯以

微制貴皆悖而不行子尹乃復蓄髮上公車凡
人有所感激而逃之乎方外及其歸也皆知其
計窮而復返其背關也勝於常人十倍至禿而
胡服者尊不擯之爲敗羣爲非類子尹則不然
其上公車也縉紳士大夫益敬之如敬其祖父
者更甚而四方之宿衲望而拜之亦如其據講
席爲導師時也嗟乎此豈可以聲音咲貌爲哉
上公車久不第無喜慍之色俄而其兄弟卒其

父卒家唯子尹一身其叔卒無子其家累貲巨
萬亦唯子尹一身子尹旣葬其親盡散其家而
乃曰我不易胎換骨而復現居士身結石門之
社剏能仁之橋頹刹敗宮無廢不舉亦可以訓
夫慳矣今我盡撤其家以身爲敎居士貴如是
盡矣復薙髮披緇以還故我不亦可乎旣而呼
其徒謂曰西方之敎在乎萬祉萬世者不乎年
日我將返乎遂跏趺而化嗚呼懸崖撒手纖塵

不染亦至是乎子尹守乎先人之道事親孝事
兄恭於國家之事慷慨直言雖草茅而不忘吾
君其於妻也生則敎之正法死則藏其骨於名
山不以婦人畜之燕婉昵之而使得聞於大道
至其於朋友也無論賢愚好醜交之者無不以
爲直且信其亦無媿於先人矣廓而通之以至
於世出世莽不以爲宗主海內之學士大夫靡
不知吉安鄒子尹也宜哉而茲其甚矣安可無

銘銘曰

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子尹告我旣直且亮有好無尤我之於子生無以報死無以爲銘子之甚質而斷幽此直以揭子之胸臆而非蔓詞以揚子之光休千秋萬古有石可鑱而銘終酉

包山處士靖夫楊君墓誌銘

余年來避地失槪故慨然欲卜包山之居山之勝與湖植岫朝莽滄漭不思遊歷輒厭而獨鮮

韻人勝士與旦夕俱世之侈包山之彥者好言余友吳生鼎芳稱生一龍而兩人者不受役於山靈遊屐遯跡各任其止故余於山之遺隱諸簡倫至而吳生爲言楊處士處士蓋豈碩脩髯昂昂乎凌青雲之士也居貧不能躬耕遂託以倉扁家言而言其言亦高儁出意表遂益著述其足跡不踰故山而誦讀尚論敢不可一世其所與遊游宦人錢虜而吟眺所之無不可偕其外不設形骸而內行修鑄閫之如秋霜拂之如春雨其操行不能俯仰取一飽而解棄周急慷慨如大豪其年踰杖國而如鍾山之玉棠谿之金歷世久而色不變質不渝余固欣然願從與遊未幾而吳生介妻而跳者泣以請銘其父則處士之子雲龍也余爲之憮然悲而爽然失爲敢辭然核其狀大都無異於我所聞故遂爲敘述之而系之銘處士名檄字靖夫丈夫子唯雲

龍其世系婚娶詳狀中銘曰

包山嶸兮其石堅兮迺伊人之韻兮五湖泬兮其水瀲兮迺伊人之冽兮其生也塵也濫而石也穴兮其死也壞也藏而雲也切兮我將截泛流以闕兮其伊誰之結兮

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光宇王公墓誌銘　代

公諱家賓字國重別號光宇保定府定興縣人

先世爲元萬戶自小興州內徙高祖得辛曾祖諒俱以詩子南京兵部尚書堯封貴封戶部右侍郎祖堯卿尚書兄也父從之俱以公貴封山西按察使公於萬曆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雲南司員外郎山西司郎中山東東昌府廣東高州府知府山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布政使司右叅政陝西右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公爲郎管司榷臨清勤敏不

苛爲東昌守廟學郵舍各置田以永法可傳爲高州守當禱雨移步卽拜二里不餒雨輒應爲河東道晉蒲之民與秦朝邑民爭河灘甚至殺傷秦述急蒲守秦人也民疑助秦遂劾守而逃城幾成叛公授指代署者從容解散之斬渠五人而定此公爲政之大端也公入仕藉印爲閩宗代輸賦二十五年如一日歲捐百金市藥餌以療其鄉人前後費千金行營爍地數十畝爲

義塚以瘞貧者儉歲出家儲爲糜以賑之宗人之喪無主昏愆期者皆引於身此公履鄉之大端也豈功純德亦可觀已余更敬公三疏公爲郎大司徒趙公世卿亮節清德不得於時移疾累年　神廟不允徙居郊外復不得報乃乘隻轅私車就道公疏爭曰世卿有罪耶　陛下當明正之使天下曉然知罪臣去國應爾抑無罪耶亦何難辯不決涇渭不分至令親近大臣萬

不得已而去去而狼狽至此極乎大臣去不以禮而庶官承事之心懈　陛下無以一人之去不足介意而介毫之也　上爲感動公主臨清権時河北山東大饑議者請留關稅爲賑　上未允公以待報遲恐無濟饑者遂以所入九千五百金解饑撫疏曰臣意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昔范堯夫收麥五百斛徑以濟友適値父心今百姓災傷流離展轉非僅一友之困已也以

天下之大綜一鈔關之入又非一家之五百
比也益救民急則發銀自不得緩億兆死生
家安危大則一身利害小臣樸遬安敢望波長
播而私心竊謂往之自知無所逃鈇鉞　上弗
罪亦卒弗報幾撫不敢問其金時臨清額關外
復設廣安店稅年內額不登公又極疏論曰臨
清關額稅八萬三千兩廣安店稅又增六萬兩
商亦赤子也關稅未取店稅已催左右皆顧身

不自主於是有指貨稱貸而益者有典質原貨
而輸者有先投報單卸半貨賤值求售而後全
納者有貨係冷色售賣無主解衣賣裳而納者
有衣裳不足償務丞累日半值以售而弗願者
令爪期已及虧額踰半　陛下欲兼兩稅而卒
不收一稅之今稅愈迫則商愈困商愈困則稅
愈鈌勢不至商稅俱盡不已也　上亦不報三
疏天下傳之　神廟優容言者故公得免然豈

公意所及乎更可以觀公已公生於嘉靖戊午
卒於崇禎戊辰享年七十有一祖妣趙氏妣李
氏俱贈淑人繼祖妣李氏繼妣劉氏俱以格未
及封配姚氏贈淑人繼配李氏朱氏張氏張氏
封淑人子三長藎邑諸生娶南京工部主事馮
楷子儒士修業女次藎武舉娶游擊將軍孫光
前女俱姚淑人出次茂娶工部郎中劉大川女
先公卒女一適馮繼偉俱李出孫四攸諮娶戶

部尚書高某子諸生謐女攸訓娶山西某府同
知薛某子諸生之琦女攸讚娶山西太原府同
知蔡夢齊子諸生某女俱藎出攸詠娶貴州道
御史江從海女茂出孫女二一字工部員外郎
范文源孫舉人士楷子紹宗一字進士張問行
子某俱藎出子藎等將於某年某月某日甃公
於某之阡以伐石之辭請余公邑人也義不可
辭乃誌而復銘之曰

王來我邑於顯司馬公起嗣之華綮無潟公之
歷仕珠光玉英公之在野鋤色銷聲三疏挺挺
上不吐茹一時勿彰良吏所許述以誌公億萬
斯年億萬斯年過者式輇

陝西鞏昌府會寧縣知縣紫垣許公墓誌
銘代

余少時嘗以文事習聞許君後遂與遊及君舉
有道余亦舉孝廉聞君於都又以文事交君君

旦遂不恪彈擊以是相欽及余成進士謁選君
往來邸中相樂也後君屢不中舉格遂亦謁選
以文事習君名者無不惜之君不屑意曰作吏
清白即無負清白吏子孫矣藉格爲騰達耳騰
遠何足益文章遂得會寧令會寧當甘肅孔道
日若供張過客令復還入其額費千金民遂以
病君至即斥去之前令挾富民不遂坐之死君
爲立白之故事民距三十里負甘泉以供令君

曰止飲其邑水復以水瘢邑乎罷之民既和治
學舍訓子弟子弟遂有以學顯者兩年名甚著
上官獨不喜曰令多才能文章可倚門巵罏耳
君曰上官不耐令令亦不自耐矣遂引去代者
與有隙藉民頌民抑揄之減其車馬民爭爲尊
行士大夫爭爲詩歌以紀之其人大愧君歸囊
惟十金長跽以致其翁翁喜曰足爲清白吏子
孫矣蓋君祖大京爲御史曾重劾黔國公致逮

黔國世守雲南雲南知有黔國耳時爲朝廷危
然祖宗時威行法立竟無它祇以危御史遂引
疾還里有張悚者才而不得與有司選爲奮髯
告於主者遂不繇有司得與選竟成進士以忠
勳顯人謂其後必昌君之父其節其伯子也故
君生而有夢筆之瑞知其必能文君歸自信無
負益自喜爲文章家貧不能具饔飧取給是焉
嘗事以文事交君者甚暱就之君益自守無一

言爲千歲比士君子爲諸生不得覲棘君力能
得之聞故人陳光祿子㷋亦不得與歎曰我豈
以我子先故人子愧我先人哉遂罷其子而引
㷋竟以是年得第余聞之益相欽歎曰天道何
昭然也陳光祿者名宷與鄭孝廉宏材交締兒
女姻鄭之家人未知也孝廉死家貧無子妻攜
女歸於父煢煢然陳時舉進士爲令乃致書禮
成宿約因迎養之一邑大驚陳入爲吏部郎至

光祿卿亡之日貧纔若鄭耳許君爲棺其子不
知所繇此足以昭天道也然許君貧甚余自寨
上歸常一過之清齋如僧令博士相半不堪布
席爲余作糜供都無賓主共坦遂益甚荆扉不
設嘗有宵警君傾篋示之纔敝衣數事爲笑而
去天道不嗇方振其後矣今年君卒其孤徽胄
雖以陳太守士章狀來請銘許自安州遷安肅
再遷於保定府鐵郡乘者三人後始有御史而

顯君位亞於祖而其人如此益足光其先余曷
敢辭君諱爾顯字白藏別號紫垣享年六十有
集十卷藏於家其子女婚嫁詳狀中銘曰
生華膴而蕭然惟王父之獲我先茲得於天者
難仕爲令而蕭然歸覲親而無怍焉茲得於已
者難惟有文章可以永年樂而亾死御守其全
天假吉人以旌光祿於君之善而豈不錄天不
爽譖余言可覆大書深刻驗之後福

御者開元衛指揮同知應奎墓碣
銘
此茅子御者何應奎墓也應奎世爲遼東開元
衞指揮同知蓋三品云父卒於官應奎當襲而
適以建夷匪茹破開元應奎一門屠戮盡獨脫
身走遼陽是時年十五耳自遼陽先走廣寧得
不與遼陽之難自廣寧先走義州得不與廣寧
之難義州破走保山城奴攻圍者十數次得不

死今相國孫公督師渝關始破衆議入幾民於前屯應奎自失家後以菜傭爲生至是盡編幾民於行伍應奎遂隷副將軍趙率教麾下守墩堡繼而典牧事余奉命參相國軍事從相國出巡寧遠至前屯趙將軍以馬給客內廐上駟也應奎爲之御余驚賞其俊拔訊之知其家世哀之欲爲乞與於司馬趙將軍遂使爲余御從余深入虜境登大小紅螺而返無怖無怨余益哀

之乞與尚有待而余適奉使往江南北督樓船應奎感余意從之舊京遂典牧焉余乘輕舸往海上應奎欲從之恐其不嫻於水不之許馬遂水草有塘水不盈尺馬數飲浴焉適新漲馬驚墮應奎方在馬背不勝水而殆同侶者皆逐人亦不嫻水呼而不能救遂死焉余更哀之爲埋於長千里題曰有明茅子御者開元衛指揮同知應襲何應奎之墓而且銘之曰

百死不死而死其生而無樂乎生也蓋歎此金紫其死而終不死也將無以執鞭於茅子

侍兒湘雲墓誌銘

嗟乎此湘雲之墓也湘雲死夢閣主人哭之曰湘水千年在湘雲去不來牀頭針線帖此後更誰開夢楚居士曰雲可以不死矣夢閣主人曰雲得侍西玄仙長去豈特不死哉蓋雲年十三侍西玄洞主十五侍夢閣主人二十一夢西玄

洞主招之遂長逝不復夢閣把鏡添香矣居士因感而誌其墓爲之銘曰

爾其鬼耶生而侍乎仙爾其人耶仙而遊乎天仙耶鬼耶人耶知四者之合一非居士而誰與歸爾爲居士之侍兒也固宜

鹿兒埋銘

今天子戊辰石民先生在輦下侍姬碧耐從產一女不育甫五日而先生被譴去國碧耐跟蹌

淋漓從范陽鹿子乾嶽冒禍館之至其年六月杪碧耐復孕先生知其病不任也卜當十四月生孫同王伯安先生私念曰兒也當以鹿名之世世子孫無忘鹿也果於次年六月初四夜計閏並晦朔凡十四月生眉目如刻畫膚澤如絳紗中匪竟又不育先生曰予瞻有言孰知造物戲其然乎雖然甚矣予瞻誦黃五年天惟以遯予一人戲之耳余自丙寅夏謫丁卯夏乃始舉

子至今纔兩年耳去始謫亦三年耳凡五舉子三男兩女竟無一育者客曰非數也憐其困悴故假之妄喜使展日耳是將無怒詬之憾不足償喜矜穫不足償粺希其然乎余佻達或足致天戲自好或足致天憐碧耐一女子耳獨居五之三兩兒一女凡三十餘月之病苦珍惜以僅易三斗之淚戲耶憐耶客不能答先生姑衣綌深坎以埋之而姑銘之仍識曰鹿兒埋銘不負初也銘曰

母哥汝四百日父父汝無一夕汝神清汝肌澤來何自暫此客天戲我乃汝偕天憐我汝何益鹿嶽嶽名不殁鹿之室汝所出鹿之原埋汝骨非我薄汝命劣葬瘞穿有往轍況下殤我敢越踰於瘞銘汝穴千百年汝常活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墓表一

阮寄卿墓表

嗚呼此阮寄卿之墓嗚呼此江東阮寄卿也嗚呼此少慕魯連朱家之行晚而爲方山子者也此賈文和戲志才之儔不遇而不見其大者也嗚呼此數十年以來天下所共指爲仲連文和之寄卿也而今竟以窮老死余何忍言之嗚呼余不言則後世孰知其深者故表其大者列於石寄卿諱國政歙人也自其祖諱弼爲素侯於蕪陰其父諱汝器遂稱上舍生矣故君少亦嘗入上舍君生數月而孤育於母程終能使母節聞當宁表里閭旣長與諸父析尚可十萬緡未幾盡破之然於歌舞裘馬者十一賓客周卹者十九深於古今揩之言琅琅典爽而不屑爲仕

宦其所先幾識徵知人善料低廻海內自謂未有匹而人亦遂歸之故排患解紛無幾微德色而其所抵忤無慮貴盛亦必得當乃已故天下薦紳方聞玄黃之局而以得君失君如劇孟於吳漢也比部郎下王立方以節俠冠冕時流見君傾折謂日所無再而君適爲怨家所搆挾權豎以陷之幾殺身君出奇計竟走豎所得其重客要領豎叉長跪求策自全以是得免而國子

祭酒湯賓尹時亦好收士深結君既而王立之姻韓敬出賓尹門冠多士而意有左右語嘈嘈起敬微時君嘗異而識之王立謂君曰嗟牛李之禍成我兩人矣然韓非以節顯海內孰諒之顧憲成先生方以大儒受侮子曷丞長安使韓舉義乎君慨然以比部手削往而其言不中反有發比部書者於是黨禍成韓與君左而君以受祭酒德深必思有以報之祭酒幾敗復振出

君策力爲多而比部不以怨也曰寄卿自有本末吊其母慰勞如平生祭酒既驟勝遂恣不法君五遺書數之祭酒不勝怒且假手殺焉君辭衣避之終不爲少遜辭色於是海內以君故無不唾祭酒祭酒自愧求解君亦直視之而已君毎微行見酸徠時人輒目之曰其人必貴如此者數十人無一失者故天下論知人必以推君而君意所可解千金爲治裝如是者又數十人

算或報也或且負之而君亦深匿不欲再見君家破久矣芒鞋短鈽妻子不能衣食君未嘗顧也顯要者往往千金爲壽君亦隨手撒去及去其地仍鈽鞋耳子孫毎泣請余爲問余曰駛使爾翁家酒錢人將唾而匿矣既而戲君曰葬子後死責也朋友四方無倉卒主人不爲單衾桐棺計乎君不答死之日終貸以成禮君其以我非人哉君嘗客溧陽宋獻家適溧陽令君故所

識於微而爲治災者也與民忤民遂噪而反君
謂獻曰於此不用魯連將安用之與獻徒步闖
其壘談笑解之民感悟投戈令以得全而民以
無死至今圖而祀之者數百家令故德君又解
其急嚴事君君毎直數其過使民得休息胥伍
無敢姦爲遂変咳往往致貴顯絡數年未嘗以
猶肝累其邑故至今溧陽人無貴賤皆敬愛阮
先生君故好奇策遂深解兵事嘗吕攷關海內

多故余被推轂受任使君鼓掌快論動切事機
傅御史雲龍將專師辟君爲軍諮余强君見之
鼓笳踞上坐一雄辯而去其薊北諸文帥往往
致羔鴈笑不應也然毎謂余曰子可大用不可
小用可急用不可緩用可難用不可易用海內
能爲是言者君一人而已君少嘗創蕪陰之圖
照寺晩破諸妄決意精修葬親於舊都之幕府
山廬其傍日惟一糜不知貧惟禪觀而已時逆

璫禍熾頗忮君物色之君欲薙髮走四方結海
內豪杰俠其窺竊卽奮義余心許之既而事解
君遂歸圓照一意脩出世業素所虔奉金剛念
珠忽現五色光盎有舍利焉英雄回首我見其
人耳　今上御極褒錄孤臣君丞書出危語促
其歸曰護我所語君者若何今日不急不難何
必子子休矣余未得書久乞歸而禍已成矣君
既知余中禍遺書曰我窮老垂死然毎一回看

便發大笑一生忙遽幹着何事於我身心一毫
何益足下再來種子急急逃禪此後地濶天寬
生死一芥子况幾年得喪如瞬息陰晴乎足下
不我信我言不再惱虛此一生爲人作奴才耳
君死後七月書始達君之二歲足盡君涯畧矣
此數十年以來天下所以共指爲仲連文和之
儔而余又曰晩而爲方山子者也然其所詰過
方山子遠矣故死之日唯曰生亦如此死亦如

此眼前唯片片蓮花耳囑其子唯圖照先壠及
昭烈末後語耳君死之日游內無不嗟歎君游
俠奇節野記雜錄必多余不復論論其大者書
於章府山之墓使後世慕君者得考其終始焉

趙孝子墓碑

萬曆庚子先大夫奉使歸里廉問篤行以勵鄉
黨於是知里中有趙孝子也孝子名仁一歲而
孤母沈鞠之雖茇祚分沓其朝問夜暮問寢冬

溫被夏扇枕者不闕也歲時及勞苦之日主人
設甘毳以勞之孝子必歸遺其母母年六十三
即刻木為像奉之傭所拜而事之曰吾不能竟
終離母也又十年而其母死所以奉像者愈至
朝飧夕饔必享母而後下筯孺子之號徹晝夜
偶耕者為之下淚主人之奴客惡少年欲乘其
他出匿而辱之孝子跬步必俱無可間伺其力
作時自牕間竊之投於廁溷孝子號擗不欲生

三晝夜而得之身投廁溷以同母之穢沐而事
者如初孝子哀慕久以疷不能復傭作乃織屨
為業其所以朝夕享母者如傭時即攜屨入市
亦必以像俱其賣屨也不言價唯其人所與亦
不復檢覆一日攜絲入市或計曰此賣屨而不
節覆值者也屨易耳彼八口之經營得絲如許
亦漫不問耶呼而試之投以贗金且僞廉而衡
虧孝子亦如賣屨時也乃返而易之歸途遇一

嫗臨水而泣孝子問之曰得贗金將自沉也孝
子解其金贈之不知嫗何許人也先大夫聞而
表其閭割田以贍之孝子曰吾義不以母得田
也先大夫曰志有之與鄰里鄉黨吾以祿賜恤
爾貧孝子曰吾義不以貧得田也先大夫告之
郡邑俄有陳公者來守郡聞而義之歲丁未先
大夫沒於官孝子匍匐迎其喪日哭而泥首於
帷幙外孤屢強其歸不去也未幾陳守以採風

行下色亟孝子而上於監司節鎮監司節鎮遺之粟帛孝子不受也胥人委之而去則擕而陳於先大夫之喪次泥首而哀號始退而受賜時鄉黨聳其名奉以爲神有所祈禱必稱孝子孝子夢寐閒時享而食以告僧綬公綬公曰其將墮於神鬼閒耶孝子向無子女已嫁有妻已死乃貨其器具得數金歸於普賢寺而身入寺爲頭陀日夕禱於佛漸不夢亟食矣孝子知佛力

日夕復禱如曩時如此者竟三年綬公私詢其故曰爲先大夫乞冥福也孤問之不答矣前陳守者篤於激勵乃復告於監司節鎮識其名於掌故大吏行縣至必其知其人所以獎慰者不一久而璽使者以聞　天子下詔旌之於是春官閒有趙孝子名矣孝子茹蔬吞糲爲僧寺力作如傭時不知其爲天下聞人也而歲時必拜先大夫於墓下故陳守者名幼學強廉吏也不

得於時歸臥於惠錫之閒孝子歲必徒步訪之其皮履被裘亦如其傭時不知者亦以爲傭也徐而登陳公之座公禮之爲上賓駭而諦視之則顏溫容萃衆止馴朴不問而知其異人也嘗擕豆三斗飯僧於雲棲時孝子未知名宏大師即夜夢異人至旦率其徒迎於山下見孝子而異之曰此可以當矣時孝子之母像尙在竹籠中旣而至禮僧得之始知其孝子也問大師所

以知之曰視其人顏溫而容萃殆全於道者孝子生平與人無忤言其里人化之爲之不爭其未死也乃先聚而謀曰孝子無子曷爲生壙以待孝子之天年乃卽其旁搆屋三楹闢田四畆以爲其墓田丙舍史官董其昌聞而爲題其石里人以石有陰請儀志之夫以中郎爲有道碑有道始不負中郎亦中郎之足以使不負也儀何敢言孝子然向也嘗論之孝子古黃香丁蘭

流也使孝子而識一字知古有所謂黃香丁蘭者則其所爲皆慕畫古人君子所耻道也今孝子巳身在古人間而尚不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其故可涯測哉世之不近名者及知名巳歸亦未免有驕矜之色孝子終始不知　天子之旌大夫之褒揄足以稱天下重後世安得有驕矜之色乎然其所以感先大夫與陳守者終其身又非憒憒者流也特窺其意方不有其名亦豈

以二公者揚其名者篤行之人必有獨懷孝子固未可知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七終

卷第二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碑

特進榮祿大夫山東防海總兵官右軍都
督府右都督扶輿張公神道碑

國家承平三百載彊吏不戒兵禍日與大將死事者數人然皆以戰死其以守死之者唯扶輿張公一人而已大將司旗鼓乃文吏戰而大將

守甚且文吏辦而大將守戰則撤其守之具辦則唯恐其有守之具致守者幷不得見羅雀掘鼠着節滿面之難噫嘻悲乎　上初年登帥虛僉議曰儀可大司馬秉獨知遂帥公是時督師司馬以登無庸帥復副總兵如故事曰張將軍苟俛以從則無庸叟公坦然不較儀曰友公餘十年今知公不可及已明年虜闖都門公將登卒二千人衛幷全齊之師始得七千人裁星馳

至守廣寧西直等門是時儀已固通州之守襲督師相公至山海關關已護獨滿忠毅公殉都城下大將降死者半宵旦慮根本聞公至知無虞矣明年余帥烏島師先余至謂劉興治兄弟爲之晉公奉命馳還備登復大帥開府如故興治平公與有力焉四年召公還南京督府未及發於五年正月死登州水城蓋是時以興治之亂始用寧遠兵使孫元化爲登撫元化以故島

師毛文龍之舊校耿仲明爲心膂而以副總兵黃龍代余爲島帥意雅不在公公以事棘未敢引避而元化與龍隙又開獨倚耿仲明時將撤登鎮撫故先召還公而調登師戍關外欲以漸移元化元化謀將於仲明仲明舉孔有德有德亦故島帥舊校也實剽勇無雙是時與仲明決反謀元化爲所詒反以軍屬焉軍至吳橋反公亟以千人戍利津千人戍青州身提大兵繼之

元化以可嫌而定也單騎赴之公次萊州賊已過昌邑元化馳回語公曰嫌成矣毋西行以敗乃公事公不可元化乃撤其兵還公遂回鎮乃與元化分城而守元化守郡城公守水城賊至獨攻郡公語元化曰賊疲我邀擊之可一戰而盡也元化不應三告三不應公乃陣而出元化令仲明以兵符止公師除夕元化來訂師期於元旦公大喜犒師以出而元化之兵不會次日

始出師公營甚堅元化所出戰士皆逃入盡倒戈于賊遂反兵嚮公之將死者數人公乃斂兵保城察奸細躝入者五十餘人悉斬以殉散金募兵補士伍繕守具遂守之降賊者二百人詐稱自賊營逃歸誑公城公不納誑元化元化亦不納繼以仲明之言納焉甫入即拔刃戕守者城以陷元化被執公曰事不濟矣乃再拜辭太夫人命愛妾黃光殺二妾及小子女各一人命

其弟可度子鹿徵保太夫人他避登太平樓易
朝服西面再拜書曰崇禎五年正月四日防海
總兵官張可大盡節於此投繯而絕將吏環而
請曰撫軍固在也公何死爲盡叱去死一晝夜
可度輩始自賊中來斂之尚端坐如生公嘗顏
其樓曰坐百尺樓破萬里浪此樓實百尺矣公
字觀甫扶輿其別號也先爲楚之德安人諱俊
者從 高皇帝渡江子孫遂以父功授百戸從

文皇帝靖難以戰歿世襲正千戸自燕山衛調
南京羽林親軍歷七傳而至諱爵者皆世其官
爵生成成生如蘭是爲公父皆以公守廣寧門
時値覃恩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配皆贈一品夫人如蘭配李夫人實公母得封
一品太夫人如蘭身累官至淮徐漕運遊擊將
軍能文章晚而學道公生而有父風習制舉業
小試輒乃就武舉科捷會試授建昌守備是時

神廟御極海內無虞公益好文章粉飾太平建
麻姑書院以與士焉遷浙江都指揮使司僉書
分守南幾爪儀爪儀濱於江公乃始治職業盜
魁徐少山竊於洞庭時出掠江上遂刼貢船莫
能問操江都御史丁賓以屬公三日而獲丁公
大驚儀眞稅監暨祿死奉命籍之撫淮都御史
李三才以屬公公却其私人之餽纖悉無漏李
公大賞乃交薦焉福清相公葉向高召過眞州

歎曰行三千里始得能吏於將譜中也蓋是時
公總逾弱冠又漸以吏事顯矣擢劉河遊擊將
軍劉河瀕於海公乃專精戎伍劉河通倭者所
自出盜亦日夜伺而刼之公精爲稽察姦無以
容而盜亦頓息東南地名牛角尖者一隅掛海
中爲鎮城之蔽公分兵建營焉至今守爲成憲
至絕商漁之稅築撼海之堤又以將略兼吏業
矣擢廣東陽電叅將會番舶溺所載不貲狼藉

海岸嚴禁從者無一人往後有司俱不免於謗
而公獨僩然諸番旣遭颶求入城城門晝閉遂
將爲亂公亟入之卒無虞人皆以有名將風調
浙江寧紹參將將行復從大將軍王鳴鶴征黎
公勸王公用黑番爲導遂大捷敘賚在諸將上
旣至浙駐於舟山舟山故宋昌國縣也縣徙乃
以駐偏將軍　世廟間倭嘗穴焉通倭之所自
與劉河等要公愈厲禁而且條上吏宜駐北洋

船於牛欄基以爲昌國犄角分邏募兵於廓衢
以爲象山牧圍禁烏沙門箭廠以杜寇端嚴普
陀山香舶以防姦賓人皆以爲有大將風丙辰
四月倭犯五罩湖公擊之左翼兵少却公立誅
大較長年各一人遂奮勇斬首四十餘級　上
賚金一鎰明年倭復犯白沙港公一勝於茶山
再勝於壇頭焚賊船數十斬首百餘級時鄰船
失火幾延及公舟公督戰如故　上晉公秩副

總兵舟山孤城歲久傾圮公謀新焉手爲拮据
不兩月成別翔敵臺四麗譙四舖舍三十有六
城身千丈費公帑止千金盡公捐俸以勵士者
屢矣舟山有田數百畝飢於潮齧有稔公捐金
築隄以蓄淡水斥鹵變爲膏腴民名之曰張公
隄山益華固公乃迎養兩親極其娛侍未幾遭
父喪拜疏乞身兩臺追止之會海寇鍾六入掠
石浦公遂墨縗臨戎　熹廟初乃擢掌南京錦

衣衛事公瀕行淛師以調援逃譁公單騎入營
斬其一較及元惡十餘人餘衆股栗公始行衛
虛籍者九年公至一振積弛若戶口之消長洲
場之坍漲黃船之戶丁屯田之籽粒無不稽稽
且遍討文獻爲南京錦衣志二十卷衛幕歐陽
暉本強項令也有詩曰陰竊國事非爲邏卒調
逮公以百金助之且館餼其妻子是時詔司寇
事公以畫錦雍容舊都平生游轍所至必交其

名卿韻士窮其名山與域故聘和游覽家集甯
矣丙寅擢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僉書其
府事兼提督大教場總理水陸兩營官階益崇
猶不出其鄉人以爲榮遐邇思嚮祖父如其官
公益感勵不以自安奮然思有以當故大司馬
獨知之以帥登焉公至登値妖萬餘聚招遠棲
霞而萊陽圍尤急公督諸將破之焚其砦斬首
千餘獲僞國公李成莉湯生擒僞軍師王濼倭

李秀才等萊陽圍解隣寇悉平興治之敗公遣
陳志學王經章等在於左右故得乘機共効及
興治敗死逃虜間於奴奴率大兵至公自統樓
船駐小平島督西洋鏡師公沙的等戰故有宣
州麻線館兩捷斬其牛鹿四人虜遂宵遯以敘
城守功陞右都督流賊入犯泰安公以師會東
撫萊州參將張其功稍後期公効能之諸將俱
用命擒賊首王有才葉有成等餘黨於海未幾

召還而遂掛水城之變當公出入鶻濤怒浪之
中猶所至遊覽歌咏記序與詩僧虛苙蕚相爲
倡和蓋其嗜學好咏出於天性文辭沛鬱遠逵
鷄林朝鮮王與其高判書鄭尚書咸請序其集
焉所輯著自錦衣志二十卷外又有駛雪集四
卷狀游發一卷北海集二卷蓬萊集二卷唐詩
類韻四卷破虜新陣二卷將臣寶鑑二卷奇門
金鏡錄一卷廣志繹補四卷神器譜四卷嗚呼

若公者可謂允文允武完名純節不負所學者
已公國史當有傳稗史都能紀其事家乘墓藏
自有巨公手筆獨麗牲之石不可無詩公家以
屬儀乃爲之詞曰

華生良易磔死實難戈鋋疢痏汗漫崎屼逵覽
所矚爽獨俱般無以善之均爲物奸公處貴恭
三命而傴盈謙有恒宜爲禍府移此瑞祿乃在
名聚從容大義舉世莽伍　天子曰吁是唯休

哉百司矜式集衆若雷民之號之維登暨冢三
年弗替千載不頹公有介翁綸綍陸離公有令
子奕奕鬚眉於赫顯公詔於來茲我作銘詩昭
慕其私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八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九

卷第二十九目錄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一

河東都轉鹽運使司判官敬所孫公傳

容城孝廉孫啟泰令之陝公甫也余生長東南至天啟癸亥始聞而慕之次年因其介弟令傳士啟爲通款曲又次年偕令狩卿鹿伯順訪之遂同拜其鄉先生楊忠愍祠質以定交焉又三

年戊辰余避地定興與其居去不一舍時過從用切磋是時啟泰舉孝廉已二十九年矣間嘗叩其人曰啟泰舉時年十七耳然未舉前何用數百里間人人傳啟泰孝廉矣茅子曰豈有所祓讖即徵何以遠也請其故曰以孫佛兒之孫人願其顯故若兆之亦若禱焉茅子曰佛兒何以得此曰亦以孝廉爲河東運判舉其事歷歷余歎而慕之亦如向之慕啟泰也以問啟泰啟

黍愀然曰我祖之葬諸孫已將五十年矣尚無
爲立傳者非無爲立傳者以非其人不欲使之
傳也惟伯順可我以我考之墓石託焉諸而來
就故不可以再令欲以屬子余方悵慕而不相
當何敢辭因微其平生大畧如定與人言公諱
臣字汝弼別號月磯所其先世居小興州內徙
於容城之賈家莊凡三傳而爲廣廣生信信生
端端生廷寶遷於北城寶生公公十六歲補第

子員又七年而孤歸見弟無生産然誨育從游
不問東廂鄉之人敬愛之始於此克嘉靖辛酉
辟容故小邑舉於鄉者卬可驟豪使公獨居貧
如舊士時鄉之人益敬愛之謁選得沭陽令調
遼東苑馬寺主簿擢河東鹽運判官罷歸而貧
如孝廉時鄉人益敬愛之歸而益陶然爽豁然
篤與宗族鄉黨畢世無違言或醉而毀其門闌
日介以謝曰無之無自毀也家不具饘粥而舉

宗故事應貼徭賦五十年未嘗入撫孤事長跡
者如戚畜故人劉其子分貲如己遂鄉之人無
以致其敬愛則舉呼爲佛兒觀其家可以知其
官矣考其官則致貧之道亦歷歷筮仕沭陽沭
陽棠故自謂老於吏私於公曰公知仕乎仕者
有三而使民見實燕居各一焉公笑曰吾一誠
耳烏能三因罷耗餘拒暮夜金此亦守令職耳
然二者盡廢遂不能名一錢或以爲言公曰子

孫遜我安用錢子孫勝我又安用錢然耗金罷
弄無以飽大府遂以不善催科調公喜曰得此
足矣游於遼遼有千夫長以非罪繫以暮夜金
求免公峻却之然察非其罪爲讞出因以賂出
以賂入俱非公也弁出而復罷謝公曰拒於前
受於後有以異乎復峻却之所司馬馬政舉兼
司鹽鹽政肅遂擢判鹽運以竟其才公治之寬
然多所舍置而課加於昔益以罷耗拒暮夜者

爲鹽鹽何憂不溢額哉然益以失大府心遂左轉秦藩審理或勸曰何王門之不可曳裾公曰以是道往即裾亦未易曳也遂投劾歸其所設施於官者鄉人於其歸而益貧無不信而傳之故佛兒之稱愈篤而遠及其後二十年禱其後之顯如身被其施又三十年而人人能言之也公雖貧阨終其身然有六子十六孫曾孫三十九人啟泰十六人之一也名奇逢奇逢同產四

人俱以孝友稱嗟乎自陳公甫以篤行淳學爲我明眞孝廉後以孝廉特薦徵者三四人耳然多以績學著其行未敢與公甫勵行也今啟泰廬墓六年一介不取眞孝廉之名顯天下　天子方旌之而余與伯順又深信其有用之學可以指天下於掌上此非問世一人哉其所繇來者遠矣故不辭而爲立傳非徒以私慕也雖然余豈有所私慕者哉

宋翁公傳

世稱鹿門先生白華樓故在華林間先水部授椽白蘋洲念離老親遠遂改卜練溪得成厥止以宋太公之力居多遂迎養先生居三十年與太公夾練水而居先生夾高天下唯宋太公能離行太公三子翁其季也獨業儒長余二十五年嘗教授百里外不數見也每見其短詩長排行草篆籀居然有名士風心往之是時余年十

五謂翁曰交臂而相失恨不獨在我也翁笑不答遂不復出遊與余共吟咏者數年余負笈北遊翁時讀禮太夫人以余少欲翁夾之行翁亦欣然往及途而不戒於盜翁幾爲所斃余雖坦夷搶攘中不能不爲翁蹙額翁不以爲恨踉蹌途次嚴風拉骨衣不能具絮翁披被坐孤蓬中亦不以爲恨余流浪十數載翁倦遊遂歸而與余弟同吟咏時而治桑麻以自聊終以鬱憤病

病脊愈鬱憤遂縱酒近色死死之年余方欲引
之軍中不及矣將生平多可言然才足以當劇
任遠困於死言其鄉曲友朋事非將心也猶憶
歲戊申余始與將交時大祲巨室競閉糴匿粟
余奉先水部治命傾儲得粟七千石太夫人又
脫簪珥糴三千石以爲賑宗老忿忿賓客避匿
賊復突慄闔戶作奏記告公府唯將侃侃爲提
準剖牘一老奴任稱徒行水中八十里以達於

郡此事在將不足言於今思之猶爲神悸是時
余以十五孤子搆江南數郡巨室之怒雖幸而
此風倡巨室粟不得匿共賑糶百十萬石民災
而無殍然余坐怨屢中以死將亦僅僅免豈不
難哉今年災江南公卿競拜疏言禁分賑恐振
蓋中復有茅生耳噫乎如茅生者後車不勝載
當無有得友如將公者耶是足爲將公傳

費元朗傳

僕友人有費元朗云此其人生於職世則蜀法
孝在魏鄧志才之流也年四十餘困諸生而死
元朗豐頤長幹目光如寒谷夜失鬚髯僅中人
及其意氣激裂則虎張龍蹴若足以吐其意一
有奮發者秋蝶銜容百蟄愈勁及祭之氣沉沉
也却慮遠維必出人意外時或倚風憑樹孤嘯
微吟則又悠然有靜者之致間而低徊故舊淸
思密語若僾若訴又使壯者憐而剛者柔亦幾

於神龍夭矯大小短長出入變化不可方擬矣
嘗與僕危酒深夜私相咤曰幸而生茲世當與
子進奉明主退恬丘樊使當戰世旗鼓相當竭
智畢能百敗不休未知誰相劣也僕瞪目不答
然不敢謂一鼓勝之自元朗死不三年東鄙多
故余不得安丘樊雞冠薜服陪軍中末議時而
攝將事督兵萬里使元朗在必能攝衣登壇持
夷窟賊俘以奉　天子顧使余獨踽踽蓮幕

郎項脊師相公幕中諸賢訪才於僕僕曰海内豪俊盡羅時綱僣死友曹張兩生不及為世用耳兩生在當使諸賢遜席不獨僕也元朗有詩盈帙盡焚之止存八首欲收腕易腸極深秀之致僅數十首而死余嘗為刻之名曰玉碎集別有序觀其詩可以覘其幽遠憯其慷慨縱横竟不及見之後世久欲為元朗立傳恐不足以發舒其槩又以余言聯今年相公將大舉余督楼

船往會泊黄河間忽忽憶元朗遂夢見之早起援筆作此余傳元朗元朗傳余乎然孝直志才之擬余自謂不誣也世無予信當起二子而質之元朗名慧叓名朗嘉興人張生名懋官字德懋仁和人

王秀才傳　代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為夫子所難竊有疑焉夫高山景行豈不休哉水清無魚何所取

乎吾於吾友王君始信聖言之不誣人情最不欲者結嬰甚不易者犯強易聯者莫如其身易倰者莫如將死王君俱不然然終以開仇鬬很間其身命至屬纊而氣不衰非見不善者真能如是乎君生而剛介悁促然塞於口口所不得通氣益填而張自好修潔篤於内行而惡惡甚嚴備弟子目同輩有怙其前修集厥凶德者然貌却吻桀人莫敢嬰君獨詥曰是與人為不善

也煖而習之不悛反反唇焉君愈詥曰是日我與人為不善也疏其穢告之大府然昻者善謝桀者善媚得有力者芘之君愈詥曰是更上與人為不善也力持不休大府信而行其言其人知事將敗而窘君曰塞氣填可以怒而死也每將廷質時其飲食而共坐笑譃之君愈詥叱詈而其人笑譃愈甚君愈不堪至閉飲廢食張叁推察而其人飲啖自如徐笑而起有力者終強

辭之君不勝悄急而俯者巳昂媚者巳繼他日會於他所復譴笑以怒之君愈嗔愈塞愈塞愈嗔爲病矣病且死令子余疏其穢焚之曰死而有知必持以告帝竟以是死人曰王君愚矣哉其人亦揚揚愈繼而昂余獨流涕歔欷曰此夫子所難也而王君有之夫其人抑機伺能尺寸加王君哉若若將逸爲雖墮其術以死然非惡惡莫於性成豈至是哉其愚不可及也其人即繼

且昂人不敢嬰必竊指之曰是以衞死惡惡之王君者也其人何以生爲矣況天之報施豈待王君之告哉君雖死而當於夫子是足傳矣足傳烏得不傳去聲君容城人名娍字潛之居北城與余同閈後稍遷東北里許兄弟皆與余交夙爲行好學君尤孝友緩急人多奇行俱不詳欲著其大也死君者姓楊名一新

詩人汪九睦傳

清溪詩人汪九睦旣歿而嗣子以傳請茅子曰傷哉吾友也然吾聞太史氏志之矣吾烏能傳雖然吾以知九睦者而傳九睦其諱曰不可傳曰九睦姓汪名周親九睦其字也本歙人卜居金陵金陵之布衣稱詩者萃而聚清溪上清溪左邀笛而右桃葉鷲峰諸剎據其肘北山倒影於中發源而蓄之雨花諸山吞吐於雉堞間蔚然以佐其駘蕩曲流而入則朱闌碧檻爲綦美

人所居　高皇帝設黌序棘闈於東設教坊八部於西而中虛一衢若以待騷人墨客者而騷人墨客亦不能與地抗形勝與　聖祖抗遠謨而萃居其中日益久類益繁囿而不覺也然邇年以來士大夫有所懲日相戒不接賓客客不足以自養則往往徵其工詩者而他工故詩稍稍遜於昔時九睦嘗喟然而語予曰僕少而業儒以其邈名如市也市而飾其貌寧市予遂變

叢而賈賈不勝其騖也叢而從青青之叢叢青
鳥者市而疫復改而從詩人遊今詩人之風爲
然矣我將安所適乎余語之曰無然三代而上
天人皆詩也至晉人以風騷間而天下有詩人
矣然其人雖不能大行其志而亦融顯列公卿
間追鄒枚輩而詩人在布衣矣布衣之獨詩人
自鄒枚始也布衣不能以自見故曳裾王門而
不以爲恥自茲而降皆率其風鄴下之有應劉

猶梁園之有二子也唐以詩賦取士而詩人皆
騁於科第矣其不科第而詩者大約皆淪落不
偶之士耳王無功而外吾見其相率而爲傍也
及宋元而詩輕詩始有在山林間其最著者葬
晉林魏然未有不交大人而成名者也本朝而
孫以宏肯補天下靡然矣泰永間盧謝獨以氣
蓊公卿未老而墮然天下葬之尤也蓊自詩人
之有布衣未有或踰此者也予亦尤今之士乎
今之士惟清溪者不幸而窮窮則士之常耳然
吾無暇他論即與我遊者自吾子而外或淫於
昔或逃於禪或結交契於淮南怡精神於叢桂
而竟無他干者皆可擇而處也予與之徜徉其
間足以無負地靈而對越　高皇帝之意古矣
他何尤九嶷唯唯不一月九嶷逝逝之前余曰
視之不以病告而其門然如初也豈余言之來
然歟抑他有所感激哉因敘其語以爲汪詩人

傳若其他行誼俠烈矯矯可稱者已備李本寧
誌銘中不復論論其詩而可以知其人矣論其
人而可以知其詩矣故弃不序其著述

杜太公傳

萬曆乙丙間璫乘政逮中丞左公光斗給事魏
公大中咸震天下莫敢過而問之吏部郎周公
順昌獨與魏給事把臂引訣求幾復逮吏部於
其檻車在道無敢舍之者其三家子弟出入郊

圻閭獨有范陽鹿太公正者爲之主且糾資以
沃之譖侶以翼之禍亦且不測以天幸得免未
幾璫戮三公顯而鹿太公之名震天下鹿太公
曰嗟我無杜太公不獲此於是人皆想望見之
余亦以璫慘 今上初驟荷叅命未幾以讒逐
禍亦且不測低回郊圻閭無所歸鹿太公曰我
固有北海亭也揭余諸諡三公顯而天下人翕
此亭曰北海余居之殊恧焉然以是得識杜太

公杜太公有田十頃耕獲之餘僅可伏臘無缺
而姻婭族觴綴急視之如其家矣義若渴開無
不赴閭背咲謂人曰我寄耳於鹿義不後将矣
於是鹿太公急三公時斥其田閭行烈日中駛
數百里募義徒嚮應杜太公皆應之一而再再
而三無勸色不足亦斥其田閭鹿太公之名顯
矣而杜太公則未彰故鹿太公數數咨嗟咏歎
若有歉焉者及見余曰此三公之友也待之有

加余豪飲健吟公不觴不咏然嗟之若怯喑恐
余有不足之色手闢一圃花開果熟必嘗及余
最後以一弁相讓無勞親築雪堂也余遂若忘
年晋無不盡公戹户庭以内纖悉曲折靡不以
問趙門之誼頗篤余被召起邊罰家於鹿公視
衈不減鹿太公余被逮罰妻子於公館鹿太公
視衈亦仍若杜其家余赴儋耳銀鐺之聲方殷
公率子弟攜酒送之余淋漓傾倒如平時公嗟

賞而去余歸而公殁矣余爲文哭之既慟公之
子先芳曰先人幸得當於君子也敢以傳請嗟
乎若杜公者曷必傳哉採風者質於鹿太公之
言可矣公諱濂別號潛江八世爲儒公亦少補
博士弟子子先芳爲鹿太常高足行且顯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九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

卷第三十目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二

亡姬陶楚生傳上

夫天地之寥廓河岳之廣大鬼神之靈變既習而見之矣猶不廢於典籍者無它質固異也故奇禽怪獸靈草嘉卉百家野史靡不記之物固然也況於人乎古之爲傳者無異不傳無傳不

異今特論其異耳於是作陶姬傳

姬姓陶氏名楚以行二行楚生其字也小字曰可故亦以小字行本姓胡氏以母之姊家屬籍敎坊少孤遂女於陶故稱陶姬姬母陶嫗本廣陵人而姬亦產於廣陵之鄉甫五歲有異姿父以經敎授里中授之書不三日卽誦唐人百絕句父善相且奇其才常曰此子有異然我爲塾師生不識城市何繇遇異人以嫁之乎一日嫗

往省其妹見姬奇之謂妹曰爾無憂貧女必貴可以傾天下妹曰姊故良家子以失身爲商人婦賤不幸遂至於此然環廣陵而居者數百家獨姊以俠聞姊之女嫁者皆得人我女生田家與日當婦於農操井舂以沒齒安敢望貴乎若翁亦相其有奇然翁徒能相人不與長者遊欲擇人以嫁之亦無因我願以女女姊不以小失大使女苟不掩豈不勝作農家婦哉不然卯壯

世不失身亦孰知之者嫗辭以不忍試語姬姬號慟不已母奇之然不懌也曰此女終無成吾良負之無何其父將死呼而語之曰爾不從若母命終失我之相吾死且不瞑爾急歸於陶陶母當殮我我非陶不成喪爾苟不歸陶陶即澤及我我生且甘食貧死不願也爾縱不自愛亦當爲若翁計姬涕泣不受命甫死陶即齎布帛金穀以治喪巳成殮廣陵俗三日必葬及執紼

則不能舉姬於是號泣泥首願從治命喪竣即歸於陶時在冬杪猶五歲云姬至陶氏益受書善鼓琴然教以諧聲擫捍即拖然不願習嫗善辭之答曰音律之道兒固好之然念嫗所以教兒故即腸摧聲咽不能就也後終強爲之亦遂工其技十三將破瓜悲號者如襲時嫗謂之曰我女躋風塵我不忍急擇人以嫁之今假女數人皆稱名妹家頗聘豈忍強兒兒故若父所命

也苟不如所約終無繇得人豈不念執紼之時乎姬於是不得已受命然心恨之嫗亦爲泣下是時陶嫗名正振往來者多貴人姬貌之甚落落然名益以是張廣陵有貴介某以貴雄欲與姬交好姬故薄之不與媾其人銜以歸適某婦翁某大吏以他姬故致其女自縊遂欲自言卒不忍其甥欲得他姬甘心之貴介以宿忿且欲脫他姬遂詭以姬對是時嫗以好客日夕盤鮮

吹竽以享士大夫終不望報故家日以落不勝大吏之所索以故戚拒武林遁爲湖上游因家焉然以大吏故未敢出交人日匿於故戚家士大夫從廣陵來者聞嫗至武林索姬不已故戚家不敢匿於是自爲居姬之名益噪士大夫之向客廣陵爲嫗所結納者無不詣嫗曰嫗家以客散然有女如楚生當以豪廣陵者豪武林且十倍天將爲客報母也嫗謝曰王臣老矣竊有

私終不欲因此予溫於是改所習益自斂若日夕侯姬之適人者入於是益奇嫗因覘姬益落落不事逢迎日忽忽若有所失繼且抱幽憤之疾幾不起故知嫗之意雅善然亦深知姬也遂益遊揚姬姬名益遠四方風雅游俠之士靡不欲交歡姬即素稱端厲不妄從狹邪游者苟以游至湖上皆願一識姬以爲姬不可以常女子待也然以不事逢迎故武林之貴人子素不讀

父書者及四方之巨商賈人皆徒以名慕姬甫交即怒去姬曰我不幸而失身又不幸而邀名遂抱痼疾然所以未即死者幸若輩之見怒不以難者相強耳間者益恨遂欲強姬者益急姬不顧也日於所交才人之中陰察高下且度信行以定其交之深淺故人常以嫁望姬姬以堅望人而稍習之即以不愜罷拒庚戌時年十八常含淚語嫗曰兒以父欲擇人嫁故失身於此

既失身不欲輕致負父所期今相人多矣行且十九而二十古人無踰此者兒將安從乎兒苟要要一歲無可身許兒終不負父意將一死以報父耳嫗慰之曰無躁佳人不易得才子良亦然徐必有所遇天不負若翁也其年春余以赴戒公之約至湖上甫排艤舟中客有急趨至者曰陶楚生雅慕君欲相訪已命肩輿爲人邀於道今且不及特走侍兒相報幸無即行遲兩日

可一晒也余叱之曰客無妄言自倚門之輩鼓妖望歡故名下娅無不自重安有破世俗之見先施以訪客者乎况余久枯寂不交於人何繇聞於楚生楚生亦安肯即降體於余乎客好妄言以驚四座耳客曰其侍兒頃方行尚可追也急追之來果如所言余猶疑客相扇然念楚生負盛名且聞有特操安肯爲客所賣客復自誓不識楚生余憶去年己酉留於友人坐與楚生

一揖而別余時方有心疾不欲見妖冶故未嘗熟視今且忘其面目矣夫余且忘楚生楚生又安能識余乎終自疑遂於是夕返棹及抵家以鄉里小兒交搆不勝鬱鬱臥病者累月及淡秋訪友人汪然明復至湖上然明曰夫事固有不可知者子素枯寂不爲平康遊而平康之俠有嗜子之才者渴欲一見子亦何自異必深拒之余且駭且疑因詰其人然明疑余解含不欲吐

固叩之曰即向所稱欲識子之陶楚生也余曰异哉客言豈不妄耶余即枯寂乎然素寡諧謔天下之士大夫無可稱真知己者一而耑然如女子銜之於心且三年矣舉世不可得故益躭枯寂豈沾沾好異者哉然明曰吾幾疑子惱今不可得矣近爲一商所挾人不可蹤跡余與商素交故或得一見見當爲子解余曰僕不佞然安可負人又安可負負異之弱女子乎子爲我

謀之但願得一見以報其夙昔之雅無他腸也然明曰吾友負氣不可與言又素不嗜才當不知子余受子之託試爲嬰其鋒事不濟無以爲答僕第爲子一綴頰以謝子余唯唯明日報書曰過吾友無隙可中非并楚生亦匿之僕未遑子之意於楚生未可與其人言也余益怳怳不知所謂及且復遺之書曰兩欄淒惋然不以獨居感懷獨念平生雅不欲負人今幾失之女子

爲竟夕不成寐我願得一自白卽造謁於子之友家亦可也以此明無他然明復報曰僕恐我友耳子名疑不肯許故先爲述其槩我友願日相視僕不敢發一言子事已矣然幸已見楚生險爲道其詳意已解且涕下不自禁子勉之侯門苟未入尙可圖也雖然事已將就子當盟之心以結後生緣耳余讀之譆褋然無可奈何援筆賦美人篇以自明是日武林拔俗之士素交

於余者及四方之士爲余所交者皆以余病初起復鬱鬱不解其故欲强余爲靑樓歡而余拒之殊甚遂各挾一名姬治具於舫爲余壽余不能辭往赴之然正沉鬱逡歌所新成詩悲聲上下坐客有淚下者顧不知所屬其不解者曰人生行樂耳衆美具在可恣觴投壺雅歌痛飮何自苦如此耶其半解半不解者曰湖上之姝可挾以游者無不與坐末子獨何所指耶其解者

曰坐之中所不與者唯楚生耳其人已爲章臺柳豈子有所望耶子初至此其人已久入牢籠無繇通且亦雅自重不輕與人通當不然豈子別具微鑒耶余皆唯唯不答而登艫樓命杯肴遠眺波光之中有以扁舟載一有輿而船頭尾皆坐一士人余方低頭不及視已而漸向余舫客指視遂盡起觀以爲二三交好其在豈有他客欲與今日之會乎卽未可知然名下姝已盡

坐上安得有伶父强以下駟亂我今日良會哉余驚咤且心動然念然明書已無所望但凝眸不解俄而有遠視者曰船頭者爲汪然明船尾之偉丈夫則不識耳余益心動然以爲此子必不就然明當不知我强邀一姝以赴今日之會俄而然明至坐客皆下迎余亦隨往見湘簾甫起一弱質之女雲鬟風亂雨眼露垂紓徐登舟綽約飄忽余魂離神合目若爲眩但恨非楚生

因歷隱憶楚生嬌艷不及之而柔枝弱質有似焉者燕傷念不已而入坐余私謂然明曰子向知我枯寂我項告子以素心四方之士皆無知我之深者不足怪子豈反以我言疑我之他腸而亦以妖姬進耶然客言武林無他名姝唯此子耳今已入子友邇此姬而至門坐無色客豈皆盲聾耶子不以鑒我者鑒女子異哉然明笑不答但視初至時客皆耳語相駭及余責然明

又皆掩而失笑余亦疑然明曰子真忘楚生耶余向疑然明恐傷余意故以他姬誑然客未必皆聾當無有遺珠至此者而客亦同聲駭且嗤以爲子尚未識楚生而項爲此沉思當不負有情疑余始信因復詢然明然明曰我報書與子復側席不安故靦顏過吾友吾友正盛氣必欲詰其人我不得已語子名字吾友即駭咤以爲此非楚生日夕所言才人悲耶才非我所嘗然

閒此君亦負氣我願交之且楚生之心嘗傾於此君今不久將入淡闈安可不使之一見今夕當無返余爲子辭之云但願一見吾友附不許以明早爲期余聞之驚喜無擇乎腑口始不禁雖復詢曰然則此偉丈夫者誰也然明曰此乃俠者程生也聞余爲子請吾友不許程生與吾友要約然以是淡譬之欲持刀往刺而及門而楚生已就車余因同之來客皆駭余引滿壽程

生曰然明吾友也當不負我余何人乃辱子之誼生亦直視不答吸盡怒呼曰余固不知有茅先生也爲天下持不平耳余揖之坐復引滿而壽然明曰非子余終不識楚生然來也非子我終負楚生然明曰吾友以我扼而乃慨以許子僕終不任受德然子以不負楚生壽余也僕敢傾餘瀝余於是復引滿酹於湖而遥壽然明之友曰余不才然猶以才收天下游名吾子獨知

我以氣庶幾如向所言能詘我負者無辭我爵
然明曰雖然非楚生則我亦不及此楚生之欲
詘予固異數也然猶可務於意氣獨以無半面
之人而日夕爲人言之予安可以不壽余於是
復引滿而壽楚生然不能致詞楚生亦苦不能
言者相視而已已而然明復率諸客進而壽余
曰予今日得遇楚生是可壽也然猶未也我不
知予何以得於楚生吾與當益避席予安可不

飲此爵余受爵而汗下及夜分乃罷衆客星散
諸姬亦盡登堤上客與姬亦有爲余留者秉燭
導余兩人於舫之臥處舫故然明宗人之青翰
舫也雖偉甲湖中其精巧曲折亦稱是余平生
有酒人態不善婉孌是夕怳怳如夢若不勝羞
澀者顧視姬亦如深閨幽閣之女甫臨階上矣
問巫頸不語相顧微哂余遂懸燈於壁姬亦解
羅襦逡巡就帷幄余復若口噤姬亦嬌怯無言

及曉皆未嘗就寢然終如嚴客相對已遂囑姬
喟然曰此生以辰爲期兒今辭矣安可無一言
君豈眞無意乎往年某生席上君躡敝履拔短
褐踉蹌而前彷若無人是時君尚未冠兒心奇
之陰訊某生生以君名姓對又固見所素耳其
聲價者也於是一日攝君君低頭不舉長揖而
別余時君恍惚疑若意有所屬然無歡容又疑
有私恨者君拂袖而去兒爲竟夕不成寐藏之

於心後見四方之騷人才士無不詢君而四方
騷人才士非君之戚屬密交卽屬君之友務者
也君之至戚某生不獨津津於君之才且謂君
卓犖多略乃天下之奇男子也兒復藏之於心
後見四方之酒豪劍俠莫不詢君而四方酒豪
劍俠又苟非君刎頸之交卽君結納之客也於
是急欲一見向飲於他所聞君且稽湖上故趨
就與不及與客別客有銜之者險蹴棠宗遊於

道見計無所之故令侍兒留君不意君見拒之
深也兒心恨之然亦有所疑君去未幾即為此
生所挾此生不知書但以氣交人兒初亦與之
交然非其好也生聞進不已今且有臨孩之意
兒日夕惶促不知所出今幸見君兒生平之願
畢矣雖君置之余慨然曰噫哉我幾負卿卿欲
以身相許恐薄劣之質終相負不敢即承命然
卿以心知我我可不以心報卿乎雖然其人尚

氣未可以氣爭也卿當姑許之以緩其心僕中
之俗歲杪必一歸省今聞此生僕中人卿但期
之於明春則此生必歸歸則可圖也此生亦頗
以卿故知我我不忍明攫之以失天下心然卿
知我深終當有以報卿耳姬淚下唯唯尚將有
所語而客與姬向留舫中者雁不蜂擁入賀矣
余辭之出姬謂余曰賓客起矣是未可以深言
也遂攬衣而起復淚下出就艦樓淚痕尚帶笑

頰復吐若悲喜交集也者於曉光之中徐理修
髮闌整倭髻明眸掩映與曉霞爭色雖淡情隱
沒唯余心解而容光曜艷翠止閑習無論諸客
咄咄稱奇即諸姬亦恍然自失靡不趨下拾遺
前將飾衣巾纓行滕堤上兩胡奴已挾宥輿以
俟姬語余曰此乃此生家奴也將奈何余曰是
不可留也留則必疑且留亦聊息耳恐無益於
事反以洩所謀今卿但言茅生庸庸人耳名下

固難副卿向獨見許今復若悔之則此生度卿
胸無人然為約明春之事則必信而從命姬曰
雖然度此生之行將在歲暮秋冬之際君尚來
相揆我欲與君言余曰亦未可以相許也無以
寸失仍姬曰唯唯遂強起登輿幾有牽衣之意
矣余扼於事故雖為剛腸及姬登輿之後回顧
舉手余且沉沉不知其魂所附客與姬皆笑曰
在君之舫君尚可留也即君以情請此生生亦

寧不重違若哉余曰彼以意氣來我當以意氣往且奪人所暱爲不祥客與姬皆笑其迂是日奉太夫人命將偕弔閶之非於戚屬遂忽歸歸則曰奉太夫人佞佛於諸名山及冬一友在爲里省所嫁至捶齒破額幾不能生余於是脊秋引諸生爲請於郡縣吏得盡法顧余之宗人有受背之辱而冀之者有佻余而故蠱背者起而相攻日夕敵脅吞太夫人呼而語之曰兒無自

苦爾父以十四葉汝汝幸有成宗人幾欲甘心以葬可乘故無譁者今假事以相侮兒當無損衆怒不可犯也勿與爭其促往留都撥戚屬其與之謀居且與留都士大夫定交以歸我當爲兒治裝兒且爲金陵游苟不貴無歸也余長跽受命然私念裝許姬尚無以報度金陵歸猶可歲莫當走武林爲一圖之然念姬向以身許余卽未知諾今以家難將客游益落魄不足辱姬當力辭之但念求其人可以代者尚未得及往留都留都之戚屬故久客於此者也徧識長干諸名姬於是大會賓客與余初定交而非冠蓋可以爲狹邪游者無不召其所召諸姬亦稱是余頗忽忽不樂戚屬亦無所言然揣其私若將爲予作臨卭令者余益不樂顧重其意遂赴之赴則徧閱諸姬無可與言卽下而論色亦不足當姬顧余亦無意及此但念賓客中均多才與

氣者雜諸姬於賓客中觀其相殷勤要易察欲得可以相代者庶幾以報姬然竟不可得遂怏怏悵復一日治歸裝念此游與姬無益也令將歸歸則卽走武林爲圖之然此身必不能相許而求其人又不可得令相去時僅旬日且行役無從交人擇人之念當已矣但爲姬遠此生以報姬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

石民四十集目録

卷第三十一目録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三

亡姬陶楚生傳中

是夕宿於句曲漏與霜俱下朔風如刃刺人骨余獨坐理琴神魂忽搖搖不安遂就枕甫瞌眼夢游一巨澤中有大堤可廣三四丈許堤傍夾以垂柳柳皆作黃金色堤之外皆澤澤之水亦

作黃金色徧植水芙蓉微風常滉漾余猶以為明聖湖畔陰察之已非人間境見諸客聚飲於堤上余望之可里許皆偉衣冠非人間服俄頃一羽衣朱顏者緩步而來若逆余者余亦緩步就之羽衣之後隨一女子亦霞珮雲裙覺有異然與羽衣者險相談若抗體者將近則羽衣者與余揖而女子則却步不前余亦不及熟視但與羽衣者譚羽衣者曰客從句曲來耶句曲見

爾祖否余曰僕不佞幸託神明之胄然相距二千載翁何相誑耶羽衣者曰未遑及他此子欲暫相託煩我爲客一言客無拒也余驚視之恍然如姬不及答遂驚覺時漏已將絶披衣復起恍惚不知其狀遂作異夢志明早就道車中不勝疲往往假寐寐則必見姬及夜卧復然如是者累七日始抵家道中忽忽因有寄懷之什復爲今樂府以紀之甫抵家謁太夫人於寢詳道

所交與居太夫人曰我已爲兒卜日矣當在昔春之十一日吉去此適一月然度兒安可度歲於家與宗人會顧遠出又安可以不愼試往遍辭所交新正歸當爲汝戒行余復長跽受命然念太夫人在堂爲人子者不能奉椒酒爲壽而歲暮行游殊不堪沕下交頤又不敢道其故以傷太夫人心太夫人度其意勉曰兒無悲苟能立當有日也余於是遂趨武林是爲嘉平月之

十三日余抵武林訪姬於家遂見嫗嫗出熟視余曰此非茅郎君耶郎君之面似信人也兒不爲郎君詒余詫曰嫗善相耶何一見乃爾嫗曰妾不善相兒善相耳兒之父工相人之術以辟在郊野無可當其相者故以女女我今兒不工相人之術而能用其意故傾心於郎君妾知兒不爲人所詒今見郎君果然兒尚在其生家知其將行矣郎君但稍避之使其生不閒則必趨

徙中無疑也余奇嫗因與言嫗遂爲道本末余曰無駭我即出當必不疑嫗詰其故不答遂止於湖上越三日爲十六日方坐湖傍危樓上姬不使人通忽趨進呼曰郎君安在哉仰淚下不自禁曰不意今日復相見也已而復抵掌歡笑因問計所出余意將力辭之故未欲盡言曰姑徐之客方滿坐於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善談者或以名理叩余余未及答姬即撤席縱譚語盡玄妙

容暨退遜不言余於是與揚扢今古品騭人物次第有韻無韻之言以及稗官小說古今樂府無不恰合音吐長久於是有善談經世之術者忽論屯田水利邊塞風俗意以此難姬姬亦隨答響應客或有力祇李卓老者姬爲極辨及議論所及則又往往與卓老不合余於是益奇姬既而喟然曰胸中苟無如許烏敢以目相天下士哉及月上維舟於斷橋下是夕登武林之

俗游於湖者及暮而返故游船中絕無燈燭卜夜之具四方之來客者或於刀夕披覽求一土著之客不可得也是時嚴冬四方之遊客皆不至及更鼓初動已杳無人跡霜侵纜舟右至墜足不可辨余乃張席艄頭飛爵如雨姬復以異辭偉論爲下酒和霜而飲客皆不知爽忽聞橋有歌者帶聞之楊人言不知所自客有登艦樓望之者則見一長髯鶴髮之客挾二青衣踞坐

階級之上青衣爲歌聲徹雲漢而微次其宮商似鄭衛所奏雅樂坐客皆駭以爲人間無此聲余往遊長安曾觀南郊大禮故庶以此擬之客亦有曾聞之者皆領不已然以爲大同而小異姬曰兒未曾遊長安且女子何繇與大禮然其聲似習聞之不可不一往觀余偕兩客居艦樓上恐其匿避則遙望其所之而自攜姬及數客躡術鶴風往觀之至則寂無人駭歸舟猶疑其

驚去及問所留艦樓客則以爲諸君將登舟猶在橋上但不聞歌聲耳見諸君近其傍若不見者方澂訝之今且拜去矣客皆駭姬沉吟不已余心異之恍然思夢中羽衣人與霜月之下所遙望者若相似也然秘不敢言復就席飲月忽呈瑞生奇雲客皆仰觀像忽而散及且不與席者勿見也已而[illegible]余往在金陵道中所著今樂府[illegible]之者有之曼聲亦不

進其所以歌竟姬聞余曰兒頗悉今人樂府然
譜中不載此詞誰為此新聲者其才清以婉其
思遠以淡其調和以正非君之才當不及此但
未審其所述耳客有袖中出異夢志者余初欲
秘之不意為客所洩恐益堅姬之意不可以辭
說曰逃矣鬼神况吾輩筆端亦安可盡信哉姬
曰兒固知君不善妄言者無反爾遂復飲飲罷
與姬復上危樓就寢姬謂余曰客去矣可以言

矣余曰固然卿毋訝卿向以身相許余未敢以
聞命也今且値家難將浪游不足以為卿辱第
向所許卿者今當為謀之卿可徙家廣陵余且
游白下所隔僅一江可朝呼而夕渡苟此生意
不已卿當聞我我當為卿計耳嫗苟重離土我
能為卿謀姬扼臂齧肉曰是何言歟兒不欲負
父念故慎擇以嫁往將與其生遊其才清新俊
逸兒以其骨稍弱又與其生遊其人多機善謀

兒以其才稍詘最後與其生游其才典贍宏雅
其人深心大力兒又以其時稍扼故未敢以輕
諾今幸見君君復中道相棄兒即靦顏再游廣
陵悠悠世路且安得如三君子者哉兒辭三君
以就君君復辭兒兒將終老於風塵乎兒囊固
願一死以報父者也今其時矣遂拔余床頭所
懸劍欲自決余急止之因度其未可以口舌奪
也曰姑俟之當為卿謀姬復絮絮道衷曲聞漏

者四日夜猶未決余偶為公府所召將往菰城
因一過家理畢歲之務遂與姬辭約為日五小
除夕之次日當相晤也姬頷之余因送姬還家
復見嫗嫗曰郎君無作負心人也使兒失其相
余曰我安敢負心哉但恐負姬耳姬復泣下余
強為別度於廿二日可抵家復二日就道則是
日决可以如所約不意値邑中有大徭役為公
府所留廿三日始發於菰城恐失約於姬欲以

書聞又恐奴誤投遂函書然明而中附尺素道不得已改期於廿八日奴於小除夕始抵武林然明以暮夜不及通於明早約姬往湖頭觀書會然明南山之竹閣成因約姬往觀姬聞外言茅郎君有信使至適臨妝鏡披髮不及攏鬢出索書然明之使詳道所以姬即命肩輿往是爲廿五日余於廿四早抵家竟日即畢諸冗於是夕復理棹及午至武林未及就館舍即趨至姬

家姬已赴然明觀書之約矣見嫗嫗怒曰何郎君之妄也頃汪季以郎君有書至約兒往觀甫去郎君復至妄枉郎君耶抑枉季耶余曰不枉季雖然我何敢妄向恐失期於姬故復改約今得如前所期幸甚嫗無怒急導我往索我當爲姬具言之嫗曰季方約觀書遂游南山竹閣度郎君復至湖上可巳暮季尚杭之俗必巳返棹今試馳錢塘門索之可得也余遂索嫗家人辨

舟至則沓無蹤恐其泊湧金門復截湖而渡是夕風聲如霹靂怒濤撲天兩峰雲脚皆爲風所黑扁舟幾覆者數四挾一客俱客不勝寒方擁裘抱額伏於艙內余獨臨風坐其上舟觸風不可急渡抵湧金滿巳兩下矣同嫗家人索舟尚不可得因季巨艦亦抵於風尚隨流上下未能泊岸余復從湧金尋往南山道相去不一里遙復叟餘始方舟然明聞余至大咤客皆驚起姬

幾不自持然見余殊無所言然明叩其故余爲歷歷道之然明曰君子固不可測也楚生聞子信使至披髮就觀一得子之書不啻如獲十城竟今日之會反覆玩味且津津談子不巳也子亦蹈百冗冒嚴風以就見度二君必深有所言也乃今相視而巳何居余唯唯曰子暮宜歸矣然僕館舍在錢塘今風不可以扁舟驚楚生欲假子之巨艦往子[illegible]得良足當臨卭

令也然明速命治具而與客連袂登舟因拱謂
余曰自今而後僕未敢以見也當有所避余詢
其故曰姑徐言之余遂與姬相對飲向所擁裘
抱頷之客亦樂之以酒抵錢塘漏已四下余已
沉醉姬亦陶然遂寢於館舍復居五日遂爲除
夕五日中姬意愈篤而余不勝姬殷殷益恐負
之深且度首春十一日之期已將逼矣遂於是
夕買舫沽醉以爲守歲飲因欲與姬言酒半酣

姬謂余曰湖中度歲者絕少今長堤上下十里
寂無人聲試與君一踏當傚殺傖父耳余唯唯
遂自斷橋步至孤山將返姬執余之手曰嗟嗟
茅郎事已至此將奈之何君褭言未吐忽忽十
日今除夕矣兒亦願君爲兒除十八年作惡春
光耳余曰王臣雖然今日負卿罪小異日負卿
則罪大向常與嫗言之矣卿知我深必期我遠
我方以七尺之軀付之狂濤怒波之中異日者

落魄以死將何以見卿地下我今日之事易易
耳灌將軍使酒魏其族負意氣如灌者何益哉
我不爲也姬方嗚咽將有所言而余語未竟姬
忽驚仆指曰茲何爲者耶余反顧則見一物陰
蹤其後三尺而傴獰獰怪詭行如猿犹叱之則
却逐怒追之則反止作鬼聲呼咄咄嗚嗚若有
所言也者余驚異遂不追怪亦不見是夕晦因
武林之俗除夕民家俱妄効大禮祟以享天故

火光四起湖水盡赤兩堤上照耀如白日余與
姬皆驚遂坐於堤上姬曰以今日之事合於曩
之兆天方命之君其奚辭余曰雖然當卜之使
終余之身可不負卿則何待於天命苟其不然
雖違天不祥寧負天不負卿也姬曰明早兒與
君同禮天竺因假以龜筮何如余曰諾遂相攜
登舟坐客四五人皆未醉因復飛觴無算余素
好飲見湖上除夕巨麗甲天下不覺爲浮白者

數四姬亦若幸事將就者巨觥屢命盡破平生飲量遂相攜復登危樓枕藉以待曉曉起宿醒猶在也姬促之行遂連轡走馬及三竺之麓時尚未曙杭之優婆夷以及行脚衲子皆已先後進禮佛而士大夫及商賈百工則方有事闤里無一出游者忽見友人張德懋已踞坐一石余與之據鞍詢其故德懋曰良奇余昨竟夕不能寐將曉夢一怪形之鬼告曰急趨天竺以待二

客客至則告以我語事在不疑無庸卜也余與姬因為德懋道始末德懋者亦武林拔俗之士也以才傾天下好奇策亦且負氣無所顧余素兒事之近年德懋以好方外學往往居山中故此游與德懋甚疎德懋亦不知也及相見驚駭遂共禮大士不卜而還從神命也出而憩於故司成馮先生之快雪堂觀遊客如織姬謂余曰與曩夕杳寂何頓殊耶然曩之風景實勝於今

余領之姬曰兒亦然矣寧為曩而不為今德懋大賞擊節因曰鬼神託我以宣言我不可辭我當為二君作媒妁措生大喜遂舉觴壽德懋德懋以闤里事未畢遂先辭余復與姬痛飲於小閣上出則止於望湖亭驅輿馬去而與姬快譚於柳下姬因輸衷曲余亦道平生皆似不可使人聞者而兩人者皆已醉遂狂呼不顧及譚畢縱觀則武林士大夫以及商賈百工畢闤里之

事而出游者無不竚立聳聽半餉散去半則驚詫私語不休姬益慷慨自若遂相扶歸次日姬進謁孋謂姬曰事已成矣幸無負我父及孋矣姬大喜治具召余因并召德懋德懋笑曰余將貪天之功余語姬曰雖然不可不聞於太夫人太夫人方遲我歸以戒行也今當稍緩其期因走急足聞於太夫人太夫人大喜曰兒將遠遊婦不可以不侍我兒未嘗離我寒暑飲食無知

其性者且當寥落亦詭慰之令兒賞姬姬必知
兒我當以兒付姬也余之宗人佻余者使人說
太夫人無往恐爲四方口實太夫人怒曰我兒
豈常兒耶我不往則兒必不敢成遂促駕至窮
爲治簪珥帷幔之事遂於昔春十一日舉事卽
太夫人尙爲余所卜出游之日亦從吉也姬謂
太夫人太夫人更喜曰非汝不能合吾兒意我
老矣爲宗人所侮故使兒遠遊我以兒付汝汝

能識兒於衆人之中必不使兒爲衆人也勉之
姬拜受命余因以板輿侍太夫人周湖上姬亦
從宗人恐余爲金陵游四方之士大夫將以是
薄之不知余固不敢出諸口也遂爲飛語以中
余故交有憐余者恐入其穽遂勸余且歸曰人
將謂子以姬故棄父母辭丘墓捐兄弟割伉儷
而爲汗漫游也太夫人曰不然兒之行以我命
是不可以汙也客曰雖然無爲人所中今當歸

閉戶著書塞耳不納頌聒稍需數月卽可賓塞
長安道矣何用遨遊兩都爲余感其言遂受命
初德懋於姬初笄時卽主是說恐余未可說遂
陰爲姬言之姬良信其言於是從臾余歸將歸
客曰人非姬姜不能無妬吾爲子而勸子歸無
以歸病姬當爲築別館以貯太夫人亦頷之閒
之姬姬不欲曰兒當執婦道耳君將以兒爲外
婦哉余亦然之遂歸將戒行忽見一客攜卮酒

來追至則然明也然明曰知郎君孃子必有今
日向所欲進以相見者亦恐貪天之功耳因相
笑而別余歸卽同居然猶割數椽不相通朔望
一進起居耳不謂宗人之計無所施日令鄰媼
從臾婦婦遂不能忍意欲同居余以告姬然意
猶持不可姬曰此亦非久策也當如命遂合而
一日夕相見矣嗟乎孰知果如客所料遂不無
詬誶然姬事之益恭不形於色但鬱鬱以病病

而瀕危者數四終不向余訴余益以是重姬姬
病中無聊益攻苦讀書太夫人甚憐之時躬以
酒果餉姬詔余曰兒幸得托身於君君無負兒
兒亦未負君但恐一旦塡溝壑將何以報太夫
人乎遂相向泣下時余不勝鄉里之譁亦臥病
以姬故益怏怏幾不起而四方之士將向負笈
者郵筒相促無虛日太夫人曰兒當行矣我向
已爲兒治裝今無滯我始欲以兒託姬今當攜

姬以往然既朝夕見試以語若婦余受命以告
婦婦堅持之亦非婦意也宗人計無所之以爲
必此可以滯余游游益遲則絆愈深出當卽蹈
之而返余復好言力求之婦爲鄰媼所賣終不
可余以是益病遂力疾走四方問計於故所知
之客求所爲出姬者辯士以爲夫婦之間不可
以語言說也學士以爲婦人之胸不可以古今
道也策士以爲水當治其源必結宗人之心使

宗人因鄰媼以解則可圖也又有策士以爲不
然宗人之計已成矣徒自苦無益也勇士曰我
可以力攫余曰不可是恐以驚太夫人最後遇
一劍客曰吾善崑崙紅線之術可以踰垣而取
使闔家百口不驚余大喜將從之適德懋從武
林來以病就余醫藥余告其故德懋曰我誤姬
我誤姬雖然丈夫不可以詭也我當爲徐圖之
余曰子素好奇策而病我以詭今事急矣命且

在旦夕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德懋曰曾謀之於
婦否余曰猶未也德懋曰試語之姬姬必不可
余曰是不然遂以告姬姬果如德懋言余歎曰
我之知姬固不如德懋也因述於德懋德懋歎
曰不然鬼神寧假宣言哉遂日夜與德懋謀德
懋良亦無策然不欲余好奇且以身爲戒余不
敢逆未幾德懋曰我姑歸而謀之無何訃音至
余趨武林赴之其家人述曰易簀無一語但言

負茅生余哭之歸益皇皇無所出夜與姬謀姬
曰兒朝起覲太夫人陰察其顏色若已有成命
者君試蘄之余曰太夫人之意固未嘗不善也
奈宗人之計已行何姬曰我已陰令人以宗人
之計告之矣太夫人已力持之非顧也余意未
信且度姬居內室如孤雛耳孰爲之通於太夫
人若忽一夕太夫人召余促之行余奉命曰當
卜日耳太夫人曰無卜新秋之廿一日是其期

誤兒事婦於異日悔之晚矣兒第往婦終當悟
余曰事固有之然不忍以聞孰爲太夫人言者
太夫人曰即鄰媼某也余亦驚是夕復進省姬
余生平未嘗識性情之喜此夕始嘗之至更餘
方甦因呼姬曰鄰媼方得宗人賂將以仇我安
得以其謀聞太夫人意宗人復有他計將利吾
之出耶雖然當姑往我無顧也姬笑曰君謀之
外遠而愈失兒謀之內近而愈切媼且爲我死

矣何有宗人爲余於是益大駭服將就道多不
堪亦不顧是時賓客相送者車百乘皆紀其事
有之聲歌詩多故不載余詩中有殷勤私語還
防露夢裏猶疑故國時何容有大賞之者持爵
壽余余曰是當壽姬遂過以告姬姬曰今日非
君不負兒也應謂兒不負君耳君不欲兒同居
兒不更事以至此苟鬱鬱死使若抱千古之恨
兒負君矣余聞之泣下姬亦泣下是時陶嫗聞

余將行走送於吳門嫗曰郎君行矣兒終不失
人郎君不以一第顯兒亦不以一第望郎君也
顧妾老矣不及郎君之異日但願郎君博一第
以慰老妾於生前耳余曰固也安可以自期姬
素孝事嫗嫗亦以慈稱雲陽握手道別悲聲嗚
咽鄰舟聞之亦爲涕下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一　終

卷第三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四

亡姬陶楚生傳下

余趨白下度中秋因辭故所定交之士大夫姬謂余曰兒善病且居風塵久恐不能舉子太夫人抱孫之念急不可以兒故久誤若向當兒將謝風塵時有邵家兒字秋水者其標格態致皆

昆崙檇州人兒向標榜之名已大度君亦嘗顧之兒雅與善其年少且無痼疾可以娠兒向以受太夫人知恐無以報故曾函書爲道本末彼亦方擇人未可得報書如約是以君襲走功德懋兒令君訪之恐君不許故託君爲兒道意君歸意已成乃君語甚落落但言彼寄致卿而已兒疑其有所主故不復言嫗至復寄牘報我方怪君意不及且以言挑君君屹不動故兒甚吳

門時復欲君游武林君故不許兒度以故告君亦未肯即諾遂忍不言今長干有楊昭生者往在湖上見一識之其女弟字媚生復遠過秋水年尚幼故向不敢以進然度兩年之內兒亦可以報太夫人也兒雖素昧平生然其人非冷腸者也以亦衷告當無不允者君試往訪之余曰向卿以身許我我恐負卿不欲聞命我豈耽情於此者哉然以終不可辭卿致一入牢籠幾使

我不暇今幸得同游生平之願畢矣卿無多言姬曰兒豈不知君哉君往以兒之故不避生死夫兒之身眇然耳無使兒負心太夫人不以君之姬蓄兒兒死無以報君方壯無意於此太夫人年高且憂患離災欲抱孫如饑渴此非兒所以報君也余曰雖然安知卿不娠乎我方事行役欲以慰太夫人者多無暇及也姬曰君無難於報太夫人兒女子不能有所為所以報者惟此耳君弗辭余終不許姬私使人覘之則楊氏已它游矣姬怏怏曰兩謀而不遂天也姑徐之將行又謂余曰兒所以以二姬進者無它以君好奇貝家子不解事不足當君意今不意謀不遂君故淡音律兒亦解此試往廣陵擇侍兒十餘令之譜新聲亦可以消我兩人旅愁也余知其意所在終以行役辭姬終怏怏既渡江門然曰古稱燕趙多佳人豈欺我哉至雎陽余以車

急馬煩將就縷姬逡巡余詰其故曰兒頃從巾車中察同行者覺有異是不可以不備余笑曰卷帙敝衣不足為盜取洒盜方見嗤無多疑且度道里將以一月期孰能晝夜不息以自敝耶固強之姬終服裘衣嚴待余故有痿痺且度盜不垂涎遂酣睡息如雷響姬終不瞌眼漏三下盜忽發是夕大風盜順風長呼如驅數百人而奔姬振余覺余挾姬亦長呼而出盜疑有備為

少沮余得從傍門出至隙地則已有二盜持白刃以待刃幾中余腕姬急以身掩始得脱復挾姬踰垣者四皆高可丈除余素不習超距不知所以無墮既踰垣闔一民家門入匿民家夫已它出其婦疑盜來號泣余以實告婦益惶悚恐盜蹤余後將出避余恐其出反為盜所得復以追余然不能止之姬曰是不可以情告也拔所佩短刃假為盜以挾之婦見刃不敢出聲余不

意姬臨險時已有備且善於臨變益自媿不及與姬坐民家盜猶號呼不已余恐驚姬故以褻語相狎姬亦神色不變徐論盜蹤跡盜得余卷帙以為重貨弃初所攜衣篋及道里之費盡棄之去余欲返姬曰寧需之無為所賣已而復急欲行余疑其先後異姬曰兒初恐盜以得卷帙怒我賣將復來故不欲往今不返則必遠而後省度其省而復來道已遠天將瞑彼必不能我

術待暝而歸則向所踰之垣將見其峻益不能越矣余益歎服遂攜姬而返及返果已覺垣峻余至洄上謁先大夫祠復收孫漕渠姬益日夜讀書以伴余為公車業及入長安四方之客向與余交者靡不挾胡姬過慰姬必一一見之且與談談所賞識者二復以進余余辭之姬曰此亦不足以當君也是後得一趙姬張第五大叫曰異哉議論風采非今之人當使吳儂退三舍

况其倫類乎復以進余余時與之諧果如姬言遂詩壇酒社必與俱且時與游山中絫姬所期之事余終不諾姬益與之交好張亦以為知己甚歸心姬終欲強余余曰卿方以身居風塵久恐不能娠張姊何獨異於卿姬曰不然吾相張必舉子余笑曰爾以父之術相夫猶以父之術相子乎姬知余意不可奪遂不言余掩關習靜姬時次第酒茗以待余關中不設榻姬居關外

亦輒夜不解衣帶以俟及余出關則姬亦寢食
如常後忽忽不樂余詢之曰父罔死矣妹尚在
兒不能養兒其非人哉余慰之曰勝不勝行將
南還還而訪之未爲遲也姬猶不能解已而喟
然曰兵凶有不可爲者吾安能作費長房哉當
留以待君耳至夏季余得熱疾不汗幾死姬日
夜禱請以身代侍湯藥惟謹無負太夫人託及
病起余方周旋壇坫謬循都講姬晝則慰余起

居無異常時而微察其私則竟夕不成寐余固
詰之曰以君之才豈在一第哉且君年少兒不
欲君速成顧君名日高太夫人望日甚然戰之
勝敗君又不得主苟不能掃清河北將何以報
太夫人并無以復我孀也余曰固哉功名之士
孰能執殳以往即落魄無狀亦及時而傷之奈
何先沉憂以傷生乎姬許諾然終以不寐凡自
壬子元日即奉疏不茹葷故日瘁及余下第時
先期居蕭寺將從山中姬使人謂曰郎君氣高
不能坐關下觀新貴人出入欲爲山中游悲哉
然安可不一見余余已爲治游具當一過慰我
余初入戰時姬日夜禱於神余常恐不勝心厭
之及下第以姬望切益羞見姬又重姬之意亟
顏一往余故作丈夫態度姬必已不勝愁苦而
姬則談笑自若曰一第不可以爲君榮又安足
以煩君少驕乎丈夫無爲人所窺兒已治具且

已邀佐酒者君第往余亦爲之稍解即策蹇踞
香山碧雲聞聽松風如濤舉酒屬客曰新貴人
放眼有山乎曰無也又曰舉卮可無罄折乎曰
不能也曰佐酒者盡一時之勝乎曰不可得也
余曰茲三者吾與諸君當傲之矣客曰雖然微
君之姬不及此遂留連者數日余因讀書於西
郊之極樂寺越旬日進訪姬姬怡如也反無襲
者之蹙額曰不足介胸懷天欲老君才耳余謬

爲同儕所推兼以先進饒與自度一第必可得
及遭刖方不勝憤懣非姬日夕相慰幾於賦鵩
初春淚姬已娠余甚喜三月而墮余復甚悲姬
曰天也將何懟至是時復謂余曰兒娠而不能
舉則宿疾之明驗矣故張姝雖韻士乎終不敢
以強君令族有兩妹俱未破瓜兒欲爲君謀
之以卑兒之願余使遊姬之意無以答詭曰度
尚幼不能舉子是即向卿所言楊娼生之流也

姬不能屈然日不懌余以姬意托報太夫人亦
欲抑就之然日夕望姬舉子不欲以它姬進也
余以鍛羽恥入里門且度艱之相扼者將要張
遂不復治歸計姬曰君才不下長卿終軍然亦
止不過橋無踰關耳安可不近故鄉時時省太
夫人以慰倚閭之望乎余亦念太夫人急遂冒
嚴寒而出客久不能治裝至中道依友人之爲
守者殊備嘗人態頗且甘之後藉友人得治裝

姬曰君向以空囊浪遊徒以卷帙僮僕爲盜所
疑今君遊益窮卷帙愈多兒爲君策之第攜廝
僮往餘以待永解僮僕之不任者皆先驅之歸
兒當與君攜一僕一婢各乘小肩輿婢與僕皆
跨以衛則無虞矣余從其說道中不勝寒余壯
丈夫亦且手足爲僵姬若不省者將抵豐沛前
一日有二盜露刃持弓矢相躡者數十里余意
欲爲之備姬笑曰盜覘君耳我行李甚蕭索彼

必興盡而返苟爲之備則益其疑矣余歎服曰
增竈減竈皆自卿因非我所及也至徐河已冰
泮遂順流而下不五日抵廣陵舟中之所言唯
以余亂嗣爲急且曰行將覲大夫人矣徒手何
以報泊廣陵則故余所言勝不勝爲姬訪家處
也詎一日即得其蹤跡則已先一歲歿矣姬大
慟遂哭於墓上自爲文以祭其略曰父以相得
兒兒能以相得郎君兒可以見父母以女女媪

嫗能以母母兒兒可以見母所喜者兒當藉郎君以開父母當藉兒以不朽所恨者父母不能待兒兒恐不能待郎君耳余心惡其言恐遂爲讖俛而曰亦一時哀悼語耳無足怪及登舫即病余至金陵亦以不勝勞苦日呻吟繩牀上兩病者皆對白日爲無光向所定交之士大夫時有就余談者或言長干楊宛叔清才頗賞不下古人余不以爲遂不意姬從屏障後聞之及將

度歲余強起姬亦勉爲楷謂余曰無以破寂寥向客所言楊宛叔者君試致之來兒將與之譚余諸適宛叔已他出客有持其書箑以示余者余袖歸以示姬姬曰自南宋徐夫人而後上下五百年不可得也趣爲我致來來則大喜曰我固善相人姝亦不負我此即向者所言之楊媚生也今已長及詢之則宛叔猶以小字行而余偶所見之兩客皆以字稱余病不及詳也遂歡

會而罷余欲召嫗謂姬曰我無面目見嫗然不可以我故致卿久睽姬曰嫗雖老反可待君也君無疑遂召嫗是時姬病已將瘳嫗至遂霍然起嫗曰郎君浪游歸然固有日也吾女急欲報太夫人令且兩年矣郎君宜善成之答所言邵家兒向老姿皆險輿之約以秋畫戰勝負爲期邵亦堅踞及聞耗度郎君未能歸恐爲客所賣遂歸一傭生將奈何姬曰無庸我已得遠勝秋

水百倍者矣因日與余登臨烏傍燕磯莽愁雨花秦淮諸名勝喟然曰平生慕建業山水今得縱觀我志畢矣因謂余曰君之體亦日以強太夫人思相見急君縱不過家當邀太夫人一起居無久滯也余曰我欲行久矣以病不能起且奴子傳太夫人命以卿病欲我且無來寧稍需之姬曰兒病不足慮兇兒已復娠試以語太夫人必色喜雖然兒愈弱必不能支君勿以爲念

余送諸度道里之期不過二十日因欲渡江訪所知當不踰兩月歸則姬娠與否當是時决矣可以愼待漸行謂余曰兒尚弱不能侍君行君行無與言者半驛還故鄉將必神傷兒淚以爲憂向嫂以人進君君不許君固欲愼重耳今君試載宛叔以往宛叔才人也當羨憐之苟當君意即收之北游者兩載兒意所受者五人而皆不遂兩年歸宛叔來他適不可謂非天也余曰

卿故知我然卿之意欲我舉子藉手以報太夫人耳今卿已娠何強以所不欲爲余豈不解憐才者哉然可不慚唇舌焉能身爲標榜乎姬曰不然兒雖娠不可以保苟可保則姑俟君之歸以决余不得已允之曰雖然我明將行矣焉能促之治裝乎事終當已耳姬曰君固不知兒也兒已陰使人以情喩楊楊已諾將必辭它客而赴我昨復報我其客亦將行矣君試使人往財

必與俱來余猶未信後果如姬所言臨別姬謂余曰太夫人久別當從容以盤桓無以兒爲念幸語太夫人亦弗念兒異日有以報太夫人則從太夫人繡佛前耳余泣下姬亦潸然余下長江踰京口順流而游吳門長跪太夫人之前以道烏烏太夫人亦念姬不置口聞娠則喜不勝太夫人謂余曰我以兒遠遊不復出戶今將依佛於雲棲兒無渡江可避我於湖上我暫歸即

當賚飯僧糗糧以來余受命太夫人先歸余復爲交遊所稽者數日及抵武林則太夫人偶以目告未能即來遲之兩旬日猶未至忽心動晝臥夢向拒何曲所夢羽衣者棹扁舟相訪爲余道平生余曰翁何來羽衣者曰奉上帝之命欲召西玄洞主耳余驚覺益不自安遂走急足訊姬而以書白太夫人欲且止渡江當返金陵省姬恐太夫人病目急未可以風飫新秋當迎太

夫人居湖上太夫人報曰我已愈行將來兒當
避我一聲復一聲夜則太夫人果至至之日猶
言媼已娛我度其就館將躬來覲意甚悅甫蔡
而南中之訃音至矣是爲癸亥夏四月之廿七
日也余一慟幾死太夫人亦爲之悲流不進食
者累日余復強起以慰太夫人然以嘔血數升
日夜昏非隱聞太夫人以爲兒亦必不起復不
進食余勉起慰太夫人越十日始能召訃者於

前問其詳訃者曰屬纊之期四月之廿四日也
於時爲已余驚駭往往十六月猶得媼書道無
恙書來八日何脆促乃爾訃者曰孃子於九之
日同媼立於中庭忽淚數行下曰我負太夫人
我負太夫人媼詰其故不答隨就寢然亦無他
恙家幾欲遣人報而孃子堅不肯曰太夫人方
相縈相也我困於娠耳亦無所苦況自郎君行
日進藥餌即郎君來亦無所加也至十四日老

妄恐遣人以閩人復爲盜所傷項奴來過於逆
旅尚不能起郎君書至孃子尚起覬亦無他若
但曰郎君不宜急來以傷太夫人心至廿三日
猶起坐忽指曰致意貞君當稍相待也媼詢之
則不答笑曰郎君當知之旋自起沐趺坐版榻
謂媼曰兒向不自知欲以弱女子佐郎君立功
名不意人命局促遂不及相待兒負郎君以郎
在兒可不負媼也但所欲報太夫人者方有緒

不及覩厥成以爲恨耳復呼蒼頭進曰爲我致
郎君自努力事畢當相見我將待於西玄洞耳
但我所以報太夫人者是在郎君幸無以我死
遂忘其言我居湖上久當埋骨於此遂瞑逝終
無所痛楚是時天方暑經晝夜神色不變當未
卒時夜嘗聞鼓樂聲家人以爲妖孃子獨不怪
未卒前一日有二青衣執拂持旛以迎侍兒亦
具見之孃子曰媼不解恐反驚勿以聞也至是

遂不幸郎君客久囊無餘錢藉向之故交某解裝以厚殮曰我本意不負姬也姬亦傾出其私飾以爲治後事且慟哭至骨立幾死嗟乎余何積孽以觸上帝之忌致帝俛以相假而復奪之速耶余遊益窮聞姬之變氣益不振無可以報姬今已卜地於黃雀山其山頗可望湖當以葬姬因自爲生壙題曰布衣某止生之墓於頗是矣但姬方欲以報太夫人之事責之余不知余

何以報姬以報太夫人也且欲以報太夫人者因爲姬立後以奉血食庶爲太夫人償姬矣夫天不負翁姬不負太夫人而余獨若負姬然西玄洞主之說幽顯遠近如合節則羽衣者又且負余矣姬之死余無以不朽姬幸四方之士大夫異其事相以紀述歌咏之至傾天下則亦千古悼亡之一勝也客曰良異哉不然何以發天下之騷人作者是不可以不傳余勉收淚以授筆

夢蕉生曰余嘗次千古女子與人交者其指頗不合於人然私心獨快之文君奔相如千古以爲有心人也余獨目之曰勢利交何者文君果憐才則臨邛之車馬令之卑遜固讓將安用爲長卿與令當知其深也自此而往信史掌故及稗官野史所述者若章臺柳之識韓君平才交也玉簫之再託韋南康情交也至紅拂之識李

衛公眞可謂之意氣交耳逮梁夫人之知韓蘄王又與紅拂異直目之曰鬼神交何也苟非王之假寐望而似虎梁亦焉能識英雄於卒伍哉若夫孟光之嫁梁鴻援哲人於傭卒不可謂之非奇節也然我獨斷之曰名交蓋鴻此時雖困淪乎而名已大矣故光曰願得如梁伯鸞者也千古而下求才交情交意氣交者杳不可得即欲得一名交者而欲以東南西北之人敕[illegible]

艷情之女子與之共甘貧賤亦譁何容易哉乃鬼神者又嘗不教與人効靈故上下一二千年蓋使往古擁其膝然自往古以來亦未有合才交情交名交意氣交鬼神交萃而爲一者也而姬獨兼之余即遂符人然往者人以余貧困沮嫉[illegible]叱不顧余寧不騎長卿哉况白頭之吟長卿與文君幾不能終始夫不以眞合者則不能永好道固然也而余與姬三年如一日姬又當

傚文君矣雖然長卿幸而先文君消渴以死姬獨棄余而早夭長卿安得無笑人耶中述鬼神交頗侵李鄴侯之病然異而確又烏可以掩余即不佞不能與董狐上下猶欲以外史氏微今古於藝苑其寧以身証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三

傳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劉娥傳

劉娥者父藺京師人爲倉主量京師小家女逐婥成性娥生而靜婉幼不窺戶巳笄坊人不知也其密鄰知之求爲子配父不諾鄰啣之　神廟時爲　元子擇耦屢選不中格執事者懼鄰

乃告藺有女於御史具生年月日姿形長短甚備御史急下司城司城掩至藺家藺適他出其見者謂司城備選女生年月日姿形長短兒不能匿乃出見之衣青紈袙碧羅素約淹潤耀耀自灼司城驚曰主上貴人枉是矣爲主人敬賀急告御史御史告尚書儀部皆選第一次則郭企吾女同館於諸王府大璫宋玄主選事璫瞥見卻立數步進而掠其頭目顏果色豈過是乎

娥叱曰奴無禮如是耶瑺怒且懼乃復于兩宮曰劉女果第一但性悁恐不能承歡不如郭女乃賜金幣罷歸郭女得上配卽　光廟元后也已而御史饑郎劾瑺瑺飲藥死娥念已備匹至尊義不降辱矣死自卓父不能奪也渭南太史欲委禽焉父已可娥乃以鐵椎椎兩齒立落父驚憫不復萌前心矣娥素來奉師訓自能妍心典籍有若天授博極群書尤邃於易闔戶丹鉛

雖親密亦非告不見鄰女年十五尚不識也每曰父老矣父不幸卽依母母老矣倘先不幸依母九原不及事父矣乃以女紅銖累易木爲三棺以終二親以及身　今上改元崇禎娥年四十六母老死乃焚其典籍以麻辮髮裹衣外線無不密縫使相屬納所毀二齒於懷長跽母前不食十日而死其初死好事者卽就圖其像顏好尚如備選時始不食父知其志不奪曰姑畱書以揚後世可乎謝曰非所志也京師震動御史上聞　天子下詔旌貞孝爲士大夫過而弔之者塞坊門或劇金爲祠恭茅子聞之曰劉娥孝矣貞矣原其心貞其本也使得所事亦何必矯奇死孝乎今死於孝所以成其貞故非重母而輕父也其本自有在也夫女子倘列明庭不中選尚不欲降屈士大夫爲縣官所賓興而登之薦選薦中甚至賜宴大官賜坐辟雍尊榮至

矣乃不難輕身以自辱何耶亦豈無研心典籍博極群書者耶惜乎其未邃於易也

吳節婦生傳

余大母益蕭云蕭爲畱京世將家以大母故徙於湖大母有三昆弟次公不及考遺孤弗克負有妹笄先侍御累嫁孤女尤篤母族乃歸而嫁之湖有吳養貞先生者耆儒也偉而豁如與先憲副府君交憲副卽世所稱鹿門先生也時已

垂六十矣非老友弗歡故養貞常客余家余時才齔也猶及識之養貞諸子俱爲博士弟子其冢孫守華衢秀挺十七補弟子員兩府君俱奇之遂妻以嫡孫女甫於余家余時六齡送之而啼益萬曆巳亥也其年侍御府君赴南水部吳生偕婦丞送府君去年餘歸而吳生夭矣遺一女節婦死而甦遂毀容茹蔬誓靡他是時節婦君姑君舅及舅父姑姑俱在堂哀而泣勸之弗

聽也又兩年而女亦殤誓更嚴節婦有從女兄嫁於沈沈爲余里人節婦時歸寧依余太夫人女兄丞勸之節婦叱曰娣爲此言不畏神聽之乎異日娣倘不幸當如此耳母爲我勸余時十齡耳實耳之未幾沈果歿而再適太夫人嚴毅雖蕭爲四方女師每稱節婦而哀之節婦之君舅君姑曰婦二十而節無子而女女又殤嫂猶母也以三歲子子之婦泣曰此婦適耳敢曰必母而始貞乎然黽勉不敢違所以接之篤慈今去此將三十年子亦立而且婦且子矣節婦於今已爲四十九明年應格當旌然三吳之風偷矣非大力不克致節婦何望焉然非國典也故備書以俟移風者

黃節婦生傳　代宋獻孺作

節婦本恭氏毋於黃而節故稱黃毋云翁曰仰崖公公得子而喜曰足以亢吾宗得新婦而又

喜曰足以相吾子無幾何而子殞矣仰崖公躃而號曰天其斬吾黃乎母跳而前拭淚而請曰未也新婦七尺軀自分糜爲土衛亡者螻蟻然翁在亡者不瞑也新婦有子在亡者不瞑也請以衛螻蟻者衛吾子衛吾子以報翁翁曰婦能爾是我子不死也吾孫成又不啻吾子也吾失子而復得子若孫蓋是時母纔十九齡竭力爲亡者周身具衛其家已如洗乃左紡右績晝夜

操作不休勉甘脆以事翁翁含而不忍曰皆新婦指頭血也母泣曰以螻蟻之餘以飽吾翁奚不可伍長庚見歲水旱相仍紡績資皆盡百計圖奉養其所自進食毎毎在糠粃下于元昭長又百計圖教督星在樹驅之入塾漏三下歸猶程其所課稍不率箠撻皆下絕無婦人憐曰爾父死翁以爾爲子爾于父又子祖也我七尺軀衛螻蟻有餘寧衛爾不足爾不足衛吾不若衛

螻蟻矣元昭遂感激奮勵乙卯登晉都解額是時母五十四矣先是仰崖公已壽終母泣而號於翁墓曰不敢忘螻蟻之言已而泣於夫墓曰庶以塞螻蟻之責然督於昭猶昭未達也其晝夜操作猶昭未達也鄰媼曰無乃太矯拂人情母曰未亾人螻蟻之餘也一日未衛夫即以衛子使稍稍寛汏焉何以使亾者獨苦地下鄰媼聞之爲泣下鄉里傳頌之里人宋獻曰是不可不傳以俟採風者

俠王二小傳

王畹生行二武林角妓也機神警異眉宇如活雲駛月其暎帶舉止不必以舌爲詞以眉授意人競呼之爲燕王二云然不知所自或曰俠王二茅郞看花二十餘年上下眉史二三千藏跡其胷間目此者不能盡屈十指乃以王生當之乎叙曰姑置其平生頃有一書生從堤畔踈槲

下彷彿見之即徘徊六橋下凝思結意頭屢觸横枝忽躍起曰儂得之矣即買舟歸賣汚邪之產十餘畝可中金三鎰窮日力抵生之門薄暮不敢造次懷金宿其巷朝乃介隣嫗而達於生曰書生渴足下得稍總頭費不足換幾疋靑綾欲以付厨娘爲數日殺盬資可乎生怪其言察其眉嫵有深慕之色咲曰姑置之留十許日頗極盤桓書生謝曰某當別矣生笑曰姑稍留又

數日書生請別乃傾酒滿白出囊所贈還之曰花源栁陌意味止此矣無以先人產爲此中殉趣贖清油三斛以畀君塞帷之業書生慨然罔知所措是亦異矣乎茅郎曰我指當爲一屈也無問其藥可矣爲作俠王二小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三　終

三卒業太學爲祭酒丁士美所知試輒冠與大
司馬孫鑛友遂好古文詞二十五成進士是歲
甲戌　河南汝寧府推官名法之外禮賢養士
蔚爲循吏擢戶部主事佐江陵相臥病京朝官
競爲齋祀公與顧憲成姜士昌獨不往爲詩曰
三槐佐發國千官爲祝年流傳人口江陵殁郎
改吏部考功數月御史丁此呂論時宰子闈事
家宰抑御史趙編修用賢王給事士性抒之家

宰怒公洩其語遂謫寧餉甲申起家文選時冢
宰陳有年名臣也問過於公公曰老氏貴清淨
日復一日安得過乎陳公大笑曰命之矣遂議
用剛介之士海瑞何以尚天下翕然擢稽勳員
外郎以姚爽去戊子復除前官己丑分典南宮
試得士爲多如高攀龍薛敷教馮上知歐陽東
鳳劉文卿後皆以清節著調文選上劄露良心
疏中斥衆論不與者總憲吳時來僉憲詹仰庇

少詹事黃洪憲給事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
賢給事李春開媚衆駁公疏給事王繼光萬自
約趙孟麟刑部主事吳正志重劾春開公得旨
供職因自謝病歸而所劾者及春開皆敗去壬
辰陸莊簡公光祖解冢宰歸新冢宰起公用閣
臣手牘招之公以不世知遇起應入爲考功郎
中而趙孟麟亦方在諫垣新建相張位惡其不
附己也疏陳紀綱國是謂六卿之長唯司官是

聽宜重綱之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
知吏部類奏取自上裁公覆疏駁之謂會推則
九卿科道具在不當當面爭何必類奏孟麟疏
以如輔臣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撤之諸司
終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禁密聽自上裁旨繇
閣以內托上意外誘廷推誰執其咎新建相愈
大怒咨吏部究明年內計時太倉相王錫爵蘭
溪相趙一鼎皆在政府孫清簡公鑨爲冢宰與

公深相得持法甚堅三相有所庇皆不得而太宰甥與公兒女姻亦皆在察中無可中適臺省主察者亦以不得撓爲恨遂因拾遺我職也當仍於吏部耳乃劾吏部員外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贊畫主事袁黃公以淳熙介士也于庭慷慨方以邊功當錄惟黃與情未協可降既然方在朝鮮罪惟上裁政府故擬留之而使給事劉道隆言公盡庇三人疏下詔切責奪冢

宰俸公鐫三級去矣而淳熙等俱閒住冢宰與總憲李世達僉憲王一訓極救之　上怒公遂與淳熙等俱削籍於是一訓與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吏部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戶部主事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行人高攀龍俱極疏論之擊太倉新建甚急僉院吏部郎疏獨留中餘皆鐫三級而禮部郎中何喬遠洪

熙齋復合爭之會吏科缺都給事推孟麟已得旨乃杜門不出疏言出則當首言考功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黨也豈得獨留況病乎得旨歸而冢宰亦堅辭去清流盡逐黨錮遂成其事與公終始而亦若與世運終始矣嗟乎然論銓政者以從來考功推公第一公意以除奸爲主會次之嚴於要津寬於散秩公歸垂三十年薦剡無虛月然位不過吏部郎而海內望爲宗臣與

吉水鄒刑部郎元標無錫顧銓郎憲成稱三公云庚申　光宗奉　神宗末命起廢未幾　熹宗踐祚以太常少卿召未幾擢左通政未幾擢太常卿公疏辭不允賦詩曰窮栖三十載塵世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日何老妻能隱逸兒輩慮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醉尉訶再擢工部右侍郎堅辭不獲甫一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癸亥即與主內計乃作四凶論四凶者

亓詩敎趙興邦官應震吳時亮也俱萬曆諫官而操大柄故時有四凶之目終以公論出乃盡黜公持考功法老而彌厲既竣遂疏臺規其重在嚴核差遣御史稱職與否不得槩與復職而御史失職莫甚於薦舉失實及提薦揭薦以示恩遂屬禁之而先舉爲人誤者許自簡舉否則并治時因　神廟末相習以六卿條陳爲故事無奉行者御史高弘圖徐揚先復有提薦揭薦

而撫浙都御史蘇茂相以喪去不復命而揭薦按浙御史張素養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爲不恊遂皆劾治之素養因謫去公又言先臣薛蕙以諫　武宗南巡杖闕復以爭大禮　世宗逮於獄是宜褒稽勲郎徐大相瓊與卹典時大相先以劾大璫盧受爲中人側目致鐫級公力爭之是年十月正銓席乃上再剖良心疏時長安百司以通謁報謝爲政事至午不得入公署

公乃率屬卯而入以全力盡職業公所盡職業以銓政莫大於斥涉次莫大於選法申冗而外吏乘內盜起皆繇守令失職小民愁苦大吏既不能察反以豐庇其所指斥多甲官捐士而貪梟者反得免於是廉巡撫巖邑之賢者爲久任而甲科貪墨爲大吏所庇如石三畏李際明輩皆斥爲諸侯王吏地方亂則罪司牧者苟新任則追論既往勿少貸而佐貳幕職大吏以奴隸

待不足鼓士氣乃爲自明經起者定稱謂易儀注御史王允成以乙摘爲南臺抗直謝病去公立起入北臺給事李春燁入千金爲貲郎求鹽運公立斥之外又以援納行則吏之實歷三考者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者并滯乞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於是冠帶除選皆用故事而乞選乞恩輩又以職在擇吏而抽籤以私假公遂疏罷之倖進者俱不便又以八品京朝官遇

覃恩得移封父母父母一也何獨靳九品遂請著爲令父官高者得晉階不待陳乞又以監生代歷者非法遂厲禁以肅政體省國儲於是黜法明選法公塞滯通卑冗振海內翕然曰考功第一者爲冢宰第一而楊漣左光斗狂戇臺魏大中爲晉垣俱自公汲引於是衆正盈朝不數元祐矣其他要津俱極人望而不得以情干監司郡守亦必先關冷之賢者然逆璫魏忠賢居

燭日熾公偶以會選通參遇於弘政門謂之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之責也忠賢怒不答而楊漣劾賢二十四罪南北司交鬨公以六卿長逐奸不遂杜門乞歸而輔臣魏廣微卽向以公貶魏允貞之子也公素以兒子畜之而以通中入政府又每爲人居間公力拒之歎曰見泉無見見泉者允貞號也於是深恨公以公杜門避公而公辭怒曰其人可拒其官可拒乎悒悒歸而

適以通內有跡爲大中及御史袁化中李應昇等所擊益疑公於是銓郎淮按晉撫三事前後並起銓郎者公以冢宰用人芬先於用其壻以自佐故破匭格特起張光前掌文選調南吏部夏嘉遇副之調兵部郎中鄒維璉掌考功刑部郎中劉廷諫掌稽勳而程國祥孫必顯劉行義皆以淸直著俱入銓曹而匭格人以地限維璉江西人也江西故有人不便於破格或曰光斗

大中左右公於是其鄉人給事傅櫆知忠賢惡中書汪文言也遂以文言事劾光斗大中激其怒御史張訥爲兒張樸乞巡撫于公公不應遂劾維璉以撼公淮按者御史崔呈秀按淮貪贖公在臺時嚴核御史公去而孫瑋代代未幾卒公推高攀龍攀龍堅守法如公故劾呈秀諸不法詔下吏部公引故事戍之呈秀倉皇入忠賢幕矣晉撫者是時方闕郭尚友門生多要人必

欲得之公不允乃推太常謝應祥應祥恬介公獨引之而廣微抵掌曰得之矣以攀龍爲公門生大中爲應祥門生也遂嗾御史陳九疇劾公有私詔下部院而廣微呈秀遂合計授璫大中九疇與王選者嘉遇俱鐫三級去而公與趙憲俱罷歸蒲州相韓爌力爭之亦罷去而大柄歸璫矣於是召還呈秀九疇於臺而公所用郎關西外吏無不斥其所內計年例斥者盡反之以

樹公敵以鄒尚友撫公鄉公所外斥馬逢皋還之臺按公鄉逮汪文言許念敬誣逮及公於是楊左暨六君子俱逮繫詔獄掠死下公等十五人於撫按逮問獨公於三案逆獄俱不能牽入遂誣公受李若星程正己鄒維璉金以引爲撫軍銓郎三公皆清介名天下聞者哀而哭之而撫按故所置也遂於原坐萬五千金外益二千而公子胄子清衡拘中書王鍾龐俱荷校兩月

與公皆遣戍公年已七十六法當贖錡中吉特不許於是盡沒公貲不足士大夫陰助之甚諸生爲斥産皆見施十緡經訊之日投牒者數千人寃聲溢海內外而高邑報之說亦傳聞海內外高邑者公里也里子趙興邦即公所指四凶之一與寧晉劉文炳俱少事公公引之入省垣當璫屠朝論方與公左遂批很公以邀時於是文炳劾公友李維楨等興邦劾公友史孟麟

等株連者十數公爲嘆而作拳騐至是興邦方嚮用乃日以公家居事報逆賢而逆黨盧承欽梁夢環張訥輩日夜劾公無虛月至目爲元凶聞者哭而痛之公赴戍代州清衡戍犂昌鍾龐戍永昌相去各萬里公將行夫人馮氏慟而死清衡妹世婦李氏亦繼憂死公慨然不以介懷皦屋以居顏樓曰吉祥齋曰味檗作漢高祖晉獄等七論爲韵語以約漢以下事而嚴絕賓客

尺號卽晉王下問亦謝却不敢嵌緘凡年餘而今上御極赦諸戍者丁卯十月詔至而晉撫牟志夔公至銓所外斥也啣之且御史楊維垣方有四黨疏竟抗旨不給牒歸遂於十二月十七日卒於戍所稀偷郞黃元功得以殮聞者泣而悵之公生於嘉靖庚戌四月初三日卒年七十有八公激烈耿介壯哀一節始終於銓老而彌勁以銓而斥蝬伏者三十年以銓而戍家破子

刑苹及新朝經殉荷殳然豪傑之氣忠義之節冠冕四朝領袖百辟雖婦人稚子無不震其名而後立朝不及數年而家居著述益工聲詩雖公車之業戲作彌精學徒盈門造士數百自今高邑相李標以下名流接踵內行敦飭居喪幾於滅性取與嚴於一介簠簋絕於居閒然性本闊達恥修儒者坊表豪飲悲歌慨慷談咲蹤跡者服其貞儒達務者識其俊傑喜談節義振卹

孤難篤於故舊矜此類寃雖破貲負謗亦終不避鄕人繪像以事感者望門而慟匪關大節待之稗史至其功在統均節扶國運論萬曆以來名臣無不推公爲首　今天子旣復公官蔭醫書又以輔臣及御史霍鍈考功徐大相請詔贈公太子太保加廕一子予祭五壇遣京朝官治葬而又命論次行業述爲易名請衡欲其述公大節以上太常以乞豐碑其生公之鄕先大父

光祿府君與公同舉而獨不及事公然聞公之風淑公於私期不負於公久矣今日之役烏能辭雖然海內識與不識孰不知公悲公何待其有言特其以眞知公者正未嘗以常情悲也盖公身名兼泰固永祚於本朝若身退而道彌尊身危而節彌著使懦夫巽士震餘聲而勉爲善天下姦雄亦知朝有百折不回之臣陰懾而沮其志及身喪道否而　新聖承之得以追揚舊

德樹的表儀歸聖美而與多士豈所關小小哉嗟乎公舉於鄉與門相申時行爲主司遂并陞令鍾遐齡搜落卷得公卷令先一夕夢大鶴自號舍飛出翺可徹天故號公爲儕鶴公又夢咏杜甫詩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改末句六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覺而與同學孫司馬鑛言之又夢青天書終太二字乃竟以抗時歸㐮教三十年晚而一出竟以

身殉及後贈官進得太保豈非天哉天之詘公身而大公名者所以篤祐王家又何庸悲乎清衡公長子今復胄子娶蔡議路一麟女次曰清垣爲諸生娶武生郭墊女俱李出女三一適布政王藻子兆寧一適職方郎中張王欲子蔡淅應辰一適大理寺丞郭實子守備樞俱馮夫人出清衡子以戍時殤故及公之歿孫惟清垣子一人曰悅諸亦胄子聘府同知呂應能女清衡女一人未字於崇禎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邑城西東瀆村謹狀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四終

卷第三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狀

誥封一品李太夫人行狀

夫人李氏故留京世胄家配張公如蘭公亦世胄累官至淮徐漕運游擊將軍當其初病則君姑邢夫人以病釋家柄矣君舅德齋公遊爵不仕好讀書飲酒自娛緩急人爲任俠家不能具

當以爲恨自夫人莞內政未嘗以無有應則大喜邢夫人之喪夫與子俱不及與夫人周身誠敬歸者無憾焉德齋公晚年齋居絕俗者三十載終之日語中外曰遂我志者新婦也德齋公亦有翁老矣相夫迎養之事之如君舅德齋公之女嫁于李者老復迎養之事之幾如君姑事父母不以舅姑故殺撫猶子不以子衆故殺歲辦子錢以佐其夫與子之廉夫至將軍子至大

將軍終不受懷金以報知者以償其儉夫方騰
達勃之卑歸學道予方爲福地帥關房訌將從
之即日入衛大節彬彬如也最與者晚而大將
軍方色養極人子之懷播兵變撫營者爲賊孔
有德耿仲明所劫幾如呂川之丁高驕大將軍
從容辭夫人殉爲夫人色不變曰勉之矣爲賊
昇去色不變賊哀且敬之曰俱砍却陷夫人夫
人罵曰老婦視張家肉幾盡矣奚生爲賊拜稽

其家乘間航海歸猶與大將軍覩至此古今殉
難者所僅見也非盛德以將之純嘏以動之寧
有是哉蓋舟覆于海得漁艇援家人號而求終
不出數嫗盡始徐攀援而登家人怪之曰我出
之數人者緩之矣嗟乎寧可量乎歸半載感微
疾謂諸子曰夜夢大雲遍地或戒車馬請予歸
山予其死矣遂屈指以其日午時行至期書偈
曰生死俱了已破煩惱歸我西方玩無生寶蕊

夫人之嗜在老子中庸楞嚴也年七十三矣而
蔬食者半今飾終之典朝廷方下禮官議優
厚子可仕非請儀狀其生平以乞墓石阡表拜
以副史氏焉竊以夫人初從夫封淑人次從子
封太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大變不危歸而榮
哀配德享報者至矣其最異者在五丈夫子而
皆奇士長可大以忠死次可久學道三十年矣
次可仕今之述夫人之行以請狀者文章爾雅

爲世儒宗次可度當大將軍殉國時從賊中歛
其兒歸其母艱阻備嘗瑕豫不撓作登變詩百
餘皆自賊中剪髮爲筆以漸積之次可庾關母
兄之變徒步走數千里變身爲乞傭入賊城知
母兄已歸出乞師于兵使者乘虛襲之會爲同
事者所敗被賊獲復抗言激之得長繫竟以計
脫此皆有異焉者矣諸孫復奕奕起乃于某年
某月某日啟贈公之藏而合焉子孫嫁娶許贈

公誌譴狀

亡姊董節婦茅碩人行狀

碩人茅氏湖之歸安人祖考河南按察司副使鹿門府君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水部府君令於齊未有嗣禱於泰山碧霞元君抱一兒歸視之女也去其鐶微傷耳畧加髭使爲男子廼不踰年得碩人府君方牲瑞京師留家阜城時前兩妣皆已殁余妣丁安人秉家政有

鍾令人儒家女先歸於府君爲世婦實生碩人當是時畿輔盜起四掠丁安人淬刃𣪍弓督徒兒日夜接戰而鍾令人廼産艱幸而育視其耳則微損甫晬卽若有髭者凡旬日必薙而後可府君以是奇之幼而莊篤事兩母有至情博覽典籍精工楷法府君擢監察御史歸省時憲副府君方在堂余姑之歸於董者爲大宗伯潯陽先生冢婦給諫龍山公元配子嗣成爲主客郎中以諫逐死嗣昭成進士卽夭而宗伯給諫又先後捐賓客赫赫公族幾於傾覆茅宜人泣而告曰子嗣晬世婦齊所育也非吾出可以增吾姪以庇門戶是女賢幸得之水部府君不敢諾既而憲副府君曰可乃諾之茅宜人爲未亡人儼然勝丈夫於是支子四人皆自立而碩人歸於第五字幼函甫三年卽病瘵殆不起碩人刲股以籲稍蘇是時茅宜人已殁而諸子皆有聲

仲培長能持家督諸弟季爽工渲染幼函工筆札然明工詞賦各以專門稱於是然明爲作割股篇燁燁似焦仲卿詩詞苑多屬和焉知茅碩人無負家風矣未幾幼函不起碩人狥之齊令人曰子麟在何可殉未幾麟又死碩人曰遂所歸矣齊令人曰姑在何可遂碩人廼一意事瞿曇碩人素有家學通宗習戒貫串性相不專以檀施跪拜爲佛事篤守內則終身不出閫閾瞻

禮佛盧唯自構數椽奉一旃檀像閉門恭會化諸侍兒盡入道而已疏食布衣出納如禮性甫而沉減獲力紫家遂日庀然餘割腴產可中金百斤者以歸禪院餘則課鑰以待繼者凡十五年而諸黃多夭死未死者亦無他兒病篤乃以鑰授齊令人使督以待有者諄諄戒諸比丘尼精進勿忒囑其姒顧歲以二百緡為供以資其福儀時客自下開疾為跳而遡竟不及訣乃又

十三年而仲培之子式始有四子以其次全者奉嫡後于崇禎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祔于安吉州崑山之阡從幼爾也孫不彌祖殤不立後禮也非禮之禮時也于是于禪院之旁奉其夫婦為伽藍使得永馮亦古功德院墳寺之遺意也儀少於碩人五年幼與之如嚴姑長而見猶如抱水然及訣也竟不及使碩人之遺言不盡吐又以驅馳摧折十三年而始得乞葬于郡巨

公之手愧之矣唯我方聞先生哀而惠之一言使天下後世知碩人之內無負于憲副水部外無負于宗伯給諫則然明之詩益信而有徵矣

謹狀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六

卷第三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實一

先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行實上

先府君承家學雅自負世之識不識者咸望其鬱爲名卿裨益家國乃進退朝野幾易三十寒暑所蘊抱未一二罄方受命行河而遽奄忽棄孤以逝也嗚呼痛哉府君舉孤晚孤髮未燥不

能測府君深中其已著者孤復不忍即死稍銓述平生以丐名公大人一言紀次以永不朽其無謂孤實孺子不孝以終死我府君孤即死安贖是用泥首苫塊啣淚受筆先府君姓茅氏諱國縉字薦卿別號二岑世居歸安之華谿已徙居苕上已又徙練水先世有千三公當元末爲池州路總管知天命有歸棄官歸縣山陰來隱於歸安之埭溪托治筏爲業東市海上經華谿

飯而沉其器以爲祥遂家焉故華谿之有茅氏自千三公始一傳爲竹坡公榮甫再傳爲樂善公仕寧三傳爲鹄岡公孟麟善詩歌孟麟生滄菴公剛卿生愛梅公珪珪生南谿公遷世有隱德以詩書農桑相督課至南谿公業饒性尤樂施田不滿五頃割一頃贍族曰吾詎不能獨飽貿生大父梟副公坤弱冠登　嘉靖戊戌進士備兵大名然以才茂勲高數致讒搆故自罷仕

歸田益肆力文章爲海內宗師者又五十年世所稱鹿門先生也大父嘗舉世父翁積次府君次叔父國縉晚年乃舉季父維世父大母姚安人出而府君實贍安人蕭出生穎異不類常兒常於大父膝席出奇語一座客爲傾張公濂時負人倫鑒顧獨器重府君十七補武康博士弟子員明年娶妣蔡安人又明年而大父春秋垂稱老矣爲築居苕上與名士劉公愿寵黃公汝亨范公應賓輩結秋水社名大槩二十入國學至壬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時茅氏方濩落往往爲舍中兒不齒見窘賓客頗引去人謂府君以經術顯貿振中衰云而府君爽然不屑顧泣念嘗爲大父發奉使歸省一戒族諸子姓惟謹而重懲一二奴輩之軼於法者鉅細約束益井井曰無以辱吾家政謫選得章丘章丘故東齊巖邑其戶土徭役幾專一省冠民饒而喜訟鬪

吏辦此甚繁府君乃進章父老條次其利病一意挈綱提領推陳布新章屬濟上孔道諸大吏乘傳而過者供張宴饗車從之費不貲率委之富民夜或列千炬以待民甚苦府君乃始戒一切無煩民而辦於官然客亦懽然去章初不設驛例出站銀三千金佐龍山青陽白山三驛之在歷城鄒平者久之識華青陽驛而自龍山以東鄒平以西勢不得不逓章丘而息肩乃更徵

民閒金應之又一千二百有奇府君始至曰章無驛而代他驛費倍病也代青陽驛費愈病也此誰非急公事者而私若章民爲乃請之當事得他羡金四百以佐章而歲所徵民閒金悉罷去條鞭法於民兆便初議下不無紛當事者不審㮣欲格而更計府君策之乃曰民財止此數戶上下於廣隘役繁簡於沃瘠吾其視地之是任廼始免其陞㨿重差爲按地加徭法且曰均

賦耳兩稅站丁徭馬鹽鈔赤曆既多瑣尾艱輸猾胥陰爲利穴吾何憚約法以便民乃始給繇帖按款定則爲摠收分解法亦均役爾其掌櫃收受折色里書禁子斗級鋪兵解馬募於民費十而就削募於官費一而就理吾何愛勞官以腴民廼始一自縣募而廩餼之如其直惟漕糧與條編派徵者仍里役收而輸之官爲官募法盡章士徭習有三等九則一切責之大戶不能

不募私人以充役常至千六七百人費以鉅萬自條編行而賦以畫一以三十七人領之直不得過四百金歲省亦以鉅萬貧者樂業富者始帖席曾著便民十議爲章民永賴云自府君令章大祲三偹歲甲申四月至七月不雨不盡偹府君殫心計日上其狀於直指長跪請得蠲賑直指色動以府君狀聞　上命蠲漕存留三千有奇而轉漕萬六千石聽輸金以償時府君竊

心策蠲輸易爾顧獨難賑乃仍進父老而矢之曰公等長者幸不欺令令其藉手報　明天子無狠戾恩德不忠父老唯唯不數日盡廉其實乃日賑數千戶驩呼負擔亾一人譁者益信父老之不欺府君而府君能爲不欺也乙酉頗稔民所償穀暨新舊儲穀幾二十萬府君喜曰有備矣丙戌復旱　上詔所司賑貸如甲申例時部使者賫帑金數十萬分道賑章例得三千六

百金府君慨然曰此誰非乃公儲也議請以倉粟佐之報可於是進父老而矢之如初爲具闕餞魚買而進所給金粟各有差民皆叩頭呼萬歲明年秋大蝗聲若風雨不浹旬而不若掃當是時民則綿腹以待斃官則束手以待罪府君爲泣下至廢寢食條畫得蠲耗粟三千減正粟值金三千民轉輸金三千餘帑粟爲五千民始聊生是歲也府君以令不欲獨生從部使者發

請之　上乃可其奏故視甲申稍輕折色之十二所蠲亦不啻萬計焉然是時　上念齊魯燕趙兩河間頻年重饑詔發臨德二廠粟數十萬聽縣官賤賣如常直所得直半輸官半以遠市而布之民章當市粟二千直八百第已去廠四百里而遥轉轂復不給府君乃心計賑等爾不如發邑廠貸民一斗令隔歲而償斗五可三千石石直三錢民可省直廩不乏粟而以市穀之

直當今數又得羨金百以佐轉轂之費請於部使者如議更市穀八百廩於官明年春饑乃悉發廩爲粥糜以哺民嘗是時旁邑縣悉聽民自就臨德廠市粟章獨遣官領之以歸給民旌旗鉦馬繹路刺目道遇臺使者爲停車擊節下他縣如章丘嗟乎府君三理荒政所全活章民億萬輒曰茅侯生我顧府君嘔心嘗盡良苦已章故藉民間牛數百以備役府君悉焚之曰奈何

役民耕牛亾何有詔爲少傅楊公魏表里門例役牛百頭旁邑以民間牛應人謂府君更藉之府君不可曰吾惡夫焚之無從也出帑金買牛應役役罷仍賣之民賴以耕遂大獲其因事設施建制無窮大率若此府君習章久章民亦習府君洞然爭訟往往自解邑中豪而黠者不復逞嘗攜書堂皇竟帙始退了無一事民相師爲節儉閭里殷厚府君未去章而地價已三倍曩

時旣去而章人祠之丁亥春報最授文林郎兩
大母前母蔡令母丁贈封孺人如制已丑召入
除廣東道御史嘗疏薦浙名賢趙公錦劉公應
節邢公玠賈公三近臧公惟一陳公有年孫公
鑛許公孚遠丁公賓李公樂輩勅下所司以次
擢拜人謂府君知人時大宗伯以豫教皇長子
請升上立東宮儀禮久不報府君慨然擬疏上
疏略曰皇長子茂質九齡聰明睿知漸啟知識

情欲亦漸開不以此時博選賢良與多聞直諒
士爲之左右保傅則所居深宮所習婦寺古帝
王修齊治平興廢得失誰與開陳啟沃哉款款
千條言亦不報會副使李材等嘗功不實逮繫
詔獄朝議憯之請如漢魏尙故事　上持之不
下府君乃力申救且曰　陛下所恃持平天下
三尺耳惟臺省得言大臣得議今何是建議者
付之法曹復疑覆議者待以猶豫則是成法不

足據羣臣不足信天下事有大於此者誰與共
任臣愚過計故非爲材一人一事惜也疏上得
減戍時傳大父病瘍府君淚雪悲咽曰吾寧以
一官忘親者哉亟以終養請格於例乃請急庚
寅八月歸而大父益善飯頗益喜大父故伉直
不立城府府君復以猶操自信當其歷臺中上
封事人謂章章國家郵政海內想見其人頗忌
者益深刺骨自去西臺而讒言日至矣壬辰外

計主爵者不能持乃調前章丘令故事令高第
入臺省者無得以前令調調前令自此歲始而
府君益喜如故曰彼棄吾惠文能棄我孺慕乎
乃築園舍旁榜曰菽園志菽水終焉之思大父
頗恚曰吾始失之身而取償於若若得之若失
之誰爲明曾參不殺人者且世豈無百歲人若
乃旦暮遲吾死日數趣促就道府君亦數涕泣
前跪從賓客以請終不許是歲十月補淅川令

浙跨山而治署篆者率下吏所在流民絢澗蟻嚮閭府君且至轉相賀曰是嘗三活饑民著聲三齊蹟者比府君至風稜愷悌閭出思亂者益解去府君乃拊膺長歎曰吾失之章乃收之浙吾寧以憸人傳舍其邑燕越視其左右手哉于是單車裝襆所至勞問其疾苦須髯爲枯浙故無備賑以金粟粥餌而彫瘵起浙故無教甲以鄉約保甲而激揚嚴浙無倉寄於民令始建至

三十七區而侵漁絕浙有穀耗於積收始儲至萬二千石而消弭預恭崇禮飭學彰善詰慝典廢舉墜靡遺力焉時中原大沴千里爲赬　天子至撤膳樂遣重臣往賑之然府君每一議上輒下屬邑著爲令故鄧豫伊淮間荒而不害人謂府君治浙如治章故浙之民非年而歌二年而思且祠之者一如章乙未八月擢南屯部郎隨請急旂夕大父起居又三年大父促如初不

得已補南都水已亥抵留都主五城街司節愼以能傾六官長時署篆鼓鑄省直十二錢復精好又滅肥皂鐵綠浮費千三百有奇監臣議備孝陵燈價千六百餘府君滅至三十六金大司空蹕之會稽往牒攷元時庫貯七千萬今所存止五萬受事兩月所出已二萬而入者止四千諸大費咸取給焉乃上疏極論裕財長策略曰項接工部咨辦圍屏插屏燈俻等項會估工料

一十二萬零復接邸報見輔臣揭帖稱太倉銀庫罄出如掃額解邊餉待哺無措又稱買辦珠寶等物約估二千四百餘萬夫太倉爲萬方灌輸之會當有三年九年之畜今何一旦至此時詘舉盈痛心駭目臣與有司計之責誼不能嘿嘿也臣聞天地生財國家歲入止有此數　皇上試於清暇時虛懷靜思寧夏東夷之役所出幾何兩宮之役所出幾何此何止千餘萬又試

思宮中累年節省所積幾何非時傳取及籍沒
中璫巨賈括取礦稅所積幾何恐亦不止千餘
萬以有限之財賦耗之土木征伐既如彼積之
篋笥又如此當此之時而欲責之區區司計之
吏乎夫　祖宗二百餘年休養之民　陛下堅
以礦稅擾之民已怨而不恤亂已萌而不止臣
以爲　陛下聚此財也必用之軍國不然則宮
室又不然則典禮今皆不然而徒籍之大庶之

下掌之宦豎之手安見其可貴乎庶民辛苦聚
財急之爲衣食次室廬又次爲子女婚嫁計假
令積金盈箱而寒不以爲衣饑不以爲食風雨
不蔽不以爲室廬見女用壯不以爲婚嫁顧株
守此金而皇皇焉惟不義之外索此智耶抑愚
耶伏乞敕下所司屏去文繡製從儉朴則可省
十九之費珠寶玩好平時不可衣食有急無救
兵荒在昔帝王抵珠投璧以瓦礫視之卽禮不

可缺亦望核諸令甲不使濫於十九萬之外則
可省二千餘萬之費臣之愚計誠以　陛下必
欲取之礦稅不若取之內府必欲府庫充盈而
可以待取則當毋事節儉而使之充盈何事中
使紛紛四出爲疏上不報然淋漓悱激幾萬言
天子爲之動色遂屏譏之故久不得遷明年徵
闔中班銀時辛丑春大父政九十府君乃率子
弟中外孫支幾百人斑衣翩翩亦日擊鮮觴

客客各徵詩詞文章以前壽並海內名流府君
顧此極喜然亡何時而勢然讀禮矣先是府君
嘗迎大父官舍一時留都諸大老並就大父問
長生術雄風長嘯庶幾神仙中人而遽懸厓去
府君哭之幾不起是歲夏會峻闕役冀一往報
而返駕適椎蕪范公允臨病休沐豫章陳公大
綬代爲政而未至司空乃以檄府君府君辭不
可乃奉檄顧啟鑰而過者已懽呼當意去三月

代庖所入稅幾一歲故事竹木稅於蕪湖湖口
不與焉豎所稅之商不堪撥江干者或累三四
年府君始廉其狀馳檄戒豎辭頗峻豎大怒遂
騰月挾以上奏府君報曰我將爲民請命若病
商是病國　天子聖明若不知死所矣豎爲氣
奪得不稅以九月歸省十一月視大父含斂府
君嘗曰吾自庚寅徘徊進退庶幾一日養至是
若槩成之有與數焉甲辰服闋除故官例改北

十二月報最大父故中飛語失封府君曰我寧
爲無父人哉乃具疏闕下願無予身之璽書而
追旌先臣因白其非罪狀略曰先臣以雕勦破
賊收大征之功省國家士卒軍與億萬蒙恩被
擢忽受顚躋一舉也乍功乍罪何哉倭夷內訌
東南爲墟積骸如山流血成渠先臣故從督臣
宗憲畫策平倭不望不次之賞反得波流之禍
與者臺寺員言宗憲已蒙洗雪先臣何辜沒齒

不自疏凡七上始得下所司略如所請嗚呼痛
哉乙巳三月主工　長陵明樓故事中貴人共
事者相引爲奸府君嚴峻乃計千金交歡府君
府君悉麾之貴人始相戒曰吾不幸逢芋公明
樓工猝不及竣府君乃量木石之工計值而課
工不中者罰倍之不兩月即告成中貴人失所
窟穴甚懟之及竣事所輦木石尚充積故事役
數十百人復輦而出之漁穴率以十萬計府君

乃募壯有膂力者按役而差其直不三日陵寢
爲淨諸貴人始相詬謂淨道吾輩事公何屑屑
若我也府君曰吾知奉職司計爾寧知其他終
不許故明樓工獨先於他工　上大悅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實二

先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行實下

九月奉使南旋明年即家詔主夏鎮河閘十月抵鎮明年五月遷郎中鎮故朱司空衡駐節處嘉靖戊辰始遣曹郎分督攸獨無刱而新設泇以挽漕則泇濁二河並隸於鎮延袤南北數百

里地遠比於三河而任鉅過之然諸屬縣以無刱故所下符盈篋不為理河夫嗷嗷故役夏鎮者殊苦府君上其狀於督府司空曹公時聘曹公如狀請於朝如三河例可其奏當府君將入境馳檄榜於道曰凡我父老子弟有奇謀石畫可以佐國家挽漕河者亟以告凡至晝夜拮据視河道損益便宜所在合以父老子弟之相告者司空輒報可故府君得直行其志而以虞撓

司空亦悉倚辦府君焉故事漕河半入黃半入泇其悉自泇濟者是年始府君策之謂勢不得不塞滿家口而繇泇河水淺則易涸口溢則旋礙乃請建三閘以注水廢河而以決壅償議甫創而漕已至天旱河膠操艘之夫至長綆迂緣於嗚呼呼而不前府君乃日夕往來道中焦心殫精要以人事勝地脉爲廢寢食者凡三匝月力禱於滄浪之神頃水忽洄出漕挽已上而府

君竟不起矣初聊者曰病在心已曰病在脾府君受役濟水而水濕稽發於四肢一旦溘先朝露嗚呼痛哉鎮故籍民間以主叟籌者八百家府君曰長吏無長策衛若肩籍若衛乎乃悉呵罷之民間子貧不能學乃擇敦行通六藝者爲給絳帳館廩之就學者至百餘人河夫仰食縣官頗逝發而金去半矣府君晝一進而庭授之率滿志焉稅竪設兩稅於鎮率無賴子苦人如

荼府君至立召遣之得罷稅商旅故不堪幾散去府君與叟始如直而市不易肆矣鎮民貧不能婚者常至老死府君曰古人三十而婚過此者告人給之五金故務府君以有室者又數十家嘗不孝孤扶櫬去叟鎮鎮之大夫士與商賈暨農婦人女子亾不欷歔慟號者哭聲爲震天地嗟乎府君雖生於華貴然艱難辛苦蓋備嘗之然人亦以此覘府君嘗大父病疽前母蔡亦

病創府君晰夕大父湯藥而自蔡來者請以間視蔡府君知非蔡意也乃曰吾急蔡而蔡甚吾急親而蔡其起乎尋果愈久之兩大母俱病創府君往來若練間不解帶者三月無懈色大母姚安人嘗謂世父曰仲兒豐潤而厚侍吾如若父侍大父時眞家兒也故絕憐愛之時世父以才高數奇稍放於聲伎詩酒間殊非大父意府君每規之而世父弗是也益不以弟畜然府君

事之一如事大父三十年來念及輒爲嗚咽出
涕大父春秋高府君不欲旦暮去膝席乃又自
茗徙居練上官南曹時頗念大父急會大學士
李公廷機以少宰署部篆就公乞差公知府君
才欲倚其用有難色府君悲慟公亦涕泣而許
之乎居事大父食必箸進行必杖掖小恙必屏
息侍寢輒夜不寢服既禫猶嘗獨坐斗室涕淚
交頤人覘其至性然云府君平生遇人急如身

受之其壯不婚貧不學死不斂喪不葬老而獨
家無以舉火者爲之愀然酸鼻立息計之無問
疎與戚族自曾大父後食指日繁大父贍之府
君贍之然輒與輒廢於是約曰給田十畝者除
其四以供國課餘自爲耕而催科徵輸無煩焉
乃割腴田五頃等親疎而分給之額曰茅氏義
田請郡縣章以示永世其他婚喪助各有差貧
交姻婭額設義倉計其甚不甚以爲等而歲散

之可數百石太守施公溶汲垂五十年子孫不
能葬府君心傷之曰公庶幾古所稱鄉先生者
乃捐數十金爲之殯幷返其故所鬻塋地禾中
張藏泉爲府君蒙師自含斂以至築土悉手經
理之其它葬親故以百十計至有四世十一喪
三世九喪者皆藉成於府君府君嘗爲棺以待
不能殮者給之歲以百計行之三十年見貧老
不能爲胤嗣計者輒出家婢贈之故妾媵雖多

終無怨女而錫類之念更篤凡予弟有二十不
能婚者悉任之易簀時諄諄語孤曰是所以廣
天地之生吾悔行晚不能畢其志所爲令設六
較偏列鄉市擇良師廣弟子章丘謝君啓光八
齡附府君從孳兒中試其才曰此非常兒也十
五年而成進士居常集族人子通公車業者親
核之列高下等以重輕其下帷費故子弟亦斌
斌競學蔡司馬公汝楠卒遺孤炳齊大父常撫

之然竟死長安邸舍蔡之宗人故虐病齊者頗齊死遺娠數月府君知谿不可支乃慨然契禱曰生女也吾娶之生男也吾嫁之凶何而生男府君喜遣使告其母曰無憂君婿吾任之矣其宗人皆驚愕自府君內調外禦故虐病齊者終府君之世不能虐其孤勝庸而教之不知非已子乃名之曰武曰吾其為程嬰杵臼乎蔡宗伯公份其奴菲按以蒙著府君脅移書數百言宗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三十七　文部

伯公非是也宗伯公孫客部君嗣成為府君甥心是之而不能用其術歲甲午諸無賴少年紛起府君身翼之得稍解顧未幾而宗伯公與客部君相繼殁府君乃以女嫁客部之弟非茅宜人出者一撫其孤如蔡孤人謂府君不背死友云甲辰入燕艤舟維揚買一妾凶何而疾作悲曰如誤少年何疾愈而歸其父胥姿曰納瓜田瓜生未破趙璧秦城總歸行路其父固請

歸金府君立却之又嘗娶妾甫至而面有淚痕府君固詰之曰妾故有夫夫貧不能娶使父賣爾府君即日歸其夫亦不問值嘗慕古宗祀法築祠於華谿而制產以為祀又嘗議置倉舍設學以教養宗人子弟令有持之者事不竟嘗著編審議其法自貴顯世兜外畫田為里要使強有力者無漏網而弱而貧者無偏苦當路卒行之溯民大利然議者亦紛起府君以此市怨嗟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三十七　文部

乎府君先身以勞人其何利於乃公為嘗有鬻絲償賦者發所鬻金悉鐵也乃遽追其鬻者不得踉蹌欲死其妻方產抱所産子泣尾之比至市而夫已去市益不知所出府君聞而亟召其人立償之如金數夫妻慰籍去過濟浦時歲饑死人什伯枕籍道中府君為揮涕買棺市地葬役悉瘞之都門大雪苦寒者滿道府君入市予以絮衣已而數十人已又數十百人環號郡中

乙亥府君乃悉市子焉歲丁亥大浸明年又大
旱斗粟至二百錢貧者多立死府君出囷粟千
斛為賑故舍遠近千餘家並得全間歲南歸嘗
見圩岸傾圮慨然曰十年之內必有大荒令其
時乎條畫井井上之郡縣復出粟千斛佐民為
創會時安民狃覺亾成績今戊申大浸始歎府
君之遠識府君與人交初或疑其落落及浹習
之道義切劘陰庇人而沒齒不言則又交稱其

有古人風故所交悉海內名公數十輩然亦不
妄作緣嘗謂寡交省悔云府君望人寛而自持
刻嘗曰華貫人孰相砥者所聞百一爾或以貧
子饑寒狀聞應之如不及且必謝其人宗人有
以百金之產三售府君府君三焚其券里中某
嘗豁府君陵人然時詆府君市交而府君弗較
也急之如初郡諸生數輩以逋稅當褫府君立
為償人各緡數十得免褫新安商德府君甚知

府君不私以所手墨卿進除寘金其下府君初
許之旣察非墨也急笑而麾之商乃悚栗去坐
客無知者平生頑獨喜讀書嘗手一卷謂孤曰
吾以子女玉帛宮室歌舞之樂金紫魚袋之侈
方諸六藝未足愉快西臺歸恭黃公汝亨講易
丝中肆志古文詞攻苦亾異諸生時時與布衣
吳作夢暘李君仲芳吳君從溫君博金君朗輩
唱和歌詠著有萩園詩草若干卷行於世其存

笥者詩若干卷古文若干卷大父故以公車業
冠宛海內府君亦蚤擅文聲嘗兩分較東省多
脫穎南宮者已官留都酉都故閒曹而名彥適
集乃聚同志張公鶴鳴曹公學佺輩結社刪史
期共著十秋業亾何各以宦遊散去不果壬寅
府君憂居始出故所刪者卒業東漢兩晉巳行
世南北史方付梓人五代三國唐書存篋中惟
固史以大父有鈔本故不復及獨宋元未竟嘗

志而卒也悲乎方府君行河迦渠所拄嘔心瘁
計與行役伍不輟晝夜一日忽歎曰吾已矣即
道中草上中丞書數百言乞解官又數百言以
戒孤輩歸尚視政數日徐出書示孤孤泣跪請
間府君笑曰兒不知爾吾嘿察心神終已矣吾
死無他願願兒善讀書做好人慰而父地下兒
亾忘而父言且曰六月十三而父逝期也孤泣
泣請乃曰若不記浙川將有乩詩曰兔頭藏鼠

尾馬首奮吳鈎名震三吳地官終古豫州今夏
鎮爲豫州地其不免乎書凡七上中丞中丞固
持之謂客曰吾非難棄事去顧一生未報國寧
爲旅死故負吾君哉竟卒於鎮之官署嗚呼痛
哉府君未逝前二日猶曳杖逍遙顧謂客曰秋
風一夜起客散孟嘗門公等去矣相視取卮酒
極歡客亦不意府君逝也明日作書辭交知意
以十三日卒矣是日猶令莭子書所未盡言[illegible]

十事諄諄大體語不及細且執孤手曰苟遇大
祲其以所貯穀活人凡我三黨其毋令一人死
於饑者諸黑衣從我此亦人子也其何貧以養
其親兒識之孤復跪請長嘯不答曰亳無一事
挂胸腸間乃呼萬事皆空者數四而冥是爲萬
曆丁未閏六月十三日未時也距生嘉靖乙卯
八月初四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三府君元配贈
安人蔡母出兵部侍郎蔡公汝楠大配陶母出

舉人陶公鋭又次配光祿寺署正丁公良才女
爲今母丁安人子二長不孝孤元儀聘巡撫河
南都御史沈季文女次元玠聘中書舍人沈珣
女俱丁安人出女六一嫁太僕寺卿錢夢得子
庠生允亮亮早卒生子二側室王出一嫁惠州
府通判蔡炳齊子太學生武生三女陶母出一
嫁禮科給事中董道醇子太學生嗣胖胖亦早
卒生子一女一側室鍾出一嫁工部員外郎[illegible]

大復子官生啓純生子一女一二尚未字供丁
安人出一許聘整飭冀南兵備道山西按察司
副使卜汝梁子振綱側室張出其先府君而殤
者子二元偁聘舉人申用嘉女丁安人出元璘
聘刑部主事朱大復女側室王出女三一許聘
吏部侍郎朱國祚子庠生大烈陶母出一許聘
太僕寺少卿錢士完子元慤丁安人出一許聘
湖廣左布政使馮孜子時㝟側室王出不孝孤

輩謀於今戊申歲十二月十四日奉府君柩葬
於烏程淑三圩之阡嗚呼痛哉已矣府君冲恬
如不勝衣頎至受事任持大計屹立不可奪坦
中不爭涇渭然至策名實剖是非纖細無失筒
嘗曰欲爲善無如宦時一舉止可活千萬命故
所居民留所去見思生而祝祀死有榮名寧幸
也府君初擢第歸故人賓客擊鮮爲壽優俳雜
陳時有以楊忠愍西市爲劇者府君樂觀之試

曰不祥也府君笑弗顧竟數十日不易一变命
爲令人意其爲文士耳卽以循良冠冤一時故
所蒞必綜核名實惠予窮民孜孜若弗及一入
西臺暫以諫劾幸　上寬大亦以忽解得免至
甲辰開孤升帝座上封事言天意人情俱不能
久長無事請　上內禪受天下養疏成爲人所
持不得上使得達禍豈出忠愍下然識者知其
異日必有中也府君旣不及以節顯使稍假以

年猶將內展家學外補國猷鬱爲天下重如世
所望者乃今迦河之績百世之利也勞心瘁力
竟以身徇然亦不及使觀厥成府君昨年葬孤
孤纔十四耳於府君行事奚能記述十一兒其
精淡不可測者乎又何敢珥刻浮蔓上誣作者
下欺泉壤孤不孝罪又甚於死死而生之湮滅
而不朽之是惟名公惠顧夙好錫之哉筆孤下
孝泣血跣伏以俟

卷三十七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八

卷第三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實三

先妣累勑封丁安人行實

嗚呼不孝孤安忍述吾母哉不孝孤之莚也在先大夫強仕之年受室者三矣母之歸先大夫又七年矣三舉而得孤孤生而病病下五色痰者繼百日國醫告技窮先大夫泣於堂閫以內

靡弗泣也母抱孤而泣於閫闥以內靡勿泣也母竟以此搆目疾幸天錫神醫得不死天壤間乃有孤母事大夫再封而爲安人孤未能於母之素貴加分毫焉而母棄孤以逝孤何忍述吾母哉然我觀今之通顯者巳邀尺一之詔繼聞喪閫矣而於其亡也猶欲假文人一言以爲不朽計豈非以寵靈有盡而文章無窮哉然則孤雖不肖以文章辱收於君子者亦有日矣雖不

能致之於彼而猶可得之於此者也孤寧不忍死舐淚而受筆嗚呼蓋吾母丁也丁爲長興望族居濱於五湖有南湖公者安人之大父也童子時値爲任俠杭之昭慶寺以倭警不戒於火寇退僧謀復之費約可萬緡期諸貴人而募焉公時以童子居坐末奮筆書曰丁曜獨肩之曜其名也歸而植楝樹萬枝及兩期而構成棟已勝椽矣以智略名江南江南至今推大俠曰丁

某云有曰愛湖公者安人之父也以高才生久不第謁選爲光祿署正博物君子也善相人生安人而奇之不輕諾人聘年十九先大夫以章丘令集邸舍介而請始諾焉是時先大夫已再娶矣曰蔡曰陶皆已殁是年迎婚於章丘次年滿三年考贈蔡母曰孺人而安人亦膺封如之是時前母及庶媵所產女凡數人庶媵復數人安人視其女如已產也視庶媵如娣姒也先大

父時家居聞而喜曰此丈夫所難也未幾而先大夫卒於邑病幾不起安人日夕號投環吞藥者數矣幸而大夫甦安人以得免先大父聞而嘆曰此丈夫所難也安人兩產而女後進庶媵於大夫先大父聞而嘆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以再覲入長安留家於近畿近畿盜賊充斥白晝攻城邑安人列從見於戶外使引滿而待身操短刃以戒曰賊入戶我白頸矣力闘而免者

數次大父與大夫聞之莫不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拜侍御史方需次巡方之命忽聞大父病瘍遂棄官歸是時家屬十百口安人曰無以纍纍者累若懷遂盡棄篋簏短衣禿袖將其僕媵見星而奔歸而大父愈聞而益喜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久侍子舍大父督之出大夫不敢從長跪涕泣以請安人亦長跽涕泣以請出於至誠大父益奇之曰予吾子也婦而甘恬退以娛

其易此丈夫所難也大夫不得辭再仕於楚安人曰不能遠所尊之命其唯急抱孫以慰高年乎乃益進媵侍其年乃舉庶兒是時大夫年三十八矣大父聞而慰曰此丈夫所難也再非安人遂舉孤不以孤奪庶兒之愛及勝飲食矣庶兒非安人則啼不舉安人必身親之而孤或委諸傅姆大父聞而益慰曰此丈夫所難也是歲楚無年大夫日夕馳山谷間親為糜以飼饑者

官帑如罄盡捐其行李而安人亦脫簪珥以佐之大父聞而益奇之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遷南曹郎遲迴子舍一意不復出安人所以備縫紉洒漿滫瀡之奉唯謹大父嘗集賓客飲而歡傾客曰豈特吾子善養其親哉亦繇婦道修也婦有丈夫之行者九寧獨主中饋之職乎客唯而退顧謂安人曰我少而仕壯而退吾子不竟吾志此婦道之缺也安人又長跽滂流請

謂終不得大夫乃起補南水部侍大父游於楚楚水木之間遠官貴人望之如神仙俱自以為不得當也從而游者不絕安人曰修甘脆供賓客是歲庶兒與孤俱病孤幾死而甦庶兒竟以殤當其病母視兒與視孤無差間也當其殤母哭之而病不以孤之生稍慰也大父聞而益奇之曰此丈夫所難也既而大夫權蕪關安人遂先歸侍大父大夫滿三月即棄官歸囊中僅文

木二尺將為安人治奩具安人曰此君破戒物也竟不受客或以告大父大父曰此丈夫之所難吾婦之所易也其克相夫子三仕而甕如洗者蓋半生矣未幾而大父以九十壽終大夫年五十矣不以叙禮哀毀踰節安人之治喪者既哀且敬諸父昆弟莫不曰此丈夫所難也大夫再起補水部經維揚安人買一姬以為侍色殊嬌好是時賓從送者數十乘莫不歎其奇也大

夫奉使歸欲屏慾修延年之術竟還其姬趙其券曰納般仮因仮生來破趙璧秦城摠歸行路安人涕泣乞留不聽命孤甚轉懇父執言之終不聽其別也兩人哭聲徹於鄰舟葬不歎其奇也先是大夫在南曹時已舉仲弟次復舉季弟即令㦤也及奉命行河夏鎮仲弟殤安人哭之哀復進媵侍於大夫欲為廣嗣計大夫喟然曰爾之功其難者屢矣其如吾無意何勉進一姬

終不御未幾以先大夫滿三載欲貤封遜避者兩年至是迫於司勳始受乃晉封為安人未幾而大夫遂以瘁殉河安人哭屢絕既甦進兩孤而誡之曰爾父以世荷國寵遂不惜殉其身爾不能以身報國其忘爾父今日矣歸而大禩先是大夫有遺命荷饑饉無使吾三黨鄰里殍一夫於盤孤進而請於安人欲盡發其家儲萬石以為江南倡安人慨然曰爾父志也是時㦤方

稚臥安人榮被內呼而語之曰爾無忘爾父旨如見矣遂自帷中吹殘燈令孤作奏記漏三下即馳告大府曰無為人阻也嗚呼孤是時莽莽作者以今觀之苟非安人主之豈得行其志哉復命孤治大夫窀穸曰世將亂矣急葬以從古可也且大蘇可以活人古之人有行之者孤泣而受命安人自與大夫訣即茹素終其身不復御滫滑終其身一布被布裳也晚益進於內學

恍然有所得其奉持嚴淨益出宿根非世之婦人汝潘於禍福之說有為而為者故其澄澈之極幽明融一先是大夫卒為神竟郡歷有明徵及十餘年以來旂扃節序有大故必夢大夫擁騶從而歸一一慰勞如生平也孤以發賑事得罪於巨室安人即勉之遠遊以卒所學故自辛亥以來往來南北幾得一當以副安人之望而竟不得也求事趣是時孤以依戀子舍不敢走

長安道者數年矣復勉之北遊而且誠之曰爾忘爾父爲纘時我所以誠若者乎孤拜命而北實自爲得一當也而竟刖矣是時公府交辟或欲以孤爲將或欲以孤叅軍事孤以安人在不敢受也歸而安人顣曰爾竟忘爾母之言其忘爾父之言乎旋孤出應南大司馬之辟而適妖賊侵界孤待罪戎行於安人之殁也竟不及視爲纘矣嗚呼如孤者尚敢述安人哉然其耳

而目得之先王父先大夫以及親鄰者如此弟暎承安人之教得以書生守舍視安人之含殮而安人之所產衆女得嫁者唯二人又先安人殁矣安人之亂遺唯兩貌孤孤又安忍不述其耳而目者以希君子一言乎孤聞安人病棄其事跣而歸遇使者於途既哭進而問故則曰安人之逝也側其體如內典所言吉祥法諭如來號不絕辭無纖毫撼搖之色嗚呼此在老宿者

禮之所難而安人易之矣又安可不述以希君子一言哉復以安人遺命以兵酷於荒葬踰禮以貽悔遂卜於其年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大夫淑宇圩之阡是時得其効附棺之誠者冢子孤元儀介子孤暎介婦戚氏侍御公于國之孫女太學生瀟之女暎先娶於沈爲侍御公珝之女已先殁冢婦沈氏爲都御史沈公季文之女亦先殁孫男二曰浣曰洛暎所出俱未聘孫女

三曰俞儀出字於尚書夏公良心之曾孫舉人儀之子曰斗繩曰殊曰畏暎出也俱未字而女之嫁於侍郎蔡公子木之孫通判炳齊之子曰太學生武嫁於按察副使卜公汝梁之子曰太學生兆禎皆得共其壻執紼以從女之嫁於郎中錢公貢之孫都御史夢得之子曰邑諸生允亮允亮卒女亦得從女之聘於太子太保太學士朱公國祚之子曰胄子大烈女之嫁於太子

少保尚書潘公季馴之孫員外大復之子曰都察院都事潜女巳先殁其壻亦得以從女之嫁於尚書董公份之孫給事中道醇之子曰太學生嗣暐女之嫁於知州沈公之喈之孫太學生潜之子曰邑諸生端木女與壻皆先殁益歸於潜與沈者乃安人之所出而餘皆所云前母及庶媵之女也例得丐附於貞珉云安人生於隆慶己巳三月之朔卒於天啟壬戌之十一月五

日益歷四朝而其享年僅五十四歲其兩膺封俱在萬曆間焉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八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論

六經論

六經者古也今稱五經又曰十三經五經者合樂於禮也而四書亦行猶之乎六也十三經者易詩書論語孝經爾雅春秋三傳周禮儀禮戴禮孟子也茅子曰均非也夫孟子傳也何以經

爾雅雖或曰周公爲之然其學在事物之間而且載張仲孝友或曰子夏輩爲之而後儒附益焉則可也亦傳也何以經春秋之三傳夫既傳矣又何以經傳則胡氏之言亦何可廢也戴禮之附益多于爾雅矣功令人習一經而共四書四書之大學中庸則戴禮中一篇耳孝經夫子立教之本也周禮周公制治之微也儀禮禮之舊文也及置之春秋功令有胡傳則又在十三

者之外也忞忞焉三百載而篡之易何也或曰
周禮劉歆附益之又缺冬官夫冬官散見五官
編次者失耳所缺者止惟王一條爲在其缺也
缺崩猶爲經乎書百篇而今幾何詩不有逸耶
其附會則末之見也歆附會其說以成莽耳豈
無附會詩書以亂天下者乎詩書其可廢耶然
而周禮政事之書也書之倫也不可以言禮故
書載周官紀其綱也而周禮爲目周禮之舛錯

方孝孺嘗釐正之今其書不傳即傳亦未必盡
合祖其意而正之以合于書猶之合樂於禮也
是爲經一儀禮之爲禮也朱熹嘗欲以之爲經
而取戴禮及諸經史雜書語有及禮者皆附之
大史與雜書爲可經也他經又爲崩取也取戴
禮之言禮者以合儀禮而禮具矣仍以樂附之
別見于後如周官之別見於書可也是爲經一
春秋之經其在也三氏之傳與胡而四各爲書

以附其後此傳附經而行者也是爲經一爾雅
詩之餘也詩之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出
于卜子夏者猶春秋之出于公穀左氏者也其
出于後儒者猶之出于安國也三傳合而離爾
雅離而合附於詩而可矣是爲經一易無他岐
也而說卦有疑焉然析數聖人之言而合于一
卦此宋人章句之學也各返其故而已矣是爲
經一仲尼合帝王之道以師萬世其所言自當

單行也而不當有所雜有所避王世貞嘗欲取
月令檀弓緇衣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
語及曾論之爲門弟子言者合而爲傳以與孟
氏其傳其言近之矣竊以當以孝經爲主取大
學之全文及論語家語之言出於夫子者合而
爲經而冠之以孝經以學莫大于孝也或易之
曰聖以仲尼合諸聖之聖也大學無經無傳皆
夫子授曾子之正脉也其行曾子曰者如今之

文集而門人偶自記其言于後也焉可以一言而斷全文哉如春秋有孔丘卒而得云春秋非孔子之書哉古文不外也經傳强名也故曰此聖人之言也而無取擇焉其論語之出門弟子者自為書曰曾論弟子之所論也中庸子思之獨裁也猶之為孟子也曰子思子曰孟子而家語禮記之駁者斥焉稍馴者合而為一曰諸子以四書為傳亦附其經而行是為經一夫如是

而六經庶乎然乎至于注疏則難言之矣漢唐諸儒拮据而存之即存之未必盡合也宋人祖其說而欲篌其名何異不葬之于秦葬之于漢乎且偏至之說亦未必盡合也故　文皇軒大全職哉識也而儒臣不能稱後此而言經者微矣異矣亦數厠焉何可廢也有豪杰之士正六經之綱別諸傳之目分列注疏集註宋明諸儒之說各標其朝異者之名無使得陰襲焉而折衷其是斷于後此萬世之功也聖天子之事也雖然春秋之作不待王者學庸之標亦出儒生成之待其人而後行可也必欲合功令則吳習所為孔氏之經者而仍人一其五則難由今之道而不失乎古也

說卦論

易者象也蓋以取象乎物也易無所不通則象無所不可取也自有說卦而通者滯矣漢人欲

通其滯故乾以龍而易馬坤以龍而易牛屯馬疑于乾坤龍疑于震不能通也則不得不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符之法而其滯者終不可通於是王輔嗣掃忽象之說邪和叔至欲忘卦棄畫彌目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其言灑然釋滯剛膠矣然則說象之義何在乎故朱仲晦曰皆非也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于太卜之官

頗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標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其亦可矣其意以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爲象亦一物也猶之辭而別有冊以記之如左圖右史者也其亦謬矣夫孔子之所謂象卽卦體耳使爲龍爲馬者別有象亦可曰易者辭也矣又安所云立象以盡意哉卽如是又何爲乎而與說卦者果同哉豈太卜所陳之象聖人以爲非

又從而易之哉如此則卦辭亦當廢矣又安所云玩耶至于先儒之所論要有益其滯者如艮爲手而仲晦曰手能止物故謂之艮夫如是則手不能動物乎坎爲耳痛而孔氏曰勞卦爲坎聽勞則耳痛也夫勞視者多矣勞聽者鮮也卽勞聽而牛鳴于耳有矣痛者無也兌爲妾爲羊孔子曰妾少女從娣爲娣也羊性順也夫羊外剛而內柔未聞其爲順也妾以少女則兌爲少女可以該妾而何又煩贅也故漢上朱氏曰人之經脉十有二手足半之動于足者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自上而止此艮爲手之說也龔氏曰素問以西方生金在志爲憂北方生水在志爲恐恐以對憂則有力矣故爲加憂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此坎爲加憂爲耳痛之說也愚曰羊之德吳臨川以爲外柔能說而中內剛狠龔括蒼以爲狠而善觸銳而不能害人合此觀之而

妾之象可見矣柔順者其貌也蘊怒于女君甚或怒其君者其中也終不能有所爲者其至也此兌爲妾爲羊之說也若此者多矣舉三者以例之耳曰然則象之義終何在曰象無所不通者也故文王之爲龍者孔子可以爲馬其所取者固無不可之而其有所取者必有所指而先儒欲如詩之興例之則非也而仲晦所謂太卜失其職亦不始于仲晦蓋先儒昧觀象之旨久

矣故知說卦之不足以盡卦不知卦辭之異于
說卦無足疑也然知說卦之不足以盡卦有矣
而通于異者未聞也吾與誰言易乎

詩議論

詩之教與他經異貴通而忌固故唯商賜而始
曰可與言詩矣又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蓋自
春秋戰國時而善爲詩者寡矣況秦燹之餘乎
漢之時萌芽于申公申公之師浮丘伯浮丘伯

親授業于荀況而漢儒遂紛紛風雅頌之名以樂
詩其傳不過出于左荀而戴記遷史祖而述之
耳然二南之獨稱南也雅之不純乎雅也豳之
不純乎風也風之有夫王也其說不能同故爲
變風變雅之說又爲豳詩兼風雅頌之說此皆
繁以暢其音其音終不通猶之爲納甲卦氣之
說以附易之大傳而終不可得而通也有程氏
大昌詩議出而其妄悉破其大旨有二曰詩有
南而無雅頌雅頌入之管絃而列國之詩徒聲
而不入樂其所謂大雅小雅猶之有大呂小呂
也辨嚴而旨精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猶有說
是先儒論者足以折衆喙而信將來猶進焉詩
之六義見于周官而世所指爲卜子夏大序亦
其爲此豈左荀之所可望而況戴記遷史傳說
而假喙者哉其曰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使風與雅頌其義同例則前

雅頌于賦可也後風于興可也何爲乎一在首
而二殿之乎蓋風者詩之義也若賦比興則異
其旨雅頌則異其體而屈則貫之故以首五者
耳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此風之義也而乃目國風以爲四始將
何居焉此程氏之所未及而議詩者之所當先
論也不特此也嘗考逸詩其言微而旨永不下
于三百篇夫子與門弟子亦嘗引而論之何以

獨逸也鄭樵氏有言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則置之謂之逸詩夫風雅頌則非也其以不得聲而逸則是也蓋詩之刪所以爲樂也猶易以爲筮禮以爲儀而後世言詩易者異乎禮故亘萬世而不得聖人之意也知此者夫子必曰可與言詩矣

春秋論

天不言而萬化成其可見者風雨露雷耳風雷

作而栽植勸雨露施而裁畜作固不待天之詔我也而黍者成其黍稻者成其稻以至稷麥禾菽靡不然天豈分五穀之性與時而施之哉而民固已各飽所欲而去矣飽所欲而婦子嘻以[illegible]精神植以强又烏枉其必稻而精黍黍而夸乎唯聖也法天故春秋之作因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深意其垂法也如日月之昭星辰之定而其例不設其意不詳聖人非故闕之也以

造物之用至斯而已必欲鞏田畯場師而諄諄焉言繁則吉支吉支則疑開疑開則爭啓爭啓則道衰此造物之所以貴簡而忌瀆也今之說春秋者不然各以其意迎之迎之而可則偏與全無異也迂與直無異也遲與速無異也大與小無異也猶射之赴的水之赴海殊方而同歸迎之而不可則或以開人臣之事或以致弑君之漸或以傷父子之倫或以成兄弟之鬩是方

雨而刈藏雷而沛違天心而忤造物之意故我言其可者而義離竊不若言其不可者而去天不遠矣請略舉之而使得以義推焉可乎春秋經世之大法也而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吉哉程子之言也然其意以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舉人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究其說于春秋然他實無明文獨以夏時冠周日序之失[illegible]其史改其月義所不出也改月所以

便民特也而徒寄之空言惑者所不爲也其言可乎陳氏知其不順歸之于魯史之舊夫魯自有歷歆之陋也果爾則諸侯不奉正朔先自魯始夫子作春秋而不首是正乎其言可乎公羊之說曰變周之文從夏之質而啖助宗之如是則周未亾而夫子亡之也其言可乎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此定哀多擬辭之言誤而甚其

說者也如此是吳萊所謂亂臣賊子僅誅其既往篡弒奪攘無懼于當世者也此豈特春秋不必作而且不得比于良史矣其言可乎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發名與否或曰褒貶具焉此從來傳春秋之說也然義例之設多矣而其意終不能一抑強一之而聖人不若是其贅也其言可乎或曰無所褒貶而一因魯史之

舊法之謹嚴莫過于魯史其爵詞此事可以訓聖人有取焉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此劉永之之說也如此則何以曰筆削曰知罪即以棄取爲筆削所以棄取爲知罪何以魯史之筆能粲然萬世之防乎魯固多君子能至斯乎且一因魯史之舊矣何獨于宋惓惓焉外災不書而宋獨書外異不記而宋獨記州公郭公不葢公而宋終始稱公此亦魯人之獨宗殷乎其

言可乎夫如是則終無定說學者安所裁我故曰如天之風雨露雷而惟植五穀者之自酌取也不然易有卦有爻而復爲說卦爲大傳聖人若是不憚煩豈于春秋不能爲經以定其凡爲傳以發其例而待于後世公穀鄒夾各以其意言之至左氏者原以敘事而非以明經乎葢正有所不必也何也二百四十年之間事傳于人若左氏之書世必有而無待于爲也公穀鄒夾

之學今或廢或傳廢不以晦傳不以明也卽降之而程而胡去公穀更遠言之得失亦相半也何也其心同其理同仁見之而爲仁智見之而爲智春秋所以立萬世之極而非僅僅以傳信爲史也故誣不妨于左鑿不妨于公穀膠不妨于胡紛不妨于啖趙鄭黃而春秋之用自足以立萬世之極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

卷第四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論二

八陣論

勝與敗不兩立者也故善爲兵者曰先爲不可敗不可敗而勝之道寓乎其中矣若曰要爲不可敗而無事乎勝則其連兵合師非歲月可計也兵用拙速不聞巧遲智者所不出也與師十

萬奔丞道路者數十萬家仁者所不忍也蘇子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茲言也非仁知之所及也蘇子豈智乎哉忍乎哉蓋其大要由于不知兵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管子變爲萬爲其五人爲伍同也周則五伍爲兩以極于五師爲軍無不用五齊則十軌爲里是用十也四

里為連十連為鄉亦用十也至五鄉為師而始復用五蓋人之有耳目手足心焉戰陣之際者鼻莫辨其方而是五者則不昧也故非五則旌旗不章于載萬刃難出紛至然其中一身而受者四而耳故非五則備禦不容是以先王用之深于兵者也管子改五為十直以一時之兵數限此耳然其始終于五卒不變此亦非深于兵者不知也而蘇子曰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

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此非知兵之言也而因以疑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安其有奇而不齊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據各有條理而孔明獨識其遺制故魏人不敢決戰而亦無尺寸之功亦何其大謬也夫所謂三奇而七正者直其布置之勢耳至于五人為伍雖萬變而

不離也其所以為不可敗者直以用五之法使耳目不淆備禦常具耳豈真有鬼神之道如世俗所傳入者不可出明者亦若昧乎其所謂鈎聯蟠踞奇正相生者亦正以錯綜其勢使左右可以相救首尾可以相應耳豈真有生死之道如世俗所謂生休可蹈死杜必殘乎夫苟有道入可不出明可使昧則布瞿塘之陣俗勞土木可以制敵矣又何惓惓于合數州之鋭恐一旦

銷亾耶使必死杜之必不可蹈則兵者非欲求生人也又何以開生休之塗即曰天若制之則三代之命卿為將者夫人而知其理非如後世之獨震孔明也乘之有其暇矣何以必不敗耶夫齊桓用三萬以霸天下使苟如蘇子所云如貫繩如畫棋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則其兵奇正不立備禦不容是時天下强國不少矣何以得志而反曰法令簡一民有餘力

苟如此則去爵就禁也難去禁就爵也易當是時諸侯角力孰不可就其易者而區區之鄭猶守其魚麗鵝鸛之遺法乎蓋管子所言者軍之制也非陣法也陣法者不出于軍制而特以錯綜變化以固其不可敗者而已亦非有他術以神巧詭勝也夫不知不可敗之所以勝而曰意不求勝則迂也甚而曰猶如天度之有五日四分之一故特爲之奇而不齊以則之則愚也夫

迂與愚蘇子且不免焉他何尤焉夫蘇子非迂而愚者也而獨于兵則然此非蘇子之過也自三代而降世鮮敦詩說禮之將故間世而有亮與靖焉以有本之學當司命之寄能推先王之意以制必勝之兵而儒者不知反震以爲神鬼不可測故望之太深求之力反太淺而于是兵不明于天下矣夫蘇子儒者也我何責其兵特兵者儒者之事也儒者不知而後世徒以責之

悍夫驕弁至推先王之意以爲制勝之師而反曰僅僅不敗而已夫僅僅不敗者亮一人耳蓋當時以魏有懿故大勢相埒耳然其每戰之勝負自歷爲之非交綏而退也亦亮早亡故成敗未究使魏無懿卽有懿而亮不亡亦未測其所止也況祖八陣而爲車戰者馬隆也郎八陣而爲六花者李靖也一以三千之衆救垂亡之涼州一以三萬之衆破百萬之頡利此豈特不敗

而已哉故我非辯蘇子之言也以天下疑神疑鬼之八陣卽先王分田制井之八陣而不可敗而可勝者也迫而玩之祟而震之兵不明于天下士有有本之學者反不得當軍此亦智者所不出仁者所不忍也

明文論

王世貞曰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要齮齕勝已者此其常也故其與攀龍氏並興時毘陵唐順

之晉江王愼中已久以文名天下矣二君子起
欲奪其席故變其格曰非先秦不言抑揚其辭
曰非先秦而言者非文也今王李之文具在能
語語先秦乎哉然而其文亦傳其傳者非以先
秦也苟以先秦傳則二子幾無傳矣文固發其
意意有所極至則徹于理徹于理則字句不求
工而工即世貞亦嘗云意至而法偕至也乃欲
舍理而論辯不知辭有未工者正以未徹于理

耳如美婦人然人人見而豔之者必異乎人者
也其或以豐或以纖纖必不見骨豐必不見肉
故人人稱之使其見骨與肉焉非天下之美婦
人也其不見骨與肉則美矣又從其稍豐者笑
善病之夷光稍纖者笑癡濇之阿環亦何謬也
故四君者皆傳而其所以傳者不以其異而以
其同若其所以不相下之故則世貞自命之矣
故先君子居其時不與之角口語時時竊歎而

已今其文亦必傳亦傳于其同者非以戰有勝
有負而不戰足以謝甲乙也世貞之言有可異
焉曰世之文行者碑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
也冒其名不膠所繇苦而要之理亦寬矣哉此
其言好勝而激于佹不自知其背也不特背于
史亦自背矣史不衷于理可傳乎太史遷史之
祖也稍稍退儒術進游俠班固抑抵而論之昔
游俠諸傳文辭不煒燁哉自有在也即世貞之

文使不傳理其能一言傳乎其所岐理與史而
二之者惡李夢陽欲洗晚宋之陋而不能忘性
命之論也夢陽論性命之文甚膠結晦蝕不稱
然其膠給晦蝕者理不足而病文非文不足而
病理也易言理而精微論語言理而典馴軻言
理而爽切周言理而閎肆世貞能同此理也非
史也世之以文行者不足取程焉否耶文至晚
宋諸儒而弊其弊也以灼理之昭析不能如愈

之蘇軾之快安石之執而徒以口語自亢故有
以偏至之見與列禦寇研原之徒然其意徹與
其理彰理章與其詞工又有似精而蒙似騁而
衍如朱熹者流意未盡徹則其理未盡彰理未
盡彰則詞欲工而愈腐世貞繼二李之後濟而
充之其識亦闇矣猶爲于域不敢駁其理乃欲
以塑讓之而自居于史以行其文豈不背哉雖
然宋何可幾也歐蘇曾王互相推許雖趣尚或

殊而終不以勝其文之是非至明興乃一變而
爲齮齕之習故世貞未死而才不勝者家起而
欲凌之宋諸子之名不加小明諸子之名不加
大徒爲今古以益人歎耳世貞晚而頗悔之無
及也故我之爲是言也非以抑之也明其過而
後其德昭著其大而後其小泯不欲其互起互
滅而欲其一揚而終無抑也

國勢論

天下之存亡勢而已矣三代以上勢在德三代
以下勢在機商之代夏周之代殷其先皆二帝
之臣也比肩而爲列辟德盛者先爲天子故雖
有征誅之迹而其積漸之勢久矣故曰在德周
之亡以諸侯强秦之亡以子弟無尺土之封前
漢文景之危又在諸侯强哀平之亡又在子弟
無尺寸之權而益以外戚閹豎終歸于强臣外
戚强臣之弊矯之而强本弱支之說不能變則

亦終歸于强臣晉之西其亡也猶之文景也晉
之東其亡也猶之哀平也而亦終歸于强臣自
此强臣之禍歷宋齊梁魏周齊隋而莫之能變
逮乎唐而亂天下亡天下者猶俱强臣也而益
以閹豎至宋始一變而收兵權玆變也漢以下
莫之能變者也而自古興亡之勢至宋一矯而
造化若無術矣然竟亡于夷狄夷狄者與于三
代盛于漢唐分裂於六季蹂躪于五代終不能

一天下而廼亡于宋制强臣之後明與鑒于前代其于子弟也則無秦之賤無晉之聚無漢之强於外戚也無預政於大臣也無兼任其待外戚之法嚴于魏制强臣之術密于宋矣此萬世之計也然而勢終不能無所歉其歉者曰夷狄曰閹監昝　高皇慮之遠矣曰四夷內擾不足計獨虜必爲國患故兵不惜勞餉不惜費將權不惜畀親子弟不惜風露危險而　文皇又繼

之以五出塞三犂庭故虜雖爲今日之患而患在四枝不中於肺腑　高皇又慮之遠矣內監止供掃除不得讀書與政事然至　文皇而即不能守浸浸將矣再傳而振遂侵相至于直瑾賢而禍極矣蓋其患雖屢發屢已而病在腑肺病去而元氣與之俱去元氣去而病終乘之然而不獨今也前漢以外戚亾而始於恭顯後漢以强臣亾而始于節甫安史亂唐朱李滅唐女直亾宋而其始皆未有不繇于中人者也如此則今天下之大患必不在强臣而在夷狄不在外戚而在閹監不待智者而知也然無術以救之則又安事智者乎救之之術劑其偏權以利害而已蘇轍曰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智也此劑其偏之說也李綱曰善治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

急而爲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盜賊其勢非復方鎭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鎭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矣此權利害之說也然而吾之所謂分者非必分其土分其民而在分其權所謂復方鎭之制者非必如唐之世其官專其利

而在通兵食之司合文武之柄假以用人之便宜而久任以責成如此則以之外治夷狄內制閹監豈不綽然哉此其機在一人之斷耳而說者以爲難夫宋祖不難于杯酒之間矯千年之弊而今之王者撫全盛之勢不能自用其臣民之力以制未然乎雖然制夷狄易而制閹監難何也假閹監以勢而使大臣制之危矣制閹監者在乎君心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論三

齊威王論

甚矣儒者之見不可以語事功豈特不可語事功亦閒人之改過焉夫事功者聖人之所重也欲成事功必有權衡而儒者欲以一切之法使其周而不漏不知其弊且胥溺焉豈特漏哉仲

尼曰過則勿憚改而儒者曰改則晚矣夫孰不知其不待改之愈哉而生知者寡矣故見過不改聖人之所憂而極儒者之弊必使人隱匿而自護此背聖之大而道之賊也齊威王爲國九年不治一旦烹阿賞即墨而鄰國震懼此改過之大者也而方子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于左右之人至于九載而後悟安在

爲知乎夫使威王僞愚而實智則可曰術而九年之久未可耐也愚于九年而悟于一日不礙其爲智也猶之智于九年而愚于一日不礙其爲愚也而執前以責後則必威王安于終愚而後可而豈聖人望人之意乎又曰聲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夫三代之時爲惡者豈止麗于刑書者乎充方子之意必盡求而

刑之商周之獄溢于亾秦矣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懼則改矣夫刑之者亦欲其改也豈必欲肖其所持哉肖其所持者天之職也天之功隱故可以必肖焉然而緩急顛倒之權有妙施矣而後天之權伸而不褻王之職使民遷善改過耳故其人不麗于辟不欲苛索之也既麗矣始加辟焉而凡與之同罪者皆瞿然而思矣其辟不至于死者猶可改于將來矣故鞭伞者鞭其恥

後此聖人之權衡焉而以賞止卽罰止阿爲非又背聖之大而道之賊也二者之弊均而其原不容人改過故責之上責之下皆無已時也操無已時之心焉得不激天下之大變哉故方子忠矣未可謂仁也仁則類于聖

韓信論

余年十五時嘗爲淮陰侯論以證其不反其辭甚苦雖文采不足多也而意略盡矣讀王世貞

氏之辨其辭又有出于余者曰信之不反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大約謂信嘗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吏部曲何限乃舍而與豨謀豨自喜下賓客漸得名耳高帝信周昌之說覆案之急乃始與匈奴通其他絮語不足道此二言者實似之然而非然也自戰國以來天下之才皆歸于客故言强言富言縱橫言名法言文學言仁義無不囿于客之中秦欲歸客于黔首故六國之

衍暴興以亾秦六國之王虜用其民久矣豈有深仁累洽如殷之先王不可忘哉其諸公子大率嬴稚無遠略何以遂群起而立國皆客爲之也漢高所起用蕭曹絳灌之徒大率皆布衣之交刀筆狗屠吹簫織薄之流非客也故雅不愛客客亦弗歸唯淮陰曲逆留侯附麗食其輩皆君相之裔革布之士非客所歸卽客之輩也而是將曲逆保功名留侯思脫世辨士文士非死

則飽何意于客故陳豨起而收之天下之客皆歸焉豨事不成死耳度其人亦必恢廓爽朗足以致客而又能用之淮陰侯以王孫落魄頓起大業故天下之士好慕說而傾心所以蒯通之流不難輕身餉奇以嘗之令鬱鬱被縛歸天下之士聞而願爲之死者多矣豨固好客而素無功非信不足市重信狗敖繫下不敢與客通非豨亦無以通聲氣于豪杰故當斯時天下雖定而賓客奇士各欲爲淮陰曲逆之所爲未嘗一日不忘動豨以一世雄而未得通侯之印旣攬天下之豪杰繫天下之人望而屈于一官爲監兵使者官卑而又得權此固當反其反也不待周昌之言高帝之察而昌之言帝之察亦非無故而發非如臧荼韓王信之可無反者也故豨欲反必資信信欲反亦必資豨他部曲故吏卽車斗計何足與計非乎然而我謂信必不反者

以其人多智計高帝之終負之豈眞至反接之日而後悟哉直以智計勝利害明度反必不得天下徒自敗故躊躕而中止旣知其不可反則雖反接之後亦必不悔而復爲此知不可爲而爲者李容也非信也太史公曰信自謂功多漢必不負此非知信者也

諸葛亮論上

曷爲道發駕中州而之燕則必道河之粤則必

道江不道河道江則燕粵不可至也曷爲聞道
不知河可達燕江可達粵則南轅北轍也三代
以上不言聞道以無人而不知道如東家之丘
西家雖或至或不至焉婦子老稚無不皆習而
知也自三代而始言聞道以不聞者衆則聞者
始稱也然所以欲聞者欲至其地焉耳苟不至
焉雖聞猶非聞也既至其地則無待乎聞也自
宋儒始標道學之名其所謂道學者亦聞途于

古之聖人以至其域耳宋以前不至其域者有
矣苟至其域其所繇之道即宋儒所繇之道耳
宋儒欲自標爲直接鄒魯故舉將相大業澤被
天下者曰此事功之迹耳純忠直節獨立獨行
者曰此氣質之偏耳猗儒者舊傳經授業者曰
此訓詁之陋耳惟揚雄王通韓愈之流其所持
者與己相似則曰駁而未醇甚則毀其名加以
叛使之汚折以不敢與己爭而獨于持身醇濡

澤厚忠節大槩又皎然不可磨如諸葛亮范仲
淹司馬光者不可衙而箋也則曰其人已九分
矣惜未聞道此其說始于濂洛張于考亭而考
亭之學最盛於國初方正學者又非考亭之言
不言者也遂昌其言曰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
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訖立西
蜀使曹氏父子雖肝駭慴而救敗不暇神機奇
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

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漢
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眞中世之豪也斯言
也自非然者則可苟其然也盡有道者所爲有
以加乎而乃曰然其學本出于申韓故襲取劉
璋敎後主以刑名不無謬于王道蓋有大賢之
才而于道未有聞也夫所謂申韓者以其治蜀
頗嚴耳夫亂國用重典先王志之矣豈先王之
用重典亦申韓而不知道乎其謂敎後主以刑

名者爲昭烈曰丞相爲汝寫管子申韓六韜耳夫敎人者因其才以後王之儒敎之以棕核猶且不能立而徒與之言寬和言化育其能濟乎考亭之事理宗正學之事邇國皆好儒而篤文者也二子非先王之言不陳于王前其或用或不用或偶用或終用其一有濟乎劉璋據漢土而自私不能奮起以存漢則取之也要順于湯武之取桀紂孔明可議則尹且不要可議乎孔

明之事主者忠矣得國者正矣治國者理矣使不聞道而能如是乎不聞道而能如是亦何貴聞道乎使曰倘聞道當不止此則二子者自以聞道矣何反不能庶幾萬一乎蓋孔明既至燕與粵矣其不能踰河越江而至可知也使其能踰河越江而至必江河之外有別道焉行者亦求至耳又何計哉然終無別道也故正學他日亦曰若孔明之論事其不中道者鮮矣則亦知其中道矣但以口不言性命學不見作述故曰未聞也此猶既蘇江歷河以達燕粵而猶惡其不問途于人又不執途之人而告之以途所涉也夫不知則問知則可弗問也告之人可以使人知身蘇而人亦可從不必口爲勞也故達則以身率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窮則以言率之仲尼子車是也而必曰不講則此道不明使不幸而考亭生于孔子之前其必曰六聖人者未

聞道也無疑也若三子者才或有所短識或有所窒割之九分則亦未也其千百年之間可以曰聞道者亦不止三子也有仲尼則管仲之功得餘有考亭則雖王通之流與之同其趨者亦不免焉而況所操不同者哉我故曰天不忍賢者之泯泯也後必有仲尼出焉仲尼出而日月光爝火息矣其所以嘵辯者以猶未之見焉亦不得已也

諸葛亮論下

求亮於三代之後未有過焉者也論人者之無定亦未有甚于亮者也王通曰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秦觀曰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况于興禮樂乎陳壽曰應敵將略非其所長秦觀曰亮之征孟獲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于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

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蘇前言之觀之言是也蘇後言之觀之言非也觀之是者其意未盡觀之非者舉百世與之同其非而莫知也何言之禮樂之興必待百年賈生之言疎矣然亦必外侮平九州合漢統復而後可故觀曰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亮所比者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余以不然以亮自比管樂故以量其禮樂不興是謂不知亮以管樂之所已見以爲已得志于天下而知其不能興禮樂要不知二子矣二子者未可量也仲之書具在其治齊者俱以周官之法實通于時而當于用而其時其主俱適可以霸故止于霸而已毅之書及所行事之許度亮必見之今不可考矣然以羈旅之士能用其民又能用諸侯之民以摧强

齊復故燕其人真仲比也故亮竝擬之而功業未終身幾不保霸且不克而望二子者從容而興禮樂亦未揣其時也亮之不能取天下亦時也有亮之才足以一天下而吳生瑜又生遜魏生操又生懿足以撑支而不敗故論亮之時知其無死必不能取天下也使其能取天下則未可量其不能興禮樂也若陳壽之言淺知亮者矣豈真挾髡父之讎哉亮之才淺于治民精于

御軍故轉弱蜀而盟合滇蜀而一治民之效也八陣之設營壘之建皆爲不可敗御軍之效也而以語應變將略則槩乎未也夫立于不可敗者將之經也而趨人之必敗者將之權也亮之六出祁山俱立必不敗之地是以治軍之法以應變也故魏延之策棄而不用荆州兵出西師莽應皆持重而失時故雖以御兵之精至此而終不獲大得志于天下者此也此于管樂尚未

及焉而徒以服獲小醜以爲用兵如神此小敵之堅而大敵之瑕也兒童之見何足以言兵哉故亮之不可及者心術之純立法之密而其功不甚著者限于畧禮樂不與者限于時

韓范將略孰優論

論事于成敗者淺矣不論其事之所以成敗而欲以衡是非定賞罰幾何其不失也好水川之敗論者皆智范而咎韓然亦嘗考其故乎當時夏竦爲經略而琦仲淹皆副之仁宗問計于竦竦上攻守二策琦主攻仲淹主守而帝取攻策琦之言曰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諸路也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幷兵一道鼓行而前可破也仲淹執以爲不可琦令幕僚尹洙至延州與議盡其欵要而仲淹詞益堅乃方且與元昊議和琦聞之曰無約而和者謀也勒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

乃趨鎭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任福將之令幷兵自懷遠趨德勝寨以至于隆城出敵後諸寨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福違節制敗而議者以戰爲失魏公方弔死問孤而小范且揚揚矣其後矣於是君臣內外俱以夏人必不可戰即魏公亦不敢力爭而西夏之禍遂與北宋相終始矣至今論者尚智范而咎韓嗟乎宋

之君臣妄以自弱亾後之君子亦何尙㳟也琦之主攻者蓋謂合五路之師以全力制其命而仲淹既不可則任福所將者一路耳一路者即琦亦謂勢分力寡遇敵不支者也時元昊方以和啗我而仲淹推信之恬不為備故勒兵行邊而敵果已入境不得已而應之其所以自德勝而出敵後者正以兵少力不足以戰故為搗巢之計以奇取勝而福又失其意以鵰鳥襲取之

勢而扭于一勝張魚貫而為堂堂之陣此其所以敗也使琦之首策得行則五路之衆數倍于敵不必繞出以為奇而偶運有法不至困乏則盡反其敗道而勝矣又焉得有好水之衂哉然則致好水之衂者淹也非琦也苟無琦則敵入境内出所不備其所屠掠蹂踐尙數倍于好水禍滅于未形罪反在于救禍不亦悲哉或曰近者遼事起主者合三路以出師衆二十萬而為奴所敗則宋幸不用魏公之策耳使其策行是華人先五百年而受毒也余曰是不然往者三路之敗以寡也非衆也深入奴穴利在步戰步戰者師綎之所長而川湖軍所習也故當時以扼險者使綎當之綎以猶所倚勝之卒在途未至欲緩二十日之期而經略鎬欲以賜劍從事矣故揮淚而往而師松又易視奴而忮綎故先期而入以底於敗先是奴知我分三路入曰彼

雖百道我惟一軍益其力寡而不利分即魏公之見也故以疲卒守險待綎而合精銳以當松松又先一日行故遇而輒敗而奴乃移其全師以戰綎是時綎精師未至則二十萬者皆烏合也雖衆亦寡而帥如栢所將獨多終未見虜則渾河牛毛之敗者猶之好水之單師也昧于宋而夏以立國昧于今而奴亦將夏矣賞罰之柄在一時是非之柄在萬世

王安石論

王荆公受無妄之謗多矣然其最不平者莫如開邊王韶之功具在史冊姑不論論當時異于荆公者之言異于荆公者子瞻其著者也秦觀子瞻之徒也當哲宗時舉世以安靜為得策而觀獨曰先皇帝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抱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

人震懼不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于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羌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既狃于永樂之後以中國為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繇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觀此則當時情事灼灼可見元豐之戰功不就而邊事因之以啟元祐之敵機可乘而矯枉者坐視以

不振不待智者而知矣而千古昧之踵怨吻以橫議既枉口以屈一人因敖懦以悞萬世屈一人君子所痛也悞萬世君子所懼也痛可已也懼無涯也少游當時獨能為此言亦奇士哉子瞻少時亦慷慨言兵見于所著策中以荆公之故遂痛譏之而已亦不復道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一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二

卷第四十二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一　武備志引一

兵訣評

茅子曰自古談兵者必首孫武子故曹孟德手註之又爲兵家接要二十萬言大約集諸家而闡明孫子者也世有武侯新書者亦所以明孫子然贋書也無所短長孟德書不傳然孫子在

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書可弗傳也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謂五家爲孫子注疏可也故首孫武子次吳子以其言核于諸家也次司馬法次韜次略以備制也次尉繚子以其得用兵之意可以輔諸家而行也終之以李衛公問答李筌太白陰經許洞虎鈐經以其言皆所以申明六家猶易之有京焦春秋之有三傳也太白本八卷錄其三虎鈐本二十卷錄其五以其餘談制數非訣也合九家而爲兵訣評要之學兵訣者學孫子爲可矣

戰略考

茅子曰良工不能離規矩哲士不能離往法古今之事異形而同情情同則法可通古今之人異情而同事事同則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爲今之資宋有百戰奇法縱有百將傳續百將傳

史略戰宗近有諸史將略匯籌綱目決勝綱目皆鎖割而無當唯姜氏兵覽差許吾彙輯諸家本之正稗二史以爲戰略考夫曰略則非略弗錄也略弗奇弗錄也每舉一事而足益人意志雖言之竟日而弗倦試之萬變而不窮是可以觀矣是可以觀矣

陣練制

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

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無耑門弟子無耑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蕞爾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故我合而言之陣取其制制

則寧辞練取其實實則寧俚若吐其詳誅其不析是二南具而國風可廢也苟無資于實而責其辭不雅馴吾知罪矣

軍資乘

茅子曰明陣練而不明軍資是阡陌具而奴犢不足也無奴犢亦不可以耕故作軍資乘三軍既聚必先安兵身身安而後氣可養身安而後患可防故首以營營具而可以戰矣故次之戰地有異形時有異勢不可徒恃其野戰故次之攻可攻人人即可攻我故次之守五兵之用有時窮則必濟之水火水火之資生者大故其爲殺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亾人國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待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嗣乎六者而思過半矣然民以食爲天故次之餉士以馬爲命故次之馬于茲八者核其詳辨其制是爲軍資乘

占度載

茅子曰語有之爲將者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今曰兵訣曰戰略曰陣練曰軍資皆人也故作占度載以盡天地之事夫天地者亦人而已矣

三國　戰略考

三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系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亾後事數條亦附入

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
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爽也

練 以下俱陣練制

茅子曰練不可易言也士不練則不可以陣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嘗不可戰不可以專水火之利有焉而不可馳有餉而徒以飽天時地利不能以先人爲略爲法不可以強施然則言武備者練爲統要矣夫士不選則不可練也志

曰兵無選鋒曰北然必人人而選之則百金之士非比屋而生十萬之師難倉卒而合非所以通論也要在選步騎車水之宜而用之即四者不兼用亦必分材而授之器最下者給使令古所謂蒼頭廝養也定則而等其食則常廩之中賞罰寓焉從而損益之選卽所以練也然後行束伍之法頒禁令之條使其心與膽日就我之練而不覺然後教以進退之節使目練於旌旗耳練於金鼓我臨敵制奇百變百出而其耳目之所習者如一此可以稱節制之師矣然不可以捍格取捷也故唐之制以八月教藝二日教旗統爲得中藝有兼習者如弓弩手砲刀棍之類是也有分習者如戈戟刀矛大砲之類是也火器別有見其它則詳說而圖列之故練凡五等曰選士曰編伍曰懸令曰教旗曰教藝其詳各有目

選士

茅子曰選士而無去取是驅市人而戰也有去取而無分別則車輗舟槳違用而不可致遠參苓烏附誤投而可以隕生故首去取次分別

編伍

茅子曰束伍之法古來尚矣簡切可用無若戚繼光之說其步騎車水無不詳也故特採之可以作古矣

懸令

茅子曰懸令有二則一曰禁令二曰賞罰即禁令之中而罰亦具矣所以著古今賞罰之格者欲將士曉然於利害之途而以固其守禁令之心也軍師將出必三令而五申之然不先懸於敎訓之時而欲驟發其恪遵之志必不能也故不歸於戰而歸於練別有條件獨切于其事者則見于其乘茲不復再

敎旗

茅子曰敎旗者即居常操演之法也古者之較獵即此意矣後世以其不可以時習故又爲之制前漢常以九月會都試課殿最東漢以立秋日肄兵習戰陣之儀然其法不詳自唐以後則章章可考矣有國制有將法依時而並列之若本朝之國制即詳于將法中矣若大閱儀文耳無與于練也

敎藝

茅子曰今藝之實可習者長器凡二等曰弓曰弩短器凡六等曰劍曰刀曰鎗曰鋭鈀曰牌曰狼筅而棍者所以習夫手足爲短器之本拳者即古之手搏也雖不切于用而亦可習其身臂故幷載之而終以比較之法

弓

茅子曰射以觀德又曰射不主皮夫兩者合而言之也使其容不倚心不偏內正外直以之穿楊率繇此也古之言射者衆唐王琚射法二篇曾宣靖謂其多言射之容止非戰陣所急斯言也知其務矣採諸家而次之

茅子曰此以上皆相傳之射法也詳而確莫之益矣其諸家所言有疏明之者猶經之有傳也幷載之

弩

茅子曰胡人騎射漢人蹶弩天之所以均南北也今次古人之法

茅子曰弩之法久不傳矣戚少保言耕戈耕戈者僅可以守劉司馬言神臂神臂之古法亦不盡傳往余在長安得古銅弩機異而藏之海陽程宗猷先得我同然而配其制又以已意為新式而曲盡其說復以機之大者逆古之所謂腰開弩而其力實可至三十六鈞三十六鈞者今之一千八十斤也自馬隆以後不復傳矣今其法使力能舉三百斤者即可勝之存其槩于器械詳其用之法于此而并詳其制焉錄其原文志不忘也

劒

茅子曰古之劒可施于戰鬬故唐太宗有劒士千人今其法不傳斷簡殘編中有訣歌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俱備固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備載于左

刀

茅子曰武經總要所載刀凡八種而小異者猶不列焉其習法皆不傳今所習惟長刀腰刀腰刀非團牌不用故載于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世宗時寇犯東南故始得之戚少保於辛酉陣上得其習法又從而演之并載于後此法未傳時所用刀制略同但短而重可廢也

鎲鈀

茅子曰鎲鈀與棍法皆出於俞大將軍大猷劒經載鈀效新書者分析明著故採之

棍

茅子曰諸藝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說莫詳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闡宗故特採之

拳

茅子曰陳思王豪于文者也而其自叙乎擣肯哉津津乎今之介介反耻而不言嗟哉术之難已知點䇿而後可以敎八法知據鞍而後可以敎馳驟拳之謂也次其說于左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三

卷第四十三目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　武備志引二

營　以下俱軍資乘

茅子曰軍法云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故位置貴法防杜貴周首之以營制分地貴勻量地貴核故次之以營算地利不擇則失其大勢故次之以營地約束不明則失其大權故次之以營規營不難防于日而難防于夜故次之以夜營營不難于明守而難于暗移故次之以暗營

營制

茅子曰兵法曰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爲府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容疏之法欲其左右不相奸亂也次序今昔之圖說以備考焉

營算

茅子曰聚三人於室內而不先量其臥處依食起居之地則囂然紛矣故營不可以無算算者豫道也

營地

茅子曰吾聞之下營者貴得地利地利有兩天下之形勢異則營亦因之得其道則合不得其道則乖是也形勢不一而擇利就便則隨地可

商故避其所忌就其所安是也行軍須知虎鈐經乃合諸家之言而得其要矣故酌而次之

營規

茅子曰規制不立則糾紛不能竟畧規立而下之覬倖不生規立而上之喜怒不作故營以合衆規必先焉合諸家而編次之若其教戒之大略空先訓夫士者已稍見于練制中此特言其詳耳

夜營

茅子曰夜則難防矣其要在於遠探伏明要警辨姦僞次諸家之法于左

暗營

茅子曰軍有虛實不難實而難于虛天下之道皆然也苟無法以制之則欲使千萬人之無形聲其可得乎故次戚將軍之言于左

戰

茅子曰武備志皆所以言戰也而獨于軍資乘目戰者何曰志實戰也他所言者或立法於先或乘機于變而此則實言其軍交之事也皆以軍行志夫始也次以度險次以齊攢次以涉水皆行所需也次以候撥次以烽火次以鄉導皆將戰之事也次以審時以不明天時則違乎天也次以布戰以戰不先布則失其常也次以料敵以不察人事則昧乎人也次以應戰以戰不

能應則窮于變也次以設險得天人審常變而皆不可無自衛無致人之法也之五者皆臨戰之事也戰勝則入人國矣故次以入伐戰勝則受人降矣故次以受降若戰之所必需則符契以通軍之情也旌旗以揚軍之色也器械兵所資務也祭纛禡頡敵廢也故以終之若夫賞罰之格教戒之條則先明之於練矣待戰而後示之所謂驅不教之民戰也猶夫習技之不可待於戰也至其論九地叙百戰分奇正通間諜此變化之機而非軍資之謂也已諄諄於兵訣戰略中矣奚容贅吾於茲十八者裒之古則唐有裴李宋有曾元有許明有俞戚之數家者又合衆人之長故我刪次之而識其名於簡端

旌旗

茅子曰旌旗所以威目也故大將所司在乎旗鼓要在于一耳目而已故練士者先明旗之別而要衷之旗之制今古異式而同用見于虎鈐經者採之志古制也近世戚少保所輯者簡而文故摘爾編次之皆以中軍之儀列所以重主將也次以八卦丁甲辰宿所以便倉卒立八門遁也次以清道之排次所以序行伍也次以將領之認旗所以一士目也合四者而旗之法備矣而要其大旨以五方定地分以五色定五方以命獸定方位以神道恐士目如是而已

器械

茅子曰器械者所以禦侮也然禦侮之用有方鼓氣之用無方有所恃則神全有所倚則力張神全力張稚子可以驅虎豹况均之手足耳目乎武經總要所載器械頗博爲復採近世所益者而差次之

弓

茅子曰弓者器之首也故言武事者首曰弓矢

我觀武經所載弓名殊而式同今之弓不盡此也心竊疑之嘗聞之吾友王鳴鶴曰周禮有六弓曰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弓之良者名烏號繁弱其制今不可考武經總要所載黃樺弓黑漆弓白樺弓麻背弓其名雖異其實則同今開元弓其制强大耐久九邊將士多用之是稱利器若腹裏稱良者北京有樽稍皆端大稍小稍皆有可稱者其弦甚短口緊而背曲挽

之易滿雖不善射者亦無彈䄂之病河南有陳州弓南京揚州有小稍弓皆窄面短身天少熱則多滾失緩急難恃不得已而有合竹弓之制以漆漆之取其陰雨不解暑天不走可備南方水戰之用但無反性發矢不能出百步之外廣東廣西有生漆下面之弓風雨不畏走滾亦少其身極圓細力苦不大射亦不遠夫器之利也因地因時難以執一至於戰陣之用非軟弓不能古云軟弓長箭快馬輕刀此四事非關戰陣者不能得其趣至于持硬弓而矜壯勇者此健兒習態耳至于臨敵非持滿不能中非久持對定不能中其所欲中之處彼硬弓者滿不留矢安得久持而得其巧若果力大而又能久持此又上矣或曰射者意中也突然而發使敵莫測何用久持鶴曰此乃射疎遠小敵及飛禽走獸之說也先誠其意而箭隨意發所謂得手應心

之妙至于臨大敵千百爲羣非持滿以待則勢不威猛所謂勢如彍弩捷若發機全在勢險節短故能使敵不敢犯此弓貴久持而久持貴弓軟也所謂軟者謂力可致弓而不爲弓所致非謂人盡空用軟弓也又聞諸志曰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

其勁者妙枉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膝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徤而柽（柽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調把梢桿木長則柽短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

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合斯二者而弓無遺議矣故列武經之四弓并鳴鶴所言開元小稍二弓而並圖之開元者今之大稍也又西番用木弓并載之而先列制弓法數條于前

矢

芊子曰制箭之法難矣哉弓之力欲與人協矢之力欲與弓協善哉鳴鶴之論其法也要在于頭桿相稱中麤而兩頭少細則肯行矣頭點鋼則透甲肩過桿則可入堅不然兩強相遇則鏃易入腹矣鐵信只貴長長入腹五寸佳矣其羽必用生漆下絲纏方不畏雨濕近日邊人柳桿箭易彎費力端正過陰復舊惟樺木桿可用而胡地驊柳桿徑直堅梗尤佳夫箭之輕重當以

弓力為準若南方小弓而發北方大箭則不能過三十步用北方大弓而發南方竹箭則摧折矣南方所用之箭不過五錢衣五層則不能透又安足以稱利器也知吾友之意者可以制箭矣吾聞之志曰夷牟作矢古有往矢絜矢殺矢鍭矢猴矢茀矢恒矢庳矢之異又名金僕姑其制今不可考武經所載矢式七今不啻數倍為並列之其晉箭名目見其晉下兩用者存之

雜箭 溜子附

茅子曰箭惟一習于弓而已弓之外者惟弩箭各見于其弩下便于按也又有鞭箭袖箭筒子箭流星箭鞭箭者銅爲溜子以發之袖箭者箭短而鏃重自袖忽發可以禦人三十步之遠近世大將軍劉綎甚善之其筒箭者用竹爲筒入箭中筒中分前截爲筒後節爲燕尾形箭長一尺二寸頭長五寸桿長七寸鳥羽頭要一刃以

外重點鋼塗毒藥更妙發不用弓以手發之燕尾上生二絆帶手入絆中用手弩燕尾幷箭要緊儘力發之力大者每筒二十枝力小者每筒十五枝乃一人敵十人法也流星箭者亦用手發鐵桿中用鉛四兩取其重而有力也總曰雜箭

藏弓箭具

茅子曰武經載弓箭及弩箭器具凡五皆最大小長短而以革爲之今東南之弓不可一日失火則有弓廂習射之時則有行弓廂幷爲圖之

弩

茅子曰中國之利器曰弓與弩自漢以後虜弓日强遂不可復及唯弩之用爲最弩之力腰開者可十石蹶張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强者不及也晉馬隆平樹機能猶藉腰開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樺跳鐙等弩皆

蹶張也斗子床子等弩雖最强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蹶張而稍勝之遂以破虜本朝劉司馬天和用之而其法始傳又有名克敵弩者即跳鐙也今苗人皆用弩然强而不便宣湖射虎用竹弩二弩者皆藉力于藥未可謂之强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爲古弩

則勝之矣余爲斟酌神臂弩而加其力天和之法上者百三十斤今可倍之矣然皆蹶張弩也宗猷又自以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爲腰開弩强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啓于斯人天將以殪虜乎并載之以告來者其辭則見于練制中

刀

茅子曰刀見于武經者有八種今所用惟四種

曰偃月刀以之操習示雄實不可施于陣也曰短刀與手刀畧同可實用于馬上曰長刀則倭奴之製甚利于步古所未備曰鈎鐮刀用陣甚便又有腰刀則惟用于籐牌遂見于牌次

鎗

茅子曰陣所實用者莫鎗若也武經載凡七種今所列者六種大同而小異一曰長鎗則竹木兼用其長可以遠刺又有刺式三一與鷄項鎗畧同一與今長鎗同而桿異一則古之所謂矛也三鎗之用皆兼棍法所謂連鎗帶棒是也一曰鐵鈎鎗挨牌而進甚利便一曰龍刀鎗可以實戰備載之

棒棍

茅子曰棒與棍一也而棒有殊今之棍即古之桿棒白棒也一名曰大棒而加刃武經之式七竝載之而益以大棒及少林棒式

牌

茅子曰牌之制其來尚矣武經載牌二一曰步其式長一曰騎其式圓然騎用牌非利器也近世南兵率用圓牌而間之以腰刀先之以標鎗亦一奇也酋人用木牌先王父嘗以其制告胡襄懋近世朝鮮人以牌而間鳥銃皆可法也其梭鎗者出武經

釰

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劒今不用于陣以失其傳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其式更不可緩矣劒無今古即武經之二種而圖之

鞭簡蒺藜骨朶蒜頭鐵鏈夾棒

茅子曰鞭簡蒺藜蒜頭鐵鏈夾棒凡六種皆短兵中最短者以力士習之奮揚于前足以靡三軍其制大同而小異蒺藜乃有柄者若散擲蒺藜自在拒馬木後

飛撾飛鈎飛鏈

茅子曰飛撾飛鈎飛鏈皆短兵而長用者也以之關陣最利器矣飛鈎制虜更佳

鎲鈀傷把扒鎲大斧鏟馬叉

茅子曰鎲鈀傷把扒鎲大斧鏟馬叉凡七種皆短兵中最長者也鎲鈀即叉也鎲與之略同扒者唯南中舟師用之傷把與之略同亦南人長技也斧鏟利于馬古所謂大斧如牆而進者鏟之尾後施刃取其便用也馬叉與鎲鈀大同小異利在于馬

狼筅

茅子曰狼筅古所無也戚少保與倭戰水田中其衆陣四散不可施蒺藜與拒馬木故以竹支之使其利刃不得遂入而我徐有以制之今將吏習矣而不察欲以禦虜竹至沙漠枯枝欲墮胡馬者馳驟千里安所用之可發解者一噱也

盔

茅子曰盔即古之鍪牟也其式甚衆見于武經者凡五而今所用者六又續圖之其說則今之制也古不可考矣

甲　夷甲盔馬甲鐵鋼附

茅子曰甲之制不一製甲之說亦甚夥我圖其圖集其說以告來者亦可以大成矣

車

茅子曰車古之所以戰也今京營之車略得其意所謂扃廂正廂是也其輜重車亦與古略異若武經之虎車巷戰車象車鈴車皆非古車兵之車也近有屏風車衝虜藏輪車火櫃攻敵車塞門架器車盛油車亦與古異

飛輪

茅子曰飛輪予所置也有車之用而無其滯有神牌之利而廣其意有拒木馬之益而可以架

火器使得如車營之制四面爲壘可以出塞萬里逐虜幕南百戰百勝安知今之不如古也

無敵神牌

茅子曰無敵神牌見于武編其說曰一人可以敵百十卒能敵千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鎖我兵之不退能拒敵兵之前進亦利器也

望樓

茅子曰望樓攻城所用也然軍中無高阜則望賊伏賊援非此不可故載于此

拒馬木

茅子曰以步而當步猶可以無拒馬以步而當騎非此則必斃之道也昔强虜以下馬拔木終于敗北其左驗矣今邊帥每開濠立營而不置拒馬勞而無功其在斯乎

蒺藜

茅子曰蒺藜營所需也戰亦時用之故見于此

祭禡

茅子曰禮有五軍居其一焉禮以祀爲大故禡祭古也本朝之事神者愼而詳敬載之而附以宋制焉祭禡非一神其祝文不可不備故並採李筌許洞所作而差次之若符檄露布在爲將者自擇陳祖之流耳不具載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四

卷第四十四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三　武備志引三

攻

茅子曰攻城之法多端具見於兵訣戰略中若其措置條件器具圖說不可不講也器具爲水火者入于水火乘石礮等物可施于守亦可施於攻已見於守乘唯言其餘者而已前乎宋該于宋後乎宋稍有益也是爲攻乘

守

茅子曰俗人云攻者難而守者易雖然亦安可易言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三軍之衆環而攻之夫至于環而攻之必其不能戰矣故善爲守者使不得攻張巡之守睢陽也力戰數十城始受圍夫至受圍之日彼氣日倍我氣日減彼居生地我居死地資糧軍需彼可四掠我日損而莫補加兵求助彼使命自如我軍書符契仰息於敵以此言易良未喩也然古之善守者如郝昭韋孝寬臧質蓋蘇文輩較力則衆寡懸殊較智則變化難測而談笑應變卒不至困夫百萬之衆環阻于外非待簡銳而後先登也攻者綽然於進退守者尺寸之難弛乘之曠日累月暮氣之疲支夜之息日蹈危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軍需器具日就匱乏若不因於敵

則坐而可竭其所將而臨我者又老諳難欺而必欲藉資于彼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智相齊則巧日生攻者猶可從容酌劑而應者必在倉卒精神所先資具亦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三言者夫子之所以贊易也吾以言乎守可矣乃權衡今古以列五門曰城制志本也曰約束志齊也曰需備志資也曰措應志變也曰器式志用也聖者作之明者述之觀

于此而思過半矣雖然古之善守者莽壘翟若也而其五十六法今皆不可用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易曰叅伍以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知此者可與言矣

城制

茅子曰夫天下皆城也然城之制其善者亦也故我備講築城之法而甕墩附之

約束

茅子曰約束者先以派士之法禁止之條告之下也其出奇無窮則在措應矣

茅子曰右以上古法也近世有守城錄見城書紀效新書守城篇實政錄又有籌海圖編亦當時寇家之議如唐愛如羅洪先如唐樞輩數十家皆鑿鑿可行者也但頗多重複故且略爲酌定以穩括之焉若措應若需備兹雜之

需備

茅子曰需備者先備其需用之物整其需用之器而立于不匱之地也其用之無方亦在措應矣

茅子曰此以上皆古法也其許洞虎鈐經所載與杜佑通典所載大約皆同總之相傳舊法雖智者復出不能外也其酌今之法亦如約束矣

措應

茅子曰約束已定需備已具隨其所攻應之務

如以此待敵所謂有餘於守也先哲成法不可廢矣故序之

茅子曰此以上皆古法也今之應變者愈多裁而一如約束需備矣

器式

茅子曰器式者即需備措應中之器具也圖其說於左若夫器械火器已見於其乘者不復載

壁約

茅子曰余於城守之事固詳哉其言之矣然西北諸邊與虜相犬牙非隨地爲堡則子女牛羊儲糧蓄積皆虜資也虜資糧於我故我必淸野始可與虜戰有堡始可以淸野虜入自爲戰故我必人自爲守始可與虜敵有堡始可以人自爲守蔚人郡司馬尹畊者爲堡約十二章言確乎其可行特採其全書中制度圖式有已見者不欲刪也

水

茅子曰水之道有二隄流決壅以水戰者也飛艎鬭艦戰于水者也欲用水者必先講水利故以晉之水平者所以量水之高下而爲隄決者也其法微故次之戰于水均之受命於風濤有利有不利則舟大小遲速便拙之故也故戰船又次之船有所不及備故太公言天橫飛江今其法詳矣皆所以言濟水也又次之船者彼有所通則吾有所禁禁人之涉者亦資水之急務也又次之船之難不在江河而在海人力窮而風潮專非知其候不可庶幾也淵哉邈矣故以終焉夫唐漢而前天下所急在北條唐漢而後天下所急在南條南條者非水不戰喝愼諸哉况登萊隆俯浙渤方與之外皆水也故爭幅員之內者重關可以扼其要閾域外之覬者背尾可以忿其弊待人用之而未盡其道今途無所

不鬪則力無所不通以之抒國難立奇庸非此不可水之利寧有旣哉

火

茅子曰五行之內金水火之性爲烈故土以植之木以滋之金以戕之水以殺之火以燼之兵之用以金金所戕者有制故決河灌城塞流湮壘水之用大焉水有所不及故取于火至火而五行之用盡矣仁人所不道也孫子引其端然

乾葦積炬火無他借焉武經載火砲法有黄硝之用然其法不盛行其它所言砲者固皆礟也本朝之得天下也藉于火為多至平交阯得神機之法遂設專營秘習教弓矢長兵堅甲之利敵皆失焉歷三百年而其制愈備其法愈精然得此失彼患在不全余蒐輯百家先言製具以戒其金也次言用法以順夫天也然後分類而圖以式之說以辨之曰砲曰車砲曰銃曰筒曰

器械曰噴筒曰牌曰滾毬曰磚彈鴿炬葫蘆曰雜器曰食瞰曰車曰水具曰伏地曰藏具而冠以合藥之方以告覽者焉雖然習者衆矣夫技均則貴精兩用則貴避今之言兵者莫不曰火繹斯二語其憂方深嗚呼蘢五行之用而不足以衛吾民則不仁要大矣

餉

茅子曰師行糧從自古志之然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故久戰莫利于屯田屯田而農事不可不講也講農事者貴以人事佐地利功一而利倍若其常則問之老農可矣輕重遠出勢必取于傀運大軍突聚亦勢必取于傀運運不出水陸二道水而曰渠曰海陸而曰車曰騎曰人法已備于古人機或變于新得故詳哉其言之若夫計口料食方殊事異然古人不憚瑣屑而詳之所以課水也存之以告藩府田所以生粟也礦

所以生金也宋之坑冶其利不貲外夷之富亦在是今獨為天下諱士大夫緘舌不敢言此非礦之厲也使以中涓挾惡少而事屯田亦不幾亂天下乎然天下不可因而廢田也故先臣胡褎懋以之佐軍興先臣唐順之亦雅言之二臣豈無深長思哉良有見也故我考故事稽方法以備明者之一察焉若大江以北其說不甚詳以近歲中使惡少之言不可信可信者先臣

所已試者而已醫藥所以輔偏也無偏則生者死有醫藥則死者生爲將者而不知醫藥何以爲三軍司命哉故附于後雖然民以食爲命故足餉尤先務焉嗟乎惟富國者爲能強兵吾非斯人誰與歸

屯田令制

茅元儀曰養軍而不困民法莫善於屯田國家原額屯田八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二項餘今

所存六十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二項餘然屯法之壞不特失其額也一壞餘糧之免半洪熙行寬大之政命免餘糧六石是捐其半也是時大臣逡道于譽不能爲經遠之計夫舉天下之軍藉食於屯一旦失其半何以足軍國之需邪壞於正糧之免盤宣德十年始下此令正統二年率土行之不知正糧納官以時給之可以免貧軍之花費可以平四時之市價可以操予奪之大柄今免其交盤則正糧爲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爲固有之私典賣迭出頑鈍叢生不可收拾端在於此今屯糧日虧徵發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則倍徵而不以爲苛難制者軍遂棄置而不敢問非法之平也況取者已竭亦將爲不可誰何之人兼軍受其貧而豪右獨專其利乎歷朝以來皆知修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疆界難清豪強難抑徵催難整

耳愚以清疆界莫如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故相以丈量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莫如撫貧弱奪不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衆心得而禍不可嫡矣整催徵莫如調屯官今各帶其衛恃爲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等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盤之制即以今所等之可

得米三千一百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十之三尚可得餘糧一千五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八十八石今京軍不過十二萬衛京軍額不滿四萬盡補天下失伍之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其米三之二足以養矣截長補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歲有兩歲之支苟足九年之蓄則繕險治器皆可取給更以其餘設

預備之倉補饑荒之缺軍有餘食民無暴取野無棄土國有積儲雖井田復興內政復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向拋荒者未免有牛種開濬之費在邊外者未免有築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即所以修邊開濬乃所以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兼行鈔法取之裕如不足煩當宁之慮也

屯田水利

茅子曰吾聞之地與水相需故屯田而不知水利不能也水利不外於二道曰疏渠曰築堤而其關紐在于水器有水而無器不能節宣也而井者所以助渠之所不及近世徐詹事光啓採泰西國人所傳之說斟酌而次敘之其論水器濬井之法甚詳且簡故採之以告後世

河漕

茅子曰運於水運於陸費不可同日語也軍所

聚運必至焉豈特京師哉然遠而險莫京師若也言京師而天下之形勢略盡矣漢之京師在長安運諸州之粟冒砥柱之險而達於渭唐之京師亦在長安運江淮之粟以入于汴自汴入洛而通于渭別有一道泝大江入漢口自丹江抵武關陸運而致之此西通秦之大略也宋之京師在汴則秦之半耳元在燕燕之形始與秦異故自江達淮自淮入河繇徐州經山東濬泉

閘水僅而能達而其功不克就故終元之世取足于海運焉本朝定鼎金陵運豫章荆楚之粟自江而順流運吳越之粟循江而會江口至便也後改今燕京則始終元人之功而其績緒則古所未剏矣此北通燕之大略也大約言秦燕而極天下河漕之變其非此者僅半之三之一耳今秦之運道故在自汴而入渭須加濟築汴之下固晏然也自荆楚而抵京口長江一帆唯

自越抵燕事創而未有以詔後故錄其全圖所以避時也所以告來也

車運

茅元儀曰車運古之制也然法久廢不可考論其意則今而可矣一曰人車兩人牽推每車運不過四石一曰牛車前駕二牛以二人御之運不過十二石一曰騾車以十騾駕一車運可至三十石然其費亦不貲矣一曰輜重車則底少

戚繼光所製以爲逐虜之用者每營八十車每車騾八頭車用偏廂牌遮望如城載米豆烘炒一十二石五斗上設狼機二架設車正一名以司進退舵工一名備留後領拽車騾者八名設奇兵十名護之共二十人自車正舵工外俱兼習火器器械亦其詳載于戰乘中然古語云馬以致遠牛以任重故牛爲車運之本相牛法附見于後而并及木牛流馬法焉

騎運

茅元儀曰騎三等曰馬曰騾力可至石五斗曰驢力可至一石費多運寡非善法也不得已而用之西北邊駱駝能勝數馬之任然不可多得也

醫藥

茅子曰軍中之疾莫急於金瘡故首之次則其中藥毒者也又次則烟火所傷者也又次則墜

駡馬咬者也此四者非軍不傷故先之大軍羣聚則有疫癘時地相戾則有雜症嚴寒冐觸則士有跛瘃讒毀憂危則將有難症故并附之若其它則目有岐黃家在也

馮

茅子曰天行莫如龍地用莫如馬誠然哉誠然哉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恭重之也周禮曰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時辨四時之居

石民四十集　　卷之四十四　　文部

蓋慎之也三代而後漢牧於民而用於官唐牧於官而給于民宋則牧之在官蓄之在民而其後亦之於戎夷本朝兼用之而其弊則民疲而馬不給錣費而馬不肥符之額將三十五萬今所失七八萬求其實又失過半矣此無它牧御者[illegible]失其道也故按論古法稽核國制而次之曰相形曰相毛曰齒訣曰絢水曰醫藥曰禁忌曰簡別曰馳驟曰征調曰廐牧曰貢市曰孳產

凡十三則詳以告夫來者夫得其道則蕃不得其道則衰寧獨馬也歟哉

馬政

茅元儀曰按洪武間置太僕寺於滁州置行太僕寺於北平遼東山西陜西甘肅遷兆後以北平之行寺爲眞永樂四年設北平苑馬寺領六監二十四苑十六年歸於太僕馬牧于民間其原額草場議徵銀兩備草料支用而寺所屬十

石民四十集　　卷之四十四　　文部

四牧地九十八羣專一提調孳養孳生馬騾驢牛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每騾馬歲該生駒一匹若人戶怠于孳牧致有虧欠倒死就便着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本寺每過年終比較或[illegible]官員怠惰或人戶奸頑致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例坐罪至萬曆初始有折價備馬之令府庫以實至于今借發已盡而馬既虧損

不可遂復十無其一矣條考廐牧之地於後

貢市

茅二□□曰今制國初各處土官衙門秋糧各依原認□□目折納馬匹每匹有准樹二十五石餘有五斗係石者獸醫驗明交送御馬監有不堪者責令土官賠納後多就近輸納或以折色無復解京者矣此外唯取給於收買收買者或以茶或以鹽或以價銀或以互市茶之制洪武中

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聯洮河西寧三衛番俗納馬易茶以防詐偽每三年一遣廷臣召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茶鹽交納易馬上者匹一百二十斤中者匹七十斤下者匹五十斤共應納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茶有私鬻者籍其園入官□□紀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而止行市易嘉靖三十年改造勘合分給諸番而年例之外番有餘馬司有餘茶許其增中洮州增至一千二百五十匹河州增至一千七百四十匹西寧增至二千四百三十匹隆慶三年令四川課茶收徵折□一於蘭州招商中茶而茶法益敝矣鹽之法霊□鹽課招商納馬上者鹽一百引中者鹽八十引至弘治間令每百引折銀十五兩而鹽之法亦虛矣銀易之法給散廢貿之民令驗毛齒膘瓦而上之互市之法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互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八疋上

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共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廣寧以待朶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後其價稍有增損至正統十四年以也先之禍革三衛之市隆慶五年　各欵塞于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各開互市萬曆三年定其額宣府萬八千匹貨價銀十二萬兩大同一萬匹貨價銀七萬兩山西六千

匹貨價銀四萬兩今吏漁利繒帛益惡瓦馬亦
愈下若私市者尚有上駟而宣府張家口爲甚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四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四　武備志引四

占 以下俱占度載

茅子曰占豈易言哉日月星辰五行雲物天之象也太乙奇門六壬諸家天之理也因象以察天據理以貞天天順而道資之故曰爲將者不可不知天文非知天之急也知乎天則先天而

天不違天不違則安往而不伸哉故曰王者有征無戰我於占三致意焉然天官之言占術之說其書各充棟我擇其言兵者而已風雨水旱疾疫火災兵所慮也故并載之首以天統其大也次以日次以月次以星次以雲氣次以風雨次以風次以蒙霧次以虹霓次以霞次以雷電次以雨雹次以霜露次以氷雪次以五行是爲天官首以太乙窮其宗也次以奇門次以六壬次以雜占次以選擇而厭禳則附之是爲占驗丁甲之術奉玄女役天神雲可吸風可集雷可轟雨可沛吾少也暇故於玆久溺焉然怪而不可傳也君子察其微使天之不我違而已驅天而不違吾不敢也要其說出于奇門存其畧不言其詳

占天

茅子曰天之體清而其色有異天之體靜而其

鳴裂爲異天之雨常而其雨異物爲異故曰色曰變曰雨凡三等

占日

茅子曰日内黑外光麗於中天若夫春日紅潤夏日炎蒸秋日燥烈冬日溫平皆吉徵也日有變不在君上則在分野變凡七等曰日之形曰日之蝕曰月之暈曰日之變曰日之色曰日之氣曰日之星

占月

茅子曰月爲太陰之象借光于日以之配位女子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以之定上下諸侯大臣之義也刑之大者爲兵女主侵權大臣犯上皆兵之急也故皆載之其類與日同

占星

茅子曰星家之言繁哉未可悉也然亦可得而言三垣二十八宿其定列也五星之合散犯守

陵歷鬭食彗孛飛流乃其變也歲熒塡白辰即五星之變名也非常之形積殃而發乃其妖也吾皆列蓋天渾天之圖次列垣宿之圖而以其繇占附焉垣宿之星有占切於兵者則著之次以變次以妖而亦以其占切於兵者著之又次以星野星野已分見於度而復合而次之者便占也詳而簡庶幾近之矣

占雲氣

茅子曰周禮天官氏掌雲氣之占秦漢間望氣者之言益驗故其說甚著我叅次其切於兵者曰氣之地氣之候氣之風雨氣之災瑞氣之天子氣之猛將氣之戰陣氣之軍勝氣之軍敗氣之暴兵氣之伏兵氣之攻守氣之陰謀

占風雨

茅子曰古之書凡數百種皆割裂而見其類于占風雨獨錄測天賦玉帝親機二全書者以其

文不可割裂也他書有同此者刪之若二者之占則各自有類此則測其候耳

占風

茅子曰風角古知兵者所必詳也不待夜而仰覘不待時而候察吉凶之應在乎頃刻故風之理更微于他占察其八方析其五音感而通之在乎神明故我詳載其說以待志於斯者

占蒙霧

茅子曰吾聞之陰陽氣交而爲霧霧者百邪之氣本於地而應於天是謂陰來冒陽其占爲臣蔽明主小人擅權不利于上蒙者濛濛日不明也又曰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蒙前後人不見爲霧陰陽交錯邪正相干人君不悟必有亡國故總次之

占虹蜺

茅子曰吾聞之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

風雷散則爲虹蜺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齧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齧也序其占於左

占霞

茅子曰吾聞之霞者天之客氣所結暫爾而生暫爾而滅長尺餘丈餘十丈餘勁而有力若杓拎遠擲之狀是也與雲氣不同故占雲者歸于氣而霞則別次之

占雨雹

茅子曰吾聞之山體陽通于天氣出雲雷以成雨雨凝曰雹雹雨水也陽氣盛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搏而爲雹陰氣盛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吾總而次之爲雨雹

占雷電

茅子曰吾聞之雷者天地之鼓人君之象入能

除害出能興利爲天拒難折衝之臣傳曰雷者陰陽和合震動萬方春分發而秋分藏非時而鳴軍破國殃又曰雷應其候使屈者伸蟄者舒此天威之喜也震不應候傷人擊物此天威之怒也逢彼之怒必重以爲戒而恐懼修省焉至于霆者急雷也陰陽相薄激而爲霆霹靂者金氣也霹者折也靂者歷也言所歷皆折也震者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至于雷者陽精之發

也陰陽擊耀熱氣散而爲雹故差次其雷而霆與雹附焉

占霜露

茅子曰吾聞之露陰液也和氣凝露立夏九十一日涼風至萬物始實白露降露凝爲霜塞氣從地升也霜者陰精也季秋始降北斗當昆崙之上氣運注於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其占行切于兵者類序之

占氷雪

茅子曰吾聞之氷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雪本雨也寒甚而空中風結之以成雪過多或非時則爲災故皆兵象也次其切者

占五行

茅子曰吾于占已核之詳分之析然又有所謂五行者金木水火之變而爲地爲山爲水爲草木爲禽獸爲人之見乎四體雜羅之以備大全爾

太乙

茅子曰術家之言紛然也六經所不道也而祖之者必曰先秦先秦時六經之道役而爲百家各以其術迎之迎之合于道則其言驗言驗則傳傳而莊若者三家曰太乙曰六壬曰奇門太乙奇門皆謂出于齊之先公留之始侯然無所考至六壬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以今之法迎而衡其斷不爽也然則謂非先秦之言不可

也太乙者其理該合于曆家之說故言三家者又必以太乙爲統然太乙之言九即洛書之九也其曰主客大將參將始擊之類皆因兵而命名然借兵以喩五行非借五行以喩兵也以其言兵者切故因而著之簡而刪無若廟算詳而核無若道爲圖斷故載之以言兵者思過半矣至其推而布陣要之于理亦不外也說者謂其

言鑿鑿者言之過也非理之罪也見陣制中玆不再若符籙祭禱者亦六經所不道也六經曰假之卜筮告之神明則其彼而爲符籙祭禱者亦勢所必至也故撮其約略而不詳示訓也

奇門

茅子曰奇門之說昭然于天下也而精之者寡非學之者不衆也蓋其故有三飛宮之法合于洛書然其離合變化雖至熟者而或淆其難一

超神接氣奇門之本也而置閏之法曆家專門之所難而欲定于倉卒其難二分局定盤說亦瑣矣約之者欲以十八局而盡一千八十局之變廣之者雖以千八百局而不足以究十八局之微其難三兼之推明其吉凶則嘗趨避嘗趨避則事符呪事符呪而赴應步罡諸說雜與其言驗而不可以訓也其言不驗而不可以傳也於是而精者寡矣有得我同然者著玄覽其衡予以定宮至簡也酌法以置閏置閏明也因盤以布局至約也明乎三者而思過半矣景祐遁甲符應經者宋景祐時人所著也斯而析卑哉昔之過也刪其起例同于玄覽者而爲之纂於是予言奇門而不精非教之罪也六甲者貴神也六丁者尤貴者也乘造化之精蘊而斡運陰陽之際得其竅可以制之其專門之學有煉器煉形祭禱符籙禁之皆奇門之緒也存其約略而

不詳所以訓所以傳也

六壬

茅子曰六壬之說其書更繁於太乙奇門然得其要則可數言盡也其法詳於六壬直指故載之兵占則有軍帳賦兵帳鈎玄遊都魯都占法然於斯而可以盡兵事矣太乙則盡撮其局奇門六壬則否者以太乙之局必按圖而斷之故不可以簡二家之課局得於訣而足故不可以

繫二者均是也

軍中雜占

茅子曰自吉凶莫大于兵而兵之占遂衆衆則誕衆則但勢固然也因其常用酌其近理者爲軍中雜占

選擇

茅子曰古者授時不言吉凶然有五行則有生尅有生尅則有休旺休旺者在乎天吉凶者在

乎人矣星曜宿禽紛乎其名矣不可訓要而究則皆五行正餘之氣而特異其名也五行不能外則選擇之說未可廢也簡其切而著者于左方

厭禳

茅子曰厭禳君子所不道也吾聞之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凡氣有所勝則制之氣有所不勝則爲之制固無出乎五行生克衰王相保相與之理若夫假藉神鬼足以鎮軍心疑敵志此可與智者言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六

卷第四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五　武備志引五

度

茅子曰古之縱横家欲以明通察要執人主之契必先熟形勢始降而至楚漢之際一得其圖晳知天下戸口衆寡兵甲強弱之形一不得其要領至爲天下卒不平地之關于兵較然哉曾

丞相博達士也其次武經獨載邊塞道里之遠近而于方輿之槩戸口兵馬之數缺如也安在其詳且著哉近王將軍之談地理也詳于沿革旁及山川則太過矣而于關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備也故我志武備而終之以度度者度地也爲按典故捜衆家圖以辨其委說以討其原而于武備稍遠者聽之輿圖方史可矣一曰方輿詳内地也二曰鎭戍詳邊疆也三曰海防詳海也四曰江防詳江也五曰四夷詳屬國也六曰航海詳辟教也此六者皆兵力之所可及也其辟教之不通于中華者不敢據稗而信也貢獻之不通于大國者不敢信耳而傳也鎭戍之將領所以固鎭戍也故不敢略山川之大者見省直之總圖其他名勝所以供遊覽起弔古而非據紙上之聲稱可以度營壘也故不敢詳若漕河見于餉不復再

方輿

茅子曰方輿乃國家郡邑之地也自來志一統考輿地者彼略此詳算中章程於經世無補焉故約劑之使簡而悉分以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所以示有統也皆以叙採先哲之擘畫所以示嘉猷也次以形勢圖所以示天下大勢也次以郡邑圖所以示犬牙相制也次以方輿圖所以示幅員相轃也次以郡邑土司戸口稅糧盬課

兵馬藩封之總數所以示詳明也次以督撫監司所以示上下相維也次以守鎮將領所以示武備周密也次以郡邑郡則著其禹貢所隸所以示有肇也定其分野所以示占驗也明其四境所以示疆界也按其兩都之道里所以示明朝宗也次以州州領邑者著之次以縣縣屬州者又次之所以示統馭也考其編里所以示繁簡也考其去州郡城之里所以示方隅也次以

衛考其領所所自著者別之所以示兵實也次以關寨所以示險要也大約以會典為據而郡邑之新設者益之將領之新設者姑標其上以未經定制在可損益也監司以藩之臬統者為晉臬次之藩之分統次之臬又次之衛領所五國制也有損益者依其則有新設者以五為規所新設者列於後藩封之儀衛羣牧不載以儀文也護衛則載之先之以總圖示有統也寧核無關略寧闕無傳疑斯其志矣

鎮戍

茅子曰天下之大患在於西北故　皇祖有訓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王言凡主中華者所不可忘也故列諸鎮之圖次將領次城堡次兵馬次糧餉而以職方考及兵略所載夷虜部落列於圖之首以便考近事焉

海防

茅子曰防海豈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嚴於防自　肅廟時始也漢之于海外也我逞其武彼致內寇若晉唐以降番舶以通其利朝貢以縻其欵時有寇掠未為深虞日本在宋以前與諸國不相高下自元初敗范文虎之師始狡然有啓疆之慮以　二祖之威德柔而致之時肆其毒故于沿海兢兢焉然以遼東受

虜不致大熾嘉靖之際經措失方以天下錢穀之本供其漁獵國幾不支苟非糾糾虎臣批狠蕩窟則中原九塞乘間而發豈能有百歲之安哉而其要在拒之于海故首採諸家之論因按胡宗憲鄭若曾繪分合諸圖而并按其戍守之險要兵力以示來者焉

江防

茅子曰邊場之大要有三曰邊曰海曰江邊與

海皆與寇爲鄰江則似稍緩焉然迫海而亘中區外潰則爲門戶內訌則爲心腹故江之要與邊海均太湖者近江而藪盜故我既圖其形勢採其論說詳其信地而附以湖防圖論焉若猺獞苗黎與我雜處癬疥之疾不可殫言也

四夷

茅子曰吾志武備而三有慨也武者古聖王所以攘夷狄尊中夏之具也自揖讓不再征誅見休而遂以兵戎自戕幅員之内自分胡越禮樂之地鞠爲戰場屠父兄繫弱小較狡以爲智鬬忍以爲勇君子生其時不得已而任其責雖竭其智力焉未嘗不撫心自傷也今天下承平大患在于夷狄夷狄之必難久懷雖聖人復起不能改也故我考四夷而諄諄焉患先慮其大故首以北虜　高皇聖謨所獨注焉者也曰女直曰朶顏三衛二者皆我之屬夷也而其患幾于

虜等故次之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威而不能加於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爲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爲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故又次之曰西番哈密諸部亦故屬于我而時臣時叛者也故又次之曰海外諸國其或貢或不貢而皆無害于我者也故又次之曰安南故我之封疆也以國家威德

再績其祀然時亦有役心焉故又次之曰朝鮮雖不入版圖而其恭順為最故又次之嗟乎臣叛亦何常盛衰亦易改最強者北虜而今冠帶而朝者垂五十載女直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頡頏一隅騷動天下此事之已著者也日本雖屢肆啓齦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順指使之朝鮮世為禮義之邦然積弱易降不可相倚北虜封貢已久勢難復保女直奴酋非淵

勦之流一將得人指顧殲夷此事之未著者也講武備者能無意乎其本末詳簡取衷于鄭少保曉叢少師向高而刪繁冗益近事著譯語考風俗詳支派以成一家云爾若先之以祖訓昭我先王之深意也次之以圖收六合于指掌也皆所以隆武備之極至也

茅子曰按四夷者圖與考並急焉人知考以鏡往事不知圖以燭將來古曰圖史豈欺我哉自圖之不講而經緯之大政散見之禮威皆委諸莽焉故我皆以圖而次及考如左然志之重圖不獨夷也

北虜考

茅子曰夫極盛者必極衰天道然也虜之據中夏自五胡始也至蒙古而包容八極王濫中州治統之一變也故莫盛于胡　高皇義麾所指沙漠遠遁　成祖六駕親驅萬里絕迹正統之

際　天子以遊晏之餘失身虜庭奉而歸之惟恐其後嘉靖庚戌薄京城而不敢妄冀非常至于今無單于之爭立而叩關致貢稽顙稱臣者四帝五十年雖其間不無侵寇而志在擄掠一桿盜耳天不生英雄于其中雖控弦數十萬如無人焉胡運之衰天實為之然衰極則盛理之常也貢市者體極尊名極美而財日浚備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

帝嘗乎使　宣廟之際朝廷有人東勝朔方以
及遼陽之三岔不淪而爲虜　世廟之際帷幄
不擣以神武之威佐以不世出之士傾其巢穴
復我故疆則國家之盛未有既也符　文皇帝
之窮虜也雖內帑竭于軍興遺丁窮于朔野而
在天之靈終無悔心者以勢無兩威無中我不
振則彼强故張皇六師非黷武也侵于之疆非
好大也今之計亦如斯而已矣故我詳譯語考

部落以待有志于斯者焉
茅子曰北虜之部落散見於九邊不復列其入
主中國之時有國語有漢語國語者即其方音
也　太祖設四夷館以譯諸夷之言曰女直曰
回回曰雲南百夷等處曰安南曰日本曰西番
曰貢臘曰爪哇曰朝鮮曰琉球曰河南曰蘇門
答剌曰畏兀兒曰滿剌加曰暹羅曰占城曰河
西曰緬甸曰達達即韃靼今北虜也他不具哉
北虜事最切特識之

女直考

茅子曰夫女直之興微矣竟以一旅之師亡遼
蹙宋故曰女直兵滿萬天下無與敵然當是時
遼運將終宋備實弛故遂得志焉非有它募成
畫爲必不可破之師也今兵興以來將三年矣
而遼左之臣莫有叅尺寸之績者豈其兵強
哉閒諜未通機宜未得訓練未至鼓舞未洽欲

以是取勝雖有奴之强百一亦不可破也我之
言武備也豈敢云三年之艾哉然士大夫苟有
志於斯者出其緒餘即足辦之豈必羣雋彥之
士罄囊底之智而漫無成功徒使爭功諉罪紛
紛於內攪金匱偭罔罔於外哉我故曰奴可滅
也而女直之部落終不可盡滅何以徵之有
二祖之成憲在部分則易弱位卑則易制煌煌
聖猷蔑以加也按其往則於左

朶顏三衛考

茅子曰吾嘗聞之葉少師云兀良哈之爲中國利害甚明也分屬建藩　高皇之慮遠矣內徙於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躬之靖難從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論亦何嘗遽惕以齊兵取犁庭而定榆木變興雄談莫究遐憾可知　章皇定河之役成折好萌假令藥

長驅刈殘偷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之臣後且并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於大伞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於　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譌日甚可勝嘆哉嗚呼至哉斯言蔑以加矣

日本考

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綦密矣然似密而實疎兵滅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鬬不能當我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分哨之法謹戰艇之修所以事責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焉將安所至於絶貢市杜私販

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逆人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逆人情而制治我之利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纊針磁乃資生之必藉貢市絶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藏致勾引之隱禍譏察廢致禁物之闌出貢市通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斯冒法而出必非良民冒法而入

寄命人手故略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造船使
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負未
可知也故不如稅販物務商名嚴冒禁核往返
收其什一而革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
誠良法也略者　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
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
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至國是者曷旋
長思哉其地理語言皆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

告來者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
夥蕞犖倣中華而倭言之者也語言皆好不明
則無以知其情船船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
其變故蒸次之

哈密

茅子曰凡祖宗所垂有必不可更者成憲是也
有必不可因者機宜是也兩者利病均焉故先
王之制憲也度其利又商其害神謨深遠社幾
察微後世君臣不得而輕議也若幾宜者因乎
時而已故漢高與虜和親而武帝以捕斬收底
定之功前漢開西域斷匈奴之右臂而光武以
閉關致寧謐之福寧有定轍哉明興諸夷自北
虜外其煩憊中國則哈密為甚夫番雖勁不能
當虜之十一而我以　二祖封殖守之不改本
以夷防夷而後反樹彼以勞我故易曰知幾者

其神乎知幾者而後可與謀國事矣

土魯番考

茅子曰葉少師嘗有云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
戊己校尉足鞭箠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侯君
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
祖宗之神威淵畫詳于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
故擻覬與於哈密而禍結於邊陲緜緜涓涓裁
之不早固禦戎之鑒也

西番考

茅子曰我蓋聞之業少師云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於漢熾於唐而馴服於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强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强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於虜抗虜則虞虜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於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諸逋俺答而青海

爲虜穴矣負嵎而眈眈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余感之按其設官於左以爲將來者鑒焉

西域諸國考

茅子曰西域諸國貢否不常較之漢唐俱不逮焉夫玉門關古之所以限華夷也今之邊在其內將千里何以示遠人哉超勇湯壽國之寶也

海外諸國考

茅子曰東南諸國其朝貢敬共無如占城琉球然占城古越裳也明王大度置之版圖之外反以爲安南利琉球近亦脅于倭不以時至君子每谷歎焉修文德以來之張武功以動之均之聖王之略也豈必勤兵而後服哉然我之威德衰則彼亦鳥獸散故聖王兢兢焉

安南考

茅子曰昔當宣德間西東楊稱名臣哉然其勸宣皇帝之棄安南先臣謂良策也我敢同聲而和耶 文皇帝兩出師損士衆傾府庫竭倉廩當是時天下良苦之數公者固心腹帷幄之臣也豈不可置一語哉及郡邑之戍守之章章有程士大夫便於朝農便於野商賈便於道一夫跳梁委而棄之肯堂肯構其謂之何是役也實

甚于　文皇以輔得之使以輔守之如黔於雲南也安得屢叛哉其議棄之也輔實爲元老不敢堅其說將有望耶抑不得已耶嗟乎也法之弊軍民均病焉二公之所爲也恩可殉法可弛根本可不虞況區區疆域哉追　肅皇帝以天縱之英武慨焉欲正篡弑之罪而當是時有君無臣至今惜之君臣之難相遇也如此哉然有文皇在數公者皆宜力王家者也故曰爲君

難謹按其疆域之詳及進兵之道於左方以告後之君臣

朝鮮考

茅子曰葉少師嘗謂隋唐之際高麗勁矣明興濡沫皇風俎豆詩書爲冠帶國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於今弗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成形　高皇前言徵於左券神聖豫謨曷可忽哉余竊有感也　高皇豈特謂其弱哉知其弱則不能守不能守則唯強者是附唯強者是附則不可責以忠義望其圖報矣今李氏宗社失而復存朝廷之德實與天並邇者東事紛紜頗有陰陽天下不能無望焉夫成桂之於王氏何如哉奪其國以至於今故洪武末年令遼東絕朝鮮且者之祖訓焉朝鮮之再通自永樂元年始也董山之叛亦陰受其爵此其

通女直之始也今禮義修於外觀望存於中我恃其服彼恣其慢異日隱憂恐有不出　高皇豫料者可不戒哉故詳其疆域於左

航海

茅子曰禹貢之終也詳哉言聲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務遠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窮兵不疲民而禮樂文明赫昭異域使光天之下無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

西故玉關之外將萬里明起于東故　文皇帝
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天實啓之不可強
也當是時使爲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圖列
道里國土詳而不誣載以昭來世志武功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六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七

督理軍務事宜引

督理軍實總務引 一正項錢糧 二雜項錢糧

督理將務引

督理兵務引 一立五部 二立車營車
管總制說 騎兵束伍授器
說步兵束伍授器說 騎兵合營說
輜重合營說 三立鋒勁 前鋒後勁營
制 束伍說 合營說 分官說 列陣
說 設官說 佈置說 節制說 設官

說 授器說 四立水師 營制總說
兼車營制說 五調集 六召募 七土
著 八簡汰

卷第四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六 武備志引六 以下俱代高陽公

督理軍務事宜

臣以章句腐儒謬承 皇上任使督理軍務三年來捷伐未彰鯨狐尚狂督理之政無可入告 皇上邇諸務繁雜動關度支又何敢不入告 皇上臣惟軍務實繁首先儲將其次唯兵兵

將列而信地可明故先守關以爲基後恢遼以圖進有信地而後可審機宜然戰不克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欵不成若無兵無馬亦不足以趁機故操次之馬又次之非餉無以養兵非芻無以蓄馬故又次之非屯田則餉芻之用窮故又次之有兵馬而無舟車器械是以卒予敵也援郎次之以局有舟車器械而敵不爲行營之計乎故郎次之以營數者具而可以有土矣然不

捐此民生與玆士氣雖有土共誰與守故曰捐口學又次之有土則可生財故儲與用又次之凡十八務又有條分三十一則各類見焉而十八務爲國家一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曰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

督理軍實總務

臣繇出關後僕事講筵略陳關外情形仰承我皇上從帷幄立許發金以應急需臣三年來

所爲借文武百吏收　皇上人民安　皇上土宇治兵繕具計戰修防則一民尺土盡是　皇上金錢迨今南北騎步水陸舟車戰守器具懲勸機宜種種諸費動以千萬正唯是我　皇上銳意邊談決計恢復迺肯不恡金錢令邊臣展布四體中徵軍實卽解甲呼庚既于綏靖蓋出納有司籌之吏而酌入酌出則半繇撫軍監者與臣迺臣又復以一身合兩督三撫後先所分任以析力三年種種需費具有規則臣迺得總括正項雜項先立大綱附以種種經費以昭我皇上不恡封椿至意

一正項錢糧

正項有二則曰帑金曰部解帑金有二則曰新頒曰舊貯新頒者一則臣督師所請也舊貯者五則一曰經略前經略二臣所支剩也二曰視師前尚書張鶴鳴所支剩也三曰犒兵發前總

督王象乾犒標兵者也四曰賑濟允部臣之請發遼撫賑遼人者也五曰車價發部造車所餘也部解有三則曰戶曰兵曰工皆奉旨協辦軍需而工部先解七千金亦附焉共爲一百六十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兩一錢六分七釐其支銷亦有三則一曰開銷所實用也共五則曰布花曰犒賞曰賑濟曰衛官俸曰雜用二曰置辦金錢雖用而若工程若軍需皆實在也共二十則

曰城工曰築臺曰營房曰衙宇曰進守關外曰調募曰屯田曰器械曰盔甲曰弓箭曰旗幟曰火器曰火藥曰鉛鐵曰戰車曰船隻曰馬騾曰廠場曰陸運曰炒麪三曰借支暫以應他急而行當補還虛用而實在也共四則曰督餉衙門借曰餉司借曰各營借應餉司扣還曰各道借應責追還共三者之外尚有二則曰在庫庫所貯也曰現領各官領辦未畢查核見在行當置

辦者也幷借支者俱作爲實在共計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千一兩八錢九分八釐六毫二絲

二雜項錢糧

雜項有二則曰刷舊曰生新刷舊有六則皆支剩餘銀向不奏繳即奏盤之冊或有或無而臣所刷出必欲明告之　皇上者也曰工部城工舊發修城之銀也曰城工工部力不及別發濟之者也曰部賞部發犒出關援兵之餘也曰閣科馬價前閣科姚宗文所支餘也曰太僕馬價前太僕何楨如解存者也曰功邊前應撫王象恒括捐以資邊用者也共五萬一千七百兩六錢二分二釐八毫三忽生新有八則曰屯田關外所收之籽粒除本色充餉外別有變價者也曰鹽利近煑海所息也曰錢利近鼓鑄所息也曰關稅近所收于關者也曰秋靑入衛班軍不及採而收折者也曰節草前餉司白貽淸買草

所節省也曰寄庫各衙門無礙官銀寄庫存貯以供雜用者也曰羨餘廳官支發帑金之羨也共爲五萬五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七分七釐四毫共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一如正支

督理將務

督軍者先督將將當三潰之餘鼓之不起誅又不勝乃簡運敏于頹靡調英拔于新銳故亦有

始藉以整齊而終不能望以振發亦有初假以
鼓掉而竟不能責以集勲時用時舍務合其宜
而板授頻除脣官幻竭冗員悉汰營制條清矣

督理兵務

臣督師至關師以收合疲殘不能成列養逃則
氣蘇屏逃則伍空虞遠調之開釁乃察其數而
立漸拙之法慮久戍之必逃乃節其勞而定更
番之制懼客兵之費繁難久乃破舉世之猜嫌

而收集遼人兵漸土著兵苦于散沙乃始立五
大部勢可以即戎乃始設車營簡鋒勁備水師
老弱時集遊冗漸生空三輔之藩籬而邊又不
得其犀銳之用於是三者悉汰而其目凡九則
曰立五部曰立車營曰立鋒勁曰立水師曰調
集曰召募曰土著曰簡汰曰實在兵數

一立五部

臣始至關兵兵之數自出于將或領數千或纔
數十轄既無統核亦無從乃從鹿王事善繼議
立五部二十五營部爲大帥者三協帥者二而
左右二部一主山一主海又各有協帥命中部
大將馬世龍分合諸兵務因其性之便用之宜
營兵三千將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
而餘悉汰北自角山南至海口横分中左右而
前部駐關外後部駐紅花去關十里集精銳以
備前鋒於是道稽其將之糧冊而浮冒尅臣師

核其營之兵數而虛逃立見矣

二立車營

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自昔志之況潰餘乎
故臣在帷幄即贊議造車至關亦有敗車百餘
轒轀牆壁開然兵不習技無敢問車也五部教
練成車亦漸至乃始從馬世龍議增損車製擬
更番之火器以當車使車之用無窮而以習卒
用車則止教以更盤之法進止之宜分合之變

而三鼓成列百戰不亂矣凡爲十二營營各有主將有步佐騎佐有輜車以爲運馬世龍率四部以督之謹列其鎮協將領之名而以臣所立車營制上乙覽焉

車營制總說

偏廂車四輛（迎鋒措鋒車合二輛當一輛）爲一乘四乘（十六輛）爲一衡二衡（三十二輛）爲一衡四衡（一百二十八輛）爲一營而騎步在四輛之中者俱以乘名在四乘之中

者俱以衡名在二衡之中者俱以衡名步兵以百爲乘四百爲衡八百爲衡騎兵以五十爲乘二百爲衡四百爲衡以當一面每面用輜車六十四輛伕三十二戰車而八牛十六夫爲一乘三十二牛六十四夫爲一衡六十四牛一百二十八夫爲一衡每面設督衡一人合一面之騎步戰輜聽其聯絡給發以聽命于主將而分布之而騎兵選勇八百分奇正居中權以應四衡曰權勇合一營則騎將領騎步將領步主將握奇總騎步分前後分左右而一車一乘一衡一衡亦分前後左右

騎兵束伍授器說

騎兵五十爲伍内立一管伍二伍爲什外立一管什二什爲隊外立一管隊隊有背招一人傳令一人大砲手二人三眼鎗手十人弓箭手十三人凡二十五人

步兵束伍授器說

步兵五人爲伍内立一伍長二伍爲什外立一什長二什爲隊外立一隊長每隊領偏廂車一輛以隊長爲車正執隊旗什長爲車副執脾刀隊有火兵一人奇役一人朋機手六人鳥鎗手二人三眼鎗手六人火箭手二人弓弩手二人長鎗手二人凡二十五人而砲弩手俱兼短兵

騎步合營說

騎兵二隊爲一乘步兵四隊爲一乘騎步各四乘爲一衝各二衝爲一衝各四衝爲一營營有主將佐將（即主將副將佐騎將步將）衝有衝總（即千總）衝有衝總（即把總）乘有乘總（即百總）乘衝衝營騎名以騎步名以步合一而之馬步而領權勇以督之曰督衝即主將之千總而體術隆于衝總以衝總主分督衝主合也而騎營選勇八百爲中權名其兵曰權勇分爲四奇四正正曰正前權正左權

正右權正後權奇曰奇前權奇左權奇右權奇後權合統于權總（即千總）而分統于權正權奇（即把總）四奇四正隨四督以內衝主將外應四衝而四奇恒隨四督臨四衝爲却月騎步退縮則殺之四正居中衝主將騎步有變則應之而旗鼓餘奇隸于中軍曰握奇除握奇外計一營合用騎步兵五千六百人而輜夫五百一十二人不與焉

輜重合營說

輜車二百五十六輛分爲四衝每衝以督衝官一員主之日司給發并引權奇監督騎步之衝每一車爲一輜用夫二名牛一隻載糧八石四十八輜爲一乘三十二輜爲一衝六十四輜爲一衝四衝爲一子營居于車營之內子營之內爲中權中權之中爲握奇

三立鋒勁

有車營而無精騎以爲前鋒堅陣以爲後勁亦運掉不靈乃各立協帥者一前鋒之營三後勁之營五而亦各有砲車以爲蔽立功大將李秉誠素教火器手三千亦爲砲車以備出奇列其將名姓于左而鋒勁制附焉

前鋒後勁營制

束伍說

五人爲伍內立一伍長二伍爲什外立一什長

二什爲隊外立一隊長隊有背招一人傳督一人凡二十五人

合營說

四隊爲局五局爲旅六旅爲營旅曰前旅左旅右旅後旅容旅畸旅局曰前局左局右局後局監局隊曰前隊左隊右隊後隊營凡一百二十隊

分哨說

前左二旅爲左哨右後二旅爲右哨容畸二旅爲中哨行則分三哨爲五股合二隊爲一偵止則分左右二哨爲外營合中哨容畸爲內營

列陣說

二隊爲一偵偵可以遠探遇警則四十長率八伍環列成營二隊長監四什居中調度應敵則列爲率然陣四什居前八伍居後二隊督之更番射打應變無窮

設官說

每營主將一員中軍官一員哨總（即千總）三員旅總（即把總）六員局總（即百總）三十員材官六員

佈置說

每營以前左右後四旅當四面以容旅爲中監面以畸旅實其虛每面以本旅之前左右後四局環列即以本旅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外營以容旅環列于中央以分應四面而以本營之

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內營其畸旅五局一司旗鼓一領大砲一護輜重二備補伍每局四分居于虛中應乎四外聚散分合皆可成營隨地相形皆可佈陣斯一旅一局悉爲應卒之兵矣

節制說

每營四面每面一旅每旅五局五局之中以監局爲遊兵其四局爲正兵遊兵監于正兵之後謂之却月正兵臨敵退縮遊兵得以徑殺之四

監有變容旅五局分應之四面有警哨旅三局分捬之而旗鼓親丁恒衛主將謂之握奇

設官說

每營主將一員主全營軍務中軍一員司旗鼓號令哨總（即千總）三員分統三哨旅總（即把總）六員分領六旅局總（即百總）三十員分長三十局材官六員掌全營之傳宣備各哨之緩急

授器說

一外營四旅每旅分前左右後監五局監局俱授以弓箭腰刀其四局每隊以管隊一名掌隊旗背招一名授以弓箭傳督一名授以三眼鎗以左什長教練火器右什長教練弓箭其左右四伍授以小滅虜砲者二授以三眼鎗者十授以弓箭者十三恒合二隊為一偵以備迭出互用

四立水師

當立五大部即有龍武營乃水師也然遼之用以山以海非廣致水師不可集事乃糉船既具維楫亦備水厓滿蕩下瀨可期分列五營備詳如左

營制總說

營曰能武分中前後左右五營每營以沙船百隻為率凡四船為一舫計目兵六十人于四者捕中選註一人為舫長即如隊長仍管本船者

捕事務但得節制三船而四船互相覺察得責成于舫長二舫為一舶設舶總一名即如百總管船八隻目兵一百二十人四舶為一艫設艫總一員即如千總管船三十二隻目兵四百八十人三艫為一營設一營將合一千四百四十人如本營船少止立二艫船多則別立遊艫隸于中權其各兵中仍選其銳者名為選銳註記在冊仍另立一冊以聽臨時別命銳將領之以

爲衝突之用將領以下共奇役一百名半爲親丁精選以充之有急則合遊𢓜以補左右而衛中權

兼車營制說

船不水戰故止用十五人爲撑駕而兵皆徒捷登岸頓可爲陸兵令每船領輕車一輛共捕沓舵繚碇看本船其水手十一人之中立定車正一名狼機手六名鳥三鎗手四名本車狼機四

架子砲二十位鳥三鎗四桿每子砲每眼各備火藥鉛彈三十出日兵十五名各給腰刀一口車正兼大弩一張箭三十枝火兵兼火箭三十枝狼機手兼大斧六把鎗手兼高麗牌四扇每車仍載大砲一位虎尾砲二位緩急別用每船備虎尾砲二位鳥三鎗四門鎗叉等器隨船酌付其兵在水爲船兵在陸爲車兵其官在船管水兵在車管陸兵其演操在海岸上下其軍火

器舟車兼用

五調集

欲以鞭笞强虜磐石廟社自不得不合四方之精銳然徵調已數年矣閭左徵發道路驛騷爲病天下故廣寧初潰始調邊丁十萬繼而督撫議五萬三萬臣至世龍仍議調三萬而臣調萬二千人廼從世龍議爲更番以節其勞年來合東西南北之衆隨地以用其氣殆有可畧得而

言者初調七鎭兵各領以坐營故多健兒其風驟陷堅雲屯披衆乃其長也西四鎭氣悍而勢不耐挫折而遠或六七千里患在暴于途稍予以廩餼而法束之勇鼓之可盡其能其偶當虜而邀擊邀利必若曹也宣大之兵以款不盡習戰而生長塞下習知邊事其氣可振也然非車俱無以爲倚山西與三輔之兵驕不及西而銳亦少遜然以當虜固素習也山東之兵矯健而

易就約束中州之强者相類而性不爲佻蕩故多息歸浙兵心一而畏法其頭目自銜而約之部曲不致鳥獸散即屢挫之餘非其質矣而火器易精得憑車而戰亦一勝也川湖兵悍不受束當臣未抵關時曾結隊而逃其將據北山爲置協帥不肯下謁跳問其冐乎且綿中大弩之外不肯他隸弩又不能十一獨袁崇煥執爲可使乃爲之汰薙帥易以將種素所衆仰者嚴繩

寬掖鼓壯祛驕於是有首出關者有火器既習而踴躍赴車者三年來近乃爲譁江淮之兵多游手然以駕艨艟犯蛟螭非此不可使得膽智鼓其犄角私鬬之勇雖銳卒不能過鬬兵猶江淮也舟不及焉遼人好潰不効死力咎人謂其不可用未盡非也然虐使有以致之今東入奴而無遼種西入虜而饑餓奴隸入于內地而又猜嫌時生人懷憤志各抱歸心故今之戰甚力素不嫺于火今習焉頗精大凌河之戰則西兵與遼人焉以遼人守遼土終始不踰之策也但新未集集未教教未遍而欲先汰四方之英銳坐而致敵無謂老臣不言也

六召募

謂額兵以空伍啓四方之觽而國家亦不支不如募也自募兵使者滿天下莫得實濟而募之用窮矣故臣不復言募間有需戰艦則不得不

需長年而諸將素養之死士資牙爪而張軍鋒不可廢也

七土著

當奔潰之餘其慮遼人甚于慮奴也故言募遼兵人爲舌咋然伍日以空而將欲衆人者以充數則遼人已實兵矣祇代桃僵耳遼人爲諜間不盡無也不有非遼人而諜間者乎其能盡棄之哉用遼人無安家行糧之費而漸以土著故

別遣兵自爲營既以樹招徠而因以絶冒端繼而招在關以西者擇其勇健滿三千人即付一將以漸守中後中右等城繼而塡實邊壁以外樹離藩驅西虜于境外而使我得恣屯牧爲兵爲民唯所便而要之非遣人不能守遣土也所慮餉不能頻增從馬世龍議以裁回眞保河南四營兵九千六百七十八員名以抵其額復不足則以所汰之老弱故餉得不竆而兵益土著

矣

八簡汰

兵不汰其疲殘則精銳之色不露故用衆用寡俱不可不時爲汰汰非徒在營餉也兵之患又在官多臣初抵關如本標下爲兵二千三百而爲千把總六十員是以一爲十也如鄭滅略營兵一千八百三十二而爲官者三百一十七是六居其一也如黄沆所領僅四十三而爲官者十七是十居其四也初洶洶于臣之殺逃乃未下汰令獨稍爲建營房而有其兵矣乃先考察其官而後選剔其兵官以事起事不需官則爵高亦食兵餉其眞保河南四營兵九千六百七十八不足恃緩急而中原三輔俱有空虚之慮方數千里俱有踐蹇之苦遂悉罷之謹列其所汰兵數于左若閻撫鳴泰之報汰萬四百一十六張撫鳳翼之報汰五千五百四十八吳關使

之仁之報汰一萬七百三十六中有雖汰而時未可盡去有卽各營所報之逃故而聊取數盈有因所司之避瀰而終不能罷數營以就汰額各有專疏在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七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八

卷第四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引四　武備志引四

督理關務

臣至關關之民不唯風鶴爲驚乃亦繭絲垂盡臣因時以剔秕政禁交際絕餽遺革小馬民始稍甦於是嚴城守之法一雉爲三兵爲一砲兵依城以爲營篝燈以爲備使民有固志修倉學

舍獎勵諸生以示其久安而急城工竣築臺以外張其勢建營房立衙宇以内救其居今東來者悉出西徙者畢歸生聚不改金湯愈固臣乃搜本路之占役以足主兵議留火器誳永營以爲貼守嚴整絕于承平矣使有警則以車營護城撤營則兵卽乘障以馬世龍議平日城操不改車營號令使其耳目不紛而更番不窮攻打徹日蓋車爲有用之城城爲無輪之車勢固通

也其大端爲六則曰修城曰築臺曰建營房曰建衙宇曰禁交際曰革小馬

一修城

關城久圮且卑不合製長不易遍自守關而修始急經將諸臣定議高其舊六尺而漸毙之工未迄也兼議以百萬築夾城于八里舖臣抵關以朝議罷夾城而迄其工仍高其下者補其壞者因築舍于雉以貯火器以備防兵蔽足人情

搶攘計止丸泥欲塞南北兩捍關以絕其所自入臣以我不能出則彼無不可入也設突門以戰不嘗開乎且北山南海因高就下曲折凹凸用正出奇武寧各有意焉未可淺心測也一仍其舊而羅城太卑所加特七尺

二築臺

初日出關而足之縮者强半先囘吾關乃自臺始蓋經督築夾城而附以臺臣從已仍者終其功亦永圖也其羅城東之南北兩角以總兵李秉誠各爲臺下以護城而砲可兩面俱下北水關之北外有嶺下瞰城以贊畫孫元化重築十一號臺安天字號砲于上遂可下瞰外嶺三道關夾衆山可容萬兵上俯覽數十里而外不能窺一騎初以贊畫孫元化開門爲出奇之地再以路將高國禎劉元霖築關門爲樓櫓置城守以嚴其防芝蔴灣在海岸三面環海可泊舟出

水兵之奇其水縣一片石來地平長二十里而關二里外奇可施西洋礮爲横擊初以通判柯汝桐兵屯其上爲廬舍以屯以鹽令以總兵趙率教更經理之仍當爲堡費如左

三建營房

數萬之衆聚于一城營民之居不足容而踐蹂起止凋殘室家遊民離心實繫于此山海之民久介三輔素習恬嬉驟罹心痛率戶而逃一城

所留不能百戶兵鬻于市莫敢誰何稍加詰責甲乙互推自日閉城先慮兵譟是不可以終日居而可講闤闠辟驅乎乃設營房僻三千于一營使將自爲束而兵得衛將既恤其風雨之啼號且教肄分而稽核易民知兵之利不知兵之害商販日益土著不逃三年泰然而兵無敢爲譁職此道也各營房初募遣人爲之以衛賑而後兵就自爲之利其值獨木在夷地時不敢發

出採而木稍無一有其科多在二三百里外初一房工料可三兩而費愈多料愈難乃從衆議一房四兩以速其成

四建衙宇

關爲鉅鎮所以障天府而制虜命全遼雖復不可復罷重兵則關拓營建勢固然也初依城以爲營兵不得離伍起日事戒嚴故因其所部幷廷帥宇不唯將不離兵亦使帥不離將至關城之內舊唯衙宇一區可接王者若道若帥豈能露處褻朝廷而啓虜侮㕘入必治館宇應有以也共爲衙宇五處道費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兩二錢四分二釐六毫八絲

五禁交際

軍中公宴古所不廢登樓橫槊亦自稱雄但何地何時猶堪徵逐致承平諸邑設舖戶以供給重困疲民且一段精明豪邁之氣將以汨沒不

靈乎臣乃嚴禁之諸邑習以地方爲結納驕之不去乃重法以懲其風始絕於是幷大吏之式臨王人之至止亦遂廢常典不特羣將吏也若挽泥荷格絫謁奔趨者銷精銳幷爲禁止其公事相聞者不妨非時扣扉至于饋遺臣陛辭之日業告　皇上曰臣不敢妄費一錢至關遂與將吏約曰士大夫相與邊方自宜簡靜自今用關軍國大事及酬功禮士自不敢惜費至一切

私交槩從謝絕所矢決不敢受人一絲一粒決不以一絲一粒遺人願各文武大吏同之其供給所日省官吏十餘人月省三百餘人歲省三千六百餘人而水陸之費不與焉各衙門幷革

六革小馬

小馬之設蓋郵人以官馬候長吏出入羣從之用郵馬例養于民民苦供應而郵馬不足應公使則疲累益甚天下皆苦之關之吏曰增郵曰

苦臣爲禁絕而郵稍蘇矣日省八馬月省二百四十馬歲省二千八百八十馬而他衙門盡革

釐理邊務

臣之來也已無邊矣今臣奉釐理之命則邊與爲所奉璽書曰漸圖恢復臣凛凛懼隕越然當臣行邊至關欲一關前屯而將吏色戰至中前所而返出守關外實始于趙率教脅之甲左輔漸至中左遂有三城而寧遠之守不可省衆獨

閣撫鳴泰袁道崇煥至議而臣與幕吏稍持之今日寧遠以西二百里名城聯屬屹然天塹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逼閭陽無不囤屯防以嚮進取蓋袁崇煥與馬世龍王世欽先抵醫無閭山下而撫臣偷安性與尤世祿抵右屯乃見其大目今三岔以西遊騎日至不可復稱甌脫矣河東以金復四衛爲腰爲腹地既濱海可以制我燕齊土服脊脇遊稽以爲當

強向者撫臣王化貞欲用楊朝文以圖恢復而不果厥功臣命之布間諜廣招徠奴既內疑遂徙空二州之地而張盤因以一旅入金州未及旬月虜即南下乃遁據旅順孤軍無援絲爲賊弃而朝議亦遂知金復之爲要然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制奴之不人我守蓋守旅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之師亦呼吸爲一體而奴勢日

然矣此恢遼大機也臣初至即爲收復世職以來遼人繼而逃民西還難民東歸地以人實人以守地其大端有四曰工程曰復世職曰復業遼人曰回鄉遼人各開具于左

一工程

遼之城自遼陽廣寧而外皆甲薄版敝今定其製高可三丈而埤堄六尺闊可二丈四尺甲于諸邊當承平之日西虜擾河西月無虛旬旬

無虛月固其勢近亦繇兵弱也今增戍邊堡嚴爲約束就撫諸夷闌入一步即以掠論故兩年以來跕跕唯謹我兵我民始得一意于屯行李出入亦無宵警然苟非大兵蜂集何以得此哉其爲城爲堡爲驛爲舖爲臺爲墩爲教場爲衙宇爲營房爲民舍幷所費如左

二復世職

世職功于遼遼亡而奔命地鞠禾黍人裂冠裳息紼之悲遂興河山之盟查在廣寧道上遼弁二十一員臣爲復俸管事嗣寄跡他鄉或身陷虜庭者皆聞風而至不獨繼絕所以招來而民望遂收衆志矣

三復業遼人

前屯既城中右漸實於是始議放遼人出關而說者曰驅之也今三年以來以屯以守以戰皆選其精壯撫其老弱以用之而始有三百里之

疆關西二千里車牛屬途老弱蔭樹三年一旦客子與人胅土難制驅之乎哉錄至關者報數于左籍爲其兵者及兵之家口約十萬餘不載焉

四回鄉遼人

當虜之蹂廣寧也令錦義之民安堵如故因逼之髡胥胡復繼至杏山而返長驅之志少沮疑貳之念遂生掠殺無算民聚而保若義州所甃

虜幾與城平其夯據山城者閱數月不能下告
急之使日至臣時行邊與慕東鹿善繼宋獻議
商十經督欲以偏師援之督曰責西虜爲護及
臣督師至而報山城潰矣所殺掠者蓋十餘萬
六方破朶說從筆架山渡六千人亦西虜之掠
餘也因以戍前屯此進守關外晋者也嗣後虜
決塗背幾無噍類渡河私歸日不乏人氷膠之
日有如絡雨西虜據既脫而掠之百無一滿前

後不下數十萬於是出銳師以截之而道路始
通昨歲之至者絡繹矣雖然弱不能自拔者尚
數十萬日臨刀俎引領王師念之哉開其所至
之數於左

督理戰務

臣三年督師雖日爲戰具而故守猶腥天兵未
下何言戰乎然往者遼稱危鎮未搆奴先備虜
兒乘我新敗其氣日盈名爲護邊實掠歸義撫
者自撫寇者自寇料我不問犿無辭言且我兵
屢衄見虜輒敗無問東西也不敢當西虜守且
不能又何言戰乎臣因憤以激壯式怒以勵鈍
故遼卒敎始守前屯西虜方以爲几肉卒敎皆
有斬獲衆議隨騰臣力持之西虜始遠跡仙靈
之役虜方受撫卽撤坐門夷人阿夯將王楹于
境上臣命馬世龍率大兵直壓其巢於是五路
孩斯滚奈台吉等皆遠徙三百里之外而寧前

頗爲寧謐乃復掠于東阻我歸民臣命尤世祿
滿桂銜枚直搗所馘僅四十餘而千餘之虜大
半傷殘痛哭歸巢不復鴟恣去年復以左輔李
承先遠駐松錦其有阻掠東歸者必殲無赦于
是河西擴清而撫局益鞏矣其東鎮雖係臣屬
斬獲自有露布直達不復敘

督理守務

未言戰先言守守亦有異臣初至則虜塞關前

兵驚新潰於是晉議關門以爲守列三部于十
六里之關城而南海精嚴爲衛鐵場諸堡屏翰
以爲資又以三道關爲陸之伏芝蔴灣爲水之
奇星羅銃臺以盡神器之用濟淡濠設品坑以
佐埤堄之勢稍定則議前屯以爲守石河高嶺
爲陸之版趙家浦爲水之應而中後中右爲前
茅稍定則議寧遠以爲守以覺華島扼水之大
要以首山樹陸之高藩而寨兒山白塔峪諸堡

皆可爲奇畢笠山葫蘆套皆可夾擊稍定乃議
右屯以爲守而河西用海之利遂盡十三山大
凌河當其胥錦州制其協而規恢遂徧遼西氣
象包籠廣寧矣其所守諸城內堡邊堡詳列于
左

督理款務

虜中無豪杰一撫可關今日守邊上策也然虜
之弱弱于種類分我無以各持之則致其合也

虜之弱弱于仰面乞餌我因其驕愒而餌之是
示之瑕也況市場設于八里舖招胡雛爲赤子
集毳帳于關閣甚且開關入撫名王大人在麾
戟之下稍扇戎心遂同蜀豐故三年以來雖主
是事者有督撫而臣力督通官使不得挾虜自
重漸移市場使其遠而不覺時示威力使其有
所震而不敢驕西虜諸部以虎墩爲大墩無子
娶于北關而有子北關與南關姻娅也俱爲奴

所滅南關之裔王世忠向者朝議優加副將之
銜以示招徠臣乃用之于遼盛其供帳觀擬輿
蓋解蟒繻以賜之使見墩之使而不與撫事以
關爭墩使拜伏惟謹墩聞之以感屬榮遇中華
大喜過望乃厚遺世忠使世忠亦時報之吉凶
必相慰藉墩妻常對使者而泣故墩之主貢者
貴英恰粥其兒斂矣仙靈之役馬世龍出塞示
剿而斷其坐門夷乃要約束將定無喜功以先

漢遐始以就我繇而無越而內蠹亦消金繒稍減矣乃抄宰之款則喻撫安性在寧遠而滿桂搆禁吏力奪之以定云

督理操務

中國制虜火器爲長臣初抵關時索工此者不能二百餘乃親督募餘日分訓練始則行賞無罰以致其勸繼則賞罰兩行以用其懲又繼則課責于將吏而核其成其弓矢他技亦兼肄焉

隨定車營各有定額課責以充俱列火器手之數于左而其練車別有法騎與騎步與步自相更迭騎之與步步之與騎互相更迭以相丘陵阪險原隰以時緩急輕重疾徐而兼用之而分投之而互出之中外相維尊卑相制地勢相傍情意相親可圓可曲可直可銳分成小營合成大營銃砲攻打循環不絕而其營以其日練各限時日於是更番無窮分合互變而鋒勁水師各効其長兵始稱節制矣若其用賞又有可言者有操賞春秋都試京邊例有常賞也曰小賞較藝之時非罰無以致教非賞無以致罰也此外又有弊勞賞初蒞則小善必贊衆勸枉無幽不揚也有斬獲賞國有賞格兵重先登也此外又有皇賞　皇上念將士勞苦於是於天啓三年有十萬匝須爲緞幣百五十須給將士稍不足益以廳庫之羨餘而幣之餘一百三疋則在

笥　皇上重念將士勞苦於次年又有十萬匝須爲幣一百五十疋臣欲懸賞以待有功於是未敢頒給昨發兵出關始稍支以爲賞所賜臣坐蟒亦襲藏不敢服而以賜臣金建恩寧閣于寧遠以昭上恩而鼓前茅也俱列於左

督理馬務

奴固窘於馬也不能數千三潰師而騍騎盡折於奴矣今其竭遼民之力以爲倭貲我人而破

房應者皆我所遺也虜寇之潰馬入關者鮮又
為驍帥悍將之所姦故幾於盡矣臣合諸鎮諸
將之力始得騎三千高其部曲之選使李承先
將之此騎兵之始也三年來四面邊口而樞部
所用市馬都督黃明臣亦時有解至復不足益
之寺馬復不足益之京營馬獨料匱之七水不
宜其所倒失亦夥矣於是為立四法一發瘦馬
於內地二移膘馬於永薊三就水草於關外四

立朋椿於各營發瘦馬於內地者天啓三年草
料缺之馬多倒斃從張撫鳳翼議下三等馬於
郡邑無肯應者獨遷安縣養一千八十二匹以
周文炳司其事後其馬復壯其變價馬二百八
十八匹移膘馬於內地者天啓四年初以關外
有草料稍得膘壯既馬多而草料復不繼乃從
馬世龍議發四部壯馬於永薊關以就便可三
千餘匹而馬壯就水草於關外者各該營馬當

冬春俱傍關內以就支料草及春夏則以楊嘉
謨孫諫等督馬兵出牧寧前既以就水草之便
遂立營邊堡之旁以防護屯田立朋椿於各營
者邊例歲有馬價遞之倒廢而馬之聚要多年
來司餉者無價乘無草或頗有草而無價州邑
方術淵瘁而未敢執大詭為督責仰津門之
料不時給也故馬多倒斃從馬世龍議以天啓
四年正月起大小朋銀四五六七八五個月每

月扣有馬兵丁草乾銀一錢名大朋凡騎營兵
丁無論有馬無馬每月扣糧銀六分係各隊私
朋名小朋遇倒馬一匹動支大朋銀五兩小朋
銀三兩本兵交肉臟銀一兩連三月草料銀六
兩共足銀十五兩給令買馬天啓五年以草料
還官止行朋椿積貯稍盈後可費省大率西北
之將習于騎以非騎不足當虜賊亦尚馬率致
矜命嬌恣之過欲盡廢而用徒其弊遂不能與

虜逐利衛青不以武剛車自環出塞乎然以馬物故數年不出師兩者相需若列眉然錄其原而後解新而倒失朋脩現在之數于左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八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督餉志引三

督理餉務

餉必資本色自西北之兵習逃好遁惡猶喜麥故寄食於市肆市肆空而兵途絶食雖囊有餘資未免立餒故其逃愈甚臣從經臣議爲本折兼支之法雖不便者亦不得異而部解時遲桒色少兌矣繼而內部以折色不至欲借本色餉部以本色不繼欲改折色略用之而饑餒立見其所收發自有專司者奉繳而官兵廪糧則臣爲定經制運艘交卸則臣爲之佐陸運焉曰廪糧制曰陸運凡二則

一廪糧制

邊鎮吳有廪糧定例山海當草剏之時銜出袖中識無置一官係外有薪水有跟伴有雜役各

若干名此非有人而各官之公費也官俸若薄而以冒反多兵籍若多而以冒反少因准馬世龍議皆自領兵副總兵下至中千把各有差次則實授候用者則遞減一等如副將則與領兵參將同係准此再次則加銜而聽用者亦遞減一等如遊擊與聽用實授都司同都司與聽用實授守備同若加銜等備管事止依其所領中千把之實而凡加銜亦必奏臣署及兵部劄付

而他不得濫至入衛將領與久戍不同比領兵者亦遞減一等關內各部有兵馬無信地營各將領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兵百名局總一若關外營分固同營制各有城堡哨撥之責再加守堡官一哨撥官一火器官一副將所加爲千總營將所加爲把總撫夷副將有千總一將領有把總一若夫兵有步騎水陸馬有草盛草枯之異船有官民之別訂爲成規以杜虛糜之弊

二陸運

陸運職在偏部其車牛苦席之費不能盡出也於是佐之

督理芻務

用馬則必資芻芻傯於遠其病更甚於糧料蓋積大而輸艱也環關門而百里無非砂磔於是永薊疲于運草當初消時有議採青於關外者

草既具忽傳訛言邊檄兵棄所刈而歸虜即載以見示得重費去臣深痛之乃議採於各兵去歲馬兵當出防議得鹽菜買關外草自給臣不可仍令採草兩年來共省度支十八萬有奇

督理屯務

周官八政食先于兵故古之富强皆事開墾況欲恢吾圉使得地而不耕亦安用不毛乎故遣之當屯人舉舉先零以爲況不知彼偕耕聊以

國賊此方爭互差喬王命食穀輸便亦不可已況今何時乎當移徙人出隸三十里懸重賞而莫應設曰出屯數遞率教率流離刈蒿棘臣出闢而見其芸芸也始決意為屯而其年遂有所穫次歲決守寧遠遂大興屯政而說者曰無利也夫特養兵以為屯則費不償失使屯罷而兵本可廢則升斗皆益也況地無產則人難依其所裨濟軍國不特斯廟之可豈故身督將吏分

買牛種廣鑄器具而中部鎮同三部輪防邊堡以護屯其兩歲之屯始廣兩年收可十餘萬私穫不與焉所辦之牛種固在可歲貸之

督理局務

軍之需陸則車水則舟水陸俱藉五兵中國之長在火潰敗之餘百無一具仰給部解不足乃建局于軍中又擇便地以分局不足而諸營邊路各分造焉又不足就木就工于江南就鐵於山西均之皆局務也其則有七曰局造曰外造曰江南造曰山西造曰外解所造解為大器為火藥為盔甲為弓箭為器械為舟為車而舟車要大故特著之曰車輛曰船隻

一局造

局造蓋始于前經略樞王事沈棨舉人孫元化出曰分理曰贊畫軍需時剪急于此也然外解以為消則難于考工物料不相凑則難于限責

而虐燄屢騰天人算問以杜主事應芳聚其數乃重其罰于所司使不得因冒恣毒分為貯于各營使不得竊聚啓姦主之以關內道劉詔而所造如左

二外解

外造者有分造近地有營自領造分造者初至時應一時之急領造者所造即所用之人函矢之心俱不得不自盡也雖為數無幾而俱以應

急需

三江南分造

如木如鐵估皆省于所産而工㪅南中者精而値省費畫茅元儀以募船往南從兩月之中遂備巨萬

四山西分造

關之苦㪅苦于之鐵也鐵不能無鍊鍊則存三之一而運鐵之費仍之也山西外解頗精工而

錦衣張道濬以父佺未雪思得効尺寸因使就鐵于潞其所領僅三萬餘金而較之部造所省可一萬餘其部運之費不與焉晉産騾而關亦需騾遂買騾以爲運所省萬餘金而復得騾之用其精工㪅甚於所解

五外解

外解者部所發也發者不可與造相淆臣旋旋問其所請者如左而間有諸臣之急公仰佐焉

六車輛

非戰車不能當虜非輜車不能遠馳戰車有新有舊舊者改無用爲有用新者則程功而造也偏廂力大而便輕馬世龍初改舊爲之而各營遂成其輜有買有僱買則不復僱僱則㪅省于買也

七船隻

遼陸沉於奴也其禍大於東勝河套相倍蓰然

不特以逼近赤縣折我左臂蓋以其得海之用也虜不習于海固然習亦何嘗久則習矣女直不嘗渡海掠宋乎其可恢之機亦在于海開關以還編蓆所載未有取遼而不水陸兼資者賊可自此入我可自此出而愽然曰可省乎臣初至關燒殘數艦爾募則在江南北造則需虜木費時靡日始得易沙以載兵號以偵探遼及三板以運馬將五百艘矣卽出關三百里軍需蓆

以爲運不唯省價值而西虜始不得以一線咽喉制我死命知我所求者緩其爲挾也輕卽制西虜亦半繇此也然舟旣集患于日敝於是立修艌之法使不得以官物棄置而因年定則所司無得冒其募之民者如萬曆東征之例月出募值而額稍減之無修艌之費而護持甚周法無便於是皆不得盡出於民也

督理營務

舉十數萬之衆而不爲行營之計是聚食也其所需者旗幟以資軍容油幕以蔽雨雪鑼鍋以具饔餐炒麵以備輕齎各列其所備之數以待能者之用

督理撫務

遼之民困于夷關之民困于兵臣奉璽書曰入關遼民務在撫恤安插毋令失所臣敢不恪遵至關城兵政稍飭逃民漸歸昔恤其孤貧體其高年式其有行而遼民之流離三薊者如鳧如魚環車而號繞處關門者席地幕天中夜而哭乃議以秦島海運之餘設兩廠于永平以粥焉而官生不入廠者則給以米其可西爲插者給以費其初東所歸者糴萬金于天津以爲賑又僱爲工以建營房使日得銀七分以贍其身遂與兵同作而日可救千人招爲兵以實營伍使月得銀一兩六錢米一斛以贍其家兵且得土

著而遂幾三萬人散爲農以屯關外任力分田三年起科民屯道南以得腴兵屯道北以護種給之籽種以資耕先至者占佃後來者不得爭而民始爭歸所田昨歲已得田五百四十餘頃分其命以安居亦先至者葺治後至者不得爭而民更爭歸所葺昨歲已得五千五百餘間而今歲又浸浸倍之矣初關内以彈丸聚十餘萬人患疾疫而關外來自艱苦患者更多乃揀通

醫藥者內則分主各門外則分主各城以療之其報冊可數萬

督理學務

當　高皇帝之取遼也首得金州城陞爲衛遂興學校意深哉自遼左墟于虜士氣頽靡寧前修復多士始來於是錦州等十三學文武諸生矜之前屯而以前教官吳京董之臣躬爲較閱辨拔誘掖於是遼額復而士有舉于鄉武科復而棘闈遂設於寧遠文武科目不以虜患墜矣

督理儲務

因財以足兵因地以生財無問鉅細也若鼓鑄若鹽筴若關稅皆有所生以儲用凡三則

一鼓鑄

鼓鑄之利不病國而惠民生財者術也關門歲費數百萬如得銅鉛以爲貲持母而息子所得何啻數十萬而奈盤礴何主事林翔鳳靡乎在公得利三萬一千四百餘兩其成甚可覩也第假以收銅之權所得豈少哉

二鹽筴

濱海皆可煮也故關門以東皆舊有鹽場進守之後皆捜遺籠講求其利自通判柯仲炯始得金啓倧佐之今所得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以佚軍前之用

三關稅

關稅其來舊矣遼失弁河西務初額爲咸焉得片物出關乎乃始於四年七月而以招來遼戍遼暫止於其年十二月

督理用務

用者臣衙門所用也舊設公費自設經略始前督臣文球實始派之曰遼曰順天曰畿內七郡曰山東各千金前經略王在晉來遼已失外解不至乃多半川新餉自臣二年九月受事以來

至去年冬杪爲時兩年五月應支公費九千六百六十六兩七錢日飲食所需及故事飲食其胥掾共止費三千七百六十二兩一錢五分二釐門皂徒卒故事派之各縣直困切民逆官爲僱募柴炭故事派之遞路重困凋卒逆議給價値而給藥材建營房共爲費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四錢六分三釐餘三千九百五十九兩八分五釐仍還之餉庫又額有書吏十八人人月食

餉金六兩或五兩臣裁爲十一人而人五兩勞者亦未及以遞例叙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議一

爲人後議

夫子射於矍圃而絀爲人後者當是時必不以爲人後者爲恥矣故夫子抑之抑之者覺之也及於漢晉靡不恥焉夫子之力也至於晉之賀喬之從子率受鞠育者二十載望望而去之唯恐浼焉雖非中於禮然可以知天下之所共恥

也降乎宋唐斯風未泯及於今而篾如矣髫如蛸而皤皤頻及謝而蒼蒼苟得以爲後焉父殤子而寧斬也毋艾女而承歡也莫知其恥他人亦未嘗從而恥之夫子生於斯豈特矍圃之絀哉然而爲人後之義著於典根於天成於地使夫人而恥之而孰爲後者使後不可已而孰爲恥者豈聖人之教於是而窮乎曰非也爲其不

當後而後者也不當後有二有以利徙者非其序也甚而非其類也如之乎嗜利而棄其父母不得生爲養而死爲服也此君子之所深惡也有與義然者古之立後者爲大宗小宗之嫡也庶子不立後不繼祖與禰也而乃棄彼之所生以續彼之所生義何居焉此亦君子之所深惡也曰非序非類亦聞命矣太宗小宗孰能明焉古之諸侯大夫以別國者爲大宗以五世之高

祖爲小宗蓋有世爵以爲之承有圭田以爲之祭故雖越在他國而秩然不敢越也支子有爵而凛然不敢干也今天下大同郡國遷徙非同建邦大宗藐矣小宗之五世至六世而移蓋五世之支子即六世之小宗也奈之何獨立大宗則今可無後也者異世之所宗也今日之後爲非者異日之後爲是也如之何其衡之曰善哉問也蘇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而爲四蓋計其

窮也羅虞臣以爲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二說皆是也蓋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古之道也未及五世而無後焉則猶支子也可以無繼也爲今之道凡立後者止以嫡而無以庶庶無後則準諸禮祔於宗子之家而析其產可也曰析產之義何如曰授之祖者與從兄弟均焉授之禰者與兄弟均焉創之身者與五世之兄弟均焉而多寡必稍歸於宗子以示祔祭之

義也此禮以義起而聖人復起未之或非也夫如是則爲人後者苟非至不肖爲宗法之所當黜必以序而無曰賢曰愛也是可以已天下之爭而當後而後者可以無恥而聖人之所不絀也夫

楮幣議

楮幣之中鈔法必不可行者也必可行者錢引也錢引者即交子會子也宋實行之自祥符而

後二百餘年而不甚弊元行鈔法未幾大弊屢變屢廢以　高皇之威靈終使鈔値銀一兩者竟爲一楮徐則成驗可知矣二者皆楮幣也而何以一行一不行以錢引者有現錢以爲母鈔法則無母而獨行故救錢引之弊如南宋時孝宗出內帑金帛收買僅二百萬而一時楮幣反重於黃金故宋南渡後創行於湖北兩淮自紹興辛巳二月至壬子八月不過三十二年總爲

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已敵蜀中之數矣則是時合蜀中可有萬萬緡此今戶部二十五年之餉也宋之養軍十倍於今而不匱乏者因茶酒鹽礬海榷之利此亦一道也然當時亦苦現錢少故至每會千一千値錢七百銀四錢今欲行錢引亦惟廣鑄之後始可爲之若無母以權子是又一鈔也廣鑄之利大矣哉

晋都兵制議

自古兵制不離五與八之法然前後左右中人一體而具焉欲使數十萬之愚民合耳目而爲一逐荒轉鹵不知其東西南北而無失其身之前後左右則莫若五也國制十人爲小旗五十人爲總旗百十二人爲百戶千二百人爲千戶此五法也戚少保戰於江南故變爲鴛鴦陣法以一人爲長一人爲火兵用十二人爲一小隊即祖制而少變之亦用五非用八也至其練北

兵則仍以十人爲隊矣但分其五十人者爲三十人以用火器於中夾短器於旁故離而三也至百總而合矣今兵製潰裂離于整齊以恐之意莫若仍周禮五人爲伍之法而稍變通之自少及衆一意以五爲主則綱舉目張耳目易合步必不能自立必附于車則伍以當小車隊以當大車最簡當也其急宜講求之事則莫如雜流雜流者卽古所謂蒼頭廝養也不知者以設

此靡餉不知能不設而不能不用不能不用必
抽於隊伍隊伍一抽而逃亡不可詰弩缺不可
稽教演不能熟恩威不能一雖有名將必不能
治兵矣今各邊雜流所靡太甚仰戚少保加意
稽核而以全盛之時亦稍留餘潤以慰將吏今
餉匱民竭凡爲臣子豈忍獨佹恍有常度于養
廉一節少保所謂任其虛實增減者斷宜削除
但外則足以給使令內則足以供童僕而巳將

吏命脅踴塲童僕亦襁兒也不則其親信不可
巳者也今家丁一項止以待此而戰士之中萬
不可別養家丁使衆軍怨望養十人而祇得一
人之用兵無選鋒曰北此枉用之時耳非養之
之謂也養之厚薄當視其技而日損益之此不
費賞而善鼓舞之法也其雜流一項即稽核如
少保率八人而一今爲十五人而亦幾倍之矣
省把總一官以省牧多羊寡之敝此南兵見行

之法斷宜法也火兵雖不設而編伍之時寓其
意于中有其人不必其名夫將十萬之衆而若
御一旅舍此不可矣　五人爲伍伍長即在五
人之中　五伍爲隊立隊長一名統兵二十五
名　五隊爲曲設百總一員統隊長五名兵一
百二十五名雜流馬夫一名家丁一名共一百
三十二名　五曲爲部設千總一員統百總五
員隊長二十五名兵六百二十五名雜流書記

一名書記二名金鼓手八名巡視四名高招一
名羅卒六名家丁八名計三十名除官外共六
百九十名　五部爲營設將領一員叅遊都守
皆可充之統千總五員百總二十五員隊長一
百二十五名兵三千一百二十五名雜流書記
三名醫士一名獸醫一名金鼓手十六名五方
旗手五名號帶五名金鼓旗二名坐纛二名大
標三名燈籠二名巡視十二名夜不收二十名

軍牢二十四名伴當八名匠役四名厨役二名家丁十六名計一百二十六名設中軍一員中軍下雜流書記二名夜不收八名軍牢八名家丁六名計二十四名千總下雜流一百五十名各百總下雜流五十名除官外共三千六百名　五營爲翼正副總兵皆可充之統營將五員各營中軍五員千總二十五員百總一百二十五員隊長六百二十五名兵一萬五千六百二

十名雜流三百名家丁四十名計三百四十名設中軍一員中軍下雜流家丁八十名各營中軍下雜流七百五十名各營千總下雜流七百五十名百總下雜流二百五十名除官外共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名　五翼爲鎭設總理一員自都督僉事以上皆可充之統大將五員各翼中軍五員將領二十五員各營中軍二十五員千總一百二十五員百總六百二十五員隊長

三千一百二十五名兵七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名雜流五百名家丁一百名計六百名設中軍一員雜流家丁二百名各翼將領中軍下雜流二千四百名各營將領中軍下雜流三千七百五十名各千總下雜流三千七百五十名各百總下雜流一千二百五十名除官外九萬二千九百名官八百十一員更設牙兵五千名匠役一千名標下聽用執役官叅謀材官督率牙兵

匠役各官及各官下雜流二百八十九員名將吏士卒共計十萬員名

京營議

今天下之病莫大於養兵於京師京師之兵不能不養也然而多寡強弱之間當辨之矣漢之兵散於郡國其所爲南北軍者皆自踐更而來數不過二三萬然七國有變亞夫將之而東足以屠吳挫楚而未嘗取給於邊鄙唐之府兵天

下凡八百府而關內居五百焉乃祿山之變倉關卽無能戰之兵使封常淸募之於市靈武之立終籍邊兵以爲恢復因而外備盡弛河湟遂棄宋之禁兵八十萬其衣食之靡較之唐軍數倍然靖康之役禁兵不能出戰蝋書四馳告急勤王然則京軍之強弱不在於衆寡亦較然矣今京營之軍較之先朝尺籍不啻十去其五然猶可及十三萬去者去其精銳而影避役占者不能去也然則多與寡同而寡與無同不待智者而知也而歲轉四百萬之漕竭天下之脂膏費數十萬人之筋力以奉之天下莫不撫襟而嘆而終莫敢誰何無它不敢輕舉以貽咎責耳夫既寡與無同咎責安起然而不敢者以不知變通之術也蓋軍之有營如百工之居肆今散諸軍于京城內外遠者至二三百里各業其生苟非常操之日漠然不入于營即有勾攝亦必

營下於衛衛下於所所轄苟非十人之長亦不知其所止冀一旦之急而倚籍焉雖拳勇剛習亦無所用之況敎旗而不知金鼓之節敎藝而不知縱橫之徵乎故欲兵之實用必先使歸於營一營之兵不過三千人人授一室五十人爲一巷左右各三十巷而兵盡在目前矣巷之口居其長兩巷之中卽居其將虛敞其前以敎藝日習於斯而無他營則技不督而自精矣軍月授米一石原足贍其婦子可以無他營然授米而他營者衆矣一旦束之人必囂則先以束其選鋒之雙糧者選鋒糧倍於人義不得他營次及壯丁之大糧者壯丁食益於人十之五亦義不得他營而因以諭其不願入營者使辭而它募其應募者寧盡加以大糧如壯丁使無內顧則養五萬人之費足以養三萬人矣三萬人實爲用勝於五萬人之名爲靡其利害易見也今營

卒約十一萬選鋒約萬人壯丁約七千人竊以選鋒不必益壯丁仍其舊而以十一萬人選爲四萬三千益其食之半止可當六萬五千人而猶得餘四萬五千人之食歲可省五六十萬之將而布花他犒不與焉分之爲二十營使三大營各居其六而晉兩以爲文武大帥之親軍其每營三千之中爲雙糧者五百而因是以鼓舞之術月較藝而升降之則習藝之勤不待督

而勸矣選鋒之士趫關跡射一人倡而五人和則弱者皆變爲勇而人人賞獲矣夫去留聽其自裁則不強人以不欲而去者不能爲怨升降以爲激勸則殫力以結上知而一技盡收心膂其所不便者不過在影避占役者耳此而嚴重法以誅之誅數人而定矣乃算肯爲任下持衆以脅其將將畏禍而因以脅朝廷朝廷亦畏禍而姑置之無論太倉之粟出浮於入者歲百萬兩年之後搭放已盡轉輸不繼終至於囂卬如肘腋之間禍衛之卒天子不能制而欲以責萬里之外將帥不能束軍軍敗將誅軍譁將逮將帥有死不服也故善謀國者當使主威伸於内而後可伸於外精兵擅於重而後可馭乎輕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一

卷第五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議二

留都兵制議上撫樞孫冢宰

一曰議儲將材從來好士者欲收之行伍擇之草莽然不知用之之道故每以僨事夫衝鋒之與統御不可同論也世固有驍勇絕倫而使之撫養士卒貪而暴若其兩軍決機則一叱而三

軍靡欲棄之則不忍棄欲用之則不可即用當儲之於軍亦有才可統御或可間諜或可督糧或可集事軍中常患才少而平日又用之不盡者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今既立實戰之軍合無設軍鋒二員材官四十員以備任使其軍鋒皆豪杰之士一應儀文照把總官行事平日止服統于主將而聯屬于中軍材官則照水陸營之例統攝于中軍兩項將材議各設家丁一名以

爲服役議將本鎭標下額設家丁分給
一曰議立營盤守留都者當守之門戶之外而不當守之堂奥之内此議者之所知也今按留都以徐鳳爲北來之第一重門戶以荆襄海口爲江上之第一重門戶然任之者各有其人非樞部所急也復求之於内則以采石關山爲江上第二重門戶而任之專在操江則樞部設兵宜於北來第三重門戶不待言矣今按磨盤關

山一帶在滁州之北六十里有險可憑頃州守欲分池河守禦之軍千人以阨其險而守禦之意以兵有進無退池河爲滁和分界之路扼江浦浦口采石瓜埠四處渡江之要其守不宜反後其言甚長故江北撫道聽之但彼瓜埠采石臨江之勢去京稍遠自宜操江任之江浦浦口二渡京衛布列之處留都國儲所在向設池浦提督而樞部司爲每年會臺省過江操練則共

信地屬之樞部不言可知今按江浦浦口雖有二十里之隔然其總路在於毛湯橋毛湯橋十里卽爲黃鷹嶺黃鷹嶺者此天設之險一夫當關萬人莫過者黃鷹嶺之中路在於滁州而滁州之門戶在於關山其自和而來唯有一間道可以至江浦而其要在於石濟橋今設立三營宜設一營於關山以扼滁之外設一營於毛湯橋以扼江浦浦口之要設一營於石濟橋以扼

江浦之間道而總鎭自率内丁鎭於滁州設行署於江浦往來巡督每年仍候樞部會同臺省操練其滁州額設南操之軍卽當寄操總鎭不必渡江遠涉如要欲守之於約則移關山者于黃鷹嶺是以毛湯橋爲第一隘黃鷹嶺爲第二隘而石濟橋扼其心腹總鎭坐鎭江浦以時巡行此亦計之得也若徒守江浦浦口則賊已升階不可與戰矣浦口自有額設軍正不必益之

耳
一議立營分窩照兵法有言三軍之本在於分
數今增招募之數共爲五千四百人旣兩奏明
綸自宜及時招足但旣有定說分爲三營須分
派詳明庶便安心揩置十人爲什什設什長一
名火兵一名五什爲隊隊設隊長一名隊副一
名二隊爲哨哨設百總一員五哨爲司司設把
總一員五司爲營營設將領一員中軍官一員

宣令掌號官各一員五營督陣官五員此定制
也今每營止可千五百人則不能補足此數然
每營之五方不備則布陣出戰皆屬不便每司
缺其二哨俟議定再行議添今五營未足則督
陣亦可暫減四員隊副亦可徐設此隊兵各官
之制也然有兵無丁兵不可用此近日廟堂諸
公無不知之請設內丁六百人耑屬總鎭而不
分隷三營此卽古牙兵之制也然各營亦宜各

設內丁百名以便統御營卒兵無選鋒曰北故
握奇之妙妙在於奇且當此軍政久弛動輒鼓
噪之日非親兵無以治衆乎合之以四千五百
人爲兵以九百人爲丁而丁之各目當與兵異
每丁十人爲一連連設連長一人火兵一人五
連爲曲曲設曲長一人二曲爲部部設部長一
員共儀與百總同三部爲掖掖設千總一員共
儀與把總同供屬本鎭之親侗中軍之聯絡而

不屬於各官營將之內丁亦照部長以下如制
此內丁各官之制也總鎭標下合設坐營中軍
都司僉書一員總司三營號令內中軍官一員
管理錢糧軍務旗鼓官一員宣令掌號官各一
員督陣官二十四員贊畫官二十四員贊畫所
以候風占星卜地利兵法之用卽六韜所謂謀
士三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運糧四
人也出則爲監督各事之用募兵監押皆其責

任一日不可遲此牙官之制也至於雜流等項舊制在於兵外古所謂蒼頭厮養也設之不足則必用之於隊兵隊兵服役易於操演人皆樂爲但費殖軍政實繇於此今欲實戰必使隊兵一人不抽用內丁一名不差用必如制設雜流而後可如欲減之又減以至於無俱無不可但不能以五千四百實戰之兵仰應廟堂盛心耳至於各官俸糧卽照各邊極優之例苟欲其一

文不染於三軍尚不足以支應況各邊有養廉地租養廉家丁乎此當出廟堂之意非敢卽議但各官各有親戚子弟壯健家丁使之冒名營伍則無以禁老弱者之濫觴使之自爲養贍則各官自顧其身不足豈能有餘使之減省不用則無論情勢不通臨戰之時彼非親人何以寄性命此慣戰諸將所皆知者但使優游平日則爲可省今實將就戰安可不爲之地今南京之

任家丁獨設之叅將提督而不及於下察此使之貪也今議把總亦各設內丁二十名以備實戰今額數不登亦俟加隊兵之日另行議請至於隨任家丁營將三十名總鎮中軍二十名營將中軍十名把總十名百總四名此斷不可少總鎮沿例應倍於營將今請在事一日一日未敢補設此額以待後人容此役以見非自私之策至於旗手一項必選大力者爲之三軍之命

在於旗鼓南中舊設旗手爲儀文之具今將實戰則旌旗不特以威耳目且分布各陣如分八門分六花皆以旗爲之區分戚少保所制旗式必宜全備今以戚少保法斟酌時宜仰知今日廟堂之意極省極減以合設之數與不得已而姑爲具體之數兩開上請㸔分數不定不可以罪此今日首着也

薊鎮戰車戰馬議上王霽宇督府

兵之衛車止以胡馬衝突如風如雨我之弓矢馬足甲胄俱遜長於彼故以車遏馬以車之遮板代甲胄以車上所架之火器勝弓矢也今側觀規製車上止可用三眼鎗而百子等銃尚須架木於車外夫我之火器所以不能盡其長者止以心悸神怖站立不住故以車衛之今臨放之時其人仍立於車外則悸怖者不能止也即以有捍衛之具易於退守足以閑其心膽然在

車外則遮板之利已失怒弦勁矢蜂攢蟻集即有堅甲在身亦不得夷然無畏況未必然乎此其不可者一一車之制爲卒二十五人自車正副三人之外輪班打放者尚有二十二人即去其車外放大炮數人亦不下十餘人也而車上三眼鎗雖用六桿而實止有兩人站立之地閑乎太多挨擠不便即謂亦可用之於車外而車外之不能站立亦如放大炮者矣此其不可者

二掘壕之法古人原用以安營至於戰陣之時先爲深溝以自限此古人所不爲也唯近世九邊步卒不能當馬故用此法以固營盤然而胡馬怒突嘗撲溝而衝使其幸而火器之力足以勝之則苗頭他向步卒亦不望追勦今所議車營欲以進取而爲深壕於外又爲品字坑於內益之以拒馬木又益之以鐵蒺藜凡古禦虜之具用之無不盡以之自衛則似可以之對敵則

萬萬不宜何也古人之守城尚欲鑿突門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唯八門止留有限之地使出入不便此其不可者二春秋之時散車爲徒以之勝虜近世以來斂徒爲車以之禦虜古今不相襲大約如此即如車制一事三代之革車馬隆之偏廂魏勝之勝敵今之偏廂正廂及近日小車皆各有其便而唯視其時豈無古人心思未盡之處今人原可以勝之者乎即不欲大加改

易而卽如小車尚可商榷加損今所用單層木板雖厚至二三寸鳥嘴鉛彈可過不足爲恃且買來舊車木皆朽敝輪轅易摧費當事之心血朝催夕併費朝廷之脂膏株積寸累而爲器具非萬分足用必非所望也至於西兵二千人雖未閑號令然皆壯年盛氣儘可敎練卽其心未固使此中規制旣定恩澤復浹則人人皆赤心從兒矣唯馬之來歷出於州邑州邑自匿新餉

十二兩而編派里甲之馬或給少價或全不給計其所值不過四五金一路喂養失時如犬如羊縱加十分保恤其骨格原非戰陣所宜若如今日喂養之法必難盡度殘冬且此中豆草騰踴非銀八九分不能喂一日安能費無限之金錢喂此不可用之馬以損威取笑於三軍耶竊觀此中所買之馬頗膔壯可用不如賣之卽以四易一而實可得五百矣此區區之見謂雖小一而實今日之急務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一 終

卷第五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議二

遼餉召商議

遼事未有底定之期則遼餉所需本色米豆尚無停止之日然法貴因時政較便苦使上不悞於軍國而下無厲於民生此不待智者而知其當更也火熾而易之水水濫而更於燥既後法

之不如前法何後人之不可為前人此非智而勇者不能忘己而利天下也則請盡言之以待高明之擇斷可乎當遼餉初肇議兵十八萬而額籍之八萬不與焉議馬十餘萬牛亦且五萬餘爲其所需米豆俱百餘萬故截漕之不足而爲帶運帶運之不足而爲召買召買以商寬其估而商樂趨故雖倉卒創法而餉不告乏發運之外每有餘積法至善也此皆麻城李公爲政

寓精明於廣大之中從廣大而收縝密之用蓋估不寬則商不至商不至則價必高價既高而買終不可已則病仍在國故法古度時籌之熟矣所謂高估者亦非大相懸絕也譬如津門時價六錢可以糴豆而官估六錢五分商自成熟之地困甚至津而時價六錢其利已有矣又益以五分則趣之唯恐不及益商遂什一為利本自無多故稍得贏餘則競趨爭先此情也惟趨

者多而用有限反困積以待官收而官欲收則價已盡欲不收又恐後者不至不曾明白告諭使之自糴而商亦以數月之後新運又需以他糴而減價不如待時而得價且津門不能聚糴一二十萬將轉運而滋費不如困積以無廢此亦情也不意其年大雨積霖津門海壖地極卑濕而露積者又不盡苫蓋之法故大率皆為爛浥而商人者不甘以貲本付之逝水則寧費厚

貲求長安竿牘以乞津門當事之收是時李公方去淄川畢公新來清介嚴密乃痛絕之而羣商號泣不已乃鼓揀其不甚者十三以運關門關門當事大聲疾呼而朝廷遂詞責津門津門幾不勝其責故畢公曰商皆姦商也必不可任乃盡改而派之幾縣益以幾縣所產米豆常足以供它處之商販而責成有司金無他處分派諸縣數寡易辦耳然法立而弊生有弊於法之

内者有弊於法之外者何謂弊於法之内畿南諸郡至津門遠者千里有司雖不利錙銖而車敝牘煩民必受之鏑致一石惟陸運為甚向者熊經略主陸運之說順永兩遵俱至困絕得李公開北海之道不惟省國家金錢鉅萬而民以不勞今使千里為運是畿南又為永順也此弊在法之内而非有司之過也若夫法外之弊不可耍僕數矣有派於地土而絕不與價者有名

為抵鞭條折色而十不得二三者有派之富戶
既不與價復責其運者有派之於地土而運之
以富戶富戶既同衆而加徵又偏運而費車牛
者有以初出之賤估徵之於民而以異日之高
估銷算於上者至於價未至而執之以抵上官
價既至而慳不發於下即有發者而扣除抵換
無所不至津門所派俱照漕斛而畿内之民自
來不知漕斛或以十八九斗為石最小者亦以

十三四斗為石照私斛以為派而竪漕斛以為
輸輸之以富戶則收糧者愈加刁阻其費甚夥
即有押之以農民省祭而所派路費費仍在民
派之地土而株累所積必餘二三派之富戶而
貧緣求脫賄賂愈章此又通行之弊無論有司
賢不肖而皆然也使其行之如初議之法價先
運於未成熟之日官糴于初收價賤之時則雖
僱車騾以為運而所費尚省於召商無奈價值

至縣每必後時使有司得執以為口而有司藉
此有口益厲小民而實侵公帑以至數年之内
筋疲髓竭千里不寧豈不痛哉有司因民為怨
每以價之不足力爭於上上亦時漸增之今所
估之值較召商之時益之又益矣而增價利於
有司不及於民夫軍需旋迫有司峻法病民此
古之所有也而有司反以利公帑則無有司號
呼強項為百姓請命此古之所有也而博名以

請益者反潤囊以為利則無而惟今之派買為
然豈不痛哉故即畢公之在事日以有司枉抵
不顧軍國徒為名高每義形於色而不知中心
所藏實不在此地方上官數年以來已洞悉其
窩穴故以能節省者為賢而一假節省之名要
可行剝削之實畿内顯達之士皆哀痛迫骨屢
叩宸閽而未有措處要易之法則司農執軍國
以相抵民為緩圖近日有請本地遴餉以充買

本此卽江南帶運銷算新餉之法亦可救十之二三而不知法爲治法尚藉治人法啓以亂則賢者常少故治人之說聖王所灼見而每立法周詳沉密益以賢者寡而不肖者多使法善則不肖者尚可循法法敝則君子亦難獨立此近日節省之弊說者謂賢者亦且不免也宋初嘗以河北米賤爲和糴之法以便民而後乃爲民病改爲坐倉糴米而民亦病夫坐倉糴米猶非

今之強派於地土及富戶也猶爲病民而況於此乎宋之季豈無一二賢有司哉法本未善也如必執有治人無治法之言如近日新安新城兩令獨能使民不知買運之苦執其一以例餘豈不言之斐然而欲使人人爲兩令則雖三代之化且不能而可督責今之大吏乎故無執可通之理無殉一時之見惟民是便而與時推移則張弛在於一手興廢各因其時此非智且勇

者而能哉曰然則何法以更之曰無他一復其召商之舊而已如崇禎元年徐兗之間豆不過二錢五分而一石有八斗之羸則雖下其價至三錢一石商猶趨赴而畿內豆獨不登卽初熟之時亦非六七錢不可得官與七錢之價而有司尚以爲辭此於國省乎費乎給批於商旣至而始給價非有漏出而虛費也卽如畢公在津之日常令衙將收買十餘萬石於津門此非商

私運者乎衙將趣之唯恐不及以有利存焉彼旣得其利而價尚省於派之各邑者則并衙將之利以利商商有不趣之唯恐不及者乎夫人孰有不自是者哉身爲之人更之尚憤憤焉況望身更之乎然淄川公實智且勇者也頃見其議生財六事質之於衆夫公據司徒之任衡衆議而資國用者也乃不難先陳其見以待羣公之可否此非超出尋常萬萬者乎故爲議以待

其擇斷

四衛進兵議

竊唯東三鎮既分體而劃遼陽南四衛使必無完膚則大師所出非一酌途制勝要有條分速應互濟縛多欵會如登萊之師既當金復則金之去海僅五里金之東五十里爲望海堝堡其去海亦僅五里又東四十里爲紅嘴堡其去海僅一里又東四十里爲歸服堡其去海五里又

東九十里爲黃骨析島則逼海而爲城矣其海中石城島之去黃骨析也二十里廣鹿島之去望海堝也四十里則以石城之師自黃骨析而東合於望海堝廣鹿島之師自望海堝而東合於金州其旅順口者在金州南一百二十里其海口兩山環拱中涵鏡水可容戰艦千艘則大兵仍自此入而綠木場堡而北合三路之師而總合於金州其復州之去海也西三十里而爲

草官堡抵而南又四十五里而爲鹽場堡之海口東去歸服堡之海口爲九十五里當以水師自鹽場入而分石城至歸服之師以其半直應復州又有石河驛者在金復之間其地亦近海當分兵先據以應首尾要分兵五枝以當金復而金復無完膚矣如覺華之師其自青山出海口則五里而至永寧監自莽子套海口入則二十里而至五十寨堡自歸州海口入則三十里

而至熊岳堡自連雲島海口入則十里而至蓋州其蓋州之去熊岳也六十里熊岳之去五十寨也六十里五十寨之去永寧監也僅十五里永寧監之去復州也四十五里皆漸而南者也則分其兵爲四而以五十寨熊岳堡之師應蓋州永寧監之師應復州蓋首尾之勢也自蓋州六十里而爲耀州堡又六十里而爲海州三岔河之去海州也六十里其海口之去耀州也亦

六十里則水兵一枝直趨耀州合蓋州之師而爲二三岔河之師自牛莊而趨海州與耀蓋之師可爲三犄分兵五枝以當海蓋而海蓋無完膚矣如東江之師沿江而入十里而爲長奠堡復二十里而爲永奠堡二堡者擣奴穴之路也當各駐一師便則乘其虛不便則永奠者日躁而欲出使分兵以防復長奠者循而南以應鎮江鎮江瀕江自以一枝入從鎮江西而六十里

爲湯站此趨遼陽之途也然其北爲黃嘴窩直通於海可以水師一枝自此入竟會於湯站而犄趨鳳凰山鳳凰山者險要之區奴今設防處也破此而自鎮東鎮夷甜水以抵遼陽則海蓋之師可分而入岫巖以爲嚮應矣其鳳凰山之去黃骨栫也頗近當以一枝應石城之水師而黃骨栫無備則石城之師又可夾而攻鳳凰犄分兵五枝以當遼陽而遼陽無完膚矣此東三鎮出師之大略也

寧前屯田議

寧前二鎮城堡三十五處實在屯防兵各五千寧遠鎮馬騾約二千二百匹頭前屯鎮馬騾約一千三百匹頭共二千五百匹頭每年每兵支米六石共六萬石銀十六兩八錢共一十六萬八千兩每馬騾支豆十二石六斗共四萬四千四百石草三百六十束共一百二十六萬束米

原價運及脚價算每石一兩二錢豆每石一兩草每束四分共用本折銀三十一萬六千八十兩今議給本色照每米五斗作折色四錢例每名每月給本色一石五斗作銀一兩二錢餘外止給折色六錢凡給屯地一畝納糧三斗給地六十畝該納糧一十八石即以充本兵一年之用止每名每年給折色七兩一錢通共止用七萬二千兩共給兵屯地六千頃其馬騾該用豆

四萬四千四百石亦照此例給地共該用地一百四十八頃再以一百五十二頃分給各官爲養廉之資大約每員五頃所用草一百二十六萬束即泒之前地不拘官兵每畝二束即可得此數矣每年共省本折銀二十四萬四千八十兩

恢守錦州議

今已守灰山離寧遠二十里其抵東之道亦減

十里矣自此至杏山六十里也杏山至大凌河是將六十里也錦州在北去大凌河三十五里耳今議守錦州必當據大凌河以爲聲援且賊之衝我遠而海運可達之地也自大凌而東六十五里爲閭陽此在腹裏最易守也以守大凌者之偏師可以據之矣城之周四百八十丈可以容千人上下此地之去廣寧五十里耳去三岔河者二十里耳俟師出之日以偏師屯盤山則西七十里而東五十亦一中也今似宜首發欲歸錦州之衆以守錦州而命水師守大凌漸移舟師入城令其分一枝以守閭陽壯武營之哨卒可移屯杏山則東行之道俱通矣

遼東邊牆工費議

工作之事亦有要領亦有次第須覩其鉅細以爲鳩工之多寡覩其多寡以爲興作之後先則集事早而見功捷備料預而估計詳今三道關

外至海邊凡三千五百丈或因曲於山或出臺於外約爲四千丈竊以各項工料總計之凡起土一尺築牆亦一尺寧浮焉原擬土牆高二丈上厚一丈二尺下厚一丈八尺以法折則每長一尺得實土三方丈也每一人起土一人裝筐一日當得方一丈高一尺一人運之或遠焉加爲二人一人遞之或高焉加爲二人築四人攤土削推編筐絞索雜役二人是十二人而得方

一丈之牆一尺也是十八人而得長一丈厚一丈五尺之牆一尺也是一百八十人而得長一丈厚一丈五尺之牆一丈也是三百六十人而得長一丈厚一丈五尺之牆二丈也以折歸之則長一丈高二丈上厚一丈二尺下厚一丈八尺矣稍寬之爲四百人則一百六十萬人而四千丈矣又議就岡而削可削之岡約有五分之二削之工約省於築二分之一是省五分之一

也一百六十萬工五分而省其一存一百二十八萬以一萬二千人築之當一百零六日有奇而得土牆矣若用磚牆則土面之下用石滚二尺闊三尺俱荒石土面之上用石高三尺闊三尺外一尺光石內一尺荒石凡石高一尺廣一尺長一丈則爲一丈細算之面用光石三丈脚用荒石六丈腹用荒石六丈光石每丈十工荒石每丈七工則每牆脚一丈當用一百一十四

工也四千丈則四十五萬六千工也內原遇山石不必墊脚者約有三分之一宜減去脚石三分之一則存四十萬工以四千人採之當百日而得石矣磚厚三寸五分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則約橫六塊而闊三尺約直九塊而長一丈約計五十二層而高二丈石脚三尺則約四十四層而高一丈七尺今復參差算之最下層六進最上層二進以漸而減欲其勢之無陡也以法

折之爲四進則三十六塊而一層共用一千五百八十四塊而一丈也則用六百三十三萬六千磚而四千丈也梁頭一十七層每層二進則每丈當三百零六塊以其上八層爲梁口每層減去四塊共三十二塊則二百七十四塊也四千丈則一百零九萬六千磚也堤頂磚二層每丈每層縱十一塊橫二十塊用二百二十塊二層共四百四十塊四千丈則一百七十六萬塊

矣以三者總計之當用九百一十九萬二千磚矣凡磚窑大小不等約六千塊而一窑九百一十九萬二千塊則一千五百三十二窑每窑約用柴一萬二千觔每打柴一工近可百觔遠半之折之約七十五觔凡濕七十五觔約可得乾五十觔則一萬二千觔當用折柴二百四十工也一千五百三十二窑當用打柴三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工也以三千人打之則一百二十

二日有奇而得柴矣每托坯一工好者七十塊九百一十九萬二千磚當用托坯一十三萬一千三百一十四工有奇也以一千五百人托之則八十七日有奇而得坯矣有一千五百三十二窑則以五十窑燒之當三十回有奇一百窑燒之當十五回有奇每窑裝五工燒十工出五工澮一工雖二十一工實二入而十日也以二百人燒一百窑裝者燒者澮者出者更番焉合

作焉可百日而得磚矣每砌石一丈用灰四十觔則每牆一丈用石十五丈應用灰六百觔也每砌磚一塊用灰二觔則每牆一丈用磚二千二百九十八塊應用灰四千五百九十六觔也五千一百九十六觔而砌牆一丈則二千零七十八萬四千觔而砌牆四千丈也每窑十日成灰五千觔當用四千一百五十三窑以二百窑燒之當二十回有奇也裝者燒者凉者亦更番

焉合作焉可四月而得灰矣若以燒工論之關上用柴計費當二錢而得百觔石門用煤可省五分之二以其省爲其運略相當也每丈砌匠三十工遞磚接磚遞磚運灰和灰接灰等雜役六十工四千丈共用三十六萬工以三千六百砌之當百日而得牆矣今以一萬二千人專築土四千人專採石以三千人專打柴以一千五百人專托坯以二百人先造窑約十日而窑柴

坯可燒矣又以四百人先鑿石運煤燒灰約二十日而磚石灰俱可砌矣是遲於築工二十日而砌工與後於築工二十日而砌工畢也先以二千人砌之砌六十七日而坯工之一千五百至砌八十日而石土之四千人至卽稍有盈縮率相配合相終始也或旱焉則爲水旱門臺營舍之用故曰辨其鉅細以爲多寡視其多寡以爲後先則二萬四千人當四月而足也二萬四

千人四月則爲工凡二百八十八萬每工七分可算而得也若夫門營雜科之費多不過萬金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二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三

卷第五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議三

遼東車營規制議

竊惟欲議車營當使車輜騎合戚少保之法車輜各爲營而又各配以騎將分爲四軍共爲兵官一萬七百餘員名今當視戰車而斟酌其人要當合車輜於一將庶號令一而繁文省即騎不能無特將亦當稍亞其名位而使聽其聯絡今現在之車四種皆闊六尺餘較之戚少保所用扁廂車長一丈五尺者二不當一也扁廂之配馬軍以一旗配二車一旗者三十七人旗總隊長火兵居其七蓋三十人耳是三丈之車而配三十騎騎受地一尺此衡酌疎密不可移也今首議戰車之兵次議輜車之兵再次議騎兵兵數旣定而後計兵馬所需以議輜之分數復

詳列雜流之目器具之目使畫一受成焉

一議戰車之兵每戰車一輛設車正一名主其進退設火兵一名專炊爨掌什物車上用佛狼機一位百子銃一門俱自車而出百子銃不足則用翼虎銃之長者以長則可出多子耳三眼鎗四桿自廂傍孔而出設立佛狼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二名三眼鎗手四名共十人而足其推挽則壘而爲之疊放之法狼機第一子與左翼

第一鎗同發第二子與右翼第一鎗同發第三子與左翼第二鎗同發第四子與右翼第二鎗同發第五子與百子銃前後發第六子復與左翼第一鎗同發第七子與右翼第一鎗同發第八子與左翼第二鎗同發九子與右翼第二鎗同發周而復始則裝放者暇矣車正摠司其次第如退賊而兵出車正火兵守其車百子銃手二名持長刀三眼鎗手四名持長斧狼機手且

始止裝藥以待俟得勝始以短刃專割級此短兵也一面車六十四輛四面爲二百五十六輛四車爲一局設局長一名計六十四局局長六十四名四局爲一哨設哨總一名計十六哨哨總十六名四哨爲一司司主一面之號令設把總一員計四司爲把總四員二司爲一部設千總一員計二部爲千總二員四面置子母神飛炮十六門各載於車設車正一名長斧手四名

火兵一名長刀手四名其推挽裝放疊而爲之亦四車爲局設局長一名計四局局長四名各附局於本面把總本營旗鼓六十九名大小將領下雜流一百五十四名俱照戚少保之則營將下家丁原無成額今量議一百名管隊家丁紅旗一名隨營材官十名除將中千把外共爲三千一百三十八名

二議輜重之兵輜車戚少保之法用十騾大車

車設兵二十名而所載止十二石五斗則八十
車之官兵已糜二千七百人矣今議改用兩騾
小車車可運八石二人可駕今當益之爲四載
滅虜砲一位可以爲駐營又於開壕札營之時
可設砲於車外每營二百車十車爲一局設局
長一名計二十局局長二十名四局爲一哨哨
總一名計五哨哨總五名五哨爲二司設把總
二員一司糇糧一司神器照後之分數以別掌

之二司爲一部設千總一員加之雜流三十七
名共爲八百六十二人其八百人者半執長斧
半執長鎗合之戰車共爲四千人而所設之官
止如三千之例其車各載滅虜砲一位每位備
二十出每出藥十二兩計一十五斤鉛子六兩
計七斤八兩并銃而可重八十餘斤附載於車
三議騎兵一戰車之後配騎兵六名每車一局
爲二十四名上以隊長一名隊長與局長聯絡
哨決不踰跬步則車騎合矣車六十四局配騎
兵六十四隊四隊爲一宗設百總一名計十六
宗百總千六名四宗爲一司司主一面之號令
設把總計四司把總四員二司爲一部設千總
一員計二部千總二員本營旗鼓六十二名夜
不收五十名主哨撥非供掌遞大小將領雜流
一百五十五名俱照戚少保之則則營將下家
丁原無成額今量議家丁一百名管家丁百總

一員分管紅旗二名材官十員哨探官三員共
爲二千人各弓一張矢三十根短刀一柄其配
車之兵一千六百人半主鈎鐮半主三眼鎗合
三者共爲六千人
四議錙之分數計六千人人日食煤炒米共一
升是日費六十石也馬二千匹駕輜車騾四百
頭日始支豆料三升是日費七十二石也十日
之費爲一千三百二十石車載八石爲車一百

六十五輛每車佛狼機一架子銃九門每出用藥三兩五錢鉛子三兩備三十出爲藥五十九斤一兩鉛子五十斤十兩百子銃一門每出用藥八兩鉛子五錢者五十枚備三十出爲藥一十五斤鉛子四十六斤十四兩三眼鎗四桿每桿用藥三錢鉛子如之備三百出爲藥二十二斤八兩鉛子如之爲藥九十六斤九兩鉛子一百二十斤子母神飛砲車子銃九門每出用藥一斤十二兩鉛子八兩各備十二出共爲一百八出爲藥一百八十九斤十兩鉛子五十四斤除鉛子各載於本車外火藥共爲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三斤七兩約載二十九車餘六車以載賫餉萬人敵等共十人共銅鍋鐵爐一具水桶一具各該六百具十人共油幕一副該六百副鍬钁金鼓旗幟酌量足用

五議雜流之目輜車二營共一將將下書記三名軍伴一十八名軍牢二十四名伴當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二名廚役二名計六十名中軍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四名計十四名千總三員亦如之計四十二名把總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軍伴四名凡六員計五十四名哨總下旗丁一名凡二十一人計二十一名共一百九十一名旗鼓亦止用一營旗牌六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五方旗五名五方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火藥匠二名木匠五名鐵匠五名醫生一名醫生之家丁一名醫獸一名醫獸之家丁一名計六十九名騎兵之雜流與車輜兵同爲營將一中軍一千總二把總四百總十七共計一百四十名旗鼓亦如輜車營而但無木匠十名有鐵匠弓箭匠各二名以上俱戚少保之制

六議器具戰車二百五十六輛子母神飛砲車一十六輛輜車二百輛佛狼機二百五十六架各子銃九門鐵閂二根鐵鎚鐵剪鐵錐鐵匙鐵四心送子各一件火繩五根子母神飛砲十六位各子銃閂鎚等與佛狼機同百子銃二百五十六門除鐵閂不用其各鎚剪等物與百子銃同三眼鎗一千一十六桿每桿鎗套一箇鉛子袋一箇短棚杖一根新式藥囊一箇等截藥具

一箇火繩五根細藥二千八百六十斤粗藥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斤七兩火繩八千七百六十根鉛子五萬六千七百二十三斤長斧一千四百二十四柄長刀五百十二把短刀五百十二把長鎗二百根騎兵鉤鐮八百把三眼鎗八百桿每桿鎗套一箇鉛子袋一箇短棚杖一根新式藥囊一箇等截藥具一箇備一百出為藥五斤十兩共四千五百斤鉛子五斤十兩共四千五百斤火繩二根共一千六百根明盔二千頂甲二千副韃帶二千條弓二千張弓弦四千根大箭六萬枝雙插二千副車輜馬兵共銅鍋鐵爐六百具水桶六百具油幕六百副

遼東車營應備議

一兵數每營戰輜車步兵四千人馬兵二千人　神飛車十六輛每輛車正車副各一人裝放手四人三眼鎗手四人共十人通共一百六十

人　戰車二百五十六輛每輛車正車副各一人狼機正副手二人追風正副手二人三眼鎗手四人共十人通共二千五百六十人　輜車二百輛每輛車兵二人護兵二人共四人通共八百人步兵共官隊一百二十人家丁一百人旗鼓雜流二百六十人通共四百八十人　以上通共步兵四千人將中千把不在內　騎兵兵隊共一千六百人家丁一百人官旗三十二

入旗鼓雜流哨探二百六十八人○通共騎兵
二千人將中千把不在内
一車牌馬騾數神飛車十六輛戰車二百五十
六輛輜車二百輛高攏牌一千八十八具馬二
千匹將中千把馬不在内駕輜車騾四百頭
一步兵器械數神飛車戰車車正副各一人兼
短刀專主割級神飛車裝放手四人戰車狠機
正手追風正手各一人兼長斧專主車内裝子

砲手賊近始出戰車狠機副手追風副手各一
人兼長刀神飛車戰車各三眼鎗手四人握高
攏牌兼長斧俱主追禦輜車車兵二人司放砲
兼長斧專主車護兵二人各挾神臂弩一具弩
箭百枝半兼長刀半兼長斧官隊各主長刀旗
鼓雜流各主短斧　以上通共長刀一千一百
一十四柄短刀五百四十八柄長斧二千八十
二柄短斧二百六十柄神臂弩五百具弩箭五
萬枝
一騎兵器甲數配車兵隊一千六百人家丁一
百人内八百五十八人主三眼鎗八百五十八主
鈎鐮斧官旗等三百人各腰刀一柄弓一張弓
絃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盔一頂甲一副
其鞓帶一根各自備官丁隊長二百人加臂手
一副　以上通共鈎鐮八百五十柄腰刀二千
柄弓二千張弓弦四千條大箭六萬枝雙插二

千副盔二千頂甲二千副臂手二百副各兵自
備鞓帶二千根
一騎步兵火器每神飛車各子母神砲一位三
眼鎗四桿每戰車各子母佛狼機一架子母追
風鎗一桿三眼鎗四桿每輜車二輛一載滅虜
砲一載百子銃配車騎兵及家丁共一千七百
人半主短柄三眼鎗每神飛砲佛狼機滅虜砲
百子銃各鐵鎚二箇鐵剪一把鐵錐一把鐵匙

一把鐵凹心送子二條鉛子袋一具火繩五根神飛狠機鐵門二條追風鎗三眼鎗各鉛子袋一具新式藥盛一箇新式藥等一箇鐵短棚一根火繩五根短柄三眼鎗各鉛子袋一具新式藥盛一箇藥管三十箇短鐵搠一根火繩二根

以上通共神飛砲十六位子門一百四十四門鐵門三十二條佛狠機二百六十五架子銃二千三百四門鐵門五百三十二條滅虜砲[illegible]

百位百子銃一百門鐵鎚鐵剪鐵錐鐵匙鐵凹心送子各四百七十二件追風鎗二百五十六桿子鎗三千三百四門三眼鎗一千八十八桿短柄三眼鎗八百五十桿鉛子袋二千六百六十六箇新式藥盛短鐵棚各二千一百九十四件新式藥等一千三百四十四箇藥管一萬五千五百箇火繩九千七百八十根

一馬步火藥鉛鐵子[illegible]神飛砲每子砲備十二出共一百八出狠機追風每子銃備三十出共二百七十出三眼鎗每眼備一百出共三百出短柄三眼鎗每眼備三十出共九十出滅虜砲百子銃各備三十出惟百子銃用鐵子餘俱用鉛子雜項神火若干共粗藥二萬三千八百九十四觔細藥七千五百五十四觔十一兩神藥七千二百斤通共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八斤十一兩鉛子二萬五千八十三斤七兩鐵子五千

四百五十斤通共三萬五百三十三斤七兩火藥布袋每箇可盛藥六十斤共為五百二十五箇鉛鐵子布袋每神飛戰車各二箇輜車各一箇共為七百四十四箇通共一千二百六十九箇

一騎步寢食雜具數每十人共油幕一副以闊布三疋為之每十人共銅鍋鐵爐一副水桶一隻鐵絲燈一盞油布罩一箇輜車上則每輛二

蒙每人預備煤炒三斗自備鍬瓢一箇每車鐵钁各一件馬步營各旗幟金鼓響器一副通共油幕六百副銅鍋鐵爐六百副水桶六百隻鐵絲燈籠及油幕罩各一千四百四十件煤炒一千八百石鐵钁各四百七十四件旗幟金鼓響器二副各兵自備鍬瓢六千箇　以上係一營之則十營可以例推每營用大砲四位每位護兵五十人內四十人可兼三眼鎗高麗腳長斧

十人兼短斧用大鉛子三十出小鐵子三十出四砲共粗藥九百六十斤鉛子四百八十斤鐵子八百四十斤火繩二十根臨時派入

一十營總則騎兵二萬二千人步兵四萬二千人馬三萬二千匹騾四千頭神飛車一百六千輛戰車二千六百五十輛輜車二千輛高麗腳二萬四百具長刀一萬一千一百四十柄腰刀二萬七千四百八十柄鉤斧二萬五千四百二十柄鉤鐮九千五百柄神臂弩五千具弩箭五十萬枝弓二萬二千張弓弦四萬四千條火箭六十六萬枝雙插二萬二千副盔二萬二千頂甲二萬二千副臂手四千副神飛砲一百六十位子砲一千四百四十門鐵鬥三百二十條佛狼機二千五百六十架子銃二萬三千四十門鐵鬥五千一百二十條大滅虜砲一千位長百子銃一千門鐵鎚鐵剪鐵錐鐵匙鐵凹心送子

各四千七百二十件追風鎗二千五百六十桿子鎗二萬三十四門三眼鎗二萬一千九百八十桿皮鎗套二萬一千九百八十箇鉛子袋二萬九千二百六十箇新式藥盛短鐵榔各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件新式藥等一萬五千四十箇藥管二十八萬五千箇火繩十萬八千根（每根長一丈五尺）粗火藥三十二萬三百四十斤細火藥七萬五千五百四十斤鉛子二十五萬五千六

百三十四斤六兩鐵子六萬二千九百斤火藥布袋五千四百一十箇（每袋可容五斗）鉛鐵子布袋七千六百箇（每袋可容六十斤）油布幕六千四百副銅鍋鐵爐六千四百副水桶六千四百隻鐵絲燈籠及油幕各一萬五千二百箇鐵鍬鐵钁各四千七百四十件馬步兵旗幟金鼓響器二千副大將全副旗幟金鼓響器二副煠炒二萬四百石各兵自備挪瓢一箇騎兵加鞋帶一條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四

卷第五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議四

遼東輕車議

竊照本鎮創立車營車已屢変矣今以大偏正廂一百二十八輛爲則配以輜騎盡善盡美無容復議但地有輕重夷險之不同則車宜有大小分合之巧甚然搭配停匀度量稱數當不踰

舊制而後可以一軍政調部伍謹酌剤十則如左

一車數原制偏廂一百二十輛正廂止八輛不拘正偏廂每車四輛爲一乘共作三十二乘今輕車多用正廂便於觸處爲首而又用砲車以間之使隊隊有大神器以爲主骨共計用偏廂一百六十八輛正廂五十六輛砲車二十八輛每乘用砲車一輛正廂二輛偏廂六輛共作二

十八乘
二兵數原制每車用兵二十五人四車爲一乘用兵一百人三十二乘用兵三千二百人今議每乘砲車一輛用兵十人正廂二輛每輛用兵七人偏廂六輛每輛用兵十五人共用兵一百一十四人合二十八乘共用兵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少用兵八人
三占地原制每車一丈共占地三百一十七丈

六尺今輕車偏廂占地一丈一尺砲車正廂二當一大砲車并護牌占地四丈二尺共占地三百四十七丈八尺多占地二十九丈二尺每面多占地七丈四尺置陣欲疎不妨少逾至四角之地則同原制
四騎兵原制每車一乘配以騎戰兵五十人權騎權正騎兵共二十五人合之爲騎兵二千四百人今配法如原制而乘既減則兵亦隨之共少用騎兵三百人至補伍雜用則仍舊制
五增大砲往議車營原用紅夷大砲四位以爲四門之主後營多砲少遂已其說今輕車營中斷不可少三營合用十二位如不足則以福砲抵之計每營用四砲每砲用騾車一輛計餘騎兵三百八人俱改爲步而以分護四砲每砲駕騾及護器點放各七十七人內以十人御車與騾七人司點放三十人授三鎗兼高麗牌三十

人授神臂弩兼長斧而點放者兼長刀
六配兵騎輛如原制配車則與偏廂十五人以一人爲車正二人爲車副兼火箭大棒三人爲狼機手四人爲追風手內以半司高麗牌出則以半執追風架二人爲弩手兼長鎗二人爲鳥銃手兼高麗牌一人爲火兵正廂七人以一人爲車正一人爲車副兼火箭大棒三人爲狼機手二人爲三鎗手兼高麗牌砲車十人以一人

爲車正二人爲車副乘神臂弩四人爲神飛手二人爲三鎗手兼高麗牌一人爲火兵幷兼二正廂三人之用而偏正廂之車正狼機手砲車之車正副神機手俱乘長刀斧

七設官設官俱與原制同乘總原三十二員今爲二十八乘止用二十八員四大砲兵雖止七十七人而干係最重亦各設乘總一員以合三十二員之制其衡總八員在四闆者俱各轄四

車乘在四正者俱各轄三車乘一砲乘

八授器原制騎兵九十六隊每隊配一砲用大滅虜砲十六位小滅虜砲八十位今止八十四隊大砲如原制小砲止用六十八位少用十二位原制佛狼機爲二百六十架今正偏廂各用一架共止用二百二十四架少用二十八架原制馬鎗二百五十六門今每偏廂用二門共三百三十六門多用八十門原制三眼鎗用一千七百二十八桿內步兵用七百六十八桿騎兵用九百六十桿今騎兵止八十四隊用八百四十桿步兵在偏廂者原該每車六桿今以追風鎗二位子銃十八位代之在正廂砲車者爲二桿共一百六十八桿兼之護大砲者一百二十桿合之爲一千一百二十八桿少用六百桿而用追風鎗三百六十六位原制弓箭撒袋一千二百七十三副今減十二隊止用一千一百一

十七副少用一百五十六副原制大弩二百五十六張今用五百一十二張多用二百五十六張原制長鎗長刀長斧一千二百八十件今用長鎗三百三十六桿長刀長斧一千二百五十二件共一千五百八十八件多用三百零八件原制大棒二百五十六條今用三百八十八條多用一百三十二條原制火箭七千六百八十枝今用一萬一千六百四十枝多用三千九百

六十枝原制藤牌二百五十六面今不用用高麗牌九百七十二面原制腰刀五千九百八十八口今用同原制盔甲二千六百二十八副今用二千四百五十二副少用一百七十六副原制管隊臂手九十七副今用八十五副少用十二副原制車正臂手一百二十八副今用一百五十二副多用一百二十四副原制金鼓旗幟響器二副今用同原制細椿九十六根條今用

八十四根條少用十二根條原制拒馬鎗二百五十六架每乘用八架今止二十八乘用二百二十四架大砲乘用四架共二百四十架其架稍寬而少用一十六架原制火兵尖擔二百五十六條今用二百九十六條多用四十條原制鑼鍋等物俱以三十二乘分計之則車制異兵制同俱當與各乘均撤使足此六千五百人之用矣合三營之當增其最多者無如追風鎗爲一千八位火箭爲一萬一千八百二十枝高麗牌爲二千九百一十六面大弩爲七百六十八張江南新製追風鎗有一千位火箭有三萬枝高麗牌有一萬面大弩有一千張俱可足用餘應增者易爲措置矣

九計馬駝騾原制兵馬三千零三十匹今減騎兵三百名止用二千七百三十匹少用三百匹火器駝騾一百二十頭今少用二十四頭多用

砲車駝騾四十頭共多十六頭其餘則一如原制

十計輜重計省生口二百八十四頭通計每日少食豆八石五斗二升可多載米通計二十日之間將可供人二日之用

遼東水兵兼車議

竊惟船兵一事伏讀明示均匀酌定又聞欲以搭配戰車使水步兼用敢以管見略陳梗槩今

各船之兵多至二十五人少至五人二十五人則兼水兵之制非此地所急五人則止可看守船隻不能駕行而大船尚若不足以守錨纜今已經裁汰已無三等之船似合以一丈二尺以下者爲二等定爲耆捕一名舵工一名繚手二名水手八名一丈二尺以上爲一等加貼駕水手三名通融合營之兵令精選實堪駕船之人不得以不諳撥入其本營應用雜流將官不妨

照車營步佐事例用七十七名中軍照例用十一名千總二員各照例用八名把總四員各照例用七名材官四員各照例用二名共一百四十名各將原有家丁不妨亦照步佐事例令精選補足一百名而更不得復抽各船一人違者以擅更營制論其船係二等者留耆捕舵繚四人看守不派入車營一等者并貼駕三人亦留看船以便守錨纜其每船水手八名教以車攻三船二十四名於三船耆捕之中選精勇者一名令爲車正異日之補百總即於此選它人不得攙越以示鼓舞如此則每三船自可結爲一隊共大車一輛輕車則二輛每四隊立一百總管船十二隻車四輛即爲乘總推此而上以至衙衛庶爲匀妥現在堪用船約可四百隻可用車一百三十三輛似足一車營而有餘其餘兵丁汰其老弱以強壯者另立車營庶令四營之

兵及遊哨之兵可九千人約略老弱不過二百官員不過百餘堪用船及堪修船共約四百五十隻兵及雜流家丁不過六千七百其餘二千再加兩營之兵亦可成一車營或令即附水營操練如此則各船盡得善駕水手之用而又不苦抽用之弊不加一兵創立二車營而又無顧此失彼之病伏冀裁酌

合水陸車師應備議

竊惟大衆正兵從陸以扼其吭奇兵從水以擣其腰而各立車營以爲家配騎兵以爲變載輜重以從舟此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從陸者不患於騎之難前而患於餽運之不繼從水者不患於餽運不繼而患於騎之難載車之難勝騎不繼則惟有聯絡於河西以周環其運騎難載則抑之而教車難勝則變之而輕而水陸之營各五則不可減蓋爲政者貴乎因今竭天下之

力以供一隅而財日見其乏不因於所有猝難辦也先因現在之車以爲陸營車之闊止六尺餘當以二百十六輛爲一營五營爲一千二百六十輛今現在之車去其敝者缺其不能全者留其奇而未合于營者五營之外所餘無幾矣不足以供水師一營之用故水營之戰車首當議也大車十騾營八十車以載輜重此戚少保法也今欲猝辦八百車八千騾俱力所不及則

水陸之輜車須當議也且少保之營以禦敵禦敵則爲士馬一日之需而足今日之師以討賊討賊則陸無一月之糧水無半月之糧不敢進矣是酌人計食酌馬計料三當議也關上火藥留辦已多而滅虜等砲未便於運車之所用非佛狼機不可輕車之上要得子母追風鎗而捷今並其所必需而亟補其不足則急治火器四當議也車馬之卒當各兼長短之器而短器尤

便於鋼斧次爲長刀次爲短刀鉤鐮等物今觀所有十未足一則急治器械五當議也車之輕者往以單輪爲最而識者猶以未便裝放如近日馬負外所製輪脚車略爲增損似爲利於此所當急定議者一大騾車不易得而陸運廳現有原雇小騾車一千輛雇值如舊而人量加犒賚則陸之五營可不勞而足但小車亦駕騾二頭今造船募方處于載馬而何暇于騾則水營

之輜車當收買小車以二人駕之四人輓爲叟
車値不足二金加之遮板而所費尚省計每營
四百輛而足尚需二千輛此急當定議者二一
人之食可一升五合今止以一升計一馬之料
向計四升今草青之日止以三升計今並陸兵
每營兵士六千人馬二千匹駕輜車騾四百匹
是日費煤炒火豆共一百三十二石也一月之
糧豈易爲齎今並人馬自齎五日之費而車載

十日之費小騾車自本車砲具之外尚可載八
石二百車之中以一百三十九車載之而餘以
載火藥鉛鐵以三營駐河止以二營聯絡于閭
陽大凌河之間則兵以護運不虞于西虜而運
者俱所運人馬之需尚餘一半可以接濟俟渡
河之後又以漸而進水兵每營爲車兵五千七
百人加以馬兵配車者一千雜用者三百共爲
七千人馬一千三百匹是日費一百八石也今

量議人馬亦自齎五日之需而車運十日焉爲
一千八十石每車可載六石今載五石二斗及
本車銃具外尚載火藥鉛彈尚可載二石七斗
車可載五石餘此急當定議者三合水陸十營
火器之需爲大將軍砲二十位子母神飛砲一
百六十位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門佛狼機二千
八百八十位子銃二萬五千九百二十門子母
追風鎗一千六百具子銃一萬四千四百門滅

虜砲一千位百子銃三千二百八十門三眼鎗
一萬五千六百二十桿以上各器具全火磚萬
人敵等不計粗細火藥六十三萬斤鉄鉛子六
十一萬斤火繩十萬三千四百根此急當定議
者四鋼斧二萬七千二十柄短刀二萬四千一
百六十柄長刀二千五百六十柄長鎗一千根
鈎鐮六千五百把盔一萬六千五百頂甲一萬
六千五百副鞓帶一萬六千五百條汸一萬六

千五百張弓絃三萬三千根火箭四十七萬五千枝銅鍋鐵爐六千具水桶六千具油幕六千副此急當定議者五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議五

自造神火輕車議

一兵制每營三千人每面用輕車三十二輛四面共一百二十八輛每輛用兵十五名內大滅虜砲一位百子銃二門共用兵九名內三名即兼推車之用三眼銃六門用兵六名共用兵一千九百二十名　每面用子母神飛砲車二輛每角亦用二輛共一十六輛每輛用兵十名共用兵一百六十名　每面用大銃四位內紅夷銃一位用兵五十名大銃三位每位用兵二十五名共用兵一百二十五名　每正車後用副車一輛計一百二十八輛其子母神飛車每二車用副車三輛計二十四輛每紅夷銃車後用副車三輛每大銃車後用副車二輛共一百六

十一輛每車用兵三名共用兵四百八十三名
每正副車各二輛用隊長一名每子母神飛
銃車二輛用隊長一名每大銃用隊長一名紅
夷砲加一名共兵一百四十九名　每面極車
用百總四員四面子母神飛砲車用百總二員
四面大砲車用百總一員共用一十九員　三
面用千總三員把總六員一面用中軍一員火
器材官二員　以上除中千把材不計外係共

二千八百五十六員名外一百四十四名備雜
流之用
一火器紅夷銃一位大銃三位不議價子母神
飛銃十六位每位子銃五門共八十門併車費
共每位議價三十兩該銀四百八十兩大滅虜
砲一百二十八位每位議價六兩共該七百六
十八兩百子銃二百五十六門每門議價二兩
該銀五百一十二兩三眼銃七百六十八門每

門議價七錢該銀五百三十七兩六錢總該銀
二千二百九十七兩六錢
一器械每官兵各長斧一把每把議價二錢計
三千把該銀六百兩各佩刀一柄議價三錢計
三千柄該銀九百兩總該銀一千五百兩
一雜需每官兵十五員名共油幕一副該價一
兩計二百副該銀二百兩每官兵十員名共爐
鍋一副議價一兩計三百副該銀三百兩每面

用鍬钁等二百件每件議價一錢共八百件該
銀八十兩副車上每車火藥烘炒袋各二箇每
箇該價一錢共六百一十六箇該銀六十一兩
六錢旗幟全副議價一百二十兩金鼓響器全
副議價八十兩總該銀八百四十一兩六錢
一車費每極車一輛議價六兩該銀七百六十
八兩每副車一輛議價二兩議銀三百二千二
兩總該銀一千一百四十六兩　以上通共該

銀五千七百八十五兩二錢五營該銀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六兩共製造正車六百四十輛副車八百四輛子母神飛砲八十位內子銃四百位砲車八十輛大滅虜砲六百四十位百子銃一千二百八十門三眼銃三千八百四十門長斧三千把佩刀三千柄油幕一千副爐鍋一千五百副鍬钁四千件布袋三千八十箇旗幟金鼓響器五副

再計紅夷銃每出用藥四斤一百出用藥四百斤以副車三輛載之大銃每出用藥二斤三位一百出共用藥九百斤以副車六輛載之子母神飛砲每子銃每出用藥八兩五門共二斤八兩十六位一百出共藥四千斤以副車二十四輛載之大滅虜砲每出用藥十二兩一百出該藥七十五斤百子銃每出二兩二門一百出該藥二十五斤三眼銃每出用藥四錢三眼共一兩二錢六門一百出該藥四十斤共一百四十五斤以副車一輛載之通共一百二十八兩共爲藥一萬八千三百二十斤通計每營用藥二萬四千二百四十斤五營通共該藥一十二萬一千二百斤再兩倍以備共該藥三十六萬三千六百斤大約以七折計之該硝磺炭五十二萬斤之數

鉛子之費抵三眼銃則與藥相等如百子銃用

四錢者百枚則是二十倍矣滅虜銃如用六錢者則六十枚如用八錢者則四十枚亦三四倍矣今止以三倍爲則亦得百萬斤而後可大約二者之費八萬金而足

伏見前所題募船之価約爲費六萬二千餘兩今略爲調劑可於官丁之外得五千水兵如所議而加益沙船五十號按所計車火器具共爲費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兩合之共約八萬一

千兩其用足矣計火藥鉛子之費須得八萬金倘給銀十萬兩辦車舟諸物之外尚餘一萬九千兩在淮揚等處買米約可得三萬餘石運至寧遠較今時價每石二兩六錢可値八萬金精將人所競得易爲發脫即以此値足辦火藥鉛子如官運巳足則以八萬金補完前領之數是舟車諸費僅費二萬金也

自練海舟輕車議

擣虛必用船船沙唬二種沙船可載七八十人唬船可載三四十人今原議募沙船一百隻可變化之爲一百五十隻合之原議調唬船一百隻二項共可載萬五六千人也駕船不可無人原議募人五千至用兵之日以二千守船再撥見在兵一萬二千可以作三千營五登岸之日不可無車非輕車又不可載之於舟今議每三千營用輕車一百二十八輛用大砲車四輛子母神飛砲車十六輛每輕車上用人十五名內車正一名苗用車副二名各習神臂弩餘十二名半爲大砲手半爲子砲手如得依法搭配則大砲用佛狼機三位子砲用子母追風鎗三桿則佛狼機有子砲五位追風鎗有子銃十是一車而有四十五銃砲也如不及則每車用滅虜砲一位百子銃二位三眼鎗六門亦一車而有二十一銃砲也更有二弩每弩挾百矢可以

補銃砲裝放所不及可以直透綿甲其十五人者又各挾齊眉斧一把腰刀一把以爲短兵之用蓋短兵相接時火器巳無所施故不必別用一番人耳其子母神飛砲車每砲有子砲十位以十人主之大砲車卽用紅夷不足則用部中所製每砲以二十五人主之如紅夷銃則加倍供以備推堅之用其砲車輕車之後各製副車每車以三人主之裝一車所需之火藥烘炒其

車不高列陣時去所裝之物排於正車之前一二十步亦可當鹿角車上之人專主在內運藥接濟再合之隊長雜流而三千人無閒手矣兵出在外不可無油幕以蔽風日雨露不可無爐鍋以爲飲食之具不可無鍬钁等物以爲安營樵採之具不可無布袋以盛火藥鉛子烘炒不可不多置金鼓旗幟以一耳目壯軍容容伸縮爲之弁蒸船招人之費亦不費公家一錢也

請合水火舟車議

竊惟今日之事制勝必在於擒虜擒虜必籍於舟楫舟以載師師涉陸則必倚車車從舟運車不輕難以弁載車以火而神火以車而穩火之具爲藥爲鉛彈非副車無以載故舟有成議矣今首議輕車副車次議四方四隅車三議車兵四議奇兵五議官隊雜流六議軍需

首議輕車

輕車者運有輪之牌也其廣可三尺高可七尺輪居其四之一近輪而孔可出大銃而大銃葬利於子母佛狼機中牌而孔可出小銃而小銃葬利於子母追風鎗二者皆一母九子循環無窮各備三十出而已足二百七十出之用矣凡車三百二十輛每面八十輛　副車者即以單輪車載火藥鉛彈糙料佛狼機之藥每出三兩五錢共爲五十九斤二兩鉛子每出三兩共爲

五十斤十兩追風鎗之藥每出五錢共爲七斤三兩鉛子之重如其藥共重一百二十四斤一兩加之烘炒米豆二石七斗合載爲一車輕車之副各一共三百二十輛　輕車每車用藥六十斤四兩三百二十輛共二萬一千二百斤鉛子五十七斤十三兩十車共一萬八千五百斤既有輕車副車以爲周廓不可無大砲以鎮四隅四方故次議太將軍子母神飛砲車

次議四方四隅車及輜重車子營

四方置大將軍共載於車運於人皆可也以西洋銃爲主不足則用部解大砲不足則以戚少保子母大將軍銃代之每出藥四觔備六十出共二百四十斤半用大鉛子鉛子重如藥計一百二十斤半用小鐵子每出三百六十五斤共一萬九百五十斤約重二百一十斤大石子三十枚木馬三十筒共爲六車而車各仍載糧料

如其數共爲正車四副車二十四　四方四隅各置子母神飛砲車即烏龍顯聖車也各二輛每位子銃九門每出藥一斤十二兩各備十二出共爲一百八出爲藥一百八十九斤十兩每出八兩爲鉛子五十四斤分載二車仍各載糧料如其數共爲正車十六副車三十二　合三者之副車共三百七十六輛再以二十四車載噴筒萬人敵等物以備一時之用而仍載糧料如其數共爲四百車分載糧料一千八十石四百車之上各置百子銃一門輕車追敵則副車自環爲營有警則分三疊以應之各備三十出每出藥八兩共爲一十五斤小鐵子重三錢者一百枚共爲五十四斤八兩合口石子三十枚附載於車諸車既具則議車之兵

三議車兵

大將軍車每車五十人以人運則至重者莫如

紅夷銃三十六人運踰梅嶺夫固有試之者矣其放銃輪架則八人可運也故并裝放之人通爲五十而足共爲二百人　子母神飛砲車每車以六人主推四人主裝放亦可疊而更也每車之人十而足共爲一百六十人　輕車以二人主持雨亦疊而爲之矣以三人主佛狼機以二人主追風鎗即其人可運也每車之人七而足共爲二千二百四十人　副車以二人主推

二人各挾一神臂弩弩百矢四人若弩皆習而
推亦疊爲之弩可以透鎧甲可以濟火藥之不
及可以爲扼爲伏此正而可奇也每車以四人
而足共爲一千六百人四車共則正兵足矣正
兵足則議奇兵

四議奇兵

奇兵以三眼鎗手爲之每方每隅各百人以護
大車共爲八百人人執藤牌一其牌闊一尺

五寸輕而易進出而爲犄則牌立成營亦儼然
車也而運變無窮矣每銃備三百出每出藥三
錢計五斤十兩鉛子三百枚重如之共合正奇
之兵而爲五千人矣然而未有官隊雜流也故
復議官隊雜流

五議官隊雜流

官隊拒正兵則以四輕車爲一隊長共八十人
六副車爲一隊長而間有通融共六十七人大
將軍車之五十人以二隊長主之共爲八人兩
子母神飛砲之二十人以隊長主之共爲八人
拒奇兵則以一隊長主二十五人共爲三十二
人合之爲隊長一百九十五人四隊長則一百
總爲百總四十九人八方巡督火器紅旗十六
人共官隊二百六十人　雜流以供金鼓旗幟
撥哨書記執罰奔走之役平日取給于行伍是
教之亂也教之偷也今各有所主不能移矣照

戚少保之則合三百六十八人而家丁不與焉
今量議六十人管家丁紅旗一人管雜流紅旗
一名隨營材官十人共爲四百四十人　每營
正奇兵五千人官隊雜流七百人兵數具而始
議軍需之費

六議軍需

軍需取辦於南於北價相倍也於關則又相倍
也今以南計先計一營之費而其他可例矣輕

車每車二兩可辦三百二十車爲六百四十兩
副車每車亦二兩可辦四百車爲八百兩大將
軍車俟至北而議焉子母神飛砲及車每具二
十兩而可辦十六具爲三百二十兩高麗牌每
牌一錢五分可辦八百牌爲一百二十兩共爲
一千八百八十兩是爲車牌之費佛狼機每門
六兩可辦三百二十門爲一千九百二十兩追
風鎗每門三兩可辦三百二十門爲九百六十

兩三眼鎗每桿七錢可辦八百桿爲五百六十
兩百子銃每門一兩五錢可辦四百門爲五百
兩弩一弩矢百每具一兩五錢可辦八百具爲
一千二百兩共爲五千一百四十兩是爲弩火
之費十人共一油幕以蔽風雨張于車之外又
可如瓊廉以禦彈矢也每副一兩可辦連騎兵
合製七百副共爲七百兩十人共爲銅鍋鐵爐
每具一兩可辦連騎兵七百具共爲七百兩金

鼓旗幟鍬鑁合計五百兩可辦戰車之狼機手
一名追風手一名副車之弩手二名共一千四
十名各持短刀以爲割級之用計一千四十把
每把四錢可辦共爲四百十六兩餘各製鋼斧
一把而視其所宜以分其柄之長短長者齊眉
短者如股每柄二錢可辦計三千九百六十把
共爲七百九十二兩合之爲三千一百八兩是
爲雜具器械之費　合三者共一萬一百二十

四兩以三營計之當三萬三百七十二兩而車
牌弩火之費爲二萬一千六十兩雜具器械之
費爲六萬二千金倘能共給十萬金則以前二
項辦之於所領計二萬一千六十兩而後一項
之費備之於兵所應得之安家約至關而補焉
尚有一萬六千九百四十兩可得精糈約三萬
石抵關之日可值九萬金卽降之爲六萬金而
補還安家九千三百二十四兩之外尚有五萬

六百七十六兩以三萬八千兩抵還原領正額尚餘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兩苟能如法益營而爲五共兩營之費合用二萬二百四十八兩所缺不過七千五百七十二兩盈縮之間別有措處可不費一錢而辦五車營二萬八千五百人軍需也此外唯火藥二十萬斤鉛子十二萬五千斤鐵子十一萬五千斤仰籍有司耳苟止用三營則以前所餘一萬二千六百餘金已備之有餘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六目

卷第五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策

兵事策 崇禎二年十月作

用兵之道在執其機則力不勞而功建機者非特乘旋而麾交門而陣乘其暮出其不意也在先有以定其大勢大勢者主將之所淵圖密慮以告之君相君相執其旨以合師以置餉以賞

罰督責百執事內而盈廷之議不能奪外而各持之見不能移然後可以成大功今遼事之與垂一紀矣黔之師亦九載而揷而閩而粵日夜告急竊以兵雖未練然成功不待於徐簡也餉雖不足然成功不待於餘裕也惟在各就其形而察其機請自已效者而驗之可以知未來矣黔之役密箐蔽天毒弩透石然其機在漸迫安位之穴則衆怨而邦彥危乃自黔而入涉廣陸

趨大方於圖邦彥甚得也然易爲入難爲出故
黔撫之既捷而殆殆於此也惟自蜀之永寧則
因我故疆城我故城屯我故土日近於位位危
而圖邦彥則邦彥誅仰不能圖而邦彥危所以
勢迫情亟氣憤謀淺輕犯蜀師至於授首此蜀
得其機也使自黔而圖之雖叟九年亦未可埜
也今奴挿鬪粵之機亦若此遼自河西步步而
入則我力愈勞我兵愈分而我就食愈難惟越

海而取四衞則去奴日近去海不遠去奴近則
士氣自生去海不遠則運道易通不特士氣倍
也而奴臥不貼枕矣不特運道易也而脊腴可
就屯矣此取遼之機也挿之桀與宣雲久款忘
戰備禦不及因其多內難故以款愚之彼以永
邵之末下吉囊之末併故亦以款愚我然虜之
利於款者戰勝敗不可測而款所得或過于掠
也今大同之不能戰虜知之矣其所掠諸屯堡

已勝數年之款矣且大同之子女玉帛其所素
艷也城之百倍於屯所他所冀者百倍於大同
其所素知也奈何肯終糜於款乎我之款一年
矣其備患之具當修矣修則當因其要挾絕款
一戰未修則過此數年亦復不能修也亦當絕
款蓄財以養死士鼓氣際非以待之故言款於
昨歲機[illegible]得言款于今日則顯齎盜糧矣今
又責宣雲以款而責延綏以戰夫所云宣雲者

挿也延綏者套也非挿也此非挿之言主款者
之言耳[illegible]而使套寇是必當戰也套寇而挿
不能制是叟當戰也況挿且身寇宣雲乎而我
乃資財於宣雲決戰於延綏是宣雲助挿攻延
綏也豈謀國者亦未思乎故必戰者禦挿之機
也至於閩粵之寇去來若風雨蹤跡若魍魅因
其去而即旎計其順而欲宥此皆不知兵者之
言也去閩則即粵去粵則即閩閩粵不已而且

漸不則彼安所之安所食而乃因去而竄是左右手之痈瘵隔也其病不止於不仁而將至自相戕縣官無負於民也又非有水旱蝗蝻之災民自嗜利好鬪蹈不畏死而爲盜至於攻城屠衆不痈繩以法而猶欲招之此誨亂也故漢之黃巾當殲不當降吉之知兵者已計之矣况今未背其啖 旋降旋背得顯職者喜不得顯職者叛安得人人而富貴之乎不爲寇則饑寒且

不救爲寇則貫死而要富貴是可以立國乎故必勦而 非平閩粤之機也得其機則步步爲屯步步爲復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圖遂者之上策也可以付之不問三表五餌以爲羈縻順義之撫寧謐五紀此款揷者之籍口也可以付之不問潢池弄兵皆我赤子水犀奇材可資牙爪此謀閩粤者之左計也可以付之不問置此三者而始可以任將帥决廟算不恭月而三局可有定葬不三年而三寇皆可漸平矣夫王朴計蕩除數寇在百年之前而要遲之後猶一一印沙無他得其機也况以全盛之日策疥癬之患乎雖然其機一失則二虜即金元之後裔海寇乃勝國之始禍殷鑒不遠欲易置之得乎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六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一

上葉福清相公書一 辛酉

元儀十八九時以通門之誼事相公於初相之時今十年往矣駑馬不堪遠道秋英已謝春華又值相公再相之日儀竊聞之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當時是士之爲周公憂必不知周公之已聖而夙夜望王室之兢故不自量而進於周公之庭周公之吐哺握髮若不可俄頃緩者亦不

自知其聖而夙夜望王室之兢故不自覺而汲汲引之不暇豈如莽之下士不韋之懸國門或藏驕於廣攬或矜名於折節哉然則如儀者雖已疲之馬已謝之英使當周公時其不自量者亦必如周多士矣敢因今之士習謟善諛遂忘其三代之直而薄待君相於成周之下耶況項

倉卒一見辱相公譽之於人謂非書生之言夫非書生則焉敢盡其書生之見則固書生之故態也請得而頌言之說者曰三代以前言道三代以後言術夫術者使背道而馳則機械小數耳縱乘捷於一時而不能終日安其身易曰安其身而後動欲安其身必歸於道道爲不移之矩而時有適宜之會因其時而善用之是謂之術故曰擇術有微權伊尹逆用之以相商周公

順用之以相周其道則一也術有不同故知其術者而後可與言道矣夫一世有一世之術一人有一人之術一時有一時之術何謂一世之術　高皇帝革中書省　文皇帝創文淵閣古今相體一大變也故人謂今之宰相代言之學士非眞有宰相之權者也愚竊以不然唯此天工唯此人代古之相得自行其權今之相代君行其權自行者其任若專而不知代行者其樞

叟神今自姦邪亂政其弊在弄權而不在於有權徐文貞矯其說以爲政事還之六部自後相者奉爲蓍蔡愚又竊以不然夫中書省未革之時豈無六部乎惟禀命而奉行故其失則歸於相今六部之事必待票擬票擬者卽禀命也任其事與其失天下得顯以責之相而天下亦得顯以望之相今旣以還之六部則惟六部之所欲爲而唯諾以從事乎亦尌附六部之得失而

裁駁以取當乎唯諾而不任其咎此近年宰相之巧習而究之能避一時之嫌不能避萬世之責裁駁而必求其是則朝廷之上幾爲訟場閣部之間人稱齟齬何不商確於未事之前而兩成其和衷耶況六部旣處其分朝廷當總其合六部旣主於行朝廷當考其成今曰考曰合以眞相之體而有所不敢受愚又竊以不然夫相者居綸閣之下總樞機之事不特大臣而且爲

近臣今之百執事專一方之事者豈無訾記典
籤總合考成陰佐於其内者耶故不必以總合
考成爲非今之相體也況宰相之職在於用人
事事而駁之固不如事事而商之事事而商之
又不如不待商而什得八九也則無如擇其可
勝之人不可勝者急爲之裁决而算以體貌交
情快天下之大事致其事之已去而我獨以一
身受天下萬世之交責顧小而忘大未有如此

愚者也是謂一世之術何謂一人之術自黨同
伐異習爲朋黨之門而血戰玄黃遂無一人之
免雖有虛公平衡之心者亦無以自白於天下
矣而又適當　神廟靜攝之時有議論而無處
分有議論則人因議論而愈猜無處分則上無
辨白而難自雪今則不然彼此各有清貞卽意
見相乖而眞品終不可磨滅彼此各有幹才卽
作爲頓異而匡濟終不能無藉清貞者還之以

坐鎭之美官而不必竭其才以見不逮幹才者
任之以紛拏之地而不必護瑕以掩長如此則
彼此之賢者皆慰別有作風作波之人借門戶
以攫官更有無賴無行之人倚門戶以匿短此
蠹蟊邪大則宜置典刑小則宜歸南畝而使其
影東射西亦與時而爲消長挑左挐右亂君子
而同小人此不唯人謂我黨之人宜暴其短而
不疑人謂彼黨之人更不宜避已嫌而姑恕我

本無黨人指爲黨因指之爲黨而稍有一毫顧
避之心則已身入黨中而豈復能處天下之事
乎如此則彼此之不肖皆懼今相公之身疑者
信者相半矣及其機而急操之此相公終身之
善慮也是謂一人之術何謂一時之術答在
神廟臨御日久練習政務故意旨淵深不唯外
庭不能測而內廷亦不能測威福唯已不唯外
廷不敢干而內廷亦不敢干人知其厭外廷之

瀆陳而不知其更厭內廷之妄瀆人知其惡外廷之專擅而不知其更惡內廷之竊竊至於嚴刑亟誅不行於士大夫而獨行于閹豎優貌隆情獨施於士大夫而不施于閹豎故得君之術全不繫於中人今則不然　新聖冲年久在宦寺之手即朝講不輟而親近賢士大夫之時終不如親近宦官宮妾之時況堂陛之情雖孚而講筵之上從未有剴切刺骨之言動上之心恩

澤之過濫雖　皇上不知其太濫而以磊落士大夫同宦寺以希恩亦足以自輕至於合則行不合則去致其身所以爲國展其寵適以危身此段丹衷耿亦待已不得已之懷尚未見亮於人主而即欲自行其意使　上之不疑擢彼之權使　上之愈信恐未能也此亦有術以待之在端己以感焉篤智以寵焉而已何以言端己彼雖自私也而亦知大臣之當憂國憂國之誠

不誠不能掩其目也誠則感矣彼雖黷貨也而亦知大臣之當潔己潔不潔不能掩其耳也潔則感矣彼所希者寵澤而我不求寵澤于彼則自有不可寵之勢彼所戀者權位而我常視權位如屣則自有不可犯之色苟如此而雖大姦巨蠹亦當爲之動心況于區區者乎何以言篤智不親之則疑疑則事未動而先隔太親之則褻褻則威欲振而不能其始也當使之動于中

非我而彼不得安位則彼鑒前失位者之速而外之附者不能庇則其于我之可籍者其託身必誠且篤其後也使彼有憚于內非我而上不得信之專則彼之大柄已操于我而外廷之公論一人之喜怒皆懸于我之手則自有所忌而不敢恣則非理之傳宣自不敢出格外之恩澤自不敢希如待較是非而封還動聲色以執爭亦其下矣此謂一時之術三者之術有一不合

于道者乎然而謂非術不可苟無術則雖兢兢業業歸於中正而上無以明　文皇帝創闢之心下被欺於文貞一時濟世之語歸心者失其望忌巳者張其鋒璀振之流世未嘗少即求一馮保亦不可得試觀此土崩瓦解之形非大爲收拾必難收已去之人心一綫之天命使事事不得行其志即排衣而歸亦何以謝出山之初意即殉身於國亦何以見二祖十宗於天

上哉相公位極人臣明農數載憫時而出必有大作爲出儀所冀望之外者然世非成周之日憂天之杞人心更切於周之多士故仰恃一日之知罄其款款之愚唯不加斧鉞而賜教之幸甚

上葉福清相公書二　辛酉

今東北一事四年于茲矣强日蹙兵日損天下日疲海內諰諰焉望相公一出以定之故數日以來正色手釆挽回妙術欣動於士大夫之口而或者曰相公此出不難於如山風槩屹立於波流之中而難於如川經緯應變於多事之日愚竊以不然相公益先定其內而徐圖其外也先正其本而徐理其枝也應侯新臣也故先外事而後內事外事定而內事可措置矣相公舊臣也故先內事而後外事內事定而外事益託矣此來可與淺機淺識之士道也然外事亦

岌岌矣惟兩言以敝之願相公度天下所欲爲而不敢即望相公爲者爲之則足以攝天下之氣而新天下之志願相公決天下所各以爲是而必不肯虛衷以審者審之則足以收戰守之實效而援疆埸之危今疆事之失在於紀綱不振而欲振紀綱在先決巳事舊經略舊元戎繫係二年而以故倘辱將尚逭天誅初失事之撫臣既悠遊于鄉里棄城池之節推尚未正於爰

書甚至渡海之逃臣半擁旌於塞上半安枕於
丘園同姓之逆黨旣一月而三遷未一麾而萬
里諸如此類不過斷數因馳數緹騎而盪塲之
士爭効命矣夫天下之人懸頸望此久矣相公
拄山之日豈不耳而目之然不敢即望之相公
者以相公往日拄朝未有此非常之舉動愚竊
以不然此數事者在今之天下而以今之人心
則以爲非常耳實則國有一定之章朝無惟貨

之獄相公而不能爲則不能爲其常者矣相公
捐身殉國必尚有格外非常之舉豈區區常法
不能爲國守耶今市井謠言以旦夕有此舉動
而士大夫斷其必無何也謠言者人心之公望
相公者深必無者世情之必至而知相公淺也
願相公一息之而已今一月以來朝端之論里
巷之私以經臣之失着籍籍言矣閒有一二欲
左袒之者實逆迎上用經臣之人而非眞心以

經臣之可恃也以經臣不足恃者必主撫臣之
可籍以經臣之妬功爲非者必以撫臣之有功
以經臣主可守爲妄者必以撫臣主可戰爲是
愚竊以不然此事當斷是非而不可分左右袒
當審功罪而不可以有功者之必得全功何也
鎭江之舉功也非罪也不當因不援鎭江之罪
而反滅鎭江之功然以鎭江之爲功而以今日
長驅而入必有勝而無敗此未可信也豈惟不

可信卽撫臣之意豈眞以犁庭掃穴有必然之
晝哉亦眞見其不可守以彼來而必敗何如乘
銳而先人苟其得勝倖也不勝而殉之不猶愈
於圍城之死哉夫其情如是則固忠臣烈士不
得已之懷矣人不知而曰其功可成撫臣聞之
亦必竊笑而心傷也然則其不可守經臣之言
將無是乎是又不然撫臣蓋知難息進不顧後
着者也經臣蓋矜智鬬狠惟圖脫卸者也其言

雖近而其心則非也總之其病在於不實求經臣唯言不可守而不言所以守之策撫臣唯言當戰而不討其可戰之兵如十四萬人而不可守則古來從無可守之城十四萬人而不可戰則古來從無可戰之日據其言以為兵不精兵之不精當問將兵者欲求已精之兵而用之不可幾也以為人心不固人心不固當問用衆者任其不固而無術以聯之則亦安用彼相矣兵

精矣人心固矣守可也戰可也先守後戰可也戰以為守可也此之不問而徒爭守戰之是非何異習舉子業者未能措辭遣詞而徒爭題旨之當否不當固不足以成章即當而何辭以副其意哉故謂經臣之足恃者無人心者也因經臣之不足恃而謂撫臣之必有成者未知兵者也願相公一息之而已今言東事者皆以為必不可為夫以堂堂之天下當區區之小醜而以必不可為則自有載籍以來所可為者亦少矣今欲為者以為不勝其難而思唯在於相公之一息再息聽其言必以為河漢然而情事易見也一息而紀綱振將士莫敢不用命再息而實求能精兵能固人心之人則真豪傑必在位以真豪傑將必用命之士而猶有未可為者則相公之所不信也故願相公一息之而已草茅不識委曲忘殺身之禍而盡言于知己之前死罪

死罪然忘身酬國素心也于分不得告之君于誼乃得告之相願相公垂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七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八

卷第五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

上葉福淸相公書三 辛酉

竊唯相公未入國門之時聞有西南之事憂形於色今既數日矣而未有先機勝着使遠邇震慴豈以公卿之間多言其事易辦故未免疑惑恐淡憂遠慮反涉張皇耶愚竊以不然凡度事

者未觀其事之大小先測其機之淺深今此事至就撫臣奘使者遍降縉紳固守險要分兵四出騷動五省亦不可謂小矣而說者以其事出激變夫激變誠有之然激于平日之侮虐而不激于一時之凌暴不特此也無事則侮之有事則舉天下而與其兵以爲可以當虜鋒者莽此若也生其驕志長其侮心以久屈久辱之情懷而負莽勝莽踰之鋒鋭兼之中國亾人機智膽

略者不乏爲之布置爲之算畫其日夜精心而息分據者情也數日之前舉言必非夙謀其亂易解今黔中之報到矣其預發于逆義者先于激變之日使我之蒭調惟其所欲彼俛首而東則其發之於西者何以自解於有司故知其謀之夙也謀夙則機深機深則事大矣事大而我之經略者小則震鄰之懼遍于天下朝廷之上雖欲鎭靜而恐人無知以爲公卿不憂天下之

事而禍及匹夫匹婦其紛囂皇悖者更甚非以安之適以亂之是不能消有事爲無事而徒以無事御有事欲免張皇先涉自愚矣今廟堂之上所以議經略者尚未有成畫儀書生何足窺大計然用兵者先覩形勢據圖籌變可得而畫言之請言其三危重慶枉江之上流以重水重山稱雄于蜀其順流而東也卽爲夔府啻　高皇帝命湯將軍將十萬之師不能踰瞿塘三峽之險至傅將軍自關中踰棧道克文階浮捷音於川江始能勉入而明玉珍已失成都猶保重慶彼以重慶之要勝於成都也然則重慶失則蜀之全險失矣此其危者一昝楊應龍之初叛也可以取重慶而不取彼其心猶望撫也及其逆顏行決意必戰而我之重兵已戍重慶矣故愈促愈迫至於保壘而死其悔心失簀諸酋之所知也故自藺而犯取重慶必經瀘州不克瀘

州則歸路絕攻陷瀘州則成都之師順流而援之矣故奢氏之取重慶也難今以奉征調之名整師千里一旦據其城而崇明已劄十三營漸逼瀘州矣此其布畫甚精說者曰賊未必卽取瀘夫取瀘則通成都之路不取瀘則斷巢穴之脉恐不待智者而知也此其危者二遵義平越自改土而流民失其業拱手而視流民之耕占賦稅不加日以殷富垂涎毒憤不特一人今乘

勢而猝取之如招夫子使彼得二郡則其山川
之險逾於蔺者數倍而財賦日益發其民莫非
眞苗我昔以漢人守苗地彼今以漢人爲苗兵
難易強弱不啻數倍此其危者三有此三危而
我之所制者尚無首尾俱應四面齊入之勢則
彼之割據唾手而成矣何也奴酋之穴在於四
境之外故我之掃犂也難而彼之兼并也亦不
易奢酋之穴居然錯繡域中故我扼其險則掃

蕩之也易彼據其險則我之仰攻也亦難及早
而圖之則莫如先守夔州與保寧　高皇帝分
肇方域各割其險于境外意至深也故以蜀論
之棧道之險歸之秦巫峽之險歸之楚蔺一封
疆之臣意有不測則鄰得而制其死命然險在
於境外則守當在於境內自江而泝過巫峽而
始至夔府合設文武大臣建牙荆州急招江南
之兵直趨夔府而令重將屯兵於巫峽夔府守

則巫峽之險在我彼可絶順流之便而我長無
仰攻之難矣命一驍將將數千自關中而發凡
十八站而可至保寧沿路令收獷徒以益其衆
得至保寧則調相近土司之兵以益之自保寧
繇江路四日而可至合州又四日而可至重慶
令當令師徒已具先守合州約時大舉滇中之
兵自黔而出可擣其穴當令滇鎭黔撫并力圖
之以攻其腹心夔府大帥別命一將繇偏沅而

助其勢自成都而至重慶江路亦八日而瀘州
居其中速檄蜀撫趨瀘州如已失則合土兵而
攻務得之以絶其通巢之路以爲成都之藩蔽
而異日約時並舉則亦上流之勢也夔府之大
鎭檄土司之兵從漢軍而入而以三路之偏師
齊攻其胷背此萬全之策也而其要在於議兵
議餉今天下無可調之兵矣唯在調土兵然以
土攻土而漢兵之氣不足以攝其志則安知無

奢酋之生心者乎故滇黔之漢兵不能募募亦不能多即以現在衞所者合之素屬之土司而可矣秦中之兵自棧道而入不能多然寡亦不可無數千之衆也唯江南招募至不可緩何也無此兵則漢兵之氣不盛也而其募有二則募江上之水兵以扼荆門之險募襄黄之勇壯以壯行伍之色募徧處之善走習山者以奪其所長如是而兵可集矣至於餉則川中雖貧米糧

不乏水步之兵不必爲芻豆之虞即其經絲江楚之間亦俱産米之地惟在多備折色以鼓其志耳然新募之兵甲冑器械事事俱無舟楫遮牌各有妙制往時大征必有督餉大臣一員今當設總理征西軍需者使之往來于荆楚蜀都之間一應糧餉軍器隨宜設辦規置既定講求可用之人務使一心弗復如東事之畏同則重兵所臨不特可以破割據之勢而亦足以消江

楚之隱憂若復泄泄沓沓使蕲黄之間不遑之徒奮臂而呼合縱連橫北窺中原南震建業土崩瓦解在於一朝奈之何哉人知東事之危而謂西事之緩夫急西而因以緩東固非老成長策使急東而復緩西亦豈識務達機此事之發不先不後而在於相公甫入都門之日是天欲相公善其事也願相公圖之

上葉福清相公書四 辛酉

前者獻書閣下不敢示其稿於人以其言雖淺而中間論事機之會專重於使上之不疑而信此其間有故焉未可與它人言也今側聞道路之言相公侃侃之節愈著而懇之心愈憂非憂相公失　主上之心而憂相公得天下之名也今日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兩言决耳然於夫子所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恐未盡合也所謂以道事君則其于事之時必權其輕重較其緩

念極盡所慮而復不可則不得已而止耳今天下之事莫大於東西二役相公所以處之者皆引其端而未有其緒特以爭一言官倖倖而去則天下所仰望於相公之出豈僅僅爲了却此事耶相公試度之於心此一出也將爲朝廷免大憂乎亦爲一身重去就乎如重去就則相公往者之去亦可謂全節而返無累初服矣又何必奔走萬里博一易去之名耶如欲免朝廷之

大憂則委蛇于女主逆臣之手而終于有濟者彼何人哉況今日　主上明聖正値大有爲之時耶說者又謂二憂正未易免相公全名而去未爲失策則古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者豈不足爲相公望耶況東西二事正不難處只在朝廷之上心欲去相公而陰陽挑激之人卽不顧壞疆埸而庇護拗執之人夫不難以朝廷之疆埸易其一日之權位又何難以美名讓相公之去以實禍貽天下之蒼生耶恐恐相公之名愈美而相公之心愈有不安夫不安於心而享其名人則羨而已則尤竊爲相公不取也書生之言恐不足取信於長者敬節錄前少宰馮北海上王文端書呈覽事有異同理無二致願相公賜察雖然言出禍隨禍而無益於家國唯相公哀而祕之

上葉福清相公書五 辛酉

頃者造別閤下伏承綣繾注惓重以厚贐借行子之光感激明德恧而欲死元儀早失教於先人不練習世局焉能効其尺寸然此心欲忠於朝廷者則固夢寐不忘也欲忠於朝廷則請先忠於閤下閤下之身於富貴爵祿所不能能動勳名節亮所不能益而乃輟居洛之悠遊黽勉於多事搶攘之時其心必有枉也心不枉則格言所不入心所枉雖土壤而不讓儀得而盡言

無諱可乎昝人之告春申君曰有非望之福有
非望之禍有非望之人當是時春申君之富貴
爵祿勲名節亮亦無以加矣而言之者之人又
卑瑣不足以聳聽聞故吐其言而不用以卒致
大禍令儀有一言一人而壞今之天下一人而
定今之天下一人而挽今之天下其言雖誕願
相公毋忽之也何謂一人而挽天下　祖宗櫛
風沐雨而始混合宇宙威加四夷在天　列聖

日夜兢惕以保此二百五十年之太平　神廟
以來有天下者三世而其愛民畏天敬大臣子
庶民者如一人此閤下所知也即東奴跳梁禍
及遼鄉一將得人指顧而定自中朝無識用一
熊司馬而其才本不任宜即退避乃熱中于榮
祿醜顔任之既知其不能爲乃爲徵兵徵餉萬
不可應之事以難縣官使其不能應則爲卸罪
之計中朝無識者不知也百呼而百應之要無

以難縣官則借羣噪之名而去矣故愚嘗曰言
官者代大臣而受禍者也使其時大臣稍有氣
識以旗牌至司農即執而訴之於朝治其無將
之罪別易名帥救此荼毒豈不大快哉然而李
司農不能也不能而徒伺張侍御奏之而且方
告今經略之罪而又鳴其同鄉舊經略之冤似
爲報復此衆論之所以譁然而南昌之斷然處
之也處之益有故矣至於姚太常之處則武曰

借以復門戶之讎耳儀又以不然太常固奉使
而勘功罪者也於其兵馬之虛耗蒭茭之冒破
不能一一須言於朝其罪已不可數矣而乃爲
之陰陽是非其間處之亦不爲過但處則處耳
至處以排熊引袁爲辭則四子死有不服引袁
者固熊司馬也使當時熊司馬之薦疏不至中
朝肯即用袁否袁嵑永平之力以爭熊熊好諂
而闇於識故引之唯恐不力且當是時又有呂

夾間爲王隨陳堯佐之意在焉蓋欲不如已者使上之愈息我也及遼陽破而朝廷之上竟昇問保舉袁經略之人反從而優詔固起之彼度無以應則愈變其說爲三路進師藏其身于關上且以兵非三十萬餉非八百萬不可以淡難縣官至此而朝廷之上亦宜悟矣乃猶惘惘焉求所以應之其所以應之者叉恭且篤于前彼無以行其計欲仍索閒于臺省臺省又緘舌吞

氣以避其鋒不得已而借禍于撫臣故愚又曰撫臣者代大臣而受禍者也今撫臣之禍不必言而天下已受其禍矣西蜀之變其孰召之至于兵變于浙變于襄陽變于中州雖事小緝而其發方大以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眼見土崩瓦解之在即此所謂一人而壞天下熊司馬是矣今南昌不能中悔其失而冢宰又固庇其鄉人中朝二三大老有知其端者而憚於犯嫌言不

盡盡而不聽　聖天子淡維遠圖却百端之潛阻毅然敦詠相公與之以政相公未至即明毛文龍之功而非罪謂王撫軍之可以有爲東征之士側耳而聽德音乃相公至而即奮然寫書司馬詰其職守之所在使其跋扈無人臣之禮者十欽其七八而其言戰守之次第言過河之策而得吉蓋亦就繩簡而變前辭矣即其披讀張披慾覺之出關閾見迷亦兢兢有救過之息

相公此出其所以息噂沓而讋帷幄者至矣此所謂一人而定天下者相公是矣然而有不盡然也前日以經撫不和合議也相公豈無撤經臣之心哉及張司馬之不任其事王司馬之依違其間而相公之心遂移相公之心移左袒之者遂得乘間而起以煩言而撓相公今閭巷之言曰相公有所忌而不敢任夫忌而不敢任相公亦何必不遠萬里刻皇以邀朝命哉愚知其

必不然也唯是經臣之不可任相公固已知之而撫臣之不可任則相公無以知之也使不知其必可任而知其必不可任則相公亦別求所以易之矣譬如撫臣一旦有意外之事相公豈能懸此位而起九原以待之乎則愚請爲破其疑曰撫臣必不可任何以知其不可任則觀其措置而知之儀生于今之世雖未見古之豪杰然于傳記觀之熟矣凡舉大事者必有不可磨

之精神先足以光耀人心而後天心應焉猶無不克今撫臣當逆闖初喪以來鎮靜以定人心多方以思復振不可謂非遠猷藎慮也然觀其舉動無一成之規模無扼先之着數無綱舉維振之精采激于心而短于才急于用而闇於機此撫臣之謂也今經臣欲撤而不能撤撫臣不可任而不能不任延至明春必有不可言之事則向之左袒經臣者起而仰攻相公唯有憫默

不得志引而去耳其如國事何今無它唯斷而行之詔告天下盡暴經臣戀慕一官貽禍社稷之罪置之司敗無赦典刑因責撫臣不能練畜士馬力闘必勝而乃使軍威不張虛揚兵而不進謀淺慮狹貽笑虎酋但念其昔日之勞置之他地別命賢才使充斯任廣招俊傑與共功名朝廷之賞罰旣明則必有起而應之者三軍之士咸願一戰奴酋雖狡以恐度之本非阿骨打

忽必烈之流計而縛之不過踰歲之事夾囊之中豈無其選如相公必不信人則卽自任如晉公之事坐鎮榆關督令將臣駐師廣寧使一二英銳之士日夜簡練以圖渡河若如此焦勞一歲而奴酋不蕩平者則請懸儀之頭以謝經撫所謂一人而挽天下元儀是矣元儀本一書生不與人家國事行且歸矣觀此亂世弃平生科舉之學亦棄而不欲理枯臥空山以待時之清

又何必嘵嘵焉犯兌之戒然于旣去之後車塵馬足之間耿耿不能忘者以世沐國寵幸懷一見不敢忘盡忠於朝廷因不能忘盡忠于閤下也閤下與先人爲爾汝之交即閤下誅儀之妄言而置之死其言無所媿亦可見先人于地下見　二祖　十宗于天上唯相公鑒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八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九

卷第五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三

上葉福清相公書六 壬戌

儀次涿鹿感念恩私輙陳縷縷想矜其愚不加汰督今歸隱鍾山幸老母健飯敝居未圯先人之書日以加富庶幾一家言以仰報知遇唯願相公早戰勝於廟堂之上弗使畏死戀官之人擇一身之便而貽禍家國天下幸甚儀所居鍾山在舊京之傍舊京武備單弱今占天度入荆楚之間必有起者杞人之憂恐以驚　高廟之衣冠箚者晉溪在朝唯置餘姚於江右而逆藩之變坐收成績今之于司農箚之餘姚也天下之士但知其品概屹立而不知其韜籍底蘊幸相公以文憲之心爲心則豐鎬幸甚揲江故事兼督巡江而因循不舉三十年矣今徐中丞銳

然於閫練當使之萃精於都內而武操江劉誠意允稱得人似當于報代疏上責其出巡可以消意外之慮新江干之色此枉相公一舉筆之勞而已厝舊京於衽席矣不揣奏記伏唯鈞裁

上葉福清相公書七 壬戌

元儀前者捧接鼎函長跽發讀感而欲泣以至賤之士當極跡之餘而始終存注不渝此古人復起其用心之厚不能過也獨命儀急宜趨入

長安以俟擢用則儀竊未敢何也士各有分誼負笈跨衛干有司之試此剛倒也雖周孔復生不能舍此以行道其來也分也誼也如以末籌剩技足以備封疆緩急則譬之匹夫拳技亦必待募而始出應以列行伍儀既自枉不能復直矣春間科抄至聘禮至而終於不來一日望望然向國門知者以爲賢相之召不知者以山中寂寞猿雀無緣故有急售之色此實所不安也

項南冢宰孫公攝樞務令儀爲副將將新兵六千以振留都神氣儀之敬冢宰如敬神明得出其門雖毀冠裂冕豈非大幸然而不敢任也何也以儀不自意當世則一命爲過使肯僕僕棘闈則賢科甲榜亦非意外之事今使之兆年而禰禴不過以公家之急不敢自愛其身耳晉都雖直地然關一日不破則中原一日不至於大潰今既不株守一關則正當使愚而不愛命如

儀輩者爲前鋒乃復臥於重裀累幄之間此儀所不安也向承誨教謂高陽相公亦欲用儀而恐所用者不足滿儀之意嗟乎滿儀之意則儀歲一入棘闈亦或可庶幾焉又何必向死中求活耶或者知已在揆地不忍使頗讀書工文事者伍白丁而唯諾耳然而儀竊不然空言拜將可行之主上而不可行之大臣今樞相既待身邊上亦屈兩府之尊矣儀又何愛焉卽以冢宰

所制受擬題之副將使伍白丁爲唯諾苟得樹尺寸亦所甘心矣伏望相公終始成其志如其不可則冬春之間所爲料理新營之事已可有次第足備緩急亦足以仰報家寧之知遇初服歸空山續先人之史業待綠野再開北面請益其樂叓大酬恩無地非敢忘恩酬知不得非敢負知生可以見父執之相公死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

上葉福清相公書八　癸亥

恭唯相公領袖信史榮晉崇階極品秩于人臣延清華於奕世竊在下風曷勝雀躍元儀藉蔭亟迯抵關蒙督師公推相公之雅推心相待具覩關上情形行伍之間雖不能澈底澄清然較之近日九邊亦所希有諸將之氣雖未能樂死知方然較之近日法紀亦所創見在今日必欲苛求豈無可指可摘在異日還觀前事必將轉悔轉息此非相公力主于中安望安援之日至于關上有可汰之兵而以之進戰則可汰以之城守則數不可復減關上有難續之食然以天下供天下則不足以天下供一關則有餘汰遣兵以足物力勵關兵以待一戰此誠今日急務不宜雜聽似是之言以致復有震驚若其情形大勢在他處必能戰而後可守在此地使能守即可進戰實因地勢之使然㦬挨庸不能爲十日之暇使言者亦覺徒陳若親臨一盼則萬言

不能盡者一見決之而有餘廟謨便可永定膚功使可指日總之今日之言易言難兩者皆非今日之指人詩人到手叓錯儀雖十日之間亦頗悉三方之事必不敢欺相公以欺　二祖十宗也若書生薄植終藉陶鈞使退而草莽有光使死而瞑目無恨矣

上葉福清相公書九　癸亥

俟至不肯荷吹噓於天上已忝無涯叓蒙咨詢
于泥中益黯非分然迂𩔗之槩熟在鑒臨不敢
不以臆對向在督師公幕中九月八日從之東
巡一出關而兵馬氣色逈異于關益死地之兵
將皆有自奮古人不欺我也七十里而抵前屯
新城歸然高堅可倚因衣被野約可三萬計枋
然重鎭矣又三十里至中後所屯與城俱前屯
之亞也又五十里至中右所則其城之大埒之

全民人之衆又逾於前屯一葦渡覺華海面十
八里頃刻而到又自寧遠東巡五十里至罡笠
山則廣寧錦義幾在望矣此喪敗以來自哨探
之外從無至者雖寒煙野燒不勝新亭之淚而
山川明麗風氣恬和非腥羶所有也卽朝廷之
上必慮遼左亦非守此二百里且掎角于海不
可爲關門終日計倘廟謨已定稍加展乎亦意
中事耳尚輶車覩指觀勢定爲其鼓舞之意定

在事中人之前也若以爲藉寇之資寇之所以
不來實非以缺二百里供給此不待智者而知
西虜受款甚得其濟若藉以攻奴則尚渺茫益
八營五大部所謂炒花者亦十三人中之一耳
卽有之于大勢無輕重卽無之于用虜亦不損
益借虜兵以討虜此萬萬必無之事因其向背
大可爲爸爽官王世忠之道實有機要朝廷之
上似不宜過疑督師公料理已有頭緒袞衣之

息亦非其至懷近有詩曰朝天應有日滅賊豈
無期可以知其槩矣然督師公所以一意在外
者唯相公主藉是倚相公明農之與再遲一二
載可見故疆盡復而後問福廬舊隱如其言不
效則儀有百口在頗有確見未敢盡付墨卿耳
中外尚多震撼此事關係不小今中興成否全
在應此着處實不在兵餉虜情矣

上葉福淸相公書十　癸亥

儀三月以來未敢上候福庥瞻戀恩私何勝皇
昊儀抵關巳忽半載戰守之事覺日勝一日而
議論之紛亦似日勝一日倘使將吏無回顧之
心則大業亦非難就相公久輔聖朝功巳垂諸
日月安爲力主此局使殘土復歸遊寇遠徙本
朝相業洸有右于相公者哉儀豨脉浮沉冷蘇
媿無狂夫千一仰佐巖關百二唯有惕悚而巳
元首甲初萬政聿新閔涵之餘均沾餘潤摛門

無路引領多懷

上葉福清相公書十一　甲子

儀于新正三月從督師公出關入日至寧遠奴
子亻亍遐途至廿八日始得踞接函教痍悵其
稱延督師公雖忠忘其身志拄鎭物然未有身
不安而可以仰答主恩者儀雖微軀輕死然亦
孤子當室門戶伶仃豈肯作遼東浪死人所以
隨督師公身居寧遠而不知其危者實關門形
勢斷不能以泥丸塞縱守前屯不守寧遠則無
以出奇制勝終於一走去年春夏之間督師公
尚恐寧遠不能遽守故僅以二弁司燒造而不
敢遽屯重兵自九月東巡見城中所聚巳逾萬
人城工亦有五六故撑中軍滿桂守之而分督
諸將完城工裏口令包磚雖一時未竟而裏口
幇關三倍于昔可以憑守滿桂不唯慣戰潔巳
而且深得人和明烽火廣哨探修屯堡儲柴草

事事有緒悍將服之囂卒懷之歸民戴之奴來
必可一戰故督師公始于新春率儀輩而來今
城中有衆三四萬而終日夕無囂凌之音昨滿
桂率千餘之衆遠探廣寧儀竊窺之以兩月絕
豆之馬而驃壯者尚多三軍以不得隨出爲恥
其出者無不踴躍先驅見此人心但惜奴之不
送死耳至于河上消息此中探覘極真苟賊警
巳迫相戒不言此欲卸擔乎則請停總督之後

天下人亦當鑒其心矣欲以鎭定遼人之心乎
則近地人心豈能盡肰承平道昨于二十五日
已抵寧遠而還其泰山四維之象度已見之矣
此中機彀昨督師公疏中已盡其大端儀何敢
言即如台諭所云致書之人其情亦易見廟堂
數年以來急則輕官緩則吝賞人姍此情熟爲
得不設局以爲攫取之地儀亦名廁爲縻使附
和其意亦可迷博一官但儀如欲博官不至今

日矣張驚縣官欺誑士大夫搖撼百姓而且負
相公見信之雅儀死不爲也儀雖書生無遠識
然在此已歷三時竣二防矣虜中情勢與我之
兵力人心已熟覘之矣今年夏秋之間奴有可
亾之機所以亾者彼之事勢日紛心無固志不
變則逃非若耤我之兵力也至我之兵力以之
較古昔未知何如若如近年耳目覩記未有如
今日修整者今若車營器具完備則虜縱無瑕

亦可乘掃虜若送死無不殄滅使其言不效儀
死敵之後不敢望國恩卹錄并請戮闔門三百
口以爲白面妄言之戒今人之所嗛嗛者唯此
三帥耳然王世欽貞病矣其二人者去短用長
亦尚楚楚使無督師公以爲駕馭誠不知其所
税駕使不爲督師公之所挍偶爲言路之所獎
亦儘足形容其美也至于趙率教不費縣官一
錢而收屯糧三萬石率三十八人出守棄地而

聚數萬之衆創遼東三百年未有之雄城此謂
非才人誰肯服若滿桂者樸忠勇略與下潔身
古之名將未易過也其偏裨可以挫賊奏勲者
約略有三十人相公幸少緩明農之念至八九
月間一覲告廟獻俘而後徐商進退豈非相公
仰荅三朝之盛乎儀狂妄相公所知至于兵事
利鈍往者亦嘗不幸而中此亦仰荷相公所知
既已披胸敢辭瀝悃惶悚惶悚

上葉福清相公書十二 甲子

二月二日長恐奏記關外險絕遂稱將日及蒙垂諭來力又復虢延捧讀之際巳在玉田馬背矣儀微聞長安傳有借爲進取之說以悞督師公者亦以指儀竊思之自來未有一守逝長安在督師公幕中不交一人如三日新婦何以橫得此及誦諭方知相公至公之心私竊者又藉以爲口實也儀向蒙下詢賊來果否來可守否

故直陳其不來來而斷可守幸而其言近中然未嘗敢後言進取也只以天下之大疲此一隅漢賊不兩立似夫人而知之故以藉宗社之靈賴相公之主持豈終爲賊困頗利之盛不兩年而衰勝敗在巳不在於人苟堅殺賊之志于上可以鼓將士之朝氣可以消天下之窺伺耳以今日之兵力豈無機可乘敢冒焉而進也人之指儀果否爲儀而發儀不敢知儀此身終爲疆

場死負此名而死亦甘之矣但目下一事不得不仰訴明白督師公去年忽題儀募船不知其何因蒙相公憐募兵使者之苦不以罪終也矜而釋之生死啣結及謁督師公督師公以雇船也雇水手也非募兵也無船則不能用海所謂用海者如山海至寧遠方二百里軍需糧料以陸運之則難以水運之則易如今年糧絕使多舟則不至此其利一一河爲隔西虜阻之間探

甚難從海而至其地處處颺脫易于爲探試之而屢驗矣其利二時下舟師于陸可以擊其惰如毛帥之事且沈帥巳撤毛帥愈遠此着要不可少所謂奪其氣也其利三且彼傾巢入寇以良馬之力非八九日不至寧遠我知其期自海道而擣其巢一日可達可以使首尾不應其利四故一意索船而船非沙則不利於海如登津之沙船皆募於江南北者又焉得以應關門之

豫故以確江南北沙船為決策儀無以應而但
自陳其不能曲折詳小揭中其所以必欲儀者
或以儀斷不至侵漁斷不至核耀斷不至賺擾
沿路而又以生長其地識船之堪否耳然前此
三者皆師公能信儀亦能自信而天下人未必
能信後之一者此一牙儈之事儀雖不肖僅如
此耶然百辭百不允今正于側目之時負命而
南言者喜得為口實使當意滿公車一身付國

生死不能避焉能避毀譽但得相公主持數月
至七月間船不至使事不妥于分外無樽節裨
益公家之事即當肆之市朝或于數者無可指
摘而別尋莫須有殺之此聖君明相之時或萬
萬所無而儀微軀生死總聽朝廷亦何敢置喙
道過潞河不敢晉謁齋沐奉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九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

卷第六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四

上韓蒲州相公書 甲子

元儀往歲在長安方負笈而干有司不敢賫典謁敝師孟胥純宗伯曾致元儀所著武備志於左右蓋在南雝時受孟師之知每試不入第二所以欲成之者甚亟故不憚引掖於門牆後徼

闕閤下徧加訪訊儀以下第舉子無端浪以兵名澌為不祥久已策蹇而南兩年以來奉明旨十二特允用者數四皆出栽培敢忘原本去歲過國門抗辭一官白衣不敢入覲遂不敢投謁伏蒙溫綸使待罪邊上相公不遺葑菲亦至于此士安得不奮而爭死耶抵關以來居督師公幕中如三日新婦故未敢一牘上通感念恩私何日忘之首春在寧遠蒙首揆公下訊虜情緩

急不敢不以實對謂春防前虜必不來來亦可
以一戰無匿塘報以自悞悞國之理昨忽傳長
安有謂儀倡進取之說以悞督師公者儀竊恩
之近繹明旨謂逐左升翰京師恢復豈容再計
此自君相大業豈書生所敢與聞然目下舉動
只守寧遠二百里此事儀抵關時其業已就儀
不過奮身決其成至寧遠之外至今未進一步
又誰爲誤者儀鄙意只以天下之大供此一隅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六十　文部
無論民力不勝而客兵久戍終當一撤朝廷之
上當責下以必取而下之人自度其機之便與
力之足否必無浪進嘗虜之事書生狂妄實止
于此以此殺儀何敢辭但區區此懷或可見鑒
于相公而未能取信于天下也今更有致詢之
事尤以命招近督師公遣往南方雇船此役去
年儀未至國門督師公以此見題及題之日儀
已在近郊矣蒙樞部憐而釋之得待罪關地庶
幾寡過今督師公必欲遣儀其曲折詳小揭中
儀之命也督師公欲船之意非藉舟師以戰亦
非即横海而勦也其說曰雇船也而天下之人
終無解此者舟辦而大事濟儀死甘之如飴矣
以儀故而悞大事願相公諒意耳主臣

上沈烏程相公書　己未

吾郡爲江南文獻邦獨未有相天子者有之自
相公始人爭不爲相公賀也又爲吾郡賀也儀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六十　文部
竊恩之吾郡之有相獨遲而吾郡之爲相者獨
難自設閣員以來二百餘載矣歷考之有三難
焉當　文皇北征榆木大故蒼梧沙丘猶在疆
域之内而此獨在窮塞之外萬里班師六軍晏
然一難也當　武廟之末強兵集於輦下逆賊
毛夫中樞將於數千里之外迎介弟而嗣大寶
人人覬非常二三元老守數尺之地誓以生死
不移二難也　穆考壯年晏駕　今上方曰冲

人紀綱不振宮壼分衡從以弭外侮杜内釁三
難也然三楊之日法度方明人心正定嗣君冢
孫分據兩都賢孝之名溢於銀海雖有漢趙不
能陡發一易也楊蔣之際中外合心上有 昭
聖之威靈下有魏伦之調和故擒逆將如縛孤
雛散邊軍如驅野馬從容定策雖有胥溪不敢
爭衡一易也江陵在龍飛之際 先皇顧命鄭
重兩宮眷託隆深 天子亮陰聖德日新中閣

調護力亦不小故法行自近貴戚不敢得之於
母后近豎不敢得之於大璫而當事者始得徐
行其意一申之六曹而事有考成再申之臺省
而朝無秕言三申之郡邑而片楮風行四申之
邊疆而名王就繫雖有新鄭不至僨事一易也
今天下無三時危急之形而其難實過之 主
上之心未嘗不信宰䑓而宰相自不足以取其
信往時諫 主上之斂財而私門之苞苴未清

抗 主上之成命而臺省之風旨必從勸 主
上之用人而所舉之功名不稱皆所以召疑之
端也且宮府之間既無威望以壓之清望以稟
之才望以服之而使其日隔日遠疎之者坐致
釜鬲之形親之者止爲恩澤之計如之何而可
得君也爲宰相者不得君即小人亦不能行其
姦豈君子得以行其道乎今天下之事潰破決
裂幾不可收拾然推考其故非有他也不過紀

綱廢弛而已東事危迫如坐湯火而議兵無兵
議將無將議餉無餉豈以天下之大而乏此三
者哉紀綱弛兵之食於官者不可用麗於遠者
不可調調不至至亦不戰雖謂無一兵可也紀
綱弛將之賢者上壓之將之懦者上獎之戰敗
不誅巽誘不戮雖謂無一將可也紀綱弛餉之
在於官者用之如泥沙取之民者徵之如抽髓
上下侵漁民敝而兵不飽雖謂無一餉可也而

紀綱所以廢弛之故又無他不過枉賄賂公行
而已萬曆初政人不敢私交自相權去而賄賂
始顯行盜操權之門雜則投貯之門多內以此
求外上以此求下令官以賂得刑以賄免錢糧
以賄領恩典以賄沾相習成風若爲固然賄賂
可入而欲求紀綱之堅持此不兩立之道也其
弊實繇臺省之攬權臺省所以主清議者也今
身爲之壑則大臣之所入其緒餘耳不忍問矣

外寮之所入其來脉也不欲問矣他人又無敢
言臺省者安得不舉天下之大權盡委其手乎
然臺省之得志繇於大臣之固位大臣有必不
可去之心故唯恐其一言之入畏其言之入自
不得不聽其指使聽其指使而大臣遂爲傀儡
臺省遂爲線索矣傀儡勞日夜而得錢者安得
非線索之人乎線索不得錢亦何利而爲線索
乎天下之紀綱是以廢紀綱廢而吏治隳吏治

隳而民心離卽無東事之興未急需於兵將餉
之用而天下未有能治安者也然大臣固位之
心所以不得不日求臺省者無它以不得君心
耳臺省之言未能得之　主上而大臣之業亦
未得之　主上處兩不得之勢則不得不退避
以自完則安有抗顏臺省之日乎而得君心有
道事庸主以媚事中主以唯諾事明主則以赤
心有赤心而後可以收宮府之樞收宮府之樞

而後可以得　主上之信　主上信而何事不
可爲邪故言路之開千古有道之世也然今以
開而得塞則唯有清臺省之賄賂嘉言始得上
達也中外之相調介士之所諱也然以赤心獲
上則不必避其名而務枉得其實也要其大端
則必自置其身於絕介之地而後可以清望槩
宮府之心以杜絕爲臺省之先耳賄賂絕則旁
竇不得進而集思廣益之效見矣賄賂絕則儉

入屏而衆正彙征之效見矣相公平生見事如刃任事如山天下拭目久矣顧相公收四十年已去之權而爲天下之重臣則不唯相業自相公而光卽相位亦自相公而尊若循夫今也則今之天下有臺省耳安得有相位乎儀雖賤竊不取之也儀爲相公通家子姓而又疎逖篤下凡儀之所言皆相公之所熟察者然于相公宣麻之日不敢以言賀而以愚進亦欲相公集思

廣益或自愧始耳偶輯武備志一書梓事未竟稍遲月餘方得躬申晉謁先奏記其愚如此志序并呈乙覽

上朱嘉典相公書一 庚申

元儀於相公辱肺腑之親附子姓之末然薄遊千里於相公未敢數見也見亦未敢深言也今相公相矣先人之同譜宣麻者四公其切磋同心婚姻綈好未有如相公者也使先人而在必不忍緘默無一言以爲相公細流土壤之助而徒作彈冠之慶如庸庸者流也嗟嗟先人已矣九原未瞑之懷當有怏怏然者元儀最不肖無以窺先人萬一然天下之事勢與理而已度今之勢酌今之理苟不失矩矱則可以質先聖待百世况於他乎勢者非草芥之可揣摩理者非淺衷之可臆决然竊聞之周公吐哺握髮以接天下之士當是時士豈有出於周公之右者然

周公不以其不足言而棄之士亦不自以不如周公而不盡其勢與理也然則元儀向相公一言不亦可乎當今天下之勢有二曰亂曰爭天下之理有二曰斷曰和今日朝廷之上彬彬如也宮闕之內秩秩如也何謂亂然權未有所一一于君天下莫敢非一于相天下莫敢議今內而宦豎賢佞倍蓰也外而大臣公忠未合也下而言路紛擾無旣也故總而言之曰亂亂何以

治之唯斷而已斷則法有程恩有節令有信上之寵有不顧下之喧有不闢如是而相業可基也今日廟廊之上大賢登庸黃扉之內八元並相猗歟休哉何謂爭自嚴徐高張以來撥㡬之地化爲戈矛天下之士多附其門而助之攻故舉世習玄黃之戰忘師濟之風佐關有人和衷無術天下之患仰起二三元老之中噫乎　先帝懲獨相之爲失引衆正之同升使朝廷之上

有秦楚之戰即幸而得勝亦何顏對　先帝於天上乎故爭位爭名忠爭佞爭非一也總而名之曰爭爭何以治之曰和而已和者非謂調停其門戶通融其用舍依違其是非也而要之在意見求不同而爲同不似同而實不同此唯自忘其寵辱之念而置權勢於度外自忘其南北之界而憐人才如嬰兒自忘其毁譽之浮而任國事爲家事如此而不同之見自同苟有必不可同者即毅然相異而不以依阿誤國事如是而相業可定也斯二者皆老生之常談也然欲一一體而行之則雖豪傑之士亦有未易者元儀以不敎見之身不盡言之懷而披陳管見如此唯願相公收迂妄之言便即所以成豪傑之功天下誦其休後世稱其烈儀即負罪門牆而可見先人於地下矣唯相公俯鑒之幸甚

上朱嘉興相公書二　壬戌

元儀謬妄書生乃于落鬼之餘辱相公譽之不容口元儀捐已往之生不足以報國家即不足以報相公相公終能使効死有地否元儀雖謬妄其不敢負國家與不敢負相公則　二祖十宗與上帝並鑒于冥漠者也唯相公察之玆啓敝郡許恭簡公敬菴先生其道德在天壤儀範在人心品行在相公之藻鑑今其長君以補贍請謚二事走控明庭其家之貧至不能治行

今唯相公眞廉方能奬眞廉臣之後必不使天下謂優渥遍及之時使廉吏之後獨有求而不得至嘆廉吏安可爲則先生之敎廉不少矣仰恃道義骨肉忘其卑賤相公或不見督雖然亦可以知其謬妄矣主臣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一

卷第六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五

上孫高陽詹事書一 辛酉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此古今志士之所慨也平原君能衣食人人尚延頸爲之死況知其志槩其蘊使其生平之所學未敢質成于夢寐者聆一言而自信鼓其一往之氣用

之于天下垂之于後世皎皎與日月爭光而無所贍顧此與分金舉相之知且不啻天壤況區區衣食之感乎此而不爲之死則無所用其死矣然斯人也豈有緩急不可知之事待人伏劍以全軀剖心以明志乎則善用其身于天下見而足以拯危溺潜而足以樹羽儀無負其所信而善成其始終此儀所展轉于懷而知其不能踰焉者也今儀歸矣雖不敢出關歌五噫以傷

時亦不敢牛角掛漢書以避邑然進不用于世退而論著其所聞如邑之于漢末盛之于晉衰難干戈搶攘之時而不敢忘述悠春秋之意此儀所自知而猶欲贊成於先生者也今東事之敗在於旦夕而長驅之事尚有歲年西事之禍雖在天末而秦楚震驚憂中胸脇事急則柄用先生益急先生用而大事定迂疎淡寂之軀益可安于草莽而修其山中之職業將期何日囘

首惘然焉足風塵言不盡意

上孫高陽相公書二 壬戌

昨歲私憂過慮遼之寄命於人如敗蕕之寄命於枯枝及見閣下而始知先憂深畫國自有人又竊私誦默禱庶幾早用一日可使三百年之疆土不染猩羶鐵羽之後徘徊春明門數月者日夕望此耳事將就而復失知天之未悔禍於遼也然　高皇帝之德澤遠矣使區區小醜敢入渝關寸步以為衣冠憂此天所必不忍也故棲伏白下聞近衄之耗私誦默禱者唯望一人以定國而閣下果已為樞佾矣儀即肝腦塗地亦可謂得致身於明時況東運矢力猶可雪三朝四衄之恥以報明公於今日乎不勝雀喜特申賀悃時當倥偬不敢為駢驪於知己之前伏唯鑒原曷勝幸甚

上孫高陽相公書三 壬戌

伏見廟堂所以用相公者一如夢寐仰冀此二祖　十宗之靈實式憑之又伏讀大疏事核理微言至機捷使管葛迴顧且為悚然然辱相公國士之知今宜有一言補佐吐哺之餘但剔隱搜幽毫髮難益敢即繹疏旨條析要着語至平而關繫至大適以啓他人之齒而或足以當相公之萬一也唯相公過聽焉一曰定將權今責文臣以謀議供餉責武吏以軍事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然重其責必明其權軍需百費皆在文臣之手使武吏之威令不能行於文臣而欲文臣俯而聽命不可得也今旣委託以封疆則權之重爲封疆非爲兜牟必使其所催督一以軍興法行之法令初更必有強項須朝廷特爲申法以起百年之敝習督鎮守行於司道曰仰而今則手本督郡邑見元戎手版而今則長刺督之巡撫曰叅贊而今曰撫道鎮將督曰都布

按三司而今曰布按都督郡守必讓揮使之坐而今節推卽趨于兵營見楊文襄於　世廟初年有疏曰今武臣之體太卑司道抗禮總戎郡邑平交守把以今觀之又倍蓰矣此爭于名分者小而關于事權者大願相公畫一而速頒之幸甚一曰明將禮前所言者權也而未言禮權在國則大禮在身則小然戴記有言班朝治軍非禮不行則國家旣欲鼓武吏之氣先宜明武

吏之禮叅遊以下在腹內猶以司道之禮見巡按而九邊則頭搶地矣副將在九邊猶以主賓之禮見部司而京師則長跪于職方之前矣叅遊而下在九邊亦屈禮矣此法耶制耶近見陽省之撫臺責別省副將以屬禮此法耶制耶元戎之與巡撫猶申主賓之禮見制臺則奴隸矣鎮與撫並郎當以待撫之禮待鎮此禮所甚明也以元戎之難抗而設總理設提督督府總理

猶申主賓於譚司馬李提督猶申主賓于邢司馬而近日逆經且逼王提督以奴隸矣此非天壤間異事耶相公不急明此禮而欲天下有志之士俯首而從戎不能也願相公畫一而速頒之幸甚一曰練兵膽練兵先練膽老生能言之然試問膽安所練雖徧將亦諱塞或曰藝高則膽大固也然有藝而無器則藝不能用有藝而無甲則藝不及用夫責兵局于有司而用者非

製者之人則矢人函人俱不竭其巧今欲募兵必先使不逃欲使不逃固當重結以恩義而尤宜示以堅甲利兵使恩於有利而無害今見御史募兵兵集一歲而尚未製器造甲或欲責令自辦此皆以兵爲戲今宜卽委器甲于募兵之人使自俾募僚監造然非精心敏力之士不可辦此卽當借才朝臣不妨以原官使受節制如此而器可精甲可固器精甲固而後兵之膽可

練也願相公急圖之幸甚一曰足兵食頻年請餉原欲以自飽而非以飽士今京師餉士至一兩五錢邊左餉士至三兩糜費金錢億萬而兵之貧愈甚何也粟貴故也不惟粟貴而百貨之貴亦如之今山海粟米價至九分一升中人所食以一升五合爲率而去銀一錢四分矣士安得猶飽耶今欲其賤亦及掌事耳有可以官運者有不必以官運者粟之下最急者煤柴煤柴之下最急者衣裝明開利厮使衆趨之此幹吏之所能而莽肯任之者以賞罰之不明而人乖奮激之心也今宜給餉先足本色必不使糶于市而後爲措置煤米衣裝使價不騰湧而竟然於用方可以減國用而惠三軍願相公急圖之幸甚儀辱相公國士之知而其言止此相公雖素愛儀亦必爲之啓齒然不易此檄而能副相公励勸之盛心塞廟堂倚畀之至意未必然也

儀死罪

上孫高陽相公書四 壬戌

伏唯相公宣麻之日儀肅拜一函恭陳私忭伏蒙不遺遠勤批荅嗣後曾以一將權隆將體足兵食練兵勝四事奏牘掌記而客爲昔鄭者以他故滑湛之自後竄匿五湖之濵竊計長往之業不敢復以一字干典記矣時從邸報閱親覩師關上竊爲心喜近讀累疏于恢復大計詳哉

其言之也元儀以不肖之軀受蔡公之知固非一人然知之深信之篤譽之所試而不虞其過未有如相公者也使相公在廟堂雍雍穆穆佐天子文明之治元儀謳咏盛事侈之後人悠悠一發足以自老何敢妄言國士之知息附皂衣之末乎今相公不難破格可加之尊任莽肯屑之將以有進無退誓之已以成敗利鈍付之天元儀拔賤士也然枕戈待旦思報國佐相公亦

知之久矣不於此時請効死前驅更何待乎頃南家宰孫公謬以儀爲大將之選新收君子六千欲以儀爲主將檄下故郡日夕敦促元儀竊伏念之士之所以自立者以不媿其初心也天下日夕所患苦者奴虜元儀日夕所欲誅夷者奴虜元儀一生所最受知者相公相公所不惜其萬金之軀而置之沙漠之區者亦唯此奴虜也家宰各舉其職故使先効節于內地耳然儀

終身守桑樞老芸編則已耳苟服橐帶鞬稱戈立矛爲諸士卒先又安敢一日自安於內地乎伏唯相公方略所定旌旗所指首至何地無論寧前廣寧渡河渡海以儀置前行儀雖不武不敢自後于士卒今關之將吏欲戰者指尚可屈海內徵發之將材勇士皆望關而色戰使如儀者以怯書生爲三軍前登豈不足以風示天下乎竊儀去歲瀕發之日蒙相公錫行之詩歌其

卒章曰待爾翻飛日時清會有期夫能使時清者相公也能使儀翻飛者亦相公也欲使儀翻飛而共効時清之術唯相公命欲急於時之清即儀而亦使得翻飛以自見亦唯相公命相公又何惜一言于吾　君乎其或不可者無他故也不過近之言者以儀與烏程有循知因而齒及之乎夫烏程雖真爲蔡京亦未見其宣和之政儀誼未可自絕于懿親密戚況其未盡然者

相公豈不鑒其故乎卽爲程已眞爲蔡京已有
宣和之政儀之罪亦不過畀之四裔使禦魑魅
今天下之視出關豈下于此乎況其未盡然者
不唯能鑒於相公亦能鑒于天下乎願相公之
非疑也若其不足任則相公姑以爲已死之骨
以之招天下不亦可乎今關上之士十七萬豈
盡在儀上乎旣爲老兵又何論崇卑使與士卒
最下者同行伍亦甘之如飴矣唯願報國家以

報相公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上孫高陽相公書五 壬戌

讀相公視師復命之疏未嘗不累欷而太息嗚
咽而繼之以泣也今天下才相當智相及凡所
以禦奴之策星列臚具未有不經人道之奇亦
未有偏廢不舉者也其所失者在虛實在先後
爾今大疏有言當以關門爲實着而用文龍用
西虜爲虛着用文龍宜實而力未能湊故且爲
虛旨哉言乎古今人亦約略耳使管葛復生豈
能增一籌耶然仰體相公之心其所謂力有未
及者非特糧餉士卒舟楫器械之未辦幷其任
之人而未得也夫三方布置之說亦已久矣登
州一片地開撫軍之府築大將之壇勤繡衣之
蒐卒江南北之材官蹶張莫不曰登萊市筋角
斮竹木易硝鐵莫不曰登萊至今力有未辦者
可思也不在於天下之精神鬱否而在於一人

之志意實否也今其爲者未嘗不自以爲實而
一失身於始進則護逆黨忌志士罪若與胥等
而究竟自護一人始也一失聽於無賴則貪便
益懦進取罪亦若與胥等而究竟終爲無賴用
也如此雖剖心自明豈足以動路人之悲感九
闕之聽乎至於今日而尤可悲矣辭遜而就登
原以登爲養官之地則悞在當官之人因噎而
廢食謂奴必不能渡而我亦必不可渡則悞在

其土之人當此兩豈即相公欲以用虛者姑為
用實之基而無如接應日緩口舌易窮拃其虛
者亦不能持久而鬪狞也元儀之持此論亦已
久矣與之者猶半至於登撫既敗募使狼狽之
後南中士大夫能首肯其言者歐陽黃門一人
能身任其事者于司徒一人而已儀之意以士
大夫既不肯當此責廟假儀五千之衆共一歲
之資乘時而渡可以使奴之必不渡海使毛文

龍之不敗且以扼奴之必不窺關苟假天之便
則鄙善繼茲之功可成而所不敢言也歐陽黃
門已將特舉而入告矣有從長安來謂揆地樞
地經略無肯言渡海出關者知言之而不聽因
勸止之今見大疏則兩策並舉矣元儀有言我
與奴必無並立之勢我自渡海踰關之外必無
滅奴之策其言似簡切而幸廟堂之念及此也
二祖　十宗之靈實相公是憑儀向所言者亦

其偏師耳今相公欲為其實者亦何患力不辦
哉渡海先擇萬師江南北之水兵鋒莫可當此
儀素所部署者也登萊之民悍而可用不必遠
募此于司徒素所懷來者也舟莫便於沙船登
萊亦有可因之具即急而募之江南北千金之
舟可以百金雇之一年而其事辦山東大稔米
豆易以糴買火器器械前撫措置已有頭緒所
患者無肯渡海之文臣而于司徒之輕海若如

踐橫汙所患者無肯衝鋒之介弁使元儀裂冠
毀冕兜牟而襦褡可以為諸將先所患者無熟
知民俗具悉海內海外情形之士為之通此意
於廟堂而宣廟堂之意以告邊吏戍卒今有蹤
生大爵者膠之諸生其言詳而實元儀敢以進
之相公幸垂訊其顛末使可採擇則以登津之
事委之司徒而使之兼統淮揚蘇松一帶沿海
之事以便調發舟師雇募舟楫事在明歲三月

及今日而圖之猶慮其晩若不肖儀於渡河渡海唯難者是命前奏記中已言之略盡使得從同心之大臣爲壯士之鼓倡可以使相公無東顧之憂然司徒有言今日兩着當先以渡海而繼以出關方爲至穩其言亦可思也相公已肩此任一才一技皆當自盡於相公況關天下之大計乎使廟堂此意未决儀先執鋭爲質寧先鋒耳非非此不能自効者也但虛實之着相公

慮之極熟先後之機司徒之言亦老臣憂國之深思儀不敢不以入告單生者持儀書而來不以藐書生而惜吐哺之餘幸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一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二

卷第六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六

上孫高陽相公書六 癸亥

元儀去歲受南冢宰之知使治戎西都儀不安內地故自請危邊伏蒙鈞諭慰念倍至苟非愛士之誠不啻若身焉得周悉詳慮以至於此捧讀再四涕泗交集是時妖賊急儀已勉受部劄

纔得賊平奉親喪而歸矣苦塊之際無復遠志言念恩私酬報無日忽接鼎函盥拜而啓大海茹納非江郎河區區濆瀠望洋而媿伏戀墓田棲遲丙舍榮進之事豈敢涉懷但以纍絏從書佐之末忝與軍計此禮之所誠情之所不敢辭方將收淚治裝忽接邸報知吾撫臺之疏已奉特旨命擬銜以用撫臺去冬有札見及謂會請命相公欲以車營見委則今日之啓事皆相公

之推奬今日之特旨皆相公之褒征也徵辟皆出相公之意海塞背崙相公之統自當夙夜戒行以趨嚴命然竊息之有未敢也書生雖渺小出處關乎大義今儀以世荷國恩誼不顧身命之極塞即極塞命之兜牟即兜牟不敢爲死生關慮不敢爲榮辱分懷此其分也若寸長未效於國家而遽受銜則豈其忘身急國之本意哉縱武銜本非淸途厮養庸竪所可易得而儀旣

受相公國士之知當以國士自處不宜若碌碌者冒焉而承也使元儀以布衣從相公于軍旅相公底定東奴奏凱獻俘之日儀不改初服重歸舊隱此不特儀得遂生平之微志亦可見本朝有不愛爵祿之人相公能使不愛爵祿之士亦足以點綴盛事若以儀當賊迫之時已受部劄居然一弁今使纍緤而出仍以介胄更無奪情之嫌且或在軍中未便爲白衣山人則卽請受劄授之銜亦可唯諾奔走於階墀之前亦可抱桴執旄於三軍之上俟有建竪勉之以官以成朝廷之體儀當竭力數辭以明元儀之志豈不美哉仰藉知遇萬倍平常敢直申情悃書生渺小或不足煩啓事得即爲移咨樞部俯爲覆明本志則朝聞命夕就道矣其用之于海用之于塞則覲見之日唯相公所命至于江南舟楫止有沙船一種深便于戰且民家所有可以雇

募而得勝於官造數倍然謁言四與之日儀未奉符檄豈敢自往招聚敝鄕傳韉臺頃自請征西南特辟講求至於旬月深知其心欲仰佐邊事今出船之地無過蘇常蘇常海防正其職業今西南之行不果則三四月間方出巡二郡相公以片檄下之儀當自陳方略韉臺可咄嗟而辦也冒昧死罪

上孫高陽相公書七　乙丑

元儀當風塵方急時日拭雙眼以覩定難之豪傑幾不復得矣晩而見老師遂知天下不足憂便有人山以待時淸之意老師賸之句反云待闌翻飛日時淸應有期閒而感且媿不數月閒老師得政所手汲天下豪傑不兩三屈指而遂及儀儀前此屡蒙碎徼致廑徵書堅不敢赴南中作帥事已成而儀請自靖於左右及得老師推擇便不敢言私畢綫赴軍元儀一片凝膽不

足取信天下一念皈依竊能自信此心及得出老師之門又復與帷幄之末術分衡才已爲過矣及老師堅廓淸之念而儀不敢惜死以當前茅誠欲以一片凝膽爲豪傑倡非謂才足以踰諸人也及艨艟旣集募士亦合老師便欲以蟠龍戰袍使當一面儀亦承受不敢推遜誠亦度一片凝膽頗拄諸人之上奉陰符以周旋必無街亭之事以累知人之明故雖事改時非老師

聊爲小舉以試東人之膽而儀尚堅請將舟師以會雖老師不許而儀之籌料似亦不謬蓋非謂才勝於二將而終自信奉陰符者恪而必無街亭之事也今天意未欲卽滅奴而暫息勞臣然卽此而有善其終儀以過於韓范多矣韓范當西事始蹶我兵未有大衂而鎭戎軍好水川塞門豐州之敗皆拄兩公之手今則兩河全棄而始用老師韓范終始數年未嘗得尺寸之土

及失諸險欲恢橫山終不可得今鄜恢復河西四百里韓范急開和局以草率貽積弱之禍而宋之後衂于夏者動輒數十萬今老師非不能爲而終不肯爲徐以俟其衰沮則今日遂了此事唯李衛公之于頡利庶可相方而頡利適當天災又文皇自爲政古之人臣未有一舉而滅北虜者誠可考也卽頡利旣滅而終封一可汗領衆出塞非能盡舉而殲之則平日仰承晝灰

之謀其究竟亦與處頡利等而當守成之後責
之人臣之手此自當且退且戰以堅　主上之
心定天下之意而後可爲此實天道老師靜以
觀之耳若儀者從此空山已自多矣鬼谷子不
出而蘇涓儀秦尉繚之流顯於時今老師必再
出以開　主上之中興而弟子還守舊業以庶
幾千秋自可照耀今古而實懼未能副也瀕別
之時娓教諭諄篤不啻慈父懃勞倍至繼以嗚

咽儀腸斷氣哽不能宣暴老師知儀極淡而微
度盛懷尚以不盡用儀爲歉儀竊聞所謂用者
上用其心次用其言豈以一官之顯晦論哉今
儀心在滅賊而老師四年以來無日不以滅賊
爲事儀言每輕脫而要之謀身則疎謀國未舛
老師每取其一二以佐大業可謂用儀矣而要
不顯用其身若以有不盡用者留之儀其用儀
之情更灼耀今古儀又何歉哉又敢承垂念過

爲乎儀嘗聞老師語人云非我不能用茅生茅
生非我亦不爲用此言盡之矣老師出而儀終
不出當有之矣老師未出而元儀望用于人乎
人能用其身而必不能用其心用其言儀始爲
一官之顯晦而遂自甘乎儀日遠矣其形諸夢
者至不能隔一夕若夢渡河夢發穴至今不衰
每覺而自笑或自泣也此一念微誠迴環于君
親師而質成于天地雖離群索居閉戶絕事不

能自已于懷故敢因馳侯興居聊陳梗概而私
衷終未能宣暴也首春親叩堦墀方得春水一
航耳

上孫高陽相公書八　庚午

儀此行上負辦賊之明綸次負推轂之隆典愧
疚在心如刺如爍所幸關門將吏攀送留連悵
下健兒漣如求去似于老師不得已求去之題
目銷爲開釋上足慰我師之曲注下足釋自疑

之隱疚登車之時不覺沾醉矣永平將吏復如
關門當一身既去之日又拒老師必去之時此
非盡繇敬丞相長史也忠信可達于神明廉潔
致敬于廝隸其信然乎敢不益堅前修無玷門
墻瀕行依戀臨緘神越

上朱烏程相公書 乙丑

元儀以兵船有凱凍者故往來於關津之間久
不得上候世事紛崩一至於此度今日事勢老

伯止有暫卷而藏可以泰則維持世道否亦不
失生平如欲為狄梁公楊太師而不得則返損
已大況觀機局正在初張必不見容不如早自
引決且伸吾道所繇善類不小仰辱肺腑且亮
狂愚故敢直陳其妄如大人格主別有妙術非
書生所知也

上馮涿鹿相公書一 乙丑

承下問邊情謹條上四事以備採擇一錦右斷
不宜撤今年出屯錦右原未修繕城隍蓋督師
公欲借屯防以進兵故用撫鎮之議而守之非
實守也今既未能進則撤回大師只駐哨馬未
為不可但適有柳河之事人心觀望而主張不
當恢復之趙師遂借為守松山撤錦右以迎撫
院今督師大將俱袖手聽之此議一決則我軍
民之心大褫虜人聞之必乘其後此即管曰棄
虜寧以招寇也即寸斬率教遂治大臣亦何益

乎此在廟堂當持者一 一逃將當盡斥舊逃將
之罪莫大於趙率教李秉誠次則魯之甲李承
先楊應乾左輔徐璉祖大壽今率教左輔庶以
功贖之甲承先已從天譴乃李秉誠三逃之餘
居然開府所管止三千虛冒至五百已于今年
四月奉旨回部戀戀不去非抗旨而何蓋與獄
中逵奇勛學同罪惟為所攀贓賄大帥以得久
留近又鑽求撫院謀駐右屯而用五逃通虜之

周守廉爲佐樹逃于前明賣國也誠宜速處其餘楊應乾等盡行斥逐一新士氣此廟堂當主持者二一鎭守之分精宜明經理統全鎭豈可專駐一地其餘信地自合分明今關內旣屬之楊麒又佐以燦柱朝前屯屬之趙率教寧遠屬之滿桂矣自杏松而錦右大小凌河獨可無一大將乎急宜設帥不可因難而廢也此廟堂當主持者三一失事之處分宜嚴柳河之事大將

調度失宜明旨責以戴罪立功若論此案亦不止此至連得順風堅不赴調之水將金冠姚與賢棄將先逃之頭目內丁可不斬乎此番如法不行後來斷難對敵此廟堂當主持者四伏唯台裁

上馮涿鹿相公書二 丙寅

元儀流離道路仰候歸綸幾及三月不敢上通典記矣倥偬之會誼當効言而事有定局言無增加故逡巡而止今日有一事邊人不言中朝不言而實關係安危儀雖去國之人而國恩難報敢不吐露以備採擇蒭蕘之失非小失也職船五百餘艘所存無幾水庫幾及萬人避難遼民不啻二萬盡伏屠割儲糧儲芻以及龍宮寺近運往彼者幾三十萬石火藥鉛子各數十萬斤如儀所製造鐵銃萬門竹銃三萬門車千乘牌萬扇弓弩矢各數千萬其存者當無一二也

不唯元儀三年心血付之一炬而國家物力關內寧前二道所拮据而辦貯之水中央以爲老家者無不盡之矣寧遠方被圍豈能顧島中右去島十五里耳賊又傷中右而趨之使有援兵一旅遙張聲勢賊敢渡氷以趨利乎今失者失矣自此以後賊之來正不必氷膠矣人皆言氷不堅賊不敢渡河儀每力爭之夫行無入之境豈限一衣帶水况黃泥窪路近而水止及馬腹

乎其所以必至冬渙者恐我之舟師繞其後也
今舟師旣破故衛律右屯如得數十百艘縱火
萑苻之中賊敢一日止乎此間司馬力爭覺華
之當守哀兵使四年辛苦集船集兵非漫然也
今船旣焚燬必難遠募江南欲抽之津營而船
皆敝壞無數十艘唯天津運船中有沙船一百
淮船二百可以爲戰艦此中方苦運船太多抽
之不礙而仍買樑頭募之兵有額船有船稅

之額不必增一錢并修葺焚燬之餘咄嗟之間
仍得四百艘懲昔日分營之弊合一大將假以
事權使固守覺華時出東擾奴必不敢非時渙
入一便也我因遲大凌以復右屯二便也漸至
板橋以圖廣寧三便也時出沒蓋耀以擾其耕
種時出沒三岔以驚遼瀋彼必懼而息遊四便
也因其擾亂進據四衛此相公舊策使其昨年
決行儀守四衛豈暇于寧遠儀在四衛虜豈敢

渡河哉此志士之所痛心故仍修前策五使也
儀不合世軌非有希冀而四海之大豈遂無人
仰日施行可速牽在津之船驅其過河所關不
小失此機令後悔無巳儀雖承臥林容終以負
國爲不盟故敢上陳梗槩訖勝慚悚

上馮涿鹿相公書三 丙寅

聞虜報甚急不知果否如果儀私情未敢上陳
且急往彼三年此役不與寧遠之危深以爲恥

今可復事後去乎況撫軍福澤有限文武上下
莫不水火其可慮甚于督師肯推心相待尚
事知者任者皆不易儀自度尚可保此一重門
可一盡其愚蓋關門不可嬰守須從旁出奇此
限若其不然亦儀殉國之命矣豈可使相公知
人之明久掩於天下哉若報稍緩幸速還之空
山袁使君非至急不可與其事儀斷不敢往也

上李高陽相公書 戊辰

元儀方謂蕩平之業有君有相而議論忽紛中外失望然用人之大已敗其端則進退之際綽然名世猶謂宜論再出而忽聞行色已戒決機之早叟出人頭地矣深荷不世之知愧無涓涘之助竊有一事欲以面聞而爲閽人深謝敢此具白往生胡煥猷其言貫躁然當士氣久喪之餘而咕嗶書生敢齒及宰輔亦休明之徵也往者衆論譁於大辟而黄鼎持論獨寬得以微罪

去在此生豈復它望然師相於舉措刑賞之間俱有至公於天下而開罪左右者未蒙一言度仁人之所遺恨也頃平湖相公瀕行及直言魏忠賢之錢生嘉徵而不及煥猷識者以爲缺事或亦師相至公格於天地欲留此以成師相休休之度耳且其言既行其人終不廢卽微師相言亦豈永錮師相末後復了此一案似於盛德益光元儀往當以張文忠卿與鄒南皐先生方請兩言之而南皐先生仰引爲已任其手札具在今不能無望於師相元儀往不求媚於先正之文忠今茲市德於酸梯之煥猷卽上書宰輔沽名後世亦非元儀之意特以受不世之知應有格外之報而泰山無辭於助唯度此一事可補萬一而又爲閽人所謝不得面陳故敢奏記左右然度亦師相意中事矣愚不勝惓惓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七

代友人上執政書 戊辰

今者　天子虛懷待相公而爲政豈惟　天子凡在穀祿無不喁喁望相公旋乾樞轉坤軸以副　天子之盛心而鮮有君無臣之嘆相公節槩逈於千古而秉政未及從容其欲傾所蘊以

上慰　天子下慰蒼生者其勃勃欲發亦不後於上下之望相公也愚叟何所言乎然有天下之大勢亦有天下之大機審其機而不審其勢則可以取旦夕之知而不能奏平成之績審其勢而不審其機則雖有治天下之術而終失治天下之時何謂機紀綱是也何謂勢富貴是也今天下之不治非夷狄之強而中原反者之四起也在於紀綱不振故法令不行吏治日偷

天子毅然欲振飭之而近日所爲縱下凌上任大臣欺君聽言官昧是非而爲之柄者不能抑之反以扶之是道撥之失在于撥弛又何整紀綱之振乎故曰此天下之大機然徒持紀綱而虜當近鄰叛起中原舊寇未除新盜益猖非空言之可格也是必在強兵而在伍方當何以集義勇厖衆不佹何以責飛揚故又先在富國聖主方以強兵責大臣而大臣反曰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西虜必以撫爲上策又曰奴必五年而後可除又曰闖寇黔寇終當撫而不當勦此苟且之策終不足以已亂而徒以自欺欺主仍勦其說何以得　主心而行吾道乎　聖主以富國責大臣而議者所言加稅勸助之事既以瑣屑不當　上心議者所言屯法鹽法稽核不精措置茫昧近有言如封建井田之不可行將無而中識者所言錢法又或邊外一方不足給萬一又或創北錢歸南鑄之說徒以便私索仍勦其說又何以得　主心而行吾道乎然則紀綱之行必自強始強必自富始富自屯鹽錢法之外但小道也又當自三者始而三者又非法不行則紀綱又正行乎其中而不可一日緩者也請略言三者之舉措可乎然行于古不能行于今可行于開創不能行于承平行雖有益于天下而驟行或以駭耳目者俱不敢言也

則聊爲補偏救弊之法可乎錢者帝王攬一世之大權也　高皇帝不許用金銀交易正不欲舉天下之大權盡讓之天地而任民之汎濫耳故曰百文以上行鈔百文以下行錢鈔之法又專帝王而不參天地故胡元屢變屢塞以　高皇之威靈而終不能長行無關兼天地帝王而用之無弊其惟錢乎唐宋幅員不過今日費用不減今日然兩代富而今貧者以錢法之或行

武阻也今鼓鑄之利亦明白矣然終不能冒國者以銅之不繼也故每爐一鑄可八萬文一月可兩鑄歲卽虛寒暑兩月亦尚可二十鑄今歲多不能三四鑄其利之不盡可知也無它以銅不繼也然唐宋何以繼乎以唐宋開銅礦一歲所採辦足以供一歲之鑄宋元祐中坑冶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此可考也又禁銅之它用故銅自鑄錢之外無敢耗費者此法行卽不

事開採而銅無耗費凡擅買銅者俱以私鑄論則私鑄亦易禁不患鑄不廣也鑄廣則息多矣且不特此天啓初京師點成銅價不過八分五釐今以銅之官商互爲奸增至一錢三分故其息愈寡銅無它用則價自平尚可減於昔也卽以是准之每爐一鑄爲工本十一兩二錢五分依六文准銀一分値銀一十六兩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是爲息五兩四錢一分六釐六毫

六絲五忽依五文准銀一分値銀二十兩是爲利八兩七錢五分今京師苦無一釐之錢能准歷朝舊錢作一釐則制錢作二釐民亦樂從如是則每爐一歲二十鑄可得息一千四百兩設千爐便得一百四十萬兩而其本每爐存銅本八兩鑄本三兩二錢五分今得設處十鑄銅本兩鑄工本共爲費八十六兩五錢千爐不過八萬六千五百兩而源源交貿已及半年可以不

竭但千爐用銅一千五百萬斤此元祐開坑冶額也而今鉛銅約半之不過費其半耳今不惟禁銅而且收民間之銅則目下救弊尚可數倍今姑爲千爐于京師以試之可乎請帑八九萬非　聖主所吝也而朞年之内本既不費息幾二十倍但目下銅價高爲息寡且先禁用銅數月而後可爲也然非嚴法令則用者不可止藏者不肯上官私鑄者不得滅必行殺人籍役之

令行告賞之法而後可此卽厲紀綱于其中矣然欲錢之行又必自上始凡納官者俱以錢不以銀上之發亦如是則行旣廣雖十倍之可也而亦不患銅不繼何也度天下所廢之銅足以供萬爐之用也葢宋永寧一監歲鑄八十萬緡其它二十五監不知幾許倍今萬爐所鑄不過一百六十萬緡僅倍于一監耳故知其必可行也盡其法而歲得息一千四百萬足以抵戶部

新舊餉兩年之額行其半而新餉可免行其全而舊餉竟可爲太府之儲矣且錢行而火耗之弊革貪官之重𧷤亦難施大盜可不作低假無所行利要未可要僕數也其銅之不可廢者樂器金鍋耳帶鑄於官亦尚有利焉三品官方用銅飾門戶國制也此卽不用亦安見爲損乎而況其僭者乎至于廣鑄通行之後漸鑄當五當十之大錢其利要溥此天啓時所已行而阻於

崔呈秀豈不可復乎又有交子錢引之法以濟轉輸之窮此張詠所行于宋何不可倣乎旣無壅滯之虞又得流通之利如此則不唯錢法行且紀綱愈肅矣而後議鹽法鹽法故嘗弊于萬曆間歷欠三年用袁世振治之得疏通然世振亦非治本之策也及公道脉而反以世振爲罪及逆璫橫而鹽法又大壞世振得罪益深今歷欠又餘百萬矣苟欲疏理自下惟有仍用世振

則百萬之欠可咄嗟而辦至于治本之論則亦可得而言也今天下戶口較之國初不啻十倍而引不加益焉卽牆加于包內餘鹽者亦不能倍豈皆淡食哉以私鹽橫行也其橫行有故國初官設盆牢給之以蕩以資柴薪用官所鬻之竈戶以燒之鹽成則官又給鈔以償之每四百斤給鈔一貫俱貯於倉商開中於邊給引而支一貫原值銀一兩者後止值二三釐矣竈大困

乃改其法令商自買于竈戶給官府倉而給商也有私賣私買者律死今官聽商民自爲交易而欲禁其夾帶勢不能行遂寬其法爲雜犯得贖而于是明爲夾帶以餘鹽之法而益其稅所以益之者以正額者已納引價而餘鹽則否故國若利焉而商賈省納引之價矣如仍官買竈鹽而官賣之則商竈不得相見盜賣賣者仍大辟以禁之不用餘鹽之法則引自可增而餘鹽

若減引目實增不特此也私鹽既無關出之實則巡鹽者不當巡于行鹽之地而獨嚴于產鹽之場產鹽之場鹽有關出禁以私賣之律則私鹽自無從來驅天下之民盡食官鹽所增引目十倍即以半計之歲可得五百萬矣昔劉晏治鹽始四十萬後至六百萬豈戶口能頓增哉私鹽絕也而禁私鹽于產鹽之地亦晏遺法今何不可行乎然非嚴爲法則私鹽終不可禁是在

修明紀綱及私鹽絕而民俱稟于法則紀綱愈肅矣然鹽本度用百萬今且令疏理百萬之見在以完國課俟鼓鑄餘利而後行之恐請給多不足驟信于　皇上亦李泌先屯田而復囘紇之說也又議屯法屯法莫詳於　祖宗朝今但一按屯地則糧之額自可得矣會典所載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較若觀火惟遼左近失其半耳它非折入于夷虜有桑滄之變也何

以屯糧數十年來通關不繳乎屯地之失有二在邊者爲將吏之所私占在內地者私賣民家因私附於有司冊籍有司與得吏沒入其所徵而不入公家若非嚴爲清查則屯地必不可清屯地清則每分正糧十二石餘糧六石此　祖制也約一頃爲二分除正糧給屯軍外可得餘糧七百五十萬石足以備邊儲而濟空虛然行之有四法正餘糧必俱入倉而後時給之此

祖制也後改爲正糧免上倉以爲省事不知時給之則可以免花費可以平市價可以操與奪令免之則視囤有而與貲隱占生矣此當修明者一民糧自金花之外未有折然折于江南以其糧重也屯田各視出所宜納其籽粒何爲改折每石或二錢五分或三錢而邊儲則爲年會估每石二兩五錢則折一而用十也糧儲何得不匱今當盡如 祖制不許改折此當修明者

二屯田歸併有司勢不可行令用官于本衛所各爲管領且未必一衛一所之中必有清幹之吏宜于每都司中通融考選稱其職者一年即加守備銜三年即升實缺都司僉書或以都司管實缺守備事則武弁知出身之途無捷於此者必改其貲緣之習而一意于屯政屯政未有不舉者也此當創設者一今軍額已失欲將已賣於民屯地仍歸於軍徒起爭端朝廷撫育軍民原爲一體當于查明之後不拘在軍在民但責令五十畝爲一分納正糧十二石餘糧六石而正糧于春耕以後以時給之亦無問軍民則屯額不失而有司之占入以自私姦民之畀奪而巧竄者俱可絕矣此當創設者二行此四法則屯政自修說者不知以爲屯鹽表裏因納引于運司致屯地不開此其中一端而實與廢屯無與也國初鹽商納本色于邊無年例銀兩後

葉淇改折色於運司故自京解邊往者劉瑾不明此故以 祖宗時無年例銀何以今增尚書顧佐不能言其詳以致盡革年例銀邊儲大壞今之言者何以異此況今年例加至四百萬即盡改鹽商之本色爲折色亦豈足當數分之一實以民運不至屯政不修耳蓋商所不開乃私屯非官屯也今屯田額失自失官屯與商不開屯何與令民運祗以叅罰不嚴一修舉足矣屯

田久絶之餘非照會典勅撫按清查修復終無自得之理置成業不講而日憂貧乏之事可歎息莫甚于此者然有司將吏俱欲以言搖撼是枉廟堂持紀綱以杜之耳使屯政修明邊儲盡復而綱紀又愈肅矣三者舉金谷俱足國已大富以之撻伐何亂不戡而紀綱又已行其中審機審勢先後不失風雷之下萬廢具舉又豈敢下凌上大臣欺主言路昧是非哉不出三年而

主上中興之業已成信任相公日久日篤出蘊蘊之經綸飾太平之盛治何事不爲何功不奏豈若今之揆席未煖寵褒甫下而督責每來于便殿煩言日集于綸扉哉不揣一得自忘其愚皇恐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三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八

與京師當事書一 甲子

每接手教如對風儀儀杜絕徼已無生入玉門之望何敢復妄窺祕省但長安有言儀以輕率之謀蠱惑樞相者夫樞相非受蠱之人儀無蠱樞相之才若輕率云云則自儀到關以來止拓雙樹堡二十餘里豈有宰相坐寧遠城中而城外二十里可不安插乎若以意欲不諱恢復不肯封關則誠然縱滅奴酋亦復而非恢況何時必進未有成謀只謂封關則關必不守故欲守此二百里以爲守關之計耳此樞相成謀而儀亦未見其不可也有此二百里自當多備船隻爲防爲運此亦儀未至關而相公先題儀者但每船人至三十人非募不可得人遂譌以爲招

淮兵今明旨屢督軍需樞相必強儀往萬辭萬不允此命也如何然以奬例每月十兩之租租船每船止用其水梢而不益一人儀是寫船經紀而錢糧又付之郡縣儀終以贊畫虞衡往謂之騙官則未也謂之騙偷則無繇騙二者不可加恐當進而求之爲賣官爲騷擾地方騷擾驛遞今自備嬴驢不入官舍不用衙役不署一官叓無可說便當進而求之沒對證之處而儀無

死所矣雖然有諸公在長安而使惡聲及我必不忍也平生仰羿是在今日矣不敢枉道入國門引領而已

與京師當事書二　乙丑

末世小眼動以成敗論人故進而死敵者既憎其身又憎其名遂無造奇突險之士不造奇不突險天下大功何繇建乎卽如昨年建議欲守金復誤以非儀不可此蓋不顧成敗故功可十九元儀毅然承之亦繇是也阻以狹見而遂失天下之大機然今日之機猶自在也但得見在水師萬人益以見在南兵萬人遼兵萬人自成一旅以右屯爲駐劄以覺華爲老家以長生爲出沒之地不必增一兵添一餉而爲三師以犄之使不得耕不得耷并不得安息以臥一年之閒奴必走矣方入遼陽據瀋陽安輯遺黎以窺巢穴或天遂厭之雪夜入蔡卽以瀋當之未可

知也其三岔陸師止臨河以爲聲而奴自膽破矣此與自如謀之數載幸西虜之隙已開伐交之謀已就而水師方足南兵正憤千載一時又何待乎唯明公念之時乎時乎不可失也唯明公念之

與京師當事書三　丙寅

汰兵冊原報十一萬七千三員名今漫曰止五萬八千夫既汰之後缺者不補則數應有減前

者柳河之役所失數百人數應有減撫院之屯兵無效聞已四散數應有減經略已汰水兵等六千當不入會計數應有減若謂頓虛其半則全營虛乎其將協鎮道各有統轄經略至兩月其號冊俱所自掛豈肯以無兵之營而漫使支餉乎伍有虛乎消息損益日殊月新固非所可必經略既未點查何自而得其確數乎今略舉其前冊言之為三鎮守兵共十一萬七千三員

名內雜兵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七員名其為運車官役一千六百九十七員名局匠一千五十一員名做工班兵等九千二百四十二員名屯兵一千六百一員名衙役八百二十六名奨得此項原非戰守正兵而勢不可缺今班兵當冬春之交有無在鎮可查而屯兵原舊撫院所設今屯事已竣曾否開糧亦可覆按其餘固可一一問之所司也內守兵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員名其為各衙門標丁一千五百二十二員名各將奇零親丁二百六十二員名大同固原入衛官兵二千七百三十三員名腹堡屯官兵一千二百十八員名邊堡屯防官兵六千二百六十員名衛所屯防官兵一千六百五十員名奨得標丁親丁雖官有去留而兵有原則入衛之兵曾否更替衛所邊腹堡未經虜患者從何得少已經撤回者作何歸併已經潰敗者是幾處

固可一一問之所司也內戰兵八萬九千二十四員名為鎮守內丁六千七百五十一員名神武火營二千八百四十一員名龍武水營九千七百七千八員名前鋒後勁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七員名車營五萬二千八十七員名奨得鎮守內丁如寧遠鎮之守城南面追賊連山前屯鎮坐營都司金國奇所率以殺虜及關上三總兵自護者皆此兵也神武火營則火器鎮李總

兵現在關門則兵亦應在龍武後營一千九百七十三員名現在關門其餘即原守覺華島而經略已汰其六千者昨失覺華已沒于虜聞有一二潰兵經略現在招撫則此兵來歷顯然前鋒兵即左輔周守廉蕭陞等所統昨守廉逃左輔蕭陞等入寧遠其兵可按後勁兵已撤在關内據經略疏稱李卑左光先領四千出關其現存關者方震及經略新委周義統領二營固一

一在關其車營在寧前二鎮者五營馬步俱在外即以禦西虜者先在關者二營後撤入關者四營即經略所謂在關之兵而中間馬兵有向駐松錦等處今潰而入前屯等處爲張奇化孔登科等撤而入寧遠爲王承胤等非乎固可一一問之所司也總之以領糧之册合之現在之册數以爲淸查則兵餉一覽可見所稱說在未潰之前則除潰後所失者苟果缺一半有餘則

主兵者自不敢辭其責也不然即今所損失亦尚無一半而欲以半餉了辦必前所潰散死失者皆原不食粟之人而恐亦尚不敷也

與京師當事書四

國家供餽全藉江南江南之民脂膏久竭兼之加派十戶九空而差役一法弊甚民苦致使中戶以上日夜皇皇莫能自保夫國無富民是謂敝國今富民既困差徭遂乃役及中戶中戶之

去下戶其間不能尺寸一年徭役立至赤貧而官其地者又不卹民惟覗平日之餽遺以定差徭之輕重故千金之家歲以數十金供事縣官生辰令節一禮稍疎重役隨之家爲立破所僉中戶或以平日自分寒薄不敢趨承及至差役臨身始破産爲暮夜之投或割腴求半牘以請縣官自飽囊槖鄉衮亦遂于求故縣官之譽日起鄉衮之家日富而民之富者日貧貧者立竭

因而逃竄流離正稅難供功令既嚴敲朴日下究竟移緩補急終虧國課且元氣既削禍亂萌芽以致上有堯舜之君而膏澤終不下究私竊痛之謹按江南漕役四大弊一陳梗槩兼以廣詢蒭蕘仰望易轍改絃然此大弊民雖如在水火有司藉以脂潤若非立法自上責成必行則有司既欲藉以藏貪兼之不欲擔害展轉以欺上官空言以抵明詔築舍畫餅徒增永歎耳一

白糧白糧者以供六宮內監大寮之支給而獨取足於嘉湖蘇松常五府國初之法即軍糧亦係民運其後改爲水兌而民始解倒懸白糧之民運亦猶軍糧也軍糧之法改而白糧之法未改因循至今夫運之於官與運之於民其費之多寡不啻數倍且白糧枉途受軍糧之壓幫雖屢壓明旨終不能改又爲馬船官船漕船以及關津閘口之勒索及入京師又受鋪墊之需索

銷號之指勒費苦百端然因此役繁重故應解一石加耗米過倍而又有水脚銀以爲路費似亦可無賠而無奈有司胥吏每事扣除十不能六七加之鄉民愚拙或畏憚遠行而包之積年解役即身抵京師而不能出攬家攬頭之手兼之一解不完總批難繳故一僉批頭即數萬之家無不立破愚以爲此可帶運于漕船也江南漕船甚多各以本縣之白糧分派於本縣之漕

船爲數不多而一石有過倍之耗又加以水脚之費枉旗軍亦甚利焉且每漕船不過軍糧四百石而船或可載八百大者千餘故量帶私貨亦有寬例今使之帶運白糧其利甚于帶貨而民省此苦官省此差中途無爭幫之擾到京無包攬之弊至于鋪壓等項原自足用亦未虧內府之常例致窒礙以難行若夫或通融于闔府而不必拘于本縣或管糧通判仍坐漕船至京

使有統攝是在潤色之耳但說者曰白糧係上供恐未敢帶運於漕船不知軍民俱爲一體致敬豈有異同且玉食所需原不用此此法行而五府之民出於水火矣一皇磚皇磚者卽宮殿所用之方磚也其磚獨解於蘇州一府此磚成造自官使民解進又有水脚似可無煩無奈一屬民解需勒多方駁退幾於大半一經駁退非民間所可用便成廢物而沿途脚價已付東流

且十駁其一而明年再運一之所費水脚其僱船擔日仍與十等故一僉此役每十年不得竣事萬金之家卽爲窶子有司知其難以苦一人則分派之每一名而數人十人朋當不知卽分之數人十人費似少損而十數年不得安息其家亦破甚至近年追責更嚴而無髓可敲遂私自加派于闔邑愚以爲此亦當官解而分派於漕船也漕船臨清帶磚旣有常例今將皇磚水

脚之費盡以給軍旗如帶運白糧而責成太倉衛所官加意督率如有駁回卽付運官督於運船帶回仍於後年補運蓋漕卒隔年再運如甲年者則丙年可補同府軍民自難因緣且交磚之時稍有破碎及火候不足者軍必不收則至京或有破碎是運卒之愆旣得重費當不小心使其賠補亦不爲過而此磚旣屬軍運收者亦自難太爲措勒更得責成巡視科道不得恣意

苛碎則軍運可行而此弊立除矣至於臨清所燒城磚較之江南所造更堅則方磚亦似不必獨造於蘇此更爲易簡而且未敢深言也一細布細布一解惟蘇松有之蘇州改爲官運至今公私兩便而松江一府獨以官利民解至今如故以至布價不給半入有司之橐甚且盡爲烏有卽間有全給而使民先辦布而後給價借債加息已屬不堪且各關以及崇文門處處有稅

帶布以備損壞又以夾帶坐罰不帶布以備駁還則往返動輒經年土儀茶果亦如白糧而措勒倍加較之更甚故松江此役甚且逐羞分派譬如一名之役則坐百家數十家而旣僉之後營求改易每至數更則本一人之役旣役百人而展轉求脫破家者且千家矣此有蘇州官解成法可以遵行其所窒礙再爲通融則松民來甦端在此矣一夏稅夏稅一役爲解絹綿江南

諸府間有之而湖州一府以地産蠶桑故此役獨繁當時物價頗賤每絹一疋給銀一兩已自足用後有司措勒不先給價甚或竟至不給一如松江細布民僉此役則空手入京買庫藏盜出之舊絹但鋪墊旣足則亦濫收官絹遂成廢物荒綿荒絲更屬不堪及天啓間綜核此弊主筦庫者坐死非如式之絹不收可謂一淸陋則但絹旣收精而鋪墊之費仍不減民之所賠不

啻數倍一時破家累千累百其間不肖有司毫不動心不給價如故抽扣如故愚以爲近時物價凡百盡貴則寧加派于一邑而無獨苦于一人每疋量加二錢責成有司分給幹辦吏胥如式織成將鋪墊等費盡交押解白糧通判其直旣加寧使解官寬然有餘而自縣解府縣官亦難扣除措短且隨白糧而進則乙年卽可了甲年之上供不致如前日耽延數年而未結至於

吏胥分織近有行之而效者葢一縣爲絹不多一吏不過數疋而價旣有餘不煩賠補官爲日課不須騷擾鄉民吏自爲交又無分外需索葢有數利存焉矣

與京師當事書五　庚午

先鹿門先生兩攖大難而不得以功名顯猶以文章爲天下後世嚮往然先人之同氣四人在者唯季耳家季父才學辱知明公亦巳久矣今

本以鼠牙之事致罹大禍元儀雖百其身可以贖季父且甘之其如積譽之身不足當也元儀何足念即家季父亦安敢以一日之知望念而先鹿門先生坎壈終身不敢望十世之宥而不能庇其孫已矣至不能庇其子可傷也得稍從寬政使歸守丘隴元儀即陳尸都市以當明法亦何憾焉元儀過國門不敢入彳亍以南而諸父在難自安靑山食又何能下咽臨風仰禱涕

泗百行

與京師當事書六 庚午

竊聞表正則影端居高則聽遠今儀不自束躬至於陷身棘穴以犴狴爲齋閣侶剽賊爲朋徒何敢望迴照于鬱儀竊餘潤于滄流哉雖然鑠金流汗之日雖千金之腋不足回匹夫之矚及乎層氷老雪則敗表敝絮足以爲懷哲人所施貴乎當機故杀下之脯可以霑貴卿之澤溺餘之骨足一以動上客之心也雖然事至今日難矣明李陵之忠必同辱于古頌陳湯之冤獨不宥于今而乃無半面之識憑聲氣之餘以望于當世大人不亦愚乎雖然竊計之矣　主上持大法以繩大吏雖時出意表以神其用而低昻輕重確有微衡世右文太過則　上稍寬于武世畏法太甚則　上時出于寬若儀以七日之署帥無論不及得罪于三軍亦且未及撫循惟

哀號大呼爲乞三月之餉庶幾餉至不特哺我儀兒而頂冒虛伍可一淸遂不便于諸弁而令其徒二十一人刼軍以譁矣此事屢經讞訊無以爲罪故坐以傲刻而爲之白曰傲者止與將官爭禮文頗不厭于士大夫刻者止以嚴革老弱杜絶虛冒今水營以虛冒見告矣此可爲儀罪乎故荷　主恩准與贖杖後以哀御史事復株連見逮遂及前事而解到疏論功罪甚悉故

蒙原稱剝削令止傲刻正當一究情實以結前案之旨　主上之昭雪至矣結案之語甚明矣若非　至尊清明在躬無作好惡揆地休休斷斷一力擔持何以得此今自中秋荷旨已將四十日矣未得一讞今幸二十一日朝審已後則三覆之時正秋署暇閑之日轉一言于仁人甦與累于幽谷當今之世非閣下安望哉蓋一世必有一世主持世道之巨公立心于四虛之表

用意于常格之外任天下事爲一身之局收天下才爲一身之用儀竊見之切而非敢冒焉爲也雖然冒矣可勝皇慄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四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五

卷第六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九

上王霽宇制府書一 辛酉

兩日來未得遍識諸將先於造作處一覩車製及今日西兵過堂一閱人馬槩略請爲明公盡言之夫兵之倚車止以胡馬衝突如風如雨我之弓矢馬匹甲胄俱遜長於彼故以車遏馬以

車之遮板代甲胄以車上所架之火器勝弓矢也今側觀規製車上止可用三眼鎗而百子等銃尚須架木於車外夫我之火器所以不能盡其長者止以心悸神怖站立不住故以車衛之令臨放之時其人仍立於車外則悸怖者不能止也即以有捍衛之具易於退守足以閑其心膽然在車外則遮板之利已失怒絃勁矢蜂攢蟻集即有堅甲在身亦不得爽然無畏況未必

然乎此其不可者一也一車之制爲卒二十五人自車正副三人之外輪放者尚有二十二人卽去其車外放大砲數人亦不下十餘人也車上三眼鎗雖用六桿實止有兩人站立之地閙手太多挨擠不便卽謂亦可用之于車外而車外之不能站立亦如放大砲者矣此其不可者二掘濠之法古人原用以安營至於戰陣之時先爲淤溝以自限此古人所不爲也唯近世九邊

步卒不能當馬故用此法以固營盤然而胡馬怒突常撲溝而衝使其幸而火器之力足以勝之則首頭他向步卒亦不望追勦今所議車營欲以進取而爲淤濠於外又爲品字坑於內益之以拒馬木又益之以鐵蒺藜凡百禦虜之具用之無不盡以之自衛則似可以之對敵則萬萬不宜何也古人之守城尚欲鑿突門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唯開八門止留有限之地使出入

不便此其不可者三春秋之時散車爲徒以之勝虜近世以來斂徒爲車以之禦虜古今不相襲大約如此卽如車制三代之革車馬隆之偏廂魏勝之勝敵今之偏廂正廂及近口之小車皆各有其便而唯視其時豈無古人心思未盡之處可以勝之者乎卽不欲大加改易而卽就此車尚可商榷變換今所用單層木板雖厚至二三寸鳥嘴鉛彈可過不足爲恃且買來舊車

木皆朽敝輪轅易摧費朙公之心血朝催夕儹費朝廷之脂膏株積寸累而爲器具非萬分足用必非朙公所望也願朙救之至于西兵二千人雖未開號令然皆壯年盛氣儘可教練卽其心未固使此中規制既定恩澤復淡則人人皆赤心從見矣唯馬之來歷出于州邑州邑自趕新餉十二兩而編泒里甲之馬或給少價或全不給計其所值不過四五金一路喂養失時如

驢如犬縱加十分保恤其骨格原非戰陣所宜若如今日喂養之法必難度冬且此中豆草騰踴非費銀八九分不能喂一日安能費無限之金錢喂萬不可用之馬以損威取笑于三軍耶竊觀此中所買之馬頗臕壯可用不如賣之卽以四易一而實可得五百匹以千五百匹年前三月之費又可得千馬矣恐駭聽聞當一面交易一面題知不妨明目張膽言其所以然之故

安得以朝廷之物力宗社之關係自己之性命以博人之不慍耶適司農君見召未得面謁以商方略感明公國士之知不禁僥舌

上王霽宇制府書二　辛酉

今調募四集煤米騰價致壓遠猷欲使散處以殺之故愚以不如運煤米米之一事尚俟訪確再報今先與毛弁一計運煤之事爲之損益調劑得一畫一之法敬以上陳煤之產必房山縣馬角莊者方可用其抵密雲之路爲二百八十里五日之中可以往返計騾所駝以上駟當下駟實可得二百斤煤價銀該一錢六分其騾以十二頭爲一羣雇騾夫一名用壯丁三名可以御之久之習熟則騾夫可不雇矣今議騾夫雇值每月二兩四錢五日之中合爲值四錢壯丁每月一兩五錢五日之中合爲值二錢五分運煤之騾每日夜必得豆六升今時價該銀四

分八釐大草一箇該時價二分五釐共爲價七分三釐十二騾五日之費共該銀四兩三錢八分合之共費七兩四錢五分而二千四百斤之煤可抵密雲矣今用官騾馬其每月原領官草料八錢每五日該一錢三分三釐壯丁每日五分卽在新兵內撥用實可省八錢八分三釐實止用六兩五錢六分七釐每百斤合價二錢七分三釐六毫今市間兌錢每兩五百二十文實

爲錢一百四十二文今平易與民作錢一百五十文其十二駝之利可得錢一百八十四文一月之間可得一千一百零四文今議發馬騾六百頭分爲五運日可發十犛爲煤二萬四千斤一月之間爲煤七十二萬斤爲利錢五萬七千六百文値銀一百十兩七錢八分四釐今于買煤處議官一員運煤每運一員議官五員收煤賣煤議官二員共用材官八員每月加給工食

五兩共用銀四十兩實有七十兩之利今官發馬騾六百匹押運新兵一百五十名加之上下二班共用三百人如用舊兵亦必加至新兵之糧方可責之晝夜奔走除舊料舊糧外五日之本實爲三百二十八兩零今再益以一百七十二兩以爲始初發賣等待之本共發五百金而其所用壯丁即用毛弁名下一百五十名再撥一百五十名使其便於更替其所用材官即令

毛弁自選其本長存而每月尚可責其七十金之利或即以二十金爲其雜用即責其十之二而十月之間子母一倍矣至其口袋等物有費當有中途停駐之處料草當有頓買之便餘此百餘金于彼運用而有餘使此間一時分派不足即以撥之各兵每月使領五百斤即算一萬五千人已可去十五萬斤度十人打火最省最簡則其用如此其實不止也彼欲領則增之或

令其自市即新兵一項已去此數而加之舊兵加之人民不患其不盡去也使有餘則官給價收積以備緩急之用亦無不可今按柴火分用則費合用則省今新兵每十人打火其費柴日可二十文每月可六百文今用煤則不過二百斤價不過三百文是省其半也兵豈有不樂煤者乎因之柴價亦可平矣因之關閘打柴亦可省矣如山西新馬可即發用則其所食官料原

計八錢今以無用之與易爲有用之運則度省
草料之費每匹一兩四錢六百匹爲銀八百四
十兩計十月爲限而馬且益肥矣蓋毛弁情事
實欲自見非希利之徒明公直任之無疑可也
草率主臣

上王舜卿制府書三 李酉

伏承下問廣鑄利便以拄長安匆遽未得卽答
今謹條悉以對夫欲議廣鑄必先以南北成規

較之而後損益其利害大約每爐鑄八萬文用
工匠七人一月一鑄此通例也近南司農爲一
月兩鑄人皆便之一年之内缺寒暑兩月歲可
二十鑄每爐歲得錢一百六十萬文北錢每文
重一錢五分是每萬用銅九十三斤十二兩前
按明公所示京鑄式每斤合價一錢二分及按
戶部規則每萬用炸塊二百三十九斤木炭四
十五斤六兩二錢四分松香五斤五兩零砂礶

六箇以及人工之值共爲三兩二錢五分則是
銅價每斤八分五釐三毫共爲本十一兩二錢
五分今若依六文准銀一分是值銀一十六兩
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是爲息五兩四
錢一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若依五文爲一分
是值銀二十兩爲息八兩七錢五分每爐歲鑄
一百六十萬文依六則爲息八百六十六兩六
錢六分六釐一毫依五則爲息一千四百兩南

錢每文重一錢三分是每萬爲銅八十四斤十
三兩七錢七釐五毫黃紅二銅價不等近日黃
銅價至六分五釐紅銅價原估一錢一斤是爲
價八錢六分六釐五毫每爐鑄八萬文用炸炭
二千一百四十斤爲錢四千零十三文砂礶五
箇共爲四百三十文麻索八十條爲錢四十文
俱以千文准銀八錢共銀三兩五錢八分六釐
四毫是萬文爲雜用銀四錢四分八釐三毫也

每爐用翻沙匠一人工食錢二千八百三十四文看火匠一人工食錢二千二百一十六文煽風匠一人工食錢一千七百二十六文省眼匠一人工食錢一千九百四十六文剉邊匠一人工食錢一千八百二十六文磨錢匠二人人工食錢一千七百二十六文共為錢一萬四千文為銀十一兩二錢是每萬為工匠銀一兩四錢也此南司空廣鑄見行例每萬去工本銀七兩

七錢一分四釐七毫三絲較之北錢十省其五然以萬文准銀八兩其息僅二錢八分五釐二毫八絲每爐歲鑄一百六十萬僅為息四十五兩六錢二分八釐四毫八絲南北之利不啻三十倍此不待較而明矣今鑄北錢每爐一鑄之本不過九十兩即存兩鑄之本不過一百八十兩今小試之止開千爐共用七千人若依五文之法行之度近日京師情事相去不遠司空度支歲給商價亦每准此以之給兵兵必樂從則一年所獲可得息一百四十萬以之養兵即准上兵之例歲給十八兩可供七萬五千人之用而尚有五萬兩以為宴犒之費其本長存但經事之始所難者銅無厲禁官不開山無繇取給耳今請備五月之銅本一月之工價本計每爐十鑄用銅七千五百斤計千爐共七百五十萬斤為價六十三萬九千七百五十兩物料工價

兩鑄為銀五十二兩千爐共為五萬二千兩大約將七十萬足矣始事經費四出貿銅募召南北善鑄之工數百以一教十有安家等費搭蓋廠守給造器具添設邏卒共不過十萬金今能借內帑八十萬金而假之半歲之日月使銅漸至守大備人畢集然後舉事則一年之後其百四十萬金之息可以責之莞庫之吏使止養兵五萬人則費不過九十萬金度其將吏俸祿宴

犒之費不過十萬金尚餘四十萬金不過二年而可以母錢還内帑其存本七十萬仍在軍中若得其借内帑百萬則以其二十萬生子爲繕甲治械市馬之費其法大約寬則墾薊東之水田急則糴賤賣貴其息稍豕則別爲市易佐其不逮不出數年其母亦可仍還内帑是不費國家一錢而可養如熊如貔之五萬人以之當關護陵寢歲尚有四十萬之餘以佐朝廷其法不

廢則可萬年如一日今規模已就所難不過買銅僱工二事然以半年之暇置辦已全則不難措手已見成效則朝廷信從衆喙難搖大之而復宋坑冶計元佑中歲得銅一千四百六十萬斤舊史可考今天下幅員廣於弱宋不患不給次之而如不肯留言中所論銷器禁器之說亦尚可供十年之鑄使三輔之間坐致富強惟此一策不肖山中人矣不能復出一語補助當世

惟明公採此言必有能者爲盡心力國社幸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五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六

卷第六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

上王霽宇制府書四 辛酉

前者所言墾薊東水田事未竟其說今在徐州待罪師復詳以聞北直隸乃古燕地志云其水綢繆故泉源甚多今涿州房山等處皆有可墾之田山會人及涿鹿馮氏皆墾以致富馮太史咎嘗與晤言因籌之熟矣每銀四錢可開荒田一畝其稍熟者猶可損也每田一頃須農六人計其一歲之費并買麻豆以爲肥具車牛穀種農具共銀八錢可得一畝則始開之歲不過費銀一百二十兩可得田一頃凡費二十萬則可得熟田一千六百五十頃每畝所收精稻可二石五斗最下者二石即以下爲準而歲收精稻亦三十三萬石矣今京師之價每石値銀二兩

近畿之價値銀一兩六錢即以一兩六錢計之而歲得價五十二萬八千矣計兵初練先當爲治甲冑器以精鐵善式計之每副不過三兩則是五萬之兵十五萬金而可具也復先以十萬金還內帑餘二十七萬五千金明歲以十三萬二千金耕已熟之田千六百五十頃以十四萬三千金加以餘穗雜產之千金而可墾荒田一千二百頃是歲所收可得精稻五十七萬矣蓋

京師四方輻輳華貴湊集所用精稻歲不下數十萬故初歲驟增三十餘萬價必不得減至次歲若虞其太多價不能登則江南嘉湖蘇松常五府歲供白糧數十萬公私之費不止一兩六錢令其以此數折之有司大戶無不欣從近畿精稻過於南米即御饌之需亦用此米以之祿百官贍六宮養內豎未有反爲不可者使南糧不至則京師歲欠數十萬即歲復增數十萬價

亦不得減計其次歲之息既有九十一萬二千復以十萬還內帑餘八十一萬二千則議收所養士半爲騎卒計張家口之上馬價不過十二兩計馬二萬五千匹費不過三十萬餘五十萬餘金爲治火器製弓弩鍛刀戟人費十金而大備矣是不出二年而內帑之母金可還戰馬戰其値將百萬二千八百五十頃之田熟在近畿三歲尚可益墾三歲之外守之足矣蓋京東之

田未墾者不可勝計以所知之地而籌之不下三四千頃此不毛地不足力不集者自此以爲民倡則漸無不墾之地蓋幽燕一帶自石晉陷於戎狄故久廢水利今復歸版圖將三百年且乘輿所在乃爲甸服供秸供米自其常貢極宜乘時修復以爲萬世之利則此舉不特爲戰士治具而且爲根本增富爲東南寬民力其利不可一二數也唯明公斷而行之儀伏乞淡林見

旅於燕者歸道千箱之盛一二年鄰之父老子弟無破家危身佚事挽粃之苦私衷幸甚天下幸甚

上王霽宇制府書五 辛酉

語云士爲知已死若明公之于不肖可謂知已矣夫以可死之身豈不欲効尺寸而輕于去國且遠慮節然其故亦難言之矣唯可與知已告也自國家懸三途以取士曰科舉曰歲貢曰薦

舉至科舉而于進不休士節盡矣然羣天下而受朝家之籠絡必不使難進易退之節得獨持以抗慶賞之典故俛首而爲之人不以非已不以媿至科舉不得而守歲貢挨年循日士有赧色然以之引守約之士消壘塊之懷　聖天子有深意存焉及薦舉一途所以待非常之士而備緩急之需者也　祖宗朝以此舉資不啻纍纍自吳與弼陳獻章之流擁天下之盛名而不

能救一時之極敝科舉之士相率而詆之而此後薦舉者遂罕人知二子以薦舉起家而不知二子所以塞薦舉之路也肅皇帝慨然憂之故于南郊禮成詔告天下申明三途並用之說欲以緇衣招隱之意鼓天下之志士而是時舉以應也自此百年以來間一舉行而皆肯儒循學僅能編纂著述而非能發杼機妙術益天下者也故其人遂絕頂自遂左陷罷以來科舉之

士不足以辦此始有總總爲患之者然以其罕見反指之爲倖進驟發而不知已之科舉岌岌于有司者其于進之歷不止于此也使其人而不能爲科舉之學則亦靦顏任之耳苟其人能爲衆人之所爲而使衆人之我咻此雖死而不甘然天下事急矣國家之功令又與唐與唐之科舉歲舉之而今之科舉三歲舉之及三歲而天下事已亦去矣况其人之升沉得喪又不可

知乎則不如從戎戎者士大夫之所鄙也庶幾
不與之爭然從戎亦難言矣叅遊副都班在鄰
守之上國之貴爵也而爲之者皆奴隸之流頃
以特擧授副將者一人叅將者一人遊擊者數
人都司者數十人而其人無足一當者頃者勳
家子頗大猷庶幾可効一臂而樞部以勳家子
一布衣耳制其府銜無府銜則望奴隸之元戎
稍有若喪角志士不能爲也今儀承明公曠世

之知欲以兵曹郞相待朝廷之上有知之者二
三大老臺省皆紛紛繆薦于朝身居輦轂之下
若待用然本以憫國卹殉此身之意而冒因國
卹顯此身之嫌此人雖不言而已不能無媿于
衷者也故卽引去國門而與宋獻孺遇知明公
之念我者不忘也及傳來旨以築邊險裕邊儲
二策相詢夫以明公之威靈使後進之士得借
其磬擧而竭其犬馬之力當蓄練銃士三萬一

戰而復故疆再戰而掃奴穴因其銃還師取舊
遼陽雪洪武四年以來未雪之恥爲　聖天子
顯威聲于東裔耳至于因戚少保之舊績修明
其職業增益其未備使遼左縱有不虞而神京
如泰山之安因百萬之軍需歲三其息可以養
兵五萬而不費縣官一錢其法不必如劉晏之
舊貨府徵逐但操鑄錢之權伺物變之便利可
垂手而得此明公不煩指顧之事而亦二三軍

吏之常職也唯明公命之而已豈乏人哉今經
撫之才俱不任而強弱之爭紛紛不休河西之
事坐見其敗及至明年三月潰師叛卒踰山泛
海而奔雖有智者不能救一日之急及今而圖
之猶可爲也明公以貴不能踰之身而當七十
餘歲之日晝夜焦勞豈有它哉亦欲以報三朝
之培植而奠宗社于不傾也決計而加意此其
時矣不肖儀旅人少値僕不能遣一介之使奉

別知已而僅因邏使之返附陳其縷縷行且至
清源度歲元夕後歸息故山唯遙望霄漢間有
功名震山叟鄭童者必明公也願明公珍重

上王霽宇制府書六　壬戌

前者感知懷德思効一言於左右故專一介奉
候秥秥終恐以議論闊迂不敢自盡計其端知
其委覩今之局則明公之意已昭然于天下儀
可以効一言矣豈特効一言哉逾七望八之巨

公身待邊上帷幄之元老纖細旃而就毳幕元
儀生于世也三十不足二十餘沐　天子之休
澤五世百年姓名屢當宁之命用者七次不於
此時自効其死要安待哉夙南冢宰攝樞務謬
以不肖爲可將新招君子六千蕭以委屬爲擬
副將之銜以統之儀逡巡而未敢任親知不識
其意以儀向辭明公大將之選今之辭副將固
其宜也不知儀之七尺且付之若父矣又何有

官之崇卑哉使以官也則木天金馬未嘗絕人
儀身未老筆未禿何事不可待而區區礪礪乎
實以天下之所最急莫如關外卽西都所虞虞
在海盜在白蓮教耳之二者邊事寧可以萑苻
爲樂土綠林爲黔首也況明公以逾七望八之
年尚勞於極塞而元儀之爲其門下士者氣方
壯反擁節旄居于江南華綉之地此儀懸心羞
影而必不安者也況明公之知儀曠世之知也

儀卽爲知已死亦未有身居安壤而不趨所知
之危急者此一節之士之所羞爲而謂儀爲之
乎使恢復之計不决坐守一關逃將有餘儀不
敢自附於他人之後令既不安於坐守而欲漸
爲進取之計則去年明公之議練車兵火營步
步爲戰步步爲營此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練車
之事卽明公去年亦欲責成於儀者也今不自
効要何待乎明公不悔宿昝之知則効死疆埸

出禦魑魅朝端貴人或不見忌且清議已昭明公一訊而知之儀不望明公踐循諾加大將卽以孫家宰見擬之官一當前伍移安爲危移遲爲勞或亦愚人之心而天下之所亮也唯明公不惜入告吾君元儀務酬明公以酬國恩務公事以報私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小揭呈覽

上孫藍石家宰書一 壬戌

元儀歷見公卿亦已衆矣頑望隆密固無出明

公之右而顧瞻窺仰亦眞無出明公之右者況辱知節下交此皆人所願延頸而爲之死者也儀雖將隱萬不敢當公大將之選然敢無片語自盡于左右但中夜思之無他奇也事急則貴實爲實爲則貴專貴兩言盡之已今日之事不能計其遠者願明公卽從已題之五千四百人合爲一旅設一專帥分爲兩營設二叅將三人者既定然後責其自擇守備以統千人守備自擇千把百總以統行伍將已定然後擇兵兵可用沿海之悍夫鹽梟之健卒而必不可用南中柔脆內衛之士募兵遞則將諉不當預爲之計而勞上以殉下今所投軍餘願入巡邏而不肯補戰伍其意較然可知卽欲不別爲措置不可得也至於收江海之驍勇當得其頭領方易爲撫馭鼓必戰之銳氣當別置器械方可當大敵此二事者元儀聯絡十餘載考求非一日前已

面陳其槩其詳則未敢遽及也但馭將有體春間上高陽相公一書奉呈乙覽高陽已行其大半願明公盡茹其言士莽不願自効于明公矣別有一書乃去年冬上福清相公者儀於知已亦云敢盡言矣而終不足救禍敗爲一念之心痛唯明公虛衷盛德敢并呈敎

上孫藍石家宰書二 癸亥

伏聞吾師榮晉冢卿復經略相自此百官肅而

朝廷尊風憲正而萬方安是非明而邊臣懼中興盛業拭目望之敢爲宗社斯民舉手加額儀叨務餘光辱知楓相附閒寧遠獨探胡覘四十五日之中盤旋二千餘里築邊規模約略已定固守有餘進取有機始還關上從事幕中又復逾月疎候左右罪歉罔極明年甲子下元之首否斯爲泰守以追創千古一時儀何幸而逢其盛伏冀順迓百福速彌洪圖至於犂掃之事仰

藉秉鈞賞罰明于上紛囂鎮于中儀雖不肖辱吾師不世之知卽所胸陷骨不敢諉避未敢安於遵幕徼倖便私也臨風瞻戀不任惶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六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七目

卷第六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一

上閤鳳陽中丞書一 壬戌

元儀雖久伏林臯無縣仰靑天而睹白日然從四方之士竊潤餘光非一日矣友人費生幼輝喬生定庾每傳近刻至來常不一日三讀夢寐以之思執鞭而無從今年遼衂以來讀公車疏牘目踵氣咽未有如大疏之深切著明也其一日三讀夢寐以之思執鞭而無從更甚於昝焉竊聞廟堂之論設險距守不踰渝關一步私心憂之曾上書制臺力言其不可未旬日而得讀樞相之疏知大計決於明公而節鉞之命亦隨以之舉手加額北望稽顙爲宗社慶儀迂書生耳然嘗言人所不敢言欲爲人所不敢爲雖以此買禍不顧也渡河之擧去年之長計也但王

撫軍非其人耳屑敝齒折言兩公之必不可用是時分左右袒莽肯盡與之乃具疏請逮經略以爲撓旨賣國者之戒若俟事潰則疆場去矣雖殺十經略無益也當是時知拜疏卽有西市之行然得從陳東歐陽澈於地下儀願足矣乃疏已成而福清所擬會議之旨已下初之會議爲欲撤經也恐不知者以儀爲附合政府遂拂衣出國門知屢蘼議用之明旨在部不顧也及

出國門而知會議凡三變慴其疏之不上乃以正月閣復爲疏馳上託友人宋獻孺上之及疏至長安而廣寧已破經撫已逃朝議紛然獻孺遂不復爲上其稿至今猶在長安也時在白下聞經略焚高監軍屍淚迸腸裂乃設位以哭之而爲祭三忠文此文出忠義之士亦頗爲之鼓掌而惡者滿朝禍遂結矣雖然儀不慴西市一行從陳東歐陽澈於地下者豈復顧彼巳之子

舍沙之口哉項南冢宰孫公賞其言合衆議而將之擬以副將使統君子六千拱護陵京元儀竊不敢也元儀玷名藝苑亦已久矣它不敢望三年一入棘闈必有一日之遇卽白首一經而江南重舊名士以老書生假髭抹墨亦不敘算困辱今欲使兕牟而稱禰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以之洗庸將之陋爲明公之先驅則死之日猶生之年耳使擁旄秉鉞於江南華褥之地豈

志士之所爲乎伏念明公既當此任必亦欲天下同心之士使芺効其犬馬之力則如元儀者使以怯書生爲天下勇士倡不亦可乎故敢不避未同之嫌上塵淸聽亦仰知吐哺之懷勝於恒人萬倍也使不鄙遺得爲入告吾君不欲効近日諸弁邀加銜而出塞以冢宰現擬之銜使備前驅無問廣寧寧前前鋒所及卽以爲沓銜素造車式不同於時甚適於用如可採擇使之

專督練成車兵步步爲戰想石畫之所必及也小揭上陳伏冀鑒在

上閣鳳陽中丞書二 癸亥

嗟乎世負人亦至此哉雖然此非朝廷負人也乃議論負人耳朝廷負人唯有蹈東海耳若議論者則朝否而夕可甲非而乙是唯實功可以勝之今關上之實功如清冒濫肅紀律安營伍布水陸其彰明較著者種種也然而終不能以

勝議論志士焉得不扼腕興悲哉雖然明公之志在恢復則遼土一日未復明公一日未自以爲功也元儀在孫蘆時不聞當事之長策唯竊語人曰以其遠救毛文龍不如近救祖大壽以其遠應爾串堡不如近守覺華島人聞其言未有不河漢之者兩臺郡邑以春初之命敦迫上道至吳門見督師公疏始知明公已久持此論矣恨在孫蘆之中無繇仰知而泄泄趨朝以少關其末論至滁陽知長安騰口於明公矣嗟乎危關何地此日何時暫綴樞機以需危急在明公又何憾焉而覺華之說至今浮沉失戰守之機忘三敗之趾凡有心血男子在千古之下亦當憑吊而痛況元儀者辱明公之奬借蒙督師公之特達以此事見委者耶元儀自趨朝即辭一銜所以明本志也若使當危蹈險爲明公畢此局附青雲以報舊知豈非至願今道傍築舍

豈能逐人眉睫耶言之痛心耳白雲青山自有長業戰者在平島守者在一牆當今之豪杰自足以辦當今之事今奉命而來秋防未竣不敢言歸稍俟旬日便作拂衣之計長負聖恩長負知己以此息影山中殊無顏面然而其志則可對 二祖 十宗於天上矣無繇仰覲一磬區區偶便奏記不盡衷曲

上閣鳳陽少司馬書三 乙丑

東奴之所以不來西虜之所以遠徙者以我守覺華島以守寧遠耳而此議實誰創之使早以創議者持議當巳舉長白之庭矣儀之來原以協將調守覺華以規進取恭以行明公之志也而此中紛紛將必不能展布故逡巡不前從事幕中繼往募舟師頗得水軍之銳艨艟之具今春有薦儀爲金復大帥者亦終明公之志也而又爲南樂公所阻坐失事機今以後猶皆可爲

之日也而竊聞新當事又欲以固守爲上策奴何時滅天下何時息肩壯夫志士何時冷熱心而安畝畆也所幸簡在眞人以佐樞務將來事機灼灼可見然明公久在内天下事不可慮乎大難得易失者時也難聚易散者兵也時猶可待兵猶可聚而艨艟一散不可復收拾儀去矣空山朱絃無意知音矣然不能不低徊於明公之前也

上閣鳳陽少司馬書四 丙寅

三月以來不敢上通左右者以去國之人誼不可曉曉耳今一旦事巳至此曩儀謂明公出遲則天下必受其禍今不幸而中往撤錦右車兵之時儀曾奏記涿鹿相公謂奴必乘其弱今不幸而中去冬邊報正棘儀曾荅謝中丞下問曰奴來必在明正而不在今冬今不幸而中往儀上箋典記謂艨艟一散必不可復今經略果汰

水兵六千民船三百以至兵不用命而覺華有警遂潰而逃矣夫旣華其船稅汰其兵伍而責之死守必不能也今覺華一失不唯寧遠坐困而關門便無完理奴不必乘舟而入寇也以大兵至中前而放數十艘向南海口秦王島關上復有一人乎大兵趨三輔而以數十艘趨大沽則天津必潰我師寧復有出路乎況在島糧糈三十萬石火藥鉛子各數千萬斤戰車數百輛

戰牌萬餘扇砲車數十輛大銃追風三眼鎗勁弩良弓各以萬千計向以水中爲最穩故盡以貯精利而今竟委之危乎否乎今日之事茍無一奇着則事必不可爲想舉朝尚未知而明公當獨悉之也奇着亦無他迎之於水而已然登州旣遠而天津可用之戰艦不過五十豈能成一旅幸而有一奇則運船中有沙船一百淮船二百可用也其船皆堅緻而又大於兵艦津門

運船七八百每苦船多粮少年止兩運爲利不如省而今之關運亦必可減則此三百舟實可爲兵艘此船旣大每船當三十人卽取之隨船水手及責各船自爲招募可足其得兵六千人餉取之舊額船稅亦仍照量頭與之國家不加費而又無遠調之勞稍用安家則遄化近例可比再調大沽葛沽兵船一百令速修葺合兵四千以爲後勁合二者共得兵一萬船三百選一

能者付之便成一軍只事必於三月中定則乘此月氷開盡放出海奴必不敢復用舟師以撓我而我反得繞出其後奴不惟不敢長驅而且反顧宗社安危在此一着而稍遲則事必無及軍火器械當責備於津門有兵裕同知馮懋德者可責成也儀又欲先使十數船寄泊在島之舟以及火藥粮料已告大沽游擊黃航恩而未必其能辦也此事儀見之極眞唯明公能信之

儀身雖去國何忍忘君況知明公必已深慮及此而未知此中有可救急之奇故敢令舊部曲守備楊止戈同中表都司丁貞上陳左右楊止戈乃喬伯珪心膂之士項儀募舟月之後補喬桓中軍鐅敘勝人今適奉檄往登催運船故得往此丁貞雖年少而勇敢忠義其職銜乃岳石梁先生所授者儀方束裝以南又避嫌疑不敢面陳故令二弁述所不能悉唯明公鑒在

上閤鳳陽督府書五 丙寅

郭子綦來辱惠書推獎過裕念之流涕未知此生何以仰稱知己以爲旦夕俗重督師當奮死前行以快宿志乃竟以四鎭爲賴此天意淵微成吾大業者遠也昨讀大疏欲開重鎭於島中選名將以鼎峙調海外之游師扼蓋套以持勝此儀區區之見自謂及此人賤言忽莽爲過聽無論蓋州之役昨歳將率衆以發而一言被阻

奇功遂廢即覺華調船調兵一事不揣言之數月揆地誤聽得奉履旨而彼中枉事者亦且以兵三千船百五爲言況長安道上人乎今日覺華之慮未枉得其用而枉先恐失其險非明公莽爲道破蓋州一着儀尚欲據城以示必死而明公容以長生兒兒爲老家則其機甚活其着更警扳然度其人必不能應也使得收拾覺華以爲根本遲數月之後須彌者終不來請以付之能者而身入連雲以扼其吭自謂此役竭囊底之智奉成算以往可不負明公知己不知明公終許之否耶爵位至此天乎天乎鳥棲無枝枉明公一聆耳臨箋皇悚

上閤鳳陽督府書六 丁卯

元儀誰敢元儀甫得執戈以爲先驅而陡蒙恩放身雖出於九死魂已墮於九淵十八日詞階削否曾不足爲榮辱而空負前茅之志不酬附

鳳之懷從往熱心俱爲虛氣此中夜彷徨恨死無地耳今幸明公當軸逆奴魂魄平安之火日傳緣沉之繪久臥儀竊伏草莽已有餘榮但似明公籌策亦有用而未盡之處使東江大衆早從長生則鐵山之破可免使一介往來稍需捷後則取侮之形不張今欲驟撫而不得付一鎭于飛烟恐將來之事尚煩籌邊樓一夕此儀雖伏枉草莽亦中夜彷徨因憶明公覺華屯重兵

選名將之議卓絕千古惜儀非其人不足當此寄以致隕越使有萬餘水犀數百艨艟使癡騃如儀而望實過儀者將之則縱未能大舉而於無事之時可時出擾其耕穫有事之時可呼吸擣其空虛今倭東江之報已至乘虛之謀方熾則虛者已實失之萬里何以仰塞明詔何以包荒屬國何以使島中五百復建旗鼓何以使組練三千無負布帆此儀雖伏在草莽中夜彷徨

不祥名姓久稽專候欲訴其痛逡巡不敢以戚屬陳生上赴和門附以奚奴聊申雉敬它牘哀鳴總希垂憫

上閣鳳陽督府書七丁卯

元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往者元儀尚在菰蘆而督師相公題以副將原銜招募舟師駐覺華夫守覺華者明公之議而督師公行之者也儀竊聞之甚悉故趨召行至滁州知明公已行儀息曰中丞公行則寧遠誰主守寧遠不守安用覺華又安用舟師水將以菰蘆入玷塞哉故過關之日具疏力辭溫荅不允疾驅赴關而終不敢遵旨履覺華之任隨從大軍出關力主寧遠當守幸而督師相公俯從當明公已行朝議方閧張撫主前屯馬帥主中左此非所望也故袁自如以儀此來能回督師相公之心儀焉能回督師相公之心但能爲中朝射的故諸公陰刺

陽擊儀者刺刺不休瀕死者屢矣而督師相公以儀既贊央寧遠則當効力覺華復責以募事儀竊以募何必儀極儀之才力止可省金錢而省金錢亦非封疆第一義故請師三千駐於長生島其所規畫亦略如明公昨年大疏袁自如力贊之相公已允而適有薊州弁楊朝文者謂長生島冬月氷闊六十里儀以氷不愈於地乎亦可畫守而相公終好愼儀又粗疎不知有中

島者冬月不凍可以為老家遂無以奪相公之慎而募事終不可辭矣幸而所賫金錢五六萬所節省者已再倍之南樞兩撫洛牒具在而督師相公止以節省數千金入告其五防所改題詞陛亦不敢求覆何也耻以省金錢為封疆之職業也次年春初李雲滸兵垣有加儀大將責取金州之疏奉旨速覆儀曰以其取金不如取蓋取金入無人之地不足作士氣操無險之地

不足合士心取蓋則蓋有西虜降奴者壘二萬人率以東虜一人重鎧兼馬帥其百其百之西虜戰始授甲馬弓矢返則徒手耳使一旦出其不意則方饑而憤可降也否則屠耳雖西種耶然降東則東矣東之十餘萬豈十一為本類哉賊二萬則聲勢壯據蓋則前憑山而後阻海憑山之勢尚小阻海之衆必死如此而海可搖也得海則遼陽自徙耳而金復處我囊中移鐵山

無地可屯之衆使飽所欲於膏腴則難民之離也日以數千計而登鎮水師始可用以守金不至飄泊各島之中東江大衆可以猗山而合不致付之可留不可即之地奴敢於西渡三岔則躡尾之師先陳河上奴敢於東窺義愛則擣虛之衆已及臥榻如此則兩河始合三鎮始通不一兩年情見勢迫必有可覩督師相公以為然已議分三萬之衆使當一面而忽有中旨遂爾

不果然儀所募水師江海積猾剽悍佻躍尚可小用以震動沿海相機乘便亦足見奇而欲驟貴爵之甲者遂轉屬之西將不知水道以飛艇閃爍之妙反改為結筏渡騎之贅而軍將俱憒全局皆空矣袁自如於瀬別之時深以此用不展坐失事機故於得為之日必欲儀往儀窺其成撫之念頗急嘗告之曰寧遠之捷捷於賊來且所失亦足相當謀撫此日恐未諧也諧亦不

堅使仍用舊筞以水師據盜而日擾逐滓則彼
貼枕無日搖尾情張以此爲撫撫可就以此爲
戰戰可圖儀一旦放去而毛師又拒明公之命
長生兎兒之間尚無人跡況於連雲青石乎而
事遂至今日矣儀一官何足言如責以用水而
至今事逾三年不能使水有尺寸功雖非其罪
也殺之而無憾乃於梁關臺餉算金錢坐之三
四千緡竊泣而不忍恩也儀前後經理止銀六

萬一千六百六十七兩三錢六分而造過沙鳥
倭飛等船二十五隻募過沙船一百三十隻官
丁二千二百二十一員名造過正偏廂輜砲定
遠車一千五十二輛車帷如之火箭筒一千具
火箭三萬枝神飛大將軍神飛砲追風鎗共子
母一萬六百四十八位竹將軍三眼銃鳥鎗三
萬位高麗戰牌一萬扇神臂弓一千張神臂弩
一千張箭六萬枝弓料一萬張旗號響器六副

桐油三萬斤鋼三萬斤鉛八萬六千二百斤上
鐵二萬斤次鐵二十萬三千五百斤明公諳於
軍需其有可容虛冒否耶今坐以招兵安家銀
二千二百四十七兩五錢關門安家有十八兩
十五兩十兩者而此則五兩其例追人一兩則
同坐以造車銀四百三十兩關門之車有費至
五十兩者此車所費多不及七兩餘其例追則
同坐以買鐵銀六百五十五兩五錢鐵有西鐵

有建鐵其價懸絕此鐵自南而來皆建鐵也而
以斤分二釐例之則同坐以買鉛銀一百六十
六兩四錢鉛有時貴時賤此當遍地鼓鑄之日
而幸買於所聚故所費止此而例追則同此四
者已爲三十四百九十九兩四錢而外間坐喬
桓中軍楊止戈銀五百一十六兩尚不知何所
指也往者金錢儀原未曾經手押解者爲趙大
將軍之子光遠收貯轉發者爲南樞操院應撫

儀不過一爲調度耳故今日幸不坐於儀而坐於原領銀委官趙光遠張士奇翟世顯蕭本此輩往時實未嘗有分毫沾潤徒許以優敘以作其廉耳督師公究竟惟爲光遠敘耳自白衣而都閫今且黍戎矣然而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其張士奇則陣亾覺華島矣袁自如已爲題䘏未沐纖恩又將問其家乎其他弁旣未霑實利又不被虛名責以派賠身家盡滅矣儀前見梁疏

知必不免令僮丞探關廳受人之嗾置之扞徙不知正不必也儀斷不忍累人耳但儀家已盡廢無可爲役然關臺迫於嚴旨幾於坐派已有成命復何敢言獨是張士奇者爲三千揔之一則安家應於彼名下追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七分今似可寬也儀於事竟銷筭之時關内道筭過應找還透用銀一千五百三十兩五錢已經督師公奏繳督師該道衙門俱有案卷可查儀在關公廪不足養士窮困萬狀終未敢具領此銀以此役所賠者萬金辭十萬而受萬實耻之也今旣照則減追則實未領足前銀此似宜對銷者也今幸明公爲政洞鑒顛末開其一面止在罄欸之間而内外信乎可無事後之慮此正奇痛之夫百年一日也欲令各委具一呈詞倘蒙憶始用之盛心忍成莫解之罪察念規恢之苦志竟爲不白之奇冤曲垂溢格行道一查細

簡原卷果否有透用之銀如果有則旣經減追應否對銷張士奇是否龍武中營領兵三千總之一如果係千總今旣陣亾應否開銷所追本營安家二分之一倘得及於寬政尚有一千二百十九兩七錢三分儀已謀棄先人敝廬爲諸弁了此局矣但托賫不敢得爲於撫夷應領銀一爲坐會彼此均便感滲皮骨而此外猶有懇者則喬桓中軍楊止戈下五百一十六兩不知

何所指得無減其船稅耶此船稅乃守凍天津例應照月給與督師相公深怒喬桓故必欲以抵關之日爲始乃俻犒金五千修艌過海而於下月扣之此亦非法也然已扣矣所未扣尚有三千餘兩今船已焚矣人已屠矣桓尚俻寧前道下三千金已蒙袁自如開銷則關內道其一體者也所俻之三千餘金尚當開銷又可追其例減溢數乎恐難問之水濱此事枉儀交兵還

營之後與儀無涉但事理實本如此而喬桓父死身危幸延餘喘以養老母父子久枉門屏明公知其底裏如欲使代寃魂賠三千餘金縱滅其一門勢不能也明公念其先忠枉此日矣元儀不知進退方自乞哀又爲人饒舌亦以唯明公前不敢不盡耳釜魚俎肉延頸恩私淚以和墨不知所云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七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八

卷第六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二

代宋獻孺上南中當道書 己未

竊惟遼師喪衂四海生心土崩之勢幾在一朝無論嫠婦之恤血氣所同卽閭稽往牒流離慘毒之狀徧于羣生各有身軀孰甘斧鋸各有父子妻子孰甘傷殘各有田墓廬舍孰甘燬棄承平日久雖高年長老亦不見此狀故舉世皆處堂燕雀以爲萬一横罹多難亦　宗社之虞苟不向千古爭忠義名節何求不得獨不思　祖宗養士幾三百年寧乃有胸無心至此乎況㸔者禄山之變二十四郡望風而潰一百八縣斷絕入燼宜何如動心矣某産于京畿之内京畿休戚共貿共之故雖不敢以僭著之謀遠言天下事而請略言留都之大端國家兩都並建必

有深意今留都太平日久民享恬愉之福士安都雅之習如生長于重闈深閤之中目不擊警濤耳不聞鉦鼓偶一人嘗闖戶卽震而鳥獸竄矣遠無論胡馬飲江長驅易到卽萑苻之警棹江鴐海俱可旦發夕至甚或不逞之徒聚十成百徒手而呼亦可橫行朝市往年李王之事幸先洩撲滅艮足寒心朝廷收士之格太隘草莽間多憤鬱思自用之人又民困公私膏血已

竭富者如洗貧者乞死如此民情使二三姦宄奮臂疾呼應者蝟集特未逢其會姦宄不敢發耳今則其鼓掌逞腕束體作氣之時也遼左每一失事必有人陰喜者吾輩憂之亦不足敵其喜況不發乎今九重之上鬪喪敗而泄泄者以有舊京在也廊廟諸公鬪喪敗而泄泄者亦以有留京在也今留京果足爲根本之地否乎將以長江爲天險耶此晉齊鬪事耳自兀朮渡江

而江不足險矣伯顏渡江而江如陸矣天險不足恃則惟事堅城強兵倉廩實軍資足也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耳兵部現操之軍二萬餘耳布置江上惟三四千之浙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皆市人子倉廩雖實臨以大軍亦計日可盡三部之庫合之不過百餘萬守城之具百無一備軍器敝壞有局無人士無片鐵將惟樣甲銃炮易裂毒藥絕閙硝磺缺乏括公私之

積不足供一日之用如此情狀而又擁京師之名奸雄以嘗據爲勝盛繁華之飾窮盜以垂涎生心處南北之要爲必爭之資不知何所恃而可免乎危離尚泄泄如此乎竊觀天下之大勢北都震搖則淮以北不可固南都震搖則楚粵閩浙俱不可固矣晉宋之得偏安百年者徒以此一片地耳今淮河一帶爲北來之關鑰南唐之亡繇此失也名有軍三千而行伍多虛且殘

弱不振可據之險又無重關以爲遏則添兵設將築關置堡此一宜講也瓜儀爲江北之門戶乃韓擒虎渡師之地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直接儀眞宜各置臺戍一以防瀕淮之水兵一以防渡泗之陸兵一以防江海之颱發此二宜講也安慶大平據郡之上流宸濠攻安慶不破故不得直抵舊京今其城不堅而兵無可恃太平乃 高皇帝開基首都城高不能勝

中人之垣六合密邇京師而且聚糴之地有糧足援縣尚無城豈能免添設增築則三宜講也東壩爲古來通吳越之路國初糧運尚從其道吳越盜發陸必不迂縣丹陽水必不險縣京口自當取道于此創堡設兵以防其決此四宜講也京城太廣而定淮金川儀鳳神策諸門宛如山林白日寇匿亦無人覺居民稀少盡驅老弱不足乘城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不如自鐘鼓

樓一帶至淸涼山後止橫築城一道勢旣直捷守力簡省中外相向便爲夾城寇入外城前後受敵則五宜講也六朝屢有城下之師而不至覆滅以城不統一雖尅一城尚有數城之守如烏林如新江如蕪城如淸溪彼此相援故也今苟破一墻便曠然百里不如于下關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營軍無四散之虞城有外援之恃此六宜講也而最要者在察南京之大勢南

京之城名曰百二十里實亦九十六里矣準兵法而言非有百萬之衆不足以守然非有數十萬之衆亦不足以圍故愚度都城不可圍亦不必圍雖有數十萬之衆而城高池濬形勢阨險故曰不可圍然空跡漫衍多隙易乘故曰不必圍旣不可圍又不必圍則必須禦于城之外禦于城之外非數萬之精兵不可故 祖宗朝有六營四十八衛十餘萬額卒之設也兵之精非

必豐偉而多力也在壯其膽耳求于膽則人人
可練不必舍現在之軍兵而別募也然從軍久
則玩愒之習入于骨髓而且生長都下慣于巧
猾玩愒者猶可振而巧猾者必不肯死故須即
其中揀爲三等減中下之糧以益上而且月試
而再別之終不可用者則革而別募易以本戶
之餘丁本戶不堪則及他戶庶施爲有次衆必
不譁賞在罰前樂而不怨以軍補軍無所執辭

南中民一而軍九豈遂無二萬餘堪用之衆乎
則進而補足食糧四萬餘之數豈遂不足乎而
別募敢死以益水陸兩營浙兵初設名曰振武
不止萬餘今兩營之額亦尚六千特不足耳益
之爲二萬而人人當百則可以禦門戶矣京兵
之設始于孫大司馬抽餘丁而爲之即假[illegible]軍
于卒之意也廣之爲萬而再募民兵萬人分爲
左右二營屯于衛衢之間則可以固腹心矣合

其所增不過三萬三千而實得八萬餘之士較
見在而增五萬五千矣昔汴京有兵二十萬而
尚不守南宋有親兵十餘萬又有三四十萬屯
江外而始成偏安今八萬之數尚不及　祖宗
之額豈爲多耶三萬三千人歲費不過四十萬
歲歲辦之似爲不支然肯清屯糧則以額設之
糧養額設之軍易如反掌今事急無暇則暫辦
官府三部各郡俱可通融譬俗逆餉亦須湊發

何如以所有自衛乎有兵無器以卒予敵南中
軍器天下之藪良工巧匠天下所鬪靡弛散壞
沿于近日　先朝遺制在局可做特須一精心
清望之司官督之工部盡捐他務以濟其資何
患不精火器之法人久不習故傳其方者亦不
知其用况尚有秘方世鮮其傳以頑鐵爲銃以
不抵鍊之硝磺爲藥焉得不裂苟肯講求亦不
乏人置硝買磺不過萬金而其用不與秘方壽

藥亦不費財但費心耳何至袖手不談以身委壑也至于沿江一帶　祖宗立法甚密既設文武之操江又設上下之巡江置兵列艦兵具火器皆有條理但兵有名而無實實在之兵又十無二三在船船鈌十之六七終不聞補兵器敝鈍火藥銷亡惟有一鉦一銃以迎送上官故昨沙盜四百揚帆出海而莫敢誰何今不必添一兵增一船益一兵器但核册務補所應有巡江

有他務別委小司馬數員于九江安慶太平儀真海門諸處畫地而守創立衙宇于所駐之地俾便于稽核各有分地或難于力詘舉羸然今日都城之勢公私所有孰非奸究之外府以奸究之外府為樂奸究之具顧不便耶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特有不可為之人今幸一時當道名公名實素著則有其人矣天下有可為之人特無可為之時今既非寧謐而難措手亦非決裂

而難收拾尚有其時矣有其人有其時而側耳歲餘不聞舉動今奴酋兇逞外撼內煽禍作以時而洪久荷鈞陶詭言何諱乞賜採擇速見施行　宗社幸甚江左生靈幸甚

代宋獻孺與張侗初司業書 己未

從邸報中讀先後大疏語語扼要中欵廟廊石畫于此後疏及徐贊善疏尤尉不刊今開原破而遼陽廣寧已在奴彀中矣竊謂奴既難連西

虜必刻日並舉以一兵攻廣寧而虜當之以一兵攻遼陽而已當之二城入手彼且三窟其舊巢根本遼東西地因我糧因我人計算已定然後分兩軍並入陸軍從三衛取道薊松搗出古北口此金人入燕故道也水軍從鎖江乘風或犯登萊蹂我山東或犯天津扼我漕餉或處京雛崇墉會陸軍並薄都城下如其破開原仍退則其謀愈全其發更烈何也奴決悉我窮議必

不遠定兵餉必不遽集用人必不遽當遽將而
且休卒鍜器何便躡虆為長驅直擣之圖盍昔
金以六萬人渡河圍汴李綱策其孤軍深入如
虎豹投穽种師道謂金不知兵焉有孤軍深入
而能善後者可殲諸河上也惜為將宰李邦彥
所持而兩公之志不遂以兵法論金實妄進奸
人必有以此說教奴耳奴非有大志則已如有
大志斷斷不出此着況兩經略新舊割代無論

兵餉之單虛而人情且未固協于此一逞奴所
為最握機算者乎新經略公昔之按遼也欲以
守為戰今之遼則宜以戰為守葢必能戰而後
可守何也彼固無肯容我守耳且其十年前策
奴逆計洞若指掌悔當日拘格不用之曲突徙
薪之日而用之于焦頭爛額之時又若身手未
得展呼吸未相應者縱有魁磊長材奇秘神算
恐難晝措況奴勢甚厚奴鋒甚銳議者必欲用

衆十萬數十萬無論征調難于卒聚即聚矣驅
不教練之白徒以抗方張之虜所謂群羊當猛
虎不足為喻也鄙意竊又謂得敢死之士數千
人用之如武穆岳家軍五百八百耳破兀朮十
萬衆者再而大軍不過以壯其威幷其勢此非
謂兵不貴多多兵恃精兵以固則不至若從前
之大潰庶可擱格破竹之勢而後次第恢復向
所殘沒要害處城守之天下大事尚可為耳其

他彼我之虛實情事新經略公疏甚明有非書
生之所及也又江南人心洶洶舊都廓落文物
都雅士庶如甘嬉閭闒須有人焉有重望先識
以鎮壓之思國家兩都並建深意恐及時之防
宜不在都城後也吾鄉人士紛紛欲覓深山為
逃死計昔人謂鑊湯爐炭地獄何處可躲曰即
躲在鑊湯爐炭中此真善于躲者高明遠識不
見其形視其影今其形已切著而猶泄泄然妄

于自愚自昧乎知勿以迂狂而擲棄之也

代宋獻孺與盧芳菱侍御書 己未

記庚辛間數獲侍年臺提誨于燕邸蘧落居諸十年一揖昨歲逐隊入都僅通名典謁塲羽遄歸緬徐清光隔若重雲倒景天不厭禍遼左之事漸見決裂都城震動人心惶惶均懷意外隱憂維今廟算邀籌動有石畫獨在總歸條貫毅然持之確然行之奮然擔之而已其迂愚無似

其所附滌宇之嘯發緯之衄者獨在勤王一端今勤王之詔未下也而天下之勢必出于勤王天下之人必欲勤王何也兵餉括揞謀之經年未有要領襟肘促露支吾百端召募訓練旦夕猥應東西交訌閩楚江海蠢孀搆結形見情著忝天下之禍方始方大于遼而繼遼之禍且滾且蔓于後來耳故曰其勢必出于勤王勤王者忠義之所繇否而盜賊之所繇僭豪傑之所以

成功名而奸雄之所以困不敖故曰天下之人必欲勤王利害關髮禍福其門漢宋之已事可鑒也逆知其不容已莽若風勵之自明詔而闗紐之于公家衣土食毛之人皆有著籍任俠狗義之士皆有氣類即無賴亡命亦非生空桑而莽可誰何畿甸省直郡縣則所附之板圖也撫按監司守令則所部之官長也其間或効謀勇或輸貲糧令之自爲倡率自相團練自任糾保

而一一差次其籍以上所部之官長官長則下自令守監司而總握于撫按撫按之權原重彈壓寶其責任叟不必別設重臣以滋擾費特在撫按實得其人耳于是軌務按部俾各置其能各伸其願所爲捍衛鄉里防守城寨提戈赴難請纓絕域掃穴犂庭一切無以梗其便宜繁以文法如是而號召明激人以忠義之槩睹哉人以假僭之奸大開豪傑功名之門陰制不軌叵

測之念外難漸可剗平内禍不至竊發非然者
始矣倡于閭左則鋤耰稽察而縱縱不在手纖
揣生夫他端將靡所收拾而羽翼旦厚天日淚
日蔓私憂過計有所不忍言矣非不能言非不
欲言言之恐淚其算而假之資蓋有所不敢言
之耳故曰國家勢必至于勤王天下自必至于
勤王不若風勵之自明詔而關紐之于公家也
今用兵以來尚多種種利害而此獨利害之最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八……十四……文部
緊切不容不早為說破某不自揆竊思提襆排
叫天闕念老親耄景割裾未决年臺試覽焉倘
謬為可採乞早達 帝聽豈獨某一人之幸哉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九

卷第六十九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二

與徐玄扈贊善書一 己未

歲乙巳元儀年十二時從先水部客長安喜向西人利西泰問所未聞時先生已爲庶常每布衣徒步晤於邸舍講究精密承問冲虛心竊異而識之嗣後蹤跡南北每與先生左元儀自幼

闊迂喜談兵農之道側聞先生究心屯田不惜躬倡心又異而識之欲以所聞者一當先生而無從也元儀自就傅時知天下將亂不喜爲舉子業竊先人之藏書薇燈而讀心口相語陰計實際十三爲諸生十四先人見棄十五江南大水而民不生心私竊自喜以宗社有靈又念門戶衰薄非一緩無以慰老母故逡巡一應有司不意以此道薄竊時名遂難除習氣然竟亦屢

删方念馬援不樂受經躬往北地田牧斐師德身着皮袴率人屯田此往事之師也方欲縻析家産率奴客家僮從燕齊開關田而東事起矣去秋又隨衆試有司有以兵餉事問竊爲條兵事利敗不幸而言中爲計日下處餉不必搜括而可得千萬爲計久遠富國之術不如復屯田言不啻不見聽而且不及聽亦欲上書自列而度廊廟之上何異棘闈中但仰屋而歎　祖宗

養士二百五十年豈遂無一人留心實際者而遂至爾爾貽笑千古耶昆後得先生三疏始信士之不貧　祖宗而　祖宗之能養士矣今天下事枉持之太易而視之太難何謂持之太易積強積富之酋自嘗舉事而不料其遠大以爲劫鹵自守之賊金人有天下之大半元人統制六合何嘗不劫鹵特不自守耳積弛積弱之遼左而不計其危急如此情形即匹夫橫戈小酋

猖獗而無不立糜者況勁敵乎而猶以爲重鎮難破不覩開原十萬口耶未闘未練之軍旅而欲即以當敵譬封常淸旬日得兵十一萬而猶以市人子三敗潼關外今招募之兵能得幾何而且未閲一日之教練徵調之兵四方風氣藝習各異即人人經戰者亦必合練時月而後可用今之兵果有一當否也未振未飭之綱紀而以爲可以號令文帥賜劍將帥以下許得便宜

從事是矣然文帥之敗未從國典安得便宜加入耶既謂將帥得以便宜則今之將帥當從便宜者多矣又安得舍虎嚙人而問貍盜肉耶何以爲視之太難國家之師犁庭掃穴遠過宋唐今幾何時而孱懦至此非兵之不勁將之不能也非將之不能以其少不學壯難行也今節制之法搏擊之方長技可用便利可擇皆布在方冊昭如日星士大夫苟以經營舉子業者用其

十之五迎合要路者用其十之三聯絡時局者用其十之一未有不工且神者矣十數年以來士大夫閤邸報者見錢穀兵馬之數條陳臚列之事無不昏昏瞌睡唯恐其言之不盡甚有擲而棄之者及見陽攻陰剌辨舌反脣之談則欣欣相告尋繹無倦儀且笑且痛而知其必有今日也久矣今事已至此七尺之軀必非依倚門戶排人護已所能保全者而猶不忍拯溺救焚

之計潛心此道徒倚他人之耳目恣一己之喜怒豈真無性命之慮耶今妄人談兵未覩淺深皆翕然稱之及至真實究心之人切膚見骨之語又漠不見聽總疑此道幽深玄遠未易窮究故不加細察耳不知易固難言究亦難已豈眉丈夫何事不可爲況文事武備君子之道苟復他讓豈事事欲居人前而獨處君子之後耶禮賢選將先生一言道盡練兵製器大疏大旨已

明至於周折精微在行之之時耳儀十五年講求著武備志一書亦庶其周折也若夫精微非言所傳矣敬以其序呈覽不知可進而教之否竊以任事在於擇地擇地不精則事終不可任擇地者非擇其利便也擇其可以任事之地也答人云經略西事無如在中書此最上着也然必有一同心同學者爲本兵而後可不然不如身親爲之也本兵權兼內外而勢難周至欲急

見之無如戎政政府可以強天下不止弭賊本兵可以弭賊不止守城戎政則可練十萬之勁兵迎戰於百里之外不至有城下之師以今度之皆不能任人也皆不能任人則事必潰矣須必爲內守外援之計庶免靖康之禍而其大端不過有三一曰守城之具料民嚴法治砲置柵是也二曰特練之師別募精兵數萬統以能將使自爲敎駐於昌薊以當三路是也三曰備應

之策命官府置新兵諭鄉民爲團練無事自守有事勤王是也其詳在遺唐美成侍御書中雖不足以當萬一然不敢不錄呈左右於此擇地或守或練或開府中原總理新兵鄉練之事皆可爲者也使三者又不任人則必有不可言之事矣國家兩都並設必非觀美而已今燕之急與遊同南之急與北同而南中猶耐燕不知非兵戈鳴於三山門妖神舞於太平營水陸營之

險兵夜劫太平門之神女騰天以及不祥之民謠凡旬日而五告矣而猶悍然不理此時得任一人於此中事猶可爲條固根本以收天下之半此地亦可擇也頃友人宋獻孺上此中當事一書皆二人十年燈窗講論傾竭心血而宋生以維桑休戚殺然一言恐終無行之者敬錄一通呈覽知不足以當泰山之土壤亦欲使先生知士之不敢負　祖宗之養者亦有在也先生不能不用矣但用之地先生當自擇之用愈大則國家愈受其福然効一分亦足以補國家一分苟欲用而時日尚舒或大用而樞柄未一不如思其次者也即其次者足爲于廷益再次者足爲陶士行最下者不失爲王茂弘也失此不圖必祖宗冏之隕矣元儀一書生猶恐上負國澤下負所學不勝痛心疾首況身列清華素抱經緯如先生者乎願先生急擇之而已太公居

東海子房遇留皆非枯坐以待天下之用孔明臥南陽雖不求聞達於諸侯然司馬德操安可少也唯先生察之天下幸甚

報徐玄扈詹事書二　庚申

辱承劄諭奬慰過至非儀之所敢當也又辱特敘命商略屯田一事以爲國家千萬年根本之計儀雖不敏志於斯久矣不敢不盡其愚夫屯政大端在於諳地利究人事兩者而已兩者皆

先生之所熟察也又何待於愚愚以欲商屯政先商其規局規局失雖勞而無益規局得易集而無昔天下有名美而實不可行者雖明哲之士每蹈之以圖萬全而反終於潰敗幾微之際不可不察也自天下之憚分耍也朝廷之憚創始也幕司之憚擔荷也故言屯政者不曰托重於有司卽曰責成於軍衛不知兩者雖曰名美而皆不可行也唐宋以來主筦國計者別有一

司如三司漕司之類以大體觀之似不如有司之简切然唐宋事煩而財不匱本朝事简而財不足者職此故也有司一人之身禮樂兵刑催科迎謁大小畢集卽財利一途而主辦者一處責辦者數署急此緩彼顧此失彼勢有所不得不然也而復責之屯政令急則文飾以支吾令緩則高閣而廢弛汚者恣其侵漁尪劄愚者巧爲播弄阻撓故托重有司之說必不可行也軍衛屯田自餘糧之免盤而忘地畝爲官物任意典賣幾易其主不可窮究今欲逐畝而清之則孰其爭也自正糧之免半而國課甚溥今欲改法人必創見不知無官司之督責牛種之資給溝洫之通濟卽粒米不可得而徒執略之額以議令之課反以資其口實也且屯官大半鹵人習爲頑鈍策之不齊任之易漁刑之不畏賞之不勸此責成軍衛之說必不可行也三者必不

可行則其說必歸於招募招募則必別設統馭然又有招募之弊有統馭之弊請得而盡言之招募之弊枉議兵三代之政而必不可行於今日者兵農合一是也本朝設屯原使軍士分迭耕守而非合兵於農腐儒不察遂爲此論今方議招募而卽賦丘甲是未利而先厲也故因其羣聚简其精壯教其技射無兵之名有兵之實此枉行有餘力便宜措置耳使創始而卽爲寓

兵之說則民方望而震之孰可招募此招募之不可不講也統馭之弊在於不立資格何也統馭之責不可不專不專則其功不成分官必衆不衆則其力不遍總統馭者必以士大夫如宋三司判官漕司判官之類極一時才望之選使一人領一方之事分統馭者必責其開府招聚之數實開田幾何方授以其職等而差次之又必以武階武則人樂爲就文則崇而不可爲訓

也卑而人鄙皆也授職之後果有累效准與世職荷失故額郎刑無赦若任幕倅任軍職終無可成之理此統馭之不可不講也今前疏已奉
俞旨大疏正在部覆想不日必有專命正先生磬生平之學以建萬世之業之日也故特奏記其愚如此迂疏無當唯先生俯而敎之

與徐玄扈詹事書三　壬戌

語有之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於今而知其不然也區區奴酋使丁極盛之時因當淮服佚牧豕之役耳使當極亂則遇淵勒之流使爲羣胡一酋長遇劉祖望塵而潰矣而乃使其利戰兵戈所嚮無敵武成所絕幾不足以喻天賞爲之嗚呼痛哉方今之局正在一庸以庸吏庸將而當庸酋所爲振世豪傑傾世姦雄莫非庸流才乎安在天賞爲之嗚呼痛哉雄則實庸則虛酋之庸稍稍實耳而我之庸着着皆虛

易其虛則彼之實可奪也今以空名震其雄而不知以實力制其實雖賢聖之主復作不能驅一卒而欲以二三庸妄書生當軸使跋扈便口經撫僨而聽命不能也法之所行不能及士卒以其衆也不能及將領以其悍也不能及經撫又以其賄也然則天純佑命亦安所施乎時乘六龍貴在剛也居天子之位而襲於富盛則志不屈富於春秋則氣不衰而莫能掖之使行法

於天下嗚呼庸哉元儀於縱横短長之學俱所不習其受知於先生者以所區區講問之業不敢爲其虛者耳舉朝謬譽之欲責以軍旅儀死不敢受命豈愛吾鼎必欲待館閣清華匿深山大澤坐作聲價哉以無以答其所望也朝受命夕臨事非實不可而彼必駁而頏曰負我舉矣奈何爲迂曲之事乎欲使之不教戰不治器不貢諜不申賞罰而能得一簇之利儀實不能故

悠然長往決志刪述寧負國不能悞國寧忍心以待天下不能蒙面以就天下區區之志不知見許於有道否耳然其意亦不可回矣　聖主轉環於楊給事何難轉環於先生然使今日而用先生使先生幾負誤國之名而又無以明其不負國之志蒼蒼之意豈肯如此　二祖　十宗實默啟之雖然李文潔有言庸則不權權則不庸服膺斯言今實大謬往言不效大約如斯付之一歎而已經理虜業未能趨面聊作短語數句之內必期躬造

寄徐玄扈詹事書四　己巳

往壬戌之夏曾奏記閣下方有避世之思伏承剳教勤懇倍切銘鐫未幾以身許國不唯空山之志不堅并親喪亦爲所奪墨縗從軍蓋三年矣抵關始知向之嗛嗛於高陽者非高陽之才之志不逮而將吏不足以宣揚之將吏亦不如

人言之甚而朝爲遴擬成之三辭不允遂置身幕府終不任事權及其揆形勝鼓先登闢草萊營城郭未嘗以狂厭地不以身先將吏雖分毫無裨封疆然不敢愛其死以辱閣下往日一言之知此盟之天矣高陽以閣下啟事久稽數四達之旨撥催從常格未快所私然東事正無涯岸卽東事寧而天下事更無涯岸儀志大而才不足以犄學久而識不足以犄膽堅而軀不足

以稱今春命在督一二軍需行告竣矣使朝與邊終於不變常仍以白衣還山畢先人之遺喪償空山之初志耳閣下早出而鬬天下儀生有鬬日死有鬬魂矣

寄徐玄扈宗伯書五 戊辰

自辛酉歲蒙閣下實學之褒遂妄自信欲實効之於宗社中遭逆璫之毒幾不偷息至此丁卯之役 先帝有憑几之危 今皇播善病之訛

私心以璫之為逆已顯著明白寧從徐翟而死豈從馮褚而生四顧名流遭摧被抑者高恩遠跡甲則任運深維獨斷必在閣下自白下東歸就正而道鬬 今上即離復還故止是冬晤命彥面於吳門謂閣下忠決果如鄭溥而指所嘗屈遂及不肖不肖俯而泣也平生疎脫無釣名之術而時嘗多故致不虞之謦禍發於非分遂以袁侍御攀貲今且對簿此其職也夫復何言但以儀自待而何至行賄求薦此不可望信於衆人而或見亮於閣下者也至於擢用之旨在兩旬之前而復賄求旁薦於兩旬之後累千之賄始得片言之謦而力辭加銜必允而止即在三日之內此雖不知者豈不亮乎而長山太倉二撼雖去發言之人方多疏附雖未必眞欲以萋須有坐人而恐死灰之復然致白璧之微玷此自人情又復何言但西曹不主論官而侍御

補職已有成命開其橫鑛放以空山此論人者之本情亦止如此而主讞者之仰體恐或過之以當世可告語唯有閣下又不敢自達而托友上瀆蒙閣下慨諾此儀幸不死之身終當拭刀釁鼓以報閣下萬一者也臨箋戰悚

寄徐玄扈宗伯書六

士大夫一入玉堂便翹首跂足以望宣麻即禮樂刑政俱以為粗人之事而不欲言況兵凶戰

危乎先生當東事初起奮然言兵當時尚有以
資淺秩卑蚤速顯以疑先生者雖稍有知識者
無不咲之而不能禁其吻張也今先生再出資
巳三十年後乎一紀者有極人臣之位而去者
且數年矣官至卿貳秩晉宮賓日侍彤幃䄂領
講筵其爰立之舉固匪朝伊夕即純忠極貞者
孰不爲須臾之延以待入綸扉坐而論道而先
生乃抗言沉論極用兵之道任用兵之危而寧

不之顧世之言兵者其浮夸誕虛者無論巳即
精微變化能冠其家而大約銳志雄情喜功好
氣此雖豪杰亦所不免而先生獨以淵貞玄默
澹泊希夷爲道雖雍容廟堂搢置太平亦迫而
後出無翹然自見之心況於戎事張皇奮揚颺
發乎以先生之所任合於先生之所持判若兩
人故不知者擽鬭停聽而不下即知者亦或敬
其忠或欽其守而終不知置心之微合一之妙

也此無怪也蓋火器爲古今兵法一變誠如高
論而任兵如先生爲古今任兵者一變此固非
衆人之所識也蓋丹書聖人之微言也而知兵
者莫踰焉三代而下葬之或聞矣宜其弗識也
今緇開晉右爲左遷佐典禮雖及時而行未協
淵衷而施之於政君相國人具有同心蓋秩高
而無莫顯之理期近而趨迂遲之途辭融居瘁
去安即危此雖無識者亦不能復張其吻而儀

於是竊卜大志得行宗社可藉以肇民生可蘇
以舒矣故雖顛沛篤疾亦敢上書爲賀非賀今
日之陟也賀大道之行有其機也前見大疏俯
而爲泣中述用砲一事其本末詳貫即先生亦
有未盡知其功者而況天下後世乎儀雖鄙賤
然待之異日其言固有徵也輒敢述爲文一通
拜以奨上典記至先生之加惠一士死而生之
感徹天雲此雖一士之私而先生明大道之公

書不敢悉自有言者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九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

卷第七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三

上李本寧方伯書一 戊午

煩暑如炙不敢冒突清禁致共此北山雲亦爲白日別耳向有衷悰欲需遲上于今別行轡將發大集將成往志未遂草率上瀆先大父叨文華之與垂六十年其浮沉宦轍僅二十載耳以亢見譏以倨見侮揚眉之日又十去其七然其用兵如神撫民如息士大夫類能言之也先府君矜恬素之操不爲名高仕宦不達亦云命矣至其惠鮮之政亢直之節績苦之學琱琢之言亦使人深長思之而不能艶慕頌之使非通人一爲表揚孰云貞松無斧斤之患哉久欲仰懇先生惠立兩傳振幽闡微炳耀往牒豈徒爲家乘榮然所以需遲者以先大父之後儀非宗孫

欲侯家季父率諸子姓匍匐泥首先府君之請既不可以先而又以往迹事實時在弱息不文不備欲再侯易稿草生平著述自刪史之外可得詩文二十卷政煩撮氏猶未告成故欲稍需日月而今行轡將發矣大集將成矣不能復待矣故敢仰干典謁募片刻之獨覽使得効揩墀之百拜別有狀銘統侯面申延佇示期以慰企止

寄李本寧方伯書二　己未

侍先生者凡七年而於先生之行也不及與河梁之宴先生歸又一年矣而未及專一介之使致一言之問先生不以儀爲非人哉然儀亦不以爲非人也何也本朝文章家自何李王李以來傳之先生而恢宏精實於是而始極先生攬一代之盛而後起者算之繼先生之年高矣持天下之衡久矣豈不日夜望之哉然後起之士

快爽流揚或時過於前人要之於至合之於則則貌焉昇窺也儀世攻此業先大父自以其學名其家先君子攻焉而未遂其志小子儀學之而未能也幸從先生遊窺著述沐餘論竊欲自淑乃七年而無所得宜其赧顏愧心不敢以一字問於左右非敢有所忘也乃士人從楚中來訶先生時不忘儀先生亦念昔日之從游而不忘其悲哭耶亦謂其猶可教而丮望而且念耶

儀竊恐恐焉而無以自處也竊以江路數千而承無期能憐其有志未能而寄一言教導之亦古人之盛心也雖然侍七年而未敢請請於既別之後亦太愚矣先生安得而與之但其七年而不敢請既別而不敢不請之故或具古人之盛心者有以亮其微也昨年五日開社秦淮所以昭先生去後之思序敘稍敬呈覽教先生曰茲人也茲言也而欲請於我小子實無所置一

辭矣

寄李本寧方伯書三 庚申

昨歲寄一書於掌記竊有所請也至今未蒙批答豈以其夸而迂歟以其才不逮而未量力歟抑不屑之教誨歟亦其書猶未達左右也漢雖廣矣布帆無恙亮不至浮沉然則其夸而迂學者之立志也天下非夸迂之士不能見短於一時而收長於萬世及其收長也天下不見其夸迂而已豈遂自忘哉才不逮而不量力此學者之所懼而非教者之所棄也無已則請從不屑之科儀雖不敏憤三百年之文章未有先於古人者今先生之後幷將絕其一綫竊自負其夸迂之志又抱其不量力之癖而竟得不屑之教誨也竊充充然瞿瞿然而又疑其書有浮沉矣今天不啟運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時以高文大冊布於朝廷頒於四裔藏於金匱而徙使先

生傳緒於萬世萬世者一日之積也故古人曰見知曰面稽惟恐其道之不傳也當今之世先生之道亦安所傳哉古德云吾道已南旣不得傳衣付鉢願從曹溪而問法也幸先生指示之雖然今之道亦難言矣何李開天僅成草昧濟南乃布衣之雄驚萬人有餘涵一世不足晉江毘陵彬彬乎質有其文而究精微嵇氣骨亦微遜於古人汪新都方員畢具而大匠之功未見先歸安志在千古而道未沛於一時至弇州廓而大之先生精而徵之始以成三百年之業而望後之人紹而傳之光而大之俱未有庶幾也聚夫爲儒墨者千萬人而得通文事者數人聚通文事者千萬人而得學古者數人聚學古者千萬人而得其資頗近其質不謬者數人盡合天下之資近而質不謬者力攻此道猶未知其或可庶幾焉否也可又從而拒之乎願先生感

於斯言而無使儀之書復浮沉於江漢之間也
雖然自唐宋以來天下之文人非氣相矜則名
相忌矜者不足益其美七子是也忌者不足損
其光何李是也至於各出其所見切磋而琢磨
之不可得而望已然則後之學者亦私淑於前
人而非有耳提面命者徭人有言六經有餘師
世之志士大率由是也然古人之入而學出而
問其義謂何故竊有望於先生而欲先生弗以

唐宋以下之文人自處而儀亦竊附於古人之
學問焉如徒以齒牙儕後輩如元美之於長卿
長卿終在宮牆之外儀所不敢安如以排擊詭
時譽如義仍之於元美義仍終不成其家此儀
所未敢而亦不屑為者願先生無忽無疑

上李本寧太常書四　辛酉

人亦有言文人無當於世以儀度之竊未然也
特其不用用而不盡耳姑未暇論氣節學業即
如經緯一道如昌黎佐平淮西允明權書鑿鑿
王介甫之志在當世蘇子瞻之幹濟工妙荊川
及先子之於本朝平倭剿苗介州負上相之才
先生裕經國之業皆未可更僕數也往者往矣
如先生者使其一日在樞機豈不友斯世於太
公振累朝之綱紀即煩先生於疆埸豈當今宿
將所可望尺寸而秩宗貢淸猶復相阻此直世
負文人耳豈文人負世哉夫文人之力能鞭今

策古摧衆齊紛而猶不能爭一時之遇況非其
人而望用於當世不亦難乎故儀之志竊欲退
而論述彙衆言之成抒一已之得使覽者易為
覘問者易為聽行者易為循亦區區不得已之
懷而欲自見於天下後世者也然古人之得我
同然者衆矣故百家鴻業具有成書唯經武一
途人非厭而鄙之即震而遠之故其言紛糾而
不可考鏡詭奇而不可擬摹心竊悲之故作武

備志採古兵家之微言而曰兵訣評輯古名將之奇略而曰戰略考集立陣教士之方而曰陣練制辨營戰攻守水火馬餉之制而曰軍資乘窮天官五行風角之說討太乙奇門六壬之術鏡方輿鎮戍江海之防究九夷八蠻域外之事而曰占度載欲使兵家無遺言學兵者無遺恨故收斷者十五年潛心者三載髮爲之蒼神爲之枯萃而得成爲卷二百有四十而其分門析

類爲百有餘所採之書凡二千餘種而秘圖寫本不與焉破先人之藏書盈萬卷而四方之搜輯傳偺不與焉其力則苦矣而有當於天下後世未可得而知也當吾世而唯先生先生能無一言評其得失乎謹函其敘目上覽唯先生俯而教之敬禱以俟

寄李本寧太常書五　壬戌

嗟嗟天下事遂至此哉然儀啓人也終以事猶可爲闕以外者不具論如蜀之亂亂於用不明不鈗之制帥故以數月僅守之省會幾復失之使一旅之將得人區區儒酋安足道哉黔滇之事因於蜀耳蜀存而黔滇不定者有矣蜀亾而圖黔滇理所不出也今朝廷之上直棄之矣召公爲政日闢國百里今之君子將奈之何山東之變彼中之撫不能弭於先安望靖於後使漕河兩撫及留都諸老有一人以天下爲己任指

顧定之耳今蔓延至此伊誰之咎嗟嗟吾君乎吾相乎不能爲者強之爲爲者徒以自肥如近日江上之罪以尅餉鼓噪幾使舊京喋血而能爲者又以爲文人爲談客不使之爲天乎痛哉不肖儀入山之計已决力續史記以成先生之宿志不能自見一時庶幾可質千古唯老成典刑如先生一日不出儀雖在深山大澤安得半夕寧處乎王新伯之歸也聊附一函至其衷曲

未敢寄他鴻也

上李本寧太常書六 壬戌

嗟乎天之毒儀至此極也元儀自以世爲國朝名彥與叨爵祿世其家者不可同日而語故竊附五世相韓之義欲自効其悔涙之一擊乃當事者逡使之兜牟而禰襠夫跛者守門聾者司聽用違其才足馳馹驥於澤陂盬樹槃於廣陸也天惡其違逡降之罰嗚呼儀實有罪焉豈天

之不仁哉雖然跛而趨聾之可也聾而視仆之可也乃以罰其身恐以全其名逡奪其老母使不得覗含斂出未能勦妖蕩奴開中興之盛業入不能易簀屬纊効三日之誠敬悠悠蒼天毒儀已甚矣然天心之仁萬類不遺何獨忍於儀哉深思而不得其故則竊有悟也儀雖已兜牟而禰襠然以文章事先生者竊有矣年今文運將終後死其誰之日元儀自謂生平之所業或不見棄於先生度先生亦必不能棄儀也邀天而得先生之惠而憫我錫之一言藏之幽室昭之來禩先慈雖死而不死元儀宜死而可死者端在此也元儀敢不體天之心以請諸先生耶唯先生以天之心爲心則元儀縱以兜牟禰襠不得稱文章之士而亦可自瞑矣唯先生惠而憫之

與顧太初少宰書一 辛酉

邀天之幸竊末照於帝陌沐盥而朝邀巡而却望龍門而迴步者蓋歲以數計矣新政煒然而尼運未終內糾外潰甘霖之沛凡有血氣莫不望之況元儀哉儀三十不足二十餘先人世典文章而儀不能修其職先人有懷當世而儀不能竟其業進則見擯於有司退則難慰乎老母嗟日月之我邁耻國恩之未酬當爲童子時從先考敝簏中得大父兵家之學時碁從弈之好

也得專而私之十四五遭年大饑三吳將有盜起當是時天官家有言將遂成大亂恐不得復從制科自見故專門於兵家搆秘籙講劍術粗得梗概會其時平然不忍棄也負笈長安出齊魯燕趙之墟訪賣漿博徒之人時有所見聞手錄而私試之以其驗者存於篋壬子以後多在白下白下如繡閣春闈葬武言之者然四方之奇士亦皆停轡焉時而從車旁叩其端然終未

廣也間游於吳越間搆故家之遺書故其業稍富會東事起天下多言兵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竊繫於中而不敢言也爲輯武備志分以五部其前二部析爲二十四目後三部析而爲十二門合十二門之目爲一百有四而目中之目又三倍之爲卷二百有四十爲言二百萬爲圖千有餘而其著書之意略盡其序若掛一漏萬遺精取粗心不能得之於口口不能得之於筆者未可更僕數也度其書不足以藏之名山故卽以質之當世欲世之同心者糾其謬而補其不逮成一家之言以備一派之大成欲乞先生一言以爲政而逡巡未敢也敬兩其敘目以獻惟閣下憫而敎之

與顧太初少宰書二　壬戌

嗟乎元儀之沃教於先生亦有年矣竊亦斤斤名節謂可不負譽於幽獨以爲材館蓋乃天竟奪其老母使不得視含殮焉嗟乎元儀知罪矣

先生之敘儀武備志也已虛獎盛推矣而終之謂其一班無以此盡儀也世竟以此盡儀儀不能逭天惡其負先生而降之罰耳儀何尤焉雖然以其已見者而論則元儀徒兜牟而裲襠耳未嘗奪蝗螣擄賊卽一班亦未盡也以其未見者而論則元儀之沐浴文章益有年矣庶幾一家言以無負先生此非兜牟裲襠之可以限人

也先生矜其志量其不奪而誕於其㝡痛心難自贖之事無若不得覩先慈之含殮也錫一言以表其墓此亦仁人之用心而終教育其不才者也敢瀝血以告下執事未知先生其果矜而許之否耶 主臣

與顧太初少宰書三 癸酉

不孝儀不得奉先人之屬纊以爲擠厥於大君子不得邀一言以不朽我親矣乃辱先生憫其

志哀其情諾而不拒元儀之覥顏偷生者數月皆先生之賜也今朝廷候聽當事之言儼然下明詔使待罪嚴關以情辭於樞相終不見許督促日迫黽勉以行以面訴其不得已之情儻矜而許之當誓墓以畢此生苟不見亮則黃沙巨濤是服世恩荷特知者畢命之所也惱其無所當終爲鴻毛先生何以教之墓中一片石邀雲杜先生之靈已鑱而納之玄室墓前一片石元儀手自礲之待先生之德音也先生終憫之哀之元儀死不負於親暝而入地矣 主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一

卷第七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四

上鄒南臯比部書一 庚申

元儀跧伏三吳姓名未達於左右往者致訊亡友鄒子尹荷蒙先生召其將命者諄諭獎借殊與其進自念薄修何以當大賢之顧盼今歲將過吊子尹因走謁先生而以偶鞅武備志未竣未遑也頃聞新政煥然老成⿱起天下之民方

在倒懸喁喁望治不能晷刻之需然望治之機唯在先生一出先生龍隱三十歲旋轉之功在於呼吸何待末學妄喙然古之賢者每不能自忘其是雖卓然垂于萬禩而恢宏少損終爲後人權輿儀竊不願先生有此也況今者治亂之關唯在紀綱之振不振欲振紀綱而使持紀綱之人終目天下之大戮非所以風示來者也今

之紀綱弛于江陵罷政以後則江陵柄政之日雖以刑名切天下然整齊之功不可不論也夫以　先帝臨御之久宜天下畏慴而紀綱反弛方　先帝之踐祚猶在沖年而紀綱反振兩者相較天下共知也若其生平先生大疏所云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即起江陵于九原能不心折逝其晚節激而愈厲驕而生汰衣紫行禮科名自私更有甚于先生所言

者然此江陵之私過而朝廷賞罰之典不可因是而衡也何也賞罰者固所以旌善抑不肖亦所以獎來懲後也故古之將相跅弛不羈負當世之訴者不知其幾而明王不薄其賞君子不謀斥其非亦所以錄其志而憫其功也若幾微義理之閒聖人斧鉞所必及此固維持名教之責而于斯實並行而不悖也故當江陵不奔喪之日天下靡靡請留若非先生之昌言則天下父母之倫遂絕及江陵既得罪以後朝廷紀綱日靡若非褒錄其遺功則天下任事之心皆灰今先生此出必能以仁義爲治以格心爲要以不言而化爲功有過于江陵操切綜核萬萬者然爲政大端必有先務三代損益因乎其時今日爲治苟不先振紀綱而欲臻上理雖聖人有所不能也饑雖淺薄知先生舍此無他術矣江陵操切綜核雖未免剝削元氣然于紀綱之際

不可謂之不振今欲振紀綱而不先錄曾振紀綱之人使天下之士明知先生之風旨而猶恐先生持昔日之獨是既非所以鼓天下之機又非所以示天下以大也且徐文貞能以　肅皇缺政盡反於未命既善成　肅皇之美又善啟穆皇之孝今江陵骨已銷塵所望于朝廷者不過還其爵謚以彰一代君臣之體此斷當自遺詔發之而當事不及豈識有所未逮歟亦或以

將用先生恐拂先生之意而有所未可與往見先帝之時士大夫亦有爲江陵暴白者今新政之日反無敢言此何故也當事者急欲先生之出故不敢異同于先生然其心固可取若言事者則可異焉先生于震蕩危虞之日不憚九死一生慨然言之而無忌今實有所見以恐拂先生之意隱忍不敢言豈先生以身率人之意乎今先生得行其道後進之慕先生者亦必有其

人先生進國門之日而不嘗言此事使天下之人心久鬱而不暢則先生懸車之後恐亦有言之者何不廓然無我成天下之至公以見大賢作用遠出漢宋諸儒之上哉儀之生在江陵既沒十餘年之後非與有連儀之志行自有本末非學其學而慕其人但度當世之急務在于補偏救弊則此着非特示中正之規亦所以表風趨之的且蕩蕩平平歸于皇極欲使千載以後以先生爲持論之規軌則誠所日夜引頸者也故不自揣量仰干記曹無任惶慄

上鄒南臯少宰書二

不肖遊別之日正先生特膺　帝簡之時故沃敎如此其淡且至而終無繇致款款之私耿耿可知也唯是儀竊聞之直其道者終不屈全其交者終不諛望其遠者忘其賓語其至者忘其切此儀終不能無所言于左右也往者先生之

于儀未嘗有半面之識而儀徒以先生之殷殷注望于儀也故感曠世之知而于先生之將出山也惓惓望先生爲江陵復爵謚以成大君子光明無我之舉動爲國家明賞功勸勞之典以振此滅法亂紀之風俗先生茹之而未見其行也然所以慰藉虛懷令儀言所欲言者甚殷且篤故秋初至長安即欲趨謁而微聞洪大理欲出江陵故僕游七獄而先生力阻之大理君子

也豈僭一奴哉其亦欲風勵今之受顧命者歟聞先生力阻之然則儀之言不足採于先生也明矣故逡巡不敢見繼而思之銅七于獄者明江陵之罪也江陵之罪明而江陵之功始見先生其有遐心乎故趨于典謁辱先生慰藉虛懷若更至而因及今歲會議淮撫之事存其才棄其品此天下萬世之公儀以獻之先生先生亦以爲然而徒以無我二字已發而不可止夫無

我之于商推才品間其義一也而其詞太渾融則意有所未盡今其事往矣而先生今日在銓地則所以評騭人倫者不止一淮撫也而人之全瑜全瑕者亦復俱少則屏其渾融之詞而發其炯然之明于先生能無厚望乎雖然此先生之所能也唯是江陵與戚少保爲　神廟之一將一相今皆揆爲少保鳴不平其所以注意將者至矣而獨于相則不敢明知其私罪之不足以掩大功而屈于位望之嫌避夫紛紜之口終不敢吐一辭此事非先生言誰可言乎天啟之初政能賞　先朝之名將而不能雪　先朝之名相此二三執政之耻也而其詞發端于先生則先生當震撼之日存人倫之幾希及湮沒之時明國家之慶賞豈非大儒之作用而爲國家休美盛事哉先生觀于今之託六尺之孤者而不能忘情于江陵也不待儀辭之畢矣竊唯學

問一途不貴取而貴能棄此衛武之九十而惓惓未已者也儀此來沐先生之下交淡且篤豈敢靦知而忘其盡言雨雪泥途卒卒奏記

上鄒南皐總憲書三　壬戌

昨歲出長安恃先生道義之知進狂瞽于左右不蒙督過反慰諭其將命者淵宏不可測眞非人所可望也今廣寧之變奴原未抵城下似于天下大勢未有甚關係而江海不遑犖然欲起

令淛左之舟山將爲賊據浙右之盜敢揭榜于
郡邑通札于官長楚之蘄黃已起江右之宗人
不靖土崩瓦解恐在一朝先生持紀綱必能起
而振之元儀效死無地將徒死于盜賊之手唯
有仰屋咄咄耳茲敢倣祁許儆庵先生共道德
行業晔先生不世之如九原有知何待後學爲
之揚扼今其長君以補贈請蔭二事至京師懇
恃先生之持紀綱必不使眞儒受抑故敢乞應

得之典非如世之濫冒無耻藉新朝之渥恩媿
先人于地下者補贈自有彝典請蔭則有近日
趙文肅之故事在不肖儀後生小子敢恃而妄
言于先生亦猶許長君所恃而乞于朝者也唯
先生鑒之

與友人論謚典書

伏承嘉諭謂牛馬走當庚申秋仰言江陵宜卹
復令三計歲矣公卿間終有言之者　新天子
洞智淵察慨然下明詔還爵宅無德不報功疑
唯重兩善兼之於昭景鑠葬以加矣下走舉手
爲社稷蒼生加額雖然竊有請也開詔有之任
勞任怨功不可泯爵宅如故其議改謚大哉王
言功莫大于任怨勞其萬古臣鑑歟獨于改謚
竊憐然未開伏案江陵前謚文忠考之謚法危
身奉上曰忠當江陵之時　主上富于春秋齡
甫以十數　兩宮北峙四夷多故民玩于法吏

侈其上苟非江陵忘身殉法振圮扶頹明書一
以繩貴勦幽微以揚陋以不可犯之色震近倖
以不可解之誠動　慈宮未有能濟者也然茲
數者危乎否乎又考本朝輔臣謚文忠者有三
一曰曹公鼐以死殉也一曰楊公廷和以定策
且直諍也一曰張公璁以遇　主知佐中興也
然試與和披襟正策而論之如曹公者不辱其
身耳其猷爲大節能如江陵萬一乎唯新都之

功在　武　肅之間其居攝之一月乃江陵之
十年也然持之十年守之一月難易亦未可量
也永嘉以庶僚受　王眷驅貪逐濊明法布紀
身死之日家無中人之産近世以來稱賢佐焉
然當是時　肅皇已遂學爽斷智在羣臣之上
夾而行其欲如以水佐權方之　神廟之初一
有舉動天下之人皆措相以臣御臣較之君其
難易不萬萬哉考之謚法則如彼稽之近事則

如此而江陵者獨不可文忠之謚後之太常欲
爲一踰江陵者以當之不亦難哉任勞任怨而
不謂之危身奉上智者所不識也其言並行而
不悖將無謚法未淡考歟今之代言君子束髮
趨朝孰不願忠于其君卽志之不遂功之不就
而可自靖于先王者唯此懷也絜古度今當有
處矣足下習于當事幸從容進此言若牛馬走
抗辭取戾者數矣不敢復以累先正惟足下裁
察幸甚

上徐涇源本兵書　辛酉

儀乃先生之年家子也先人又附西臺之末稱
好非一日乃以疎落不自振之身未嘗敢通於
左右項晤先生之門人劉叔夏欲附一言而其
家僮不能待不旬日間而遼事至此矣遼之有
今日固已早知之矣當己未夏秋之間已度其
必出此此時若長驅入關則　神祖之威靈猶

足以振壓人心國家之物力猶足以支持破壞
天不祚明使其稽延兩載搆　少主之當陽乘
天下之疲困至于今日雖有智者亦撫心而歎
也今日始召先生于田間以先生之忠義激烈
如汾陽之聞命卽赴玆其時矣然一局全敗從
何着起守者地利不如人和山海一關卽屯兵
十萬而人心潰亂斷斷不能守卽依勢阸險支
撑旬日而彼亦可間道犯薊門矣今奴之僭道

于三衛不唯賭可以要之郎勢亦可以挾之此時鋒鏑滿都城恐無李綱者以爲之守也郎先生巳入中樞不下李綱而今日之人心較宋末之人心其潰亂更不啻十倍六龍未飛而從臾之者必在士大夫欲如宋之臣僚諸生六軍耆老叩留靖康君者何可得耶然則此時將如宗澤爲留守乎恐大勢無復可支笞金兵暫廻而澤始收拾今以方鋭之氣當我初潰之心恐澤

所未易爲也然則先生亦徒以一死殉國乎此亦不得已之下策而非所望于經綸天下者也先生以儀言爲不當則置之可也苟有萬一之或然則豈可無說而處于此儀有所欲言而未敢盡者先生必籌之熟矣儀雖書生然上不敢負世恩下不敢負所學七尺許國巳有年矣弗惛披心臨楮而敎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一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五

寄李嵩毓中丞書一 辛酉

不肖儀書生耳何敢妄言天下事其收輯遺編蒐羅殘版以成此志者聊以備兵家之掌故傳先人之絕學耳乃蒙明公薦之於朝若可以救柔靡之痼習振荒落之末風備一日之緩急者儀服之而慚念之而惕惘乎其無以當也然而知明公之意遠矣今 天子宵旰而二三執事所以深維遠圖稱中興之盛者若有所歉焉於東事則言戰言守而終無保任文帥之人於西事則言鎮言靜而終無能銷弭大憂之策昔召公之爲政也日闢國百里而今之二三執事自拜命以來拱手而授人數千里之疆此明公之所以心傷而欲因言以考人因人以責事杅域

外之觀收眞實之效以報　明天子之雅望耳然而儀非其人也但其志意迂疎必不肯使忠義男子出於他人之門動名大業讓於他人之手自束髮以來薄操微植竟隨秋草以露零故庶幾假纖末之權聽鼙鼓之策附靑雲而聲施此日不能偕片晷之娛夕不能安交睫之適屏慾絶嗜矯情任節而不敢忘焉者也幸而遇明公其人使東西之事屬之明公策務馬槩巖糧

萬里而相從矣若猶未也則請爲明公權其緩急令虜之氛雖惡然我之犂庭掃穴固難而彼之破關長入亦不易其不易者非我之兵力能制其死命而彼之内患未寧從古夷狄不除其反顧之慮而敢深入蹂踐其不敗亾者未之有也故度其事亦必兩三年之内方得爲所欲爲若西事則不然其動者雖一酋而諸酋之欲動撫不淬刃轂弦以待且蜀一去而滇黔絶秦楚俱震蘄黃荊襄之盜上可以應秦中之姦犯中州之心腹下可以順流而抵舊京合江海之大盜蹂江浙之區此其病在心腹非特胸背之疵也急勦此賊庶幾可以安中原而定亂心奴之所忌者川蜀之兵我得志於蜀則其先聲已可奪奴之膽矣然後移師以聲討雖虜寧已去山海已封而儀自度其聲力足以滅此醜而朝食然則蜀之事豈易言乎及今而圖之猶可計也

張制臺旣與明公有衣鉢之雅幸爲早計之俟二事之稍定明公當明農於野不肖雖操薄植微於諸家著述之槩字皐淵源之微亦嘗奉敎於君子矣操不律弄腧麋以從明公游不亦樂乎

寄李嵩衡中丞書二　壬戌

元儀謹啓前此涿鹿曾奏記左右想塵淸覽不肖流寓舊京十餘歲矣北山山下有故廬一區

未爲風雨所圮仰藉餘廕老拙從諛感念恩私
唯有流涕竊唯古之士大夫半繇薦引而登仕
版故於所薦擧之人曰府主曰座主今重科擧
故狎貳縣令以下於所薦擧者曰薦主其名雖
異而其執門生故吏之禮則古今如一儀伏在
草莽而明公薦之於朝欲使之任束事致以來
當事者之嘵嘵而不顧則儀於明公不特擧主
而且座主其執門生之禮於左右固其分也然

而未敢也儀之身尚伏在草莽恐以負明公之
知庶幾一日得執鞭弭以從事則其服勤至死
稟之聖訓有先無後庶幾稱塞萬一此儀躊躕
不敢之苦心而或爲明公所鑒亮者也

寄李嵩毓中丞書三 壬戌

語云士爲知已死死亦何容易言哉士苟卓然
自立則同風之士靡不影響前進汲其階同儕
推其業後輩遡其風所知其寧一人猥云死耶
彼之裂胸抉面辱身棄親而不顧者彼固有所
自感於懷也介紹不必宣毁擧不能搖踈親不
可間因其言知其爲因其不言度其所至此豪
傑之士嘗有終其身而不遇其人者焉得不爲
之死耶若庸劣如儀而顧乃得之於明公儀亦
受敎於君子矣亦稟血氣於所生矣敢懞惘焉
如草木哉然而銘於心者不敢向明公言也明
公無佽之可報無事之不遂無胸臆之難剖儀

何所効其一死唯有斫胸塗膽立不世之功名
以昭明公知人之明而已而又不使之操戈執
戟於行伍之內儀頗涉百家之學終其身爲逸
民其著述亦可以庶幾千古其吟咏誦讀亦可
以送日自娛唯每一念及非効命疆埸無以報
明公之知則中夜而起當食而廢者數矣明公
終何以成其志使一見其胸懷得自効萬一以
報明公不世之知哉

寄李嵩毓少司農書四 壬戌

前肅一言上瀆記曹計日度鄉當已徹明覽元儀雖困伏草莽然於宗國之慮未嘗不一日而九迴腸也忽見樞相出塞之疏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社慶今日之成敗利鈍雖不可知而天下有大勢無拱手讓人之情理臣子有大義無悠游待斃之分誼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决之况於元老鉅公乎舟之遭石尤碎可立待長年

三老愛其尺寸之力則理所不出也父母疾必不可起謝巫絕醫嬉笑以靦屬纊豈人情哉元儀今日辱孫藍翁之知已擬授副將使護晉部竊不自安請効死前行以爲天下壯士勸仰唯明公申元儀之志以申天下之氣以自安其篙師人子之情元儀敢不少効尺寸以使知已得國士以報朝廷乎臨箋不勝仰亟

與孫石梁大叅書一 壬戌

昨讀大疏知厠名簡末不祥名字何足以玷增上數語茅廬片言媿死恐死然幸辱知已古人有一言而許身况遊衆觸忌不避親嫌加以品目告之　天子苟於此日不用其言焉乎用其言言之無當不足計也昨賓客匆遽不能一語今請畢之永平設鎮奉有朝旨而逡巡未决者正以待旌旄之到耳今日職事守燕建二路二路之無可爲不待言也守二路終非明公之職

事亦不必言也則請言其大者大者則專任明公以守關然守關者亦難言矣關橫亘十有六里其分爲三門而胡騎直衝可以並轡而驅者七萬餘騎世以山海爲天地之險而不知於山之盡海之餘曠莫甚焉則難爲守即守關矣而全薊要衝爲石門牆子嶺等三十六處一處入則關無所用其守至一片石者在關之肘腋從而入甚易度更甚近而大水峪石塘嶺去京師

不百里又不待言矣是難爲守使守關者不總
全薊之事則雖有豪傑無所用其長令以經略
主關而以總督主薊是朝廷尙且分責而欲舉
二者之權一日而授之一人非有大力遠識者
爲之主持不能也今旌旄至彼名實茂著權不
患其不日重位不患其不日尊而機樞竅要之
際不能不爲明公低回三慮也故專任以二路
之事則其事不可辨不可辨則無可用其言若

專任以關薊之事則其事易辨易辨則無所用
其言使權於兩者之間而於永平設鎭任明公
以後勁使其分守關臨而聲援山海則其事筵
難然不可無說以處此矣夫所謂設鎭必憑地
險今永平去塞口不五十里而城不據要勢不
可守卽固守一城使虜循山而西城守之師不
能加其一鏃使創立車營當戰於關外苟虜一
入關瀰漫不支車無所憑不能盡其力其法當

設險以爲車之憑此吳瓛之急修殺金平節三
險也此險當設於中河中河去山不三十里去
海不十五里使於此設城則石門一片石之衝
皆在城外守關之師卽欲內潰而後有巖關示
以必不得入則負嵎之勢亦可戮力一戰此不
得已之謀求而庶幾於永撫之職事者也若欲
議地而守出永平一步不可則永平亦可設城
其長可一百五十里以較秦趙之長城尙不能

百一今樞總之議皆欲設重關三四於山海之
外夾如此則夾城也其費可以遠築夾城之勢
短一潰卽俱潰雖十重無益也王公設險其來
遠矣然今日之大敝在於人心不固人心不固
在於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在於賞罰不嚴器甲
不具分合無法而區區徒恃一城不可爲也然
議者紛紛欲於關外築關而於關內設鎭關不
足以恃險而鎭又無險可憑權於二者之間則

姑為此謀而實不足以傳達人一噱也至於事之制度謀之熟矣古之奇智不足以勝之苟有心計之士明公肯假以專權則制辦演習咄嗟可辦而今未敢深言也非不敢言言而不試幾如兒戲夫人不言故言必有中閩之先聖矣惟明公裁擇王臣

寄岳石梁大恭書二 壬戌

不肖之受知於明公豈非夢寐不及之事哉世

講葭莩之末雖久且近然而平生過從一兩面耳乃卽揚之明廷雖言不售而儀之僭餘光者遠矣自吳關分袂間於齊魯之間頗有戒心竊悔簮執硜硜之節不得同知已於患難未能明難進易退之義而先遠見危授命之教撫躬懷慙何可言喻道路所傳言如蝟起及得樞相之疏始快然於懷往往舟次謂兩公之議論必合肝膽必照區區門戶不足以撼其大事之懷此

言庶不謬矣然渝關節鉞不以見屬而以京卿為後勁豈有深意耶元儀棲遲吳會之間已卜包山之業謬為南中當事所強欲使以副將將新兵護留京嗟乎儀一稍讀書工文事之書生一旦使之兜牟而稱猶豈不挫英雄而灰志士乎然儀不敢受亦不敢辭不敢辭者恐譏處士盜虛名坐作聲價負名流之引拔不敢受者江南雖多故尚未潰敗決裂丈夫裂冠毀冕則冒

前登入虎穴功成則封侯不成則廟食耳豈能向福地貴人周旋唯諾耶且知已以三十年甲第官不配德猶身在危邊而始進之士反居重裀累幄之内此志士之寧死而不為者也今恢復之議既決則逃將必當一洗晦色開而天地齊鼉鼓震而怯夫奮儀寧披堅執銳為明公前驅耳凡征軍旅皆將也但文衛則便於身耳使以盤旋帷幄之内坐觀成敗實所不能一軍之

受帥亦必高科之資格居之雖無赧容而世眼短淺且既爲前驅無擇利害卽使兜牟稱禘亦甘如飴矣年來敗將孰非邀進秩而始出關者儀願一洗此弊先自儀始副將雖卑然此中既有成論則移安爲危移易爲難卽中朝貴人亦或見亮辯之四裔以禦魑魅儀之罰亦止矣如以爲功名之會不肯相假則請以封侯之業讓言者自往此亦可明目張膽而與言也况儀受

詔之縣在於天心不昧遠衆而言江夏之逆非關地里之近相遭而陷烏程之黨言必有根事亦有據元儀亦陳東歐陽澈之流不畏廟堂六賊者也樞相亦能知儀者今年福清書來謂高陽欲用予而恐不滿予之意不肯漫應之曰欲滿儀之意則高陽之鼎第福清之庶常皆儀所能自了不藉二公也今肯爲一弁且不望大將不望府銜尚猶過耶元儀雖至愚豈不知副將

之不可爲但欲索一善死地耳吳中高士求死不得豈此之謂耶凡赴關之人孰不辭丘墓別妻子儀雖無妻子而老母在堂幼弟未立顧瞻內舍迴視墓田傷心斷腸誰可告語然而爲此言者實以世服國恩耻大難而不與七勘明詔嘗一死以酬知耳今天下士大夫縮頭戰色不肯爲之事儀一力自擔又不高售遠索以使人不可應如終不見許則非儀之罪也儀可以見

祖宗於天上見先人於九原卽耕鑿空山亦自謂無負明聖儀願足矣拜諸君子之明賜矣唯明公念之小揭上陳以便記室據揭作公移上之樞相可一言决矣儀已移家包山著述之事窮晝夜以料理先爲可隱以待長往南中之事以其餘緒略爲調劑亦不改初服以負本懷稍稍有緒足以報此中諸公之知便脫然入山可望不可卽斷不爲江南之福將以仰負知己也

靦面上賫知死不擇吉凶主臣來客邵生者忠義男子也幸一拭目

報岳石梁中丞書三 癸亥

自遼慈範日乞南還督師公堅留不放且謂之曰使予飄然不唯我不能結予之局我亦不能自結其局也移之幕中甫任數日即隨東巡還駐前屯又奉命往錦州界一按形勢單騎直入虜穴始知深淺日狂荊莽之間未及尚書奉候

反荷不遺遠錫駢貺慭拜之餘殊怦怦也督師公於此事自始徹底原難兩手共成心之所許在於我公而機事未偶如付之他人同於一擲服中嘗謂儀曰我今已有緒會使付之於人終必敗壞敗壞之日不免復來費力甚矣使當入告 皇上身肩此擔但於用人之際不辭勞瘁必有以仰報此其素志也近日寧遠絲邊一議亦非欲割棄大半止守小局蓋以天下無百年無事之日此關一立則京東增一障蔽後世必受其利乘禍敗之時可以一創永逸若奴之情勢已探之極真制奴之形術已商之極熟元儀頃和督師公詩有曰醫閭一望俱吾土長白峰頭始凱還此固書生區區狂志亦知督師公實具此雅抱也舟師此所必資目下軍需器甲粗備戰車續至所乏者唯此耳故督師公一疏再疏望之甚切今還朝之日或有特疏明公先爲

區處以待其憂時盛心元儀終得奉此役可以藉手報知遇蓋此事得就非假車必不足以濟陸水之具不精亦不足以濟陸使稍收一臂之助此元儀隨地自効之小忠近日募兵爲害已甚此原募船而非募兵恐他人爲之未免有炫耀之心且途中節制實難恐晦督師公一片盛心元儀自揣爲此不敢負識貽累耳督師公西還或在月杪明公想當將之薊永之間仰瞻不

遠尚圖先侯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二終

卷第七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六

報馮照水侍御書一 壬戌

元儀一妄男子耳少而孤不能俛仰人世遂屏棄人事爲迂闊之學長而通於舉業妄竊時名謂人間一第拾手可得恐一日附名兩榜得一官半職自竭其生平之愚遂不得竟生平之學

故不以升沉顯晦爲感而一意於著述庶幾業之不就或藉其言之傳也今所刻武備志者乃其十數家之一也東事急天下之言兵者蝟如也而皆無原本故闘捷巧辯之士毎以欺大人君子而大人君子生平不習其學嘗爲所欺欺而敗則厭棄之以爲天下人皆不足與也而懷用之士遂藐君父而貧姦雄自進自退自貴自逃甚至懷無君之心而生卓敖之懷勢必至於

此故先刻此志以質之有道其言迹而不作揍古昝以藥今人講實學以藥浮氣或可以救萬一也而愎用之士弃簡彞而不撰矣有如楚經者其才氣似可為也而義利之途不分驕盈之氣自恣至膺大寄而咆哮愈甚益當時在遼之才實少出其上者故其心愈以天下士可欺也再出之時恣肆愈甚自明公諸人得罪而去箝口無敢言者故去年冬杪儀以藐書生拜疏論

列之知其不勝必為陳少陽東市之行然而不悔也適福清會議之說起銀臺遂以附會宰相之說阻之而閣不上矣是時京兆諸公有欲用儀為職方郎者有欲用儀為待詔孔目者有欲用儀為車營大將將薊鎮新添三萬之卒督副將三人以出關者今其人尚在位也儀皆力辭之非愛其身也是時用之為職方為大將誠在於東為待詔為孔目識在於西東之不可共事

不必言矣西之總督使以書生與之共消一言入哉儀雖不敢愛其身實不敢棄其身以博一官也入山以來為長往之計一意著述而兩家宰潤南孫公不以儀不肖新添君子六千欲以儀將之力辭不得適有妖警恐又似愛其身遂請當前鋒正將出師而寇警緩矣今已奉劄蒞事募兵數足南司馬即具題矣儀適有先慈之變雖在軍旅然本儒生安能為吳起之事方斬

焉衰絰之中而鼎函遽使至矣儀本妄男子以迂闊之學辱諸公之薦　天子過聽而允用者九矣然實自度無以當也故卽南中之命亦與約曰使妖平則以此兵佐渝關苟欲為坐守計雖通侯之爵不敢受也況於副將乎侯募兵足仰蒞身岺山耳今司馬雖許以其兵佐關上而司偷者議論未合故乞其緩遽者正以兵不出關則儀當歸山耳今如明公者元儀所望以古

之人而不敢一當者也乃辱收之聲氣之末而
隆禮溢詞以下碎如明公之論列必使之東出
關西勤苗儀得償其素心又敢愛其身而不畢
命以報知巳報知巳以報朝廷乎若復顧惜其
卒業而必欲一第必欲爲顯美淸要之職而自
媿其兜牟是猶愛身以愛官而非明公之知儀
儀所以受知於明公也但使者之至在仲冬之
晦元儀勉襄先慈窀穸卜在季冬當春初之時

可以卒哭卒哭而軍旅不避禮載之矣未卒哭
而棄喪禮所未許也幸明公成其忠先以成其
孝是所望於錫類之君子也雖然儀巳辱明公
之知矣竊有請焉不亦可乎明公旣巳知儀矣
儀之所以爲儀者盡具於此書矣明公先疏闢
其志意使儀之辭南司馬也有名不更善乎此
非儀所當請於明公然昌黎有言唯其爲可言
於執事惟執事而後可於言也王臣

寄馮煦水太僕書二　甲子

元儀受明公不世之知抵長安懇辭一官恐以
騙官之名仰累明公知人之明也溫綸不允終
以白衣赴邊繼蒙樞相爲題贊畫然終薛服從
軍又將期矣去年於役關外極東瀆以來人跡
未到之地所以覘逆虜情形甚悉出入虎穴幾
於先王盬而髭然不敢愛其死者恐以縮朒之
名仰累明公知人之明也蒙樞相持達之知拔

肝剖胸忠義之懷真泣鬼神動天地而無奈議
論紛於上覬望起於下故儀不敢避忌而以身
當萬死今之欲撼邊事者且以聽說客之言播
滿人口矣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至於此儀復有
死所乎儀以此名而死可以從岳武穆諸公於
地下以仰報明公但儀以募船之役遣往江南
不得巳之故詳小揭中容儀了畢此事必能一
洗前人之弊且分外撙節以仰稗公家萬一但

恐殺武穆者必以莫須有先授指於江南北當事使未得就而陰加以必死之罪耳天乎又何言

與吳北陽侍御書一 辛酉

不肖儀好氣服奇侈談騎射五兵之用仰觀綴夜不休望氣所異不遠數千里跡其故養繇基佽漢容之流食滿座子桓之手搏孟德之鞬掤日津津不休愛我者戒之薄我者指之而楚之

友未有非之者此書之成乃嘗行於楚而得寓目於明公及明公至長安不肖儀無半面之識一人之先容而即辱明公左顧而惠臨之猶以爲撟歎之疏略而忽見敎事憂來事之難寧知當局者之不足以辨而謂必其人如某某者一出之可以敉寧乃指不三屈而即及於不肖儀儀之好氣服奇雖不詭於大道然蘊藉亦有涯矣何足以當之惡死雖然士激於所知使終始

之有成於楚也鄭侯不贊漢王以東面之事責之於信信亦有淮陰之鈎竿聊以自娛何必溢與人家國事犯背水之危趣下齊之捷齒指忍死於井陘狹道之間至於長信之會以其身爲顯戮而終不尤恨於鄭侯何也鄭侯之知之者淺也今明公之所以知儀者不淺矣而縣官之於明公尚未能如漢王之於鄭侯也儀安得冒干進之嫌留連而不引去去而不速速而至即

一面辭知已而不可待耶然釣竿有緣終忘情於斯世而不能忘感於明公此今日之難困頓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不敢不留一言以寄謝也唯是儀身隱矣而東事之憂終大儀世荷國恩者也於義不能忘豈唯不能忘東事而且憂西事之日蔓也主東事者一疎略男子耳而揆樞之地皆倚以爲長城徒知楚之不張而不知齊之不競一旦齊楚盡而兩男子者一身死耳其

如國何然其心力固無能奪也印用一人焉與之共事而兼猶不同器鋼鉛不同鑄無能爲也庶幾得一人焉贊西征之事使猾寇速撲而秦楚之內禍不生移其威以東向而奏澂寧之績以無負明公之盛志此儀所身雖隱而不能不望於明公者也臨書惘然

與吳北陽侍御書二 壬戌

元儀讀敌古人以知我之感比於生我每披卷

及之以爲一時感激之言耳今觀之殆未爲過也元儀一妄男子徒以韓小國也張開成父子祖孫皆庸人也畱侯猶不忍見社稷之亾滅祖父輔相之勢必欲一報之當沙中一擊時豈復望爲帝者師哉況元儀之祖父位雖不及上大夫而世以文章勳業爲大國望族今社稷之危有若纍卵使四海騷動若元儀輩者豈能食人之食哉故姑致其螳臂之力亦庶幾沙中一擊也報 王有懷酬恩無地長鋏將歸風塵滿目而明公獨於不識面之中物色其人辱先左顧語不終席而薦剡已登矣且以犁庭掃穴逆照歎計非逃撫之所可爲而欲屬之妄男子元儀何人與累知人之鑒亦至於此然竊思之當是時王撫慣於外樞揆之地莫敢攖之耳使從明公之言早召之還則元儀亦可出也出則雖以渺書生從大將之旗鼓可斷不使廣寧復失渝

關震驚六宮有遠狩之心百官懷鼠竄之慮也元儀知樞揆之不能任故力辭而歸并造別未及而其不能待者正以不可則止而濡遲是自媒也故寧負疎節於公門而終不敢以辱身累公門也自廣寧一破臺省大僚又踵明公之言交章屢奏致厪明旨促部速用兵垣抄恭令加禮聘使者抱檄而南履錯於道元儀力辭而不敢應何也當是時人以奴旦夕入關故不遠數

千里而召一渺書生耳迨其至彼而已知奴之伎倆必無所用之大敗之餘恢復之策必莫肯建不言恢復乃欲使壯夫屈首以從軍所不能也故逡巡不敢應而妖賊已四起矣渭南孫公掌南樞事爲留都之計欲集若千六千使儀以副戎之銜爲大將將其軍其聘劄之辭甚懇今渭南雖去而後之當事踵其說使者督郡邑郡邑相督促無虛日蓬篳之下正驚羔鴈之盈辭

命不允幾作踰垣之避矣儀豈敢辜先輩之盛心哉以妖賊正急時儀請當前鋒而諸公靳兵不發及妖賊將靖而欲用一將坐鎭華縟之地張虛聲而靡國儲此非渭南之心儀年未三十筆不禿研田不荒取人間科第亦本分內事止以國家之急故不復顧其身而欲使之爲太平將豈素心乎旌節在淮揚正欲悉候而徽書已下令謨遂三楚叩玄亭一申謝悃又方有辟命正在遜辭未可遽出敢專一介先申悃款國士之知自當爲國士之報區區言感言謝俱非儀所敢出於明公者也壬臣

與吳北陽廷尉書三 甲子

元儀年幾三十筆尚未禿長鋏大戟雖不見信於世人槃纚雕蟲或可無慚於巳乃捐身絕塞九死不顧者以不敢負國恩負知巳耳今以非文非武非進非退之身處不戰不守不勝不敗

之地如此似用不用似信不信之人何能見尺寸於天下耶行出關矣仰長安愈如天上知巳如公終始何以援之

報羅澹妍明府書 壬戌

嗟乎羅先生巳爲兩栃人宰劇縣天曹言路在肩睫間今人之事縣令勝於事父母今人之畏臺省勝於畏君王兩栃人之自負十四篇文字忘其披髮赤脚唯恐不得之心而護愛之如秘

籙天書又安得有羅先生者獨知有茅郎惠之
齒牙哉元儀十三應秋試幾得而詭失之僕僕
於此十七年餘向之同爲披髮赤脚之人有踰
卿歷公者常睨而視之居然別一天不覺其啞
然失笑也俯而息之我十七年之僕僕不得者
而彼已得之其宜敬畏如何又逡巡不敢通一
語此所以與平生故人亦疎闊不自意有不識
面之羅先生惠之齒牙也雖然羅先生不知耳

儀已非名場中人矣 神廟御曆五十年天權
不明者三十載而郎星當之令其光耀移於他
宿郎且有災使人享其盛我承其危專愚之子
不至於此故元儀禿其筆鑱其硏荒兩年之耕
而置豐歉於度外良有以也然官不可爲耳自
開國以來寒宗世爲湖之望族先始祖蘋蒂鎭
而隱故子若孫俱以隱自矜至先大父而一變
其志業稱海內文獻亦六世百年矣祖父而下

登華省者非一人羣從相聚笏亦幾滿牀祗不
肖如元儀蒙特眷之詔蓋九下矣官雖不爲而
此恩可不報乎士有償一飯之德酬一言之知
殺其身而不顧者況如儀家殊恩異數奕世累
葉而儀祖父五世相韓身一布衣耳元儀豈爲
身少一第遂得非晉處士乎士患不肯報恩耳
肯報則楚王食馬之士晉卿桑下之餓夫皆可
以自見豈如儀者遂不逮之乎今之談兵者非

坎軻不能達卽窮愁無以聊若儀年未三十入
閒科第度非分外事眞可已而不自已者方自
哭其愚又有如羅先生者處今日之地正人閉
口箝舌唯恐不遠之日而亦有遐心焉足下豈
令之天曹言路哉然天曹言路以人而輕亦可
以人而重使君之爲此也在睫下矣爲之而使
之重非使君安望哉元儀加土木以文繡方懼
其嚴也無殺身之地附靑雲而聲施於明公有

厚望焉於大公之便率率附此拙刻簡帙重大者不敢累行李一二小著述聊以見梗槩可也狂書生秖有不怕死三字千言萬語不能加毫忽必爲明公看破大咲而擲敢先自拈出合并何時臨書耿耿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四

卷第七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七

寄楊大洪副院書 甲子

方明公在言路時舉世仰望手采儀以受之兄因緣可以仰通下執事而未敢唐突者踈賤之道宜然也微聞明公齒牙常有茅止生豈以受之兄乎亦別有所察耶受之方慍於儀明公又

何爲而慍所慍苟非然也又何足以當齒牙者中心懷之而已昨歲以來泰道始開秉鈞藉倚儀又以寄命危邊託身關幕不敢仰通下執事今于役江南有迫切至情非向明公則亦空剖心肝數片肉耳故敢畧陳左右儀昔春在寧遠中外欲肆諸市朝今如得弗以意爲誅弗以先爲咀弗以欲摧幹而事於枝弗以無可摘而故深文此世道之幸而豈儀孤踪弱植之所致望

哉雖然幕府方以激而成剛世路方以忤而醸鬪主持公論端在明公一人闔鎮志士無不陰仗明公以自白其亦東兇儀素厚啇牙爲明公所憫其不能而矜其志者耶道出潞河不敢晉謁齋沐奏記心骨慓慓

與黃崇相太常書一 辛酉

往辛亥壬子間聒友人唐宜之謂往者戊申之役不肖儀遵先人之遺戒散家粟萬石同鄉之

大老有怒而訾之者先生乃奮袂與之爭鬬而爲之泣下然無繇見也及今歲而始識之蓋十年間之夢寐精神以爲無日不奉教於君子矣遼事不足以禍天下而辦遼事者欲以遼禁卸禍遂爲徵兵徵餉之說使庚申辛酉亂如麻倘倒兒孫不在家之妖讖符合沙印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蒸陶培植之人心一旦喪於一書生之手不肖卽孱弱不知死可避妄言之而無諱乃不意朝寀崇寀之內有如先生者亦極言之而無避儀欲爲陳東歐陽澈之爲而竟隱黙以歸者以有先生在也今元老持之不堅而紛紜雜出之論蜂發無旣其不以殘疆而拱手授人不止也儀歸矣使朝局終不變則被髮左衽我知其不免採北山之薇彼何人哉受先生之知深必不敢負也但願 二祖十宗之靈黙啟聖明使先生切骨透髓之言得

鑒於宸衷則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儀行矣竊有曉曉焉以附古人贈言之誼今登聞鼓目陳東搥破無復有補置者大銀臺惡人之善言如聞父母之名況於犯時觸忌者乎此儀之欲求與東澈同死而不可得也若先生則貴矣爵之告於相欲轉移於無形也相不能主則告之於君君之聽國之靈也君之不聽禍福無避焉此古人事君之誼竊於先生有望焉雖然儀嘗

告之相矣此事當論是非而不可分左右袒欲言經臣悞國當誅之罪先言撫臣才短不足任之實不然言偏而無功萬世之口實也願先生留意儀去矣而嘵嘵不休者受先生之知深必不敢負也

寄黃崇相太常書二 壬戌

昨者臨岐修牘仰辱批答諭以出處之義聖賢維世之苦心感佩之餘涕零交集嗟嗟先生不

肖自童子以來毅然以天下安危自任其所欲拯溺救焚不憯軀命矣之夢寐質之青旻敢一日自弛而於今日宇宙圮傾江河倒流乃忍負廟堂之知恝焉委其身於草莽耶然而固有說也國家功令漸失　祖宗立法之意即如薦舉一路宣正而下蓋寥寥矣即間有一二非以德業收望即以著述名家俱所以點綴太平未有實與家國事効尺寸荅　深恩者也儀不肖辱諸公薦之於朝所以待之之禮亦云至矣然其優在於官爵而不在於事權盡諸公之所見皆不過使以參謀而已夫參預軍事士之幸也儀何所言然王粲有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唯有可共功名之裴度而後韓愈得盡其職於行軍司馬即不然而有肯竭死力之張浚而後劉子羽得畢其忠於參謀軍事今於二公皆未見其人則儀安得不籃天山而得避處畎畝而樂

堯舜之道哉今藉宗社之靈頂者會議經無得明公侃侃之言聞之於世雖不盡行其說而春秋之義凜然在於萬古今更藉宗社之靈得使明公爲晉公之事則儀雖不敏欲銘淮西之功當今之世未敢多讓也不然苟明公必責儀以忘世負學則於東西二事或假其一屬之偏師多則萬人少則五千不致即叨登壇使稍優體貌不至爲二三書生所制雖改服自辱亦所不

惛必能出一奇以報國家使明公知儀之拯溺救焚不敢自弛雖屈身而不惛以庶幾無負所學無負明公知人之鑒歸臥一丘曾不作長安書但以明公責以大義敢畢其愚如此

寄黃崇相太僕書三 壬申

自先生拜命以來元儀日伏溪林無繇以客鄭通然感知懷報雖土以為腑木以為骸亦不能頃刻忘況元儀鬚眉生動顏如赬氣如虎者乎

屯田之事元儀之素學先生主其政元儀不得從命也如何今南家宰孫公欲以元儀為大將將晉都士卒以護豐鎬儀竊不敢任也何也元儀沉酣藝林二十餘載矣使不得與明堂清廟之議亦可下澤車款段馬自娛鄉曲稱博士老祭酒何至毀冠裂冕兜牟而稱襠使毀冠裂冕兜牟而稱襠則丈夫縱不敢遠冀古人豈遂出耿恭陳湯甘延壽班超之下而遂如庸弁巧吏營營於江南一片地如臥閣重閣空敗人氣骨耳願先生憐此志為從臾於當事使得充前行致身隕命得其所死客有張晉者奇士也因以為鄭

與黃崇相少司徒書四 癸酉

儀將言熊撫軍去閩則必一大變不變一亂也變一大亂也不變之禍遲變之禍速然古有速則禍小遲則禍大者此獨不然今其事皆驗獨

不禁通諸夷則閩必淪為夷然其禍遲不禁通紅夷則閩即淪於夷其禍速鄭芝龍既歸正何不可收為用熊撫軍倚之為腹心藉之為重輕此禍之為始也今一旦薄之欲以解紛又一旦厚之厚之矣而其通紅夷之事明告朝宁使絡藉芝龍通紅夷之市以安閩則芝龍有閩矣使紅夷不得通市而使芝龍明負通紅夷之名則與閩芝龍矣明公何以策之儀閩戍也不敢忘

闕事幸明公惠敎之

與錢受之編修書 己未

去冬杪謂可命虞山之棹傾領玄屑數日偕拂水作鼓吹致足樂也不意他事留滯又道一番好夢境耳方今國事至此雖張高復起亦不能收萬全之局而向來倚毗如此近日推轂如此徽仲之勳伊誰望之今天下之事不止於遼而評者所謂倭奴土司海寇鄉賊皆不足當遼一

指可憂甚大而所憂甚小其應慮應防之事卽閫口及之亦如請朝講請郊祀實無必爲之心聊作虛設之語上下如此豈眞欲以事付之天乎海滋尚可須防鬼祟亦可呪制民心合則大分則小英雄與則霸王困則匹夫耳乘其分而將合困而未與之時此雲夢所以擒淮陰也何竟爲全一身一官而使三百年金甌無缺之天下付之一擲乎況天下之亂必有訾受其禍者

今之訾受禍者卽保身保官者也何也彼徒畏而不能爲決愈畏則愈戀愈不決則愈久於位禍枉日夕而彼之僥倖亦以日夕計此王建之故智也士大夫爲兒童時讀史至此無不啞然咲者而今竟蹈之可嘆也卽以遼事言之豈眞不可爲者古之北狄敢涸中華未有不先淸部落絕其後患而得一意自逞者今不乘北關未併牟狭二十四衆離合徧聘之間爲犂庭掃穴

之計俟其從容暇豫事定局全一舉不退此時悔之晩矣韓馬枉關西孟德尙爲牽制彼酋何人敢不顧訾尾乎我師兩敗而奴不長驅其明驗也今不得其故而輒曰始畏我師之尙強繼因彼師之亦敗嗟乎張帥旣殞全遼無主劉杜喪師彼氣十倍而顧曰云云者此不可以欺兒童婦女而士大夫顧信之不疑可嘆也往庚辛之間熊直指盛言奴事之急福淸亦聽董吏部

言爲之增兵增將庶不失綢繆之意繼而數年無意士大夫相率而言曰奴老矣富矣彼之子女玉帛江南巨室不可望十一何利而復及乎夫老而不反吳濞之社稷與漢俱長可也富而不反則一隅之地貂參之利何如天下之所有人情苟既富而不求則今之世家子弟仕宦不復有貪墨之聲而陽翟大賈安坐而不復經營矣今日下暑盛馬疲奴方養銳而西虜亦困頓

不支姑聽款而去朝廷之上聽敗將之覬免脩北關之妄傳以爲奴人病天妖無復置慮虎穿諸酋雖非淵勒之儔然狠欲無厭已驕之子難爲其母今之飽欲而去正所以召深秋之大舉使九十月之間東西交發不知朝廷何以支之而禁軍十萬都城守具遂付之誰何之人用人如此兒童無不咲之而士大夫意有所爲悍然不顧可嘆也宰相失其道捘勒自盡可也尸之

市可也夷其族可也古已有行之者矣今使之俯伏稽顙於闕門匝月而若罔聞匹夫如此而天子不問亦前古所未聞也況已曰元輔元輔乎此老庸懦悞國固在漢唐宋衰季宰相之下而朝廷逾劉此破格之禮以待之猶靦顏不死其志在溝瀆匹夫婦之下也如此施爲而天下始大亂亦千古之創局也而況僥倖其不亂耶可嘆也若兄十年沉晦此第一種識力十年講

究亦第一種料具九廟有靈實式憑之願言自愛以需其時元儀世荷國澤酬恩無地又恨十一二以來即知我生不辰胥及淪喪頗留意一二而猶以二親之故不能除早進一念泛泛於舉子之中坐失山中之靜業世固不見用而亦未免淆用世之神徒以少好任俠知一飯之德不可忘何況王恩繼學大乘知生死如轉輪絕無繫戀慨時三嘆不能已已四顧廊廟山林無

一可道者聊爲吾兄吐之不復自知其言之過也因張把揔之奉調一託便風南中十數萬之衛卒至　世廟而若無一人矣故始有振武營之設皆浙人也二三十年以來爲其將者張氏兄弟四人膂力皆以千觔稱而又廉愛且共鄉人願爲効死力長者已物故第四曰應豹累薦將擢守備以遼急姑以千總援遼今死王事矣次應虎其子亦以把總死遼叔應麟力更勝於

兄弟而敢直亦如之昨歲以補營兵事失將心幷把總而失之去歲徵兵時張氏叔姪例不宜行而營卒囂然非張氏不服故大司馬勉而遣之今兩人者殞死沙塲其家亦不負國矣而應麟者尚必欲一出闘尹澹儒職方募淛師若爲官擇人無如其往但以今日之時而使之出實勸之作忠臣義士而非奬之亨通吉利也然其志則壯矣使過謁吾兄吾兄察其可自不吝一

言也應虎以子之故亦欲一出弟力阻之子在父歸軍之法也可使父趣子而死乎但亦同來謁故幷及焉獻徵錄一部寄上不吐之私秋初罄之

與沈幼玉侍御書　乙未

違道範者雖久從大疏中領略精神如日奉欬言也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朝决裂旁觀者皆束手而不言當事者且欲因之以爲利一二敢言

之人能任之人終算爲之鼓吹若不得明公一二疏直足消壯士之氣已今雖非無事之日然於朝廷終爲膚癬肉疥幸明公在外無忘於内明公報命之日恐正國家有事之時所以應卒之道願明公預籌之也天下事必當與天下人共之能與人共之人即爲冠冕衆人之人明公但擴引賢之念天下事何必盡從明公出乎亦孰非明公出乎淛中畏亂之民止於一人失馭

閭里騷然釀亂之端灼如觀火而當事之人徒以門第囁嚅明公造福東南即培植國本豈爲一家一人之感但代之者苟非其人則善後補劑未易爲力覆願明公陰庇之耳不肖世荷國寵翻恩無地悠悠租稅之間坐觀離黍之悲實所不忍唯有偃卧深山以需時之平苟明公執樞之日或葑菲之不遺亦不敢自愛其愚若今之令典欲以常格取士士苟有富貴之懷亦只

得俛就之耳皆非國家三百年之所養也竊身白門未得躬展衷私敬專一介并附素縑家弟不辰失此佳耦今幸再附絲蘿但止能調弄筆墨恐季世無以自拔仰望二天與身俱永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五

卷第七十五目錄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八

寄曹能始觀察書一 戊午

元儀自爲兒曹時一識先生今已二十年往矣先人見棄之日辱承撫唁旌旄駐蜀之時復煩遠懷十年以來音問遼闊非敢自外也竊以藝苑自七子汚濁之後得先生一起而振洗之使後世復遇開闢伊誰之功然有其啟之必將終之今志士未成而先喪弱夫策步而不前似智竊慧之人又從而亂之挽回風運仰佐始勳儀以爲此後來之責也儀雖不敏竊有志焉故欲成一家之言始以質之左右而十年以來愈進而愈見其難故皇皇不敢也今友人傅遠度過閩將謁先生遠度異士也先生必識之遠度之友爲不肖儀天下之所知也亦或先生之所聞

也先生能無訝其無一字之及乎然於其行也欲爲一詩投贈先生甲此積懷而終不成非不欲成也以數詩不足以盡不肖先生姑許其三年淹藎出其所著雖不足與其進也而或以成志士之志策弱夫之步軀似智竊慧之倫以終先生之大成或亦儀之所不敢讓而士甯於不知已仰於知己先生或未知不肖不肖必其見知於先生故不敢隱其愚如此惟先生鑒之至

於藝苑之業詩其小者耳先生姑與之言詩乎抑將廣而旁及乎唯先生之意而儀竊未敢自信也主臣

寄曹能始觀察書二　癸亥

甲維烈行曾附一函或已達記曹儀身在縲縶日困追攝然鼎上之雞終不惰辱羽猶慮失晨以負豢養每見撫脉既斷奴雖至弱亦不能不逞以自壓其衆而我所備者自遠及雲中可三千里竟無一可恃齊寇之患患在合島今島衆思叛如渴馬赴泉氷泮春融無不合賊之理中州流賊輾展將至魯界曹濮之間所謂五寨十八營者無不人人思合劉香老一入温州殺戮便十五萬既去之後浙中如無其事恐區區十死不死之身惡者不能殺終爲亂賊所殺平生料理此事亦十得二三一無所効其力日擁書抱膝作書帷小生一旦同匹夫匹婦身膏草野

良可痛也隨時補救一身之事唯有教生者以習餓習走葬死而未入土者耳小兒近讀五經將畢殊不足喜頗能弄弓矢習馳驟較之曹子桓蹤迹五年猶未爲晚先人幸久安泉壤獨先姊之節於董者其家無禮以乏嗣久置之近得合敝礎諸巨公之力與之力爭遂得祔於其天獨念先姊少年刲股療夫承先生長詩之贈已灼耀千古今幸始終完節望先生爲立一傳使

終於不朽敢走使專慰其家更無人儀雖悲雖中不忍不任之殊愧潤資非海或不見責於有道耳近著何書選詩范木山水之間近得何樂友朋後輩所得幾人浮山堂泉石無恙石倉鄭否點綴幸一一敎慰夢魂之中猶在横塘淼軒之間也

與鄒彥吉觀察書 壬戌

元儀早歲得從先生游聞文章之道青退而三

復於鬱儀諸集以知文之規矩準繩如兵之部伍行隊跬步不可越少時狂躁之息靡麗之言始一約於則浸淫十年而於文家之竅要稍得其津涯以爲萬類之內俱不如人工此末技以無負先生之敎庶幾成一家言以守其先人之業遭世多故扼腕言兵捫虱談事亦不過以天下功業勲名必出於聰明男子聰明男子必在文人墨士之中欲人同我之求其實學無惑於

荒唐之說拘於文弱之論而使藝苑之內遂無勲業世人不知以爲能言者必能行遂強之兜牟而稱稱白面書生妄借大將之選咕嗶之士忽登新築之壇南轅北轍奴織婢耕可立而殆也天惡用違其才降之重罰以爲殺其身猶以保其名又無奈其未肯踰節也當妖弩猋突荷戈執殳之時奪其慈母使之兩節俱廢身名並隕儀本儒生何能爲翹也之事跳而夼遇哀訃

於途而終天之恨已無可奈何矣日夕奄奄唯慮死而無顏見先人於地下未敢竊懷生之心以圖再試其鉛刀也但儀亦早歲從君子游者也願親揚名付之逝水矣用違其才宜干天之罰若其藝苑之故步則束髮而從事者也大人先生豈以其側弁而短袂遂棄之乎夫側弁而短袂此可見外於尋常摘句之儒耳而非論於能文立言之君子也能文立言之君子則顧其

所爲自成一家者何如耳豈皇論其它哉然則
儀之顯親揚名之道猶可冀先生之一傳以自
釋而用於重泉也然其自成一家言者實有志
而未逮先生又御無終棄之乎然先生大人君
子也必有以處我矣不腆荒敬聊以表意猶執
其藝苑之常禮而未敢以杳掩白薄也但簡亦
甚矣唯先生憐而許之幸甚

寄湯霍林祭酒書 戊午

不肖產於湖而先生產於宣今古沿葦不一故
兩邑或分或合然譚者率曰宣湖則固東西隣
也不肖之留連筆海恨悵詞圃者十年往矣而
正値先生蹤坫執盂會車割耳之日非不欲謁
子將以開名造茂先以勝譽而乃裹足而嗟撫
綏而止者以謏落名門久遜紫素竹馬未知名
於郭伋羊車不見賞於王澄而又無携陸推荀
之實學龜林鹿野之雄談徒以鑿星貝氣自矜

文塚之光取青媲白豈擬類生之傳竊逡巡而
未敢也癸丑之秋浪跡長干偶有行卷贄世又
爲嘅歎槃操以導其端不謂同人傳播悞點黍
銅夫以小虫水草之其嘗吻澀齒之味而乃以
製納九賓宜罪筆庖以飽麗腹而反曲荷旁招
頻邀殷僧夫犖石之流久厠少師之室而晚年
汲援又及定忠儀非其人敢儕其遇故又仰屈
兩大逮及卯春始共鄒生仰通私淑不謂未協

合襟先分岐駕遂致玉彩予雲執圭徒璞鸞鳴
塡耳攪羽無形火驟風馳於今三載夫橋公李
生祗以一言不爽流藻無窮而皆得之以面覿
非徒託於枝言今儀仰報知期方孤航於野渡
而仰瞻型矩又壘壍於千山旣沐杼詞心搖神
悸

與馮元成大參書 癸丑

天下有奇人有奇遇有奇文三者失一則速朽

矣亡姬非不肖則遇負人不肖非先生則文負
遇然三者皆不以意得之戍亥之間不肖夢中
無亡姬遽乎今日亡姬拒洞府亦不意得辱先
生也先生既慨然任之不肖與姬皆託命於先
生雖然先正有言蔭遝而後史之不及千古也
文固然矣人亦無可並者則先生亦得無有意
於兩人乎小傳出於病中一理往事種種公案
不能破不知所以修詞然政無意修詞故其情

繁而眞其事怪而確亦稗史之可徵者必不敢
駭世以慙媿累中郎也

答屠田叔太守書 庚申

浙東西以文學世其家者儀之宗亦附高門之
後若兩家之締盟結契後先不一又不必言也
固當我世不得瑕田叔先生亦後世之耻也乃
以懶習成性不得一渡錢塘咫尺一相通亦致
長者先之媿甚然以此見長者之冲懷謙德何
所不可不肖千秋之業不敢諉於力以爲先人
羞然肩土塞宣房鎔錢鑄九鼎未有涯也何以
辱長者非分之獎若其引之若其勵之不敢辭
矣不肖又竊念吾兩氏不特以文學名而兼之
政事然有政事者未必盡文學有文學者或未
及盡見之政事也竊以此爲先人唏嘅故自志
學以來不欲爲無用之儒然念先世之文學專
門者俱能政事而天不使展焉知今日之所務

又不爲後人之所愴乎然能而不及爲愴之可
也爲而不能將奈之何即不爲而不能亦僭造
化以藏拙君子所耻也故日業業而不敢怠然
於文學未免滑其精矣三十不足二十餘一事
無成亦職此也恐長者之不知其深而但見其
劣故言其衷曲如此長者得無以旣不工又爲
之辭耶襍稿及近詩附覽可以見其劣矣

寄湯若士儀部書 甲寅

不肖儀之先人得附先生同譜因得以父行事
吾先生然少孤不為鄉里容躡敝屣披短褐遨
遊於燕趙齊魯之間有司功令見迫不顧而甲
獻書求售一遭鎩羽歸臥於五湖之濱病骨不
振往來秦淮楓江之際既而登華陽遡長江徜
徉於吳越之會然皆以病不勝也藉賓從以舁
遂覩江以西如穴處而望九垓使東西南北之
人幾同幽閉之處女猶往景仰之私如矇目之

小兒父執父事之誼猶胡越之男子儀其非人
哉然不肖固無日而不問業於左右者也本朝
文苑從歷代之後追踪往啓而一二濫觴遂使
老女施鉛懦夫披甲剪綵作花縈石為岫極弊
之際非得吾先生一振其末是使劉石久據幽
幷胡元永雜夷夏也免左衽之嗟見漢官之盛
伊誰之力乎而先生又早謝塵環玄棲世外畢
其力以開後學不肖儀世荷國恩自揣所負卽
異日者捐軀喪元未必能仰報萬一數年之中
將攜手入山勉鬪一二以成一家之稗史以報
國家而不肖之軀因得以自全自適執几杖懷
圖書從先生於匡廬麻姑之際先生其相許乎
因建武劉叔夏之便草附一言幷呈蕪辭以抒
積思不盡之衷當俟病間其長跽以請益

報朱大復比部書 丁巳

驅人道路間未得時造請辱札教幷諸刻之惠

肝腑間皆作貧兒驟富相豈特輝潤一室耶獻
徵錄自是史底豈足稱完書至其去取自任新
裁以史法衡之恐中窾亦寡揔之始務於博不
無溢收終嫌其浩不無慳入狗交則不計名時
近或奪於數雖頗効迂譚不足以辨典刑之聽
要之為底者亦唯聽其底耳至於我明全史一
事不揣妄廳機緣頗勝請為畢其說古之作者
自遷固而下尠克稱史雖繇文運高下如河之

遐要其見聞眞洽之時或若於作者之難遇至開世而得名筆又苦傳疑之闕畧安得如國策世本揚雄劉向諸書使續君如畫耶夫太史公之爲世家尚有牴牾疎畧之誚精神映抑抵掌如見不過高帝戰功以及元封之政耳然則雖聖人復起不能張空拳以應敵亦已明矣故雖歐陽之才共爲新唐書亦不勝於五代史何也五代近而唐遠也宋遺多故典則散逸故其爲

史頗蕪益甚亦明驗矣然所資見聞亦不過四種一曰國史二曰家乘三曰野史四曰故老之口實今我國家實錄之制雖中多失闕然其紕繆之甚不過　孝廟一朝耳他亦兢兢簡謹不敢大拂公情家乘碑版已行者旣有此獻徵錄未行者尚有王弇州琬琰錄至其近世未備載在名流家集亦無甚遺失故老口實及今之時分事酋情遇賢識小亦猶可彷彿規摹補裁不

逮唯野史一事㝡襍龐駁然金不類沙含沙無金廣蒐精裁竊以未可緩也夫家乘失於諛稗官失於譏諛者旣已褒譏者獨可發耶不肯欲收拾諸家合爲全書以待異日之採風　世廟以前者已略得百種近日之書愈多其收拾愈無津岸使區區之見未甚違謬則弗悋枕中鴻寶以共襄快擧可乎至於全史之事重如千鈞然仲尼亦不過魯國一男子耳事在能者高臥

玄棲已得勝具未應姑許它人也容數日中走面以悉

復韓求仲殷撰書　丙辰

遯顏五載沉厲三年非敢自外於左右實以淪落之餘面目可憎擧動多尤故屛絕人事希圖幸免弟再刖之足猶不屑灑荊人之泣三黜未加已全無戀故鄉之思但以令弟未立無以慰老母之茹蘗故北山雖近猶自逡巡今玄樞已

轉廣俊藥征仁兄竟禮之後坦途方軌騁俊馳密使林薄之間隱然生色行且拭目竢之矣然千金之劍必淬以礱除之土土雖至微劍以待寶加淬之功亦復何止推得失之幾微稽舊章之損益究議論之根底測情曲之隱諦略浮張之華敦深蘊之交滅風波之自塞衆謗之竇則大用有期前光失色驅兩賢而鞭兩忠豈足爲多若鬪競於已勝之埸爭高於無益之地此近

時之積習已敗之明鑑知仁兄不取也數年間闊一牘情長故不敢自居非海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六

卷第七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九

與鄧遠遊侍御書一癸丑

往者明公辱臨敝壤始樹東南之幟不肖儀猶困里塾間不測其深淺也及粗識文字稍稍從先生長者遊聞明公曾稽吳門盤桓登眺不踰旬月而四方騷壇藝苑之客皆歸應如雲及斧

節按滇南吳楚之距彼且萬里而一二同好不難裹糧負笈以奔丞諸君子者雅自高尚倔強獨後其身以從事於左右不肖又安測其故焉辛壬之際上書國門名園古刹之間碧紗籠中時露一二未得一臠不埀涎於九鼎躡衣山陸息攀陟於層峯鎩羽南歸一病半載僅從友人之口聞授梓之集且種種矣而道路遠隔流傳頗少未覺孔壁汲冢相較猶易秋冬之際始從

叔夏得以卒業因思古人不信耳之說亦妄語
耳僕不肯非敢侈口言詩者也然困躓山中窮
日無事因仰讀今古實有慨焉但短翮不可以
冲飛腐草不可以樹植故欲草著一論垂之後
世以待能者今當吾世而有其人矣敢不畢其
說夫詩之有古今也猶夫有宗支也三百篇祖
也漢魏宗也皆百世而不遷六季庶長子也有
唐嫡次也宋與元其支子也明其嫡而賢者也

夫祖宗之懿德當畢世以規摹若諸兄者舍之
所可先也奈何斤斤劾則乎語曰取法乎上僅
得乎中我　高皇掃清胡羶重開六氣功追三
代則文化亦當協於商周三百之遺風不重見
於今日豈不使劉李曹勝咲人地下乎本朝諸
君子才不讓於古人志獨同於元宋區區開元
大曆驕侈千載之上則今之戴李推杜與昝之
宗韓仰白者亦何異乎何也取程有高下命意

則一也此其罪開於何李而今之諸公不與焉
然在今日則不肯又凛凛乎爲諸公懼也夫人
以成時時亦以限人商隱居易生於神龍之際
子安必簡成於元和之日未必不易地皆然也
今苟不大爲剏易則今之諸公不幸而生非其
時後之來者將中分而劄之必在吾世之諸公
矣不肯請僭以驗其事洪武之際高劉諸子應
會而生俊發華整報塞尚文之治然其氣骨未

離元季猶夫永徽之際尚染隋習迨乎何李庶
幾沈宋降茲而還中原諸子嘗稱王李則異日
之濟南江左將彷彿乎子美青蓮濫觴之後風
骨靡靡十年以來始有別開機調專傚風神如
今之二三君子者然自此風不息必至於遲傷
於恠刻傷於纖卽二三剏始之士猶持其防而
風流日下不至於祖法温李刻畫郊島則不止
也而易世之後持衡以鑒明不如唐必如摹本

之不如古人而次其時代分爲四則則今之君子其必上方蘇次比隨也明矣以今日而追踪有唐則韋之瀟劉之曠豈不卓然千古而欲比古絜今使振弊刷汚之君子友爲降格易體之罪人豈不悲哉興言及此不肯請畢其說不亦可乎夫文章與國運相通自古志之矣唐自貞元而後國祚不能再振故其詩趨格日下而不可復返今較之下世使明之爲中始於今日雖

少求於唐亦僅比於漢我　高皐之功不下唐虞征誅以來周遜其烈八百之運自當過之而我明今日猶在開元天寶之間使於今日洗襲者之宿習開後人之宗派語必本於性情篇必合於體格取風人之遺音拾漢魏之風調拓材六季得伯子之豪華偕古唐人效賢兄之丰采自剏一代之音可爲百世之法使有唐君子避鋒讓銳則後之作者必以何李爲虞魏王李爲盧駱而今之藝苑皆開元天寶之入歷數千古之詩必先明而後唐抑彼而揚此猗與盛哉茲言似迂然亦甚易天生才士亦以衆矣然必生一人以爲之領袖如獸之有獅蟻之有王彼皆不自愉其故而甘心畢力望風而從此皆天也今之藝苑亦皆能盡其才者矣使有剏格外之見發寥廓之觀置其身於有唐之上畢心殫慮剏成一家之言其不從風而靡所不信也豈特

他人之才哉其自用其才亦如是矣苟意無獨至則文亦隨時一且發創作之願偕彼之力以用於此不數年而業可成也上藉國運下倚羣材排斥八極齊丞今猶此亦英雄之槩矣豈持區區文士乎哉不肯與明公生同其時使不効其一得之愚使明公之著作遠過古人而僅僅與之分席而坐割地而王不亦上負　高皐下負愚見近負明公遠負千古乎爲此者必才志

時錄之者也不肖得一焉安敢自匿而坐失哉苟不至於迂謬顚錯擇而存之明公其深長思焉寧止是乎不肖特言其槩耳擬欲親至建武營裵回於左右而少遲多故患難日深覩渡長江不啻天塹因叔夏之歸草率附陳幷寄二詩以寫我懷仰唯達者鑒於形骸之外而已

與鄧遠遊中丞書二 甲子

往者明公在滇南恨不同亾友范東生萬里負

笈及明公在南州水相洄也不能買一棹昨過潞河以大稔之遄發望而不敢趨今之自津來也又以訛傳大舉恐主者疑爲避險難不敢迂兩日之道四抱悒悒遂一紀餘矣人生幾何言念雲泥男子所恨於天下萬世不得一知己之言耳今棄廢命抱空膺欲以使靡靡忽忽之世知君父之恩不以疎賓崇卑閒也亦太迂矣世無亮之者初以爲乘時賈一官繼見其堅志不

就則以爲拾小圖大向福清公曾有教及山中曰高陽公極知子欲用子而恐不滿子之志竊妄答之曰必欲滿儀之志而又必如天下人之所謂儀之志則相公之地位高陽之科名皆分內事也天下賢者大率如此何況庸庸者乎今日得明庭一席以進則爭勝名場鵬路方遠退亦息機泉石鷗席無爭而獨急急於雪恥除兇之事至破産捐身有所不顧亦誠可笑矣往者

關門曰以退守爲策儀實發痛論以爲當共圖進取之謀此議自袁山石而外無一人助之者甚至朝論有謂儀以進取之說慫慂相今此議決矣然所以進之資實不滿書生之志古之成大功者必不能盡滿書生之志然蓋不滿書生之志而可以有成恐亦無幾也秣勵扗數月閒觀數月之精神而成敗瞭然矣不俟決機於海山之閒也雖然謀雖不効而居謀之職敗則死

之儀聞教於君子矣敢負明公知已之言哉但成敗之機關於宗社者大耳西虜跳梁而制勝之術極簡甚我能禦侮則彼必不忍輕敗歟此書生揣摩自謂不失明公得其精一斥積褻之源而虜已破膽矣薊門千里儀固知高枕也所募兵艦大半尚阻涞津門樞輔欲使不食而耐寒儀將復往此事易乎難乎可發明公一慨也

與張克嶲太守書一 丁巳

昨秋歸以它急取道石封山中遂不及過珂里耿耿之懷如一日也政成民阜皆足陶寫文章三楚之際才如冀士如羣以張先生臨之如飛鷹歸鶩耳張先生生平傾身下士故士爭歸之特以二十年制科浮湛一冷署故止以口舌作領袖今儼然一名諸侯矣豈無如永叔之於魏公子瞻之於安道者不肖雖側伏亦張先生所辱而傾身者也幸有以教之張羅之吹不期而聲和者其樂同也張先生無怪若儀途愈窮家愈落交遊愈星散然如近一截來亦能愈知其往學之非雖不能湛精而神合邀道而術符然智生於沉悔生於寂時輒然自喜若每閒三日可自虞師鄉亦復戚然自危若古人之未即許也時方急舉業取甲乙騁舉途不敢侈口道此以為知己發故不復錄寄然有如此胸懷不向知己又誰道也

與張克嶲兵使書二 庚申

台宕有靈得偕武陵餘澤潤色丘阜但楚材方張而敝邑之賦不足以當十一負責休之盛意辜人文之雅懷將奈之何雖然儀世典文章孤孱寡陋中道自失幸辱教於大君子得倘佯恣儼自放於立言之圃然仕隱未裁綜述作輟遠媿先人近慙作者幾欲絕跡深山終茲遺緒顧世荷國恩時方多故心同藏拙跡類卷懷反側

未安濡遲待世今試於有司十五年矣而終不見收是愚鄙之資不足以補救危殆多賢之世不待一士之匡亦可見矣故自昨秋以來決志肥遁以生平所學之兵家合爲一書名曰武備志將板行於世以告來者以此酬恩以此謝世剞劂一竣悠然遠逝矣家在雲川頗擅溪山之勝生塋一區在武林黃雀山下竹樹茗莽藹蘢名果冠於東南雖非吾有頗可偕適又漸營多嶺滿志丘樊於西子湖傍多識漁父將以泛乘小艇唉月傲烟使繁華當面千里猶以山水淺近復於西溪之內二十里搆得龍門一洞行竹中二十刻始見此嶺攀危而上僅容雙足天半嶺窮復開闢與別起四峰自成小有於焉託足豈特桃源又以耳目有限遐想無窮欲周名岳先涉家山將登台宕一縱神明而幸有夙契不孤淵懷庶暢矣正欲走一介使奉迓旌鉞而使

者適行輙敢附託

與張克堪憲使書三　辛未

主上龍飛之昔曾拿艇過訪不特靑山之業宿爲歸命數年薄得欲以就正而　主聖時平未可以靑山久涸英雄亦欲稍閒出處乃交臂相失抱耿而去三四年來謬膺特眷旋掛彈章甫新將篆又中飛禍極諸公之意不殺之不止今遠戍萬里猶借它端欲使爲若敖之鬼嗟乎虜於仲冬望抵潞不旨又三日方出全此危城復迎虜焰追旣潰之衆保欒州之關復城凡五馘賊六千區區自効亦可稍見　先帝又何難一死以平怒者之意耶今道出珂里而徽纆桎梏義不敢候客聊寄短詩以見此懷今死生未必文業難終苟有稍抒尚望司命一言以當江州佛腹而已嗚咽無多及

與鬱儀宗侯書一　甲寅

僕嘗謂河間獻王謬得名耳其著述之傳於後世者益亦寡矣淮南王戮亡半世僅得一書然儕材於賓客非皆出於腹笥僕嘗以兩漢以前易爲言以所宜洩者鮮也使淮南當此時不知更作何語唐宋二世文質彬彬然皆浮沉於布衣之中齊進退於黎庶非尸通侯之位受萬邑之祿上不干進取下不慮饑寒而能若志墳典精心史籀者迨及本朝時襲好文宗藩賢者盡

肆力於文苑然皆剽竊餖飣以備面目唯臞仙原始一書庶幾綜覽然非能窮天地之秘奪藝林之權如鬱儀足下僕之傾心久矣然未得盡讀足下之書也邇者得盡窺其槩然往往日讀足下一言以爲得足下矣今所見益廣益知不能以得足下足下自愛我　高皇帝投戈講藝釀洽文化二百年來未有能仰塞萬一者今乃獨於天潢篤生曾孫以貺　大君天無負　高皇帝足下又無負天也僕上書不報旅游湖海世荷國恩欲儕一片青山操不律以報　明主有志未逮也異日者浮大江登匡廬以少抒其澎湃崗峯之思出生平之一得以印證於足下足下其無遺也建武劉叔夏偉士也又爲足下所有僕今竊其半矣因其歸附一言以通縷縷拙稿聊附一二以呈記室幷不腆之將聊當執雉未盡之言布於別楮

與鬱儀宗侯書二　甲寅

僕生平與士大夫遊然不辱士大夫知也而乃得一女子知女子知茅郎天卽妬之速奪之付黃土然天能制生人之命不能制文人之筆也悼亡之言已偏藝苑然不得足下一言終當爲天所哭寧爲所妬無爲所哭天卽妬足下之文然僕能哭天矣足下淺易者也易之道語不盡言言不盡意雖然苟如是則聖人無易也足下

其無辭之啓哀之誄仲尼其言簡而能言哉以人傳人亦以言傳僕深有望爲小傳附上幸一竊冒文以哀損人以文損足下其無視我文也臨風長跽

與鬱儀宗侯書三 庚申

數載不相聞然伊人之懷何日忘之知先生道日進著述日益富宗匙文獻於今備矣若元儀者雖疲精殫力而關穆之品闕如大雅之響未

繼安在其學人哉然儀度之人若不自知若元儀者使欲以清淨無爲之治佐　天子之上理詁經闡道之述以揚前哲之休風雖刿骨洗腸亦有所不能矣或以七尺之軀付之疆場之上吐二百年久鬱之氣定五十年積養之寇則成敗利鈍非其所知而上不辱國下不辱身竊有志焉而未逮也國家一代之史未備人人欲爲之而才非難難與史通故度今之世終無能任之者使儀謝絕他事篤精於此竊可不負然二者天下不我許儀亦幸天下之莫我許也今同仇之志日切於衷握拳撫几中夜而發魂夢之間與奴交鋒者屢矣而朝廷無意草莽大將非小兒可自求食乎欲即入山了明史一事而世亂方作人臣三世八十年沐國之寵而又以文學經濟名其家先隱以爲人望朝廷又安在其養士耶故理十五年未理之故帙爲了當武備

志一書身雖不用而欲以其言紓國家之禍救蒼生之命支分條貫詳在序中故以其稿奉覽別有小序不及詳錄也獨李筌太白陰經苦無善本對較弟廣收虎鈐經十數本始較一善本而太白無第二本遂漫漶不可讀度鄴駕必有之特不遠千里而請或并問之聖學家多多益善到此三日仍命蒼頭齋還不慮無副本也先生留心斯世久矣儀他不敢請上而宗藩之賢

如汝恐之倫下至屠販中有宏資巨抱以至一技之長可以備夾袋中用者幸不吝指教儀雖賤今年遊事苟不可爲儀又安敢賤哉至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七

卷第七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

與陳眉公書一 庚申

儀再拜眉公道兄足下九月十八日月再盈二十四日三日並出十月初三日白虹貫天此何等時乎眉公雖欲長爲逸民安可得哉夫子紀逸民終之以無可無不可夫子豈淡心男子矜詡過情如漢宋諸儒之説哉葢以數子之時猶可爲逸春秋之際不得不老於塵足間欲求一可不可得耳士生三十年前此時八十九十卽天下有大故亦如世外人自可安枕後於此者卽欲佯狂詐盲恐世不乏公孫子一流人耳千古名士苟當亂離鮮得自全唯楊鐵崖挾妓游山向僞周王索酒資差爲自得然以夷狄爲故主故得綽然進退耳生今之時雖在巖穴沐耕

鑒之休者累世弈代安得爲此言乎永王璘唐之帝子非盜賊也李供奉遂以失身致恨曹孟德一時之雄徐元直以非所欲從終身不見所長況大亂之際更有不可知者乎士生疵際決機而進大約患在先時然使靈武不得長源一二年後無一事可搢手矣只幼侍春宮及祿山創亂亦復數月不聞急奔關中同與馬嵬之事此便是沉機養晦處有山可棲聊爲終歲之資

眉公有意便結伴去耳從唐仲言處得籌遼備考言甚典核爲之壽梓且悲而序之以百冊供記曹友人譚友夏爲刻數書稿相遺數十本已盡不知友夏在雲間不可爲索看也過吳閶尚伴從訊如志意相符不妨重訂苟有可否不妨傾教

與陳眉公書二　壬申

不孝孤之所以言兵事者實欲如鬼谷子講秘學於空山待儀秦涓臏尉繚之流河汾傳遺經於荒土待越郡清河鉅鹿之輩自出而匡時耳世之不知者遂欲使之兜牟而裲襠處非其分逡巡遜避適有妖警宿將在署本兵以冀自免孤實不安請當前鋒欲一掃妖氛仍還初服業含道傍師期未定而已聞家慈病耗矣乞假不得冒罪而奔而哀訃已在中途矣一事失脚兩節俱虧悠悠蒼天曷儀太甚矣今奄奄餘息轉

輾草土遊魂寞魄亦無顏色中夜思維倘得先生一言庶幾不朽即不勝喪遂從先慈尚可伸鬚眉於重泉碧落之間耳先生其許我否耶敝邑妖寇四起將來之禍不在鄒嶧之下惴惴日夕幸卜吉於次月十一日勉襄窀穸如椽之作雖不及藏之慕內得爲立一傳流布人間則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方在草土未得躬請稽顙拜使仰冀俯俞荒迷不旣

與陳眉公書三 壬申

近接邸報有特旨命先生條議以裨聖化此吳宮諭陛見後所自請者乃未命安車先煩明試雖　明主虛懷望言如渴而以辟雍乞言之典攺爲自獻轉閩亦古今之剏局也低徊數日未知先生何以處此不對是慢上也身可辭官道不可辭言且無道之邦亦言遜耳何至緘默於有道之時耶若言之亹亹則上似以言試用下

似以言干用如是則何不應制於少年縱不然又何不爲河汾之獻策而待富春之尋求耶先生處此必有其道矣若以愚計之似亦有至當之規焉凡隱遯起家者唯陽城爲諫官久而始一啓其餘人約有道之從容多而忠臣之侃侃少即吳宮諭一疏亦似失天下之望然此猶召而言也今不召而言不唯叩閽無路正宜僭此以紓目下之閼閟且亦當正色凜然示非好爵

可縻今日之事　主上舉動漸攺初政鼎鉉之間罕否休休兵不戢而日焚民竭澤而生計國勢如累碁天下棄不知而莽敢言先生昏其大勇語必刺骨使懦夫卻步志士撫心夏殷之季尚有龍逄　二祖涵泳使龍逄見於丘園亦千載之奇遇也不然天下後世責於嘉遯者百倍常人或語或默易貽多悔萬唯加意

與孫啓泰書一 乙卯

伏惟吾兄以松雪之姿振霞天之表畢風輸俗之中瞻北方之豪杰眞天之未欲棄斯人也元儀決膽快吻不宜一世然不可易之懷不可換之骨亦幾幾乎不欲與世宜也年來憤袁一激遂從軍三載爲人所謂臣跡大奇殆如是乎然事不成則棄一身事成必不受一官庶幾以媿天下之以青顱易紫綬者然亦如孤花野竹自下入貴人園圃聊樂獨懷豈期其賞雖然一死

易而不死難只今三十二歲使時無可死事無
可死則從此以後數十年欲以青山白石作保
認一有走失便累保家若非哲人偉士時爲箴
砭失初懷而慚末路方慮之矣三年從事於鹿
伯順眞得所師欲因伯順以從事左右私衷亦
三年矣切懷懇念其敢自棄於次公之歸也敬
長跽以執雉

與孫啟泰書二 戊辰

元儀再拜啟泰孝廉足下曩我與足下言曆事
足下若回其夙心收此瀾見任爲訪邢先生遺
書今旣匝月矣足下不我報豈尚未悉款款耶
敢不避蒸溽爲足下言之曆之職今掌驗於術
藝之流敎學於疇人子弟其人卽極其至握其
署篆淬加淸卿亦不得列於士大夫今爲士大
夫者乃一旦欲言其言何怪人輕而疑以爲僂
而爲此者然一嘗稽若古乎曆之學至神堯始
大備堯立萬世君極其所存之書唯堯典數簡
耳言曆者居其半其命曆官者且在咨岳擧舜
之上則所重可知已然又不能如命官疇咨可
以一言壓則也極人巧以爲機衡猶不足而驗
之四方參之草木禽獸以極其密又分職四時
以致其專而始得成萬世之法凡創法苟自聖
人皆可守之無弊而曆自三代以上不可詳矣
漢以下至於元凡五十六改其法至一行始密

至郭守敬始極密其制器自張衡始精至郭守
敬乃更精豈聖人有不足哉則天則不足矣
孝陵灼然玄象一因守敬之舊故得三百年而
不至大弊今自日食以驗其所訛不過在時刻
分杪之間而不至如管之訛一日二日者然其
需已非一旦矣特憚而不改耳前輩自董軒樂
議華湘以及俞正已周濂周相皆極言之近年
如鄭世子載諸范瓏方守巳以及邢觀察雲鷺

皆淡有所見欲身爲自試至萬曆壬子邢先生時已在田乃累疏不休而范先生老矣亦汲汲有言是時公卿苟且便安不以爲急士大夫且從而咻之以爲干進以爲假它途宗伯已具議欲行而　神廟政多高閣盈廷之論又葬爲之倡和者遂中廢我是時生十九年矣略得其槩欲求背從邢先生受其業無慮屈指而儕自不可識第一事而竊見世人不喜言此邢先生七

十餘矣一旦棄賓客誰爲發枕中鴻寶者不意猰貐當道驅人遠竄遂不克此志悠悠數年至辛亥再入長安問之河北長老邢先生已棄賓客久矣嗟乎僕之罪也僕之命也復何言獨念容城蕞爾耳楊仲芳生自單門非有世訓乃爲郎南中卽從韓范洛學律呂至能手製十二管以叶降鶴之祥於曆學亦淡有所解惜舉義早不及著述耳去此垂百年而復有足下涵咀道

德篤培天植卓哉霞表粲矣月華僕不肯得以草木臭味辱贄簡譜嘗恨元美諸君徒以意氣激昂使仲芳存沒之際不至寥落耳乃需匿韜翰無志遠披與仲芳舉同拗誼同心不能相鼓蕩以就仲芳律曆之學今僕憊矣怨隟所加身攢桎矢犴狴遊魂神明不遷乃復與足下眷眷論此誠以李都尉循髮將語尚楚楚可聽使奮其意志猶可洗老母之辱雪執友之冤乃自甘

忞忞老於王庭使後之苗裔入主中夏尚諱言其後豈不痛哉僕於才技不能具如少卿然執殳桓桓吐霽涙涙動有成矩不肯甚耳自謂近之而又未嘗有不復之恥屈身之辱徒以府主之故爲貲耍所疑劇刻　上恩言便宜刺刺以此取忌耳然究其意亦不過循其冠裳永相禁錮此亦何損初懷而　主恩㥦眷反復增端然不三月人事兩敗今舉天下之惡我者亦不能

言非誣妄特以世自玄黃不欲爲僕昭昭致人昭昭耳僕即死今日亦可上先人之塚苟存餘息不以腐儒者大業而日䟽文史及其垂老自嘆雕蟲亦復何益且十九至此倏復如之行年三十六歲不知來日尚得此否故不揣心力欲足下向其所親搜其遺書與足下共爲研索庶仲芳不寂寂枌社而僕亦有辭元美足下竟未悉此款款耶昨見邸抄此月朔日食鍇謬　主

上方震疊臺官毅然主改然度今天下不知有那先生否耶我與足下言未旬月而　聖王制作沛發其端或若先之孰爲後之僕憊矣足下能斦意耶雖既渴而鑿似爲後時然氣機先動豈無天心足下勉旃無多讓

與譚友夏書一　庚申

邇憶友夏坐孤舫中與西湖相映發致足樂也臥湖上七日歸艏故態書遲滯十日念友夏[illegible]能待我行我不及一言贈友夏行友夏豈無一言留貽我乎度友夏不爲文必爲詩詩之旨微文之旨暢微則可思暢則可則友夏必居一於此矣歸訊之守舍人不可得謂友夏豈忘我哉將無來行耶負笈披風尋獻猶於水畔乃得友夏一函何其淡而切簡而盡也世道交喪久不聞此義矣自謂能抗之者必儀儀所可盡者必自友夏友夏竟先之矣儀不唯樂得賢言兼自

信其志矣吁嗟友夏閉門杜口一時之權術沉氣小心終身之寶鑑儀雖不敏敢不從事於斯儀嘗自甚遠不及古人然生今之世爲今之事亦其分也任人爲之而已不能與人不能爲而已復不能操是自棄也亦棄世也然罷勉爲之而力後乎心依稀爲之而心負其力兩者相去咫尺千里此它人不能知而已知之已不能知而知已者知之可一日無朋友哉然朋友不易

不獨世道交喪也人之識學有如其面西子南
威世不再見而好色之徒無不以意迎之見其
可者而意足矣韶[illegible]之求鐘鼓之樂死生之盟
俱是人也孰知其不足勝此哉及意倦事非審
形度滯始悔而別圖而精髓已銷亡矣今之取
友孰不知此取之其上僅得其中所友僅僅於
斯而欲暨識學超邁遠步古人不可得也今友
夏許我有其質而我自謂友友夏爲得其友叅

焉千古敢多讓哉雖然我以友夏爲勝友友夏
自視當何如友者交相資也我無益於友夏敢
損也乎哉其志可信也願友夏早來相爲琢磨

與譚友夏書二 癸酉

不見友夏約略十四年不聞問友夏不記何歲
時矣然吾友夏何日不在儀意中夢中也得見
晳翁恍如見吾友夏相持熟視者久之無暇及
他語也十四年復友夏詩非一然亦不得寄友
夏以非欲友夏見吾詩而後作也十四年之間
爲兵子矣餉而爲氓矣逮而爲囚矣謫而爲戍
矣今且竊而爲纍也然亦嘗厠玉堂之末序與
虎帷之上佐登大將之高壇此皆夢也夢之中
猶稍畱其影者唯詩文耳我嘗言天下知友夏
之詩而不知友夏之文友夏亦嘗心許此言儀
嘗爲西湖看花記伯敬甚許之而友夏不與也
此儀謂友夏深於文且深於伯敬之文也嗟乎

此事本千古比鄰今交臂而未失安可怨尤乎
但恨別友夏久不得時時如在烏龍潭設几分
席如作會課時耳嗟乎古今人如此爲古文詞
者寡矣而憐乎其不久也今弟四十歲矣所忤
時深知不殺之不已近日督催代人納海漂糧
至奪兩臺以下祿此非欲我活也且數年摧殘
神志恍惚自知不永年矣鬼不見殺人必殺之
人未見殺神仙古佛亦且呼之今已屢有其徵

矣嗟乎身不好當時之譽爲飾名求號之舉且失身戎伍人且指之爲兜牟不識丁之流卽異日武傳之後世而與宋之甬端今之郭登同名士之大耻也故不自量輒自裒刻其文曰四十集其詩亦有數種合之爲二百卷而又加之外集共三百卷亦可竣矣我於詩十年來竟不能抑其性情以就人之所謂格而自謂格生於性情猶音之出於喉咽之間不可得而強也我於

文不能慕古人以成其格而自所出格似古人亦不能出乎其中蓋無所不有者適因其時非求備也有所偏至者自成其性非好異也斯意也固不敢望許可於千百年之後而敢望許可於今之人然不敢爲一人言而爲友夏言者以友夏卽罵我嗤我而賞我者自在也彼巳之子又何足過而問焉今先刻一詩稿幷外集一種成輒先附覽三日之中行將以追攝困砦紆而困三陰瘧者且十度矣苟不及見此集之成則福壽媿白下督弟兒子成之而爲一敍焉此友夏之責也如其不死則友夏之或諾或否非我所必矣水火交作殊不成字書可咲近懷一首幷往

與潘木公書 癸酉

別之夕疾大作一晝夜間遊侍者屢矣得所言錢君一劑卽良巳始信足下以知我而兼生我

乎余自七八歲卽歲歲一病病必三四月始起其三四月中俱以讀書爲醫藥未知其可以致病也如此三十餘年豈頓及此輒不自信次日復讀一卷竟氣輒漸[illegible]勃勃從口鼻出正如一斛黍飯熟胷孔間如塊者數四橫據於中頭目俱可就而然也乃發大[illegible][illegible]十年我之木公爲證自此終身不復讀一字有字書縱余外禍方熾內體未[illegible]之於道似不乖行平生嘗

曰不願有詩筆願文筆不願有文筆願史筆故十七八以來卽欲捐一生精力爲本朝成信史爲馬遷續史記年二十二嘗齋沐謀之于廷益廷益欲余以前半生立功後半生立言自度奔奔餘年必不能就此故隨時綴拾稍不負日而已頃芟除大半次第其稍可存者得詩五十二卷文一百四十八卷他說家者流靑光十卷靑丘史漫二卷六月譚十卷掌記六卷督師紀略

十三卷瑕老齋雜記三十二卷福堂寺貝餘五卷戊樓閒話四卷澄水帛十三卷藝活甲編五卷共詩文外集三百卷已恐汗付木矣未竟者爲易會史爭史毦凡三種編輯者自武備志二百四十卷行世外尚有史快略書輔臣詠壽山志永歎錄微異錄等略約千餘卷不與焉此不得負史筆且負詩筆文筆矣然慶天上羣眞其中學不可知觀其著述亦未有太勝吾曹者則余從此不求次之才鬼不屑次之頑仙亦未肯也苟或無死道則與樵牧豎相忘於紅巖碧嶂之間逍遙則姑毳帳羊羔淺斟低昂與党生者共一風流不亦快乎雖然吾作此牘竟將仍附家集中其亦春秋書獲麟孔丘介之遺意乎木公將無曰贅贅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七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八

卷第七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一

與傅遠度書一 己未

辱教所著君王將相書并委作序且曰非子不足敘此書嗟乎遠度子之望我過信我者踰而亦知我者淺也我敢不竭其愚大約創著之言不難於新越而難於典則進往之言不難於詳

縟而難於生發生發者不離乎同事不出乎同言而其氣自足以起千古其風自足以流百世若舉千古之事業而皆出於我一人之手要使千古之人皆見我手之所自出此史遷之莊誕斗雜純駁互存而後世終莫之踰也嗟嗟遠度其度幾矣然儀竊聞之凡爲人作敘者必使作者之意盡通於敘者之心而後敘者之心足以發作者之意亦必敘者之心盡見信於作者而

後作者之意不及見晦於敘者此不易之常轍
而近世之文章家所不及講者也儀心病之今
抉其弊可乎足下自成一家言其去取是非成
乎一心本以獨而開後非可以尋常之意見中
册之弊桃而相涸也然創其獨者必先成其獨
之意而後其獨者可以攝衆而獨尊故以史遷
之筆而班掾謂之自相背戾良有以也今儀所
疑者五敢爲足下數之李吉甫之功已見錄於

遠度若李裕之籌邊於外決筭於中開誠布公
蘊微必錄長略遠計無施不當此中古一雄也
遠度豈以黨人少之哉黨之瑕不能爲贊皇諱
然天下有激黨之牛僧儒苟非聖人安所逃之
而竟不得列名相籍此一疑也　武廟之末
天子棄羣臣於豹房跋扈之將不桃之閣布列
要地而肘腋豺狠之卒不滅於董卓關西之師
僉謀未定之介弟遠在數千里之外而二三搢
大從容鎭嘗撤逆黨收逆嘗貲敢誰何此闔闢
一奇也而遠度獨歸之梁儲及閣儲之傳又不
敘其大者而獨稱其　武廟扗御之事此所謂
舍大而取小也恐以楊文忠之功實扗社稷遠
度竟不之察豈中王瓊之言乎瓊才臣也兩賢
相扼未可分袒然使廷和不敘於相則霍光無
施而日之地矣此二疑也王濬滅吳不唯功高
而且爽爽可喜然論其人者當論其根底論其

時者當論其難易以吳末之時細量濬之本末
恐不敢與諸賢低昂也此三疑也李允則智畧
非常可以遠匹行儉近勝守仁然李綱宗澤虞
允文於艱難之中無尺寸之基而事隨意辦業
自忠成此天之所以報宋而爲千古開一不可
爲而爲之局也較之允則難要甚矣遠度一人
不錄何以勸將來勵臣節乎若以成敗論人乃
腐儒之曲見而知遠度之必不出此也此四疑

也況希儀俞大猷遠度旣錄之矣而當是時叱咤指麾之間奠江南於衽席保社稷之靈長如胡襄懋者可不商及乎襄懋之局畧盡破文帥之體以此買禍以此毀名然非盡破文帥之體亦不能成此莫大之功愚以爲本朝之大功大約出於文臣若劉文成之翊運開休適逢其時于忠肅之再造社稷身在中樞王文成之芟夷篡逆本非其敵若夫襄懋以數千之弊卒揃數

十萬之積寇內無賢相外無彊援而指顧成功則亦本朝文帥一人也特不幸而無一佳傳詳序指畫以發遠度之心爾此近日朱文寧司成亦嘗悲之命儀詮敘其事爲立一傳倘可以備采擇乎若戚少保者較之古人誠所不及然不得與俞沈並列亦痛心也此五疑也愚有此五疑而更有其大者此固僕與遠度不謀而同之言然與遠度著書又不盡然也徐中山功冠一

世史不敘其戰略郭汾陽亘古一將而史止詳其居身之妙此古今人之讀書不察而僕日夜痛心背與遠度言而并逆於心者也然以之歸咎於史臣則可因以遺其人則不可必欲以文而棄人則本朝劉文成之傳亦不能如史遷之傳留侯而遠度之存之者以其人爾此所謂自相背戾之甚者也願遠度存此二人無以爲白圭之玷若遠度必欲棄此二人而後見此書之

異則又楊雄王通李贄之偏見而非望於遠度者也自敘中言人披讀之餘倦勤有差一語此文人之點染而亦不願遠度有此言以開不知者之謗啟妄作者之心也至其字句小疵抹註本中不復一一遠度渙於此矣而獨望我之過信我之踰而且知我之淺士伸於知己安得默默無一語而且不通作者之意致悔作者之心取譏於後世滋脉於寸心乎唯遠度裁而敎之

幸甚幸甚

與傅遠度書二 壬戌

嗟嗟天何壽孤至此極也孤十年以來歸侍慈幃及迎養白下蓋日可計也方謂天路想絕卜居包山治精舍奉老母修淨業庶幾菽水之歡又爲時所奪使之兜牟而補襠既棄不律作粗人便當臧奴蕩苗上報 天子酬尺寸之土收戶口之奉以報一日之養而又奪之早也嗟嗟

又何壽孤至此極也頃樞相不知儀遭大故已以車營大將相屬命使相督期以歲內抵關敝鄉醵臺知兵者也方在招募爲西征計又以相屬下檄趣邑督促就道孤聞之禮曰既卒哭金革無避非利而爲之則可也今天下之患在徐夷之上伯禽之誼翁不敢辭然使之不卒哭而行翁亦儒者也豈能背禮一步哉荒迷中草得先慈行實雖或未失矩矱至其[illegible]潦渺處哀毀之中投筆心痛實不盡百一也平生所長惟此却又不能自致於親推心裂腸更難言喻唯遠度憐之爲作一誄則孤庶幾逭不孝之萬一未知遠度許我否耶嗟嗟天之壽儀者如彼儀之不能自致者又如此使路人當此遠度錫類之懷必有不忍況素受知如儀者乎遠度諾之矣王臣

與傅遠度書三 癸亥

翁自罹大故萬念俱灰襄事以後始御醴酒千鍾拚吞一闔眼夜在子丙巳偃臥一榻不復到睡國矣自念平生本無他長只以文字議論稍先於人以此爲同人之所收今以時方多故遂欲以功名節義自表一時處屯居否望亨冀泰肅入知其難翁豈獨昧乎只自度心膽尚大三代以後勳名之士自料苟遇其時未肯遂讓三舍使天不我與則磊磊落落作一忠義鬼亦未

為辱祖父而累知已也去年妖氛翁當本兵與綰大將懦避之時請當先鋒亦縉紳之所咋舌也而一阻再稽遂使戡定之功讓之肅毖今年黔中報城破在旦夕貴宗元軒侍御請輟隨差而往已奉俞旨一得部覆即推翁為大將苗捷忽至部覆遂已此雖事尚未竟而翁終恥為牛後矣使天下果無事翁仍退處丘壑竟翁文章之業亦可不朽奈東事未寧枕戈尚無輟期頃

岳撫軍薦翁以南中之銜於役於塞所臚薦者丞二百人特薦者甲乙科共八九人明旨獨允翁與雲間姜雲龍耳督師樞相又以書見招欲翁將登萊奇兵督促就道夫出關渡海皆翁本志更復何讓但有下部之命正需部覆而翁奔命如不及是翁愛一官也嗟乎遠度知我心者若不肖儀不傳則已傳則豈以三公增其榮匹夫損其價哉故翁上督師相公書求其為移文樞部辭免擬銜方致就道其辭有云儀本以心血報國反以口舌得官在朝廷實以寓市駿之權在人情反似蹈式蛙之意遠度以其言為然乎否耶翁墓舍未竟墓前一片石未勒故移家吳門以一兩月中完此未竟嗟乎翁縱百死何能補萬一於吾母所以補萬一者唯在吾子之一誄耳古之朋友能輔人之善使自為補過今之朋友能以錫類竟使其救過懷德至此寧有

既哉使兩月之間天心悔禍奴氛遂掃翁九部十學次第可成堅志一丘觀足下異日之勳伐作記陳詩以揚休光王唐王李一代之雄使翁克成未知鼎在誰手豈不快哉若終不獲已恐自此一入徼荒死生禍福俱付度外遺文誰知是累遠度矣遠度念之哉

與傅遠度書四　癸亥

別去至德州見高陽公薦疏此老自宜爾以來

未當薦草莽一人今皆我不敢不感也至郊外始見部覆允我用而免我招募更快遂拜前疏力辭又恐蒙溫綸想於邸報見之矣書生蒙此聖恩不可謂不渥知己不可謂不深然將事則甚有可慮者關內外之兵三月無餉此何地何時耶宰相行邊部中反扼其權此何地何時耶撫臣賢否不可知然樞輔未有言而人欲用其鄉曲遂強坐以不和之名此何地何時耶弟今

奉旨已三日明日長發矣布衣葛巾仍吾本志事可爲則功成犂虜茅郎亦庶幾滅蔡之幹豈枉一官如機緣不湊振衣千仞崗自作千秋計耳古來微士聘君終其身者豈遂謂史冊不光耶

與傅遠度書五　甲子

嗟嗟遠度再聲何時已耶弟尚未殺賊而即欲餌以一官此不欲殺賊也弟舊有詩云苦論千秋薄畫麟豈一翰林供奉足以易我犂掃之志者今時事如此世有中人執政而容英雄建非常之業者乎使弟肯少融通則旣太尉功業亦反掌而使弟爲此則縱冠遠遊垂九旒亦何顏對遠度耶已矣明春交軸轤革車即乞身耳文寺事弟已詳其扎中秋途一塞不可已也

與傅遠度書六　乙丑

元儀頓首遠度足下弟於五月間樞部爲覆金

復大帥督師已爲分撥兵馬議處官屬旦夕上疏而潘掌垣之疏忽得旨以未有功效此非特阻弟進也正阻恢復河東之策耳弟義不可倖倖去遂爲畢節汰一事歲省縣官六十餘萬而弟亦病矣枉右屯時適有柳河之事原以抗天下之議不敢大舉庶得小捷可以鼓天下之氣而徐用之適臨發而別爲故至於敗敗亦兩將軍三百六十卒耳不欲恢河東者遂借張共吻

而督師公得去矣翁此時去未可謂倖倖而部覆尚欲留之翁豈部所可留者哉秖羞滿世同軒隺若論千秋薄書麟翁向巳言之矣近事定案則翁又有句云元老不輸西夏績幕僚尚欠蔡州碑此可與遠度言之今日亦可與天下萬世言之後日也翁明年二月可春水一航清和時節正在行役重五好共飲蒲酒矣又有句云何以酬明主途初還故鄉翁三年負毋十詔負

君若非絕不受一點恩澤幾無以自明於天下故三日一牘五日一記正枉求當事弗以好爵奪人媿恥此或亦可得之於人而聊以謝遠度矣出處大節不敢不告之良友他不多及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八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二

與王子雲書 壬申

子雲大兄足下子雲惠我書者屢矣儀不一報也儀故一日忘子雲哉進未能東馘奴西馘夷退未能伍巢許傚夷齊誠爲子雲羞故不敢向子雲一語耳聞子雲方設絳帳教授諸生人以子雲爲迂我以正不然也處亂世之道在各安其意耳安意之說成桓文之功與立許張之節無以異也公明終身不仕田疇之一用卽闕安石之待時而動張祿之求用若不及皆各安其意耳弟之所以未敢通一言於左右者以無以自明其意也兄之教授於兵戈擾亂之際者以自安其意也今弟隱計决矣五湖之畔林屋之傍有一人焉吟咏新詩以當三百篇誦讀新文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文部

以當爻象詭訓及其死也有遺書一編不知者
以爲奇箓爲跡而知者以爲陰符握機經之流
則必汝友茅生也

與鄒子尹書 己未

元儀頓首子尹足下儀交天下士衆矣直口熱
心無如子尹者故與子尹相習之日淺而相許
之意深子尹之才廓之學廣之切磋之日早盡
子尹之所至不可量而儀與子尹猶若有耿耿

也念如儀者雖不足以當子尹其志意亦未肯
爲今之人也非子尹莽敬我子尹生平之過失
在於泛而失歸鋭而無緒儀不盡於所欲言於
子尹子尹安肯爲我盡所言故先以行藏之事
揆子尹子尹規我者中吾之膏肓儀之意得矣
苟不爲子尹盡其言是儀負子尹也請先竭其
愚以無負足下而後自宣其過以明足下之不
負我耳夫所謂經世出世者無兩機亦無兩用

也故未有能出世而不能經世者世但疑能經
世而不能出世耳不知不能出世者謂之可爲
世用而不可謂之經世古來經世人原不多許
其間或談禪或談學而闢禪或弃學而不談要
之皆經世人也晦菴尚未究徹故曰孔明君實
爲未知道耳嗟乎使人欲向事功外別尋心性
此苟卒倚才膽識之說以端士衡官則可豈
所以言第一流究竟哉然儀所以揆子尹者正

非謂兩者之機用而爲兩者之託跡何也出世
者亦慈悲爲本以普度爲量苟忘經世弃其出
世者亦非然古之聖人亦未嘗不主一而託跡
也西方之聖人讓王位而不居東方之聖人環
轍跡而不倦其爲一世師同也其爲萬世師同
也而其出處頓異此託跡之說也天下之談禪
談學者以二聖人分耳子尹知二聖人之合則
其出處之故必非因原委之差別而拒於託跡

之因時吾輩爲二聖人之徒豈可無卓然自擇之地而混然以用不用聽之世哉儀以爲東方之聖人未嘗得一日之權位也然無一日忘權位之心吾輩苟以其心卽終身一布衣謂之出亦可使度其斯世兵刑敎化不必自我任之卽辦西方聖人之心絕不宜沾泥帶水此揆子尹之本旨也若子尹日用經世日日出世之言此聞之久矣上堂據坐籠單一世話頭此談禪談

學習氣願子尹不爲此更願子尹尤莫向我爲此我兩人者猶可平實商量者而子尹猶爲此則高於子尹者望而走卑於子尹者傴而承誤子尹之終身莫有益子尹者矣儀所謂泛而失歸者此類是也普說華嚴無上功德況七祖之稱揚慫恿之耆宿乎讚歎鼓倡接往詔來豈天王白蓮之比而俗士以爲聚衆釀亂妄也然子尹以爲保障吉州之出突徙薪則迂矣何也默

格潸孛世未嘗無其理然無取務於此則爲亂之民正未必背祖華嚴之人而誦經退虛道以資于吉福況無上正法卽舉世表彰亦不廢翁嘗怪大乘經前後止因末法衆生多設此持誦傳寫等語未必一一如響恐人徇目前徒以致不信者之心不謂子尹又爲此言也學者於一時尚世俱不能廢作述然夫子之聖其删詩定禮著春秋皆以時而漸爲之足下欲衆十二

種之書一時而就之徑亂步失道固然也至欲置一書舫不廢行游訪友而可朝蒐編纂甚善然既欲一時纂十餘種之書而又不能如司馬遷之斷絕賓客遺子之足不窺園恐未能成也卽成而挂漏多矣至於一二奴子幸漸詩禮之餘補一翁子自足下卽欲引之著作之場足下立賢無方之意善矣以此言著作宜其視之太易而衆之必謨矣今之士大夫纍纍如也豈皆

能供編鋪佐足下之十一書者乎而足下欲以
此望人太濫苟四人之中或有足凌今古者亦
不可知然見不知其人徒以弟子員而即欲與
之共著作則吾與足下之鄙吝聲鄙也鄙不下
三四千弟子俱可與言此乎願足下重視著作
善交儀所謂銳而無緒者此類是也儀所欲盡
於子尹者非待今日而其大旨不出此兩語故
前見今日之來札而一引其端非如今之學者

吐一語必相駁不聚訟不休也若子尹遺劉嗣
部書欲流通王新隆事皆真切出世真切經世
也儀敢不拜教之辱然來札中又有二事則其
過失又不止於前兩語矜非儀所訐足下有此
也足下家世理學一門師友誠有如足下所云
者若郭司馬五世之枒推原隱德貲學使四世
之說姑據蟬聯皆無所不可而足下必欲引巳
而稱六世夫以五世之後而見能繼之僅爲不

斬之澤兄苟能繼天下有曰何必皇皇自鳴乎
此正其欲而不足何云盈滿也大丈夫於些子
名根尚追迫若此焉能撒手懸崖耶師巫之說
古所不廢而士君子耻言之故以斷歌比頑之
微德而謂之巫風則可知矣天姥庇痘此師巫
之流所以愚老嫗欺孺子籠賂餽餐之智者也
足下有志於學聖人者而乃倡爲此何其詭而
不經陋而無識也若欲以廣庇衆生則藥師之

本願自在何不推明而必引手於天姥即第當
六歲種痘時以稱讚大士名號不已目擊降臨
何頃神船迎鬼耶至於殺牲一事無益而有損
足下不能禁人而又從爲之辭得無爲夫子之
所惡耶若曰少而不足惜則先王惡小而不爲
之言吾知其妄矣此敷淺易明之事而足下猶
混亂如此足下肯真受忠告幸速毀其板無自
禍以禍人禍人還自禍也孫宗伯遂以一詩知

翁乎不可謂非元儀之知己也鄒南皐先生不唯爲足下言不肖且向小奴諄諄焉孔北海亦罕有劉備今古如一翁雖不敏敢不痛受箴規洗腸刮胃以副知己請承足下之所規者一一爲足下數之文人習氣未除法筵懺過不無點綴潤飾罪一游戲之機鋒欲拈弄舉業時習嗚咽悲歌當流俗人餘習罪二降氣交天下而徒以談鋒太銳致知我如子尹而猶疑以目無天

下士罪三喜聞己之過如救頭然世葬背爲我言如子尹者交八年矣亦待今日略一裁菡而猶以不受規疑我必其誠於中者未能形於外也罪四有此四罪非子尹安得開我過乎若以軻孟子而謂儀之自輕則子尹過矣子思以孫而字祖爺偈云至軻而失其傳焉此左證也夫子對門人亦自稱其名非謙也祖而字之先賢而名之非妄也此可會通觀也若弟之近業唯有武備志一序頗以就正子尹翁所欲爲之書亦不減子尹十一種而力薄才拙不能兼畢故姑竟此而後它事焉度秋半備有次第矣便當一登廬山此時子尹有意乎儀當與洞庭吳凝父共來正有平實商量未能抑舌戰之孰勝也天下事豈徒以舌哉翁務庶幸於此月之四日來一了此在翁身亦誠可有無差足慰垂白之老妨亮兄所喜聞耳翁生平若不得與兄長語

子因兄亟教不覺饒舌亦謂非子尹不足爲此言也或儀之言子尹以爲未當幸直教之吾輩固不以口舌鼓擊亦不欲兄有遺知耳翁以筆墨當口舌以口舌當心聽則吞吐之意唯求其達不能爲文故率率直書語不鎚鍊書不楷工可與兄平實商量未可遂求教於先輩若其心已無媿於古人矣兄以爲何如

與宋獻孺贊善書一　壬戌

獻孺吾兒閤下獻孺休暢獻孺今日之官乃古之樞密直學士也今日之職守乃本朝揚虞坡而後不再見也古之爲此官者以高科累資而起虞坡之任此尙在太平之日凡其登甲第亦十數年矣今獻孺起田間一旦得之自有東事以來朝廷破格用人外則舊經撫內則高陽與獻孺耳獻孺又自田間起則又在三公上也獻孺何以報　明天子哉項見太公於瀨上執儀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文部

手曰好寄語吾兒戰陣不勇非孝也嗟嗟獻孺忠孝在此一舉矣高陽當此日雖暫離魏闕自不得置其身於進退之間獻孺當此日亦安可置其身於榮辱生死之介乎獻孺毋以我好盡言然吾身雖賤而道不屈若爲凌煙客我作灌壇令各從所好而已又焉能面諛故人從臾足下爲黒頭公耶名高者毁之媒位驟者忌之招頃行邊之命下莆都冠蓋相賀相詫豪杰欲自

見之士不識獻孺一面者欲我介紹其名姓於獻孺人之趨向若此則責望亦可知獻孺可不愼哉獻孺無自寬人之責獻孺亦如獻孺向之責人也獻孺之責人者尙恕人之責獻孺者又且十倍也何也其遇與人殊也自東事以來督書者至獻孺而五葉孫兩君以不改其本有保身名至今日何劉兩君一以罷丞一以兵曹郎皆歷有名位而竟以趦趄三等遂蒙不諱之名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文部

身家未可保獻孺雖賢於彼百倍處其地順易十倍然世眼頗淺安可不深念哉雖然古人先賀而後弔今我請先弔而後賀士所不易得者時也以是下今日之乘時又當天下待援之日閫中興之業救累卵之危此順風而呼耳獻孺勉之哉袴人有言寧逢惡賓無逢故人又曰士爲知己死今有知己在上而儀敢避故人之嫌寧我負獻孺可使獻孺負知己耶翁封醉鄉巳

剖符久矣唯覩獻孺兵侯印未較其款識大小耳答太公一詩呈教

與宋獻孺兵使書二 庚午

兄監軍間已得者矣此禍竟以致變坐兄與祖師可咲也祖師已大業中朝縱慣慣豈忍疑兄乎翁得者已寄大司馬所坐背者揹剣等罪而止坐以做刻刻則不敢嚴貫受敎於君子矣但後於兵管過七十日應恨而不槩他三管未一何而槩何獨刻於此也傲軍致變乎軍不惡傲也若他有所傲而致變則致變之罪不在翁也翁死如飴矣今幸内賊盡驅四城恢復在指顧之間師相建無前之功則翁之患難相從不爲過衆世不用英雄世亦不須英雄翁不敢當世殺英雄之目而可從無所用之數以死兄雖爲翁惜死當不必爲天下惜翁也事機不可失而褻戚亦未可所謂苟其不然百拜何益兄幸存

區區之言似足補時賢之不及也當時祖帥之同若非相公推至誠翁以身命任之事必不就然無論相公不曾顧而翁亦未少假蓄徒足以益其疑即成而足以釀異日之大患耳又求饒舌兄秘之可也

與劉善同督撫書 己巳

歲暮忽聞仁兄掛名彈書不覺浩歎非爲兄歎也歎世之遂至此也新年得其書讀之不覺大喜非爲世喜也爲兄喜而因以自喜且爲世喜也夫以忌者之口宜詆之無所不至而乃僅曰改法爲民害而已究其改法之故則曰志在急公而已有志而無才宜其厲於民而又曰才有可用才之可用者或不足於守而乃羅列穢跡皆代者之事以代者之穢而追咎於前改法者之不善夫自剏法丞紀之聖人其孰得免哉可爲兄喜也可謂吾輩之取友不謬者喜也三代

直道之公於譏夫之口而愈昭則世尚可為吾輩皇皇救世之心未為非也至於得喪之感知不入兒懷久矣仰以世俗之見論兒不過迂廻年歲耳春夏之交自當入補豈以是為兒慰哉願兒愈信三代直道之公尚在斯世無墮救世之志而已不多及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九 終

卷第八十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一十三

與顧九疇進士書一 己未

今年春榜中同心唯足下第一天下撥亂之人其露頭角必在始亂之日漢之晉唐之汾陽是也今足下登第之日即不得爲一日太平全盛中朝官此天意不可不仰體也第已矣制科中

既用不着此等人天下事又未必長用着制科二十年迂闊心腸迂闊學問付之流水矣恨兩世受國眷酬之無地苟故人當軸或一二末議可佐採擇當傾腔不惜耳爵人如曹李皆能於干戈中不廢詩歌此天授非人力也人李苦不兼人志若太兼今當盡劃文士之習一意匡濟實用書家云衆家可識亦復當繇串耳六義可攻亦復當繇習耳天下未有不串不習而工者

願足下留意斯言若塞溫奬譽他人能爲絜絜不復及木天不遠對賠何時

與顧九疇進士書二 己未

前有書奉寄尚未得報書今天下事急矣儀不能無望於九疇矣今 祖宗有餘澤未斬 主上之失德未甚所以致亂之道不過在二三搢大九疇豈所不知而循默不一言乎豈非以其戚出莽懿之上其毒出振瑾之右而不敢嬰其

鋒耶嗟乎使易嬰之鋒則謗所謂死虎豈必九疇而能言況天下無不破之局國家無終危之理 九廟有靈在今日矣足下已通籍金馬門此事要誰讓乎言而效則宗社受其福言而不效則萬世存其是使今無人言則遼事必不可爲遼不可爲則京城終不可守無使他日史書曰某日遼鎮陷某時京城失守而其前不聞書曰某言某事爲萬古羞也等死耳兵戈之中士民流離試觀兩渡之際士之得全者能幾七尺亦非我可主何愛惜乃爾九疇昔爲諸生敢訟言宰相之過今已沐國恩當國難豈反有所畏避耶豈昔日之傷國體反急於今日之失國祚耶第一男子必有其人願九疇無使它人爲之曰朋友不忠告也

與顧九疇進士書三 己未

前以國患殷急有書達兄願兄一言致亂之繇

大破積習以劾拯溺救焚書應已到不知有當於仁兄否仁兄同籍三百五十人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翁輩所日夜望而不得與者旣已極一時之榮亦須爲圖報之地今三百五十人寂寂不聞上一書者試想江陵不奔喪與此孰急今遂無鄒比部耶翁之言止此矣願兄自擇而已

與顧九疇庶常書四 己未

自春間寄訊以來久久不及問問仁兄讀中秘

書想益究當世之務天官地理兵農刑殺郊廟禮樂無不精析條暢有事而挽回造化無事而增飾太平皆非異人任斷不至僕僕讀文章正宗唐詩正聲而已也往時趙文肅在館教習欲一破舊格唯士之所欲學故得士頗盛今能爾否耶仁兄試記數年前我兩人撲破寒窗篝燈風雨時視天祿石渠如天上今仁兄已踐此地幸弗鎔過若雕鏤繪畫自是文人本色士之餘

緒足以了之弗煩全力也總之經世事業必從立意時不求與世上下操此不求與世上下之意所爲詩文自超等輩正非兩事弟於兄爲小友而況兄已稱先達乃復呶呶於左右者以答聞之師曰士不以窮達異心使以兄之達而藐夙知固非盛志雅操若以弟之窮而囁嚅不敢言其所欲言亦非君子之所出也弟有武備志一書積之十五年矣而成之於兩歲之內今刻已垂竟未得資斧尚未竣役印行以其序稿呈覽以弟而欲爲宿將導師應爲仁兄所怪然天祿石渠雖無我一席至於精析條暢亦安可我禁也書一出遂與千古共之逝水無及仁兄幸早以一言砭我别有冒言尤迂戇之槩也并舉子業一本呈覽風便草草不盡

與顧九疇庶常書五　己未

長卿使歸得拜手教繼從邸報聞木天新命此

九疇分內事何足爲賀然九疇自此可以自見其九疇矣安得不賀本朝定大難之人大約出自史館莫謂史館錮人向九疇宜爲外吏外吏去朝遠不可置一語故諄諄勸九疇以言九疇欲不見之言而見之行今九疇爲文學侍從之官勢唯可以言而不可以行然今不願九疇之有言也何也天下之大事必有其機機無可乘故榛一言以冀一于萬卽不聽亦存此義於于

古今爲侍從之官偷　天子之禁省天下多故事機之來正無已時大見之以行小見之以言俱不忠無其機何不深培厚待以相其時乎讀手書知有倡義之舉江南士人要傳聞不一此豈九疇之所謂行乎此必不可行之事度此時九疇必已之矣天下大勢已去八九譬如萬斛之舟撼於風濤帆壓桅折非膠底易柁御其歘要不足濟苟徒以人力勝之即萬夫牽之無益

况一手一足乎天下人不知以弟憤激之衷宜有喪元之勇此皆不知弟者之所言豈九疇亦不知弟至此乎弟尚不可況於九疇乎今廟堂之職人以爲多事不知多事無礙也但有職則必有不職之地譬如盜及於門而奴與婢方毆詈不已何暇禦盜乎　天子穆穆羣公嚣嚣四海之内忠者不敢暴其悃勇者不敢効其力奴雖至庸至懦亦豈失此千載一時舉天下之大萬姓之命而俱豁福於杳杳冥冥之天地　祖宗之靈此不肖弟之披衣獨坐不寒而栗栗者也九疇其勗之

與姚孟長庶常書一　庚申

孤蓋中相流目者久矣往過吳門非不欲親炙道輝以道兄爲天下有心男子苟無可以深投冥契便合掉背不相顧不欲爲世人之面交耳友者去年之役名士無幾而道兄遂時與道配

私爲宗社慶自有眞知其可爲宗社慶者不在於識不識也歲杪從獻孺處讀手書推奬過弘名與實背似不可冒當非分以爲道兄之知我也然而其心則深矣今天下之勢非有不可爲之元氣而有不可爲之痼疾如壯夫多慾中虛邪突遂成痿痺之疾然百節之間孔竅之内俱有鬱而不流之精氣得以疏利之劑先决其積疾去其夙根則參术可投而精氣皆應徒調以

著苓無益也人之局量本自天成若道兄者正
今日之此劄算謂史席從容日有倥傯之機算
謂史局閒冷日有擔荷之責養其神於至靜練
其力於至紛非靜不足以照遠非紛不足以應
卒二十年前之士大夫俱生長太平進趣有常
依規循步賢愚不越今非其時矣唯豪杰之士
爲能知先先者所以安一身定萬物者也身不
先安則物不能定顧道兄加意於所知則不肖

未爲跡冒於未同也太夫人觴辭勉如來旨詞
荒意常慚悚慚悚

答姚孟長庶常書二 庚申

伏讀惠書深荷惓切且具憂時慟世之衷與擔
置設施之策俱逈出流輩萬萬今士大夫非頑
懦喪心者亦能爲宗周之慮也然大約有三妄
意天下之無恙而恐太平之言爲有識所鄙故
勉強言之者一也知身家之難保而尚兾萬一
之倖免欲棄身家之營恐爲噬臍之悔故口言
而身實不然者二也了知天下之必不可爲而
復無遠識隨世浮湛姑爲長歎以寄無聊試問
其作何區處非圖苟免于戈卽思逃避巖穴故
雖言而不切實者三也若吾兄者方謂之眞能
憂慟者也如此憂慟憂慟不虛如此憂慟憂慟
猶可已耳士大夫苟有功名竹帛之念者各自
有料理然亦大約有三等自藉慧聰而不考今

古之事如學岐黃家言而本草難經名醫之案
俱未覩目此不可施行者一也雖詳核古人之
書而於今之事勢未揣時宜欲以古法治今時
如欲復席地之坐而無奈雙股之拘攣如欲復
四馬之乘而無奈驂御之不習此不可施行者
二也雖明古之事得今之情而自出機杼不中
長短如裁縫欲作無縫之衣小兒欲盪陸地之
舟此不可施行者三也若兄如此用心其所擔

訣定不使後人笑本朝儒者不過正學之行周官而禍國祚瓊山之衍大學而無相業也跋子之鋻雖在丘樊不敢替耳弟以當今之事無急於兵食兵食足卽富富卽强名雖富强實卽仁義故王政之大無過於兵食孟子言其方故制宅分田養生送死靡不具孝弟忠信制挺撻人靡不周孔子言其槩故曰足食足兵而聖人之經綸已盡如此則不特今日之急也凡有意於

天下者莫急於斯今將不知兵士不習戰不教而殺夫子所非奈右文已久韜鈐莫講典籍散失秘笈無傳弟私心憂之久矣故廣搜陰構求爲兵家之大成如此者十五年今感而遂成之約可二百餘卷已付剞劂而力未能竣先以其序呈覽仁兄苟不以大謬應有以益我也今言富國者滿公車而未見有久長之策遠大之規卽一二中要害者亦拘文法而不究其法之意必不能以益國而徒以擾民故不揣而言救遜者二條開利源者十條塞利流者三條其言亦平平耳使得其機紐亦可以補萬一也名曰冒言以冒聚斂之名而言之不敢蹈齷齪者之跡然又不當直陳於當宁而僅如杜牧之之罪言而已也唯仁兄裁而教之幸甚別有昨歲所作舉子業一冊幷呈左右頃讀惠教弁卷已自甘落第之宜然亦未免與徼倖之懷唐人詩曰來

年公道似今年其敢望乎唯兄賢教之或庶幾耳九疇日夕相資琢磨不乏弟莪蘆中唯一獻孺而饑來驅人不能時相晤言人生相去亦何限耶風便潦草不盡欲語

與姚孟長簡討書三 壬申

側聞吾兄渡江孤正在司馬府乞假以爲可晤於金焦北固之間乃敢美歸而孤尚未得假也假必不可得棄事而逃甫卽途而先慈之哀訃

至矣先慈與太夫人皆撫孤毋也吾兄致身天上遂於兵戈盜賊之中得安奉以出孤雖淪落沉冥亦有石穴水隈可以自老方欲於林屋石公之間結精舍奉老母講白業禮法王以此終其身而竟爲時所强方拒遜避之時適逢師旅之事恐以戰陣不勇居身不孝臨難苟免有負知己旣勉戒行膺功未奏而已抱終天之恨矣用違其才天之所棄以孤不肖使操三寸不律

從吾兄於著作之林雖不得讀天祿石渠之書而自畢其業亦可成一家言乃世人耳食以吾兄謏賞其知兵遂復輕信其將略交章不已至於八九終使兜牟藝苑之中忽有老兵旌旄之下乃有白面此不孝之玷知己亦知已之恨不孝也竟以此抱終天之恨更無所逃罪於天壤矣生平叢過未可枚舉唯於忠孝大節不敢自失脚此亦知己之所知者一事失節兩節皆虧

悠悠蒼天何以勗儀哉今做粑妖賊紛起近幸敗露追呼之聲遍於里巷究其根株實繁有徒消變無法益兹蠢動渫血茗川恐終不免荒墓山向幸値利便勉邀遺言力襄兆穸卜於次月之十二日幸龜筮之見許凡人子顯親之道孤百無一有唯以藝苑舊業辱收有道幸非一日墓外之石將以懇之雲杜墓中之石將以懇之江寧然非吾兄惠而錫之以狀則先慈一生苦

節無以自著落落四海文章鉅公藹譜同心俱無出仁兄之右敢以血誠仰千俯允不腆荒儀聊以自表責之禮義爲慾良多日迫期促不得躬叩錫類如兄或所原鑒臨箋隕越

與顧塵客比部書 與申

元儀頓首元儀夢寐之間不自謂不識顧先生者蓋十年於茲矣然終無繇一面也其無繇一面者天爲之也若兩腕生於儀之身齋沐而陳

其愬欵方附吾道之末豈遂不可自通於左右而因循至此天耶人耶擢儀之髮不足數儀之罪矣雖然此亦天也蓋機緣不可強也憶在壬子與仲恭周旋長安邸意氣甚密俄而飇風四散仲恭瀕行遺儀書曰樂莫樂於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是時儀自度馬嵒之南不過在數月中卽不然而三年一合倂天實爲之奈何作此不祥語不意其一病困頓數年以來握手者

一度耳天乎天乎豈人爲之則不肖於明公之故不言可知矣衷言如雲縷非旦暮可盡當在嗣札抽刻數種幷供一噱大約久辱鄉餘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一

卷第八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四

與唐存憶侍御書一 己未

去歲病不及抵輦下遂久違明公今天下事一旦至此矣元儀明公鄉里之後進也不宜有所僭言於左右然察明公之見知不特以爲鄉里後進也三世八十年叨國之眷分宜効死死無

所避豈復避於知己之前乎今之患在遼左然元儀上占天下占人秋冬之際遼未易憂也即欲憂遼舉朝已有所推轂矣然已破而後用彼難任其咎用而掣其肘人當尸其責願二三大老無以孤注棄彼而明公以萬鈞之絡絡二三大老耳彼疏中身家一言可念也其他迂闊之見有三端明公試亟聽之一曰守城之具今京營之卒十萬雖以明公之巡視潛易其老弱但

積弛之後而前後之命將如此其勝戰與否不能逃明公之知也然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此二語者昔日以語遼左則謬而今日以言京城則未爲非也特無城守之具耳承平久將帥不知兵以爲守城者持弓矢攏雉堞耳嗟乎此何異兒戲也其法亦不難布在方策特俟開城而後辦則不及矣明公試留心計之元儀能爲明公言之辦之皆此牘中不能悉之耳昔金人圍汴

有設重樓以禦對樓架衝木以破雲梯者猶不能守今之京師有其人否明公即不信試觀今之遼陽即宋之太原也金攻太原有置虛柵以禦炮通火鞴以破鵝車者今有其人否即可以驗京師也志云三里之城萬戶守之足矣一家三男子則三萬人也以八口計之則老弱五萬人供運其下今之京城小止能當汴京三之一小則易爲守太約壯丁四十萬若勁兵十萬可

矣而以選鋒爲遊兵以營卒司統砲守具苟足糧草自可支虜敵頓兵三月天下勤王之師至矣慎無如開原自棄而逃也一曰特練之師今之營軍斷不可以教戰而邊軍尚不足以自守況又加之抽調乎今不如特設一師合招五六萬人頃四曹郎銜命而出各招兵五千可益之爲萬而令主將自開幕府招致四方之健決以及三輔之子弟使之自爲教練於昌薊之間而

萬弗即使之出關以出關則不暇教練徒益其坑數耳駐昌薊則北可以遏虜馬南可以援天津中可以備非常禦寇於門庭爲勤王之首倡必此師也但最難於將耳必其將之肝膽能使士卒之素信則招也不呼而集練也一教即聽不然則仍是烏合之衆終無益也嗟乎兩年以來所設將設兵爲守京守薊之資者有一不驅之出關否而有一得保全否我師既練虜未即

時徐出應之士必起距而請戰矣苟仍蹈前轍不如已之以全此數萬生靈也一曰備應之策開急而告天下則必有勤王之師殘破而人思奮則必有團練之鄉兵二者皆忠義之門而亦姦宄之藪也然而不得不出於此者以無勤王則坐而致於人無團練則潰而不可底故得失半則姑收其半之功而卽其失之半亦分而易理徐而易置耳然以其殘破而後團練不如先

令事團練也團急而募勤王不如先令備勤王也撫與道皆治兵者也責以特置新兵罷與邑皆牧民者也責以額簡民壯此勤王之備也而民間勤王之師卽寓於團練之中天下忠義士不少豈盡如一二邊吏流汗浹踵望風而逃者耶失今不圖事急之日不得不出此姦宄愈多忠義莫宣悔之晚矣此三者愚所謂迂闊之見也朝廷之上亦必有計及之者矣特恐於張皇

耳嗟乎以今日而言守具猶為燃臍可曰張皇耶苟守具非張皇則肘腋之援兵四方之勤王皆不可已者也天下不軌之徒生心久矣而朝廷尚欲以靜鎮二字自愚何異腑臟潰而諱言醫藥也雖然使朝廷之上有一人焉主持之則事事皆善行無其人則皆足以為禍咎于忠肅一少司馬耳雖主兵事而閣臣冢宰皆元老宿碩忠肅欲諉亦可諉也以直任之而始成天下

之大功今明公雖不主兵事然亦　天子之所倚毗而天下之所注目者也顧明公自任而已任之則宗社可安不任則身家難保利害甚明何況道理伊尹之任亦如此而已元儀憂憤積鬱特中奏記以備採擇至於紀綱廢弛賄賂公行乃擀禍之胎伊誰之咎天下所知旣為砥柱善在克全儀雖不敏不能無望於明公今未敢深言也王臣

與唐存憶侍御書二 己未

昨有狂妄之言上瀆明聽明公虛懷急公或不見督耳今客有徐璉者受知於黃大司馬以親將陷入六軍感時慟世不免再干清嚴遂因其便而陳之夫開原爲東西咽喉之地奴藉以聯絡諸寨者且自遼金元爲黃龍府今古重鎮人方疑奴據此以爲根本而乃鹵財帛掠子女復遁故巢擧世笑之以爲無長略大志似也

愚竊以非眞知奴者也奴不合西虜而不敢深入然當西虜闕刀設誓之時而交通之情早著矣何俟得開原而後達耶金人得遼黃龍府而即據之者以遼連濟北據此則首尾可擊今奴祇欲西耳撫順諸堡俱在其西亘遼九百里何不從其最近者而反據其最遠者且昔金主阿骨打有言彼衆我寡兵不可分今開奴知四路進師亦曰彼雖百路我只一路當之今奴兵雖日增而心腹精銳之卒亦復有限自據則反退而非進令人守則兵分而勢減且奴固多疑未肯委人耳况今未破之鐵嶺尚徙而棄之必不能出一旅恢復彼所逆料即欲守此亦可徐徐爲也不特此也開原之所以爲重鎮者非特此空城以丁戶足以守錢穀足以資也今非開原之子女玉帛不足以賂西虜而使蹂廣寧一帶則所遺空城亦復何用此正奴之得策而反以

爲劫鹵自守之賊乎計其屢勝而屢可長驅使長驅則久無遼亦久無都城矣然彼之所以不出此者非不知中國之虛實也以熙洽之天下物力未即頓盡人心未即頓失紀綱未即頓漸縱一擧而勝海內之勤王蠭起奴何足以當之此騎劫所以一日而盡反齊城也故种師道有言女直不知兵豈有深入而能善其歸乎奴之步步進師者正鑒此也况虜起西北未有不北

俘部落而能得志者故北關一日不吞高麗一日不通西虜一日不合奴一日不敢長驅今其時矣而加之徵調不已天下之物力漸竭度餉不行天下之人心漸去罰典廢弛天下之紀綱漸滅奴何憂不得志乎而朝廷之上反復泄泄大疏所謂急則若項刻不可需遲緩則頓然解嚴者洞中骨髓今經略出矣而處兵處餉者仍復如此遼事不可爲已見八九雖有收拾紀綱

一着耳紀綱不收拾雖積兵積餉而不能存遼紀綱收拾雖無濟於遼而猶可存天下俟人有言河北雖陷沒我宋之紀綱豈亦陷沒乎今遼雖未沒而國家之紀綱則不啻廢沒矣人但知李撫不可不誅而不知四經敗績之督臣猶可安坐重鎮徐退以禮耶人但知楊經略不可不逮而不知輕信西虜不設防禦以致慶雲失守之撫臣獨可推馬林入其彀中耶使巳不入其

彀中何以揚揚誇美敘功請賞耶即四路進兵之時何不先言天變以重師貞乃至事敗而始歷敘妖變謂爲雖人謀之不臧亦繇天心之未善邪不愧死耶人但知指揮王衛國等爲叛賊親戚宜繫之廣寧城矣而不知南皮之佟卜年乃其親從子弟縱不通謀豈宜仕進而又移之善地耶人但知白雲龍之當賜劍從事矣而不知署道推官鄭一范獨宜開門先逝耶經略一

日未去則賜劍一日未繳而代稱重傷之外不聞齒及一語豈此劍不能自試又止可一試耶人但知麻承恩當逮矣而不知不見虜而還與擁衆萬人而不救開原之李如楨獨止可撤回戴罪耶人但知劉孔胤之當斬矣而不知臨事請告之道臣獨可以閑住了局甚可以病痊起用耶即武弁之中而特肯起用之僉書獨可觀望不至耶且嬰經讞決之總戎願以五十卒報

劾道臣不關於兩臺而即出之令其報劾者安
在從使予徐降虜耳今麻劉之参而又欲以馬
贖矣三帥不誅麻必不服諸僉書不罪劉必不
服今旣已逮矣而可貸其不決驟從贖典豈當
事喜怒止直金錢而朝廷紀綱亦止直千馬耶
即朝廷責馬豈罪旣當誅馬不可稱耶兵事各
有主者紀綱之司在於明公明公已一問宰相
再問樞臣矣使不遽發諸姦何以定二老之参

士人讀史至李邦彥黃潛善汪伯彥無不感憤
激烈恨不起九原而加斧鉞生當其時又當可
言之任衍不極言豈不爲終身之悔耶草莽之
士不識時務以爲今天下　祖宗德澤未斬
主上之德不關止以積漸積玩釀成不可瘳之
勢今但得一御文華而召廷臣究不法者之辜
請至兵者之責顯行天罰誰敢不振經略素有
敢稱今能珍重賜劍不試於未將之頸仰縛明

詔算辜其懸懃之囑則紀綱一旦肅然矣蓋軍
中戮將出自上裁毋至露洩便成大禍故王靖
遠斬安敬之頭責蔣貴之死狀不聞賜劍亦於
杯酒間行之況一曰便宜行事再曰將帥先斬
後奏明旨昭然豈可畏世威慮身家耶但有物
通神廟堂須主持之耳觀其誓神之辭凜凜有
氣嗟乎能不受入覲之交際者方能不受遊之
賄賂堂堂廊廟有幾人哉能不心赧耶南中臺

省答稱清議自出兵興二載日望剴切之言今
事已至此有不能待者不暇遠舉即南中緩急
亦相其休戚而空虛已甚禍端且萌兼之江海
之盜窺伺根本諸公稔知憚於振刷諱而不言
今兵戈鳴妖神見民謠與歷覩種種不止災異
應有不軌之徒將欲大舉先扇人心而當事漫
不加意友人宋孝廉獻孺以維桑之念痛哭上
書雖書生乎然儀交之十年十年以來二人所

日夜講求者也今當事諸公聞其言已數日矣猶無過而問之者豈一旦有事禍獨在民間耶敬以一通呈覽儀生平講求多年迂闊以為庶備一時之用度世不極創徒以招聽故縮舌不敢吐半語而私輯武備志一書今宋生義不可忍故聊為一言而棄置如昨儀何敢復言乎敬錄志之序呈明公覽為不敢復向他人道也頃讀邸報徐贊善之疏亦儉黍寒纖有明公而外

稱之者頗少當事大臣置若罔聞何況草莽之言乎儀雖愚心竊往之遺以書并呈乙覽亦欲明公盡見其狂妄也

與唐存憶侍御書三 庚申

佚接制論具仰忠愛之深謀猷之遠朝廷有是人元儀雖可安於草莽矣然而明公知其難必有以剛其易易之道多端明公必籌之熟矣而元儀竊有管窺之見進宋相有言曰有天子起

居而不使吾輩知之者乎此後事之師也而其任者當在宰相既不任則必有起而當其任者往昔嘗與明公言伊尹之任夫必居其位而後任其事則湯亦不當任桀而尹豈當任天下之先覺乎任此始得機樞天下之事圖之於未流聖賢不能收用衆之功杜之於未然匹夫可以挽造化之命凡蕭墻之禍其起也必在於卒然然而卒然者必有其漸及將發也必有

其端使一一得其根底即敵國之情妖幻之術亦無所施況朝廷之上乎然而君子之處此亦不易矣不身入於其中則遠而不可幾也欲身入於其中則近而若可需也發之稍早則無事而生事受千古不白之疑發之稍遲則機易失而難遇致終身噬臍之悔而其大要在置成敗於度外人生一死俱不可已古之就大事未有橫生死於胸中而可辦者然成敗易置毀譽難

忘故苟非聞道者卽豪傑之士亦鮮不以毁譽
動懷毁譽之悞人要其於生死凡此者皆不能
忘已者也不能忘已卽勳名滿天下功德盛萬
世而求之靖獻之衷能無媿乎今事急矣非有
一忘已者必不能任能忘已然後可以冒天下
之嫌疑冒天下之嫌疑然後可以握天下之機
樞握天下之機樞然後可以使危而復安早弭
蕭墻之禍而徐收凝定之功至其機樞之所在

明公固已籌之熟矣何待後進末學之稱說哉
其所叨藉知愛不勝犬馬之私者唯以一斷以
仰佐萬一耳别有冒言一書亦以不避聚斂之
名而冒然言之故曰冒言然其言平平耳苟得
其人而盡其法則亦或可庶幾也若以今之法
紀而行之猶夫塡塞公車者耳不敢妄自上陳
竊附於杜牧之罪言之後唯明公俯而敎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一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二

卷第八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五

與唐存憶侍御書四 庚申

去歲見國步頗危不勝痛心故輒奏狂妄之言伏承批答剴切欵悉具見盛懷殆後痛愈甚故其言愈妄愈狂未蒙裁示更仰周愛深情雖然今日事更危矣明公爲社稷計非備三策不可

矣儀丁其時猶敢自愛乎三策者一爲救急着一爲出路着一爲根本着救急着者卽儀前書所言守京師衞三輔募勤王之說也然澶淵以戰而勝靖康亦戰而不守孟子曰守曰去非一策也今日但當有于忠肅之心恐不能盡守于忠肅之策則必有道矣然齊豫宋衞一望平原輕騎相躡日可數百里道無關隘兵難斷後必不可捨足一步縱或得至而江南爲奴酋注目

之地子女玉帛之懷一日未忘則江南一日未得安枕且湖海自有姦人拚內當先於禦外萬萬不可爲僥倖之圖所幸關中一片地不惟形勝甲天下　高皇帝宿所營卜且民風椎魯狡夷非所柔遐西陲羌虜無隙目下猶堪頓息此所急宜留意也然而道出洛陽則事多可虞勢必不達惟預備井陘一路思置身於險使追者不易入隘者不易逃急入潼關發兵四阻連絡

兩川直通荊楚襟帶江南息圖恢復則天下大勢尚有三面河北河南縱有蹂踐必難自立此出路者也留都乃　高皇帝衣冠所在自大江以南吳越豫章粵閩滇蜀無不扼吭於此雖曰東南半壁實居天下之大半也使兩都皆失國家更無根據故使六軍親臨則敵入全勢壓此必不能以柔脆而當獷得以平原而阻驍騎以下流之形而逆建瓴之勢使朝廷自入關中則

虜有所絆必不敢遂下乘其顧盼之間得二三重臣鼓勵人心自操權重便宜措置廣作招徠如光弼之守太原如宗澤之守舊京護淮以蔽江封海以固內則猶可爲也此中無可緩急之人明公所知也唯一誠意忠義瞵徹倚爲長城今四營之事盡付其手方圖實力操閱另成規將士卒勇躍偏裨革心老成有識加額私慶側聞廟議欲將郵召綢繆都城甚盛心也然使京

師之人心猶未渙京營之文帥皆協一則功縱不成亦如張許之力竭而後死無不可也明公度之能乎否乎今日京營之事如滿堂皆醉巨盜臨門欲使一醒者呼衆醉者而率之鬬醉者未及醒目而盜已遍肆屠戮矣進不成其功業退不成其忠義豈不惜哉今南中將有特疏懇爲責成專任但恐朝議不協致有改移在誠意必以趨上爲忠在朝廷難從大帥反汗兩中事

必不可爲矣故舊兄翁唯有白衣冠以送之固
遠身避地涕泣而辭　孝陵耳尚何言哉今誠
意義不可自言而南疏以初聞國卹未便即發
唯閣公爲社稷留意儀生于末季自分必死冒
昧上言自知出位然其心則可對閣公已

寄唐存憶中丞書五　辛酉

六月間南中郵便奉短書及所刻武備志而旌
旆已西其書想尚在浮沉間也不肖鎩羽長安

至嚴冬始回墨車蕭零之感當動遠懷茲以禹
尉之便草率附候今天下春春多事矣夏間所
奉書爲天下所憂者三一則秦中久有圖讖妖
人必妄有希冀一則黔蜀諸夷久懷仇釁舉天
下而轝其師鋭必有意外之謀一則蘄黃荊襄
自古嘗亂之地今國仇之裔柯陳徐譚蔓及十
萬一呼而起禍且流於貴屬今不幸而其言半
中始於蜀而不始於黔國之不幸也亦調發者
之過也奈之妖人中有爲之根底者其禍頗大
幸同郡相君發其謀未敢遂猖然其發終在也
至貴屬剝膚之災恐終於不免先事之防王文
成有前談在東南有閣公朝廷自可安枕然素
知轅門無勁卒軍府無專權養威於衆釁之前
覽柄於未變之日泰山土壤望不棄於閣公耳
禹尉里中舊識之才可幹辦恃知附啟不盡耿
耿

寄唐存憶少司馬書六　乙丑

元儀從事危邊倏忽三載故疎候左右罪戾固
極聞閣公齒頰餘芬猶不以爲非夫也儀何修
得此於閣公哉聖明特達簡在樞二外擬內望
拭目以俟儀幸不死於邊不死於法奉歸綸而
去矣但棄前路遺親喪勉承明詔欲稍有見耳
而積勞徙以誰罪賊在何以生爲悠悠故山身
雖未死而心實死矣有愧知已非言可喻此中

情事非去國者所敢言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而欲舉已得若棄之所大惑也據海之勝以坐銷敵心而將來者必舉水師艨艟而縻之此儀之所大惑也袁大參極論錦右不當撤而人不信今棄遺黎數十萬軍民慟哭流離西虜生心爲知東虜不亦乘其後乎其言可息矣水師之事儀今聊爲明公一言異日亦或有思之者然以明公在樞天下事必可爲儀真杞人耳

與劉勿所大行書一 時有使朝鮮事後不果行　庚申

元儀爲童子時從先水部聞明公吳江之政先水部以循良名天下然未嘗不心儷明公也繼讀明公南垣諫草則元儀已爲諸生略知當世事矣未嘗不心儷而願從游也十餘年來明公甫起家田間而元儀亦困於有司不得從明公如所志然私心嚮往不敢一日忘也夫天下之往明公者多矣豈狂儀一人然儀之所以自言不休者以儀之所往於明公者非夫人之望於明公者也自萬曆親政以來天下多中人而無異才多良吏而無豪傑豪傑者建非常之功立非常之節上足以耀古人下足以聳後世非若今之人偶負一時之虛譽受舉朝之推轂挾至上之威令操生殺之大權左籌右畫漫無成算驕已凌人恣睢自用之謂也然則儀之所望於明公者惟明公自料能知之若今之人亦安

知其與彼已之子深淺何如哉今明公將銜命外藩矣非常之機非常之原具在於斯儀雖疏賤敢無說而處於此不知明公此行也將以屬國告急體宜柔遠姑以應其求乎亦以敗衂之餘理宜弔問姑以慰其心乎亦以封疆之患彼此共之將以聯絡聲勢坐鎮其地以固其心張其形乎度廟堂之所望於明公者不出此三者也使明公之所自許亦不出此三者則以明公

之明智膽略處之裕然不必有深謀遠惟洞心灼肺之事亦不必爲開誠布公虚衷博採之圖儀不敢向明公竭一愚矣如明公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而豪傑開之非常之機衆庶所失而豪傑乘之則不唯宣威遐裔而實所以盡力本朝功振萬古名垂千禩在此行矣儀雖疎賤敢拭目而望焉笮書匆遽不備片楮丞一言而致之幸甚

與劉勿所太僕書二　辛酉

往以先人與明公有因緣適傳朝廷欲使明公東使故竭其尺寸之愚附喬將軍令子奏記後使事不果而不肖書亦想浮沉不達矣往與次公游次公深許之後見門庭太廣故復自遠今年落第時得一遐長公又匆匆別去儀於明公世爲通門然其交在遠近之間明公或未知儀也儀一闊跡男子耳其不顧世忌不避艱阻欲以赤心自意報　明天子累世培沐之萬一此精誠炯熠可以仰質　二祖　十宗於天上固不必明公知亦度明公胸懷洞然必不能外儀也今天下事急矣而朝廷始用明公明公於蜀事具有成畫朝廷當即假之節鉞而復欲使明公爲人贊畫京卿之體貌不早贊畫之規劃有定即明公纓冠之救不復顧此小節然蜀之形勢不可不先論也今制臺自關中至漢中趨保

寧固足以通棧道之一線然使夔府失守巴峽之險盡以與人則荆襄之盜必有起而應之者荆襄盜起則中原震而其順流之勢又可以扼江浙之命江海之盜世所妄傳佘山王者固無其人然鹽魁盜藪一呼數萬垂涎瓜揚妄意舊京非一日恐自此震動天下不復定矣適欲出國門而遇錢受之兄謂明公在涿鹿急馳索一晤望明公急與制臺計分兵往荆襄坐鎮夔門

而以鋭師入偏沅衙其腹心朝廷之上當即假以節鉞聽自為進止而因擇一士召合義從楚大將之旗鼓自江而泝上流先以定服荆楚江淮之人心明公即駐襄陽招合壯士急趨夔府而除合楚黔土司使備兵從偏沅之役俟召合義從者至明公即命將諸土司而入明公坐夔府非輕動使巫峽之險如金湯此上策也及涿鹿而明公行矣不肯落第將歸隱空山謬為諸

公連章交薦益不自安入山之計益决終無仰見之日聊吐此臆鬲間事耳主臣

與劉勿所太僕書三　壬戌

項在清源捧讀翰教虛衷篤意殊古適今舉手加額為國幸甚及抵白下知義師四集漸及萬人移鎮上流扼險制勝破竹之勢在於一朝舉手加額為國幸甚然而今之事雖垂成之功而尚有迴旋掣制之勢志士之所慨而智者之所深維也儀雖璟昧辱明公國士之知敢不一竭其愚為芻言之助往者儀處夔府失守則彼得據巫之險今我師據之一便也然夔府形勢山居其上未易守也欲守夔府必星絡綺布於白帝城之上下而後可以死守其兵雖異日進勦不可撤以西今兵力未足則守尚不足何況於攻此其難者一明公此出實以同室之鬬不計披纓舉朝無識之人方以為擇居勝場今受命

未幾萬目并萃恐功名之事未可以日月期也三年之後謗書盈篋而不變者古來能有幾人因責辦之急而不顧萬全先機犯天此知兵者所不為也二者必居一焉此其難者二分路而進已非贊畫之體節鉞未至尚就贊畫之名即朝廷之上不吝半職而宿套未破則事事須當會稿往返道里遼遠關絶坐失事機知者所痛況兵之所貴在於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舉

意外之事用裕外之人而必事事議會則古之將將能而君尚不御今之將君御之不足而復有所以絆其略制其機以此求勝是南轅而北轍也此其難者三然制此三難亦唯智者披難冒鋒武帥之職也握重據勝文帥之職也唯武帥之不任而文帥始不得不身居其難然萬里逆流如懸一線於虛空非有大石以爲根底則士卒心危而不能戰欲大集兵力以先固下流

之本則必擇可任之將付之進攻之事茫茫蒼輿豈無其人是不難明公一斷而已責功之心日急則必有所以緩之之策緩之者安其身之道也安其身而後動聖人之微旨也唯明公慮之慮之者非用游士以鼓其說勤問候以慰其心也在於擇人而任之所擇之人當則其規摸措置必異於近時東事諸將異於平仲則衆必瞻顧瞻顧之際亦須數月而我之兵衆已練間諜已通天時已得威信已孚一舉而尅此其時也是不難亦在明公一斷而已國家以文法拘制欲使撫之不受制於制則制必爭爭則事僨爭之於朝而庸庸無遠略之士必以制爲是則勢愈沮爲今之計則有默用而不覺者今天下之勢所重在於臺省則仰其勢而用之近者兩臺請以兩侍御分監兩軍此石畫也侍御分其地則必不昔數千里而請命於人如此則雖有

會稿之名而疏可先拜如此而後明公之所欲爲得盡爲之而勝敗無所尤悔此其事雖不盡在於明公而其機樞皆發亦在明公自斷而已元儀歸隱北山誓不與聞天下事而以明公國士之知故於大兄西行不勝其疊疊之私唯不以其深言而督之幸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三

卷第八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六

上姚羅浮納言書一 庚申

數年來荷特達之知一日江干逢成岐路懽恍之情何可言喻唯是國家多故之日在事者方多方以卻步或徙倚而竚盼乃輸軒北指不聞宵戒天下共瞻所懷但兵食交匱方需弘濟而以出納之司闕理劇之才天下士無不扼腕惜之而儀竊以不盡然也昔有虞氏始設此官而命之曰出納朕命唯允夫出爲王言如綸如綍命斯爾矣若夫納者不過一人之見一愚之得何以云然蓋以震驚朕師雖罰不停晷而人心動搖任事心解有終不能收已覆之水者爾況自本朝機事不秘而人情盡羅章疏自近世留中發抄而議論盡列邸報自近年賞罰不行而

政事盡歸空談則無論本朝設官之意以奏繳責之給事原分出納爲二卽度今日之政體亦納之責其重有更甚於出者事不專於兵食而權實操乎軍國豈天下士所識哉然又竊有愚焉令之要固在愼所納而今之弊又在塞所納無論中古以上上下交泰卽唐宋之季救亂之主亦無不破常格攬羣心以收衆益國今遼事方棘而九重警蹕無聲召對之事既不可庶幾

而批答之路亦幾於中絕所餘者惟章疏一綫耳今所得達者又不過廝濫之言夢囈之語而間有草莽之羣策下僚之管見侃稟峭直一語有不便於當道無不槩從中阻甚至誘之以溫詞脅之以危語叱之以厲色旁人笑之而不顧也又甚至身列淸近而言乖衆心亦束之高閣命殞疆場而語異塘報亦置之不聞此誠何心哉雖不令之擧彼喪心者甘之如飴其如國事何其如政體何今幸積翳之後復見白日燎原之餘乃過回飈通久鬱之情快衆人之忿百世一日其在茲矣若猶徒去弊規而不一大暢血脉以疏通爲延攬以廣諮存直道以集思見休休四海失望名實並失亮高明之所不出也儀素沐深知不敢不竭其愚而溯行之際又以賓客允雜不敢吐一言萬里緘辭伏冀省覽

上姚羅浮納言書二 庚申

六月二十四長安郵使至伏拜劄諭深唯讜說震驚仰藉斧斷數月之前陪京囂聚不逞之徒思欲借鑄錢之議爲狐虎之橫遡來簡束屛息皆垂雲之大庇也元儀竊唯今日國家困於轉輸故小人得乘間入聚斂之策然度聖明亦斷不報何也以三殿而聚斂原借此以盈內帑今縱有擧動勢必輸之於遼非聖心之所急也陛下果以遼不可無餉則帑金且發何待搜求

故元儀以爲今日聚斂之策亦不足以聳聖聽
然刑餘之徒易爲鼓煽四海聽聞易爲惶駭故
杖禁之施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懼者也然元儀
竊有說焉今內帑充積較之唐之大盈宋之封
樁不啻十數倍宋祖無論卽覩貨如唐德亦爲
養兵之計而　主上克一無所用其意淵微非
德宗之可窺也然在臣下者亦有二咎不可不
自引而徒責　主上二者何也一曰相欺一曰

相誘竭天下之膏脂畢百府之誅求而盡以出
關出關之後不以飽戰士而先以自肥令歲無
論卽如昨歲之五百萬中亦有帑金數十萬也
而邊吏竟用之如泥沙大司農以二十條責勘
者勘者終不能爲邊吏白一詞譬強鄰侵暴主
人慳財誤鬬及勉傾囊橐又爲幹僕之所侵僕
卽強敏能任欲主人之不疑其心不可得也故
曰自欺今　主上倦勤以天下爲弁髦以利害

爲等閒譬如主人髦期高臥一榻而四隣無賴
乘閒而訟之爲主人者固當出私錢籌勝筭使
其偶執而失應爲之紀綱者亦當料儲畜筭雜
豚豜無益之費修久墮之條錙積寸累以應其
急乎亦安號呼不應委之無可奈何相視而待
其斃乎況法令廢弛　主上徒恬其小而遺其
大善政壅蔽上不蒙其利而下亦被其害苟能
修舉而振刷之則可以致文景之富何束手無

策爭言益稅哉建元元封間竭桑孔之術而不
忍益民賦唐劉晏領度支民且賴以饒宋西事
之興至廢學較而終不益累黍其最後一着寧
計口加錢使四民共之而不忍獨厲夫農今之
策何其下也元儀竊不自量自束髮時欲求王
道之實而古今異勢不得其端旣反覆於孟氏
之說而知王道之大在於仁義仁義之實在於
富強強國之本在于富國後儒不得其說而以

富強爲功利之學夫功利之富強非眞富強也果眞能富強則百姓巳享太平矣欲不謂之仁義不可得也故近嵗時事私度人情而輒得開利源者十三條塞利流者三條急邉事者二條其大半亦人所巳言也然妄以其商利害未析較得失未明杜漸幾不至用法令不一均率臆而言之而又自信其說不媿於孟氏王政之旨遂冒聚歛之名而不顧故曰冒言然其志則悲

矣世受國恩不能爲閉戶之鄰少學經世又未能踐冲髙之跡而上之無常何之流爲達馬周之策下之又耻爲張齊賢道上上書致武士見叟之辱而僅僅附於杜牧之之罪言蘇洵之權書之後以自鳴其志言不足以濟世而徒使後之君子咨嗟而傷惜之亦君子所耻也然無可奈何矣荷蒙下知久枉非望又向蒙辱明諭令蓋紓所見錄之成書如古中論論衡策別策斷之流元儀竊愼悚而未敢今聊言其一端亦遵明教也幷去年擧子辭一冊上呈乞覽雖歸而敎之幸甚

與須日華儀部書乙未

七載睽違欣幸一聯卒卒不及道片語耿耿如何別後臥武林山中數月復還白下江南大水災而不害使以蜉蝣之命安燕雀之智亦可泰然誦讀而無奈宗周何回憶十年前明公令桐

邑下車半月道不拾遺古之英雄未有不能辦小而能辦大者龐士元非百里才以時當自見不肯以百里困耳今乃明公之時矣蠢爾奴酋不足累朝廷朝廷自開門延盜以中國之大而加之熙洽之久奴之强豈眞足以勝之哉謂非延之使入不可也詰其故則曰無人無兵無餉耳嗟乎使果無人無兵無餉安可謂中國之大而熙洽之久耶故儀竊曰在不用人不合兵不

處餉而所無者特紀綱耳國家制治大約近宋請以宋事喻西事之急何如令當時一聞兵變即下詔禮賢備極詳款其詔可考也今用兵已歲餘矣敗衄亦不爲不屢矣而沓未聞破格招徠無論草莽之士即簪纓中所超拔者經略外不聞再也如此用人所用非所需所需非所用安得並天下無一人可辦此者乎宋之禁旅八十萬神宗定保甲之兵河北七百二十萬後去

兵籍而所刺義勇前後尚常十萬救太原之兵尚二十二萬汴京城守之兵尚二十萬今遼之援師不能過四萬京營之師不能滿十萬南中之師現操者不能滿三萬兵苟不精多亦何益況并其數不可得耶豈古之兵若此而今之兵獨少耶豈古之天下可以養百萬之兵而不竭今之天下養數萬之師而即疲耶以國家之經制戶部之歲入不過四百萬而遼東八萬之師不踰年而用至三百三十萬誠不可謂不費然用之者自費耳辦之者未可謂詘也何也宋徵燕雲之時計口加錢合天下得七千二百萬緡北後一舉所稱免夫錢者尚二千萬緡今豈不能辦十之一而動輒曰搜括耶況所搜括者不過苑毛何濟於用生財有道經志之矣豈徒以執爭談疆場之事以催徵煩紙上之文以請帑爲藉口之資耶則國家亦何賴焉故儀以爲特

患紀綱不振耳紀綱振則不必援古簹引　祖宗即如徐贊善疏中所言令人各舉才者使其各以封事自達下部擇之有不能應者必幽黜之多寡不限其數文武不限其途品流不限其格豈患無人可應而又朝採夕行大破常格卑者擢之闒者剔之廢者復之廢完之士上者不惜一介之使數行之詔次者亦以部咨從事命有司敦禮之豈必講性命循迂闊者而始可當

非常之典耶顧有益於國家否耳如此而何患無人紀綱振亦不必援古今引　祖宗即如劉誠意疏中所云招六萬人合防內外者先選大將使自擇偏裨偏裨自擇千把總千把總自擇隊哨長隊哨長自擇兵各以意招不中程者并其人斥之而教練之時厚其犒賞使得以先賞後罰不率者即得軍法從事以刀鋸代梃杖使素服其嚴數月之間即可使蹈湯火事急則護

京城事緩則遣之出關諸事備即以搗奴穴顛利二百萬不一年而盡破於唐文皇虜盛衰何常在我制盛衰者耳如此而何患無兵紀綱振亦不必援古今引　祖宗即戶部所題疏中最要者二端以天下之魚鱗冊核天下之田以天下之田核天下之契分畝不遺盡從新頒稅式稅過者永不得贖有匿者以其產入官有司免豪強而責小戶代賠者寘之重典有司準田數

而匿契價者寘之重典則數月之內而千萬緡集矣唐宋用錢錢萬倍於今而銅不乏今用錢之地第趙南中而南中之三鑄無資本而歲得累萬然民間所行之錢官鑄居一私鑄居百何也官鑄不廣則私鑄必不可斷也人但知私鑄當禁而不知銅固有限使盡從官收而又如宋初之例禁民間銅飾之具令所有銅器盡納官所而償其值有私匿者寘重典而多開鑄局使

郡邑自為鑄巡以使者察其姦弊不過數月而可得萬萬緡矣其鑄本即量便而置可不煩經費一錢而其要在上下通行俱錢九而銀一人自趨之而又量為二等重者一分五文輕者一分十文俟其法稍行徐倣宋西事之例鑄當十者則其利更溥而民亦更便如此而何患無餉三者皆無患患今日之紀綱終不可振耳振之則自　主上而外無一人便者也獨便於　主

上而至上又不肯誰肯以其身自嘗於不便者耶言之徒增嗚咽耳今城下之師不出今明歲而南中之變將先北而發曾以短書遺唐美成侍御徐玄扈贊善而友人宋孝廉獻孺亦上一書當道俱以其副呈覽紀綱如此言之何益特不可不使明公見之耳儀又擬武備志一書十五年講求今幸成矣而紀綱如此恐亦不足佐今日之急聊以其序呈明公覽之亦得無爲

之嗚咽耶

與孫灝湘侍御書 己未

前別後不謂遼難此變兩過慰闕人以槩辭聚散幻泡何俟人言唯是宗周之恤義同嫠婦況社稷路動關休戚豈暇私痛乎西臺所省公論自出自用兵以來尚未見一的確切當之疏一見再見備陳於左右者實以今日事不宜緘嘿義不能緘嘿勢不可緘嘿耳況開原已失遼瀋亟危版蕩之事在於旦夕失今不言言無日矣今奏牘滿於公車議論多於成功然其肯言奢言猥言僻言與夫實實有益之言可一覽而甲乙也今日之言他人必相甲乙則今日之宜言無如甲乙所已言者以儀之愚則近日公車之疏無如徐贊善第三疏之深切有益也若能如其疏而行之國家雖危猶可復安何也以其言皆事事實際亦條條妥當泛視之亦平平無奇

實按之則無迂疎之病亦無空談之弊料事度時定不出此朝廷養士二百五十年而無一留心邊計之臣一旦倉卒如聾盲辨色各以意逆雖灼灼可聽終爲明眼人所笑今幸得此一人不竭力薦之使盡破資格授以本兵責以成效則天下事豈尚可爲乎劉杜宿將非無萬夫之勇然其身殉國難忠當述表而智未盡然今必求一智膽兩兼之將授以募兵之責緩則援遼

急則援京此亦最急之務朝廷之上未至顛覆必不肯議破常格則草莽下僚之英雄俱未敢齒及若勲臣中之誠意伯者使授此任亦必能收募勇敢激勵將士何也以其人之折衝應變固用而後見儀未敢知若其忠義性結眞實足尚人所明也即其項所上疏申明國法稟稟可聽公車之上尚無此明白勇決者且資尚相近豈 祖宗時亦無此成例而坐府京營外必不

可相差遣耶儀受知深渥不敢不竭其愚不自知其言迂妄願速出一的確切當之疏以扶亟亾之社稷萬一都城失守史官書曰留臺省時無一人深言邊事者豈不為八年忠讜累耶偶有鴻便寄唐美成侍御一書及所著武備志序雖書生之談不敢不呈知已冒昧死罪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八

寄李懋銘中丞書 庚申

自癸丑歲一望光儀於烏臺之上蓋十年於茲矣然私心不自置猶如日夕晤對則明公之入人者深也去歲薄遊長安側望淸卿之署廱已及戸尚無明公之跡時時從吉水先生游時時

私歎之今元儀去長安半歲而明公之駸駸大用已夫人知之矣又日夕與王述文王文水諸公以得浙直撫江三缺之中以一邀明公之靈則東南半壁晏如矣乃竟以天津之重鎭借寇天津之水足以制奴與登萊同天津之陸先當入關衝則與登萊異非明公莫以當也元儀去歲受福淸之知欲使之佐東西之籌元儀皆不敢任以致七虛明詔今南冢宰孫公欲使儀以

副將衔將京營新兵以護豐鎬元儀感其意而不敢許也何也以願從陳湯班超於絕域而不敢戀六朝之餘業悠游於衽席几屛之間也唯明公能鑒此意耳容有張問者奇士也欲見明公効鉛刀之割元儀知吐哺之餘自不厭土壤且欲因之以通十年之闊遂爲奏記如右別附拙刻問言一冊其言雖迂或可佐明公一籌非如山中老儒動輒以荆公爲誚資也唯明公俯

覽之苟有可採何吝片楮入告乎

與楊元周給事書　辛酉

不肖儀廓落疎淡唯持兩語以自娛對古人如今人雖劉項之雄觀其事如友之於泗亭吳市之間慕今人如古人聞其聲迹其縣想見其精神不必同堂聯袂而後快也乃辱明公三顧之雅使所欲望見今之人如面炙於古人樂可知也今不肖歸矣滄江萬里一葦容與答楊鐵崖當僞周開霸之日擕酒挾歌姬諮遠山水間時而使索酒資僞周亦漫應之而無以難也何地不可現自在所可恨者答劉表以八俊牧荆州士從之如雲而武鄉終使其不知今不肖未足以窺武鄉之藩而頃在長安頗爲人所耳目至有辨稱之於朝者於不求聞達則於保全性命雖良可歎也雖然若非此何以見不足窺武鄉之藩乎

報耿樸公職方書　辛酉

伏承下問西蜀之事此事實急而廟堂視之若緩說者曰恐急則駭天下之視聽夫駭天下之視聽者亂也非急也唯平則眞實唯眞實則急若春間遼瀋之變廟堂措置無一事不亂無一事不緩若添設巡撫若臺省募兵其見效驗者也今此事未論緩急先論大小若不設制臺合數省之力則大而小用之小則不勝若徒設制

臺徒合數省之力而無實實下手着數實實布
置規則則大而無當猶之乎小也今則闘當事
之言曰撫臣補矣大將用矣土司諭矣無以加
矣其言誠不謬然身任天下之安危則凡所舉
動必求萬全之策非爲完人情了體面而已只
計目下所用之人果能辦得此事否片紙之諭
果能如臂使指否如能則可望其收西面之功
矣苟或未能則又當求之求之之策如王司農

進勦急着一疏庶幾近之然竊以爲未盡然也
幸明公在中樞盡言而無誅可乎夫東事之弊
在於添官而今日司農之疏懲噎廢食又在於
省官夫兵之自夔州自偏沅自漢中此不易之
策也而欲以秦撫駐二郎關楚撫駐沅州黔撫
駐永寧滇撫駐霑益則四省者非無事之國也
唯以鄖撫駐歸巴則庶乎可矣而制臺所駐何
地地廣兵衆必得一人權同制臺者而後一爲
首一爲尾其精神無不徹事勢不相碍而後可
則算如議設武總督爲第一要着也而其它進
兵之處廟堂擇一知兵道臣足矣不可使撫臣
移鎮而顧彼失此亦不可儘現在之官而奴耕
婢織至於用兵之地先審大勢宜首夔州次漢
中而後次及於霑益永寧沅州何也夔州東南
半壁之咽喉也我得此則彼有坐困之形爲彼
所得則彼有建瓴之勢矣漢中爲蜀通中原之

門戶我兵已至保寧則自保寧而下流不過八
日可以抵重慶是我又據一上流矣其霑益永
寧則攻其穴也沅州則擊其腰也然勢必用土
兵使我欲用漢兵於三地則其地原有土司募
漢兵難而調土兵易若我於歸巴漢中之大路
不多設漢兵則所謂以夷攻夷之說亦未可用
也何也其心亦不下奢酋也特發有先後耳况
愈求則愈恣愈恣則愈變理有固然故必漢兵

之神氣勝而後士兵可調然自有東事以來漢兵無可調者也唯在於募而募不易言矣以今官府之法而募之則激烈意氣膽略足倚之人不俛首而來也欲使人自爲募說則長矣萬一揭竿而起者倡以首禍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早爲計也其法唯在用豪杰而任之以官一方有一方之豪杰任之則激烈意氣膽略足倚之人無不歸矣而又度其忠義可信者授之以官

則彼已被朝廷一命其所爲已在羈紲之中而非其人者必不敢妄干則又寓弭亂之道也北而漢中之礦徒南而江淮之鋭士衢處健步善走之夫江楚荆襄慓悍負氣之士無不可用也不必使募兵之官紛紛四出而但以委之文武總制唯酌其便而善用之則事有棶會矣至於餉則宜取於本地而不宜遠解以滋勞募兵之費當取給於内帑方奏手而不寬緩一應兵甲當專委一官於江南製造不宜給價於兵使其浪費而無實具此雖事關三部而亦貴路宜先爲酌定者率率奉答主臣

與耿楼公職方書二 壬戌

自涿鹿奏記後杳不得長安信想承批答尚未展讀鍾山山下大江江畔敝廬無恙吟誦之餘白日多暇仰慰天上故人庶幾庶幾廟堂有士如雲而支天撑地唯藉一人幸勉大功以答士

望今不肖儀山中人矣不敢復言天下事獨念隱人小止在舊京郊外舊京多故則猿鶴震驚今舊京諸在位所可倚藉者唯于振芳司農劉冲和誠意而已今南本兵缺此中日夜望倚重于使君不知廟堂之論如何誠意受知使君効竭死力蒞事以來旌旗改色但操江所統者宜也軍有緩急不肯任戰且所統選鋒若千五百人耳今年荆楚恐有大故雖有絕世之才而欲

以千五百之疲軍責之捍敵不能也今唯有兩事可以不煩力而救弊唯使君有心可以作此遠籌一則　祖宗朝原設操江巡江大臣各一員後因承平合而爲一故今之銜曰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後以承平故三十年以來廢弛巡江之事今上流有事宜修明此舉使誠意於三四月間泝流而上整頓荆楚之防過卽有竊發可以不煩大兵此王晉溪陰任王文成之故智也

一則水陸營兵額有六千今者司馬之籍尚是此數而日夜因循遂至三千五百今專其事者額設一都督流官而避忌不至缺者已數年矣向屬誠意署練頗有成功南中諸公所以交口譽之者實以有所見也今宜將此營勑印暫幷於操江此營乃兵也庶幾肯戰且令稍稍加募縱不能六千或至四五千之數使並屬於操江則操江之兵勢漸振而又可因兵以勵軍此救急長策也今臺省所言皆便巳養交之事而於天下大故不肯留心今使君在事毅然爲成此舉以貽舊京泰山之安萬一荆楚事急可以不至狼狽後世之服使君亦如今人之服晉溪儀感念知巳間世所無忘其出位之戇縷縷不巳得邀天上故人之靈使猨鶴不驚則數年之後必有稍稍可觀之書潤色太平不敢因身之隱而廢其言之文也翹首靑雲馳戀何巳

與耿樸公職方書三　甲子

紅塵簌簌中獨垂靑眼引以密謀期以遠届颷風四起忽若夢寐人毋不能忘異夢儀敢忘明使君哉昨歲過平原一介相聞而明使君在郡也居高陽公開幕中與鹿乾岳日聯床而臥以明使君之才之品尚汨汨人口中未嘗不中夜引涕也元儀所以辭總戎居開幕非敢自憍慢也往以斷不受官辭明使君言猶在耳畔不敢

負吾心不敢負明使君也今年爲高陽公所強
來督舟師兼備車脚器械所領餉金五萬所省
幾二十萬幸而兵無逃無譁令告成事道出鄧
治以爲必得一把賠以兵艦夜至鄧兵以驗貴
鄧兵先而騷清源俱負明使君者深無窮不及
門以負明使君也雖然元儀非人也殉天下而
過一身類如此矣非明使君孰鑒之天如欲平
治天下尚得執鞭弭以從明使君之後曰與乾

岳丈謀之而未敢告於明使君者也

與楊修齡太常書 癸亥

棲霞一片石江水吼其外隱隱林薄間如奏金
石於璠圃今眞可憶想不可即矣蓋元儀與明
公擬別之地也將十年矣明公負天下之望曰
重天下險受明公之賜日深朝廷之所以倚重
明公者日至晉登三事出鎮一藩此韓聆事耳
儀白衣在輦聊蕭如昨十年以來無緣一字之
通令咫尺神京夢寐丹轂而追隨出關常至絕
域一關爲阻長安萬里命也如何儀以鴻毛渺
質託羊角高風竹素多慚珠鈴豈練徒以一腔
熱血曾効朋友欲灑君親奈所謂蔿蒯衡之表
空出人間嘲楊子之書已盈天下然而力或不
逮心常自矢其人雖或不聞明公豈不見矜乎
使令之所坐巢中其罪則公道之行何問怨德
孰無鄉曲孰無戚容跡久遠於長安名已同於

匪類明公矜之否耶自遭誹言已絕當世明命
督於封疆召以介弁不敢不黽勉而趨拜疏辭
官請以白衣至關一見樞相而返終身丘樊以
吟以咏未蒙聖鑒督促就道終衡成命仍此荷
衣冷幕經冬危關凍歲既灑之血雖化碧而猶
存自矢之心憐徒亦而葬鑒嗟乎大道五千所
制者葬先於躁豈敢擊缶而歌然浮生七十可
惜者葬甚於時能無頫首而嗚呼臨楮皇悚

與文文起殿撰書 甲子

弟千葉萬葉俱癡心痴胆自造應向如來回向但使之作稚船生活猶似不足而使之爲牙行心骨俱碎矣翁兄亦憐之否耶茲啟元朗先生所著何氏語林乃先太史爲之序先憲副曾有批本倂之不孝弟處屢遭家難手澤幾於殆盡所餘者唯此耳猶子孝廉兆河不忍湮没欲壽而行之未及竣而溘先朝露今其子諸生霞杲

不忍没其父之志諸孤方食貧拮据竟之以今日之序遍相天下無踰文先生况先太史倡於前或今日之請亦文先生所不忍拒也匆遽卽發不得親率之以懇爲致區區唯翁兄矜其志允其請使何氏之書世得文氏爲皇甫而區區茅氏亦五世爲効其力傳之藝苑未必非佳話也草草

與練任鴻直指書 甲子

恭唯明公以血心持天下之安危决膽持天下之是非以實力持天下之艱傾海内欣然向往而况不肖儀亦竊承大雅之餘者乎磊先君子以水部行河瘁殁夏鎮夏鎮之人士至今思而祠之其父老子弟每言明公過其祠而低徊太息也因而悉明公治沛之政古今無兩竊欲執鞭而明公已入西臺每從邸抄讀大疏如親炙名賢也今運事方艱特簡明公以任此責國脉

民瘼俱有濟乎儀妄男子也自以世荷國恩不敢惜其死而世卽坐以死法狄山乘障自古已然儀復何憾今以督師相公題差奉僑書而來募船幸船已募足奈道路修遥使稍阻滯則重九風高不可渡海便當守凍至明年三月以二千餘人而坐靡半年之餉當損國帑一二萬金故督師相公切慮之嵩函相懇運艘之讓兵艦自有往例也今年運事已遊矣恐非明公嚴檄

差官諭之必有爭執至執而爭爲釁已大使兵船阻於後而彼知此番無守凍錢糧必至餓死途中則勢必竄此二者當淡長忠也明公秉大政於此凡出其途者自當欣然如依父母敢因督師相公之懇而附白其不得已之詳唯明公垂鑒焉公移二冊呈覽前途覊面未悉

與李玄白如皐書 庚申

昨得新除淡爲海甸稱慶大亂已作人心已離

優遊館閣事吾輩生非其時矣苟得一官無不可自見況江海之間正有殷憂吾兄毅然就此非遠識者不能弟不肖亦友天下士多矣每與文寧先生上下其間無能右吾仁兄者今吾仁兄用天下之時矣天下之事又莫難於兵而生今之時有一方之寄又不得不任既不得不任而又不克爲任待事之决裂而一身付之造物豈不痛哉如皐爲江海之門戸居平無事鹽盜窟穴況今多故之日姦宄生心匿形露影吞響洩聲已屢屢矣不爲先事之防坐待噬臍之及知明君子之所必不出也夫庸衆之言以爲天下之亂如河决山崩非寸土尺壤之所可支愚則以不然患無其人耳苟得其人如陳矩之守德安以區區文法之吏而扼金人于方張之時前後八年城屹不動況其才識素百倍于彼者乎一旅之衆可以興夏況總數萬之戸口居江

海之要衝苟有能養其股阜以固元氣作其忠勇以一民心攬英雄以爲人望納無藉以絶盜根用其沙船則水戰第一用其沙民則水兵第一無事設防則海氛可淨有事外援則虜穴可乘置其兵於寰宇全局之外則首擊首應尾擊尾應此又豪杰之良圖而上臣之秘策也當今之世非足下孰望哉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四終

卷第八十五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與周濟西戸垣書 辛酉

元儀謹啓元儀東海書生耳其所著冒言者以冒天下之大罪而言之不虞明公反採其人運一得之愚告之同朝也元儀惡死然既辱明公之垂採矣敢不畢其説向之所識者因經略之

前疏剖而析之是時遼陽未失其爲地廣爲道長自關而陸運其力尚今則不然矣向者經略謂海運必不可恃而今海運之所積者已至二百餘萬足以供至明歲四月但自海口至廣寧有百五十里之程則今之陸運者不過濟海運之不足耳復尚需車五十二百輛牛一萬四百隻夫一萬四百名則滄溟海若之間所費舟費人不知其幾而車牛復不可已是終不以海運

之便而必欲竭陸運之苦也今日之天下安忍必伸其已說而重困夫物力乎以愚之所法計之每人肩米二袋每袋四斗十步一回日行五百回共計輕行二十八里重行二十八里則每里置一百八十八人而日可運四千石一月而可得一十二萬石計其所需每月米豆十二萬五千止虧五千耳而要虞雨雪之不時量加十八人其所運之米可加一萬二千石以五千抵

其正額而餘七千以防餘日之間阻復設二人以爲夫長王催遞督率之事則每里共設二百人而足矣計其人共合設三萬名今廣寧之兵云可十萬而撫公疏稱挑選可得四萬則是其六萬者皆城守之人也分其半以爲運則辦車買牛之費可省之關內贍牛贍騾之費可省之關外矣卽稍稍額外犒入日給米一升其所值市價可銀三四分而我之所益者不過月費米

九千石一月之後廣寧之市價必平卽准米價而與之彼要便市易其心樂從而我之所費亦無幾矣况人人肩運則空伍必有不容卽以罷出之虛糧以抵之有餘也且里置一百九十八人不過十一人疎行于道而每里設廠分爨卽以其應得本色人五斗計之日不過炊三石餘米之飯三其餐止以石餘計所分外加設之人亦可竭計也袋者車所不免易而爲小卽盡以

新布爲之每運不過二萬二千倒換倍加不過四萬四千竹木之擔共二萬二千其所費幾何恐難與車牛較矣至于所需草一千四百四十萬束百五十里之内或不足供其數固不可知百五十里之内斷無一草必待于右屯之地豈

祖宗所開府建牙之處而沙漠不毛者耶愚所不甚解也經略之法每車運草三十束一月四運爲草一百二十束故以萬五千輛之車而

始供每月百八十萬之需今以前法計之人可運七束則每設二千七百人而可月運十萬五千束也共用四萬六千二百八十人而足矣經略之法車一萬五千輛用牛三萬隻夫三萬名今以夫之工食遞夫以牛食料食夫而尚省一萬三千七百二十牛之食至車不必造牛不必買無車敝牛倒之虞又不必言矣今據經略之法米豆芻草共用車二萬二百輛牛四萬四百

隻夫四萬四百名以愚之法止用人七萬五千九百八十名加之督率者七百六十人再加之炊爨者不過八萬人而足矣今十萬之師旣選四萬以征再留二萬以守尚有四萬之餘可以餽餉所餉者四萬卽用舊法四萬四百人以抵之而車牛全無所用矣以四萬牛之料可以餽四萬之馬卽謂右屯以東百五十里大軍所聚止供薪爨則稍息加牛之後此牛日經行于此

百五十里之內不知卽食其地之草乎抑復運草而餽之乎如食其地之草則所領料價必卽轉買于其地之人可以私買獨不可官買以餽馬乎如運草以餽之則六萬之馬其費草如此牛不給豆其草數更盈于馬卽以馬計之已居馬三分之二尚須車一萬輛牛二萬隻夫二萬名也况加牛又當加料加料又當加牛乎今難此者有三說焉一曰城守之師撫公必不肯分

以運夫精壯赴戰老弱餽運自古御軍之法旣不能戰聚此六萬之衆于一城之內亦復何爲愚知其不然也一曰遼斗大每斗可二十觔無能肩八斗者不知遼特市斗大耳官給軍者以漕斛爲準則每斗止十二斤也草七束以會典法計之每束十五斤七束止百五斤也卽力不勝減其米二斗不過增人七千五百名減草一束不過增人六千六百名卽以四萬牛料三之

一而可雇募人矣又何慮乎一曰并此五萬餘人恐難驟增不知較于經略所定之夫不過增一萬三千餘人豈以省車牛之費用其一二有不足乎卽此九萬餘人皆不足取于軍而以省辦二萬二百車之費省買四萬四百牛之費省假四萬四百牛之費以爲五萬三千人之僱資孰省乎孰便乎孰不擾于內乎孰不虞其敵乎不待言而決矣尋下問敢罄其縷縷然終于冒

天下之大罪已

與劉芳瀛侍御書 己未

遼事危急如此明公此行實肩安危之責非如平日巡方之使威行政擧足以報命　天子也今朝政闕失多端然拔病者必拔其根若至尊靜攝若中涓煬竈似病之根也而非也至尊靜攝如壯年之夫因惰致病因病致弱故元氣耗損精神斲敝耳中涓煬竈如乘人精神元氣之敝而惡夢驚心妖邪攝魄耳精氣非可不補也夢妖非可不卻也然去其病則不待治而自愈存其病則愈攻而愈傷病何也今之樞輔二臣是已輔臣以庸懦之資處非據之位借市虎之勢逞雖伏之奸今械去而木偶無靈風止而怒號徒竅自知不免知不免故據之也愈力爲之也不顧彼蓋前無悔禍之機後有喪元之慮必使人之家國殞亡則紀綱始得滅絕紀綱滅絕

始得脫萬一之死不知朝廷之待大臣甚有禮也彼之庸懦受悞人所憐也及今而圖之亮斷蛟之勇無望于畜頁之人及今而去之則皆領之全猶可冀于昇平之日所當明此義以告之使之決絕者也樞臣以頑軟之骨變爲咆哮之態然非變也經臣實有以激之彼之悞國罪已不容死矣使自臺省言之彼猶謂彈射之常一去庶可自保自經臣言之則經臣乃　主上所

篤信也無章不覽無疏不報即其受誣之言亦盡報聞矣使一旦去國衆詬乘之則聖怒不可測三族不可保故寧蒙而死冒求以固上心制衆口不幸而經臣之功成則已叨其賞幸而經臣之身喪則舉陽誅陰刺之言揚揚以為口實若夫京師失守乘輿播遷則憂在宗社吾何與焉不知當此時三尺童子皆食其肉矣不如早歸而無終悞天下之事萬一天心悔禍　九廟

有靈猶可及于寛政非若居是位萬萬不可以徼倖亦所當明此大義以告之使之決絶者也今舉朝之士大夫皆知二公之冤去知而不言無益也言而不盡猶之不言也盡而不當其機猶之不盡也明公領袖言路人人所知忠厚正直人人所知彼不唯息其言兼以困其人益以信其言此安危一大樞也若夫措兵設餉之發明公自有石畫不肖菰蘆多暇亦有賸[illegible][illegible]言二刻聊供土壤細流而已惟明公教之

與楊華毓少司馬書 庚午

元儀朴癡不入世賞乃荷明公一見置之筐惜以不肖之身易集氛垢不得從公于邁使逆彦之皆授之他人儀之罪也于虜氛正熾之日單騎從樞輔闖入關城幸至今日皆出台蔭而逆治與關將合謀遂于四月十二日東西共舉事欲盡陷關城以儀為嚆矢幸賴宗社之靈得

其期會遂急急請餉以放逆知事不就早一日發兵丁未至得以保晉領今雖逆案未明幸而公論已昭元儀得從寛政孰非明公齒牙之餘惠哉移節上谷事較關門重十倍元儀挿酋禍甚奴酋之疏明公想尚記憶有明公在而元儀歸臥青山始得安枕矣但同事者是否同心軍需轉輸是否應手彼馬不入而我圖之于西得請假如額得買運如期與否極其力即得萬騎

亦豈能當百萬非車無以固非火器無以用車
爲辦爲練曾否得人辱國士之知不能不輟中
宵之夢耳咫尺雲霄無繇瞻對芹私侑牘仍任
主臣

報沈何山南大司寇書 壬申

元僚既編士伍再罹飛章自笑聚米之迂已絕
援桴之望忽承明問下及陳人雖云老馬識途
久乏清泉斛粟即使雲霓知彼可憐剜肉剔筋

豈以義不忘君庶幾久闇天下將無謀徒在肉
未能遂輦國家敢不竭愚以備所擇雖然東西
之事不可同日語也西事蔓延如宿熱在于腸
腑此證愈則彼證現究之愈者未必愈徒緩左
而發右右之病愈淡醫亦知其然然不敢不姑
言其所愈以緩主人之呵督及右發而無如之
何則又竭力攻其右之標右若稍愈而發于左
者愈淡左右之際五臟六腑十二經之間榮衛

脊任一一受病而禍中于性命雖然亦未及性
命也何也其所感者原起于株而不起于根其
病亦往來水火似積聚亦似流注未即絕胃故
也東則不然其毒所發即發于脅背其積禍也
有日當其若蓓蕾若萌蘖則算忒問之又忒翼
之故一旦及此其癰疽所現之部位與始病之
寒熱俱異于尋常此可爲性命之憂然而愚以
瘍醫所可愈周禮瘍醫下于醫以其病外也獨

使庸醫治之亦十無一全明公智周天下願決
之此而已治積聚流注者不可任攻劑然終以
攻而得愈其愈後之元氣在所養而已欲惜攻
而先顧元氣不能也不能攻而爲顧元氣之說
自愚也其要在擇兵治癰疽者理當先固其內
然法當先自外決其藩何也灸之圍之敷之貼
之點之兵之俱不可缺置此而徒曰治內內之
效未見而外已不可爲矣內者我之兵將也外

者彼之黨與也今遼民在東者必盡歸賊島兵未渡者必盡歸登不歸不渡則其勢不張旣歸旣渡則人衆而豪杰生且名位相亞智力相比者不一也得其機而用之一辯士力耳然非握重兵者與之質劑亦不可而得蓋其言不足取信于朝廷故也滅安史必田薛敗黃巢必朱時其勢已成其鋭已全必非兵力所可攻故也然愚以西兵十不如遼兵一遼兵十不如島兵一

此庚午山海軍中之言不可易也欲平西事而撑兵無如遼遼必不可調則遼民之在山東島兵之未歸登者皆可用得東事之要領則其人皆我人矣即革面因而鼓之可借以畢西事故西事雖先而其定當後至東事則撑一素得島將島兵之心諳其機彀能因敵以制勝者假以都統之任盡護援勦諸軍使得除行其計則三叛之頭不數日而至戲下矣然必非舊東帥子弟之可任其弟酸腐其子愚憨三叛固以犬豕視之微三叛卽島將島兵莽不然何自得其關捩哉然非虛公之本兵在內而大將能成功于外未之前聞儉德矣然朝庭苟用此策以救今日旣敗之局猶如反掌然而變不可盡勢有時窮此在君在相而不在將固非愚之所可及也耳久如聵胸久如痞口久如瘖手久如攣冒昧裁答不知所云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五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六

卷第八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九

寄傅元軒侍御書一 甲子

夫人與韋布之士奔走之徒班荆而言平生之契傾蓋而期久要之交無它一言賞心百死而甘片心相愉千古不磨也況雲張雨施龍騰虎變方持纁斧闢俊門百吏趨前而顛當千士効

誠而來哂乃於聲氣之表物色一人焉譚尚未竟日已移晷使之頓忘其賤忘其少忘其乍此何如之遭哉此而猶可以久暫易其懷離合分其志遠邇變其衷豈特非丈夫也亦豈人情乎然當夷氛熾如火縣官急如焚召其人於萬里之外使執旗鼓以匡此一方即一飯之德綈袍之惠者當畢効於此日而況受知之奇而深如前云云者乎而竟無以致其區區此人道之所

其棄而亦鬼神之所必誅也儀雖頑愚何以寧枕席然而其情苦矣當其寄身絕徼屢入虜穴身濆戕血心竭戎旃風霜以爲衣塵沙以爲食髑髏以爲席犬羊以爲侶至露宿而天爲幕雞冠而雪作纓又不必言矣此猶侍元老以偕行歷三軍而其壯夫之所甘心烈士之欲以自見者也乃奉使督樓船於江南造器具於陪京長年爲其驅匠役爲其民口錢穀而手會計日

夜無休不亦雅士之所羞乎然而猶其職也乃持一錢而萬計上不爲官所私下不爲吏所匿省財鉅萬叢怨一身亦可悲矣然猶其分也乃四方倚邊以爲安危而其覘邊如臆外百計苛民一當公家之事則借作喣嘔之態及其一無所擾口語誰置則恫疑虛喝無所不至鎮之以靜要之以理不能支吾始得就緒而急故緩之簡故繁之使如婀娜婉轉於內君吏人侯伺於

官長吁嗟亦可痛矣今幸而告成冒炎溯流泛巨浸捫龍蛇以抵於遼戒行有期翹首愈遠臨風奏記涕淚交順夫報君無其地報師無其時君師兩負其於墨縗從軍損名敎而戾綱常豈不甚哉至於西南之事往時而稟鉅敎龐陳愚衷閉門造車開門合轍方綽綽然於君子之懷而又何敢贅一辭無已則以二言約之曰治蠻夷者貴在不盡治養銳氣者貴待其自發盡治

之則不治矣强之振非眞振也而欲不盡治必先有以治之欲其自振必先有以養之此萬里血誠知其無補泰山而不容於默默者也

寄傅元軒侍御書二　甲子

朝廷有常典非豪傑爲之綱紀則必廢交遊有常情非聖賢當其樞機則亦廢何也遠者易略而近者無繇致其私也竊見故安順太守王君追阜以名父之子文匠之宗流離一官死於戰

所業已聞之　陛下矣其齒髮骼胔化爲鬼方之驚塵以從飄風以混沙礫以委蔓草而嗟烏乎豈非人情之所共痛而國典之所必䘏哉然非豪傑如吾師者當其綱紀之地則任子無故籍於長安誰爲加一官蹐半職而其子雖曠代奇才然猶書生且間關萬里歲䆠縱橫何繇得負其親之骨以還故土哉今幸而吾師在位此

太守之幸而王生人子萬苦之情庶有冀乎至於儀之與王生交也可謂之朋友矣王生名翥字子雲其才如航海而凌大風歼長年三老不能究其所至而其歸託宿止則必五城十二樓方壺員嶠之間蓋其賦於天者厚故鬼神若翼之其品如山之發雲文綵絢爛奇峯壘出不可方擬而其爲功則必能潤萬物蕃所從出者名山大澤而其志在於澤斯民也儀與之友矣覩其親死於萬里之外虎豹蛇虺之區而不能爲之效一臂豈可揚顏居於天下譜金蘭於同人哉然非吾師以聖賢而當樞機則亦有長嘆息而已何也弱不能褰裳以從卑不能飛尺一於霄漢也今幸兩者皆遭之則勞臣有可慰之魂孝子有不死之機爲之朋友者亦庶幾乎不墜厥道遺蓋古人矣可默焉而已哉然度仁政所施必已先及何俟遐人但兵事方劇或有未遑遂巡不言罪在元儀故齋沐陳詞以冀萬一

寄傅元軒太僕書三　丙寅

自受知以來此身誓爲師門死師門何地自効唯有贊當今一流了辦東事使吾師得一力辦西此職也志也往嘗與吾師論東西事西易而東難今西事掣肘誠未見其易東事頗得窾曲犁此獨夫亦在反掌故高陽公決意身任而陰決秘謀實儀一人今人言高陽公重馬帥馬帥實夢魘間耳非欲祕之未可與淺言也高陽公

初以儀處蝁地實心所安繼以謂可典軍遂任以募事募事已辭于前而不能辭于後實以募其所身將也故至非歲五月雖朝局已紛壯猷未歇欲中分麾下以相授旋據益州扼四衛於擬中戰役奴于臥側疏已垂發軍已戒行而中旨一下全局皆灰此國家氣運使然豈特高陽公道之否泰哉又況于儀哉儀自得此旨便合長往以高陽公必去欲留之了辦去後諸事遂

不敢辭遂至冬仲始得隨高陽公離關不意部中復欲相留或欲以舊疆之副將而驅之出塞勢不可承也或欲覆其後題之待詔而留之邸舍誼不敢出也儀實真病瀕死奄奄一息何意人間而寧遠之關鬨解袁撫軍必欲相留書遍于揆樞寧遠一塊土闢袁發其論而不能力高陽公主其議而未即決既以死爭復冒中朝之怒幾死於讒皆儀也儀何敢辭然高陽公一去

萬事灰燼一銃之力其可恃乎欲用儀必仍用儀之策取益州而後可袁撫軍有其志而未能也儀何敢承故反復數四至五月而撫軍不復相聞竟以原題待詔總理水師請遂不俟部覆竟得俞旨方造朝具辭弁欲明快一論而刱造蜚語者謂儀妄希出將入相之業故假手淸華乘操兵柄嗟乎嗟乎師問此本末久矣世有是事否乎王大司馬不究底裏遂鐫其新題止與

故銜假以贊畫之舊以優其體奪其已奉俞旨之俟奉而使之鞅鞴又復文之曰加副總兵以掩之是時大內方苛司馬遂以十八日待詔何得遂加副戎下詰削兩人之藉以去晉揆力為剖辯司馬得以全而儀削矣十八日而削君恩甚渥本不能任而得辭辭則為規避不待辭而加之鑽刺鑽刺往遼東庶不負兩師之自請往東西君恩甚渥至於涿鹿公無端欲李代桃僵

幸公論尙明不甚苛詠君恩甚渥夫復何言只儀知必無能辦東事之人使吾師得一意於西此恨也媿也前歲募船至江南因故太守王追皐之子王一翥將匍匐乞恩以求其先骨故附一奏記啟詳情事其書竟不知達否今幸得生還欲嵩一介陳布委曲而不能於賫椽之南也齋沐削牘因王忝戎以上士至此悲矣空山誦讀庶幾一家以此仰酬師門雖復不惡言至此

悲矣

寄傅元軒太僕書四　丙寅

敬啓賫椽竑暹杭郡諸生也溺儒冠北游意有得不得則爲椽從事故督師相公府中督師公故嚴斂諸椽無中程者此椽獨以穎且寄終主紀綱此軍中千條萬緒加之督師公家其國雪其胸欲楚楚殊難身督之耶不任遂以屬儀故諸籍在也頗可觀儀因是習稔之[illegible]人頗具[illegible]如督師公言督師公去關萬人啼而二三胥則歌且舞此椽獨誼不事後人從衆得冠帶恩即辭去此與士大夫去翟公門者何如哉今欲萬里謁節下藉從督師公習節下深且以猶督師公也此其志亦介然矣故因附牘上通而并爲一道本末儀于言不敢妄也其吾師所知乎試之錄之唯吾師所裁矣王臣

寄游肩生侍御書一　癸亥

往歲辛亥從長安歸受之兄附一函記曹適使節錦旋附幕下程生者以上當是時和門之前群策群力雲奔霧集故逡巡無一言以自效於大君子也年來黑風起於晴日橫濤作於恬波志士短氣媿無王生之報亦自恨其才陋且跡與天閒隔也悞蒙明命有司敦迫知者以爲儒不知者以爲蹇故黽勉北上拜疏懇辭以自明非耕莘釣渭之流不敢爲閉門踰垣之事但

其不可以當兵寄中朝士大夫一見自知之從
此謝虛名以養福杜發機以潛修庶幾爲禍存
此腐儒溫詔不從且媿且懼然不敢承恩受爵
値單騎而東以求放于樞輔樞輔之於儀也於
放言自廢之中察其死不忘君之志於橫眥衆
棄之時哀其中立不倚之操此知已可以理干
也故悲之曰朝廷養士原以爲一日緩急非爲
吾曹青紫計也使辭側注而就御科辭危盔而

待清要研田未荒庶幾得獲然而負主恩于外
負義方於內死而面甲也唯以不可用之才當
不欲用人之日而更獨抱難自用之苦放之湊
山卒業所學或成小儒以無負後世此與成封
侯之業德更倍矣樞輔肯肯其言而不之許也
夫骨稜無劍刃舌大無削刀眼明無膝藥柄不
入而聽易窮將爲特典羞賍朝伊夕凜凜危心
乃開明公噓之唯恐不升培之唯恐不茂當之

若媿而省之益懼矣晴朝恬水轉眄之事歷險
不躓其言更足徵於天下爲舉朝捕積儒之心
爲满鎭起積弱之狀使萬年難遇之機無付東
流後世老儒爲史斷者無三歎而垂恨則明公
報國之大忠而小生自兹長往更無遺憾矣身
隱無言之日未敢淡語聊因風便不覺縷縷

報游府生侍御書二 癸亥

辱虛襟以下交遂解縲而上結綢唯遠略志枉

匡時苟其碧血猶存敢以赤腸他向夫吐蕃入
犯則維州之議必中金虜敗盟則少師之謀復
用明公本欲朝食以奏功不顧夜行而多露聚
讒適足以表誠含汚正所以張信後三代以來
士之遭此者必從容而後雪故無損于生平而
每失于遘會卽如本朝陳中丞哈客之功胡少
保倭奴之績一白于生前一申于死後故雖均
名彰于後世而於當日之事無補分毫遊 神

光以還功過每以因循是非莽不逃閣欲謗
槩而雪速污泯而實彰者未有如明公者也明
公守正無悔持貞自固豈其力能得於天下哉
即交遊有正人志士多感槩亦未能以一二之
口挽天下之紛紜也蓋維新之政天實爲之天
欲明公畢此役故猝爲明公白此冤巳白返初
服於空山任弄九于濁世亦士人之大節也而
其如天意何兩帥拒東日奏微績逃啓武謀非

明公而誰任文而似莽可寄任武而又亦可專
則以鍼斧逮牙直臨海島睥睨遼陽囊橐四衛
非明公而誰督師公以覺花偏帥見召原欲襄
此大役而朝議未僉舉動多異故乞憐　明主
懇歸故山薄誠未達微尚難申遂以白衣塵污
青蘇荷明公張撻伐於彼則幽州之師自海而
會亦古今一奇也所入之道所駐之地所以用
銳之具所以持久之謀聚米晝灰於督師公之

前心口了了自許不恨明公決此壯謀儀當假
單車而上謁一陳其款曲明歲甲子又值下元
之昔盛衰之機決於此歲然開之史籍歲在庚
午莽事西方則庚之對爲甲午之對爲子東方
之役亦恐未宜明年奴有滅亡之兆後年我爲
克捷之期天道人事未知何如以愚揆之約略
如此仰恃下詢敢恣狂吻

寄陶玄暉中丞書壬戌

自辛亥一別倏逾星紀及不肖再入長安而故
人巳建節矣休暢洋溢加額不巳今猶子專遣
候値儀巳還自都門輒附一書聊叙希闊今天
下大患不在于邊而在于朝朝之大患在急責
人以功名而不盡其時力至其受病源委在於
功名之外別有責人根底故雖挺然拔俗如明
使君者亦嘖嘖求多今如土壤不讓唯有兩言
以決功名之外別有根底則當尋務于功名功

名綏足以啓天下之心則急就其業而出人意表使之駭與自闢此兩言者前言似難而人猶以爲易後言似易而人必以爲難然惟朙使君可以言其難答經使君之言曰三方之設將以虞其入犯今經使君之言曰三方之設將以牽制無已則省其軍食如此而滿朝不識兵之人所影響不决之意俱釋然以所言之當而謂兩撫之可寬矣今之言事皆無遠慮而懼一禍故

假近禍之名可以收遠慮之實今經使一弁其立言之本意衆而告之人欲收其前局所不能也然智者如轉環因其機而用之不能假近禍以收遠慮即當轉遠慮以收近功正利在于遼撫之執拗尋釁端于河上吾可乘其機而猝之不肖雖駑鈍然蒿目腐心于兹久矣嘗有一語于三載之前我欲全力以遏奴之渡河不如出奇以濟我之渡遼不繇此道而得殄奴者未之有也朙使君于海上久矣必籌之熟矣所以展轉不決者以廟議之未定而節制之有人耳今人信影而不信聲略露其奇自可杜嘈嘈毛弁一舉人遂帑之爲寶臣虎臣朙使君威靈所及不能轉毀爲譽儀所不信也朙使君度朝事熟矣然猶展轉而不决者必以兵力之未足將較之未得人耳兵銳氣也在鼓而用之此有其機焉未可以已成之勢論也將者唯在朙

耳即幕下無其人天下大矣豈無欲建勲成朙使君之志者乎儀辱在骨肉故不敢不言然于朙使君希闊久矣言之而又未敢盡唯朙使君炤之而已如朙使君吐儀言終不進師人之議其後日甚一日矣朙使君炤之而已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七

卷第八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三十

上申玄洛太僕書 壬戌

元儀忝老年伯肺腑之親其分誼亦在人先竊從先人聞老年伯經世之學非當今士大夫所可庶幾日夕引領以匡時艱其契慕要不居人後然以薄遊疎節故無縁吐一語于尊者之前

今脂車北矣兩造請而不得見車音轔轔未可濮語敢託于翏聊布一言竊聞之人雖長必觀於世而後定亦必自定也而後人定之以老年伯經世之學如此其足以匡時而十數年以來知者寡來來者尠用此世之不定也不定雖有智者仰屋而已今君相之知在于一日四方之識不識者無不同聲而共許此非人力天道存焉 高皇之不負上帝上帝之啓佑衆心冥乎

漠乎可以窺也此所謂觀于世而後定者也然
今之時迫矣無論排火者望登援水者望洄而
時機至此亦實間不容髮譬如醫者雖未能奏
順養之功亦當使續其氣脉凝其精血無朽其
筋骨以待參蓍烏附之施然則今日雖有智者
安得不深慮乎今虜騎充斥逼于山海山海名
爲巖關實以與土補天險愚者之所憑智者之
所倚也然而薊東人民雖日夜奔潰而長安猶

未崩決者豈朝廷之法所能制哉人心猶藉此
關以安也今頃有人自渝關來見兩司馬亢坐
關上誓以死鎭而人心揣揣不能復奉約束甚
至材官親兵皆秣馬以待一旦有緩急欲求一
矢加遺不可得也姦細密布出入自如奴亦何
爲惜靴尖一趯耶今議設永平鎭撫以爲京東
外護其說似矣請高明度之萬一渝關奔潰永
平即城固糧足將士樂戰能扼其吭不使西下

否稍迂其道則循山而度矣況不必耶今議築
銃樓于通州沿河一帶以扼虜之來路其說似
矣請高明度之即使勢可禦敵工可立就使虜
避我鋒迂入三河自遵義而直趨東直門通州
銃城能効一臂否古之將曰知天知地知人今
天不足畏人不肯恤而即此地形介在肘腋萬
目共見猶聚蜩呶呶莽爲深度豈不貽笑萬世
耶然則今日雖有匡時之具苟適當渝關一潰

京師鼎沸之日自城守之外必無他策今之京
營能如宋之禁軍否今人心之欲殺賊能如白
敎中不令放箭遂加怨詬否今之外援孰爲种
師道今之勤王可能旦夕至二十萬否雖有李
少師安所用其長哉如謂奴必不敢西闚必可
守京師必無急姑徐議固守恢復之策此則九
廟之靈而非人臣之所敢自持者也然則老年
伯今日自定之策必先著于胸中矣儀不肖不

得與聞方略然智者之所及愚者揣焉聖者之
所過嶮者仰焉豈所不得繼之以夜精者不可
以言傳而規模大略信不祕于壇上亮不祕于
廬中儀雖不宜與聞而詭則同闕係威老年伯
豈吝一言不慰此耿耿耶元儀竊嘗宋史劉豫
入寇趙丞相請高宗親征喻樓謂之曰張樞密
在福唐若除閩江淮宣撫使則命至之日便有
官府錢旅錢權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今之

事機不幸而類此老年伯能無意乎主臣

報歐陽蒼谷南垣書一 壬戌

今日之事如兩人毆于市非敗則勝耳如處於
不勝敗之間相毆者或力疲而未進市之人先
咻之羣兒噪而尾之不能頃刻寧也今黔蜀之
事猶起噪于市也究事起噪于室矣不奮臂一
擊何以攄群心安旦夕乎然欲得志于奴而恃
區區一關此必不得之數也則航海一着正不

可因噎廢食未嘗噎也彼未嘗貪耳三方布置
津登開鎭非爲進取計乎今年來措置有一兵
渡海否其所云渡海者非覘望于島嶼之間即
妄稱漂沒者也所用之王紹勳楊正中百計撓
毛文龍之事不唯無益而且害之且今之渡海
者有非害成者哉然則文龍之勝負俱不可得
而知矣愚以此不足論也使文龍勝固宜濟師
以爲首尾使文龍敗則彼方以我必不敢復來

因其不備可以得志先主有云事機之來方無
已時此之謂也今欲恢土地掃夷虜當以三萬
人爲限然度今日之物力不能猝辦用兵無方
在其人耳況立奇功者與大征異在精不在多
多則萬人少則五千人儀皆能辦也但其人如
班超之三十六人馬隆之三千五百人皆儀自
選而後可即現募之兵亦必自爲揀閱百之一
十之一二之一皆不預計也今請以五千之衆

計安家衣甲之費木不多近以十八兩募內地之兵而欲損于凌波犯險之士情未愜也然愚以終止可給十五金而扣其三金于官官爲製衣甲益衣甲必精堅而後可用非士卒所能自辦也如此而五千人之費九萬耳其次議航海之舟舟必極堅而且製度合式方可輕海若今度一舟之費或買而修改或如法以造非五百金不可今有登撫運豆船一百隻現在吳門此

舊淮撫所造製度未合而釘板可用若使如法修改不過用百金足矣其舟頗大舟可載五十人則五千人渡海之計再費萬金而舟具矣其次議器械今舟以濟海而其交戰之具則以步當馬非車不可車製則今之所造皆不足藉也且欲以舟運而可載高軾大輪乎儀於此計之久矣有合車以當平易五十人共之每車二十金可辦有分車以當險阻十人共之六金可辦

共爲費不過五千金火器多方要之適用不過佛狼機百子銃五雷神機快鎗噴筒火箭而已計每船之用佛狼機四百子銃十二五雷三十快鎗二十益之火箭噴筒其費不過五十金共爲萬五千金可備苟得舊者煅試可用則又可稍損但五雷神機最便于虜官府未嘗有耳至于長短器惟有刀鎗鈎斧弓弩六種可用損長益短人費三金足矣則亦萬五千之費也其次

議月糧渡海之糧勢不能薄然如近日關上月給三兩此最足矣儀以猶可減也當以二金爲率而月各給米五斗苟無米則衣金玉而死耳今且爲一歲之計食六石則三萬石足用計舟載三百石可以勝也米五斗當價一兩則每人歲得二十四金足矣是十二萬金之費也一歲之後再爲計矣其次議選將吏今冒費者在前自好之士緘舌不敢言然欲人渡海自當顧其

私況將吏衣甲亦非易辦則亦以萬五千以待四五百之將吏不可少也其次議布定歲冬夏布五疋則五千金可具也其次議犒賞益之以倘不如勵之以賞無重賞在前而欲士用命慈父不能使其子也其次議撫勞間諜雖無厚資如監軍渡海之時而欲土人以爲鄉導欲通虜情以爲進止此三軍耳目不可緩也數年之餉正坐不講此耳合三者之費從其扯湊五萬金

不可不圖也如此則五千人一歲之計三十萬金三萬米耳較之泥沙漏卮何啻倍蓰若其萬人則倍之耳其半無可稍之舟益舟價二萬金可也今截六萬之漕費內外須六十六萬金而有萬人必死之士爲國家半臂之倚較之二千四百萬徒爲喪地千里之資可同日論哉至于朝鮮外胄恭順內實輸款於夷虜事理必然亦其國數千年故智儀見之於言筆之於書已數

年矣今其事已不幸而驗然猶以不足慮忽[illegible]其順則有順而用之之術使其逆則有逆而用之之術不足爲重輕也唯用將須得其人當頻當守之慮耳元儀抱此志亦已久矣然名位輕不敢當專闢之寄願以布衣如班超之假司馬其必欲用偏將則非南將不可贊畫調度必用廟堂之士則特薦起家贊畫制勅房中書舍人朱獻其人也聞曾與樞相議此事而未有應之

不能獨往且製舟造甲在江海之間方便此非南都當道爲之主持樞相亦不能遙制令明公召此奇志正其人也其費必就近支取有濟製造當半請之於漕半處之南中三部方得應手皆此中合十萬金以資經略犒賞者皆拜疏即發況封疆之事乎如不足則淮揚運司可支也若夫偏裨之材不患不足但恐不勝用耳其分合之法宜設主將一人協理一人而以文臣贊

諸司偷其副將分營徙以亂人斷不可設而萬人之衆設爲五營置參遊四人中軍一人此皆嘆可辦然必自主將議用不可紛雜此非同心膽者雖有韓白之賢無所用之元儀籌之久久今題明公數年心血一旦發露非謾應姑答之語唯明公速斷速行而已

與歐陽嶰谷南垣書二 壬戌

今天下非急矣可爲者不爲不可爲者患爲至

欲爲而終不能爲悲哉夫夷禍起於東北漸及西南病猶在膚骨間今毒攻心矣當急下護心之劑而未有聞也明公爲國計能無深長思乎護心者先使咽與胃非隔今燕京咽也建業胃也咽胃之間則徐鳳是也不於此料理使中氣阻絕雖毒愈膚完而其人已稿矣故今日恢復之策猶爲治標而徐鳳練兵之策乃救命之藥願明公毋忽也今日物力不敢言多只萬人足矣其所費金錢亦復有限項王述文侍御以此議上于朝廷而欲移漕總于鳳陽誠爲得策若其所言必不可復用債帥苟一時資望不偶即以副參管大將之事亦無不可誠哉是言也但其疏條陳太廣所薦之人亦引而未發明公爲國遠猷當急圖此樞相久欲舉此而患無其人苟能從之必旦夕報可使事成葛一盜發朝夕可滅即意外不虞闖破虜馳猶可爲勤王之首

建業逼近江海大盜倭夷日夜覬覦苟聞昏耗即可南指而滅之且南北姦心自可滅消功有甚于曲突徙薪者鳳陽稱爲中都蓋　高祖淵識已有南北並峙之意焉今東事發南北幾絕矣所幸者鳳陽無事故中州西路得通耳今齊魯之賊雖易撲滅而人心動搖汝潁青萊之間必有起者使徐鳳無備爲姦人所據十日朝命不通江南四起而叛矣故用守鳳陽使得節制

涂淮諸將以成重鎭此萬萬不可緩也苟無萬人特募之師人如熊虎則亦無益也何也兵非自練不可戰非自擇不可練此孫吳雖起不能易也國脉所關 祖宗在天之靈實所竚望體國憂公如明公舍此不圖復安望乎儀將浮海去矣特有此區區一念故敢直言無諱

與李蒔仲南壺書 壬戌

辱明公虛懷煦色一見如生平感且不朽伏蒙

嚴諭令條上南中應務之事儀本迂謬書生其所言者不足以當當事之心其所以謬賞而交譽者以其言當不幸而頗中故若可以謀未然也然當其先事而言又迂謬而不足以當當事之心故雖憂心如焚夜不交睫而且起又戁然不敢發一語矣伏承明公虛懷煦色此儀可盡言之時也然南中之事度其事之可爲權之街爲者三四年之前已略爲籌畫友人朱孝廉以維桑之誼已告之當事矣然皆嘖嘖而不能用也今具在友人所刻暇整錄中奉呈乙覽今日南中之事先顧天下之大勢而後可定今天下之事如父母衰暮人子終不忍言其大故然而送死之具有歲備者有月備者有日備者此不可諱言而廢置也今明公試度之東胡之頓兵而不進者抑與我而不西亦愛我而姑緩卽墨朝所疑以爲西虜爲之阻明公試度此西虜兵

有圖雄爭霸之心亦志在子女玉帛耶如有圖雄爭霸之心則不使奴至今日如止殉子女玉帛則奴何所不有耶使其非與我愛我則豕紉已布銳氣已養一舉直指渝關能守否耶關一潰長安能安坐待攻否耶師至城下京營十萬能一戰否耶長安戰士雖礪刃彀弦以殺賊而城外無勤王之師數萬孰與一戰耶萬一人心如今日則豈能待賊至城下耶蜀事未靖則秦

不可往即往泰而泰有姦恐不容六軍之入今廟堂諸公其意見大率可料則舍此南中恐尺地安所往耶御蹕一朝南指凡爲所欲爲者豈一人苟無强師勁將先驅中原以爲迎扈天下事尚忍言耶今江淮雖經募師而忠義自奮之士見矛冠縉斧自天而下久縛文法慮不得自見俱逃匿不出及募兵使者旣布大信于天下懸重賞以鼓舞士方欲自見而募限已足矣此

皆不肯儀十年來精神聯絡簡而用之俱百金之士用得其道驅之不肯逃威之不肯怨者也中原徐鳳之際北通齊魯西通陳蔡英雄之士俱有領袖聲氣所爭已非一日一舉而集倘多則十萬可致倘少則三萬可簡進可破建州之巢銘長白之山退足迎戰于城外使虜騎不得遁卽事急而無奈永嘉靖康之事綽然有餘必定此大勢而南中始安如泰山天地晦明而日夜不改其常山河震裂而大地仍安其位此儀度勢量力亦可自効于　天子而非敢漫言者也今廟堂之上不難以特將見與而苟不知用之之道則儀一迂謬書生耳豈能効尺寸以答非常之遇哉明公念國事如孝子之愛其親儀所以起不敢言之事略述梗槩于明公之前明公能一言以致太平儀有心血八斗足向中原一灑也冒昧死罪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七終

卷第八十八

卷第八十八目錄終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三十一

報阮寄卿書 癸亥

迭得手劄具感不忘鄙遠然兄遠在南服邸報所抄尚訛况情事在邸報之外乎樞部所覆乃三十人非三千也此以招募舟師事屬之地方官而翁單騎自陸故畧言跟伴耳此訛一樞相之三方布置與江夏之三方布置不同蓋彼以守而此以戰也樞相之四路出師與睢寧之四路出師不同蓋彼以孤注而此以相機也此訛二樞相之守其兵似分而地勢實合樞相之戰其勢似離而其節實短兄不來此詳察地勢而從紙上觀戰何異矮人觀場此訛三翁白衣在蘇巳將半歲樞相以舟師事非翁莫可屬翁以覆車之後難爲奔故逡巡久之冬杪春初終不

免一行翁何意一官吾兄所知然本以世恩難
酬復蒙　主上新春本以知己難副復荷樞相
特知此身不知死所矣翁三至寧遠又以單騎
直入虜穴按覩故疆此東濵以來遊騎未至之
地也夜過賊虜生擒其一懦夫雖懦亦不敢負
生平自許也翁若有一毫名想則此等地皆身
死而名不傳者翁不敢縮此其志意雖小可以
觀大心口相語寄卿或知其槩乎此中事俱不

難下手而難在于梦盔中朝之人唯欲撫西虜
守關門傚倖一日之安及其潰也則奉鑾輿而
南耳守關將吏覘中朝之意在于一逃則聞風
而潰終不失爵祿豈慮頭顱乎師相將衆而實
孤正爲此也孤燈屏客私語吞聲唯兩人耳翁
當此機局自合死向黃沙忍復語青山耶今欲
廟堂淸楚終不可得唯撫夷者去則事權合而
將吏莽致不用命此中偏裨亦有三四十人可

以當馳驅使如翁輩二三人駕之而前犂掃之
事亦復反掌寄卿聞之亦復心熱否耶高陽公
廓大公之道消偏黨之門眞古人所難非吾所
及兄之躊躇不前眞如河漢兄高蹈果眞自足
勵世仲連何意人間亦復嘵嘵不已卿用卿法
亦復何妨但恐卿意猶吾意耳使終肥遯宏撑
所依苟負絕世之服者雖高絕世之致終不可
近易爲一時之怒者雖復有一時之喜豈忍重

依故人之懷耿耿如斯而已

寄徐子期書一　甲寅

從叔夏遊得聞足下聚土而爲美人晒對歌咏
必以之足下非深於情者哉何其安意微也叔
夏之言曰子期貧不當娥嫁故存綿蕞之遺意
焉僕知子期不然也天下之色與情不能相兼
也久矣故欲假土以寫其色借無情以寄其情
耳不然何藉焉足下以爲知言哉僕幸而兼之

然不幸終化於土不如聚土者之長相守也足下能無一言以慰僕乎慰僕者亦多矣僕亦願足下之知僕如僕之知足下也足下得僕而不負聚土僕得足下而不負亡姬千古又得我兩人而不負有情僕引領望之矣無曰僕負姬兒負僕也叔夏春將浮江而下當先發其藁而後謝

寄徐子期書二 丁巳

子期足下尺一不相通者卒卒兩改火矣聞足下昨歲東執長江揽席江以南數郡略盡是時僕蹤跡在苕霅間苕霅之山水雖無層雲缺天陋星出霧之奇蹝瀰宙泱宇吞日亂月之汪恣然幽蹊僻谷彌引彌長家足茶筍人狎鷗鳧披髮行吟小舠獨酌悠悠卒歲可日易一勝三年不窮亦何負于子期子期縱不以僕為懷豈無長老為子期道此快事耶抑子期醉長江飽匡廬衽席北闕天平武丘諸勝遂桑麻苕霅俯視孺子僭公子贈文敏輩以為不足與尚推煙霞耶然僕念子期時時不能去懷不獨夢寐麻姑諸山也因叔夏歸卒卒致訊并道所懷一刻一扇聊借作晤言

與敷公書 己未

敷公法友足下僕談禪當中原殫調之末百家紛揉不敢廣其流以為後生口實然指不數屈

會有足下足下與僕往還亦五年往矣死生疾病患難不敢背豈特以禪哉亦以素心人可久要不忘去年作客禾中人棄我足下獨相昵今年正月十七日足下別我禮普陀血喀喀下不休僕矜情背道謂足下無行足下慨然曰等死耳死固沙漏沙彌又安擇死所僕壯之然念足下不勝又見足下短髮可覆額恐為海者侵足下曰至彼而雜之還當會晤耳僕至二十一日

去年中秋月之四日抵長干下側聞道路之言謂足下已于六之日冠矣僕唾之詈之呼之使之使告者無所容然彼自若也怪之又數日而告者至至不再日又復至及昨抵禾禾之人以爲日所嘐者可歷歷舉也參之母三告而投杼僕豈似此耶參無殺人因善不爲雖有仲尼之智不敢復相上矣以足下之賢何事不可爲使猶及未壯也僕豈不勉子以大令足下齒四十

奄奄病息不復久視人生得意事懷金印騙駟馬耳必不能忍須臾命下之左秦娥右趙女行歌少年場力亦不逮即夫婦居室歡娛牀第亦復非所堪高明卑下一不能就而徒棄半生玷萬世僕雖愚竊爲足下不取也足下高視闊步睥睨一世人莫與也僕獨冒世訾而不顧者徒以素心相許耳世人度足下此舉豈徒令日哉僕敢抗焉與爭以吾知足下深足下徒自苦耳萬萬不失志出此也而一旦使忌吾者喜愛吾者憂信者失步讒者跋言足下縱今日死亦何面目作鬼地下耶故僕轉展思之以足下必不出此也特馳書報足下使他人之言幸而不中可急命小匆解吾憂勞僕從此敢相天下士馳騁菰苑匹徃哲而菰來茲苟其不然亦從此與足下辭也足下縱有胸無心亦必不能俛作報書吁嗟僕之過也其敢尤子擇功名恣淫慾極

肥鮮之奉作順養之計光耀父母傲棄師長囿丈夫之志也僕何敢爲友臨楮嗚咽言不盡意

報鄒長君書　巳未

去年足下惠我書具感儀與君家真不啻孔李名門多傷甚喜匆匆北遊及病而返欲從大阮歸一道束曲而大阮往武進時約再晤遂失之今年又辱來敎何足下之不督其過而深憐其人也雖然儀滋媿矣儀與君家俱所謂海內名

文學世家也今鄒氏之學方盛行于天下吾友子尹上有府君下有阿咸輝前映後奕奕一世而僅以伶仃之軀孤立寡植其奈之何足下舉業文雖俊足使人想彝子衿中不能久留足下足下即奮身明庭此是文學世家要出脫之時矣天下未有學傳世世不絕教人必當慮其終不及我之身擇一大了當事未可復以不可知者望之後人也所謂大了當者一則爲了生死

之丈夫次則爲振世之勳或捐軀之事以報明主教世之恩再次則恢其家學使自我而更大雖未了斷生死已足垂範百世舍三者而僅爲守成之子孫則丈夫所不忍也願足下留意微物不足報瓊一二舉子業幷附請教

報周孝修書 甲子

每念雲義翹晉劍斐耶得手函兼佩瓊章感惠之懷一時並集第辭此塵累途百變如葉然朋地空爾嘔心無繇自見身泯名沒已甘之矣負舉者之知爲日夕不皇耳庶幾一死以報知己第斷不爲人易爲之事亦不敢逃人難死之死馬周有言兩親已亡無繇致孝區區自盡唯有忠義此第今日之懷也石梁先生以君相倚賴之亟可以不去第之苦進此言者以往讀漢書朱游進藥楊震史不以爲非震豈必不可不死之事耶游豈不愛其師者哉吾輩以此相勗庶

幾無愧古人不敢薄待吾師亦不敢薄待吾師之弟子也流俗之人未有不以爲非者而兄獨可其言亦第曠世之知矣未能即和佳章容在馬上殘夢之時戎旃就道率爾

報毛修之書 壬戌

長安友人如新月時花不患不鮮妍爭賞但欲存蒼松之心垂碧蘿之蔭唯吾修之兄耳長途寒栗當者心碎況復歌嚏梁郎乎然時淸則患

在身時濁則害在世賈生淚終軍纓爲售世者假借已盡然一片眞血心猶在避世者營衛關也若溪清淺可以自娛未可避亂弟息同在未切中欲爲自全之策不特不智亦且不仁弟已卜築云墓漸入包山南中冢口暫頻伯通橋秣陵一擔雲交付黑頭公白皆將軍矣前欲隱居玄武湖有詩曰潛身非敢忘 明主避地終猶戀 孝陵今爲不知者所苦屢頻薦牘辨此一

片地使弟無着足處嗟嗟修之奈之何哉修之壯年困於經術悲哉雖然研朱濡墨中自可老人才具政不必世局傯熄也今年謂修之應得一官竟復高匿豈修之胸中家國天下身名百等事事識在人先此何獨後也今之世道唯有兩着不甘老死無令名便甘劾死弗惜身如欲置其身不隱不見之間而望時之清或欲於清班肇署内作避兵之策此皆亂兵鬼也縱得免亦行險僥倖耳老聖人險易二字須別着眼也修之知我勝我自知故敢以心口問答語奉報弟一往之氣不堪成就功名修之念我言北其執即不幸張季修不勝於頭巾死耶此下手着尚出入頭千萬仞修之念之弟至央門在中秋前此時當一買當湖棹耳

寄汪容菴司業書 癸亥

自先生之南也吾道衡矣遊廣岳不勝憑堂堂

吾明養士三百年算向陳東歐陽澈一軟餘血亦千古缺事殺一迂書生爲國家補一事 二祖 列宗實未曰不可甚矣世之巧也使爲狄山夫狄山不死是不獨張湯巧忠也故解溺冠服衿褶向黃沙死耳樞相非不知儀者然使儀以疆場死以文法死未可知也儀唯一死以謝 二祖 列宗三百年養士世之淺淺者以爲欲取將家博封侯力不勝而死于敵豈不勝而

死于法儀唯叫天閽突帝座而不能俛而受也
先生道將泰其存皆日之雅而爲一申此言儀
死且不朽匆匆北裝不能事一使候起居附寄
卿使亦猶吾使也氣結語迫先生憐之乎否耶
若責其急國家負藝苑儀受之矣

報程相如將軍書 壬戌

聞相如稱名將然其英風卓千古秪在澠池一
叱以語言辱占收聲名後世耳司馬相如有踰

蜀文是其一生事業卽欲以役使邦君奔走懿
戚誰謂古人勝今人者今相如足下以說屬國
致身明時今老矣說降妖賊使仍歸版籍稱
明天子俯育元元之意豈不勝哉然辱足下之
故雖鐸有舌敢無一言凡賊之蘇興或以天災
或以苛政故其解散也甚易今水耕火耨民可
聊生凶荒不臻已數年矣加派之政較之古昔
預借民租五年者尙且倍蓰一人倡亂萬夫隨

之舉婦女奉之淫而不以爲恥室家任之毀而
不以爲暴其奸亂之性有若天植蓋其故有二
縣官積弱之形人人著於胸中國家法令之弛
人人逆其將然也今不大加翦艾而欲持檄諭
之一麾而順彼何不弭亂於始相安耕鑿之天
耶今捷音屢聞似已少翦開之道路大半爲我
遺黎則欲散賊黨當先脇賊當欲脇賊當嘗先
壯軍實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王銓部弟之知已

愧無馬箠可以追驥方於河沛敢借支流唯足
下裁察

與沈我培祕書書 庚午

元儀九死之中幸而得生積毀之餘幸而得雪
皆翁兄之蔭今幸脫苦海已卽晉途咫尺雲霄
無繇握晤良用悵然伏唯家季父一事不意決
裂至此情關骨肉不能恝忍非剖露眞素叩賫
鑒慈則望門他禱終無救藥以此事不肯不

敢謂漢過不先然屢求和釋終屬壺餅此弟之積誠不能感乎家叔以致翁兄曠懷虛衷不能終始罪督在弟夫復何言但翁兄之意不過戍逐且既開逐之端則戍非雅意可知今家叔六十青衿已爲縣令所奪三子一擬一死一爲編氓今又得罪縣官驅斥以歸門戶摧殘亦已至矣必欲戍之遠方使禦魑魅亦無生道路之感耳非大有增損也翁兄何不稍寬一線以存厚

道乎此猶末也使終須緹騎一入詔獄則家叔文弱非弟椎武之比孱軀非弟頑質之倫非金非石既琢既鑠翁兄能無念之乎翁兄倘肯見寬則即寬矣使必不可寬則以弟代之弟必死之身幸而得存者仍還本等以少洩翁兄之怒使家叔得以餘息歸守丘隴先鹿門先生以下其敢忘明德耶臨緘禱叩伏冀鑒炤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八終